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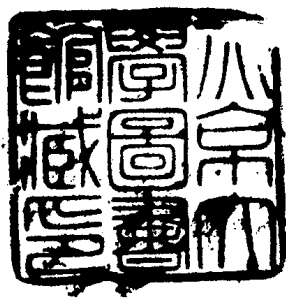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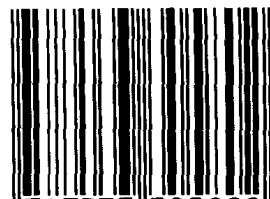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0/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六七冊目次

經部·詩類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吳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磊老山房刻本

..... 一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明〕鍾惺 韋調鼎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 一三七

詩牖十五卷

〔明〕錢天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 五〇七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吳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磊老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鳥獸

草木考二十卷》提要

毛詩鳥獸草木攷序

侯官曹學濬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

鄭夾漈以為晉陸璣撰通考據

崇文總目以為吳太子中庶子

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

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

鳥獸草木攷序

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

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

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

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

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

之譏附詩釋詁皆通儒之致馬

氏鄭氏均病之焉友人吳君悼

其失傳收諸徵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昔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未于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驎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

鳥獸草木攷

二

果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註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刪也太史公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

鳥獸草木攷

三

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

鳥獸章末致

序

四

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畧穎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搜僻矣然亦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

其固也浚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褻然大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

鳥獸章末致

序

五

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未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未子刪

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
 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
 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
 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
 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
 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
 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叅

鳥獸章大疏序

六

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
 音四卷與吳君雨皆閩郡人為
 一時之盛云萬曆丙午人日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錄

卷一 鳥攷一

雉鳩

黃鳥倉典

鵲

鳩鳴鳩

雀

燕玄鳥

雉

雁

流離

翟

鳥

鴻

鶉

卷二 鳥攷二

鳩鳴鳩

鷄

鳧

鳥獸草木攷目錄

正

鳩

鸞和

晨風

鷺

鴉

鶉

鴟

鴝鵒

鶴

卷三 鳥攷三

雉

春令

隼

鶴白鳥

鴈

鸞鳧

鸞

鷺

鳧

桑扈

鴛鴦

鴝

棘

鬱

蕨

棗

樗

卷十八

木攷三

杞

常棣

杞

枸

楸

穀

榿

楸

蔦

柞

楸

楸

榭

楸

楸

栗

栝

梧

鳥獸草木攷八目錄

八

卷十九

天文攷一

露 白露

靄 震 霆

星

三心火

五噉

參

昴

日 旭 日 陽 日食

月

雨 霖 霖 滂 沱

風 暴風

北風 霾風

飄風

凱風

大風 谷風

冰

卷二十

天文攷二

天 蒼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旻天

雪 霰

定

蝦 蝮 腐

雲 白雲

同雲

霜

電

漢雲 漢

織女

牽牛

啓明 明星

長庚

畢

箕

斗

鳥獸草木攷八目錄

九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錄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一

閩中吳雨元化

徐燭興公

鳥攷一

睢鳩

周南曰關關睢鳩在河之洲傳關關和聲

也睢鳩王睢也鳥摯而有別

睢鳩水鳥也一名王睢似鳧鷖而差長羽毛黃色翼有黑翎一二常在河洲之上為儔侶更不

鳥獸草木攷 卷一

一

移處陰陽自然不求再匹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江表呼為魚鷹俗云睢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摯而有別也郭璞曰鵬類今江東呼之為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璣疏曰睢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露角幽州人謂之鷺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鷺似鷹尾上白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云睢鳩為白鷺白鷺鷓屬於義無取蓋蒼鷓如白鷺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遊于水而息于洲常雙不隻列女傳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

大節故以睢鳩起與夫睢鳩之鳥人猶未嘗見

其乘居而匹處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

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

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

有別是也按此數說不同惟風土記為得左傳

郊子五鳩備見於詩睢鳩氏司馬此睢鳩是也

祝鳩氏司徒鴉鳩也四牡嘉魚之雛是也鴉鳩

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鴉鳩是也爽鳩氏司寇

大明之鷹是也鶡鳩氏司事鸞鳩也即小斑鳩

鳥獸草木攷 卷一

二

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甚之鳩是也左傳睢作

鳴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也

黃鳥 倉庚

周南曰黃鳥于飛傳黃鳥搏黍也○幽風

曰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

黃鳥黃鸝留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

一名皇一名楚雀或謂之黃鸝留幽州人謂之

黃鸝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留離自關而

東謂之創鸞自關而西謂之鸞黃或謂之黃鳥

亦或謂之黃袍黑眉紅嘴青脚遍身鰲黑而黃性
好雙飛鳴則蚕戾去春二十六日而鳴月令倉
庚鳴是也聲音圓滑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
語云黃栗留着我來黃甚熟否是應節趨時之
鳥也今荊州每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
者輒取以賣之破則鷲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
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幽
谷遷喬正此鳥也

鵲

鳥獸草木攷一

三

召南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鳩鵲鳩結鞠也
鳩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鵲之作巢冬至
架之至春乃成○曹風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
傳鳩鳩結鞠也

鵲智靈之鳥也一名乾鵲一名飛駁一名神女
如鴉而小尾長嘴尖足爪黑頸項與背深綠色
臆腹與脅皆白翮與尾黑白相間其腦能令人
相思尤畏熱三伏之際拔毛以泄小寒日始巢
巢常開口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

巢扶枝一說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俗云巢
中必有梁見其上梁者必貴皆傳枝受卵二月
乳雛漸長則捨去而鳩鳥居之今鳥之類亦能
逐鵲而居見人吉事徵則修修然凶事徵則鳴
啼自啄其足則行人至或云其聲接接令接來
也南人以其聲爲吉以鳥爲凶北人反之亦能
制蝟鵲之所在蝟必反腹受啄秋七日首無故
皆禿相傳以爲是日牛郎與織女會於河漢東
役鳥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按秋鳥獸毛毳

鳥獸草木攷一

四

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此豈解羽類
耶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
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鳩鵲鳩

鳩鵲鳩也一名鵲鳩一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
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鷄
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
凡哺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
故少皞氏以爲司空之官釋鳥云鳩鵲鳩郭

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埤蒼云鵠鷓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璣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鵠鷓一名擊穀一名桑鳩即仲春鷹所化者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瓦屋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鵠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窠此與鳩鳩傳俱云秭鷓故知一物

鳥獸章木攷八卷一

五

雀

召南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雀小雀也常依人以居背領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瓦雀斑者名麻雀小者名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一云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故名佳賓體極肥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凡鳥皆雄求雌惟此雌

乘雄相感必一俯一仰性極多慾至曛黑輒育力能勝燕或啣艾於燕巢中燕棄去則居之南人謂之禾雀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感陰氣之盛摺翼成殼入水化爲小蛤至春復化爲雀異物志云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黃雀至十月復入海爲魚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餅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羽毛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燕 玄鳥

鳥獸章木攷八卷一

六

邶風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燕燕也一名玄鳥蓋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齊人謂之鳧蓋取其名自呼故曰鳧也一名鷓鷯爾口布翅岐尾作巢避戊巳日今書戊巳

字置其巢則棄去之以春分來秋分去月令仲
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是也古者以其至之日
以太牢祀于高禘以謂子契因是而生也有越
燕胡燕二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
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
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椽間其
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通謂之玄鳥按商本
紀云簡狄行浴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而
生契諸緯侯皆言簡狄吞乙卯而生契故契號
鳥獸草木攷一

卷一

七

玄主賜姓于氏成湯紹其祖而字天乙今荆楚
之俗燕始來勝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
子皆燕為生子之驗然簡狄之吞卵似之帝少
皞以玄鳥為司分之官燕燕者古人重言之猶
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釋鳥云雋周燕
燕胤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雋周名燕燕又名
胤誤也所以郭氏亦不取也

雉

邱風曰雉雉于飛泄泄其羽傳雉雉見雉

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

雉歌介鳥也一名野雞雉屬首有彩毛身有五
色雉者有冠長尾雌者素質短尾愛其毛終日
影水目眩則溺林木森鬱者不入雨則避於巖
穴之下又雨不出多餓死善闢因地之墳衍以
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
雄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能向陽吐綬其交有
時別有倫今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既鳴而
後鼓翼者三月令季冬雉雉得二陽之氣而雉

鳥獸草木攷一

八

鳴也尚書曰華蟲禮記曰䟽趾有十四種鷓雉
青質五彩雉雉鳴黃色鳴自呼鷓雉似山雞
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雉山雉雉鷓雉今白
鷓也江東呼白鷓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皆
備成章曰暈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
鷓南方曰鷓東方曰鷓北方曰鷓西方曰鷓

鷓

邱風曰鷓鷓鳴鷓傳鷓鷓鷓聲和也納采

用鴈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醫
禮用焉

鴈陽鳥也一名朱鳥似鶴畏寒秋南冬北自河
北渡江南疲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
至春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
啣蘆數寸以防繒繳夜棲川澤千百為群有一
不眠以警衆也飛有行列前呼後應自關而東
謂之鳴鵠南楚之外謂之鵠或謂之蒼鳴今江
東呼為鳴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一

九

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月令云八月鴻
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云白露之日鴻鴈來
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
似不應耳許叔重注二鴈則以為仲秋時候之
鴈從北漢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
之鴈亦從北漢中來南之彭蠡以為八月來者
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
後耳禮記曰仲秋來者為主季秋來者為賓也

流離

邛風曰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

流離鳥也一名栗留一名不孝鳥長而食其母
一名掛首冬至斬其首掛木上故名又名夜行
遊女謂日中不見丘山夜入人家捕鼠食蚤虱
吳人呼為魘魂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陸
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長
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
孝鳥是也流與鷓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
翟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一

十

邛風曰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

鷓鴣雉屬一名山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
不敢下食往往餓死今俗呼之為山雞古者后
服三翟是也毛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
公羊說樂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
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按詩云
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鳥

邛風曰莫黑匪鳥傳鳥黑莫能別也

鳥孝鳥也一名鴟一名玄鳥比他鳥微小身目俱黑遠不分別其睛傳涎而孕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子稍長則母處而子返哺其母哺聲可聽見異則噪俗候鳥飛翅重知天將雨鳥陽物也感陰氣而重故以此而占雨性極壽舊云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鳥雌雄難別雅云誰知鳥之雌雄是也白頭者俗謂之鷦鷯又一種大喙白頸者謂之燕鳥皆不能返哺然不謂之孝鳥也

鳥獸草木攷卷一

鴻

邶風曰鴻則離之傳大曰鴻小曰鴈箋鴻大鳥也

鴻水鳥也似鴈而大與鴈皆產塞北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管子曰鴻鴈春北秋南不失其信禮記曰大者曰鴻小者曰鴈自北而來於中國也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也博

物志云鴻鵠至千歲皆胎產

鷦

邶風曰鷦之奔奔傳鷦鳥也

鷦小鳥也一名鷦雄足高名鷦雌足矮名庫鷦屬大如鷦雜褐色黑斑尾禿其居易容其欲易給窺伏淺草中隨地而安居不亂匹輒畏寒而好鬪今人以平底錦囊養之懷袖間樂觀其鬪大率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稌者尤耿介一鬪而已性淳蠢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

鳥獸草木攷卷一

避礙關東謂之鷦蜀隴謂之循初生謂之羅鷦至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月令田鼠化爲鷦即鷦也南方草木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鷦炙食之味肥美或云蝦蟇所化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一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勳與公編

鳥攷二

鳩 鳴鳩

衛風曰于嗟鳩兮無食桑椹傳鳩鶻鳩也
食桑椹過則醉而傷其性○小雅曰宛彼

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鶻鶻也

鶻鶻鶻也一名鳴鳩一名鶻鶻一名鶻鶻一名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一

鶻鶻似出鶻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亦多子在

深林間飛翔不遠春來秋去備四時之事故少

俾氏以為司事之官春後引雛鼓翼上天而飛

鳴以翼相摩拂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此鳥好

鳴故名鳴鳩亦好朝鳴故名鶻鶻北人名鶻鶻

今江東亦呼為鶻鶻性食桑甚然過則醉而傷

其性也陸璣云斑鳩也蓋斑鳩似鶻鶻而大鶻

鶻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斑鶻

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鶻則與此鶻鶻全異璣

之言非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鶻者以鶻
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餘鶻也

雞

王風曰雞棲于埘傳鑿墻而棲曰埘

雞司時之畜有胡髯五指金散反翅之種大者

蜀小者荆白雞金散者美長尾雞尾細而長

五尺餘出夷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雞易異為雞

為風鳴於五更者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然

老者遇歲則有怯寒至晚方鳴或有乙丙夜輒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二

鳴者俗謂之盜啼以足畫地而食者是不食無

功之祿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鶻鶻桂林之中謂

之割雞或曰鶻北燕朝鮮冽水之間謂伏雞曰

抱徐魯之間呼雞為秋候子江東呼雞少者為

鍾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

為之今呼雞皆朱朱也古稱有五德頭戴冠文

也足搏趾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

也鳴不失時信也暮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

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

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鳧

鄭風曰弋鳧與鴈傳鳧水鳥也

鳧水鳥也一名鷓一名沈鳧似鴨而小青灰色長尾背上有文數百為群常在海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其曹蔽天而下聲如風雨所至田間稻梁必為之空江東亦呼為鷓今有一種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

鳥獸草木攷 卷二

三

謂之鷓鷯大者謂之鷓鷯俗呼為寇鳧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頭中有石是也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正

齊風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

箋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二

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

之一焉

正鳥也大如鷓按射人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

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以中為雋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鷓賓射射正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鷓

唐風曰蕭蕭鷓羽集于苞栩傳鷓之性不

止樹

鷓水鳥也似鴈而大無後指毛羽有虎斑文群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四

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性不止樹無後距也遇鷓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羽悉脫俗呼為獨豹以鷓為豹聲之訛耳閩諺云鷓無舌免無脾限氏云鷓鴨亦齡

晨風

秦風曰鴝彼晨風傳晨風鷓也

晨風鷓鳥也一名鷓一名鷓狀類雞亦似鷓青

黃色燕領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惡疾擊鳩鷓

燕雀食之列子曰鷓之為鷓鷓之為布谷布谷

又復爲鷓此物變也禽經曰鷓好風鷓惡雨然則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鷓鷓之信不知雁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鷓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从直又可知矣孟子所謂爲叢毆爵者鷓即此也

鷓和
秦風曰輶車鷓鷓○小雅曰和鷓鷓鷓

鷓瑞鳥也鳳屬雄一名鷓雌一名和鷓身赤色色亦被五采血作膠可以續弓弩琴瑟之弦一曰青鳥爲鷓瑞應圖云鷓鳥者赤神之精鳳皇

鳥獸草木攷

卷二

五

之佐狀程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雖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疎有序則至崑崙圖云鷓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其雌曰和山海經云女牀山有鳥曰鷓自歌自舞禽經云鷓瑞鳥一名雞翅首戴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張華注云鷓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又則五采變易故字从變省詩含神霧云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極則鷓鷓當上古時鷓與順動此鳥輶集車上雄鳴於前雌

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鷓以象之因謂之鷓

鷓

陳風曰值其鷓羽傳鷓白鳥也

鷓水鳥也一名春鋤步於淺水中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也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善感捕魚尾如鷹尾喙長頭上有毛數十枚長尺餘毳毳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頭背翅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之曰白鷓

鳥獸草木攷

卷二

六

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今之鷓鷓是也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鷓楚威王時有朱鷓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鷓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鷓赤者少耳今鷓之集每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持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鷓獨然也俗說雌雄相隨受卵相照則產諺曰鷓鷓相逐成胎是也

鷓

陳風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傳鴉惡聲之鳥也

鴉楚鳩之子大如斑鳩綠色狀類鸚鵡聲如小兒吹竽一名黃禍侯所鳴其民有禍諛俗云鴉禍鳥也今謂之畫鳥蓋聲之誤也陸璣云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常施之以其肉美故也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鴉似鴉則鴉又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七

非鵬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雞體有文彩異俗謂之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鴉鵬二鳥夜為惡鳴者也按此數說各不同恐相似而難別耳如璣以鴉即鵬誤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亦非也魏志曰夫鴉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北山錄曰黃鵠亦食椹而音美

鵠

曹風曰維鵠在梁傳鵠洿澤鳥也

鵠水鳥也一名鵠鵠形似鵠而極大人足喙長

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其鳴自呼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遇小澤中有魚便羣共舂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其膏可瑩劍好羣飛沉水食魚故曰洿澤即今之鵠鵠是也或言其胡能盛水以養魚本草云如蒼鵠身是水沫惟臆前有两塊肉如拳云昔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猶有肉存因名逃河

鵠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八

幽風曰七月鳴鵠傳鵠伯勞也

鵠賊害鳥也一名伯勞一名伯趙一名鵠鵠似鵠而大性好單棲毛羽灰色黑眉鷹嘴能捕燕雀直飛上下不能盤旋翔翔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鵠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殘賊伯勞殘賊之鳥也其聲鵠鵠故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鵠始鳴是也舊云鵠善制蛇在林間鳴蛇於其下蟠結不動所踏之枝可鞭小兒令其速語

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也
世傳伯奇化為鴟

鴟鴞

幽風曰鴟鴞鴟鴞傳鴟鴞鴟也

鴟鴞鴟鴞也郭璞云鴟類陸璣云鴟鴞似黃雀
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荩為巢以麻紮之如刺
鞞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鸛
鴟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
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機雀或曰巧女陸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九

佃曰先儒以為鴟鴞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
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攷之宜如
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鴟鴞繼云狂茅鴟怪鴟梟
鴟則鴟鴞亦鴟之類也呂藍田曰鴟鴞惡聲之
鴟鳥也詩有鴟萃止又翩彼飛鴟又為梟為鴟
蓋梟之類歐陽氏曰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告
之呂東萊曰鴟鴞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
所鮮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鴟鴞
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

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
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
蓋未攷郭景純之注耳朱子曰鴟鴞鴟鴞惡鳥
攫鳥子而食者也

鸛

幽風曰鸛鳴于垤傳垤螳塚也將陰雨則
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鸛
水鳥也將陰雨則鳴

鸛水鳥也一名黑尻一名負釜一名皂裙一名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十

背竈似鸛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
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泥其巢一傍為池舍
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
則一村致旱災每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暇取
礮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
礮石為真物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
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叻然而轉南方里人
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繩縛其巢鸛則
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做學之

天將雨則長鳴而喜善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
散今江南謂群鶴旋飛為鶴井惟鶴亦然不善
唳但以喙相擊而鳴禽經曰鶴俯鳴則陰仰鳴
則晴有白鶴烏鶴二種說文鶴小雀也今按鶴
水鳥之大者恐又是一種也○螳大者名蚍蜉
小者名螳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濕天將陰
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而徙穴以避濕
也俗呼大者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亥駒賁玄
駒螳也

鳥獸草木攷卷二終

十一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三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興公 編

鳥攷三

雛

小雅曰翩翩者雛傳雛夫不也一宿之鳥
箋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也亦云鳥之
謹慈者人皆愛之

雛雛鳩孝鳥也一名鳩鴉一名荆鳩一名楚鳩
鳥獸草木攷卷三

一名鷄鳩一名乳鳩一名祝鳩似斑鳩而臆無
繡彩又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纔架數枝
往往墜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
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為無屋住是也少皞
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自關而西秦漢之
間謂之鷓鳩其大者謂之鷓鳩其小者謂之鷓
鳩或謂之鷓鳩或謂之鷓鳩梁宋之間謂之鷓
雛性慈孝慈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鳩
聲慈念陸璣云今小鳩也一名鷓鳩幽州人或

謂之鷓鴣梁宋之間謂之佳揚州人亦然雖當
作佳說文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佳惟夫不專
名焉故指佳為夫不也

春令

小雅曰春令在原傳春令雖渠也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鷓鴣水鳥也一名雒渠雀屬飛則鳴行則搖大
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其名自呼或曰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二

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雒渠渠之言勤也
詩義訓曰鷓鴣錢母其頸如錢文是也物類相
感志曰鷓鴣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
當大雪極為驗矣集注作鷓鴣爾雅作鷓鴣左
氏與爾雅同

隼

小雅曰駝彼飛隼其飛戾天箋隼急疾之
鳥也飛乃至天

隼鷲鳥也鷲屬鼓翅翬翬急疾以搏燕雀而食

之陸璣云隼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
之雀鷹春分化為布谷嚴粲云陸璣說隼曰擊
征題肩而 說鷓鴣曰則隼即鷓鴣矣然說鷓鴣
不言是隼說隼不言是鷓鴣蓋誤矣隼非鷓鴣
也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閔胎義也蓋隼之擊
物遇懷胎者輒釋而不戮也或曰隼鷲鳥也即
今所呼為鷲者是也

鶴 白鳥

小雅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傳臯澤也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三

言身隱而名著也○大雅曰白鶴鳴于
鶴形狀大如鵝長頸竦身長脚青翼頂赤身白
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頸半黑其鳴高亮聞八九
里雌者聲差下以聲交或云雌雄相隨如道士
步斗履其迹而孕內典曰鶴影生多純白或有
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蓋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
生氣則喜而鳴性絕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
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處有變

害也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玄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之異若黃鶴古人常言之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古者相鶴有經其精神氣骨應相故有經也

翬

小雅曰如翬斯飛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翬雉屬其毛色光鮮白為質五彩為文備具成章釋鳥云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四

翬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言其鼓翅翬翬然故曰翬也古者王后之服以為飾則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于衣以為文章律衣畫翬者是也蓋取其雉性介而守比后德也左傳曰五雉為五工正翬其一也翬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鷩東方曰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食肉

桑扈一名竊脂俗謂之青雀紫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竊脂青雀也喜竊人肺肉脂及箆中膏故以名竊脂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山海經曰崑山有鳥焉如鴉赤身白首其名竊脂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日驗而然此與下竊脂不同此盜竊之竊下竊淺之竊也說文扈作雇

鸛

小雅曰弁彼鸛斯傳鸛卑居卑居雅鳥也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五

鸛雅鳥也一名鴨鵝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不反哺者故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楚鳥是也孔氏曰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鸛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禽經有鸛斯非為辭也爾雅曰鸛斯鴨鵝楊子曰類類之黨其於鸛斯按此數說似亦有斯之名也

鷩

小雅曰匪鷩匪鷩翰飛戾天傳鷩鷩也鷩

鷓食殘之鳥也

鷓一名鵬一名角鵬似鷹而大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黑者俗呼為皂鵬兩脚有毛亦有無毛者能食草健飛擊上薄雲漢沙漠空中盤旋無細不覩亦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曰鳥有沸波是也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鷓毛必衆鳥毛羽自落地亦能食麀鹿之屬穆天子傳青鷓執犬羊食豕鹿鷓之大者又名鷓孟康漢書音義

鳥獸草木攷

卷三

六

鷓

鷓鷓鳥也鷓鳥之類似鶴摩風回翔布翼不動朝鳴則大風性不善搏擊食於攫肉飛騰江湖間捕魚亦擊小鳥食之即俗人呼為老鷓是也與鷓鷓並相以而大釋鳥云鷓鳥醜其飛也翔其飛布翅翱翔蒼浩詰詰以為鷓即鷓也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鶯然有文章箋桑扈竊脂也

桑扈竊脂也即春秋之九扈是也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爾雅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又云虎竊毛謂號貓魁如小熊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夏扈竊玄言淺黑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桑扈竊脂言淺白棘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七

扈竊丹言淺赤竊即古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白故謂之淺白也陸司農曰桑扈蓋一名有兩種若曾有兩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鵲鷓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背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然則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正以其色

之竊脂者言之也且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有兩桑扈所取有兩竊脂故爾雅亦兩解也

鴛鴦

小雅曰鴛鴦于飛傳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偶也

鴛鴦水鳥也一名匹鳥一名文禽一名珍禽雄名為鴛雌名為鴦屬大如鴛其質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翅皆黑常於江渚之間

鳥獸草木攷

卷三

八

食魚蝦之屬多養子於土窟破塚之間能使狐衛其子食其肉令人美麗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不求再匹則思而死故謂之匹鳥稽聖賦曰睢鳩奚別鴛鴦奚雙或曰鴛好外反鴛好內

思

鷓鴣

小雅曰有集維鷓鴣傳鷓鴣雉也

鷓鴣雉屬色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冠上藜毛長數寸如雉雉尾角陸璣云鷓微小

於鷓也走而且鳴音鷓鷓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鷓鹿者似鹿而小是也薛綜曰雉之健者為鷓字說曰從鷓尾長走而且鳴則其首尾鷓如也禽經曰火鷓鷓元為鷓

鷓

小雅曰有鷓在梁傳鷓秃鷓也

鷓一名秃鷓一名扶老狀如鷓而大青色長頸赤目其毛碎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啣蛇

鳥獸草木攷

卷三

九

人以此鳥形刻之杖頭取其碎蛇也俗云脯羞而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今丹陽鄱陽皆有之景煥云鷓鷓海鳥今俗名秃鷓

鷹

大雅曰時維鷹揚箋鷹鷂鳥也

鷹鷂鳥也雄大雌小一名鷂鷂故少皞氏以名司寇之官頭似鷂而圓頸長脰赤睛其毛色屢變無常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鷂鷹三歲曰鷂鷹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不擊有胎之鳥

亦名義鷹月令二月鷹化為鳩秋則鳩化為鷹
故鷹通有鳩名季夏之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
曰學習孟秋之月鷹始擒鳥於大澤之中四面
陳之世謂之祭鳥古語曰在北為鷹在南為鷩
鷹生於窟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散長起遲六
翮飛急今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鷩及醫
療之術

鷩

大雅曰鷩鷩在涇傳鷩鷩屬

鳥獸草木攷八卷二

十

鷩水鳥也蒼黑色鷩屬鷩好沒鷩好浮故一名
漚在海潮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
渚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
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為候數百為群而來蔽
日食小魚蝦之屬潮至則翔水嚮以為信謂之
信鷩蒼頡解詁曰鷩鷩也生藕葉上名水鷩形
色似鴿而群飛風土記曰鷩鷩鴨也以名自呼
大如小雞

鳳凰

大雅曰鳳凰于飛翯翯其羽傳鳳凰翯翯
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

鳳神鳥也俗呼為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
之長鴻前麋後蛇頸魚尾鶴頸鴛鴦腮龍文龜背
燕頰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園翯翯
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
見則天下大安寧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
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少皞氏以其鳴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二

合十二律故設鳳凰氏以為歷正之官字从鳥
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
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
仁腹文曰信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
雛為鸞鸞或曰鳳凰一名鸞鸞一名鸞京房易
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
六尺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布飛下猿
飲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

亦蟲魚遇大風雨亦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背謂之鳳凰盃

梟

大雅曰為梟為鴟箋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聲之鳥一名土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其母而始飛故日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解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祠黃帝漢使

鳥獸草木攷卷三

三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此遺象也或謂與鵬相似或謂其實一物非也周人設官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辰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梟之類極多此與流離異種故爾雅亦兩釋之○破鏡食父之獸也如狸而虎眼一曰鏡如虎豹而小

鷓鴣

鷓鴣鳥也一名鷓鴣鷓鴣鬼車之類目大而圓其鳴即雨為園可以聚諸鳥亦名隻狐晝無所

見夜即飛敢蚊蟲取其腦塗雞目即伏不能起今江東通呼此屬為怪鳥又有一種茅鷓一名狂今鷓鴣也似鷹而白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鷓莊子云鷓嗜鼠之鳥也

桃蟲

周頌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鷓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鷓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

桃蟲桃雀也一名鷓其雌名鷓似黃雀而小巢

鳥獸草木攷卷三

三

於葦蒼深林之中或樹葉之上以髮為經以麻紩之為緯至精密如刺鞞然故名鞞雀其喙尖利如錐俗呼為巧婦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江東呼為布母俗謂婦人吞其卵弁取其巢燒以燻手令人巧陸璣云今之鷓鷓微小於黃雀其鷓化而為鷓故俗云鷓鷓生鷓是也或云布俗生子鷓鷓養之與鷓鷓同名非一物也若鄭箋所言其義未詳

卷三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四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與公

獸攷一

麟

周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

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

鳥獸草木攷卷四

一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陸璣云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穿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却麟謂此麟也徵祥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或曰麟

刻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麟食麋而無角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其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鼠

召南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有齒無牙穿墉作穴性多疑出穴多不果一行一却前爪四後爪五好摩弄其髭相時而進南陽呼鼠為

鳥獸草木攷卷四

二

鼯其種類至多鼯鼠地中行者伯勞所變也鼯鼠以頰裏藏食鼯鼠有螫毒者鼯鼠夏小正曰鼯鼯則穴鼯鼠今鼯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鼯鼯鼠小鼯鼯也亦名鼯鼯鼯鼠鼯鼠鼯鼠鼯鼠豹文鼯鼠文如豹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鼯鼠今江東山中鼯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

羔

羊 羴 羴 羴 羴 羴

召南曰羔羊之皮傳小曰羔大曰羊○小

雅曰既有肥羜傳羜未成羊也○又俾出
童段傳羜羊不童也○又牂羊墳首傳牂
羊牝羊也○大雅曰先生如達傳達小羊
也箋達羊子也○又取羝以較傳羝羊牡
羊也

羔羊子也其別有四羝者五月生羔也羴者六
月生羔也牽者七月生羔也羴者羊未卒歲也
羔性羴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
故古者以爲朝服齊民要術云正月生羔爲上

鳥獸草木攷

卷四

三

種十一月及二月生者次之母既合重膺軀充
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卽得春草是以
極佳八月九月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至冬
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二月四月
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
惡五月六月七月兩熱相仍惡中之甚然則羔
以五月生者乃是不美也○羊說文羊詳也象
四足角尾之形大者曰羊小者曰羔每成羴要
以一雄爲主舉羴聽之今俗所謂壓羴者是也

北人謂之羊頭其狀有二毛長角大毛短角長
禮記曰柔毛古今注曰一名髯鬚王薄○羝釋
畜云未成羊羝郭璞曰俗呼五月羔爲羝蓋謂
羔已生及五月者爾而說文稱五月生羔則似
謂仲夏所生故字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
足用○羴本夏羊牝者之名以吳羊白夏羊黑
今人便以牂羴爲白黑羊名羴羊之角王明自
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
止寒洩其角爲用最大秦穆公嘗以五羴之皮

鳥獸草木攷

卷四

四

贖百里奚號五羴大夫羴爲角音又爲古音詩
以羴與語協韻是也羴在今世但爲黑羊之名
不取牝義而音又通於牯故本草羴羊條注稱
牯羊牯乃牝之名羴音同於牯而稱爲羊之牯
猶兕音同於牯而稱爲犀之特也○牂釋畜云
牝粉牝牂廣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牝三歲曰
牝其牝一歲曰牝三歲曰牝按牝只是牝羊
而詩正義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夫吳
羊三歲稱牝則非小矣○達七月生羔也羊之

類易繁一歲之間母既生子子復生孫孫又生子號爲一歲三生薛綜蒼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太曰羊長幼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說文亦云羴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與說文七月生羔不合蓋達是七月之羊說者以七月之羊已爲成長不當始述其初生之易故更之云初生爲達言猶未成羔也然詩既稱先生乃謂首生羊半歲以上正其首出之易比達不以達爲羊子而

鳥獸草木攷

卷四

五

比子也則說文之說通矣○羴牡羊也吳羊之羴而名爲羴性好觶觸齊民要術曰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羴以爲羴少則不孕多則亂羣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故从抵省字从抵省音从抵者以抵其角然後能觶突故也易曰羴羊觸藩羸其角是也

麇肩 羴 麇

召南曰野有死麇○又野有死鹿○又無使尾也吠傳尾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

齊風曰並驅爲兩肩今傳獸三歲曰肩○幽風曰獻豨于公傳三歲曰豨○小雅曰鹿鹿麇麇傳鹿牝曰麇麇衆多也箋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

麇山獸也一名犗壯名麇牝名麇其子名麇絕有力名犗鹿屬似鹿而小無角黃褐色青州人謂之麇齊人謂麇爲犗性善驚而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麇鹿無魂又曰麇鹿白膽善怖是也喜文彩今臘人以彩服舞其前而獲之

鳥獸草木攷

卷四

六

秋冬食其肉甚美春夏食之則動氣語云四足之有鹿鹿卽犗是也舊說豪人食其心肝者便卽小膽道家以麇鹿不在十二屬羞之爲白脯大者不過二三十斤老者牙長見於外淮人謂之牙犗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麇有牙而不能噬是也○肩與犗毛傳皆云三歲者之名兩肩說文字作犗按爾雅釋鹿云絕有力麇釋麇亦云絕有力犗獸犗兩肩爲麇與鹿之絕有力之名也毛傳云豕生一歲曰縱三歲曰犗毛

意以爲豕也鄭箋云豕生三曰縱箋既易傳不以縱爲一歲之名則豨亦非三歲之稱箋意蓋以豨爲鹿屬有力者也若毛所云恐非也肩與麋字雖異音實同也○麋鄭箋云麋牡曰麋按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麋之牡也郭璞注引詩曰鹿麋麋鄭康成解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麋或作麋或作麋是爲麋牡曰麋也由麋之相類又承鹿牝之下本或作麋牝者誤也

鹿 麋

鳥獸章未效 卷四

七

鹿林獸也牡名麋牝名鹿子名麋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圓圓似陣以防物之害鹿鹿是陽獸性極淫夏至感陰氣則解角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月令鹿角解是也或云鹿自有無角者亦名爲鹿不但牝也蓋州人取鹿殺而埋地中今臭乃出食之名鹿倭古稱馬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鹿千年爲蒼鹿又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變爲玄耳毛

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

羆

羆犬之多毛者也一名狗性喜雪善猜疑驚非禮相凌主不迎客則有狗吠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釋畜云未成羆狗又曰羆狗也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餽如狗也

羆 特 豕

鳥獸章未效 卷四

八

召南曰壹發五羆吁嗟乎騶虞傳豕此曰羆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又壹發五縱傳一歲曰縱箋豕生三曰縱○魏風曰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小雅曰有豕白蹄傳豕豬也蹄蹄也

豕之牝者一名豕說文云二歲曰豕能相把豕也然則豕豕之小者故雅謂之小豕字說曰豕所謂豕豬巴猶豕也○縱說文云生六月

獸獸陽公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為騶者文王之圃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為獸司馬相如云圃騶虞之珍羣史之說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聲音之假借以牙為吾故朔稱所謂騶牙則詩之所謂騶虞者爾豈可以謂虞官也哉

相鼠

鄘風曰相鼠有皮傳相視也

鳥獸章末攷八卷四

相鼠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按相地名則知相州有此鼠

狐

衛風曰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

狐妖獸也鬼所乘之黃赤色其狀銳口而大尾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性善疑方河水合時狐聽水下水無聲乃行人每則之狐之已行乃渡易未濟稱小狐汔濟濡其尾里

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說者以為古淫婦所化善為媚惑人故稱媚聞為媚者人取其涎以小口器盛肉置之狐所常處狐見欲爪之不能迴往不捨垂涎皆入器中取以為媚藥舊說有媚珠禮北斗而靈善變化酉陽雜俎云野狐名紫夜擊尾出火將為惟必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為人矣韓詩外傳云狐水神也

牛 犇 剛

王風曰羊牛下來○小雅曰九十其犇傳

鳥獸章末攷八卷四

黃牛黑脊曰犇○魯頌曰白牡駢剛

牛大牲也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牛乾馬牛之為物病則耳躁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是也耳無竅聽以鼻特牛謂之牯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犢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特三歲謂之慘四歲謂之牝騰驟謂之特純色謂之牲駁謂之犖白

黑雜毛謂之狢狢黃白色謂之獯駁如星謂之
犴黃牛虎文謂之狢黃牛黑唇謂之犴黑背謂
之狢黑耳謂之犴白脊謂之犴又謂之犴長春
謂之犴白牛謂之犴剛即特牛之犴

兔

王風曰有兔爰爰

兔狡獸也性陰狡善走足前卑後倨口有缺舊
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有子八月望夜青山
大林中百十為列延首月影中故秋月之明暗

鳥獸章木攷八卷四

七

以知兔之多寡也陶氏書云舐雄毫而孕五月
而生從口中吐出故謂之兔冬月唯齧木皮至
春草長麥繁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齧唯兔足
底皆毛號建毛所處之穴常為三竅獵人攻之
常顯然自其穴躍出而顧循其背自後入坐穴
中人以是得之岳陽人以兔為地神無敢獵者
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不知何故也蓋咀嚙者
九竅而胎生獨兔八竅一云自有雌雄不專視
月舐毛古樂府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

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雌雄蓋雌雄之難辨者云
爾子名媿俗呼曰媿

狼

齊風曰並驅為兩狼今傳狼獸名○豳風
曰狼跋其胡傳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
則蹙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狼貪獸之猛牡名羆牝名狼大如犬銳頭白頰
高前廣後青色腸直作聲諸竅皆沸古之烽火
用其糞取其烟直而聚風吹不斜將遠逐食必

鳥獸章木攷八卷四

七

先倒立以上所向俗謂之狼卜故今獵師遇狼
輒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陸璣云其鳴能
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
可為裘故禮記狼臄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
狼裘是也老狼頷下懸肉謂之胡虎善擬其前
狼善顧其後而又靈智有才雖跋胡蹙尾而不
能失其猛毛詩草蟲經曰老狼項下有袋求食
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踏踐上蹙其尾

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者也

盧

齊風曰盧今傳盧田犬今今纓環聲

盧田犬也犬有田犬有守犬按戰國策云韓國

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魏海內之狡兔也韓子

盧逐東郭魏遶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

後俱為田父之所獲是盧為田犬也字林云盧

韓良犬也從宋良犬也狎逐虎犬也

狙

鳥獸章本攷卷四

魏風曰胡瞻爾庭有縣狙兮傳狙獸名箋

貉子曰狙

狙狝之子似狐而善睡其子名狙其雌者名狙

今江東呼貉為狝狝字林云狝狸類狝謂之狝

廣雅云狝狝也然則皆狝之通名也箋貉子狙

爾雅狝子狙狝作貉說文狙貉之類亦有狝貉

字非一也

碩鼠

魏風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箋碩大也

碩鼠大鼠也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

食粟豆關西呼鼯鼠釋畜於鼠屬有鼯鼠孫炎

曰五枝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

枝鼠也許慎云碩鼠有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

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

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璣云今河東有大

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

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枝或謂之雀鼠

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

鳥獸章本攷卷四

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或作鼯鼠非也按此

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

陸言也蔡邕以此為螻蛄誤也

獫 敬驕

秦風曰載獫敬驕傳獫敬驕田犬也長喙

曰獫短喙曰敬驕

獫敬驕二者皆田犬名也長喙名獫短喙名敬

驕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舊云狗不善吠為

良凡犬長喙上短喙次之犬性險故名獫韓愈

蓋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歎騎當作獨倚王
雪山巖華谷載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
檢於轡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
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貉

幽風曰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狸之厚以居孟
冬天子始裘

貉善睡之獸似狸擊竹驚之乃起行數步已而
鳥獸草木攷卷四

復寐黃褐色毛長三寸有異光威勢如虎其營
窟與狸皆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雖
同穴而異處傳言貉不踰汶踰之則死猶鸛鶴
之不踰濟也今江東呼貉為獾周人將獾則先
祭貉故謂獾為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為位蓋獾
之將出貉為先導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
而取之詩義問曰狐之類貉猶狸也貉子曰貉
類形狀與貉異世人皆名獾貉子似狸然則貉
之為貉自是一種非獾父也鄭箋恐誤耳

狸

狸伏獸似狸而小狐之類其子一名隸今或呼
為貓狸口方而身有文彩黃黑彬彬有如連錢
者有如虎文者春間有黑狸一道如界巽於貓
貉同物卑身而伏以候狸善擬狐善疑故古者
以為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是也爾
雅曰狸魯猶獬醜其足踏其跡夙蓋狸狐猶獬
其性一而狸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夙而不
速也表狸曰河冰上有狸迹便堪人渡崔劭以
鳥獸草木攷卷四

為狸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水輒聽蓋不知所
謂聽冰非狐性獨然狸亦有之也酉陽雜俎曰
南山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至低頭
無人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
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隨墜因取而食之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四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與公 編

獸攷二

魚

小雅曰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服也

魚獸名生東海中一名半體魚其形狀似牛剥

其皮懸之海潮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陸璣云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

鳥獸草木攷 卷五

上章文腹下純青可以為弓韃步又者也其皮

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起水潮退及天晴其毛伏如故雖在數

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麋

小雅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

祁當作麋麋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又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

麋水獸也一名麋牡名麋牝名麋子名麋鹿屬

青黑色角長二尺許至末始分歧肉蹄與鹿為

友是陰獸性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而角解有

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

視之是也今海陵至多千百為群多牝少牡一

牡輒交十餘牝又與鹿交今山澤之獸無類於

麋常能知獵者張網而驅已因還走而冒人至

狀獵者知其詐偽提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掘食

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畷人隨此畷種稻不耕

而穫然則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麋者豈此地類

鳥獸草木攷 卷五

耶鄭箋云祁當作麋麋麋也必易傳以言

獸傳訓祁為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

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麋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

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

有與鄭同也

兕

兕野牛也似牛青毛其皮堅厚可以制鎧一角

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重千斤善抵觸古以為

兕谷七升以戒酒過或曰即犀之特者爾雅兕

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

熊

小雅曰維熊維羆○大雅曰赤豹黃羆

熊形類犬豕人足黑色輕捷好緣高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養熊者曰一捶之更致壯長不捶則有病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曰寒月則有暑月則無其膽

鳥獸草木攷

卷五

三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方冬不食唯自舐其掌俗云以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腹中肪及它處脂皆可作藥詩義疏曰熊能緣高木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異死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見則合穴自死舊云熊有兩種猪熊其形如猪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

羆

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目被髮能緣

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

目猛慙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為豹熊其白生

於心之下盲之上亦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

美也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俗說熊羆富脂至春

臙養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樸臙熊是其雄羆則

熊之雌者或曰羆大於熊為羆之雄而稱熊猶

殺為羆之牝而稱殺兕為犀之特而稱兕也皆

相類而為牝牡猶麋與鹿交鱈與魚遊是也陸

璣云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又有白羆

鳥獸草木攷

卷五

四

赤羆

兔羆

小雅曰躍躍兔兔遇犬獲之傳兔兔狡兔

也

兔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亦謂之狡兔說文狡

兔也兔之狡者从兔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

內之狡兔也按北征錄云衛士掘沙穴中跳兔

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

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

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以爲狗羹而甘之是也禮疏以爲犬以餘羹飼之今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謬也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守犬三食犬食太令菜牛也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今富

鳥獸草木攷 卷五

五

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

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豺

小雅曰投彼豺虎

豺貪殘之獸也很屬似狗牙如錐狗足前燧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謂之豺狗肉酸不可食能食虎霜降之日承肅殺之氣取獸於山巔四面陳之於是聚羣而祭後而食之世謂之祭獸月今豺祭獸是也故先王侯之以畋獵每

歲一祭獺員布而豺方布世傳狗者豺之舅遇狗輒跪如拜狀獺者不殺豺以爲同聲又南方惡作聲向人爲不祥漢律捕虎一購錢二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

虎

虎西方猛獸也一名山君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跑躡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逐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巖坐倚木而死終

鳥獸草木攷 卷五

六

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其食物值耳而止以爲觸其名爲耳故也嘗傷人者耳輒缺若鏹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或曰卽虎魄也又知衝破能畫地觀奇耦以上食今人畫地上觀奇耦者謂之虎上威如乙字兩脇及尾端有之食犬則醉懸其鼻於戶上今人生男嘯而風生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虓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猱

小雅曰毋教猱升木傳猱猱屬

猱猱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猱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猱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卧絳鞍被坐毯彼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折之惡其為深患也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陸璣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獲長臂者為猱猱之白罽者為獼胡猱

鳥獸章未攷卷五

駿捷於獼猴其鳴噉而悲然則猱猱其類大同

貓

大雅曰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

又獻其貔皮赤豹黃熊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貓小畜之猛者似虎而淺毛性陰而畏寒雖盛夏睡日中不憚鼻端四時常冷濕惟夏至即温目睛早晚圓及午即從歛如線就陰則復圓其耳經捕鼠之後則缺如鋸如虎食人而鋸耳也

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洗面過耳則有勝客至其色有似狸者通謂之狸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虎之淺毛者別名魏貓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从苗

貔

貔猛獸也虎豹之屬出貉國陸璣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毅遼東人謂之白貔郭璞云書稱猛獸如虎如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者似是而非

鳥獸章未攷卷五

豹

豹似虎而小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而小於虎猛過於虎死則首山齒極堅刀斧鎚鍛鑊不能碎火亦不能燒人得之多詐為佛牙舊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有玄豹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黑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別名獬似熊小頭厚脚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

節中實少髓

象

魯頌曰元龜象齒

象南越大獸也長鼻長牙出口兩邊壯有牙牝
 無牙三歲一乳行孕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豬頭
 不能俯頸不能回鼻長七尺大如臂食物皆以
 鼻取之或食芻必再三整齊乃食一驅之力皆
 在鼻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身具十二種肉惟
 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獸肉中正
 鳥獸草木攷卷五 九

月建寅在虎肉上之類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
 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
 必因雷聲以小芥刃斲其肉見星月即合舊說
 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又識能浮水出
 沒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肯過異物志曰俗傳
 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之當
 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馴者教能拜
 跪從人意古者軍旅有象以其牙足特爾雅曰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大宛傳曰身毒

國其人乘象以戰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終

鳥獸草木攷卷五

十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煥興公編

獸攷三

馬

周南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六尺以上

曰馬○又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馬武也怒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春秋題辭

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

鳥獸草木攷卷六

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緯

書以為王者駕馬故字从王為馬誤矣且王無

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

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

駕四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

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謙小則脾小心欲得

大目大則心大又曰人眼為目麋背麟腹虎胸

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數者兼備天下之良

馬也

駒

駒小馬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駝八歲曰馭馬八

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聽八白言馬至八歲

聽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

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从句字音拘則

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一說未壯名駒亦

云六尺以下亦名駒也

駉

鄘風曰駉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為駉駉

鳥獸草木攷卷六

馬與牝馬也

駉馬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駉八尺以上

為龍減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也駉宜於牝

故釋獸稱駉牝駉牝駉牝玄駒衷駉蓋言以駉為牝

以驪為牡以生玄駒則謂衷駉也腰衷古良馬

之名衷駉取名於此良可知也凡馬宗廟用龍

戎用事駉田事用駉駉田馬也七尺曰駉見周

禮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誤也翰人職註云國

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駉

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駑者舉中言之

馮

鄭風曰叔于田乘馮傳馮白雜毛曰馮馮驪白雜毛曰馮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馮蓋取諸馮也今馮之色驪白色故曰馮今謂之烏驄馬也

馮獸草未效八卷六

三

白顛

秦風曰有馬白顛傳白顛的顛也

白顛的顛也馬之額上有白毛者名顛今之載星馬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卓即的顛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顛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顛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為的顛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顛夫文入二為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顛

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顛非也王安石曰白顛蓋名馬驛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馮

秦風曰駟馮孔阜傳馮馮也

馮馬之赤黑色也性堅悍難於御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馮也月令孟冬駕馮驪即此是也

馮

馮獸草未效八卷六

四

秦風曰駕我馮傳馮馮文也左足白曰

馮亦云蒼祺曰馮○又馮馮是中馮馮是

駟傳黃馬黑喙曰馮馮赤身黑鬣曰馮

馮者黑兔之名青黑曰馮亦曰蒼祺曰馮謂青而微黑今之馮馬也顧命曰四人馮弁注云青黑曰馮引詩我馬維馮是馮為青黑色蓋色之青者名為馮馬名為馮知其色作馮文一目馬青馮文如博基也祺亦作馮

馮

馬釋畜云馬之後右足白驪左足白馬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驪後左足白曰馬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馬郭璞云馬之膝上皆白為惟馬後左脚白直名馬也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馬之類是也

駢

駢馬之赤身黑鬣也爾雅有駢白駢駢馬白腹駢則駢是色名說者皆以駢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駢馬故為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為駢

鳥獸書本放

卷六

五

馬也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駢取二春蒼龍秋白駢冬鍤驪夏用赤駢中央用黃駢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

駟

駟馬之黑喙者名駟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宋明帝以駟字旁似禍改作駟唐太宗有拳毛駟

皇

幽風曰之子于歸皇駟其馬傳黃白曰皇

駟白曰駟

皇馬黃白之色名曰皇也按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駟

駟駟白曰駟舍人曰駟赤色名曰駟也按駟白曰駟謂馬色有駟處有白處舍人言駟馬名白馬非也駟赤色也徐鉉曰疑象駟文晉侯乘駟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駟之文理或然也駟亦馬

鳥獸書本放

卷六

六

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駟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按隰有六駟字从交作字說曰駟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駟非此駟也

駟

小雅曰嘽嘽駟馬傳白馬黑鬣曰駟

駟白馬黑鬣也亦曰白馬朱鬣駟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駟蓋馬無分於黃白皆

謂之駱若今衣春絡縫故曰駱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耐勞苦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樊光孫炎公爾雅並作白馬黑鬣鬣尾也然則鬣卽是鬣背謂馬之鬣也定本集註鬣字皆作鬣

駱

大雅曰駟駟彭彭傳駟馬白腹曰駟

駟駟馬白腹曰駟駟馬赤色黑鬣馬也若駟馬

鳥獸章木攷

卷六

七

腹下白者別名駟也駟从線省禮曰練而線線淺赤也一染謂之線再染謂之經三染謂之纁周人尚赤戎事乘駟說者以爲三代乘馬各從正色周不純赤而用白腹爲上周下殷也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也

駟

魯頌曰有駟有皇有驪有黃傳驪馬白跨

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又有

騶有騶有騶有騶傳蒼白雜毛曰騶黃白

雜毛曰騶赤黃曰騶蒼祺曰騶○又有騶

有騶有騶有騶傳青騶騶曰騶白馬黑鬣

曰騶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騶○又

有騶有騶有騶有魚傳陰白雜毛曰騶形

白雜毛曰騶豪駟曰騶二目白曰魚

騶騶馬白跨者也孫炎曰騶黑色也白跨股脚

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

謂髀間白也謂黑馬髀間白者名騶也

騶

鳥獸章木攷

卷六

八

騶純黑之馬也月令孟冬駕鐵騶象時之色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騶故知純黑曰騶

黃

黃黃騶之馬也黃而赤色直名爲黃故知黃騶

曰黃孔氏曰騶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黃亦

馬之上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騶馬至果天下

之馬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而乘

此馬符瑞圖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

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

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二千歲

騅

騅亦鴉類取騅之色故名騅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今之騅馬也一曰蒼黑曰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云毳衣如茨傳曰茨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蒼黑非也

駮

駮黃白雜毛駮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

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九

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異故不云雜毛也字林作駮

駮

駮馬之赤黃色也周人尚赤而牲用駮剛禮稱陽祀用駮牲是駮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駮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駮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

驪

驪青驪驪曰驪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駮隱鄰名驪今之連錢驪也說文一作青驪白鱗文如墨魚也

雜

雜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駮字而俗本多作駮字爾雅有駮白駮謂赤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駮白曰駮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駮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孫炎樊光於

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十

駮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皇駮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為雜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駮

駮陰白雜毛駮陰淺黑色也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駮是體有二毛相間雜今之泥驪也樊光曰駮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驪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蒼白青白彤白相類

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

駮

駮形白雜毛駮舍人曰赤白雜毛今楮馬名駮郭云形赤也即今楮白馬是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也

驪

驪豪骿曰驪說文云骿骿也郭璞曰骿脚脰然則骿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骿皆白驪無豪骿白之名傳言豪骿白者蓋謂豪毛在骿而白長

鳥獸草木攷卷六

七

魚

魚馬一目白矐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矐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相馬云馬目欲得黃又欲得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字書作驪字林作驪漢武帝得西之駿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以魚目為名豈此類耶

駟

魯頌曰駟彼乘駟傳青驪曰駟

駟馬之青驪色者一名駟身有青黑之毛相間雜是也爾雅青驪駟舍人曰青驪馬今之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駟今之鑣驪馬也

駟

商頌曰為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

駟馬也駟馬雜色者一名駟爾雅面頰皆白惟

鳥獸草木攷卷六

七

駟舍人曰面頰皆白者惟駟馬廣韻作黑馬白面為駟駟亦馬之駿者故曰駿駟匈奴傳東方畫駟注駟青馬也毛鄭不言為馬朱氏云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謂馬是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七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興公



蟲攷一

螽斯 阜螽

周南曰螽斯羽詵詵今傳螽斯蚣蝩也○

召南曰趯趯阜螽傳阜螽螽也

螽斯一名阜螽一名螿色青亦跳亦飛飛不能

遠今謂之蜉蝣釋蟲云阜螽螿邢昺云阜螽一

鳥獸草木攷 卷七

名螿李廵云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

子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也恭邕云螽蝗

也明是一物魯十月而有螽即蝗也字从冬冬

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蘇氏云螽斯蚣蝩不

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

子俗謂蝗一生一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

生子多者莫如蝗耳舊說與矧交張衡云土螽

鳴則阜螽躍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與矧異

類而為雌雄郭璞贊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

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是也嚴粲云螽斯即阜螽毛氏誤以此螽斯為蚣蝩孔氏遂以螽斯斯螽為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斯語助猶騫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

草蟲

召南曰嘒嘒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草蟲一名常羊一名負螿蝗屬鳴於晚秋之時

釋蟲云阜螽螿草蟲負螿蓋草蟲鳴阜螽躍而

從之故阜螽曰螿草蟲謂之負螿陸璣云小大

鳥獸草木攷 卷七

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名草蟲

蘇氏云戎人重薰渠猶巴人重負螿按飛廉一

名負螿蜀人食云味辛辣左傳蜚不為灾杜云

蜚負螿也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窳盤蟲

也其名及形相似終非一物陸佃云蚯蚓即負

螿也亦以離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螿鳴於下風

以風化釋文云蟲本或作虫非也

蝓蟻

衛風曰領如蝓蟻齒如蝓蟻蝓蟻首蛾眉傳

蝻蝻蝻蟲也蝻首額廣而方箋蝻謂蝻蝻也

蝻蝻蝻蝻也生腐柳中大如足大指體長而豐
潔食木心穿如錐刀至春羽化為天牛有生於
糞土者外黃內黑有生於木中者白而且長故
以比頸九辯曰蝻蝻之領阿那宜顧是也釋蟲
云蝻蝻蝻蝻蝻蝻孫炎曰蝻蝻謂之蝻蝻關東
謂之蝻蝻梁益之間謂之蝻又曰蝻蝻孫炎
曰蝻木蟲也又曰蝻桑蠹孫炎曰即蝻蝻也然

鳥獸章未攷

卷七

三

則蝻蝻也蝻蝻也蝻蝻也蝻蝻也桑蠹也蝻也
一蟲而六名也今定本云蝻蝻蝻也無蟲字與
爾雅合陸璣云蝻蝻生糞中淮南子曰黍成蝻
蝻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也說者以為齊
人曹氏之子所化論衡曰蝻蝻化為復育復育
化為蝻生兩翼不類蝻蝻

蝻

蝻似蟬而小綠色比人謂之蝻釋蟲云蝻蝻蝻
合人曰小蝻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蝻蝻者孫炎

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蝻郭氏曰如蟬而小身
有文是也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
物以比之故言如蝻首蛾眉則其體之所似故
不言如也古之選女者非特取其蛾眉靡曼而
已蓋必合之相法焉不邇窮固不近寒陋故曰
角犀豐盈蝻首者即角犀豐盈之謂也夏小正
曰鳴蝻虎懸今比人亦謂之蝻又關西謂大蝻
為胡蝻亦蝻之類

蛾

鳥獸章未攷

卷七

四

蛾蝻蛾也繭生蛾蛾生卵先孕而後交蓋蛹者
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
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蠅蛾一名羅孫炎以為蛹
即是雌蠅即是雄蠅即是雌羅即是雄蛾似黃
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古云蛾插是也今有一
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一名火
化與蠶而為牝牡廢一名過街言逢申日則過
街殆與鷓忘庚申燕避戊巳無異

蒼蠅

齊風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
有似遠雞之鳴

蒼蠅蛆蟲所化好交其前足亦好交其後足搖
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其聲雄壯聲皆在
翼比青蠅而大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東齊
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
謂之蠅羅頤云蒼蠅蠅之絜者比青蠅而小其
色蒼好集几案上食飲是也今人正謂之蒼蠅
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
鳥獸音未效 卷七 五

蟋蟀

唐風曰蟋蟀在堂傳蟋蟀螿也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
一名螿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
織鳴癩婦驚是也濟南人呼為癩婦以夏生秋
始鳴於上磚瓦石之下尤好鬪勝輒吟鳴非螿
好鬪乃肅殺之氣使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

婦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螿秋初

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劉芳毛
詩義笈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
蟀或謂之螿南楚謂之王孫也陸佃云陰陽率
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蟹帥之為悉蟋蟹能帥陰
陽之悉者也

蜉蝣

曹風曰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

死

鳥獸音未效 卷七 六

蜉蝣一名渠略似蛄蟻而小身狹而長有甲角
黃黑色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猪好啖之南
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
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陸璣云蜉
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
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
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云是糞土中蝸
蟲隨陰雨而出朝生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
作渠螻誤也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

狀如蚕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蜂蠅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翅甚整白露節後即群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宛陵人謂之白露

蠶

幽風曰蠶月條桑○又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蝻蟻也

蠶任絲也倉庚鳴則生夏小正曰三月燕子始

鳥獸草木攷八卷七

七

蠶是也喙叫叫類馬色班班類虎初拂之謂之
此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
令煖然後切之得人氣則衆惡除也古者三宮
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謂及早涼脆采之
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蠶惡濕故也比至
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
也飼必捲窻塞幃飼訖還下蓋蠶見明則食食
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食而不飲三
十六日而化老則將績其口含絲再蠶謂之原

蚕一名魏蚕以晚葉養之先王有法禁馬畜書云蚕為龍精月直大火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蚕者為傷馬也

蜩

蜩蟬類或蜺蜋或水蟲或蟻蟪所化兩翼兩脰喙長在腹夏至承陰而上上樹退殼展於杪乘風而鳴或以為無口以脇鳴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日在木其聲清亮此正謂之蜩也七月以後鳴者似蜚色

鳥獸草木攷八卷七

八

斑此正謂之蟬也立秋後青紅俱無有數種蜩蟪蝻蠹蚬蜺蜺蛛蟪蟪似蟬而小蝻即蝻蟪茅蜩也蟪蟬之最大者一名馬蟬蜺寒蟪也蜺蛛即蜺蟪也又一說蜺蛄寒蟪蜺蟪蟪母蜩范並蟪蟪蛄小小紫色四五月鳴寒蟪黑而偃僕九十月鳴甚悽急蜺蟪色青七月鳴蟪母似寒蟪而小二月鳴蜩范所謂馬蟪也亦五月鳴又有一種其脫殼頭上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蟪花方言云蟪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蟪蜩陳鄭謂之蜺蜩

溼岱謂之螭釋蟲云螭蝦螭螭蝦乳云螭蝦者
五色具螭蝦者蝦俗呼為胡蟬是蝦蝦螭蝦二
種蟬也故疏云蝦者目諸蟬也未蛻時名復育
論衡云螭蝦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是也

斯螽

斯螽蜚螽也一名蚣蚣一名蚣蟻一名螭螭一
名螭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螭箕螭箕即螭螭
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
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

草未攷

九

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陸佃云五月斯螽動股
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爾雅云螽醜奮蓋於是
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列子云力折
春螽之股蔡邕月令云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
邠江東人謂之蚱蜢善害田穉集傳云斯螽莎
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此三物名
色各異亦未必隨時而變也

莎雞

莎雞蟋蟀類黑身赤頭一名翰一名天雞一名

樛雞一名酸雞以鬚當鼻有青褐二色率以六
月羽成而振迅之連夜作聲札札不止其聲如
紡絲故名梭雞亦名絡緯俗謂之絡絲娘蓋其
鳴以時故有雞之號亦正當絡絲之候也今人

夜亦養之以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陸璣云如
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
志云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攀雞古今注曰莎雞
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

鳥獸草未攷

十

其聲如急織也皆以機杼之聲為名以趣婦功
故易以紊亂俗云絡緯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
風化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
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蠋

幽風曰蠋蠋者蠋蒸在桑野傳蠋蠋蠋蠋貌
桑蟲也○又伊威在室蠋蠋在戶叮嚀鹿
場熠燿宵行傳伊威委黍也蠋蠋長踣也
熠燿燿也燿螢火也○大雅曰條華金厄

傳厄烏蠟也

蠟一名烏蠟一名蛭形似蠶而大如指體純白老則以絲自裹孔氏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羅頌曰蜀葵中蟲而食葵藿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廣志曰藿蠟有五色者槐香蠟五采有角甚臭韓子曰鯽似蛇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握鯽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膏育淮南子曰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蠟狀雖可畏然古

鳥獸草木攷卷七

七

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為飾雅云儵革金厄是也又蜀亦或作鳥名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於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

伊威

伊威壁落間小蟲也一名委黍一名蟠一名鼠負或作婦本草作婦生下濕地似蟬而大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陸璣云在壁根

下窰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及鼠婦則似垂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蟲

蠨蛸

蠨蛸小蠶也一名長跖而足長如蜘蛛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今小蜘蛛長肢者俗呼為喜子陸璣云蠨蛸長跖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鳥獸草木攷卷七

七

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今人以早見為喜晚見為常又云在頭則有喜事蠨蛸既主有喜而幽詩以在戶言憂思感傷者蓋果羸伊威蠨蛸鹿場熠燿此五物家無人則集所以令人感思此自以著衣為有喜各以為義爾

熠燿 宵行

熠燿螢也孔氏曰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

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
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
也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
不言螢火乃燐淮南子曰又血爲燐許慎云兵
死之血爲燐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
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
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
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
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

馬獸董承攷

卷七

三

螢火爲燐非也按熠燿亦兼有燐之名今之螢
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月令季
夏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毛傳云熠燿
燐燐螢火先儒以爲老槐生火又血爲燐孔氏
亦宗其說以爲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
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古今注以爲螢食蚊蚋
一名暉夜一名宵燭一名燐是也崇有論曰鳥
無胃而生熒無胃而育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
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載火行而有

光俗謂之熠燿羅頤云今有一種蟲如蠋尾亦
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董氏曰熠燿自是
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
曰宵行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
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於董氏也僕氏曰舊說
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舉下章熠燿其羽
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七終

鳥獸草木攷卷七終

四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焞與公 校

蟲攷二

虺

小雅曰維虺維蛇

虺蛇之最毒者一名蝮狀似蛇而小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七八月毒盛時齧草木以泄其氣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一

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釋魚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崔靈恩

集註亦以虺為蝮又有一種狀如蝮而短有四脚能跳齧人名為千歲蝮

蛇

蛇蟲類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字取諸此字古但作它耳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之字傍加虫而變其音也性草居常饑每得食稍飽輒復蛻殼冬輒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雖復草居人家時有之故諺云一畝之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二

地三蛇九鼠今貓能禁之人家畜鵝者蛇亦不至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眼聽其種類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蝮蛇屬黑色潛于神淵能興雲雨

蜴

小雅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傳蜴蜥也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生草澤中其類有四種形大純黃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形小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

愛者名蜥蜴形小而黑喜綠牆壁者名蝮蛇守
林及崔豹古今注以蝶螈為蝮醫說文云在壁
曰蝮蛇在草曰蜥易也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
守宮或謂之蠃蠃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
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蝶螈按此諸文
則在草澤者名蝶螈蜥蜴在屋壁者名蝮蛇守
宮也蜥蜴古語今人多從方言名易今蜥蜴用
以禱雨則驗其蛇醫或名蛇師舊說蛇體有傷
此輒銜草傳之故有醫之號釋魚云蝶螈蜥蜴

鳥獸章未攷八卷八

三

蜥蜴蝮蛇守宮也李巡曰蝶螈一名蜥蜴
蜥蜴名蝮蛇蝮蛇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
璣云蝮蛇一名蝶螈蜥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
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蝮形
狀相類水陸異名耳董氏曰陸璣以蝮蜴為蝶
螈鄭康成以蝮蜴為蜥蜴攷詩書以蝮為蜴者
亦非也今按蜴即名蝶螈小而青者曰蜥蜴大
而黃者曰蝮蛇最小在壁間砌下者曰守宮種
類既異而此釋為一物恐亦未審也

蝮蛇

小雅曰蝮蛇有子果蠃負之傳蝮蛇桑蟲
也蝶螈蒲盧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
而去煦姬養之以成子

蝮蛇桑上小青蟲也一名桑蟲一名桑蠶一名
戎女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俗謂
之桑蠶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
七日而成其子是也詩義疏曰蝮蛇健為文學
舍人曰桑上小青蟲似步屈也

鳥獸章未攷八卷八

四

果蠃

蝶螈細腰黑蜂也一名土蜂一名蒲蘆似蜂而
小腰好禁蜘蛛種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
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乃捕取
草上青蟲或青蜘蛛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
為其子祝聲可聽里語曰祝云象我而楊子雲
亦云蝮蛇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肖之矣燕趙之間謂之蝶螈其小者謂之
蝮蛇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天地

之性細腰純雄無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果羸負之為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米大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况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知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脫形則非為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蛭蟻衣蟲生於瓜子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五

龜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鴉之相食負蝨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果羸不為異也說文作蝓

蠹

小雅曰為鬼為蠹傳蠹短狐也

蠹水蟲也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谿毒生江南山溪水中長一二寸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則殺

人或曰見人則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所中竹六七死冬月蟄澗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或云水弩狀如蠅蝦尾長四寸即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曰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洪範五行傳云蠹似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蠹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六

魏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禽經謂鵝飛則蠹沉然畏鵝鵝能食之

蝮

小雅曰去其蝮蝮及其蝮賊傳食心曰蝮

食葉曰蝮食根曰蝮食節曰蝮

蝮古者言蝮蝮蝮賊者曰食苗心蝮食葉蝮食節蝮食根蝮耳乃未始的言其狀惟五行傳稱

視之不明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
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聽之不明
時則有介蟲之孽螽蟴之類或曰螽蟴之始
生屬羸蟲之孽然則始知螟螣之為羸蟲蟴之
為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
葉又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蠖
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為橫災也然
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為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
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七

螣

螣食禾葉之蟲即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
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即魚郊所化俗云
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
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
閤為日所暴乃生飛蝗或云蝦子所化亦有相
生者總飛交合產子如麥門冬數日中出如小
黑蟻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至禾秀時乃出旋

生翅羽若雪凍則入地愈深俗云雪深一尺則
蝗入地一丈宋魏之間謂之蠖南楚之外謂蠖
蟻或謂之螣螣字亦作或說文作蟻其種不一
故曰百螣許氏以為百螣動股蝗屬也

蝻

蝻食苗根之蟲也或說云蝻螻蛄也食苗根為
人患螻蛄是蜘蛛之別名字亦作蝻螻與螣蝻
與蝻古今字耳

賊

鳥獸草木攷八卷八

八

賊食禾節之蟲也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
細耳李巡曰食禾心為螟言其效冥冥難知也
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蟻也食禾節者言
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
故云蝻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為名也郭
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蓋郭璞直以蟲
食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托惡政則災由
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
為兼通也許慎云以為更冥冥犯法即生螟乞

負則生蠚吏祗肩取民財則生蠹然則靈芝朱草秭秬之鍾其美與螟螣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舊說螟螣蟲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捷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其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紬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亦類此也

青蠅

鳥獸草木考 卷八

九

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箋蠅之爲蟲汗

白使黑汗黑使白

青蠅汗穢蟲也一名景跡蛆蟲所化身青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其聲清聒好集穢濁遇物之絮者好遺矢於物上段氏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青蠅點玉是也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者也至於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白駁矣則所謂點黑爲白者也陸佃云青蠅善

亂色蒼蠅善亂聲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

蠶

小雅曰卷髮如蠶蠶蠶蠶蠶蠶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

蠶毒蟲也一名蚘蚘一名蠟長尾爲蠶短尾爲蠟尾有毒長曲如鈞雄者蠶人痛在一處雌者痛牽連諸處蚘蚘易能食之故蚘蚘一名蠟虎又爲蝸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今人或爲蠟螫者以蝸牛涎塗之痛立止說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蠟蠟子多負於背陸璣云蠶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蠟或云江南舊無蠟開元初嘗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

鳥獸草木考 卷八

九

蟥

大雅曰如蜩如蟥傳蟥蟻也

蟾一名蠓蟬屬其首方廣有冠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蟾蜍夏小正傳曰蠓蠓者五彩具蟾蠓者蠓是也毛傳云蟾蠓也舍人曰三輔以西為蟾梁宋以東謂蠓為蟾楚人謂之蟻蛄陸璣云蟾一名蠓蛄字林蛄或作螻青徐人謂之蟻蠓秦燕謂之蟻蛄或言之蟻蛄詩義疏曰蠓一名蛄蛄蛄蛄也然則蟾與蠓亦蟬之別名耳

蜂

鳥獸草木疏八卷八

十一

周頌曰莫予荇蜂自求辛螫傳荇蜂摩曳也

蜂飛蟲螫人也一日有兩衙而應潮其主之所居衆蜂為之旋繞如衛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其種類至多黃色如蠅者一名蠟蜂一名黃蜂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黃色細腰者一名穉蜂作房

在小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其穉者復孚郊則增房益多又土蜂黑色似木蜂而大地中作房蜂之最大者螫人必死能食蜘蛛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壺形圓大故蜂似之方言蜂大而蜜謂之壺蜂今人亦呼為胡蜂釋訓云作粵彖古今字耳○蜂王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尾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生

鳥獸草木疏八卷八

十一

子或三或五歲分其族而去山昨人患其分以棘刺置于臺端其子盡死而蜂不折矣蜂之分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王而去王之所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耳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燊興公 編

鱗攷

魴

周南曰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魴一名魴板身銳口縮項穹脊博腹青白色而
味美卽今之青編魚諺曰洛鯉伊魴美於牛羊
是也漢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

鳥獸草木攷

卷九

之槎頭編江東呼爲編亦呼青編其廣方其厚
扁故曰魴亦曰編陸璣云魴今伊洛濟頰魴魚
也廣而薄肥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
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
就糧梁水魴是也俗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
白宋張景兒爲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八百頭卽
此也

鱣

衛風曰鱣鮪發發傳鱣鱣也鮪鮪也

鱣大如五斗奩長丈餘口在頰下長鼻軟骨常

於暮春從河上來淮水亦有之肉黃唯以作鮓

而骨可啖蓋鱣屬也鱣蓋鮪之類但鱣肉黃鮪

肉白以此爲別俗謂之玉板大者曰王鱣釋魚

有鱣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

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

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是

也釋魚又云鯉鮪孫炎曰鯉一名鮪郭璞曰今

鯉類白魚鮪別名鯉江東通呼鮪爲鯉舍人以

鳥獸草木攷

卷九

鱣鯉爲一魚孫炎以鯉鮪爲一魚郭璞以四者

各爲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

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

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

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臠又可爲鮓魚子可爲

醬釋文云鱣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古今注曰

鯉之大者爲鮪鱣之大者爲鱣皆非也

鮪

鮪魚似鱣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

如鱸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
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江淮間曰鮓伊洛曰鮓海
濱曰鮓舊云鮓魚三月遡河而上得過龍門便
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夏小正曰祭鮓鮓魚之
先至至有時故以為祭陸璣云鮓魚形似鱸而
青黑頭小而尖似鍬兜蓋口亦在頷下其甲可
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鱸鮓大
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鮓一名鮓肉色白味不如
鱸也今東萊遼東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

鳥獸草木考

卷九

五

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毛傳云鱸鮓
鮓鮓謂魚有二名鯉今之赤鯉魚也如陸之言
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鮓鱸鮓皆異魚也故郭璞
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
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毛
傳為誤也水經曰鮓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鮓
渚

鰈

齊風曰敝笱在梁其魚鮓鰈傳鰈大魚箋

鰈魚子也○又其魚鮓鰈傳鮓鰈大魚箋
鰈似鮓而弱鱗

鰈大魚也按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
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
一鮓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之
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知鰈為
大魚也箋云魚子按釋魚云鰈魚子李巡曰凡
魚之子總名鰈鰈鰈字異蓋古字通用也或鄭
本亦作鰈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

鳥獸草木考

卷九

四

其吾而棄之曰魚禁鰈鰈鳥翼殼卵蕃庶物也
是亦以鰈為魚子也毛以鰈為大魚鄭以鰈為
魚子而與鮓相配箋以一鰈若大魚則強笱亦
不能制不當以弊笱為喻且鮓鰈非極大之魚
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之易
制也

鰈

鰈鰈魚也一名鱮似鮓大頭而細鱗其色白北
土呼為白鰈夫水即死弱魚也陸璣云鰈似鮓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鯉不如嫩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鯉或謂之鱖幽州人謂之鵝鵝或謂之胡鱖性好旅行故其制字从與蓋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鮠惟食草鱖食螺蚌鱖乃食矢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爲鮑魚

鯉

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今之類鯉也脊上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

鳥獸草木攷八卷九

五

文大小皆三十六鱗按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魚之貴者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亦健魚也龍陽也具九九八十一鱗鯉陰也備六六三十六數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或然亦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崔豹云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鱣青鯉爲青馬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騏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

鱖

爾風曰九戩之魚鱖鱖傳鱖鱖大魚也

鱖赤目魚也一名鮠似鱖魚而鱖細於鱖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食螺蚌多抵獨行亦有兩三尾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而形圓魚之美者今俗呼爲赤眼鱖釋魚云鮠鱖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鱖似鱖子赤眼者陸璣云鱖似鱖而鱖細於鱖赤眼是也

鱖

鳥獸草木攷八卷九

六

小雅曰魚麗于留鱖鯉傳鱖也鯉也○又魚麗于留鱖鯉傳鱖也○又魚麗于留鱖鯉傳鱖也

鱖一名揚一名黃頰魚頭似燕身如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性浮而善飛躍今江東呼黃鱖魚其膾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陸璣云鱖一名黃頰魚是也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

鯊

鯊一名鮪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亦食細沙其味甚美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來春復舉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晁先者次則鯉至次則鰕至桃花水至而鰕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中非畜於人釋魚云鯊鮪郭璞曰今吹沙小魚也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俗云鮪性抱沙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

鳥獸考卷九

七

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鮪似鯽而狹小

鯉

鯉玄鯉也一名文魚形圓長首有七點作北斗象肉美有舌細鱗有黑花紋與蛇通氣夜則昂首向比蓋北方之魚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味晁鮪舊云是公蠃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陸璣云鯉鮪也似鯉類狹而厚江東呼為鱣魚嶺南謂之玄鯉鯉者古人所重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為厭故有天厭雁地厭犬水

厭鯉之說皆禁不食釋魚云鯉鮪舍人曰鯉名鮪郭璞曰鯉鮪徧檢諸本或作鯉鮪或作鯉鮪若作鮪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鮪又與舍人有異或有本作鯉鯉者定本鯉鮪鮪與鯉音同

鯉

鯉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多涎謂之鮪魚言其黏滑也一名鯉魚此魚及鮪鱗之類皆謂之無鱗魚食之不益人也別名鯉江東通呼鮪為鯉俗云鯉魚善登竹以口啣葉而息於竹

鳥獸考卷九

八

上諺曰鮪魚上竹是也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鯉背青口小者名鮪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鮪一名河狹有黃穎魚與鯉相類但鯉白而彼黃爾今鯉魚偃鯉魚俯鯉魚圓鮪魚方亦有五色鯉魚魚黃鮪魚青鯉魚玄鯉魚白鯉魚赤釋魚有鯉鮪郭璞曰鯉今偃類白魚也鮪別名鯉孫炎以為鯉鮪一魚鯉鮪一魚郭璞以為鯉鮪鯉鮪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釋文曰毛及前儒皆以鮪釋鯉鯉為鮪鮪為鯉唯郭注爾雅

是六魚之名今自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嘉魚

小雅曰南有嘉魚

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泉所以益人益州記云嘉魚細鱗似鱒魚蜀中謂之抽魚出於丙穴水經注云東南得丙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鳥獸草木卷九

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方輿勝覽云丙穴在巴郡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象也李善注蜀都賦嘉魚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穴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舊云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

魚而已

台

大雅曰黃耇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台文

台鮐魚也生海中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食之蒸煮餒之肥美豫章人珍之吳都賦云玉鮐鮐鮐釋詁云鮐背者老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郭云鮐背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爾雅字作鮐以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曰台之言鮐也

周頌曰鮐鱓鯉箋鮐白鮐也一名黑鮐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鮐今江淮之間謂之鱓魚性浮似鱓大而白爾雅翼云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鮐又謂白儵江東人呼之為鮐釋魚云鮐黑鮐是也此魚好游

水上故莊子觀于濠梁稱儵魚出遊從容以爲
魚樂明遂其性也爾雅云魚所息謂之措季冬
及春寒氣方盛故魚止糝中因而薦之非其出
遊之時今人謂鱖爲參魚參音近於糝或以其
伏糝中得名耶去其腸作養謂參魚養又謂其
魚肉條魚山海經云儵魚食之已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終

鳥獸草木攷卷九

上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勳與公 編

介攷

鼈

小雅曰包鼈膾鯉

鼈甲蟲也一名神守郊生形圓穹脊連脅四週
有幫外肉內骨而以眼聽行蹣跚以蛇爲雄頸
中有軟骨與龜相似名曰醜食時當剔去之伏

鳥獸草木攷卷十

一

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伏之所在上
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與龜皆隔津
望郊而生故曰龜思鼈望亦曰伏於淵而剖於
陵此思化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
之長而引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故曰神守

龜元龜

小雅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箋上筮數而
瀆龜○魯頌曰元龜象齒傳元龜尺二寸
龜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背微偃如皺其文

應八卦脇肋有文應二十四氣無雄與蛇為牝
 牡卯生不咽粟善藏久能行氣水陸皆之龜與
 蛇合故謂之玄武羅頤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
 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槃衍象山四
 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
 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
 亡吉凶之變千歲之龜遊於苓葉之上苓今甘
 草也葉圓小而有刺言龜久而神靈能變形大
 小也今人見小龜以為千歲非也化書曰牝牡
 鳥獸章未攷 卷十 二

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
 雖與蛇合亦與神交舊云上有壽著下有神龜
 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元龜長一尺二
 寸者史記云千歲之龜長二尺漢志云龜不盈
 尺不得為寶逸禮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八
 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
 千歲遊於卷荷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
 考之

小雅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貝錦錦文
 也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賤之貝文也

貝介蟲也中肉如科斗但有首尾而潔白如魚
 齒一名貝齒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有
 泉貝至秦廢貝行錢其種不一居陸者名賧在
 水者名蚶至大者名鮪至小者名鱗黑色之貝
 名貽貝黃為質白為文點者名餘賤白為質黃
 為文點者名餘泉以紫為質黑為文點者名紫
 貝中央廣兩頭銳者名肥大而污薄名蚶小而
 鳥獸章未攷 卷十 三

狹長名鱗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賤黃白文餘泉
 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賤貝甲黃
 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陸
 璣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
 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賤黃為質以白
 為文餘泉白為質以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
 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
 是先儒相傳為然但解紫貝與郭璞少異陸以

白爲質紫爲文郭以紫爲質黑爲其異也書云
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山海經陰山洛水
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餘餘
泉之貝也獸二爲友貝二爲朋鹽鐵論曰教與
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相
貝經云嚴助爲會稽太守朱仲受遺助以徑尺
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
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
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四

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

鼉

大雅曰鼉鼓逢逢傳鼉魚屬

鼉魚屬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皮五色外灰
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能吐霧致雨力尤酋健
善頽坎岸夜則出邊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性
嗜睡日常閉大者自嚙其尾極難死人於穴中
掘之百人掘即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
不然終不出老者多爲邪魅梁周興嗣常食其

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其肉云白如雞其皮
堅厚宜以冒鼓枕勝於魚枕陸璣云鼉形似水
蜥蜴四足長丈餘生知大如鵝卵甲如蠟甲其
皮堅可以冒鼓昆蟲志略云鼉亦作鮀狀如鮫
鯉或云多年鼉入水化爲龍晉安海物記曰鼉
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
謂之鼉更一說鼉象龍形一名鱗夜鳴應更吳
越謂之鱗更蓋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
也亦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云長一丈一名土

鳥獸草木攷 卷十

五

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龍

周頌曰龍旂陽陽

龍神物也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
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知生思抱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耳無竅聽以角有毒
人觸之即死性極淫有五種一象形二蛇形三
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
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龍無角曰螭龍未昇天曰

蟠龍或云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管子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爲蚕蠋欲大則極於天下欲上凌於雲氣欲下極於深淵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六

升天也蓋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升也雜俎云龍頭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蓋妄也變化論云驪龍之眸見百里織介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三秦記云河

一名龍門

神異錄

邱風曰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

戚施毛鄭不指爲何物韓詩薛氏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說文引詩得此醜醜解云醜醜唇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鼃鼃其行鼃鼃釋魚鼃鼃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圖經蝦蟆一名蟾蜍一名醜今蟾蜍身大背黑無點多瘕磊不能跳不解作聲行動遲緩其肪塗玉刻削如蠟玄中記云蟾蜍生角食之壽千歲自

鳥獸草木攷

卷十

七

然論云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蝦蟆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作呷呷聲與此異也釋魚又云在水者鼃郭云耿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陶注本草云大而青春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此鼃也字說云鼃善怒故音猛而謂努力爲鼃詩鼃勉同心亦蛙善蟬故謂之猛朱子曰蓬蔕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今戚施本蟾蜍之名如人之駝背而不能仰者薛君章句與說文得之矣或曰蓬蔕

今龜背戚施今馳背此經傳不言故附錄之

魃

大雅曰旱魃為虐傳魃旱神也

魃即旱鬼也按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

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淵中即

死旱災消蓋是鬼魃之物

鳥獸草木攷

卷十

八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閩中吳雨元化

徐勣與公



草攷

荇

周南曰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荇水菜也一名接余一名鳧葵葉一名荇生湖

陂中莖如釵股羸澀葉似蓴而圓生在莖端雖

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蔓鋪水上江東人食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一

之亦呼蒼舊說藻花白荇花黃羅願云今宛陵

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

陸璣云接余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

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

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頰氏家

訓云荇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

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蒼菜

河北人多不識之皆以參差者是莧菜誤呼人

莧為人荇嚴粲云今池州人稱荇為蒼公鬻蓋

細莖亂生有若鬚然故曰參差信矣

葛

周南曰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為締絡女功之事煩辱者

葛卉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雞齊一名苒斤葛入土五寸以上者名葛晷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間引藤蔓延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開花似豌豆花不結實其性柔韌可為締絡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根形如臂紫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一

色生食甜脆亦可蒸食今人多以作粉食之益人說文云葛締絡草釋草拔龍葛郭云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不明可為締絡特以延蔓似之故亦名葛有一種野葛毒草也亦蔓生葉似柿葉食之即死俗呼胡蔓通名鉤吻

卷耳

周南曰采采卷耳傳卷耳苓耳也

卷耳菘也一名苓耳一名泉耳一名地葵一名

蕪絲幽冀謂之櫛菜雜下謂之胡泉江東呼為

常泉叢生如盤葉如連錢其實如鼠耳蒼色多刺易黏人衣即今之菘菜俗謂之常思菜呂氏以為蒼耳非也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齏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幽州謂之爵耳荆楚歲時記云卷耳一名璫草今人以葉覆麴作黃衣又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入蜀胡泉著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也陶隱居云昔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一

中國無此物言從外國羊毛中來據此物國風爾雅所載其來已久而羊負之名僅出後代今野中所多日夕牛羊多負以歸耳故名非外國中來也

藟

周南曰葛藟纍之

藟一名藟蕪一名千歲藟一名常春藤葛類蔓生如葡萄葉似鬼桃莖斷之有白汁而甘五月開花結實子青黑微赤可食幽州人謂之推累

此藤大者盤薄故有千歲之名陸璣云藟一名
芑芑似燕蕒亦蔓延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
可食酢而不美毛詩題綱云藟藟一名燕蕒藤
好生河澗邊得水潤而美

芑芑

周南曰采芑芑傳芑馬馬車前
也宜懷妊馬

芑芑藥草也一名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牛遺一
名勝馬一名陵馬春初生苗葉印地如匙面累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四

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細青色微赤結實如
葶藶黑色陸璣云馬馬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
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
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嚮作茹大滑其子
治婦人產難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
呼爲蝦蟇衣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芑芑薛氏
章句芑芑澤瀉也臭惡之菜王肅引周書王會
云芑芑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孫出於西戎王
墓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齋

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若
芑爲馬馬之草非西戎之木也本草云強陰益
精令人有子陸璣云以爲治難產而先王獨取
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傳言
宜懷妊者亦只是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
子也

芑

周南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芑傳芑草中之

翹翹然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五

芑香草也一名芑蒿一名蒿葵一名購蒿屬其
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
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
葉又可蒸爲茹江東人采以烹魚

芑

召南曰予以采芑于沼于汜傳芑蒿也芑

執芑菜者以豆薦芑俎

芑白蒿也一名皓蒿一名芑草春初最前諸草
而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錯澀從初生至

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可以爲茹蒿之類亦多
爾雅云藜之醜秋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
成皆通呼爲蒿也陸璣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
白蒿春始生至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一
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曰藜游胡游
胡旁勃也今藜可以生蚕蚕生未齊時故以此
葉先啖之又白兔食之而仙如駉驢食菴閭子
而仙駉驢馬類菴閭子艾屬

蕨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木

召南曰陟彼北山言蕨其蕨傳蕨鰲也○

又言采其薇傳薇菜也

蕨山菜也一名鰲春初生山谷間初生無葉可
食紫色而肥末如小兒拳亦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足之蹙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鰲或
云初生亦類鰲脚故曰鰲也今野人今歲焚山
則來歲蕨菜繁生行路之人亦不肯食俗云令
人脚弱陸璣云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菜
是也

薇

薇菜也生水傍葉似萍可蒸食久食不飢三秦
記曰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誠之不食
而死爾雅云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
菜之微者也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
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
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胡氏曰荆楚之間有草
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
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一

七

三百五

蘋

召南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彼行潦傳蘋大萍也藻聚藻也
蘋萍之大也一名水花一名芥菜季春始生不

值泥生於水葉圓濶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根
在水底葉敷水上可食味如葱五月有花白色
故謂之白蘋實食而甜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
正此實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即小
萍也蘋亦不沉但此萍而有根不浮游爾陸璣
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謂
之萍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者
毛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以
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
鳥獸草木考 卷十一 八

藻

藻水草也生諸淺水中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
當浸去鹹味橫陳於水若自澡濯然居流水之
中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條暢尤爲可
喜故采藻於行潦也陸璣云生水底有二種一
種葉如雞蘇可食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

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
聚藻爲發聲也二藻皆可食煮熟揆去腥氣米
麪糝蒸爲茹甚嘉美荆揚人饑荒食以當穀也
顏氏家訓云若牛藻也卽璣所謂如蓬者也三
蒼注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
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
二三十節猶呼爲若

茅 荻 茶

召南曰白茅包之傳白茅取潔清也○卬

鳥獸草木考 卷十一 九

九

風曰自牧歸荻傳荻茅之始生也荻茅潔
白之物也○鄭風曰有女如茶傳茶英茶
也箋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茅管屬一名地管一毛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
筋一名蔗杜壯者一名白茅一名蘧始生名荻
秀名藁一名荇一名茶春初生茅布地如針俗
謂之茅針體柔而理直可收甘美夏有白花成
穗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亦甚甘美可
食也陸璣云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川包裹禮

物以供祭祀雜酒用之易曰藉用白茅是也詩
茶有三邠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醇茶
藜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註與此
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
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
飾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
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如茶
鳥獸草木考卷十一

也呂東萊曰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
蕘然則所謂蕘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

葭

召南曰彼茁者葭傳葭蘆也○又彼茁者
蓬傳蓬草名也○衛風曰一葦杭之

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名葭稍大為蘆
長成乃名葦其形都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至
末抽穎穎上生白花作穗若茅花風輒吹揭如
雪其聚於地若絮根亦如竹根而節踈其萌名

蘆今人罕能別蘆葦與蘆葦也又北人以葦與
蘆為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為葦其細不及
指人家池園所植者皆為蘆其幹差大深碧色
者謂之碧蘆長安人謂葭蘆之未解葉者名紫
籜

蓬

蓬草之不理者也蒿屬其葉如蓬聚而飛如亂
髮其花如柳絮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月
令藜莠蓬蒿並與是也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
鳥獸草木考卷十一

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有二種一名
藜形蓬一名薦黍蓬

匏

邶風曰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
可食也

匏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蔓生葉圓有
毛粗澀花白實苦人鮮食之陸璣云匏葉少時
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云幡幡匏葉采之
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法堅硬

不可食故云苦菜匏匏一也故云謂之匏匏語
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
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
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者也故
匏在八音之一古用以爲笙其音甚劣則後世
不復用矣既爲樂器又爲飲器則雅酌之用匏
是也毛傳及陸疏俱以匏匏爲一物誤也蓋匏
甘而匏苦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明矣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土

邛風曰采葍采菲無以下體傳葍須也菲
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菹
之類也○又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
菜也薺甘菜也箋北方之菜則甘如薺○
唐風曰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
葍菜也一名須一名蔓菁一名菹燕似羊蹄葉
似松濶厚而短味酢可食子紫赤色而根不同
南北通有之比土種之尤多四時仍有春食苗
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中之最有益者塞北

并汾河朔間燒食其根呼爲蕪根陳宋之間謂
之葍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
菁相似而異陸璣云葍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
方言云蕪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葍齊魯謂之蕪
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蕪與葍字
雖異音實同然則葍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葍
菘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舊說菘菜比種初
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蓋
菘之不生比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今俗謂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土

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菘
菲
菲蔥菜也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孫炎口
菹類也又云菲息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
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菹莖粗葉厚
而長有毛三月中蒸蒿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
指正白可啖幽州人謂之芴爾雅之蔥菜今河
內人謂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
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

此詩卽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蔓菁謂葑也菑類謂菲也

茶

茶苦菜也一名茶草一名選一名苦一名遊冬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疎草如苦苣而細斷之有白乳汁六月花從葉出黃似菊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十四

薺

薺甘菜也一名葶薺其子別名薺實名薺薺春初生葉似芥高五七寸根白枝莖青可以作菹及羹亦佳味甘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

也又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月令靡草死是也

苓

即風曰隱有苓傳苓大苦也

苓藥草也一名甘草一名大苦一名美草一名密草一名露草蔓延生下濕地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亦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尖而纒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嚙不破或

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十五

云薺似地黃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苓亦作薺又有一種紫甘草細而實春生青苗高二二尺葉如荷葉七月開紫花似奈冬經實作角子如萹豆根長者三四尺麓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一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燾興公 編

草木攷二

茨

鄘風曰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茨疾藜也

茨蒺藜也一名旁通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

屈人布地蔓生細葉花黃色而小子有三角芒

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多生道傍或生牆上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人行多著木屐可以茨牆故謂之茨今兵家乃

鑄鍬為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一名旱草師曠

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葦蘆也歲欲旱草草

先生旱草蒺藜也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為楚

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

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

為茨者後人誤也

唐 收薺

鄘風曰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小雅曰

葛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

唐一名蒙一名女蘿作藤生而細其長如帶根

不着地附木而生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

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

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頌弁傳曰

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

玉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則通

松蘿玉女為六名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蘿也陸璣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

合藥菟絲于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

正青而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廣雅云女蘿松

蘿也菟丘菟絲也亦分為兩物博物志魏文帝

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兔絲兔絲寄生

木上根不着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兔絲上者釋

草女蘿兔絲或亦此義爾

蟲

鄘風曰言采其蝨傳蝨貝母也

蕪藥草也一名貝母一名空草一名苦花一名
商草一名勤母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
名貝母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
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性能散
心胃薈結之疾陸璣云蕪今藥草貝母也其葉
如括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
連累相著有分解也郭璞云白花葉似韭此種
今不復見也字亦作茵

綠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三

衛風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
竹篇竹也○小雅曰終朝采綠箋綠王芻
也

綠菴蓐也一名王芻一名葦草葉似竹而細薄
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呼為菴蓐草亦
呼為鷓脚莎亦呼為淡竹葉荆襄人煮以染黃
作金色極鮮好釋草云菴王芻字作菴楚辭曰
蒼菴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菴今攷鄭氏說
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菴矣

竹

竹一名篇竹一名篇菴苗春中布地好生道傍苗
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
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人謂之篇竹煮汁與小
兒飲療虻蟲是也釋草云竹篇菴李巡曰一物
二名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
蟲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
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秀生北人謂此為綠竹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四

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
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也然古今說者
皆言淇水傍自生竹箭故古人言伐竹淇衛又
曰淇衛之箭又曰淇園之竹以為捷伐淇園之
竹以為矢如此多矣蓋淇水宜竹箭自古以然
卒章綠竹如箒菁林第以竹為其大堪為箒則
非草也然說文引詩作菴竹韓詩作綠菴菴既
非色而薄又非竹不可合為綠色之竹箭故拆
而解之云菴王芻薄篇筑也又韓詩如箒乃作

如菁實積也薛君云菁綠菁盛如積也西京賦
芳草如積亦祖此義然則淇奧自出竹箭不妨
兼有菴竹二草耶容齋隨筆云毛公釋綠竹王
芻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
王芻也

菰

衛風曰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味甘
可食葉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作燭致明其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五

葉又可為菜然與艸少異但以大小長短甘苦
爾然古今亦通言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
子者青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也世
有種大瓠法擇取四本每四本相近處各以竹
刮去半皮併而封之俟其活除去一穗又復取
兩大本相併復去一穗如前法蓋四本同發一
穗自然易大及著子獨留兩枚如此則一斗之
種變為一石此魏惠王大瓠之法風俗通云八
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

死燒穰瓜死焚漆卽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
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也

莢

衛風曰葭莢揭揭傳葭蘆莢亂也

莢荻之初生者也一名雛一名荻初生者為莢
長大為亂似葦而小中實其中亦始生末黑黑
已而赤其根旁行牽捺盤互始生無辨唯荻強
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江東呼為烏葭卽今人取
以當薪爨是也釋草云葭蘆莢亂李巡曰分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二

六

葦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亂似葦而小如李巡
曰蘆亂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蘆亂別草大車傳
曰莢雛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莢為一草也
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
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
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草也

芄蘭

衛風曰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

芄蘭一名萑一名蘿摩一名苦九葉厚蔓延而

生作大藤斷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可生
亦可作菜茹幽州人謂之雀瓢江東人謂之白
環能補精益氣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
是也爾雅薤九蘭釋曰薤一名芄蘭郭璞云薤
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按如此注則以薤芄
一名蘭或傳馮誤芄衍字

蕒

衛風曰焉得蕒草傳蕒草令人忘憂

蕒草忘憂草也一名紫蕒一名療愁有莢長二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七

尺許內有薄片似紙大小如蟬翼其葉四垂其
花六出枝葉繁弱互相交結每遇風吹輒自相
解不相牽綴風土記曰花名宜男娘婦佩之必
生男俗云玩之忘憂是也荆楚謂之鹿葱蓋鹿
食此草故名可薦於俎世人多女求男服之則
驗神農經云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童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
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
歡本草木部合歡味甘平主利心志令人歡樂

無憂五月花發紅白色即名夜合又莖

一名鹿葱花名宜男根涼無毒治沙淋下主酒

疽黃色通身者搗汁服之亦取嫩苗煮食之按

此萱並無忘憂之說毛氏不從萱者必有見矣

孔氏曰蕒訓忘非草名後人詩賦皆以蕒為萱

恐一唱百和相傳之訛也釋文蕒本又作萱說

文作蕒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蕒韓詩作焉得萱

州

蕒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八

王風曰中谷有蕒傳蕒離也

蕒藥草也一名蕒一名蕒蔚一名益明一名貞

蔚一名夏枯一名蕒臭草生海濱池澤中葉似

荏初生可食凌冬不彫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如

雞冠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子黑色細長三

稜狀如蒺藜子而稍龐大即今之益母草陸璣

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蘭是也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蕒益母也故曾子見之而

感按本草云菴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蕒臭

穢臭穢卽芫蔚也

蕭

王風曰彼采蕭兮傳蕭蒿也所以共祭祀

○又彼采艾兮傳艾所以療疾

蕭荻蒿也一名荻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

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

今人所謂荻蕭者是也或云牛尾蒿許慎以爲

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莫然後執蕭合馨香王

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九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

艾

艾蒿也似蒿一名冰臺一名灸草春初布地

生苗莖類蒼而葉背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雞

未鳴時採之用灸百病故名醫草或曰見似人

者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歲或多病則艾多生亦

天預備以救人也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何

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崔

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舜

鄭風曰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舜易生之物也一名木槿一名朱槿一名赤槿

其樹似李葉如安石榴花如小葵花淡紅色五

葉成一花朝生夕斂仲夏應陰而榮月令木槿

榮是也或呼爲日及葉甘可食作飲令人得暝

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茗令

不暝木槿令人暝爲異爾北人多種植爲離障

名舜者取瞬息之義也樊光曰其樹如李其花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二

十

朝開幕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云舜一名

木槿一名椶一名椶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

生暮落者是也傳玄曰舜華麗木也謂之曰合

或謂之合容或謂之愛老潘尼以爲朝菌

荷華 荷 蓮 菡萏

鄭風曰隰有荷華傳荷華芙蕖也其華菡

萏○又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陳風曰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

生而倭大○又有蒲與簡傳簡蘭也箋蕭

當作蓮蓮芙蓉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又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

荷惚名也其莖茄其葉遮其莖下白藕在泥中者蓋其花未開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別名芙蓉其實為蓮即房也其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二分如鈎為薏甚苦五月中生啖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為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幽荆揚豫取備饑年皆倒生兩牙一成芟荷一成藕荷又生一牙為華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芟荷無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二

十一

藕卷荷者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繖者是亦或謂之距荷藕荷一本其支旁行為藕節生一葉一華大者華至百葉俗云藕生應月月生一節閩輒益一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實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里語曰苦如薏是也孔氏曰爾雅以芙蓉之莖曰茄此言

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傳云簡蘭箋云簡蓮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故易傳以蘭為蓮也

龍

龍蓼之最大者也一名葑草一名龍紅一名鴻藹一名龍古其大者名歸似馬蓼甚長大生水傍下濕地葉粗太赤白色有毛花紅白色高丈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二

十二

餘即今之水葑草是也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盤龍故名龍郭璞云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馬蓼自是一種與此異也

茹蘆 韎韐

鄭風曰茹蘆在坂傳茹蘆茅蒐也○小雅曰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者韎韐聲也

茹蘆染緋草也一名茅蒐一名蒨一名韎一名

地血葉似棗頭尖下濶莖葉俱澀三五對生節間延蔓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採根可以染絳舊云人血所生故名地血性亦能治血今人通謂之積積或作茜漢書千畝厄茜卽此也今人染積乃假蘇木非古所用陸璣云如慮茅蒐積草也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積草是也傳言鞣鞣茅蒐染箋云茅蒐鞣鞣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鞣鞣故名此亦爲鞣鞣也士冠禮注云鞣鞣者緼鞣而黜圻合韋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三

十三

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積爲鞣鞣又駁異義云鞣草名齊魯之間言鞣鞣聲如茅蒐字當作鞣陳留人謂之積是古人謂積爲茅蒐是也

蘭

鄭風曰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蘭也又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

蘭蘭也一名水香陸璣云蘭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

王者香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也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解左傳楚辭之蘭爲非矣蘭草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名都梁者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二

十四

鄭人方春之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蘭而祓除韓詩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氛穢今荆楚之俗三月三日亦出爲曲水飲不復用香草矣

勺藥

勺藥一名餘容一名可離一名解倉春生紅芽作叢多刺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二三尺夏開花有紅白紫三色子似牡丹子而小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鶯蟄之後二十五日

芍藥榮是也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青俗呼為牡丹非也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氏曰未審今何草釋文曰芍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艸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呂東萊曰蘭卽今之蘭芍藥卽今芍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孔氏云何草亦泥陸之見也

莠

鳥獸草木攷卷十二

五

齊風曰維莠騶騶傳莠似苗也

莠害稼之草也稂屬似稷而小不結實無處不生卽今之狗尾草說文云禾粟之下生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莠似苗戰國策曰幽莠之幼也似禾董氏云莠似草誤耳韋曜問答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草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二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勳興公編

草攷三

莫

魏風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莫菜也○

又言采其蕒傳蕒水鳥也

莫菜也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

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

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一

以爲蕒又可生食其子如楮實而紅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

蕒

蕒藥草也一名水鳥一名牛脣一名蒨一名芒芋一名鵠瀉一名及瀉叢生諸淺水中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葉挾長似車前子大其味亦相似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徐州廣陵人食之釋草云蕒牛脣李巡曰別二

名郭璞引詩傳曰水鳥也陸璣云今之澤鳥也
恐誤耳所以郭氏不取也

菽

唐風曰蔞蔓于野

蔞草也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赤莖葉如小
桑五月開花青白色七月結實亦生於人家籬
牆間俗呼為籠草陸璣云似括樓蔓延地上葉
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莫不可食也幽州人謂
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有白蔞烏蔞二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二

種如陸之言是烏種也

蔞

秦風曰蒹葭蒼蒼傳蒹葭也

蒹一名蘆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江東呼為蘆適
陸璣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疆青徐
州人謂之蒹交州遼東通語也

菽

陳風曰視爾如菽傳菽苳苳也

苳苳葵也一名苳苳一名錦葵戎葵之類比戎

葵葉差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

大抵似蘆葍之花謝氏云苳苳小草多花又翹起

也陸璣云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

有文采相錯此與戎葵異類故釋草有苳苳葵

郭云今蜀葵也似葵花如木槿又曰苳苳苳舍

人曰苳苳一名蚩蚩郭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則

戎葵與蜀葵苳苳與荆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

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則

是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又得戎葵之名矣崔豹

鳥獸草木攷八卷三

三

云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苳苳似木槿而光色奪

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

有異耳一名蜀葵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

荆葵苳苳之名於內者非也然今亦通呼此為

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耳僕氏曰苳苳紫荆

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甚

密有類蠅窠故爾雅名蚩蚩俗曰火蟻僕氏之

言是木類與此異也

苳

陳風曰可以漚紵○又可以漚管○小雅

曰白華管兮傳白華野管也已漚為管

紵麻屬莖高七八尺葉如楮葉面或青或紫背則皆白有短毛錯澁夏秋間著細穗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朶凡數十穗其莖輕虛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一科數十莖只刈其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鍤若竹挾之表厚處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三

管白華

管一名白華茅屬高丈餘可以飼牛釋草白華野管舍人云白華亦是茅之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管陸璣云管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異物志香管似茅葉長大於茅凡蒸享必得此管包果助調五味益芬菲逸詩曰雖有絲枲無棄菅蒯管與蒯皆謂茅也

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

茗

陳風曰邛有旨茗傳茗草也○又邛有旨茗 鵲傳鵲綬草也

茗一名茗饒一名翹搖一名柱夫生丘陵中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花紫今俗呼為翹搖車花翹起搖動因名云茗之華傳云茗陵茗此直云茗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三

鵲

鵲小草也一名錦竹似竹而有斑文釋草云鵲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鵲舊作鷓陸璣云鵲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鵲本鳥名此云草豈因似鵲乎○鵲綬鳥也或謂之吐綬犬如鷓鴣頭頰似雉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遇風雨不吐有驚懼不吐慮觸其喙行必

蓬草木亦名功曹今俗謂之錦囊是也

蒲

陳風曰有蒲與荷箋蒲柔滑之物

蒲水草也一名睢一名黥似莞而福有脊生於水涯柔滑而溫可以為席春初生用白為菹亦堪蒸食山南名此蒲為香蒲謂昌蒲為臭蒲風土記曰蒲生於陸者葉如鳥扇而紫莖一曰獲蒲陸璣云蒲可為席亦可編以為裳截以寫書

萋楚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三

六

檜風曰隰有萋楚傳萋楚銚弋也

萋楚一名銚弋一名御弋一名鬼桃一名羊腸生田野中苗長弱蔓延地上不能為樹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今之羊桃是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陸璣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鞣筆管也或曰葉花似桃子細如小麥亦似

桃故有桃之號也劔南人呼為細子根

稂涼

曹風曰浸彼苞稂傳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又浸彼苞著傳著草也

根一名童梁一名守田莠屬似稷與禾相雜而生或謂之鬼稻一穗未有數粒易落田中明年復生故有守田之名也陸璣云禾粟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三

七

之守田也古者以飼馬甫田云不根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遺根莠是也按本草有根尾草子細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中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根尾今人呼為根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根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如莠今謂之狗尾草是也鄭箋以苞稂則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為根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

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著

著莖草也蒿屬似賴蕭青色科生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紅紫色形如菊周其莖爲巫以問鬼神知吉凶故聖人贊之謂之神物著貞服之亦聰惠先知其所生處獸無虎狼蟲無

上校

萑茶

馬獸草木攷卷十三

八

幽風曰八月萑葦傳亂爲花葭爲葦○又

四月秀萑傳萑萑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

萑秀萑其是乎○又七月烹葵及菽○又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傳壺齋也○又獻羔

祭韭○又予所將茶傳茶萑茗也

萑葦亦葭菼之類但大小之異名也釋草云菼

亂樊光云菼初生蔥息理反辟色海濱曰亂郭

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

光引詩曰彼茁者葭郭璞云卽今蘆也又云葭

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葭長大

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

葦小大之異名也萑之秀穗一名茶爾雅曰蕒

葦茶森蘆芳萑茗謂之茶葦茗謂之芳是也出

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

故皆名茶也

萑

萑藥草也一名萑繞一名棘菟一名細草其葉

小名小草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今遠志是也

馬獸草木攷卷十三

九

本草注云莖葉似大青而小廣雅曰棘菟遠志

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說此味苦謂之苦萑也

孔氏曰萑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

矣故疑王萑正與萑爲一言萑其是乎爲疑之

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萑生夏小

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

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萑而生秀字異必

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萑生田中葉青

判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

已秀是萸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萸草
故云物成自秀萸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
故也

葵

葵揆也能日向馬隨日光所轉以受陽氣為百
本主左傳所謂葵能衛足是也一名露葵一名
葵葵一名繁露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
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
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皆可茹食味甘性

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十

滑子雖經歲不涸微妙令焯炸散著濕地遍踏
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早種者十月末正月末
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種
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宜乾九月
作葵菹指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
傷早則黑澀語云觸露不指葵日中不剪韭者
也廣雅藟葵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帶不收

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古人以瓜紀時故遣
使者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夏小正五月乃瓜
乃瓜治瓜之辭也古之所謂瓜蓋指黃瓜甘瓜
也今人園圃多所蒔者其實生苜蓿下舊云甜
瓜暑月服之未不中暑氣沉水者食之殺人七
月食瓜正此瓜也荆楚歲時記曰七月採瓜屋
以為面脂犀辨也

壺

壺似匏而圓曰壺壺園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

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十一

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
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
舟鷓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以此故也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
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斬其根令其餘蔓飲
之已日乃收尤為堅成可用春秋傳曰樽以魯
壺蓋壺之為樽其來尚矣

韭

韭葷菜也一名草鍾乳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

謂之韭故圃人種時一歲而三四割之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而復生信乎一種而久者在萊中此物最溫而益人宜常食之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注云若葱變為韭是也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諺云春初早韭冬末晚菘凡剪不用日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籩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俗呼為嬾人菜以其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土

果羸

幽風曰果羸之實傳果羸括樓也

果羸一名地樓一名澤巨實名黃瓜子名括樓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形兩兩相對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胡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青黑色初生青至秋熟赤黃色其實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齊人呼為天瓜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閩中吳雨元化

徐焞與公

草攷四

苹

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箋苹蘓蕭○又食野之蒿傳蒿菽也○又食野之苓傳苓草也

草一名蘓蕭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即今之蘓蒿也毛傳云苹萍是水浮萍江東謂之藻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也所以鄭箋易傳以為蘓蕭是也唐德宗問楊珣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對曰按爾雅苹是蘓蕭上曰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蘓蕭也

蒿

蒿草蒿也一名方漬一名青蒿春生苗葉極細嫩似茵陳蒿而背不白人亦取雜香菜食之至

夏長四五尺許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結子如粟米大江東人呼爲猥蒿爲其息似猥北人呼爲青蒿亦有一兩株在蒿叢之間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陸璣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蒿孫炎云荆楚之閭謂蒿爲蔽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蔽是也字林作莖本或云牡蔽者牡衍字牡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二

蔽及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

芩

芩草也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臺

小雅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臺夫須也萊草也○又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夫須以臺皮爲

笠

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以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是也其葉可食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是也或云臺草有皮緊細緻滑可爲蓑笠南山多有毛氏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夫臺但可以爲衣不可以爲笠古稱臺笠蓑笠自謂臺與笠尔不必以臺笠緇撮之語必欲合爲一物也越語所謂蓄蓑笠以備患又齊語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三

首戴茅蒲身衣襪襪韋昭云茅蒲笠笠茅或作萌萌竹萌也嚴粲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蓑爲草名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

萊

萊草也一名萊藜其莖葉似菊香美可食今交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而譙沛人謂鷄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菜莖與此草異而名同曾子以藜蒸不熟遺妻卽此是也

莪

小雅曰菁菁者莪傳莪蘿蒿也

莪蒿也一名蘿蒿一名角蒿一名蘆蒿生澤田
漸洳之處似青蒿細科生宿根在地先草而生
初生其色玄莖可食香美味頗似萹蒿開淡紅
紫花大徑三四分花落結角似蔓青實黑長三
寸微彎青霜後黃落是也陸璣云蘿蒿葉似那
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
釋蟲云蠶羅釋草又云莪蘿蓋蛾所以生蠶莪
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

鳥獸草木攷

卷之四

四

莪

小雅曰薄言采芑傳芑菜也

芑菜也似苦菜野生葉大莖青白色摘其葉白
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謂之芑西河
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即今之苦蕒菜
宜馬食之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人家養蚕
蛾初出時不可使之見令蛾子赤爛蚕婦亦忌
食之陸璣云芑菜似苦菜也

遂

小雅曰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遂牛蒡

也仲春時生可采也○又言采其蒿傳蒿
惡菜也箋蒿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遂朮菜也一名牛蒡一名蒿一名鬼目生下濕
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蒿莖青色莖
方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有若芡蔚夏
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江東呼為牛蒡今人
呼為朮菜即使蒿音之訛陸璣云遂今人謂之
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灼為茹滑而美也今人
下氣幽州人謂之遂字或作蒿有一種極相似
而葉黃味酢名酸模

鳥獸草木攷

卷之四

五

蒿

蒿菜也一名當河內關中謂蒿為當兗幽州人
謂之燕蒿亦名爵弁仲春時生大葉白花其根
如指正白色可啖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
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
細而赤亦有臭氣也釋草云蒿當又遂蕩馬尾
人拜蒿藿皆謂此也花白即名蒿花赤別名蕩

牙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似爲脯謂之鹿脯風
土記白菑蔓生依樹而升紫黃色大如牛角二
三帶長七八尺味甜如密

莞

小雅曰上莞下簟箋莞小蒲之席也

莞一名蔴一名苻離一名白蒲一名葯一名薺
一名澤芬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
爲菹生噉之甘脆根長尺餘白色麤細不等枝
幹去地五六寸葉相對婆娑紫色闊三指許花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六

白微黃入伏後結子立秋後枯其葉名龍須亦
出山石空中莖倒垂可以織而爲席今西方人
亦呼蒲爲莞蒲江東人謂之苻離是也或云卽
今之燈心草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
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氏曰西方人呼
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

蔚
小雅曰匪莪伊蔚傳蔚壯莪也

蔚蒿屬一名馬先蒿葉大如莞蔚花紅白色
八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與莞蔚極相似初生無
別陸幾云蔚壯蒿壯蒿壯莪也三月始生七月
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
而長一名馬新蒿郭璞注爾雅蔚壯莪謂無子
者而陸云有子二說小異蓋今青蒿名莪葉端
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故云壯也

芹

小雅曰言采其芹箋芹菜菜也可以爲菹亦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七

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
芹水菜也一名楚葵一名水蘄一名水英生池
澤中葉似芡薺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二三月
作莢時可作菹及熟淪食之莖潔白而有節其
氣芬芳卽今水中之芹菜是也又有渣芹可生
菜亦可生噉又有秋芹取根又有赤芹取莖葉
並堪作菹及生菜

藍

小雅曰終朝采藍箋藍染草也

藍染草也似蓼而味不辛作畦種之三四月生
苗如鱗高二三尺許畏霜葉如水蓼花紅白色
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
澆之薺令治淨五月中新雨後卽拔栽之俗云
榆莢落時可種藍卽今之大葉冬藍爲澁是也
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月令仲夏
令民無刈藍然則刈藍於夏先王有法禁烏故
制字从監以此故也又有大藍如芥染碧槐藍
如槐染青

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八

苕

小雅曰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苕陵苕也將
落則黃箋陵苕之華紫赤而繁

苕陵苕也一名陵蔣一名凌霄一名女葳作藤
蔓延喬木之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今之凌霄
花是也此花亦繡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
可仰望露滴目中而失明釋草云苕陵苕黃花
葉白花菱陸璣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
月中花紫似金紫草花可以染皂煮以沐髮卽

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
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花紫赤而繁
陸亦言其花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
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棠棠者華言之則
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瓠

大雅曰縣縣瓜瓠傳瓜紹也箋瓜之本實
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

瓠小瓜也釋草云瓠瓠其紹瓠舍人曰瓠名瓠

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九

小瓜也紹繼謂瓠子漢中小瓜曰瓠孫炎曰瓠
小瓜子如瓠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瓠然則
瓠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此則
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
瓜以其小如瓠故謂之瓠瓠是瓠之別名故云
瓠約也

董

大雅曰董荼如飴傳董菜也

董美菜也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董菜

似葢花紫色此味苦而詩云甘古人語倒猶有
草謂之大苦也廣雅云董藿也今三輔之言猶
然孔氏曰內則云董直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
荼之類釋草云及董艸郭云卽鳥頭也江東人
呼爲董晉語曰嬾姬將諧申生寘鴆于酒寘董
於肉賈逵曰董鳥頭也然則董者其鳥頭乎箋
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董直之董雖非周原亦
自甘矣明董是鳥頭也本草云鳥頭與附子同
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鳥頭苗爲董草朱子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四

芭

大雅曰豐水有芭僖芭草也

芭今之苦蕒菜毛傳云草也詩芭有三薄言采
芭菜也豐水有芭草也維糜維芭白梁粟也禮
記引豐水有芭鄭氏注云芭枸樾也芭草之芭
字作芭枸杞之杞字作杞古者草菜亦相互而
此豐水之芭卽采芭之菜非別有一種草名

若鄭所云誤也孔氏亦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芭
菜是也

筍

大雅曰維荀及蒲傳荀竹也蒲蒲蕩也箋
荀竹萌也蒲深蒲也

皆四月生唯巴竹荀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
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亦可以爲菹
嚴粲云天官鹽人加豆之實有深蒲荀茈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四

蒲

蒲蒲蕩蒲子也一名深蒲生水中秋初生嫩葉
未出時紅白色茸茸然周禮以爲菹謂其始生
取其中心入地蕩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其脆
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荀法今人鮮有食者至
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捧搥俗謂
之蒲搥亦謂之蒲釐花黃藥中蒲黃卽花中藥
屑也細若金粉人多採之以密搜作果食之甚
益人

鬯

大雅曰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
釀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
香條鬯也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為
鬯因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
奠莢起秬鬯出知鬯為草矣禮有爵鬯者築釀
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
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釀為鬯草何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四

十一

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釀
金之草以其可秬和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
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釀之謂築此釀草又煮
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釀積之使氣味相入乃
名曰鬯言合而釀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
鬯者必和釀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記
曰釀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煮停於祭前及灌
然後合而成之周禮有爵人掌裸器和爵鬯以
實奠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

故先王養以合鬯也○釀芳草也十葉為貫百
二十貫為築以煮之為鬯今鬱林郡也本草
木部有鬱金香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
香也

苴

大雅曰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天
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潤澤如樹上
之棲苴

苴草也一名菑菑一名葉荷春初生葉似初生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四

十一

甘蔗根似薑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為苴亦可
醬中藏其性好陰在水下生者尤美有白有赤
者今人乃呼赤者為蘘荷白者為覆菑赤者作
梅果用白者入藥用中蠱者服其汁并卧其葉
即呼蠱王姓各亦主諸溪毒沙蟲輩人家種之
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末生不須鋤微加以糞覆
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茂亦作覆
菑蘇氏曰苴枯草也

藜

周頌曰予又集于蓼傳蓼言辛也

蓼春生苗至夏茂秋始花花如紅糝樣不計其數也能結子樹身高丈餘節生如竹八九月間點綴爛熳亦其可愛此蓼是木本故桃蟲集之非若下茶蓼之蓼

茶

周頌曰以薺茶蓼傳蓼水草也

茶陸穢草也一名委葉生於高亢之田及平陸之處是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朱子曰先儒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十五

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按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一驗也

蓼

蓼水穢草也一名薺一名虞蓼生水澤中及卑濕處高二尺許細莖弱葉似柳其味香辣葉底亦抽短穗糝糝紅花今俗辣蓼人多賤之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蓼水蓼香蓼木蓼等

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清香二蓼葉亦相似而俱麤馬水二蓼葉俱濶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茆

魯頌曰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

茆蓴菜也生水中央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而名爲絲蓴九月十月漸麗

鳥獸草木攷

卷十四

十五

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瑰蓴味苦體澁取以爲羹猶勝諸菜宜雜鮓鯉爲羹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齧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但今蓴小於荇如陸所說蓴則大於荇于寶云今之鮓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傳云鳧葵鳧葵是荇菜恐誤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渤與公 編

穀攷

麥

鄘風曰爰采麥矣

麥芒穀也秋種厚種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謂接絕續之之穀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夏火王而死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

六十日而成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秋

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中和之氣故為五穀

之貴有大麥小麥穰麥籜麥四種大小麥即下

來牟是也穰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

麥皆比大小麥差大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穰

又服令人多力健行蕎麥不宜多食亦能動風

氣令人昏眩也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

今麥樹須下田

黍

王風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黍穀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似粟而非粟以大暑而種今農家以三月上旬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然月令仲夏之月

農既登黍矣黍固有早晚其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是也其大體亦似稷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黍為黍稷相似不能辨也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黍有丹黍黑黍黑黍已別見麩丹黍皮赤米黃

孔子曰黍可以為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

者所謂黃米酒是也

稷

稷者五穀之長也一名稭一名案關西謂之糜

楚人謂之稷冀州謂之粢今人皆謂之稭然則

稷也案也稭也一物也犬抵塞北最多其苗莖

穗葉大略相似黍紫黑色種治之法與黍同甚

早熟極香可愛因以供祭然味淡諸穀之中此

為下苗種者惟以防荒年耳考靈樞云日中星
鳥可以種稷故古者號稷為首種蓋孟春即種
之也又名齋或名粢而諸穀因之皆有粢名一
種黃白一種紫黑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
山之稛

麻苴

王風曰丘中有麻○豳風曰九月叔苴傳
苴麻子也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葦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三

細者如薷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蕢其無實者名
臬又名牡麻其縷可以練絲為布及履用之其
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者一名油麻其純黑方
莖一葉兩莢者名巨勝麻與麥相為候麥黃種
麻麻黃種麥蓋種麥者以夏至前十日為上時
至日為中時至後為下時種臬太早則剛堅厚
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種麻
欲之熟耕地縱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是藝麻
欲熟之驗俗云必夫婦同種即生而茂盛八穀

之中惟此最良道書曰伏苓治少胡麻治老釋
草云麇臬實郭云儀禮注苴麻之有麇者釋草
又云臬麻疏云麻一名臬別二名也禹貢岱畎
絲臬是也釋草又云苴麻母疏云苴麻之盛于
者也一名苴一名麻母

禾苗

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周頌曰厭厭
其苗

禾者五穀之長穀連藁秸之總名也苗生既秀

鳥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四

謂之禾殖種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稻
秫苽梁之屬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說
文禾嘉穀也木玉而生金玉而死名物解云禾
粟之苗幹粟未之稔實七月箋云苗生既秀謂
之禾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明則嘉禾液說文苗
始生于田者从艸田會意玉篇禾苗也集韻未
秀也一曰穀苗凡艸始生亦曰苗一種穀名烏
禾生野中如種荒年代糧而殺蟲煮以沃地螻
蚓皆死種亦可食如此之類復有數種耳○苽

若蔣草也生水中葉如蔗蔣江南人呼為蔣草刈以飼魚甚肥其生兩浙下澤者根既相結歲久則并土浮於水上土人謂之蔣田刈去其葉便可耕植其田有蔣梗者謂之蔣蔣至秋結實如米大抵蔣是其根蔣是其葉耳

稻稌

唐風曰不能藝稻梁○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傳稌稻也

稻一名稌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為糯一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五

五

名秣可以釀酒其不黏者為秣可以作飯三月種秣稻四月種秣稻稻有芒者為秣不芒者為糯是稻通稱秣也沛國謂稻為秣亦呼秣刈早則米青而不堅刈晚則零落而損收又有一種曰秣比於稷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今人號秣為早稻種為晚稻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有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橫稻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

獲獲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紫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梁

梁粟類米之有孚殼者有青黃白三種青梁殼穗有毛微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梁也穀粒似青稞而少麤夏月食之極為清涼但以味短而澀色惡不如黃白梁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錫清白勝餘米也黃梁穗大毛長殼米俱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五

六

粗於白梁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甜逾於諸梁人號為竹根黃白梁穗亦大毛多而長殼麤而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次於黃梁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梁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梁統粟今粟與梁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梁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古者食醬會膳食之宜則大與梁相別先儒以犬味酸而溫梁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古歲凶大夫無故不食梁語稱膏粱貴之

菽

幽風曰七月烹葵及菽。菽，大豆也。○又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大雅曰：藝之荏菽，傳荏菽，戎也。箋：戎菽，大豆也。菽，大豆也。一名戎菽，一名荏菽，一名驢豆，一名登豆。以二月中旬種者為上，時至三四月則費。子歲宜植，當及時鋤，土使之葉蔽，其根庶不畏。早獲豆之法，貴晚，早則損實，其類最多，黑豆食，而充饑可備。凶年可供牛馬，黃豆可作醬，白豆烏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粥飯皆可拌食，三豆色異而用別。春秋齊侯來獻荏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為大豆。郭璞云：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

重穋

重穋釋草無文，其實不可知。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恐亦無是穀也。重疑即今人之所謂芒種，最先種者，穋即今人之所謂綠穀，最後種者，芒與種聲相近，綠則穋之譌也。釋文云：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種，禾名，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穋音六本，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種，或從麥，周禮云：上春，王后率六宮之夫人，獻重種之種于王，則古有是穀而今亡矣。

烏獸草木攷一八卷十五

小雅曰：食我場藿，傳藿猶苗也。○又中原有菽，傳菽藿也。

藿赤小豆也。一名小藿，豆葉一名藿。今江淮間尤多種，蒔二月生苗，以五月為上。時上伏中伏，次之。至秋而成，故八月之雨為豆花，兩莖梗甚密，作叢葉似桑，而小薄，性能下氣，驢食之，脚輕人食之，體重，葉食明目。花治宿酒，關西河北京

東西人多食之禮記稱噉菽飲水菽葉謂之藿
公食禮云劬羨牛用藿是也

粟

小雅曰無啄我粟

粟種類甚多梁屬故早則有高居黃百日糧之
類晚則有鷓脚穀雁頭青之類春種欲深夏種
欲淺並細於諸梁米比土常食與梁有別南方
多畝田種之極易春粒細香是少虛怯祗為灰
中種之又不鋤治故也得比田種之若不鋤之

鳥獸草木攷卷五

九

卽草翳死若鋤之卽難春都由土地使然耳但
取好地肥瘦得所由孰犁又細鋤卽得滑實今
江東人呼粟為梁梁則是稷稷乃稌之異名也
廣志有赤粟白莖粟有黑粟有張公班粟本草
有陳粟味苦無毒

穀

小雅曰生我百穀

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周禮以五味五穀養其
病鄭司農注麻黍稷麥豆凡王之膳食用六穀

鄭注稻黍稷梁麥苽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秬黍

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云九穀無林大麥而

有梁苽炙穀子云九穀黍稷麻麥稻梁苽大小

豆酉陽雜俎云九穀黍稷稻梁三豆二麥星經

云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梁麻菽麥烏

麻星明俱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九

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青州其穀宜稻麥

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黍

稷稻也兗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稻麥也豫州

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十

井州其穀宜五穀注黍稷菽麥稻也楊泉物理

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漑種之總名菽者衆

豆之總名三種各十二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

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百穀者穀種衆

種之大名也

秬

大雅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

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

苗也

秬黑黍也一名秬黍禾屬而粘者則秬是黑黍之大名堪為酒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醇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亦搗以為餈謂之餈餽以蜜和米煎熬作秬收呂氏春秋飯之美者南海之秬是也

秬

秬亦黑黍也但中米異耳後漢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一

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亦異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稔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稔亦

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稔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稔為秬也今上黨民間或值豐歲往往得二米者皆如此說但稀閤而得之故不以充貢耳

糜

糜即今之赤梁粟是也別名之為糜粟與糜音義同此種今人不甚珍此惟祀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不熟以當糧耳

芑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三

芑即今之白梁粟是也別名之為芑穗大多毛且長於諸梁都相似而白梁殼粗扁長不似粟圓也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為黃梁之亞耳陶隱居云是竹根竹根乃黃梁非白梁也

來

周頌曰貽我來牟傳牟麥也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渚以燎後孟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

來小麥也一名麩今人所磨為麵日常食者八

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麩不及經年者
良味甘性寒作麵則溫生洗成筋可以粘禽蟲
苗上黑黴者名麥奴齊謂麥曰秣小麥屑皮謂
之麩小麥屑之覈謂之麩麥覈屑十斤爲三斗
者謂之麩麥末謂之麩麥甘鬻謂之麩餅籩謂
之麩若麩麩確麥若擣謂之麩堅麥謂之麩又
相謁食謂之飶陳楚之間謂之養楚人謂之飶
秦人謂之饑饑古者朝事之豆有麩黃先儒以
麩爲熬麥許叔重以爲鬻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三

牟

牟大麥也一名稞形似小麥而大皮厚似稻故
謂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而成
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一種之
終歲不絕耘鋤之功久食頭髮不白爲麩勝小
麥爲之作飶滑飼馬良古者朝廷三氣中作麩
以賜臣下作藥造飴方言云自關而西秦幽之
間曰鬻晉之舊都曰麩齊右河濟曰麩或曰麩
比邨曰麩麩其通語蓋大麥以爲麩還得麩之

本名麩是小麥爲之麩細餅麩也麩有衣麩也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也
之形天所來也故謂行來之來說文以此解來
則來牟不應爲兩物劉向亦以爲釐麩麥也然
則來牟爲一物唯廣雅以麩爲大麥來爲小麥
實是二物不當合爲一牟一作麩亦作麥

鳥獸草木攷

卷十五

十四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勣與公 編

木攷一

桃

周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桃有華之盛者

桃果木也仲春始華開極繁麗祇卜歲開向地則豐向天則饑實食而甜酒漬其花飲之除百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一

病好顏色皮橫而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剝其皮七八年即老十年即死是以宜歲種之經冬不落者名桃梟一名桃奴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莖葉毛皆去邪古者植門以桃厭邪氣也桃子冬熟者名旄桃生山中者名梟桃亦名山桃實如桃而小不

楚

周南曰言刈其楚傳楚木也

楚一名荆亦有蔓荆牡荆之別葉如葦麻梗實細踈瘦花紅作穗子細而黃如麻子大比蔓荆實而小故稱小荆又牡亦對蔓為名非無實之謂也可作箠者今人謂之黃荆葉香亦有花凡木心員惟荆方亦有白荆堪為履紫荆堪為床牡荆節間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為券以畏病楚地所出故名楚故楚國入春秋稱荆其後稱楚而荆州亦以此木得名登真隱訣注云牡荆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二

花白多子子粗大歷歷踈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扁或異或多似竹節葉與餘荆不殊蜂多採牡荆汁冷而甜餘荆被燒則烟火氣苦牡荆體慢汁實烟火不入其中六甲陰符云一名羊樞一名空疏理白而中虛

甘棠 杜

召南曰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唐風曰杖之杜傳杜赤棠也

甘棠一名杜梨一名棠梨如梨而小味酢可食

也釋木杜其棠郭云今之杜梨也又云杜赤棠
白者棠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爲杜
白者爲棠舍人云杜赤色者名棠白色者亦名
棠然則白者棠赤者杜棠爲其棠杜爲赤棠也
或云杜名棠牝名杜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爾
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
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
赤棠其木堅緻亦可以作弓幹按今棠葉有中
染絳者有中染土紫者杜則全不用其實三種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三

則其爾雅毛郭以爲同未詳也至秋天晴摘葉
曬乾可用若遇陰雨則浥浥不堪染字說云詩
言蔽芾其棠以杜之美言有杖之杜以棠之惡
梅

召南曰標有梅傳梅栴也

梅先春而花似杏其實赤而酢多食則澱齒果
中惟此花香俗云桃花優於色梅花優於香和
泥移種接桃結實最大接李紅甘或言梅杏一
物北人不識梅也江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

雨謂之送梅渡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
而爲杏傳云五月有落梅風江南謂之信風亦
花信風之類夏小正云正月梅杏則花又五月
萸梅注爲豆實也格物論梅子大者如小兒拳
小者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胭脂色熟甚黃
而落詩義疏云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
其子赤而酢亦可生噉暴而乾爲腊可著羹臠
中又可含以香口梅旣爲腊故又稱乾腊山海
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也釋草梅栴孫炎云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六

四

荆州曰梅楊州曰栴郭氏云似杏而實酢沈氏
云楊州人不聞名栴者陸璣云梅樹皮葉似豫
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
不可食栴葉大可三四葉一藜木理細緻於豫
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是也江南及魏興
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栴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
故亦有栴也按爾雅梅栴夫栴之曰栴猶鯉之
曰鱸也栴即楠木細緻於豫樟一名交讓木傳
疏因爾雅梅栴之文遂謂栴爲梅雖許慎孫炎

不復知有楠矣猶鱸本鱸鱸大魚鯉亦謂之鱸不應遂謂鱸獨爲鯉也

樸椒

召南曰林有樸椒傳樸椒小木也

樸椒小木也一名淋樸椒高丈餘葉似梵樾樹葉而大厚邊如鋸齒或三葉五葉排生一莖開白花結子大如豌豆熟則紅紫色味酸可食釋木云椒樸心孫炎云樸椒一名心某氏曰樸椒樸椒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能音耐是樸鳥獸草木攷卷六 五 三

唐棣

召南曰唐棣之華傳唐棣核也○又華如桃李○秦風曰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

唐棣一名移釋木唐棣核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扶移佳豹云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

高飛一名獨搖故郭璞云核似白楊是也陸璣

云與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

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成熟大如李子可食嚴

粲云唐棣莫李也莫郁也即七月之莫也陸佃

云唐棣一名移其花反而後合凡木之花先合

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毛公傳詩皆據

爾雅如陸與嚴之言是幽詩之莫非唐棣之核

李

李花與桃尤繁密服其花令人好顏色性頗難

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

鳥獸草木攷卷六 六 三

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

佳李按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

其實甘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爲最下孔子

黍飯不以雪桃鹽鑊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爲

之穰爾雅有三種座接慮李即今之麥李與麥

同熟者爲果肉厚而乾核相離駁赤李則李之

赤者休無實李一名趙李言可休息而已

栢

邶風曰汎彼栢舟傳栢木宜爲舟

栢一名掬葉頗似柳與松不同松皮粗厚栢皮光滑滑松葉直身曲栢葉曲身直子如棟可食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性堅緻牢實有脂而香古人破爲臼以搗鬱禮記曰鬱以掬是也有側栢叢栢花栢二種側栢三月開花九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出密州者佳花栢其樹濃葉成孕無子叢栢其樹綠色

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七

棘

邶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棘棗也

棘小棗也一名撮棗一名撮棘一名酸棗木大如棗實極酸今人噉之以醒睡詩疏棘酸棗也於果爲下釋木槭酸棗郭云樹小實酢陸佃云棘性堅強費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也鵲巢中必食其性之煖爾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時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槭棘傳云豫章以

不稱郡酸棗以棘名邦朱氏云棘棗之短者

榛

邶風曰山有榛傳榛木名

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四時不凋高丈許花紅色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與栗無異但差小正圓耳軍行食之當糧中土亦有關中鄜坊漁陽遼代上黨皆饒有與栗皆似栗子圓而細卽榛栗也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八

栗

或作秦又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蜀都賦攝栗鱗發注云攝與榛同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

鄘風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又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蚕可以居民○衛風曰無食桑椹

傳樛桑實也○幽風曰爰求柔桑傳柔桑

樛桑也蠶始生宜樛桑○又荷彼女桑傳

女桑萋桑也○又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

栗樹高二三丈極類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實

下垂極謹密三顆為房其房為蝟毛當心一子

謂之栗楔尤益人將熟則罇坼子出陸璣云五

方皆有之周秦吳楊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

惟濮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

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九

栗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

異也但差小耳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

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為異耳

荷

荷岡桐也一名油桐似白桐而子大可為油其

木理皮色似桐其實似梓舊說荷即是梓梓即

是楸鄭夾深曰注疏家不能別荷是岡桐桐是

梧桐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荷梓誤矣舍人

曰梓一名荷郭璞曰即楸也灌露曰其桐其荷

桐荷既為類而梓一名荷故以荷桐為梓屬言

梓屬則荷別而釋木荷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

楸之疏理白色而生于者為梓梓實桐皮曰荷

大同而小別也定本荷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桐

桐柔木也一名榮一名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

乃明年之華房俗謂之花桐今造琴瑟者以花

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亦有皮青似梧而無子

華似木綿可作被絮而渾重過之曰青桐又有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十

皮葉似青桐而有子曰梧桐生于山岡子大而

有油者曰油桐周書時訓清明之日桐始華桐

不華歲有大寒惟桃桐之花為衆木之先其榮

可紀故名為榮堪作琴瑟若生石間其聲則鳴

書嶧陽孤桐是也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

桐白桐宜為琴瑟辨桐人織以為布陸佃云此

即白桐花而不實爾雅榮桐木即此是也以其

花而不實今亦謂之花桐

梓

梓百木之長古者名制器之工為梓人似桐而葉小花紫木理如楸以色紅者為上俗呼羊肝梓可作琴瑟棟梁色白者為下其皮入藥莢細者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摠摠然其實一名豫章梓與楸相似爾雅云以為一物誤矣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說文楸與梓本同末異若栢葉

鳥獸草木攷入卷六

土

有松身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室有梓木則餘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聲其異如此以黃心者為上

漆

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樗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六七月間以竹筒針入木中取滋汁崔豹古今注云以剛斧砍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則成漆是也其藥物在爆熱及霜冷時則難乾陰濕雖寒月亦易乾亦物之性舊云血投

藕而不凝漆得蟹而即散

桑桑甚 桑桑 女桑 桑土

桑蠶菜也實一名椹小者一名柔桑亦名釋桑小而條長者一名女桑一名楨桑老桑樹上生桑耳一名桑黃一名桑巨今藥中用是也葉可飼蚕實紫黑色而甘甚益人桑之精英盡在於莖皮上白蘚花一名桑花狀如地錢爾雅云桑辨有甚柅郭璞云辨半也一半有甚半無甚名為柅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宇林作被桑皮也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六

土

竹

衛風曰籊籊竹竿○又檜楫松舟傳檜栢葉松身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性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斲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花實而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叢今俗呼竹為妬毋草言筍旬有六日即齊毋也其種不有桂竹

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為木瓜無此則為槿種陸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

木桃

木桃樹高五尺餘枝條上氣脉積聚為疙瘡狀類小桃兒極堅實故名木桃其葉似楮葉而狹小無花入却有細鋸齒又似青檀葉稍間別開淡紫花結子似梧桐子而大熟則淡銀褐色味甜可食陸佃云木桃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而鳥獸草木茲八卷十六

十五

澁而木者謂之木桃述異記曰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

木李

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為味其著華處乃臍也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徐氏曰瓜有瓜爬桃有羊桃李有

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蒲柳 楊柳

王風曰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

蒲柳○陳風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小

雅曰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

蒲蒲柳也一名楊一名楊柳一名蒲楊一名核

柳生水邊似青楊枝莖勁韌可為箭苛世說蒲

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

鳥獸草木茲八卷十六

十六

有秦王擊馬蟠蒲堪為箭也爾雅楊蒲柳是也

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

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惟黃楊木性堅緻難長

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

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

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毛以為草鄭以

為蒲柳皆通蒲草見草部陳澤之陂是也正義

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

不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係毓云蒲草之聲

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
其異耳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
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
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今又以爲箕鐘之楊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終

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七

在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閩中吳甫元化

徐燊興公



杞

木攷二

鄭風曰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又無
折我樹檀傳檀強韌之木

杞一名柅柳一名澤柳柳屬生水傍岸邊葉圓
如梨肥大而尖白色葉邊鋸齒狀木理赤今人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尤多陸
璣云生水傍樹如柳葉麗而白木理微赤故今
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孟子云性猶杞柳是也

檀

檀樹高二三丈葉似槐葉而長大開淡粉紫花
葉味苦初生嫩芽可食其材可以爲車轂故云
疆韌之木陸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檠迷相
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也里語曰斫檀不諦得

槩迷槩迷尚可得馭馬槩迷一名挈盤故齊人
諺曰上山斫檀挈盤先殫蓋三木相似也

扶蘇

鄭風曰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毛以下章喬松是木則扶蘇
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蘇小木者毛當
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今之所謂扶蘇者亦
若漢世扶桑扶竹扶柳云爾

柳

鳥獸草木考卷十七

二

齊風曰折柳樊圃傳柳柔脆之木

柳小楊也一名天棘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
斬其枝幹雖縱橫顛倒插之皆生枝條長軟遠
望之若垂絲花即初發時黃葉子為飛絮隨風
如飛雪落地如鋪氈今人以絮為花誤也南人
呼為楊柳楊與柳實兩種說文云楊蒲柳也柳
小楊是也挿之法北方諺云根要焦埋到腰

樞

唐風曰山有樞隰有榆傳樞莖也○又山

有樗隰有柎傳樗山樗柎櫛也

樞一名莖一名刺榆榆類陸云其針刺如柎
其葉如榆濇而為蔬則滑美勝於白榆二月采
皮四月采實並勿令中濕荒歲農人服之以當
糧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榆

榆一名零榆其樹高大春時未生葉其枝條間
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薄小色白俗呼為榆錢
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尖稍潤澤葉及錢

鳥獸草木考卷十七

三

以為糜羹其仁可作醬食之甚香美有少辛味
皮取中間軟嫩為粉至粘滑可膠瓦石京東西
北人以石為確嘴每用此以膠之食之令人多
臍廣志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也

樗

樗山樗也似樗而小色白生山中因名山樗亦
類樗俗語云樗樗樗相似如一樗即樗也陸
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
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樗者似誤也今所

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櫟今人言栲失其聲耳然則櫟類之別種也說文本作柅

柅

柅一名櫟似櫟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柅子一名土檀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練而細葉正白蓋樹今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四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為弓弩幹也

椒

唐風曰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

椒叢生樹似茱萸有針刺葉似刺楸葉微小堅而滑澤可煮食甚辛香實大者名檉初秋生花秋末結實黑色三月移之先作熟糝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

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活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稟陰氣不用裹

相傳椒可以來水銀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為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藪高四五尺四月結

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

蜀椒但味短實細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五

子似椒而葉細陸璣云椒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山謂之竹葉椒其木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于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其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聊語助也其云蜀吳作茶茗皆煮其葉今不復如此蓋古人所食與今異者多矣

椒

唐風曰集于苞栩傳栩杼也

栩一名杼春生少枝長一尺以上者插著土中數日即生枝葉及三歲成椽其實為阜斗堪染皂曾經雨水其色淡今櫛木亦有殼但少不及此也釋木栩杼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今柞櫛也徐州人謂櫛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櫛為杼五方通語也

條

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六

秦風曰有條有梅傳條栝也

條一名栝似橙而大於橘碧幹而冬青丹實而味甘出於江南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為枳亦如梅之變杏也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陸璣云栝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能濕又可為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爾雅栝山楸郭云今之山楸也又柚條郭云似橙實酢生江南

而爾雅二其文况栝又無條名毛陸混而釋之誤耳本又作櫛

櫛

秦風曰山有苞櫛隰有六駮傳櫛木也駮如馬偃牙食虎豹○又隰有樹櫛傳櫛赤羅也

櫛實一名櫛高二三丈葉似栗葉而大開黃花實苦澀熟食之厚腸不饑材可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櫛為然亦應陰氣也爾雅云櫛其實栝釋鳥獸草木攷入卷十七

七

曰櫛似櫛之木也栝盛實之房也其實櫛也有栝彙自裴陸璣云秦人謂柞櫛為櫛河內人謂木蓼為櫛椒櫛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栝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櫛或曰木蓼璣以為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櫛是也

駮

駮梓榆也一名駮馬皮甚似檀以其斑文似馬之駮故名南人呼之為朴齊魯謂之駮馬與梓楸同名異種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

如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傳云駮從爾雅為說但與隣章苞棧樹槩非類蓋直是梓榆耳所以箋不言王肅云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崔豹云山中有木葉似橡櫟皮多麋駮者名曰六駮似亦有六駮之名○駮獸也如馬偃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名駮狀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食虎豹可以禦兵

槩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七

八

槩山梨也一名羅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今楊槩也陸璣云槩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槩實似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縣堯山曾國河內共北中皆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亦如梨之美者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皆所謂文木赤羅為上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槩謂之羅羅亦有花者俗謂之羅錦

粉

陳風曰東門之粉傳粉白榆也

粉一名白榆榆類先敷葉後著莢皮色白剥之刮去上籠皮中極滑白是也榆先著莢後生葉此是所以異也釋木榆白粉孫炎云榆白者名粉傳以粉為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粉誤矣爾雅謂榆白為粉璣誤謂榆為白粉也粉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為粉之白者內則曰董萱粉榆兔薨滄瀧以滑之兔新生者薨其乾也董粉榆初生其葉蓋象兔目故謂之兔

鳥獸草木攷 卷十七

九

棘

陳風曰墓門有棘

棘荆棘也田野間多有之叢生多刺高四五尺葉似蒺藜葉而硬花白紫色有赤白二種其刺亦有直者有鈎者補益用直療腫用鈎詩中棘有二種凱風棘心魏風園有棘與夫葛生所蒙鴉羽所集秦風曹風黃鳥鳴鳩所止注皆謂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青蠅以棘為樊與夫墓門斧斯之棘舊不指為何物補傳云棘荆棘也朱

予云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此三詩所稱卽此荆棘非彼酸棗之棘棘也

鬱

幽風曰六月食鬱及萹傳鬱棗屬萹萹萹

也八月剝棗○又采茶新樗傳樗惡木也

鬱棗屬一名雀李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

葉其子如御李至紅熟堪嚼微澀今人亦謂之

郁李此是常棗之類也劉楨毛詩義問云樹高

五六尺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而甜本草云鬱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七

十

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棗生高山川谷或

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棗則與棗相類

萹

萹一名萹萹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

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萹李車下李卽鬱萹李卽

萹也疏既云鬱是車下李萹是萹李則萹李非

車下李矣陸璣以唐棗爲萹李又云萹李一名

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萹

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

廣志曰燕萹卽詩所謂七月食萹也似梨而小

早熟花木志云燕萹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

萹萹則萹又別爲一種韓詩六月食鬱及萹萹

作萹萹山韭也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

心苗其音羊六切羅頤曰毛詩萹作萹以鬱爲

棗屬萹萹鄭箋云食鬱萹及葵菽棗皆以助

男功蓋幽土務農所植皆百穀百蔬有益於民

者然七月所述不及一二若果蔬之屬唯瓜足

以去時暑棗足以救歲乏故重而記之鬱萹等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七

十

果不登於邊不用於贄正以食之何補饑渴似

兒戲耳不若鬱菜及萹之可以食養老也然齊

韓毛鄭其詩異說故並存之

棗

棗大者棗小者棘葉似榆開淡黃白花實可食

噉棗令人齒黃故云齒居晉而黃以此爾雅云

大而銳上曰壺細腰曰邊白熟曰檇樹小實酢

曰檇實小而員紫黑色曰遵大如雞郊曰洗味

苦曰蹶泄不著子曰柎味短苦曰還味棗實未

孰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墜蓋收棗擊而
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
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鳥
鳥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
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夏小正云
剝棗注云剝取也

樗

樗與椿極相類二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木實
而葉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膳夫熬去其氣亦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十三

可噉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人呼爲虎目葉脫
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夏中生
莢樗之有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莢常生臭樗
上未見椿上有莢者然世俗不辨椿樗之異故
俗名爲椿莢其實樗莢耳其無花不實木大端
直爲椿有花而莢木小幹多迂矮者爲樗椿味
苦樗亦苦惟嫩芽可食其木最爲無用莊子所
謂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
是也陸璣云樹及皮皆似椴青色其葉臭惟堪

爲薪河洛記云洛陽北嶺有古樗婆娑周迴四
五畝在伊關正南相當建都日據此樹以爲南
北定在嫌樗木名惡號曰娑娑羅樹

宅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終

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十三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勳興公 編

木攷三

杞

小雅曰集于苞杞傳杞枸櫞也

杞枸杞也一名枸櫞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

羊乳一名托盧高三五尺春生苗葉如石榴葉

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莖葉間開小紅紫花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八

一

隨便結實形如棗核熟則紅色可食枸杞與枸

棘二種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

圓而有刺者枸棘也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

骨春生作莢茹微苦其莖似苺子秋熟正赤莖

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爾

常棣

小雅曰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

常棣一名白棣一名棣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

若李而惟子小若櫻桃赤色可食而味甘

人謂之玉李此與唐棣異木華萼上承下

相親爾所謂維常之華是也詩義疏云實如櫻

桃萼麥時熟食甜美北方人呼為林思陸璣云

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

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

微圓子正赤如郁李子而小五月始熟今關西

天水隴西多有之嚴粲云常棣玉李也

杞

小雅曰南山有杞○又南山有枸北山有

鳥獸草木攷 卷十八

二

棣傳枸杞枸棘棣

杞一名狗骨樹如杜仲木體白如骨故以名南

人取以旋作合器甚佳陸璣云杞一名狗骨山

木也其樹如樗理白滑可為函及檢板其子為

木蠹可入藥木蠹在葉中捲葉如子羽化為蠹

非木字詩中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棣枸櫞也此杞傳無文

陸云狗骨是也

枸

枸一名枳枸一名木蜜一名木錫合體皆甜嫩
枝及葉皆可生敢味如蜜麻罇止渴其老枝及
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陪甜濃
子名枳椇房生着枝端形似珊瑚皮薄色黃江
南特美謂之枳椇庶羞三十一物內有此果今
人賤之蜀人謂之枸以其木爲屋近酒能令酒
味薄朱子云枳椇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
顧漢指頭吾鄉呼爲蕪勾味甘而解酒毒人家
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宋玉賦云枳枸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三

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云枸
樹大似白楊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斲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椴

椴一名鼠梓一名桿一名山李楸類其木濕時
脆燥時堅今永昌人謂之鼠梓漢人謂之椴卽
烏菓子也大至合抱者江東呼爲虎梓鼠李亦
名鼠梓或云卽此然此花之實都不相類恐別
一物而名同也陸璣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

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穀

小雅曰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

穀一名楮一名構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
之斑穀今人用以爲冠者一種皮無花文枝葉
大相類其葉似葡萄葉作瓣又上多毛澀實名
楮桃大如彈丸青綠色後漸變深紅色食之甘
美久食令人骨軟俗謂之穀一說木高一二丈
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辨曰構無曰楮皮可作
紙南人呼穀紙爲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
好耳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
交廣謂之穀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
紙長數丈光澤潔白甚好其嫩芽可爲茹股中
宗時桑穀並生是也花木志楮子如梅實二月
花色如蓮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陸佃
云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
之大苦之類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四

獲

小雅曰無浸穫新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也

穫木也一名落似桎可以為桎器素皮韌繞物不解爾雅穫落是也陸璣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剝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桎器箋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戶郭反毛刈也箋穫落木名也字則宜从木傍

槎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八

五

小雅曰隰有杞槎傳槎赤棟也

槎一名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陸璣云棟葉圓而岐如柞皮薄而白赤者一名槎白者為棟今人以爲車輶是也

葛

小雅曰葛與女蘿傳葛寄生也

葛寄生也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寄屑生於檉棗楊柳楓松桑柘木上云是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故名根在皮節之內葉似橘而

厚軟莖似槐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七
月實結黃色如小豆大甘美可食陸璣云葉似
當廬子如覆盆赤黑甜美

柞

小雅曰析其柞薪傳柞櫟也

柞其葉繁茂其木細堅韌有刺今人以爲梳亦
可以爲車軸齊民要術云柞斫去尋生料理還
復蓋良木之易成者然亦非人力料理有不可
復又言柞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八

六

中屋柱薪樵不在此數然則爲利亦溥矣釋木
云櫟其實棟不言櫟是柞陸璣云柞棧櫟也周
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風土記
云舜耕歷山而在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
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櫟故曰歷山

棧

大雅曰柞棧拔矣傳棧白棧也

棧小木也一名白棧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
可啖燒之其烟與他木異上直如線高五七丈

不絕陸璣云楸卽柞也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楸直理易破可爲積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楸或曰白柞楸字亦作糝

楛

大雅曰榛楛濟濟

楛小木也莖可爲矢詩疏云東夷所貢陸璣云楛木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楛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七

有楛言其俗朴也木堪爲箭竒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也禹貢曰荊州厥貢惟菌蕀楛

榑

大雅曰脩之平之其濯其榑啓之辟之其

榑其榑穰之剔之其壓其柘傳榑榑也榑

河柳也榑積也繁山桑也

榑一名榑樹理似榑檄而痺小子如細栗可食三四實作一棟江東呼爲榑栗禮記內則云芝

榑凌根是也陸璣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轆或云今俗謂之茅栗榑栗柯栗皆其類也

榑

榑一名河柳一名赤莖柳木中脂一名怪乳皮正赤如絳其枝幹似栢而香葉細如絲婀娜可愛花肉紅色成細穗負霜雪不凋異於餘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故名雨師故字从聖以之渡河浮而不溺其材可以捲扞鋸板鋪樓無履

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八

聲遇火燒透不延大者無炭人以灰汁煮銅爲銀大槩杉松之類而意態似栢故謂之榑柳今之河傍赤莖小楊是也亦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陸璣云皮赤枝葉似松

榑

榑一名橫其形似竹圓長皮紫有枝節節中腫似扶老長不過七八尺圍可三四寸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有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弘農郡共北山甚有之作杖能令人延年益壽故名靈

壽漢書孔光年老賜靈壽杖卽此也

檠

檠一名山桑桑柘之屬葉似桑葉有點文亦可以飼蚕其木理又采如博基方正駢次有如圓者古者青州以絲為貢以檠絲為筐蓋食檠之蚕其絲中琴瑟絃盛之箱能貴之也材中車轆弁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檠桑次之

柘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八

九

柘亦桑屬實一名佳木裏有文細密上多白點可旋為器枝條多有刺葉比桑葉甚小而薄色頗黃淡葉梢皆三叉亦堪飼蚕曰柘蚕實紅熟甘酸可食有綿柘刺少葉似柿葉微小枝葉間結實狀如楮桃而小熟則亦有紅藥亦可食惟葉微苦不如柘葉之甘也

梧

大雅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桑木也

梧桐也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其

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研雅極為可愛故多近

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其子如箕子相對似乳

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

今人謂之梧子故飛鳥喜巢其中最易生鳥啣

墜者輒隨生植其畦種者是歲可高一丈又知

日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

為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餘者視之則

知閏何月也此木雖不中樂器然堪車板盤合

鳥獸草木攷八卷十八

十

木磔等用葉春晚乃生至秋輒槁釋木云櫨梧

郭璞曰今梧桐又云榮桐郭璞曰卽梧桐也然

梧桐一木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終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煥興公編

天文攷一

露白露

召南曰厭浥行露○秦風曰白露為霜傳

白露凝戾為霜

露陰液也和氣津凝為露寒則變為霜雲雨霧霧皆自水土升氣惟露不然迺上天清明之氣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一

所降不由地升也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為雨露濃者名其露亦名天酒凝如脂美如飴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之異白露者金之象也涼風既至天氣下降月令孟秋白露降是也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為霜詩英英白雲傳露亦有雲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亦是

露之雲也

雷震震

召南曰殷其雷○小雅曰如雷如霆○又

燁燁震電傳震雷也

雷陽聲也冬至一陽來復雷生未聲去春五

日陰陽搏激有回旋之聲故字从回象回轉之

形從地而起隱隱而鳴出則萬物出至秋分後

一日收其聲入則萬物入月令仲春雷乃發聲

仲秋雷始收聲是也今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二

伏地中其狀如虺人取而食之論衡云圖畫之工圖雷之狀轟轟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傳云雷不蓋醬俗說令人腹中雷鳴易震為雷謂雷震之所為也繫曰震來虩虩又直謂雷為震也公羊注云雷疾甚者為霆爾雅疾雷為霆電郭云雷之急擊者為霹靂說文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捷出萬物也又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電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

也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劈歷也

星

召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三心五噉

四時更見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噉在東

方正月時也○又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

留也○豳風曰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

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也漢書云

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為列

星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亦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三

南方之宿名二十八宿皆星惟南方中星為星

者以星為陽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步天歌七

星如鈎柳下生其氏云王后妃御女之位張衡

云七星為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

三心火

三心東方之宿一名大火三星相聚天王位中

星曰明堂為大辰天子正位前星為太子後星

為庶子孔氏曰知三為星者下章維參與昴昴

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

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既非參而心亦三
星故知三為心也

五噉

五噉柳星也釋文曰噉謂之柳步天歌八星曲

頭垂似柳耳氏云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位張衡

云柳為朱雀之喙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

隋志云主雷雨一日天相一日天庫爾雅味謂

之柳孫炎云柳南方之宿各南方七宿共為朱

鳥之形柳為朱鳥之口故名味味即朱鳥之口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四

也孔氏曰知五是噉者元命包云柳五星也

參

參西方之宿步天歌總有十星嘴相侵兩肩雙

足三為心伐有三心足裏深其氏云參為忠良

孝謹之子一日參伐一日大辰一日天市一日

鉞鉞主斬刈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

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

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

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

國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
星鏡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
故綱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
宿統各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大星與參互
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伐屬
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
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云
伐為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
同體之義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五

昴

昴亦西方之宿一名髦頭今軍中髦頭象之下
為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獄事步天歌
七星一聚實不少其氏云主口舌秦對爾雅大
梁昴也西陸昴也疏云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
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
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又十三
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
天文志云昴曰旄頭胡星也元命包云昴六星

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釋文一名留

日旭日 陽 日食

邶風曰日居月諸○又旭日始且○小雅
曰匪陽不晞傳陽日也○又日有食之箋
日月交會而日食

日太陽之精初出者一名旭日麗天左旋一日
繞地一周比天運為不及一度日有中道中道
者黃道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冬至之日
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天頂六十度春分之日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六

在赤道中與黃道交去天頂三十六度後入赤
道內至夏至之日在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天頂
一十二度秋分之日復在赤道內與黃道交去
天頂二十六度自後出赤道外至冬至之日一
歲周而復始日南去極遠晝短夜長則景長日
北去極近晝長夜短則景短景長則寒景短則
暑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
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謂之秋
行北陸謂之冬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

日爲月所掩則日蝕月爲日對衡則月蝕等云
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

月

月太陰之精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
視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
故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
也其行有遲疾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彊極疾則
日行十四度半彊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

毛詩天文攷一八卷十九

七

日半彊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
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
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
陽一終也虞安喜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
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焉

雨 霹靂 滂沱

邶風曰涕泣如雨○小雅曰益之以霹靂
傳小雨曰霹靂○又俾滂沱矣

雨者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易凡

雨皆和之象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

言輔時生養重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

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

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

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江東人呼夏

月暴雨爲凍雨師曠占候云知雨多少入月一

二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清者其月

多雨纂要云疾雨曰驟徐雨曰零久雨曰苦亦

曰愁霖晴曰霽晝晴曰戩雨水曰潦有雲曰滄

毛詩天文攷一八卷十九

八

亦曰油雲廣雅雨師謂之屏翳風俗通雨師爲

玄冥爾雅小雨謂之霖霖李巡云冰雪俱下按

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云

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是也釋名繞霖瀝露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

而已根不濡也蓋霖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

霖也大雨謂之滂沱里諺云岷山張蓋雨滂沱

遁甲開山圖云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解云雲

師如蚕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蚕長七八寸

似姪雨時出之

風暴風 靄風 靄風 靄風 大風 谷風

邨風曰凄其以風○又終風且暴傳暴疾

也○又終風且靄傳靄雨土也○又終風

且暄傳陰而風曰暄○又凱風自南傳南

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又習習谷風

傳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又

北風其涼傳北風寒涼之風○槍風曰匪

風飄兮傳迴風為飄○小雅曰維風及頽

毛詩天文攷

卷十九

九

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大

雅曰大風有隧

風者天地之使也噓而成雲噓而成風雲陽而

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

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風與火為庵是也風俗

通義云風師箕星也飛廉風伯也一說神禽能

致風氣蛇尾豹文○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

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

故云疾也○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

王從上下也釋名云霾晦也如物墮晦之色○

陰而風曰暄孫炎曰風雲暄日光說文暄天氣

沉也○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東風謂之谷風孫炎

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北

風謂之涼風孫炎曰北風一名涼風言北方寒

涼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是也○迴風

為飄郭璞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別二名也

釋文云疾風也○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李

毛詩天文攷

卷十九

十

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

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

上下口頽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

之名風從下而上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

二風井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

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

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

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西風謂之泰風郭璞引詩泰風有隧孫炎曰西

風成物物豐泰也當郭之時詩大作泰

冰

邶風曰迨冰未泮

冰凍也露結為霜水凍成冰月令孟冬水始冰此時六陰氣盛水寒凝凍為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納于凌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凌冰室也又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風俗通義云冰積曰凌冰壯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十一

爾雅冰脂也注引莊子肌膚若冰雪冰乃冷而凝熱而銷脂膏亦然與脂同意故曰冰脂也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終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煥興公編

天文攷二

天 蒼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旻天

邶風曰天實為之○王風曰悠悠蒼天傳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一

天○小雅曰浩浩昊天○又上天同雲○大雅曰以念穹蒼○又旻天疾威

天顯也在上高顯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吳廣六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昊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

辨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
何書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
為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
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
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
故曰上天郭璞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
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
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為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
義同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
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勅四時故知昊
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
吊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
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
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
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
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稱諸天者以情
所求之矣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

博施悠悠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吊求天之
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
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
於是則竟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不
吊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
為蒼天夏為昊天歐陽說春為昊天夏為蒼天
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
以春昊天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
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
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雪霰
邶風曰雨雪其雱○小雅曰先集維霰傳
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
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
矣
雪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寒甚則為粒
淺則成花花謂之霰韓詩外傳云雪花曰霰凡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霰稷雪也雪初
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天下一名濇雪亦名濕
雪閩俗謂之米雪詩補傳霰米雪又名粒雪爾
雅云雨霰爲霄雪郭云水雪雜下謂之霄雪釋
文霰消雪也薛君章句霰霰也大戴禮曾子云
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霤盛陽之氣在雨
水則溫煖爲陰氣薄而霤之不相入則搏爲霤
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
霤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四

陽氣所薄而爲之故鄭言遇溫氣而搏也爾雅
作霰與霤音義同

定

鄰風曰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

定北方之宿亦謂之營室釋天云營室謂之定
郭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步天
歌兩星上有離宮出迷室三雙有六星其氏云
爲太廟天子之宮也石氏云謂之玄宮一曰清
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蜺

鄰風曰蜺在東傳蜺蜺也○又朝際
于西傳際升也

蜺蜺也一名際常雙見色鮮盛者爲雄曰虹
閭者爲雌曰蜺一名挈貳一曰赤白色謂之虹
青白色謂之蜺或云在東名蜺蜺在西名際是
陰陽交會之氣若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
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
天地涵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五

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世傳虹能入
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
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
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
爲日光所燥釋天蜺蜺謂之蜺蜺也蜺爲
挈貳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蜺蜺也星
經曰蜺示音旗西域書謂之天弓夜即漢越
曰水椿兗州謂之訂視浸注云際虹也釋天作
蜺蜺音同

雲白雲 同雲

鄭風曰有女如雲○小雅曰英英白雲○又上天同雲

雲山川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稍輕則色淺黑而雨惟晴霽白雲遊颺迺雲之本色日射之則紅而成霞月射之則炫而成彩皆借二曜之華非雲之本相元命包云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商雲雨雲曰油雲雲雲曰同雲謂雲陰竟天同為一色淮南子云山雲章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濔雲波水

霜

幽風曰九月肅霜

霜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元命包云霜以殺物露以潤草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為霜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淮南子云霜神名青女出則霜降說文

霜之異
魏早霜也皚霜之白者也霜有玄霜緝碧霜其

電

小雅曰燂燂震電

電陽光也陰氣伏於重泉陽氣上升陰陽分爭故為電與雷同氣今雷出電必隨之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早曠亦或電而不雷者亦名列缺揚雄賦云霹靂列缺吐火拖鞭淮南子云雷以電為鞭釋名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穀

毛詩天文攷卷三十

七

梁隱十一年傳電霆也妄矣

漢雲漢

小雅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漢天河也○又睨彼牽牛不以服指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傳河鼓謂之牽牛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揀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又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傳南箕箕

星也○大雅曰倬彼雲漢雲漢天河也漢天河也一名雲漢一名天漢一名漢津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河精上為天漢水氣之在天為雲水象之在天為漢起自東方經箕尾之間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八

南河關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漢中星多則水少則旱

織女

織女天女也三星跂然如隅胃足而成三角在天市垣漢之旁步天歌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主果蓏絲綿珍寶也常以十月朔六七日晨見東方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也

牽牛

牽牛服駕也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步天

六星近在河岸頭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即此也釋天河鼓謂之牽牛李巡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各為河鼓亦名牽牛如此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按漢書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亦以牽牛河鼓為二星郭云今

毛詩天文攷入卷二十

九

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古歌曰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音訛耳按天文圖牽牛六星其北河鼓三星牽牛河鼓明是二星若為一星恐非也

啓明 明星

啓明西方金星一名明星即太白星也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大暈一名火政一名明堂一名文表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後出東方釋天
明星謂之启明郭云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启
明昏見西方為太白鄭風明星有爛即此也

長庚

長庚東方水星也天官書云長庚如一疋布著
天見則兵起孔氏曰啟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
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
未能審也毛傳為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
太白鄭樵云启明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十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金
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或一在日後
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
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启
明長庚二星也若為一星恐誤耳

畢

畢西方之宿八星相聚如掩兔之畢中一星各
附耳主弋獵步天歌恰似瓜叉八星出附耳畢
股一星光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

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月之從星則以風而月
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也釋天濁
謂之畢郭云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
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鄭注畢狀如义蓋為
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
星為之但掩兔之畢施網為異爾

箕

箕東方之宿四星相聚形似箕二為踵二為舌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

十一

踵狹而古廣步天歌四星形狀如簸箕甘氏云
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
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
軫者風起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是也
詩紀曆樞云箕為天口主出氣嚴粲曰箕東方
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成是南箕
是也

斗

斗北斗也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

為魁五至七為杓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
之元本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
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闕陽七曰搖光石氏云第
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
女主之位三曰令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
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
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
云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
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闕陽所以佐斗成功也

毛詩天文攷

卷二十一

二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一終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
是書為其同郡徐燏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
蟲考二卷鱗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
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
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
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
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增駢拇
枝指殊為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
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明〕鍾惺 韋調鼎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備考二十四卷》提要

詩經備考序

詩之昉興也班史鄭司農詳之矣虞廷而下代立採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經備考

八湯序

一

宣尼出而緝精禡重純取周詩上溯殷武下暨魯僖凡三百五篇夫宣尼不嘗以無言立教乎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

詩者少嘗心疑之長而歷覽漢
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
詩自天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
軍六百石旁及匈奴新羅高昌
之屬皆環列棨下諸儒執詩辨
難蜂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生
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人不趨
拜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
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嗚呼

詩經備攷

湯序

二

此徒誦詩之効歟抑平居折衷
蒐采之力歟繇漢以下山澤誦
詩之士非負笈咨請則開門教
授或生徒溢至數千人各自名
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南北史稱
劉炫焯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
家守已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
賦重而經學乃始衰也逮
明興黜漢進宋一尊紫陽傳註而
詩斯在若存若亾間矣竟陵鍾

詩經備攷

湯序

三

退谷先生者用經術顯身事

定陵嘗憂詩學之不廣說詩者之

得其一說不知其又一說也慙

然歎曰夫詩宜若是焉謗謗者

哉於是當謝闕憲歸作詩經備

詩經備攷

太湯序

四

攷一書先生又言昔宋廬陵臨

川與眉山兄弟多以意解詩而

鄭夾溲非之以爲寔學置而不

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艸木疏稍

加推衍其意以多識能言爲宗

吾論詩亦然吾於三百五篇始

假道於小序繼問津於箋疏集

傳其他經子史集山乘地志稗

官野說咸逖搜博拾聚而爲腋

裘屑竹之用其用志若此而會

詩經備攷

太湯序

五

避同里九經原解之行先生自

遜爲三都賦艸矣西蜀玉鉉常

氏夙與先生締縞帶交聞而志

之且乞藁本以歸未幾先生赴

召天樓韋先生守遺編益之是

正剔枝駢而挹浩瀚羅散見而訂傳疑厥勤視竟陵等歷官留部巾箱自隨擬兩先生之於詩殆劉子政通古今之學馬季長見天下之書乎何其備也粹也

詩經備攷

湯序

六

他若趙君長詩細呂成公詩記方之斯編未知孰優則胡忍沒焉今年嘉魚在已韋氏復身應蛇讖客有購得其蠅頭藏帙示不佞賀於淮南李署不佞受而

卒業郵然驚懣然心服此何異縱目廣陵之濤而掬淚鮫人之市也哉客之家固王仲任紬書之肆室有梨棗坐有剗厠不佞急屬其鏃行爲兩先生功臣因

詩經備攷

湯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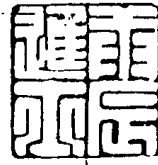
七

俾當世治詩者賜司南入武庫同時並獲也客亦屬不佞爲識原起如左夫不佞聞之緯經云詩者百福之宗萬物之戶是編行非羣目之戶牖與隙之日耶

顯之月耶兩先生業操鏹而發
之葩久矣

崇禎辛巳觀濤之夕南豐湯來賀

撰



詩經備攷

湯序

八

序

詩情聲也情動于中蘊結莫過斯寫之以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嗟嘆之至于手舞足蹈或歔歔流涕皆情使之然也其情殊故其辭麗雜其為體也紆折而多變臣子之情貞以摯其辭惻然愀然士女之情怨以思其辭渺然落然朝廷之歌穆以嚴其辭蒼然淵然軍旅之歌壯以厲其辭佻然駁然宗廟之歌寅以婉其辭頽然噩然皆發于情之不能已而止乎理義故足動天地假鬼神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之來古矣虞夏以前無詩久故也杞宋無風文獻不足故詩經備攷自序

也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今僅存其五蓋久而益失其傳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述先公先王之德歌文武之烈以鳴一代之休郁郁乎上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陵夷至夷懿而風變至厲幽而雅變春秋之時王道廢詩不作非無詩也天子無采風之官諸侯不陳詩太師不以詩教國子則風俗之美惡政教之嘉秕不可得而攷矣孔子老而刪詩存三百十一篇以垂世立教其言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其所刪亦據魯之掌故而釐正之耳若合列國之詩而刪之豈止三百篇而已哉

觀國語國策周禮戴記所引諸賦詩可錄儘多而不載其非魯大師所藏也明矣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夫子子其可與言詩者惟卜氏端木氏今世傳大序本之子夏傳則石經古碣云出子貢往往與申公說合可知其非偽塚尺雖斷堪定鍾律賴有斯乎至咸宜之際孟氏子與雅知詩義其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百世而下誦風雅之遺言尋古昔之墜緒烏能舍此法哉及秦燔書詩以諷誦得存而音字多異漢文之世詩始萌芽至武帝時頗登用儒術於是魯有申公培齊有轅生固燕有

詩經補攷 自序

二

韓太傅三家並錫學士靡然嚮風河間毛公後出而其傳乃大行以傳自卜氏也鄭康成氏爲箋以翼之厥後傳注以百十數終不能奪毛鄭之席然三家固自在也宣帝時家扶陽以明詩爲天子師父子並顯世傳不墜故魯詩有韋氏學東京而下稍稍無傳人已唐人狗舊聞而不釋宋儒橫私見而不顧其安今天下雖崇考亭集傳其舛誤亦不少守此而欲盡廢諸家與世久存非所敢信也予幼讀集傳多所未決嘗叩之先大父再質于守拙董堯生反覆詰難始悟詩義自存尊一家而抵衆論斥古訓以欺後生子甚

懼焉乃究四家之異同尋中正之歸要疑則攷之于經史度之于時世按之于性情駁識其本旨猶未敢以爲是也後得郭青螺先生石本詩傳參之申公說而後知魯詩固未亾也備員南銓署有呂東萊讀詩記披之實獲我心恨其未卒業公劉而下漸疎略就中尚有可商者公餘之暇採輯傳疏搜羅舊評考之諸史正其訛謬以研古人之微義探六德之本審六律之音成一家之說亦欲藏之名山而二三門人屢請公諸世不得已授之梓人嗚呼聖人既往雜學遽興詭說之徒各是其師子欲于千載之後持百家之

詩經補攷 自序

三

衡譬以一人而平一市之閔則亦愚矣雖然古今世殊齊魯韓毛說異要諸性情則一也平心以會古人之情吟哦玩味當自有得或不至一跬千里之謬乎

崇禎庚辰歲病月 西蜀虎頭山人韋調鼎玉鉉氏自識



詩經備攷答語

或謂韋子曰詩自漢初迄于宋末傳注亦詳備矣子之攷定將捨其牙慧耶抑有以發前人之覆耶答曰唯唯否否詩之道未易言也卜子夏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夫子喜其可與言詩然議者猶謂其見表未見裏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曰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奧藏之所在乎繇此言之詩固在聲詠文字之外無文無聲之詩夫豈老師俗儒所能識耶漢重經術師尚專門言詩家如申如轅如韓如毛學有根據互為闡宣若老農

詩經備攷

答語

四

談稼山人談樵澤人談漁自寫其胸中獨得之妙不必一也而魯最為近後世傳注箋疏日增月益繁文雜舉如鬻矛而兼盾抵牾不相下而詩之義晦矣晦菴朱氏最後集詩傳自謂可以垂世不知其誤亦不少蓋其論詩與東萊抗議力詘小序盡翻舊說于國風尤甚而詩之義愈晦矣後之學士講師無先儒之才識不得一定之說則相與顛頓于訓詁章句之內而終不能曉詩人之旨義不亦悲乎子故旁摭博攷與魯詩為正始酌轅韓毛三家使不相病合序傳箋疏諸說使不相悖上自孔卜端木下及夾漈考亭參

之於章句之外會之于聲響之先不守一說不牽一隅棄其皎離采其無弊者定以為訓使天下後世有所折衷焉不務相勝也嗚呼相馬三月猶眩驪黃獻寶兩則論猶未明況詩固人之心聲無文無聲之始豈私智短識所能窺測哉子之攷定故未嘗定也或曰詩固不可定乎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何也詩固已定乎漢世四家爭鳴奪席折角唐宋名卿參較于蘭臺碩儒辨難于南北言人人殊迄無定論又何也曰道為知者說書為曉者傳以攷定者示後學之依歸以不定者會古人之微蘊庶幾可與言詩也已矣

詩經備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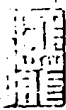
答語

五

客爽然而去

西蜀紫霞道人韋調鼎玉鉉氏書于銓部之平

露亭



詩大序

卜商子夏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詩經備攷

總序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經備攷

總序

君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歿。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遠逝柳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鄭氏無曰。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宋之。則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二。南作於周。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

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銷。如周道挺其
 我心屬屬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
 所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
 公詩請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
 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
 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
 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
 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聽
 說視之於是以前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
 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謬而無當
 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
 人臆度之說則此與風詠之詞其所為欲統幽深
 者殆類東方朔聲勢高之隱語蔡邕黃相切婦
 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測之工拙恐非
 聖經論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一人之言
 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謂
 賜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不
 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

詩經備攷

總序

七

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觀也。夫以
 天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
 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
 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據述而不作
 多問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
 尤不可廢也。○新都楊氏曰程伊川云詩小序是
 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
 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宋麻菴起千載之
 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熾強者哉。

氏曰
 此大功
 后經有
 此大功
 研而不
 其名
 朽流傳

詩經備攷總論

綱領

鄭氏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
 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
 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迺及商王不風
 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
 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
 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
 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詩經備攷

總論

八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
 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
 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典焉盛
 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
 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
 失禮之後邠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
 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發眾國
 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
 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

五等
自若此
其究正
中不無
變受中
亦有正
也

大政小
政之說
小也風
多正
與小相
兼風之
物故曰
小大雅
則比興
少矣

時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勸
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
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
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
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
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
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
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
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
於是與

詩經傳攷

總論

九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
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
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
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
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
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
故變雅之美刺皆繇音體有大小不復繇政事之
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
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纒

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
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
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
告其成功謂之頌失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
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
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
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
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
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

詩經傳攷

總論

十

邶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
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
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邶者為邶邶所以見其首惡也董氏曰商俗靡
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刑
於國之餘音也風首惡且先邶邶以著滅也刑
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
雅亾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子於滅國王政
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
叙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
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
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

人倫亂人倫廢則人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一

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道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周家之先孫豈道也其居幽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繇茲而九玉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幽孔氏曰幽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

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敘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節為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一

又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歐陽氏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繇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

東周王
城隍亦
國其狀
其詩別
于氣非
降之地

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詩經備攷。總論 五

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幽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幽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詩經備攷。總論 古

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邠者。繫之王城與邠。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五

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邠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陶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

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商。在盤庚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

詩經備攷

總論

十六

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

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
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愠於羣小。靚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
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
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學者皆操窮理盡
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
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
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

詩經備攷

總論

七

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夫樂之
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自衛反魯。質正於
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
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
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
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
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
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

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
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
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窮窶之哀。
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
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
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
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
南。灑江岐雍之南。灑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
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

詩經備攷

總論

十八

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
而南。於王黍離。幽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
幽爲幽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
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夫詩之本在聲。而聲
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
旣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陸機
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
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
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
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旣希。張揖孫憲所

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深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

詩經備攷

總論

十九

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

朱氏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於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鄘邶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

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賦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

詩經備攷

總論

二十

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栢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苟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苟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

音也耶

韋子曰詩盛於周商僅五篇夏無傳文焉猶春秋不及三王之義也聖王在上美刺俱忘風謠不作古公亶父之章皆周公追述先德非商之詩明矣問風取動物如噫氣之異入乎曰風者情理之勃然而與在上為風教在下為風俗出諸口為風謠傳之世為風習春女思秋士悲皆情之至而不可已無正變也自採詩者較之別之而正變分矣雖然二南之詩不盡文武之世也邶鄘而下非無正始之音也十五國之風不必同而發乎情止乎理義

詩經備攷

總論

三

則一也問雅言王政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然乎曰不然風之體微諷而諷諫比興多敘述少章句簡短而反覆咏嘆之辭再三不已焉雅兼風體為小雅若夫修德法祖敬天卹民敵愾復宇春容大篇則大雅也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乎曰頌有二體以揚勳烈則不厭宏麗以告神明則取典懿無淫溢無矯誣足以被金石而示來茲如曰容而已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僅形容乎哉魯風稱頌者子曰偕矣魯詩以魯風繼二南載東山破斧諸篇于泮水闕宮之前庶幾近之矣問周召二公采地

其詩曷云南南之義何居乎曰江漢間古稱南國

成湯解網漢南諸侯聞而歸之是也鄭氏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諸詩采自南國故曰南爾問黍離周天子之詩胡不雅而降為風乎曰雅者朝廷之政播于天下明所尊也宣王能復讐故烈在二雅平王不能討賊故政令不行于諸侯政令不行於諸侯則朝廷不能復振雅頌不可復興書止文侯之命詩載王國之風哀平王而傷周衰春秋之所為作也問小序孔子之筆耶抑卜子夏所作耶曰小序當時國

詩經備攷

總論

三

史得詩因而載之如今史館編纂亦必載其本末爾小序之說近古間有失詩義者或衛宏輩之綴入未可知毛傳鄭箋不無得失然巧匠目意規矩為先故不可廢也唐命儒臣輯疏義詩之章句明而旨義未達宋橫渠伊川永叔子瞻子由王臨川范蜀公南軒東萊諸君子抒意達旨風雅之微妙始暢至夾漈考亭未免議論多成心勝而正義反沒矣語曰有諍氣者勿與論道况言詩乎予為此懼不敢信寃言以誣古人不致拘管見而誤後學平心酌序說與魯傳之異同箋疏與集傳之是非

不憚詳辨以質天下之知詩者

二南

關雎 大序曰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云賦玉晏鳥鳴雉鳴之類以爲魯詩及魯傳云文

王不之記曰文王之妃大如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

職與夫序徵與何嘗以關雎爲刺耶漢治魯詩惟

中公申公之徒歷歷可考未有爲飲師者奈何以

詩經之序仲漢儒多宗韓詩矣卷耳 當補依君子求

賢之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如卷耳

之下盈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如卷耳

已意味自永朱氏傳易爲后妃思念君子亦得第

酌酒自解者乎揚用修解云陟岡者文王陟山乘馬

詩經備攷 總論 二十三

馬病僕痛者文王之馬僕也金暑咒脫與文王酌

以消憂也足救朱子之弊今攷魯傳云周公曰文王

求賢而閔行役之艱勞之不中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

起疇菴 兔 魯傳云文王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

而商之 兔 魯傳云文王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

如是序云后妃之化則不通矣 汝墳 序云文王

傳曰商人慕文王而歸之申公說文商人若紂之

魯歸心文王而作是詩則君子指文王也若紂之

見之思既見之喜與東人瞻衮之意同亦妙 草蟲

魯傳曰南國大夫聘于周昭王室之多賢相率歸心

擇婦之詩朱傳以爲 何彼穠矣 魯傳曰齊襄公上

邶 鄘 衛

中從遊後人之疑紛辨駁不知平風毛公誤入齊

侯何疑哉 騶虞 賈誼新書亦同此序以爲鸛巢之

復何疑哉 騶虞 賈誼新書亦同此序以爲鸛巢之

爲鸛巢之 應諸侯之女其德能如是耶

可易也 則序爲是朱考亭據列女傳 簡兮 序曰刺

也此刺當時有賢如君不察也朱傳以爲自譽非

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朱氏以爲思周之盛王呂

東萊曰 作詩者 蠅 蝮 序以爲文公時詩魯傳申公

非今世之 詞流是也 蠅 蝮 序以爲文公時詩魯傳申公

詩經備攷 總論 二十四

但無確據 公幹 蠅 蝮 序以爲文公時詩魯傳申公

見之 應無 淫奔 無 閔 也 申公說 莊公 何 獻 有 狐 魯傳

者 民 貧 君 子 傷 之 子 曰 見 刺 隱 之 仁 焉 申 公 說 云

君子 於 寒 夜 見 貧 民 與 狐 涉 水 而 傷 之 得 其 吉 矣

序 以 爲 男 女 失 時 喪 其 如 耦 朱 子 又 附 木 瓜 朋 友

相 贈 孔 子 曰 於 木 瓜 見 苞 且 之 禮 行 焉 申 公 亦 云

氏 改 爲 男 女 贈 答 如 靜 美 齊 桓 公 救 衛 亦 有 理 宗

女 之 類 所 謂 故 入 也

以爲刺君子陽陽傳曰王好音大夫風之中公說
王非也云君子遺亂相招祿仕繆矣兔爰王師敗績傳以
朱氏以爲夫婦相樂亦未可兔爰王師敗績傳以
爲微王時晉殺襄公而作也絲絲葛藟說曰玉族
據平王之子傷衰亂而作也絲絲葛藟說曰玉族
朱註作流民自歎非也采葛序大夫受之皆未當
公說云賢者被譏見黜於野則大夫受之皆未當采葛序大夫受之皆未當
寓其室家之詩魯傳同序以爲大謬矣大夫受之皆未當采葛序大夫受之皆未當
訟非其室家之詩魯傳同序以爲大謬矣大夫受之皆未當采葛序大夫受之皆未當
中爲麻本思賢之詩魯傳同序以爲大謬矣大夫受之皆未當采葛序大夫受之皆未當
所以思賢何據耶

鄭

縮衣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縮衣孔子曰於縮衣
爲司徒不若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魯傳云莊公
夫風之毛魯皆有據朱羔裘如濡傳云子產美之申公
氏強以爲淫奔何也羔裘如濡傳云子產美之申公
近是序以爲相刺非之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君子
子改作淫婦爲人所棄殊不可解女曰鷄鳴傳云
相或之詞序以爲善中不悅德大婦相有女同車傳云
世不然而昏于齊祭仲諫之玩詩山有扶蘇傳曰
公秦其世臣而任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狡子良憂之賦扶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也寡裳狂童賦扶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私沉寃何子之丰魯詩載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日白耶何子之丰魯詩載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固失朱下以爲淫婦齊風序云思君子也魯詩載
悔恨之詞更支離

詩經備攷

總論

二十五

徐茂

爲司徒不若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魯傳云莊公
夫風之毛魯皆有據朱羔裘如濡傳云子產美之申公
氏強以爲淫奔何也羔裘如濡傳云子產美之申公
近是序以爲相刺非之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君子
子改作淫婦爲人所棄殊不可解女曰鷄鳴傳云
相或之詞序以爲善中不悅德大婦相有女同車傳云
世不然而昏于齊祭仲諫之玩詩山有扶蘇傳曰
公秦其世臣而任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狡子良憂之賦扶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也寡裳狂童賦扶狂狡童傳云子良諫用任狡童
私沉寃何子之丰魯詩載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日白耶何子之丰魯詩載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固失朱下以爲淫婦齊風序云思君子也魯詩載
悔恨之詞更支離

齊

雞既鳴矣傳曰桓公好內衛姬箴之申公說曰齊
安得此賢妃哉東方之日傳云莊公無禮齊人以爲
詩經備攷總論
二六

魏

詩經備攷

總論

徐茂

葛屨傳曰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屨者怨之魯
也十畝之間而思與友歸於農畝是也序云刺其
共國制小民伐檀說云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
無所居則非伐檀說云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
先事後食也皆美之碩鼠說云大夫貪戾魏人怨
之詞序以爲刺貪非碩鼠說云大夫貪戾魏人怨
則可序云國人判其碩鼠說云大夫貪戾魏人怨
君非臣子所敢言

唐

蟋蟀

魯傳說俱云唐人相戒之詩序

山有樞說云

愛國之詩朱子以為
民聞酬答之語不然
云刺等君不親宗族
為刺在位不親宗族
恤民非命之無衣
述其請命之有杖之杜
皆賢臣之力此葛生
詩寫其心矣
思存者非情
亡者得之

秦

車 魯傳曰襄公初為諸侯命為秦伯因人榮之申公亦
仲安得有寺人耶小戎 勞傳曰襄公遺大夫征戎而
而安得有寺人耶小戎 勞傳曰襄公遺大夫征戎而
為婦人思其君子與備揚壯厲之辭不合魯說為

詩經備攷

兼葭

傳曰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人舉之而作申公

黃鳥

傳曰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人舉之而作申公

晨風

傳曰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人舉之而作申公

無衣

傳曰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人舉之而作申公

權輿

傳曰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人舉之而作申公

東門之枌

序云疾亂也蓋刺當時男女棄其業聚

衡門

序以爲誘傳公無干東門之

陳

東門之枌 序云疾亂也蓋刺當時男女棄其業聚
衡門 序以爲誘傳公無干東門之

池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
成其德此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淫而思賢女
何耶又改爲男 墓門 序曰刺時也昏淫而思賢女
女負約差矣 賦此序云宜公多信讓君子愛懼
事也防有鵲巢 賦此序云宜公多信讓君子愛懼
馬玩誰解子美子美二序則 澤坡 序云刺時也言
化之非男女自賦也魯傳以爲陳靈公無道國人
君子傷之若然君淫昏而殺也直國安得不公乎

檜曹

詩人言其遠遙翔則政治之荒可知豈不爾思
序以爲欲去其君非 葛楚 公說同序以爲疾其君

詩經備攷

匪風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蟋蟀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

幽

七月魯傳曰幽風陳農政也中公說曰周公陳農

所謂幽雅賦惟七月一篇屬幽其他皆周公之詩

鳥風誠是孔子曰先王教民農桑不止此惜不及見

其全矣范獨公曰先王教民農桑不止此惜不及見

充欲所以備患也故將言衣之木則若寒之候張

橫渠謂幽人處非有像也○殆及公子同歸孔

疏曰諸侯之女備公于公羊傳築王姬館于魯公

子之舍是也伊川亦取此說謂傷悲之女庶幾與

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但與下章公子不一耳○曰

祭義於五月云周文安曰十月改歲言農事畢也

故以歲言之吾柳周文安曰十月改歲言農事畢也

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爾○鴉魯傳曰周公

其羣弟流于周周公避居於魯祿父作亂周公

詩經傳攷

東之傳此詩以昭成王則此詩作於居東非作於

此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歸乃命公東征史記謂

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是矣朱氏傳以公東征

既誅武庚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乃作詩以昭王

武庚挾二叔以倡亂知二叔之既取無幾云者

土為之備耳安有事乎之後猶曉曉者手破斧嚴

曰斧斯昔非兵器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

狼跋

狼跋其胡公履魯魯人觀焉中公曰魯人

小雅

者猛于求欲故前跋後竟進退困險詩人取以

夫狼之所以致危困者以其貪欲也若周公至公

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

之地安步舒泰但見其赤馬几几而已

常棣

常棣不離華葉日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

覆故韓詩而光明以與兄弟和睦而榮顯宋儒訓

云豈不難哉而外見其詩義矣○原隰哀矣毛氏

則求所親故曰公曰在野原隰哀矣毛氏

采芣

采芣其下采芣之世既驅後後勞其還師王之詩中

詩出車未芣之世既驅後後勞其還師王之詩中

公說曰宣王之世既驅後後勞其還師王之詩中

非特詩明矣篇中自天子所天子命我等語決

皆美宣王中興... 補四詩見宣王... 後文武之業矣... 黍苗車工吉日... 文武時詩便有... 我書而時決于... 宣王時詩黃鳥... 王經後詩序亦... 為對宣王何賦... 詩以諫王春秋... 別此詩為桓王... 序以馬和喻王... 幸幸並及其來... 王經後詩序亦... 為對宣王何賦... 詩以諫王春秋... 別此詩為桓王... 序以馬和喻王... 幸幸並及其來... 王經後詩序亦... 為對宣王何賦... 詩以諫王春秋... 別此詩為桓王... 序以馬和喻王... 幸幸並及其來...

詩經備攷

頌總論

三十一

原其詩氏余何... 賦之占夢鄭雙... 占夢老占夢德... 賦大夫傷之申... 特宗周褒姒滅... 朱氏釋焉天禍... 幽王之時天禍... 十外樂委敗德... 詩鄭康成疑幽... 同徒豈一人體... 無正傳曰王室... 作序以為刺幽... 既滅明言西周... 歸故曰靡所止... 遷于王城也○... 冠已成不能禦... 毛氏謂遠涉安...

不巧言... 是巧言... 大言而無忌... 檢巧之言悅人... 之厚也朱氏以... 蓼莪申公說曰... 私人于百僚而... 然于百官也此... 北山于王事義... 失詩人委宛之... 風申公說云周... 作是詩朱傳以... 口春樹桃李夏... 在所謂也今于... 車云云則毛晉... 昭王南游宴樂... 雖缺文猶存昭... 時無疑歐陽氏... 無幽王東遊之... 知可楚茨南山... 勸農也大田農... 事既成乃祭宗... 而壽祀之詩甫... 農夫報上之詩... 祀社及農人報... 刺幽王不能理... 文乎篇之而如... 天之福祿等語... 孫曰天子也鄭... 莫怨具慶云骨...

詩經備攷

頌總論

三十二

楚茨南山甫田... 勸農也大田農... 事既成乃祭宗... 而壽祀之詩甫... 農夫報上之詩... 祀社及農人報... 刺幽王不能理... 文乎篇之而如... 天之福祿等語... 孫曰天子也鄭... 莫怨具慶云骨...

詩經傳義

總論

商頌

序云

而不自知所謂公也後人寵受此王造其用般序
 將何所嗣乎亦惟師其公而已亦訓甲不受般日
 廷狩而祀門孔氏疏曰宋天方獄而祭配之也朱
 于是配而祭之謂其神于方獄而祭配之也朱
 傳謂魯天下望我之意與時通同矣大武六成之
 樂皆周公所作魯頌鄭氏謂曰周章魯守速職
 豈如是後耶魯頌鄭氏謂曰周章魯守速職
 謂字之謂是以李孫行艾請焉雖然魯詩自是風
 雅之謂不應元而周九之歐陽公謂閔周之
 中公蓋自魯公作泮宮潘其成史克頌之泮水揚
 名德公建學宮于上其後田以各諸侯之學爾○
 在泮飲酒即潘成之燕未必都飲泮也順長道長
 者經久不易之謂頌道而行自然足以服衆民之
 心矣○所云歌謠勸功皆頌詩之辭其有是功
 耳閔宮詩實始於商解云福也謂太王始受福
 于商而大其國爾若謂斷商家之商頌序云微
 孫太王絕無此心奈何強証之乎商頌序云微
 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
 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
 時僅得五篇而已史記謂正考父毛氏曰湯之
 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之新于郊禱而生契
 以玄鳥至而生孔氏疏曰玄鳥至之日有祀郊
 禱之禮簡狄高辛氏之妃而云玄鳥至之日有祀郊
 至日祈而得之也吞卵之說幻謬○景員維河毛
 氏訓景大員均也蘇子由曰其至者祈禱而多其
 大而均如來水之赴河亦通朱氏改訓反不及其
 長發綴於髮屣旌旗之垂者為旒綴旒為諸侯
 諸侯也敷奏其勇奏者進也其勇進盛
 而無退轉湯之所以前天寵者在此

孫卿

詩經傳義凡例

詩經傳義凡例

凡例

早

一孔門言詩子夏氏尚矣後有孟軻氏孫卿氏孟
 之徒無傳者而浮丘伯毛亨皆孫卿之徒也漢
 初申公培與楚元王交俱受詩於浮丘伯申公
 始為詩傳號魯詩亨亦作訓故號毛詩共一師
 授而分為二家故魯毛之詩不大相遠也蜀本
 所用石本詩傳按云子貢應是申公詩傳故往
 往與申說同也或疑申公既作傳復有說何歟
 曰左丘明為春秋傳又為國語不嫌並存爾或
 又謂唐宋以來俱無詩傳子據石本以為真乎
 詩經傳義凡例
 曰亦求其是而已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
 未見烏可以其晚出而疑以為偽耶
 一是編以魯詩傳說為宗其有未當兼用毛詩注
 釋多取毛鄭間亦采齊韓爾雅說文亦畧銓揀
 至後儒議論采其言不計其人閒評緒說有當
 於詩人之意義者亦必錄之庶無遺憾
 一著作必居幽思至訓釋尚博聞確守三百五篇
 之微義諸儒攷論已明者纂入必存姓氏不沒
 前賢之善也中有疑難問出鄙見則別以○小
 註亦然格上標評或摘舊聞或出私意聊備參

酌不敢以為是也

一博采書史大約不外注疏大全引用諸集至家

語孔叢子前人或譏其偽中如論書論詩簡而

盡典而無弊確乎孔子之言非安國王肅董所

能擬也故多引証

一儒生能通一經者未必能博識古今雖詞章句

百千萬言說鈴書肆爾於經術何闕故廣搜歷

代史名臣奏記以訂疑誤固不切於舉業言有

據而事有徵亦千古得失之林也

一詩原被之管絃金石升歌清廟明堂故副詩正

樂非二事也然自漢世雅歌僅存鹿鳴騶虞伐

檀文王四曲而已居今世而欲究漢武之遺韻

不其難哉故周禮儀禮成均之法射燕之禮俱

不暇及懼學者未能諷誦復馳于聲律必廢然

而兩穴故不詳之

虎頭山人

詩經傳授源流

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漢藝文志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

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

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

公為詩訓故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而齊轅

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

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古曰三家皆不得三

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

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

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

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孔子謂
不若十
分去九
不知孔
子所刪
魯史所
存之詩
耳其能
通詩列
以之所
得據有
三千餘
篇魯史
所無故
不及也
刪之也

申公始
為詩可
見其詩
先出也

卷四

定氏詩
傳於世
詩也

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

公獨以詩經為訓疑者則闕弗傳申公卒以詩春

秋授而取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

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

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也又治禮至丞相子玄成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

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繇是魯詩有韋

氏學傳業賢字長壽魯國鄆人也其先韋孟家

荒謬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鄆自

孟至賢五世賢為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

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太馮臨宣帝初即位賢以與

詩經備攷

傳授

二

三

謀議安宗廟賜爵內乘以先帝師其見尊重本

節三年為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

第一節丞相致仕自賢始議已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玄成後以明憲位至丞相致節度賢四子少子

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勿

君長也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

齊

齊

齊

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

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繇是魯詩有張唐褚氏

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

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

空城且書乎後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

以賢良徵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

移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

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后蒼東海郟

人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

詩經備攷

傳授

三

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里

旂君穎川滿昌君都繇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

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

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受之燕趙間

言詩者繇韓生趙子河內人事韓生授同郡蔡誼

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粟豐言授

淄川長孫順繇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放教授九江陳俠爲

王莽講學大夫繇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放茂漢

帝詩則有平原高調謂管祖又帝詩阿包成或師

右師細君任城魏憲皆以帝詩傳授或爲帝上

帝詩則東武伏恭之叔父魏以明齊詩改定

章句淮陽薛惠父子亦以章句著名當世詩者

推漢爲長弟于紀爲孔楨會給滎帝效伯鉅鹿韓

伯高最知名而于紀爲孔楨會給滎帝效伯鉅鹿韓

於齊詩者也韓詩則齊魯齊魯與杜撫俱長

韓詩至魏而亡則九江詩變卿以善治詩名東

漢通韓詩矣毛詩則九江詩變卿以善治詩名東

海濱安從受卿學則作毛詩序中興後鄭衆賈逵

馬融皆傳毛詩鄭玄作毛詩

詩之詩訓始傳於後世矣

詩經傳授訓釋姓氏

伯魚孔氏

傳授 衛人

詩經備攷

子貢端木氏

商 溫人作詩序

子夏卜氏

通字子容一日南宮敬叔

魯南宮氏

侯

子思孔氏

杞 騎人

子輿孟氏

齊 秦焚書與其弟騰藏書於書堂

闕里孔氏

曹壁中隱於嵩山教授著孔叢子

齊浮丘伯 培爲詩訓故者詩說

魯申氏 孟治詩爲楚心王上孫氏

彭城韋氏 不道作詩風陳徒掌於鄂

瑕丘江氏

齊韓氏

國治詩景帝時爲博士 嬰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

燕韓氏

魯許氏

免中徐氏

魯鄒韋氏

東平王氏

賢字長詣以詩教授稱鄒魯大儒授 昭帝詩至大鴻臚後爲丞相封侯

式字翁思事元中徐公及許生爲昌 邑王師昌邑廢式繁以使者責問日

師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詩三百五 篇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

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 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東之也臣以三

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得 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先

軍式後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問 經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東平夏侯氏 蒼

東海后氏 蒼

京兆韋氏 玄成字少翁父賢以昭帝時徙家平

陵玄成別徙杜陵元帝時爲丞相繼 父相封侯故因病篤乞歸葬父墓上

許焉玄成兄高廉令方山子安世歷 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

相之器會病終次兄弘弘至東海大守 弘子實亦明詩授哀帝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望之

蘭陵蕭氏 奉學齊詩問五際之要

下邳翼氏 兼精作歷於陽之言

東海匡氏 衛

詩經備攷

東平夏侯氏

傳授 始昌

東海后氏

蒼

京兆韋氏

蒼

蘭陵蕭氏

望之

下邳翼氏

兼精作歷於陽之言

東海匡氏

衛

內趙氏

趙毛氏 義為河間上博作詩訓故

趙貫氏 表卿

宗正劉氏 向初名更生明詩

九江謝氏 謝亦通五經

東海衛氏 安字敬仲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

平陸賈氏 創毛公及敬仲史加潤色想然爾

開封鄭氏 謝字景伯

扶風馬氏 謝字季長

高密鄭氏 玄字康成作詩箋

雲陽韋氏 昭者國語漢書音義

詩經備攷 傳授 六

巴郡文氏 立治毛詩

河東郭氏 師事燕周

會稽虞氏 璞字景純注爾雅

臨沂王氏 喜釋毛詩累

孫氏 用

武城崔氏 靈恩集注毛詩

吳陸氏 璣字元格烏程令著毛詩草木鳥獸

龍門王氏 通字仲淹著續詩十卷

饒陽劉氏 獻之著毛詩序義

衡水孔氏 穎達字仲達撰毛詩正義

冀郡劉氏 焯

京兆顏氏 師古撰五經考定

魯氏 達善治詩

修武韓氏 愈字退之著詩序

句曲許氏 叔牙字延基為詩纂義

京兆韋氏 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字德

言獻穆宗嘉納之後叔李紳引妻非

之詩云此古人我讓之深也為賢宰

相史稱韋氏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

博識有章述經

詩經備攷 傳授 七

吳施氏 士句

橫渠張氏 載字子厚

道州周氏 惇願字茂叔

河南程氏 頤字正叔著伊川詩說

涑水司馬氏 光字君實夏縣人

廬陵歐陽氏 修字永叔著毛詩本義

眉山蘇氏 轍字子由著詩解

南豐曾氏 文洵兄軾俱通詩

華陽范氏 祖禹字淳甫

藍田呂氏 從祖鎮叔伯祿

上蔡謝氏 大鈞

龜山楊氏	時字中立著毛詩辨疑
渤海胡氏	著詩經演聖通
元城劉氏	安世
永嘉陳氏	聯字少南著詩解
山陰陸氏	佃字農師著詩解
三山李氏	樛字迂竹著毛詩詳解
晁氏	公武著毛詩訓詁
建安胡氏	安國
范氏	處義著解頤新語詩補傳
延平李氏	佃字恩中劬浦人
詩經備攷	傳授
長樂王氏	八
莆田鄭氏	樵字漁仲著詩傳
廣漢張氏	拭字敬夫綿竹人
眉山李氏	父浚忠獻魏國公
長樂劉氏	彝字執中著詩譜
三山林氏	之奇
東萊呂氏	祖諱字伯恭金華人著詩記
永嘉陳氏	傅良號止齋
考亭朱氏	熹字元晦著毛詩集傳
慶源輔氏	廣字漢卿

新安程氏	大昌
致堂胡氏	寅
臨邛魏氏	了翁字華父蒲江人
西山真氏	著詩經要義
華谷嚴氏	德秀浦城人
江陵項氏	榮字坦叔著詩解
戴氏	安世號容齋著毛詩前說
廣川董氏	道著詩故兼取三家不專毛鄭
紹興黃氏	皮字文叔著詩說
須溪劉氏	會孟辰翁
詩經備攷	傳授
金華王氏	拒號魯齋著詩辨說可言集
章氏	俊卿
浚儀王氏	應麟字伯厚慶元人
鄱陽馬氏	著詩攷詩地攷
新安胡氏	端臨著經籍考
豫章羅氏	一桂號雙湖婺源人
廣信謝氏	著詩傳附錄
吳氏	枋得壘山
新安陳氏	純編三十家毛詩會解
安成劉氏	棟定字

容城劉氏

因字夢吉號靜修

臨川吳氏

澄字切清崇上人

仁壽虞氏

號草庵
集字伯生
公允文之後曾祖剛簡
嘗與臨卽魏了翁成都范仲藹李心
傳輩講學蜀東門外著易詩書論語
說父汲以宋公僑寓臨川因家焉
履祥 蘭溪人

新安金氏

謙字益之著詩經名物鈔

資中黃氏

澤字楚望內江人因蜀亂避寓九江
著六經補著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善字備萬洪武初翰林官大學士
著詩經解題詩經輯釋
漢號海柔著毛詩演說

泰和陳氏

詩經備攷

傳授

十

海虞張氏

洪字宗海常熟人永樂時翰林
著詩經正義

河津謝氏

瑄字宣德時御史天順間為禮部侍
郎著讀書錄

長寧周氏

洪讓字堯弼正統甲子鄉試一名乙
丑一甲二名官禮部尚書

瓊山丘氏

澹 景泰甲戌翰林

震澤王氏

黎 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一名官

姚江王氏

大學生
守仁字安伯正德時以功陞南兵部
尚書嘉靖間封伯伯良知之學焉一

新都楊氏

代儒宗 父華號實菴成化辛丑廷
試一名官南吏部尚書
慎字用修正德辛未廷試一名翰林
諱成著經史諸說 父廷和號石齋
成化戊戌翰林正德時為詹事入官
閣迎直 世宗定內亂為社稷名下
道字純甫正德辛未進士
官吏部侍郎著五經億

武城王氏

四明豐氏

熙 鄞人弘治己未翰林
著魯詩正說

南海霍氏

翰號渭崖正德甲戌會試一名官禮
部尚書著詩解

豫章舒氏

芬 正德丁丑廷試一名
著詩評說

南海黃氏

法 香山人正德庚辰翰林官少詹
事著詩經通解

毘陵唐氏

順之 嘉靖己丑會試一名官命都
御史

晉陵薛氏

應旂號方山嘉靖乙未進士

昆湖瞿氏

景淳 嘉靖甲辰會試一名官禮部
尚書

內江趙氏

貞吉號大洲嘉靖間翰林隆慶初宰
詹事入內閣著經世出世通

山陰張氏

元作其先蜀之綿竹人國初徙家紹
興嘉靖辛未廷試一名著讀詩考

南海楊氏

起元字貞復歸善人隆慶間翰林官
吏部侍郎著詩經意

詩經備攷

傳授

十

豫章郭氏

子章字相奎得魯詩傳於黃文裕澤
石本篆文刻于蜀

秣陵顧氏

起元字太初萬曆戊戌會試一名官
吏部侍郎著詩說

黃陂黃氏

高士字守拙園子學正治詩明五經
兄彥士官御史俱理學名儒

金川韋氏

蕃字本培富順人萬曆甲辰進士官
大理少卿 父一化以詩教授理中

豫章萬氏

門徒甚眾金川之
治詩者多宗韋氏

竟陵鍾氏

尚烈 新建人官知府
著詩訓

巴淪王氏

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
著詩評

海虞陸氏

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壬子以詩
經魁蜀癸丑翰林官大學士

句曲張氏

化然 萬曆癸丑進士著詩通
榜字有王集讀詩秋箋

國朝名儒巨卿通五經者多以非專經故不載

其治毛詩而無著述者亦不及詳紀

附參訂年寅社友姓氏

余文增 長壽 無盟 劉應賓 沂水 思守 章世純 大力 臨川

陳盟 富順 章重 會稽 李冲 會稽

張燦垣 近辰 武都 李于堅 不靖 清流 張印中 息縣

陳雨輝 木叔 臨之 劉憲章 武進 端甫 陳組綬 武進 伯圭

汪光緒 通州 強 劉中藻 武進 安叔 費翔 武進 弗問

劉振之 而強 慈谿 黃弼 建寧 寶 董國祥 陸平

楊球 武鳴 王 彭三益 順天 上子 吳翔鳳 順天 天

詩經備攷 姓氏

傅汝為 無為 江陵 劉潛 用潛 富順 杜繩甲 富順

甘麟徵 富順 義 萬菁華 富順 華 陳文德 宜賓 敬止

范文光 內江 仲 熊飛 富順 順 沈鴻儒 萬縣 鴻

劉景綽 內江 一 胡允敬 石屏 臣 張尚 瀘州 人

湯來賀 佐平 南豐 辛向道 涪州 茲 張爾暈 保定 舉之

朱在廷 蘇之 上海 劉天慶 武強 祥 周之鼎 慶都 九

陶汝雅 寧州 仲 周星 景虞 廣 劉泌 晉州 順

劉前 富順 汝 王道昌 宜賓 五 劉晉康 巨源 順

楊愈盛 富順 順 劉堯珍 富順 順 黎長明 富順 順

吳繼華 杭州 實 陳震生 武進 雷 錢棟 嘉善 順

門人

劉繼昌 靈石 宋之奎 未化 張致中 山陽

劉思敬 應天 陳大韻 應天 張鴻舉 仁和

吳臣輔 保定 劉崇文 靈石 張初 靈石

潘璵 欽縣 劉輝 易州 孫有光 江都

戴其賓 丹徒 戴志振 五河 管嘉唐 俱南陵

孫胤昌 丹徒 錢世燾 五河 温濟 烏程

劉允濟 應天 劉欽章 儀真 叢天奇

邵之禎 李貢 周尚德 伊應天

章茂 李貢

詩經備攷 姓氏

弟 調豫 如之 調恒 德貞 調賁 還白

士藻 含章 調謙 調渙

侄 淑賢 淑宏 淑寬

婿 郭孝懿 人仲 楊鴻圖 子固

男 淑嗣 淑慶 同編次

詩經傳授參訂姓氏終

詩經備攷目錄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采芣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詩經備攷

目錄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騶虞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鄘

二子乘舟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蟆

相鼠

干旄

衛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詩經備攷

目錄

木瓜

二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藜分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詩經備攷	目錄	三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杖杜
羔裘	鶉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芣
秦		
車鄰	駟賦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詩經備攷	目錄	四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鳩鳴
下泉		
幽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芣	出車	杕杜
魚麗之什		
魚麗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六月之什		
詩經備攷	目錄	五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詩經備攷	目錄	六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縣蠻
椒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絲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	卷阿	民勞
板		
蕩之什		
詩經備攷	目錄	七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頌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雖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詩經備攷	目錄	八
賚	般	
魯頌		
駟	有駟	泮水
閔官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備攷	目錄終	

詩經備攷卷之一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周南

鄭氏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一

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曰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教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為紂所屬自幽以北則皆為德商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漢汝墳是也公奭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

二南并
文王之
化著者
別

太王居
周南
號曰周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

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瓊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駉虞諸侯以翟有大夫以采蘋士以采繁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二

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風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繇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駉虞乃其應也

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為二

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

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

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王質曰周召官也自二公

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鼓鏡之詩曰以雅以南

季札觀舞有舞南音者二南之管也文王世子有

行故南則南之為樂古矣黃氏作曰周召因

大師所採詩而作樂因地為樂故名之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鄭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

中心念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逖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主雎也鳥摯而有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三

別淮南子曰關雎與於鳥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益生有定偶偶常並游擊也不相亂舞有別也

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慎

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

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

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逮匹也

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

子之好匹昏義曰婦順備而後內和

參初金差初宜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

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氏曰左右流

之求之無方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左右芣毛氏曰芣則以燕而

毛氏曰芣擇也董氏曰芣則以燕而

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伴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

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

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也

韓氏外傳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關雎何以為國風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四

始也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

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

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故

作詩序始終以關雎蔽乎四詩俾思服無邪以正

厥德夫固有所授之也

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

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逖咏嘆其真王者

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

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

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

得困物託意諷其君子以稱賢才難得宜愛惜之
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詩人述
后妃此意以為言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
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

采采芣苢不盈頃頃猶頃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氏曰愛者之興也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也

氏曰采耳項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寘置也○呂

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

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

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七

彼周行周行周道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呼回切隤徒回切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虺隤病也姑

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呂氏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

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徐履切維以

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鄭

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瘠病也痡亦病也○鄭氏

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閨之辭○

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

意無窮已之辭也

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

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

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

則不可不同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八

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

體羣臣矣室有簾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

志之所形見者也

新都楊氏曰卷耳小序以為求賢審官朱子直以

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

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

文王之行役而云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

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其

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若後

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之意耳○韋子曰楊用修

引謂善說詩矣。當時何仲默亦極稱賞。今據詩說
文王問行役之臣。勞之以卷耳。蓋借禾物以比賢
才之難得。而嗟我使臣之馳驅于道。恐山涉阻
馬病僕痲。亦云梓矣。姑酌卷耳以勞之。聊以解其
懷。傷爾不作婦人
語氣亦自渾合。

卷耳四章章四句

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知忌。卷
功容可也。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綏之。

毛氏曰：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孔氏曰：葛
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履，祿綏安也。○歐陽氏曰：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九

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

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

黃氏曰：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以引
之者矣。○呂氏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福履綏之
矣。漢之二趙，階之獨狐，唐之武后，其禍至於此國
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
得不深美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葛藟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繁，旋也。成就也。

傳曰：南，南土也。樛，木下曲也。葛，葛也。藟，木也。
按：二南經孔子定矣。是詩豈可列於諸侯。況樛木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德惡在焉。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樛木三章章四句

序 樛木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衆處和一。而卵育蕃多。
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也。

傳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斯羽，詵詵訶訶。宜爾子孫振振。

孔氏曰：螽斯蝗類也。○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

也。○毛氏曰：詵詵，衆多也。○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十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戢戢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戢戢，和集也。

嚴氏曰：螽斯次樛木義相因也。鍾氏曰：物羣則聚，
羣而和乃真和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序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

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閨深室之地，
其本而已。故警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木者，未可
輿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於
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
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

毛氏曰：與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灼灼，

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祀昏媾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

子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

皆得其宜也。

桃之夭夭，有菁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菁，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切。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家人，一家之人。

呂氏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

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夭三章章四句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序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衆多，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傳文王得良臣於楚，周人美之。賦兔置。舉周天大類

下置，猶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

蕭蕭兔置，切。柶之丁丁，陸精。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蕭蕭，嚴整貌。○毛氏曰：兔置，兔罟也。丁

丁，柶棨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朱氏曰：言聞此

柶棨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

也。田楚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

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

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蕭蕭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漢之

毛氏曰：遠，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

扞城而已。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

也。非特好仇而已。

歐陽氏曰：捕兔之人，前其捕罟於道路林木之下，

捕罟然嚴整，使兔不能起，是以與周南之君，列其

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兔置三章章四句

序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韓詩曰：采芣，傷大也。薛氏曰：采芣，與惡之采。詩人

傷其君子有惡疾，發憤而作，以事與采芣，雖與惡

手，我猶采取而不已，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采芣采芣，以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芣，車前也。宜懷妊焉。陸

婦人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穢之也。

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

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采芣，和平

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

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音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音切之

毛氏曰擷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禰音禰之

毛氏曰結執衽也擷取也說文曰禰說文曰禰以禰

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
程氏曰蓋斯惟言不節思若芣苢則更和
下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恐思而樂有子矣
傳云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賦芣苢亦天
下和干之意不如
作婦人之詞為妙

芣苢三章章四句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三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詩測

禮從篇中入不可字生來只
識得不可之意禮在其中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典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

為泳永長方泝也郭璞曰小程氏曰人之休於

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也與女有高潔之

行○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

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毛氏曰錯雜也秣養也

○鄭氏曰楚雜薪之中尤翹者我欲刈取之以

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歐陽氏

曰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者衆女雜遊我

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

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秣為執

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末乃陳其不可之辭

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于歸鄭氏謂

詩經備攷 卷之一 古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力俱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萋萋蒿也○毛氏曰五尺以上曰駒

胡氏曰此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大行見禮

國者如此朱氏善曰錄一漢廣以夏天天下治矣

漢廣三章章八句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乃歷如調震餽餽

君子云
初難故
難忍

列女傳
以爲大
夫遊時
未來其
妻恐其
懈于王
事言國
來多難
勉之無
道父母
受父母
不稱文
王亦可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也。枝曰條。榦曰枚。怒。饑意。調朝也。○爾雅曰。汝

有濟。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濟。○程氏曰。君子從役

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欲陽氏曰。大夫之妻。白代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代薪者。爲勞役之專。念已君子以國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勞可知。卒章則勉之。糾繼如此。則南父母之邦。自當宜力勤其國事。以圖安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程氏曰。

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魚類。勅貞切。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通。詩經傳攷。卷之一。五。

燬。火也。長樂王氏曰。長王室之酷烈。是時材存。

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

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則民心雖怨乎紂

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

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

不謂至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

殷之小心。故當時化之。雖汝墳婦人亦勉其夫以

從王事。此文王道化之盛也。

韋子曰。韓詩以汝墳爲辭家。謂婦人思其君子。胃

汝墳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廣漢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

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沈于淫治之日。故詩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麟之定。都依切。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

詩經傳攷。卷之一。六。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未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毛氏曰。

公族。公同祖也。

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

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

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

歐陽氏曰。鳳人美其圖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

親。昔有信厚之行。以輔其公室。如麟有足。有角。

有角。以輔其身。而飽。亦在蹄。然不以爲此。而遠取

故以爲仁。麟遠人之獸。不害人物。而希出所以引之。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嘆曰周
道成矣蓋周南詩皆正體哉畢備此周道之所
以成也正雅之所歸也故孔子歎之後世之詩
言勳說無復此典而風雅之響絕矣原風雅與自
分陝之世尊尊親親道本憂倫而制禮作樂因
之明光逐衡人文宣朗故姬旦之謚為周文公
劉氏瑾曰周南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于文
王之身蓋關雎至益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本也
桃夭以下六篇則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也
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
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所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詩好連之詩化成一國
之德則感發志意可以興矣誦女工之詩異于休
其難繼則考見得失可以觀矣誦采芣之詩異于
備述始終則和而不流可以觀矣誦采芣之詩異于
南江有汎乃可以怨然則文王之德之純其見于
周南之化乎○漢匡衡曰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
而國入暴虎秦雅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勇
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太王躬仁而郊國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七

賁怨錄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詩經備攷卷之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攷訂

召南

孔叢子曰孔子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也蓋
周召德教始自岐而行於南國故二南之詩始以
后妃夫人之德而終以麟趾騶虞者獲嘉瑞之應
也嗣王之世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
以節義序故名之曰房中之樂燕寢失序則稱詩
刺焉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萬世不能易也召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一

伯食采邑在岐山之西猶有召亭焉雖與周公同
時至康王時君奭考終其壽蓋百有餘歲諡為召
康公長子封燕別子留於食邑召穆公則其十六
世孫也傳氏曰二南之國始于文王之分岐成于
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于周公之作樂
孔子曰孔氏云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紂都
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此與卜序鄭譜自
北而南意同奈何後人疑南為樂名謬引鼓鐘章
以雅以南與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為據吁亦未
攷其自矣夫鼓鐘之詩刺端王也所云以南即二
南之章被之金石樂以南詩為名南豈真樂之名

乎若季札所觀舞，蓋則有說也。攷南夷之樂，曰南以爲籥舞，大師之所教。國子之所習者，也得從南方之曲哉。大抵江漢梁豫皆南土，此地之詩名爲南，如後世樂府之南音北音是也。唐祖孝孫修定雅樂，斟酌南北，考古音以作樂，則南方之音爲南彰彰矣。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公子謂諸侯之子也。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起

之謂也。上言侯也，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鵲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二

呂氏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有毛氏不見其說者。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毛公所不見者也。詩人本取鵲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釋氏曰：史氏得詩必繫其情，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氏曰：鳩，鵲鳩也。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百

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

朱氏公遷曰：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女德之正而類乎鳩之拙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方之，即橫陳也。意所謂居之不疑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成，成其禮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亦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氏曰：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言可以者，謂有夫人之德也。

下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芣，芣蒿也。沼，池也。汜，渚也。說文：小渚曰汜。公侯

夫人執芣，萊以助祭之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草

于太廟是也。

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官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去聲。劉氏曰。僮僮。步履移而敬不勤。

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祭義

及祭之後。陶陶。還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

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於阼階。夫八副。禕立於東房。君執鸞刀羞臠。夫人薦豆。此

詩經傳攷 卷之二 四

之謂夫婦親之。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

采芣三章章四句

序。芣。芣。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毛氏曰。夫婦之際。或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毛氏曰。草蟲。常芊也。○孔氏曰。草蟲。大小長短。趨躍也。○朱氏曰。草蟲。謂之芣。○朱氏曰。草蟲。謂之芣。○朱氏曰。草蟲。謂之芣。

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

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孔氏曰。蕨。鼈也。○朱氏曰。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夷。平也。

詩經傳攷 卷之二 五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內子。卿大夫之妻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流。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陸璣曰藻水草也○雲山
王氏曰祭之蘋皆取水產取其潔也○鄭氏曰蘋
之言實也藻之言深也婦人之行
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處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切于以湘之維錡切及釜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

無足曰釜○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

躬也黃氏佐曰器不苟同別類
梁也物不虛矣昭明薦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切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

至質也筐筥錡釜醜器也少女徵主也○劉氏曰

季女者大夫之妻也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

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

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

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

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

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

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傅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唐李德裕宋

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體淚

與傳音同○漢王吉傳云昔召公遠職當民事時

各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

仁思至乎不代甘棠○王質曰紂時命文王爲西

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大統未集周雖欲伐

燕而分治之召公于何地而施其督蒞耶甘棠迫

詠遺德疑尚在
召公國燕之後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蒲切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

其白者爲棠 剪去伐擊也○鄭氏曰茇州舍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

民訟劉氏曰召伯在之時當息此棠樹之下今

人則愛其樹得
人心之至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起何切

毛氏曰憩息也朱氏曰敗折也勿敗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鏡切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毛氏曰說令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

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歐陽氏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行而淫風漸止然彘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

厭池及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池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

左傳注曰豈不欲蚤慕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

違禮而行必有汗辱鍾氏曰豈不夙夜二句正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彘暴之男召我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

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彘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

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

師所當審也○朱氏曰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

禮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山陰陸氏曰雀有喙

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

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氏曰德如羔羊者詩

夫其類也上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羸何休

夫其類也上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羸何休

夫其類也上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羸何休

夫其類也上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羸何休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徒何退食自公委蛇於危委

蛇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九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

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

退而食於私家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

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

可知矣不然有所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息

遽之不服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絨縫也胡氏曰絨縫名義微

委蛇謂之絨

羔羊之縫切素絲五總子公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華谷嚴氏曰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

隱然可見矣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

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分陝以西諸國大夫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音君君子歸哉歸哉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十

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違

暇也振振信厚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

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蚤畢事而還歸也閑之

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再言歸哉

希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

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違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朱氏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無

已之辭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標切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

氏曰吉卜而得吉也

歐陽氏曰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故惜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十一

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今急辭也○歐陽氏曰今者時也欲及時

也

標有梅頃音筐筐切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筐取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

相語以求之也鍾氏曰筐中有分寸處

呂氏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釋失之豈習亂而喜

始治者耶黃氏曰夫至此猶行媒妁定約豈不

不以過時而遂廢婚媾大體此詩見其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呼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

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蚤也。凡，妾御

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定是也。命所賦之分也。

南游黃氏曰：宵，征，即見星而往，初昏時也。夙夜，即見星而還，其時也。夜而往，夙而還，故曰夙夜。○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五，日而九嬪畢見，嬪，伴九人，女御，至八十一人，東

嘒彼小星

維參

與昴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昴，開也。

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

衾，被也。裯，禕

後也。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

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

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蚤也。凡，妾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韋子曰：此詩傳云：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此申公亦謂小臣奉使行役之詩。章氏俊卿深以為然。抱衾與裯，則非征夫之言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婿不以其媵，故媵過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董氏曰：江，況。媵，沱。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已。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三

毛氏曰

與也

決復入為汜

鄭氏曰：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媵宜

俱行之子，謂嫡也。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

均承其澤。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孔氏曰：皆大水，分出。鄭氏曰：嘯，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

別感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

別感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

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

范氏曰婦忘其東萊呂氏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

從之過言不我顧也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

歡言之序也與事之地已乃定詳曰久當自悔且

有以處我強欲以侯時不必過乃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賦野有死麕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四

野有死麕俱倫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白茅取潔清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氏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

林有樸音木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樸小木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

也鄭氏曰如玉者

舒而脫脫外切今無感我帨姑悅切今無使厖美那切也

吠符廢切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厖

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

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厖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呂氏曰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

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異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

切也至於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

有此訓詁歐陽氏誤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詩經備攷 卷之二 五

懷春吉士遂誘而污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

禮豈有為挑誘之污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章子曰東萊之論當矣第吉士非善良之稱不過

半凌秀美少年行耳如歐陽公云射時淫奔成俗

惟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惡其無禮故見男

女之相誘而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愛而

而包以白茅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

禮通作詩人惡無禮而刺之其卒章則述女子拒

絕之詞于本文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

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

傳齊襄公口口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

結說齊襄公名諸見倍公之子則其強而與之
結說故可取也○陳章甫氏曰周文當為上娶于
三子按莊王四年齊襄公妻王姬春秋于莊公元
年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孫為莊王齊侯為傳
侯齊侯之子為襄公也○詩傳或疑詩于平王而
不在召南其為周後王之詩可知楊用修曰平王
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猶書傳寧王係曰易
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皆以其錯于召南而疑文
武之世無齊侯妻王姬之事今觀詩
傳與春秋正合則可解千古之疑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易不肅離王姬之車

移音也郭璞曰核

毛氏曰與也穠猶戎戎也唐棣核

肅敬離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穠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

離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

皆言王姬之美盛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

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

其鈞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緝綸也○張氏曰言鈞如何必以絲

緝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呂氏曰肅離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

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尤可知

也此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

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華谷嚴氏曰王姬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

肅離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雖武王以後

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詩經備攷卷之二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若
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
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
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屬也虞者師之司職者
也虞人與五刑以待一發所以彼中也人臣于足
其所守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深見良臣順下
之志也○新都楊氏曰漢世詩始於騶虞
惟尚齊魯二家韓毛疏出此蓋釋說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如葭藎也豕豝曰豝虞

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

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

發五豝言

禽獸之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鄭氏曰于嗟者美之也

彼茁者蓬一發五豨于公切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豨

呂氏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

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

發五豨一發五豨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

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而恩足以

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

嗟乎騶虞非騶虞殆不足以當之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六

歐陽氏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

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艸

茁然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圃之中其虞官乃翼

驅五豨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

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時次言君仁而不

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服氏曰作詩者呼騶虞

而意無窮蓋三豨國君之仁心而如其為文王之

化也○故韓愈詩以騶虞為野鳥獸官如歐陽

蓋拘拘于節樂之應之說然亦固矣

詩經備攷卷之二終

詩經備攷卷之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諤玉鉉

邯鄲衛

鄭氏譜曰邯鄲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

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

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

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

城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鄆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

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一

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

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

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

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邯鄲衛之詩焉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故邯鄲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

蜀本考補云管叔當武王時為大夫食邑于管封

為鄆侯後以國除止稱管叔霍叔初封鄆侯後使

霍成王嘉康叔故鄆鄆之地入衛其詩則二叔在

國時作也○豫章萬氏曰邯鄲衛三國也邯侯管

叔也鄆侯霍叔也邯鄲入衛在誅管霍之後侯管

叔前管叔居邯鄲則為邯侯詩管霍已誅國亦旋除

邯其陳丁大師者則為邯侯詩管霍已誅國亦旋除

名而考其詩又止衛詩未見其為歸鄭者如繫于
鄭者若莊姜與擊鼓施丘諸詩皆衛詩也如繫于
鄭者若共姜與泉木竹竿諸詩皆衛詩也且莊姜
之時已久無鄭君久無鄭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
為鄭詩其姜之時已久無鄭君久無鄭地矣何以
相舟之篇又為鄭詩是皆不可解者今縣傳文一
青天不自覺其心之賄神之怡也

韋子曰據傳及考補云詠管霍之後那那入于衛
正與地理志合萬氏大服詩傳以為千年暗徑始
獲炬光謂其敘次井然固矣今按其與毛氏異者
平心論之如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五篇次於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之刺亂北門之不得志而俱以為管叔將畔之詩
則大謬矣那以牆茨為三叔之搆公那以靜女為
陳古以風不德於本文絕不類此又傳說之誤而
志云魯最為近之何哉予亦取其不遠於本文不
戾於情者定以為是不敢墨守一家以誣古人
而誤後世也

序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張氏曰不遇非不

泚泚切彼柏舟亦泚其流耿耿古幸切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切以遊

毛氏曰與也泚泚流貌日氏曰如舟之泚耿耿猶
傲傲也未氏曰耿耿小隱痛也○鄭氏曰舟載物

者今不用而泚泚然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而
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茹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朱氏曰鑿能度
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

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公侯之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切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
閒習也○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

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

憂心悄悄七小切愠于羣小親切閱既多受侮音不
少靜言思之寤辟避切有標符小切
毛氏曰悄悄愛貌愠怒也閱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審覺之也。拊心而手標然。歐陽氏曰：仁人爲

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當是羣小懼仁人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

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愛者愛其國而已，愛其國則

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憂心

悄悄，愠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若

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

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切而微。心之愛矣，如匪澣月管衣切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

日朧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

也。毛氏曰：如衣之不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

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韋子曰：傳引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

謬指爲康叔之詩。夫康叔周之宗侯，惡可目以匹

夫乎。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辭，端臨馬氏引

劉向封事折之，考亭亦應倪服矣。予再證以孔孟

之言，益信朱子之謬也。孔子誅少正卯，子貢意其

或失。子曰：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

足憂矣。孟子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繇孔

孟之言觀之，是篇豈婦人之詞乎。文公過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也。鄭氏曰：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與也。綠，間色。黃，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

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

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五

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

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朱氏曰：今以綠爲衣，而

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音兮

毛氏曰：俾，使。訛，過也。○程氏曰：莊姜傷已無德，以

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繇女之

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締綵所以來風也。竟陵鍾氏曰：失

而巳，猶有畏心，實獲我心，若以爲固然而安之矣。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鄭氏曰：緜，絡所以當暑。今以

待寒，喻其失所也。○輔氏曰：莊姜始則思古人以

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陳氏曰：不得於夫而

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

不怒，真見詩人法古自勵處。

南海黃氏曰：夫婦情愛，易位受之深矣。而終之日，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其所

遇，雖勞而不失其常者，可以想見矣。

綠衣四章章四句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

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

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摯桓公，并其

歸，戴嬀歸陳。

燕燕，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毛氏曰：燕，燕，鴛也。○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

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

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

之所不能已也。○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

嬀，嬀妾相與之善，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

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

人不幸，惟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

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鄭氏曰：鳥向飛背宿，燕何宿背，

燕燕于飛，上下時時，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

弗及，實勞我心。

詩經備攷 卷之三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

實是也。

仲氏任而令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以勗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

也。○毛氏曰：寒，實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朱氏

曰：溫，和也。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

也。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

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

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

而戴媽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

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

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繇已不見答於先君之所

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八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音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定止也○鄭氏

曰寧猶曾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

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鄭氏曰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

相好之恩情○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

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

曰德音美其辭無良亂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不述不循禮也○王氏曰人

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朱氏曰不

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呂氏曰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九

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

傾播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

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繇而非為已私也俾也

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

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未章不欲答莊公徒

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

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答莊公也鄭義曰

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鍾氏曰

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望人則曰古處便是一

于公未必不歸此致之
日月四章章六句

序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

傳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謹言浪笑敖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詩終風西風也暴疾也笑侮之

也謹浪笑故言戲謹不敬鄭氏曰悼行傷其如

是然而已不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切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爾雅曰大風揚塵惠然肯來言

時有順心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十

終風且暄切不日有暄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切

毛氏曰陰而風曰暄○王氏曰暄則不見日矣又

曰不日有暄者言不旋日而又暄也○鄭氏曰嚏

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

心如是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

語也○呂氏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

暄焉服苦之辭也

暄暄其陰切其雷雷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暄暄然暴若雷震之聲朱氏曰

而末震切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暄暄之

陰暄暄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是詩傳說為是序首句莊姜傷已信矣下云遭州吁之暴亦謂莊公過寵州吁以侮慢已而毛鄭遂以為州吁之暴惡侮慢州吁山東萊諸公多從之玩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

也平皮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朱

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兵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

怨之如此有犯大逆宋叛說謬莫肯為之用耳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十

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春秋傳曰宋

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

君若伐鄭以除君怨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

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

擊鼓其鐘切當躍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鐘然擊鼓聲也○鄭氏曰此用兵謂治兵

時○曾氏曰鐘然擊鼓躍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

喜鬪之狀其與師動眾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

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爾○

毛氏曰漕衛邑也○鄭氏曰此言眾人皆勞苦也

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

鄭是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音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憂心仲仲然。○鄭

氏曰。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

不得歸。豫憂之。○呂氏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

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去聲其馬。子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

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七

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

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曾氏

獨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塞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音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孔氏曰。王肅云。國人室家

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

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

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

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毛氏曰。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韓詩作遠也呂氏曰

于嗟闊兮。承上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

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

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歐陽氏曰。因念與

不同。本朝昔老。而今聞別。不能為生。呼嗟我心

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鄭氏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

傳。鄰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七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孔氏曰。凱。樂也。風

性樂養萬物。○毛氏曰。棘。難長養者。天天。盛貌。劬

勞。病苦也。○鄭氏曰。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

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叔也。○朱氏曰。棘。可以

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朱氏

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眼胡切睨華切板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朱氏曰。睨。睨。清和圓轉之意。○蘇氏曰。鳥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悅吾母哉。

疏義曰。首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四章。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

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非國人之所為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昨掌切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鄭氏曰。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

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黃氏佐曰。瞻彼日月。不可作日。往則而夕。必來。要見且夕。盼望之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不不求。何用不臧。

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臧。善也。○呂氏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朱子曰。韓嬰云。善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辱。又曰。利為害本。福為禍先。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古今格言也。吾讀不忮。不不求。二語。乃知漢唐宋之不及三代。皆枝求害之也。嗟乎。功名富貴之徒。爭黨構亂。至于誤國喪身。而不悟。亦未諳夫雄雉之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公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昨掌切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鄭氏曰。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

水為厲。謂繇帶以上也。韓詩。至。揭。褰衣也。遭時制

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滿音救濟盈有鸛以雉鳴居美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滿。深水也。盈。滿也。鸛。雉聲也。濡。漬也。鷓。鷓鴣也。鷓鴣鳴求其牡矣。○歐陽氏曰。濟盈不濡軌者。濟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

內經備攷 卷之三

親疎父子之別。離離鳴鴈。旭計日日始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離離。鴈聲和也。納。採用也。鴈。旭日始出。謂大

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

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

孔氏曰。孫卿云。霜降。始冰。冰泮。始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宋書曰。霜降。始冰。冰泮。始融。九月也。馬水泮。農桑也。王氏曰。古之於昏。如其求之不暴

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招招音通舟子。人涉音印印否。人涉音印印否。印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呂氏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

飽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毛氏曰。皆述逐婦

而反。妻。猶是以其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如此。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

采非如鬼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

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言黽勉者。思與君子

同心也。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夫婦之

婦之道。成而室家正。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

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

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

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

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

心下忍
竟所以
行道
遲黃

每此母
路得是
能禁之
之解

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
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
於借老意陵鍾氏曰勉勉字有持
久意焉薄情則一更門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誰謂茶
徒苦其甘如薺切齊禮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鄭氏曰徘徊也行於道路
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毛氏曰畿門內

也茶苦菜也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
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

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鍾氏曰薄字可
憐傷心在此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七

淫以涇濁湜湜音其止音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
我梁母發我笱古口切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涇相入而清濁異西征賦涇涇濁涇○
說文涇水清見庚

鄭氏曰小渚曰汜○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
梁笱所以捕魚也鄭氏云梁水壘壘水而
為關空以笱水其空閱容也

○呂氏曰涇新昏也涇舊室也涇涇既合則清濁
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涇之清猶可見也○朱氏

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歐陽
氏曰禁其新昏母逝我梁母發我笱言棄妻將去
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
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人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鄭氏曰方泝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
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朱氏曰泝水曰游說文匍
匐行也

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
游不計其有與亾也強勉求為之耳不恃如是治

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不我能愔許六切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音用不售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九

昔育恐育鞠居六切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愔養也育長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昔

幼穉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
事難易無所辟○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

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
憎而不知其善者繇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音有
泚戶對既詒我肄以世切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許器切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泚泚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
壘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時也

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
旨蓄。程氏曰：始也。語我以鍾氏曰：以我御窮四
字可哭末二語激之。非怨之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黎其國而寄于衛。黎處之以二邑。曰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在衛國。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鄭氏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

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乎臣又極諫之辭。○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衛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傳次侯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

於丘。春秋傳：黎侯出奔衛。衛穆公六年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誕也。徒早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誕也。○鄭氏曰：叔伯

字也。呼衛之諸臣。呂氏曰：轉始生其聲感而發既

衛猶未見救耳。朱氏曰：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

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

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

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

詩經備攷

卷之三

三

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鍾氏曰：四語替他解說竟一步人益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裘蒙戎言亂也。靡所與同無救

患恤同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蔣曰：狐

裘蒙非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

不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曰：非衛大夫之車

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

瑣尾也。陸氏曰：木末也。流離泉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葉。○蘇子曰：衛人以次之穀而

朱氏曰
多矣

不忌聲如流離之發其子，不如其將為已也。然
告之而不聽，突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遂有狄難
○毛氏曰：野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謂○
尹子曰：詩，詠流離，文者，泉貌，指鳥名，從毛，鄭說，屬
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
塞耳，無間知也。

旋丘四章章四句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鄭氏曰：伶，樂官也。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東古，簡字。

韋子曰：此詩刺當時有賢如此，而涸抑於伶人，使
之不得伸其才力，徒沈吟懷思，而時君不之察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圭

通是憐其才，惜其不遇之意。序說為長，毛鄭解之
誤耳。若作伶人自譽，不過一滑稽之徒，潦倒徘徊，
惡在心乎王室，可以承事王者耶。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

公庭萬舞。

張氏曰：簡，不恭也。考稱云：簡，其名也。而舊說訓為

名，而訓為廣，據威武，謂言令也。孔氏曰：萬

者，舞之總名。初學記：萬，大舞也。毛氏曰：碩人，大德也。俣俣，

容貌大也。○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
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

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俣俣然，在公
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轡，若右手乘翟，力

赫如渥，赫如公言錫爵。

毛氏曰：組，組織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眾。碩人，有

武，通備。赫，赤貌。渥，厚漬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

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

用之。程氏曰：錫之，以爵。

山有榛，隰有苓。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圭

西方之人兮。

鄭氏曰：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

位，彼美人，謂碩人也。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

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

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

有榛，隰則有苓，唯西方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

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子改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

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

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

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誌音必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切

彼諸姬聊與之謀

詩經備攷 卷之三

毛氏曰泉水始出恣然流也淇水名變好貌諸姬

同姓之女鍾氏曰知不可奈何而猶與

出宿于涉子禮切飲餞于禰乃禮切女子有行遠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涉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

名○鄭氏曰涉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

餞○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

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左傳注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于

姊

出宿于于飲餞于言載脂載率胡昭切還車言邁邁音專

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

其車使滑澤也率車軸也○毛氏曰邁疾臻至也

紀云秦叔處于而于亡入秦而秦霸此地也呂氏

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

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張氏

曰瑕與遐同言不大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鄭氏曰茲此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毛氏曰須漕

衛邑也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窶貧莫

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然不

奈向而歸之于天所以為忠臣也其無可切且貧莫知我艱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毛氏曰與也北門背明鄉陰○鄭氏曰與者喻已

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張氏曰出

憂心殷殷也其知是不得志之過使其知何患之難貧

不瑕有害朱注作疑而之詞良

自北門是游息偶出
北門固有此言也
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
自決歸之于天
鍾氏曰終者無計可免之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切益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
謫責我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毛氏曰適之
埤厚也謫責也
○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
范氏曰化行婦人能閱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
唯季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
推切我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韓詩云敦迫也
○毛氏曰敦厚遺加也
推沮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樂天知命有
臣如此而其君不能思信重
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以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序北風刺虐也
衛國竝為威虐
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
乃述當時之事
然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
相招無及於禍患
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
故其辭迫切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自危亂則非威虐曰士民不專百姓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普康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虛
其邪
徐既亟只且
子餘切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
雱感貌惠愛也
鄭氏曰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程氏曰虛寬

貌徐緩也雍容之狀
只且語辭也
北風其階
音非雨雪其雱
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階疾貌雱甚貌
長樂劉氏曰階風疾也非雪落急也
黃氏曰此喻禍害愈急乃不俟終日之時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其虛其邪
詩經備攷
卷之三
毛

既亟只且
黃氏曰言狐與烏者賈誼所謂逢時不祥也
喻所見者皆不祥之人
蓋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
凶惡景象也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
卒章辭意

益迫切
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
衛人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者也
○北門之安命忠臣也北風之先幾智士也
所處不同同歸于道先王德教遠矣
故君子曰普天之下無所逃者聞人處士見我而作可也
為王之臣子既當衰亂正物窮盡

北風三章章六句
序靜女刺時也
衛君無道
夫人無德
歐陽氏曰靜與公與二姜注

北風三章章六句

為人化之。澤風大行。舉國之人皆可刺而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毛氏曰：靜，貞靜也。朱氏曰：靜者，雅之意。妹，美色。俟，待也。

朱氏曰：城隅，幽僻之處。張氏曰：後宮西北遠城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懌。亦女

美。毛氏曰：煒，赤貌。歐陽氏曰：男女相悅，用此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三 无

呂氏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賢君

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事其君子，遂

則獲命于後宮，幽閉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

則搔首踟蹰，猶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

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

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之光華，與

其容色之美，皆可悅澤，則所悅者不專以其色也

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

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

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于君，所歸之荑，信芳美

而且異于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所以贈之

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韋子曰：此民間男女相贈之辭，序以為刺時。歐陽

公謂當時之人皆可刺，於本文尚有間矣。毛鄭泥

靜字，又不解彤管之義，強附為宮壺女史之說。張

橫渠、呂東萊又曲為之解，皆以辭害意矣。鄭衛男

女相諶之詩頗多，而拘拘指為刺其君上，何異癡

人說夢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宣公名晉，莊

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為太子，其美，乃築

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

不鮮。斯，除

毛氏曰：泚，鮮明貌。瀾瀾，盛貌。燕安，婉順也。籛條，不

能俯者。○王肅曰：鮮，少也。朱氏曰：言其不

籛條，戚施皆惡疾，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

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

之辭也。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毛氏曰：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籛條，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

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朝與其母偕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痛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賊又有何罪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詩經備攷

卷之三

幸

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爾

幸子曰宣公之發子申培以為沈之子河與大傳異而于乘舟汎汎汎汎矣嗚呼以一婦人之故或至父子相殺兄弟相殺而國家因之敗區何其惡也夫桀紂幽厲諸君非昏狂也惑于淫席遂至顛覆而不可救女衣福水不大可畏哉故關雎為萬福之原王化之基聖人特以冠三百篇也

詩經備攷卷之三終

詩經備攷卷之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帚調鼎玉鉉

攷訂

邶

董氏曰邶邶同姓受封國也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其風尚不盡變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邶以著滅也

逸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故非衛所能亂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里薛氏曰邶邶滅而音存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一

幸子曰據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邶之民于維也則封孟侯之日似已無邶邶矣而作維又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東謂衛邶邶則三國尚存監之者中旄也而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妹邦那于諸國則邶故康叔之所監也而復屬之中旄何歟想三監既伐之後殷之頑民尚繁反側難治故俾康叔主之亦如周召之分陝而中旄則分陝佐理者也故其詩統于衛而所采之地固自別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日共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考此

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篡弑之惡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髮兩髦，實維我儀。之
矣。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與也。中河，河中。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
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

也。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其伯
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黃氏佐曰：易曰：婦人

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
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髮兩髦，實維我特。之矣。矢靡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二

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黃氏曰：特，如萬夫之辭。應，邪也。○王

氏曰：以再嫁為應，則其絕之甚矣。
呂氏曰：史記載其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

攻其伯，其伯入釐侯美，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
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釐侯於國計其

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其伯而葬，並
則其伯見葬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

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其伯既既
毛氏詩安得謂之髡髮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

傳以此詩列於淇澳之前，極是。毛公誤以冠帶風
抑未攷乎。黃氏曰：鄭人處夫婦之變，貞靜自守而

自斃無生，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其
妻處之易，夫之皆感不可移也。故其人處之難。

序：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諱也。所可諱也，言
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

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牆也。歐陽氏曰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鄭氏曰：內，中冓之言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三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諱也。所可諱也，言
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詳，審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諱也。所可諱也，言

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諱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諱，其
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

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

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
雖聞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君子偕老也

傳宣姜不閉于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鄭氏曰夫人宜公夫人惠公之母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待河切如山如河象

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毛氏曰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朱氏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四

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以別

尊卑鄭氏曰珈之言加也副既朱氏曰委委佗佗

雍容自得之貌○毛氏曰象服法度之服也○鄭氏曰

日象服謂衿

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當如之何

此詩今玼兮其之翟也鬢忍髮如雲不屑先節鬢

也王之瑱吐股切也象之掃勅帝切也揚且于切之

星厝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此鮮盛貌翟衿翟闕翟羽飾衣也鬢黑髮

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

者不用髮為善說文云髮毛氏曰瑱塞耳也掃所

以摘髮也揚眉上廣昏白昏○朱氏曰胡然而天

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切兮瑳兮其之展陸戰切也蒙彼緇則教切緇是繼

邦之媛干春切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

說文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毅

為衣裳覆也緇之美者為繼是當暑裋延之服也

○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緇緇緇之屬

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緇緇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

之盛服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緇緇焉所以自歛

飭也○毛氏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誠也美女為媛說文媛眉目之間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

以爲刺淫奔而遠其風是垂戒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音非今傳不以

桑中名篇則桑間之音非此詩明矣

不問政散民流深上行私殊覺不切

呂氏曰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抑
此篇乎曰詩雅樂也樂記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
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
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
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
之世大常教坊各有司寫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
之世寧有雜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
漆洧諸篇仲尼錄之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於通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萊名沫衛邑蘇氏曰書曰明
大命于沫邦蓋
糾都朝歌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
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黃氏曰託言采唐以蓋

其淫亂之惡而人則知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
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

詩經傳攷 卷之四

六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黃氏曰皆託言貴族以指所私
之人非必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
其浸遠也○毛氏曰庸姓也

朱氏曰鄭衛桑濮淫聲惑邪之作也天子于鄭衛
益深絕其解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于詩以為

成今乃欲為之諱其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使
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蕩
何等之真容乎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宜姜鴉鴉之不
若也

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鴉之青黃昭伯

鴉音之奔奔鴉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
詩經傳攷 卷之四

詩經傳攷 卷之四

七

鴉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亦使我惡如大鳥美于上小鳥美于下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
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倍老是也切言

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
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

興焉胡氏曰楊氏轉云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
典焉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以考于歷代此

古詩垂示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于管籥不以
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

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人衛懿公敗於宋桓

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于清。是為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切。宜。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管室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

時。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八

南祝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官也。○釋文曰。榛

木叢生也。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曰。梓

椅。楸之疏。理白色。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

而生子者為梓。○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為琴瑟。則榛栗之

為女贊。朱氏曰。榛栗。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

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

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下。云其吉。終焉允臧。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

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

高下所依倚。○呂氏曰。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

降觀于桑。以細登其土宜。○劉氏曰。建國之初。憂

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

遂於志願也。○朱氏曰。終焉允臧。善言。

靈雨既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始鏡于桑田。匪

直也。人。秉心寒淵。駉。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毛氏曰。零。落也。信人。主

駕者。馬七尺曰駉。○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寒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九

充實也。淵。深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

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牝亦三千矣。

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

之所能致也。○春秋傳。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能。元年。車。三十。○朱氏曰。信。自。宣。公。迄。乎。惠。懿。荒。淫。無。度。其。心。喪。矣。

心喪而國因之亡。理固然也。文公光復故物。全賴

深心遠慮。以造邦家。識秉心之要已。易曰。山風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嗚呼。顛危多難之日。苟非痛自

策勵。烏能撥亂而幹蠱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蝮蝮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

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雅。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說之，賦蝮蝮。補說：衛靈公名元，實公之子，魯公之孫也。子都，宋公子。朝有美色，魯公之夫人南子通焉。

蝮蝮都動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毛氏曰：蝮蝮，虹也。○程氏曰：蝮蝮，陰陽之交，映日

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

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

詩經備攷卷之四 十

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蝮蝮之東，人

所醜也。○鄭氏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

何愛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程氏曰：奈

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遠謂 臣氏曰：言女子終嘗

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見弟父母。

程氏曰：朝，齊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

之順，故和而為雨。○毛氏曰：朝，升崇終也。從且至

食時為終朝。○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陽感

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比陰陽

之相應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氏曰：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人雖有

欲，當有信而知義，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

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違背其父母，可謂無

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之相應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氏曰：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人雖有

欲，當有信而知義，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

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違背其父母，可謂無

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蝮蝮都動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毛氏曰：蝮蝮，虹也。○程氏曰：蝮蝮，陰陽之交，映日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詩經備攷卷之四 十一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亦何為。

陳氏曰：鼠，卑汗可惡之物，猶有皮以全其形。今女

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歐陽氏曰：人不如鼠，

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亦何侯。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也。

毛氏曰：體，皮體也。遘，適也。

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

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白虎通。以為妻。練夫之詩。殊不似。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曰。賢者。時處士也。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于淇澳之後。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若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相舟之仁人。見愠于羣小。以至于觀閭受侮者。以項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熟切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符至切之良馬四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圭

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必兼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程氏曰。干旄。注旄于首。

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是也。○鄭氏曰。時

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毛氏曰。浚。衛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程氏曰。素絲

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

以善道也。鄭氏曰。紕。旄旗之旒。終或以維持之。黃氏曰。維。此于旄。使不灑散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總以素絲而成組也。

○程氏曰。紕。疎布之狀。組。錯密之狀。始畀之。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程氏曰。祝。疑為竺。厚積之意。鄭氏曰。祝。當作屬。屬。著也。左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圭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聞之。賦載馳。

萃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毛氏曰。弔失國曰唁。悠悠。

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於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滅善也視女不施善道

救行朱氏曰遠猶忘也雖視爾不以我為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滅我思不遠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毛氏曰閔閉也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南

陟彼阿丘言采其蕪音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眾稱直吏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蕪其母也○王氏曰采蕪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氏

曰善猶多也新鄭楊氏曰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集善善教音秦我陸雲善笑并多也

呂氏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

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未蓋言我憂思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眾人其勿罪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芄芃音紅其麥控音苦于大邦誰因誰極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黃氏

夫必有所因然後克濟其事果朱氏曰雖大夫君子將何所因乎果將何所至乎

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使我得自盡

其心之為愈也孔氏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鄭風者于時國在鄭地辭為衛發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朱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作四章

衛說見鄭鄭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北

序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武公名和

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實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音宜有匪君子如切如磋音

如琢如磨瑟兮僖兮音赫兮咺兮音有匪君子終不可諉音兮音

毛氏曰典也與隈音晉灼曰淇園衛之

之彎曲處

晉灼曰淇園衛之

之彎曲處

石氏曰
竹之類
竹之類
竹之類

苑也。其地常多竹。朱氏曰：漢所謂毛氏曰：猗猗美

盛貌。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

瑟矜莊貌。個寬大也。程氏曰：瑟，有明德赫赫

然。咍，威儀容止宜著也。諺，忘也。○程氏曰：竹，生物

之美者。與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

首章言德美文，善學自治而然。

如星，瑟今個今，赫今咍今，有匪君子，終不可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楊氏曰：草木之美曰菁，蓋

充耳謂之瑱，瑒，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

皮弁。○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矇矇而

處，狀似星也。

瞻彼淇與，綠竹如簣。音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倚重切。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簣，言其盛。璧比爲簣。○毛氏曰：金錫，鍊

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程氏曰：寬

弘裕也。綽，閑裕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新

○程氏曰：重較，卿士之車。○程氏曰：寬弘，大也。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程

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飭，防節不至於

過，是爲不虐也。黃氏曰：一節三句，咏歎之外

孔叢子曰：子曰：于淇與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章子曰：子讀切，切而不知學之不可已也。夫

學之而不可已，則其理已也。夫學之而不可已，則其理已也。

方其未見，既美且日，而後其理已也。夫學之而不可已，則其理已也。

月新而後，謂之學。修必終無止足之日也。學必日異。

于功候深，然從心所欲，無非妙理。是以究然有深。

情美質，而精進于學，何難入聖域耶。

淇與三章章九句。

傳：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攷祭子曰：見逸世而

無悶矣。

孔叢子云：孔子曰：于考槃見逸世之士而無悶者，

世。○魯詩曰：考槃，美隱者之詩。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

如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于其心

窮，窮而不忘君。○程子此說，庶幾見君子之

外而已。魯說與傳合得之。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設。

毛氏曰：考，成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矢，誓。謹，忘也。○新都楊氏曰：澗，韓詩作于。注：地下而黃曰于。于與寬叶，爲是碩人寤寬。

寬以居也。黃氏佐曰：微于獨，發于密言。

考祭在阿，碩人之邁。音禾，獨寐寤歌，永矢弗邁。

毛氏曰：曲陵曰阿，邁，寬大貌。○新都楊氏曰：邁，說

文章也，邁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歐陽氏曰：弗邁，謂樂居洞中，不復有他之也。

考祭在陸，碩人之軸。音音，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

之謂也。○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

其不得以善道告，楊氏慎曰：軸，卷而懷之也。

考祭三章章四句

詩經傳文 卷之四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愛之。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左傳：衛莊公娶

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碩人其頡，音音，衣錦裝切。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頡，長貌，錦，文衣也。○鄭氏曰：頡，大也，言莊

姜儀表長麗俊好，頡頡然，裝，禪也，尚之以禪衣，為

其文之大者。○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齊子後生

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程氏曰：碩人，尊貴之稱，頡頡容質之偉盛，言其位

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後也，更近齊春秋

國君皆稱公。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

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毛氏曰：如蕙之新生，如脂之凝，領，頸也，蝤蛴，蠅

也。孔氏曰：蝤蛴，在水也。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

方正潔白而螭首，頰廣而方。○朱氏曰：蛾，蠶蛾也

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盼，白黑分。○鄭

氏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詩經傳文 卷之四

碩人敖敖，五刀切，說音于農郊。四牡有騶，朱愷，音德

翟，音音，弗音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農郊，近郊。○

毛氏曰：騶，壯貌，憤，飾也，人君以朱纓，纓，扇汗，且以

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翟，

也。○鄭氏曰：莊姜始來時，請大夫朝夕者皆早退

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

也。程氏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

也。車服而後入于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

見禮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開切。施施，音音，濺濺，呼活切。鯁，音音，

朱氏曰
且且明
也相如
相理

毛氏曰。隕。壓也。歐陽氏曰。桑之沃者。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
衰。湯湯水盛貌。惟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氏曰。浙。漬也。謂澆水。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歐陽氏曰。兄弟不知我。今被其語。笑我爾。○毛氏曰。悼。傷也。朱氏曰。亦何所歸。答哉。但自痛悼而已。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鄭氏曰。及。與也。泮。讀為畔。涯也。○毛氏曰。總角。

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而髮未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

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蘇氏曰。始也將與爾

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爾

心之不可知也。○左傳。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

反之謂也。

章子曰。女之耽。固不可說也。士而失身。又焉可說。

乎。自古未有不以正合而能匡主善終者。衛鞅之禍。秦蓋自始進之日而已。乖謬矣。士之枉道輕進。怙寵不悛者。亦思其反乎哉。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傳。以此詩。次

即泉木所謂。謂是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

詩經備攷

卷之四

三

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於淇者。

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

遠嫁異國。不得歸爾。○章子曰。發於情。止於義。只

在遠莫致之四字見之。不必添出。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去父母兄弟。

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嫁於

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遠父母兄弟。歐陽氏曰。二

之所常游處。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不得相近。况二水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歐陽氏曰。思衛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

琴瑟也
朱氏曰
美初見
幽其色

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一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滌滌。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滌滌。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末二語。皆自恨不可得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曰。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鄭氏曰。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傳。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是童字。缺文富。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詩經備攷 卷之四 音

毛氏曰。芄蘭。草也。○鄭氏曰。芄蘭柔弱。○沈氏括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

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雞。以象骨為之。

解結。○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白氏曰。及垂。紳度。然其德不稱服。○詩作垂帶悸兮。率亦垂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氏曰。鞮。沃也。能射御。則佩鞮。孔氏曰。沃。著右手之帶。為甲。狎也。○呂氏曰。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朱氏曰。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長于我也。○廣漢張氏曰。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知之氣象。益莫掩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河廣。刺宋公也。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公。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廣。○孔子曰。吾於河廣見德之至也。

詩經備攷 卷之四 音

孔氏曰。夫人為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可杭。音杭。戶郎切。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毛氏曰。杭。渡也。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小船曰刀。呂氏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益不相遠。所敬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終止于義。而不取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華陽范氏曰。夫人之不幸。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而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為襄公者。將

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
之詩。自莊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禮義
而不放。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而
女子猶知有禮。而長養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
也。及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故蔡人思之。

呂氏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切。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殊為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桀。英桀。○毛氏曰。揭武貌。桀

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庚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呂氏曰。膏

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切。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

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以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

已。如人心嗜欲所介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

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

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切。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痠。病也。○孔氏
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
之以忘憂。○朱氏曰。心痠。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
而已也。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
也。文王之遺戍。後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
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式悅而忘死。聖人能
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
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下之和。致水旱
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
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
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
情。不出乎此也。○此詩傳以為三叔以股伐衛。鄭
人從軍。其妻怨之。康成引春秋代鄭事。鄭在衛西
則于自北之東。不合矣。俱無
刃。不若序說刺時之為安。

詩經備攷 卷之四 毛

伯兮四章章四句

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周禮。荒政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魯詩說曰。有狐。在子于東。夜見
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愛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毛氏曰。帶。所以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韋子曰傳與說皆魯詩也魯在毛之前前此無喪

其配耦之說不諗毛公何所據而以爲失時喪耦

之詩朱晦菴力詘序說於此亦附會毛鄭而謬云

寡婦之詞不亦冤哉試誦子曰見惻隱之仁一語

則此詩爲君子恤貧民之涉水無疑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詩經備攷卷之四

天

報之而作是詩。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以草與物爲苞

以草藉器貯物爲苞。○木瓜賈誼以爲下之報上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匪瓊音如瓊。玉之美者。琚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

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

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

中亦云朋友相贈之詩傳是爲是

尚書曰厥苞橘柚 ○韋子曰古人交情於此見之若情好

弗永雖一飯不忘千金以謝一當事變利害之際

未免凶終矣韓宣子聘衛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

賦木瓜繇此觀之豈男女狎昵之辭哉。

木瓜三章章四句

元城劉氏曰鄭鄭衛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玉黍離上柳亦因周公勤施之蹟在定三豎之亂以政隆乎此所以爲變風之首列于二南之後與。

詩經備攷卷四

完

詩經備攷卷之五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 王鉉

攷訂

王

鄭氏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秦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

詩經備攷 卷之五

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夾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中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

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子於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

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蘇氏曰自平王

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東遷而變風遂作

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呂氏曰

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

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

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

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蓋為黍離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鄭氏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

都而傷之賦黍離續說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

得聞宗周之亡而不得其故爾陳思王以為求兄

亡而不得則非詩旨矣玩是詩悲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說

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孔氏曰離離垂也○沈

括曰稷乃今之稔也明是也毛氏曰邁行也

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

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毛氏曰悠悠遠

播播然如懸條而無所薄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二

意蒼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怨曰致此者何人哉蓋會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迷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噎憂不能息也。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劉勰曰思親者義詩不分閏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于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此本韓詩愛蕩不誤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訛同亦通。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成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申公曰君子于役成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鄭氏曰君子于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雞之將棲

日則夕矣羊牛從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

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毛氏曰鑿牆而棲曰

時曷至哉。朱氏曰且塒今亦何所至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切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切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於桀為桀括至也○朱氏曰

君子于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

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

此詩作于平王之時序以為周王非也又云思其危難以更詩辭豈有是歟毛公未必誤至此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傳曰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韋子曰君子遭亂苟不能撥亂反治避世自全可

也奈何相招苟祿陽陽自娛仁人君子固如是乎

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則君子指王我大夫自謂

也其樂只且擊節之中有歎惜之意猶曰以樂不

僻云爾朱子以為夫婦相樂亦未嘗

君子陽陽左執筮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于餘切

毛氏曰黃筮也固君有房中之樂○鄭氏曰由從

也左手持筮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程氏曰黃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

為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蘇氏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翫也。翫也。○程氏曰。翫舞所持。○鄭氏曰。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

從之於燕舞之位。薛氏曰。陶陶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風

詩經傳攷 卷之五

人怨思焉。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

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

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戢內之

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

朱氏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戍陶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戍天。之。而不知其故。又為可怨。至使彼等討賊之。反為保施。謂思之。申侯其志親遠。而得罪于天。已甚矣。○武城王。氏曰。朱子之責平王。辭嚴義正。矣。愚獨據當時事勢。而深歎平王所遭之不幸也。善由王之秋。非申侯所戢之也。與師西夫。犬戎共

賦之也。當是時。申侯雖負戢君之罪。而實有存周之功。平王雖當復父之讐。而尤不可忘母之難。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後也。又賴之以反國。乃欲從而誅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于事勢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衆怒。而激他變。則宗社之憂。有不可慮者矣。然則平王之怒。豈徒有痛心勵志。修復文武之政。以蓋前人之愆。哉。然則于犬戎。以申討賊之義。準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所可盡者如是而已。○朱子之論。萬世之大經。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程氏曰。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

東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

詩經傳攷 卷之五

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謂他國諸侯人之當戍

者也。○毛氏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

鄭氏曰。蒲。蒲柳。○程氏曰。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

甚。○國語。當辰。曰。齊許申。出。蘇大。美。注云。四國皆姜姓。

玩遇人
可悲傷
而無怨
怨之心
曰可嗟
交至于
無可奈
何而謂
不怨此
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序中谷有雅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華陽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為政荒民散將無以為國矣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七

中谷有雅吐雷呼也其乾矣有女匹指離離既口切其嘆矣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孔氏曰釋艸云荏菹荏嘆曰今荏菹也又名益母嘆燥也○程氏曰菹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

毛氏曰此別也○鄭氏曰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君子別離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雅嘆其修矣有女此離離音矣條其音矣條其音矣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修長茂者也長茂者為所嘆○毛氏曰條

條然嘯也○程氏曰歌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

呂氏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雖今人猶然

中谷有雅嘆其濕矣有女此離離張劣切其泣矣張劣切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泣者窮之甚也○毛氏曰嘜泣也○呂氏曰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雅三章章六句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桓王即位五年至齊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傳襄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精謂襄弘周大年秋趙鞅殺鄭駟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于晉陽以叛其弘幸劉文公劉與吉射世為昏姻鞅以弘為童也伐劉而殺之謂曰兔喻趙鞅難喻襄弘百變云古者別於王不振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王室之患臣不免于禍其為凶罹何如者故謂人傷之若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方安切尚寐無吽五戈切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為羅雉爰吽動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呂氏曰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

日尚庶幾也○呂氏曰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

之。歐陽氏曰。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玉巨之事。此踐有司之所為也。此借以興賢人之在野耳。未免疑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呂氏曰。毛氏特訓釋三物。

見采之錄。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申公說曰。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十一

朱氏曰。周衰。大夫猶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

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藁。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

之服。藁。雖也。蘆之初生者也。鄭氏曰。古者天子大夫服毳。見以巡行。邢

國。衣。辨而裳。細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隲。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璫。璫也。孔氏曰。璫。赤也。毛氏曰。璫。赤也。

如隲。其赤者如璫。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

呂氏曰。惟能止其奔。未能盡其心。與行露之詩異

矣。○按序。以為刺周之大夫。不能聽訟。玩詩辭。不

至。畏子不敢。二句。又云。陳古以刺今。則上下語氣

於本文亦不叶。則子指其將帥。不奔。不敵。逃潰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植王子。

傳。聖子賢而退隱。屬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氏。賦曰。子。嗟。隱居丘中。

之。聞。而。植。麻。麥。果。實。以。為。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主

歐陽氏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

人思之。以為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

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

錄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丘中。境墉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

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鄭氏曰。施施。舒行。獨

獨來見已之貌。孔氏曰。思。其。施。施。而來。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歐陽氏曰。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朱氏曰貽我佩玖莫其有以贈已也○歐陽氏曰

子嗟子園當時賢士之子泛言之也

韋子曰此本思賢之詩與兼茂狀杜同一情致不
論來聘翁何故改詞淫詞流無回云周人之俗治
產業方工飾玩弄離以下大抵迫處憂傷之詞似
非鄭衛比也如詩毛公以習為氏難與傳命又
以子園為子嗟父則近矣錄子謂隱者植麻麥
今以為生亦太拘不若歐陽說為長故錄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程子曰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問周之詩四當
是時平王東遷豈編為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
黍離所以問周也兵敗禍結此兔爰所以問周也
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問周也周家
為祿仕全身遠寄何遽問之哉曰序此詩者其知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五

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
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
君子不盡心以求苟免熱視于禍而不肯救者因
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而傷之也彼黍離免
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涑水司馬氏
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為二
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
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
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
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禮雖後
世微乎其民將有變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不
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
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里處上
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有况于數十年乎

詩經備攷卷五上

詩經備攷卷之五

金川章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蠶吾吳臣輔 校刊

鄭

鄭氏譜曰初宜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
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
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
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
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為大號叔恃勢
鄭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五

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
背君君以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
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士也修典刑以守之
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
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率後
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
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鄭不商辛氏火正祝融之
也及成早矣陽潁川之崇高陽城昔鄭分也生
而陰山居谷汲男女重聚會故其俗淫吳地同
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鄭故城在許州鄭

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也

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曰。武公與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傳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也。申公說曰。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與傳同。

呂氏曰。武公入仕于周。而同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請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緇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韋子曰。東萊以為周人所作。似矣。不若傳說作武公之好賢。則授衣授餐。曰子曰子。一應。則意者未。請未見象傳乎。

詩經備攷 卷之五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玉藻。天子皮弁。以視朝。則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館。公祭餐也。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

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按緇衣所以裼裘。雅云。臺笠緇撮。則士亦可服緇衣也。子故信傳說為是。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之巫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魏叔成曰。馬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大都不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流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若。若之。何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求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代。京。京。坂。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傳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續說。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

韋子曰。此大夫設為莊公拒諫之辭。意微而辭婉。

深得主文諷諫之體。雖愛其深憂至計。而事有難

於直達者。故曰仲可懷也。亦可畏也。不直刺而微

風以動之。所以謂之風也。朱子力誦毛萇而偏遵

鄭樵如此亦以為淫奔是惡得詩之正哉

眉山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死也
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絕非愛之也未得
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效此詩以爲不勝
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公豈不忍者哉

將切 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

家爲里祀本名初婦也折言傷害也○鄭氏曰

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李氏曰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

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七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牆垣也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植強忍之木孔氏曰檀林

呂氏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

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

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舉舉

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

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
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申公說曰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
莊公大夫原其情而刺之若是則莊公誠負叔段
之責矣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

國人說而歸之

傳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申氏說

多才而好勇大夫
愛之而作是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太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俞也巷里塗也○鄭氏

曰洵信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

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

武

叔于狩手又切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

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

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肅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之子文公名提爲公突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平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

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氏曰駟四馬也二矛

酋矛夷矛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

息○毛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王氏曰英以毛羽○朱氏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

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表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也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

荷葉相重累也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左旋右抽數駟中軍作好

毛氏曰軸河上也也陶陶驅馳之貌○董氏曰陶

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說文作左

旋右招士刀切招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

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潰

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鍾氏曰清人傷無紀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氏曰朝

賢者陵遲朝無忠

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韋子曰此詩非子產子皮不足以當之傳云子皮

爲政子產美之申公亦云子皮辛子產思之當子

詩經備攷 卷之五

辭而序以爲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音之子舍音命不渝

記曰羔裘諸侯與臣服之以日視朝傳曰大夫○毛

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

侯美也○鄭氏曰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投命之等韓詩不倫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歐陽

氏曰謂服以武力之獸爲飾而彼剛強正直之人

稱其服爾

羔裘晏於謀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若素絲五紵之

類。蓋衣服制度之節。朱氏曰。美。○朱氏曰。粲。光明

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

傳。鄙人夫婦相棄。○賦。賦大路。揚之水。大路。二

毛傳。皆出鄭。蓋翻木。鄭地。而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

請經備來。卷之五

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摯。祛。袂也。○鄭氏曰。思。望君

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畱之。○朱氏曰。

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

摯。持其祛以畱之。日子無惡我而不畱。故舊不

以遽絕也。寔。謂寔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毛氏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同。○朱氏曰。好。舊

好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

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嗚呼。

臍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寔故也。不寔好

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

其舊者亦深矣。

韋子曰。是詩。詩以為棄婦之詞。不若序說。舒緊

為長。朱子原解是矣。奈何復改作淫詞。至若漫州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賦。女曰鷄鳴。

申公說曰。女曰鷄鳴。夫婦相警戒之辭。

女曰鷄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言

請經備來。卷之五

將翔。弋。音。與。鴈。

鄭氏曰。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弋。繳

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鴈。以待賓客為燕具。○呂

氏曰。昧。晦也。且。明也。昧且。天欲且。晦明未辯之時

也。列子曰。將且。昧爽之交。○毛氏曰。明星有爛。言

小星已不見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毛氏曰。宜。肴

也。朱氏曰。宜。和。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

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按名靈公之嬖臣也。按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出之獲狂狡，狂狡歸鄭人，鄭人入于非倒城而從此送為鄭臣。而靈公發之耶。

韋子曰：昭公雖昏弱，未至如桀紂之惡也。況救齊有救戎之功，辭昏明自強之義，亦賢世子也。不幸為突篡逐，鄭人所當憐而扶翊之者，奈何斥之為狂且為狡童，豈人臣所忍加於其上哉！朱子疑之。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毛

誠是而俱作男女嬉戲之詞，蓋亦未見傳爾。予讀魯詩而知傳說本明，前人自贖贖也。扶蘇狡童，囊三章俱從傳說，則靈公之雙倖難掩，而昭公之誣庶自此泐矣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蕒也。其華蒨蒨。釋文：未闕曰蒨。蒨，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寬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馬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橋，亦作喬。○毛氏曰：松，木也。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陸機曰：一名馬蓼。○鄭氏曰：

游龍猶放縱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華陽范氏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釋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毛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釋兮。

釋兮釋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釋音

毛氏曰：釋，稿也。○鄭氏曰：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蘇氏曰：木稿則其聲。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釋兮釋兮，風其漂兮。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兮。於通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稿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蓋各自謀爾，倡我。

則我其和女嬖女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

其下自相倡和也。

鄭六卿伐范宣子。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暉。子柳賦律兮。宣子喜曰。觀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然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繇是觀之。此豈男女淫御之詞。朱子誤矣。序以為刺忽。故弱。近是若香傳。于吹律似不類耳。

穆兮二章章四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刺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去其國。賦麥秀。中。公。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是詩有狡童字。意即麥秀也。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中。公。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是詩有狡童字。意即麥秀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鄭氏曰。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毛氏曰。愛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氏曰。愛不能息也。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愛之而已。

蔡子曰。從傳誤則彼字下。合用字若謂彼用狡童。下與我言不與正人謀也。不與我食邪邪知進而正。

直逐。不與我謀食也。惟子用匪其人。使我至丁不能餐息。則其愛國愛主之心。雖去猶不能忘。若子良者。可謂忠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褻愛思見正也。任意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氏曰。任意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褻愛。中。公。說曰。子良如志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亦謂靈公發狂。恣肆。無思。思大國。則其罪而清。靈公之創也。豈真指忽與突為狂童乎。鄭康成誤矣。

子惠思我。褻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毛氏曰。惠。愛也。漆。水名。○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褻其裳。涉漆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為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辭。

子惠思我。褻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毛氏曰。洧。水名。○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子。惠。思。我。褻。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六卿饒范宣子子大叔賦秦裳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
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思大國之正已子
義得矣朱子謂浮女語其所私若然子大叔何得
自汙辱哉

秦裳二章章五句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聲男行而
女不隨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中氏說曰襄公無
道即位之四年公
弟小白避之齊人慕之而作是詩○魯詩以此
列于齊風毛詩收入鄭玩叔兮伯兮之句則魯說
為長况漢世說詩中公
先于毛公必有所陳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孔氏曰男親迎而

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程氏曰將迎也將迎也言男俟我於

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衣錦聚苦通衣裳錦聚裳叔兮伯兮駕子與行

鄭氏曰聚禪音丹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

上加禪穀焉為其文之大著也朱氏曰婦人既悔
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
者乎○韋子曰若從傳說衣聚裳不過想像公
子之服飾而屬望于善曰安得叔兮伯兮駕而迎
我使予得與之同行同歸也皆齊人愛慕無已之

辭于辭意亦順朱子必
指為淫婦之詞何歎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子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音茹蕙力於在阼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叮叮吐鼎者茹蘆
茅蒐所留也孔氏曰地草故云叮

阪者曰阪孔氏曰阪能不平○朱氏曰其室則邇

詩經備珠卷之五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中
風山齊桓公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
魯詩亦賦天齊風不途毛公何以誤收入鄭也

韋子曰風雨鷄鳴正慎思君子之際如後世樂府

雷聲雨淚觸景傷懷鴈過鳥飛牽人遠思豈盡淫

邪邪若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為淫

善民曰
心不悅
則憂結
也

奔。抑何僻也。再攻魯。傳此本齊詩。則風雨淒涼以喻當時濁亂。正待匡扶之人。既見管子得一賢相。云胡不喜。半生之疑。渙然冰釋矣。

風雨淒淒七西切。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風雨且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然。○

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朱氏曰。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西切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朱氏曰。言瘳思自此而愈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申公詩說

室下衰學政廢。弟子多無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此篇原載王風。毛本疑鄭。聲多注。妄訓為淫詞。寃。非。至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門人語之。答云。齊說亦不可盡廢。朱子之。惟。誤。子。亦。稍。知。悔。也。夫。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屏移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

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

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

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其所以紆日而之。患。而以學為不切于世務。此學。廢之。緣也。○范氏曰。坐青衿以淫奔。止以。挑。達。二字。作。語。其。刻。甚。矣。考。亭。之。故。入。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遠爾棄絕於善道乎。○嗣音。韓詩作詒音。音。不。寄。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致。而。組。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他。羔。切。今達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孫。文。曰。宮。門。雙。闕。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遠爾棄絕於善道乎。○嗣音。韓詩作詒音。音。不。寄。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致。而。組。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他。羔。切。今達今。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孫。文。曰。宮。門。雙。闕。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容。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容。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容。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容。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容。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閣。非。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官。闕。也。

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故
僻邪侈之心勝之矣。○歐陽氏曰：三章皆是學校
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
爾。挑達城闕開日遊遊無度者也。

韋子曰：解經之弊二。不知而臆度。明知而偏執。是
也。如此詩誰不識為刺學校廢而朱子故誣為淫
奔所詞偏花之私心也。及作台鹿河賦。木心却難
掩。球善乎容城。獨靜修之言曰：六經傳注于淺。疏
釋于重。議論于宋。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
讀宋儒之議論。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出爾。嗚呼。
注疏簡而經尚存。議論多而經
益亡矣。後之學者可不辨之哉。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詩經備攷

卷之五

美

死亡而作是詩也。

傳郇人兄弟相棄。口口口口賦錫之水。按左傳忽

子儀于暨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于暨皆
死。而原繁謂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不得謂
終鮮蓋此原無風。申公云：錫之水。兄弟為人所闢
而被讒者。詎之詞。毛公謀收入鄭。朱子又強坐為
淫者相謂。誤
而蓋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音廷女。

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小人眾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察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呂氏曰：無
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
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詩經備攷

卷之五

美

傳鄭有貞士宜其口口口口俗賦出其東門。

申公說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攷魯詩傳說俱云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

綦音基中聊樂我貞音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綦中蒼

艾色。○孔氏曰：云貞古今字。助語辭。○韓詩作

出其東門有女如茶。雖則如茶匪我思存。且

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闕曲城也。闕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

之開茶英茶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類者。○孔氏：刈
開茶。乃茅草秀出之類。英，是白貌。刈，
薙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宋氏曰：茅蒐，
可以染絲。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傳曰：季遇卻缺于冀，鳩于文公。○人美之賦，坐有蔓
艸。○申公說曰：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

晉人美之

國語曰：季使舍于冀，野其缺，其妻備之。歌相待
如賓，從而問之。冀，乃之子也。與之歸，而進之曰：臣
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鼻可乎？對曰：國之
良也。是故舜之刑也。願其舉也。與焉。今君之所
聞也。齊桓親來，管敬于其城也。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教也。夫教，德之修也。修于
德，以臨事，其何不濟？
文公使為下軍大夫。

詩經備攷 卷之五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今有美一人 清揚婉兮 邂逅
邂逅 相遇 適我願兮

毛氏曰：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
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溥頌氏作露

上充 婉韓詩作覲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 婉如清揚 邂逅相
遇 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善也。

韓子曰：野，即班荆之意。鄭伯享趙盾，子大叔賦焉。
趙盾曰：吾子之惠也。六卿饒能宜于子。賦此，言
子日猶于吾。吾有美一人，子產與叔向相遇，亦賦
野有蔓草。是豈淫詞乎？至若序謂君澤不下流，豈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則又變矣。序之誤，在泥題
二字。朱子之誤，在謂認美人二句。然則漙今之誤
人，亦猶作淫女乎哉。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口。○子譏之。賦：溱洧，
地，右洛左濟，食溱洧焉。土脈而險，山居谷汲，男女
聚會，故其俗淫。綠，是觀之。男女相棄之說，非也。
溱，開中。與洧，于軌。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詩經備攷 卷之五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鄭氏曰：仲春之
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蘭，蘭也。訏，大也。
下之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蘭，蘭也。訏，大也。

勺藥，香艸。釋文云：勺藥，離草也。○鄭氏曰：男女感
春氣，竝出，託采芴芳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溱與洧，洧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詭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溱，深貌。殷，衆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
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

溱洧，然。○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蘭，蘭也。訏，大也。
下之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蘭，蘭也。訏，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李氏珣曰：管親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清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雞鳴而下，皆刺其失昏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風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有之矣。平澤曰：鄭先衛法，循而無法，以經攷之，鄭之先亡，豈直無法哉？○南黃氏曰：子夏曰：鄭音濫，淫志，自春秋列國時，皆好之。鄭以女樂略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淫樂，厥警，魯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天子惡其亂雅樂，蓋其音比于慢，近似雅樂，而其實非也。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饒宣子宣于諸賦，子賦賦野有蔓草，子賦賦叔賦，塞裳子游賦，風雨子旌賦，有女同車，子賦賦曰：以聲不以辭，夫子謂鄭聲淫，季子謂其細已，其皆聲音之謂也。○新鄭楊氏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淫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淫于淫，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同作樂之聲，過于淫。

詩經備攷 卷之五

莞

詩經備攷卷之五終

詩經備攷卷之六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攷訂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臨淄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淮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一

荒淫怠慢，紀侯誥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地理志曰：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嶼，少五穀，而人民寡，適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二十九世，為強臣田和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如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所依。

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序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首句是也。下云哀公荒淫怠慢。恐未然。

傳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申公說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姬為之不聽樂。其賢可知。此詩明是勸公勤政。哀公時那得有此賢妃。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李氏曰。后夫去君。○孔氏曰。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為雞鳴。

○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黃氏曰。匪雞二句。俱賢妃之聲乎。不作詩人訓解。更自然。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鄭氏曰。君日出而視朝。○毛氏曰。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朱氏曰。昌盛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為之早作。○鄭氏曰。所以當

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孔子曰。雞鳴。下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皆是敬處。以蠅聲為雞鳴。以月光為天明。亦是敬處。嚴正在談處。

序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傳 齊俗習於田賦。管申公說曰。管。齊俗好田。君子刺之。

子之還兮。遭我乎徂兮。之子之還兮。遭我乎徂兮。之子之還兮。遭我乎徂兮。之子之還兮。遭我乎徂兮。

我謂我儂兮。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徂。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羴。兩羴。儂。利也。○鄭氏曰。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我謂我儂兮。許全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徂。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羴。兩羴。儂。利也。○鄭氏曰。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

子之茂兮。遭我乎徂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徂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我謂我儂兮。

尚宋注
制作加
孔氏謂
尊向此
飾也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猗。猗。名。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吹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樂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卑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也。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寧。著與寧同。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四

○鄭氏曰。素。為充耳。所以懸瓊者。或名為統。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瓊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玼英乎而。

鄭氏曰。黃。統之黃。

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所。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所謂皆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俟我于室乎而。此所謂及寢門。揖婦以入。俟我于室乎而。此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所。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莊公名光。魯公。環之世子。淫于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崔。行之妻。棠姜。為其所執。○申公曰。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玩詩詞似非刺君之語。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五

韓詩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朱氏曰。履。躡。即。就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他。達。切。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闥。門內也。發行也。朱氏曰。發行。行去也。言踰我而行去也。

歐陽氏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鄭氏曰
一類勿
以之氣
因表亂
之身也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典居無節號令不時擊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鄭氏曰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

故羣臣促速顛倒衣裳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

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

請經備攷

卷之六

六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朱氏曰

翟翟驚顧之貌○程氏曰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

蚤或暮無常度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

知其爲限也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

蚤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風刺

後經那
類之狀
有湯人
所共處
之地暗
視衆也

之鄭氏曰公與夫如齊夫人怨之棄公襄公使公
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莊于祝丘
又知齊齊大夫作此詩以刺之
南山崔崔子難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鄭氏曰雄

狐行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

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孔

氏曰文姜繇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

爲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葛又從止

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

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

冠屨之不可雙也○毛氏曰庸用也○鄭氏曰言

文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

藐麻如之何音構從足容其畝取七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止

鄭氏曰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

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鞠盈也魯侯既告父母而

取何復盈從今至於齊乎呂氏曰鞠盈也曷盈又

朱氏曰
屬必兩
接必雙
物各有
耦不可
亂也

毛氏曰
鞠盈也

禮曰
商如之
何不思
之詞
法俱在
其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鄭氏曰：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今至齊乎。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音甫甫田，維莠羊九切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毛氏曰：甫，大也。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切切憂勞。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八

也。鄭氏曰：與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無田甫田，維莠居弱切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呂氏曰：騫騫，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兮變兮，總角古惠切兮，今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卯，幼稱也。弁，冠也。

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呂氏曰：苟，繇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

與也。○公，無確據，申公亦謂景公急於圖霸，夫讓之，玩弄于兩霸四子，于詩情合矣。况襄公在位，年淺昏淫之人，何知遠大。惟景公享國日長，或欲追小白之遺烈，以雪莊公之耻，圖成大事而急遽無序，是未可知也。嗚呼！圖難于易，為巨于細，有天下國家者，宜深長思哉。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戰國策：韓國盧。令，令，纓環聲。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九

盧重平聲環，其人美且鬢。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鬢，好貌。

盧重音備鉤，其人美且偲。

毛氏曰：鉤，一環貫二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偲也。

程氏曰：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收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韋子曰：玩詩辭，陳古以風令，其他則難走狗之習，爾可謂古賢君之賦乎。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敵笱魯說桓公名軌惠公次子也執其兄隱十八年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誅之襄公怒計殺桓公敵笱古口切在梁其魚魴魴音音齊子歸止其從去聲如

毛氏曰鯨大魚○鄭氏曰鯨魚子也魴也鯨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敵敗之笱不能制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毛氏曰如雲言盛也張氏曰反歸于齊也

敵笱在梁其魚魴魴木呂切齊子歸止其從如雨鄭氏曰魴似魴而弱鱗○毛氏曰如雨言多也

詩連備攷 卷之六 十 敵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鄭氏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以爲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仍從序傳可也

敵笱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敵載說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朝而假

載驅薄薄音朱韋切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載驅薄薄音朱韋切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單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莛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單蔽也謂路車以皮革爲質而羽飾自夕發至旦與疾木質其上文以單爲質自夕發至旦與疾星夜急趨不能緩也晉山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朱子解作宿言離于所宿

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切垂轡瀟瀟乃禮切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瀟瀟衆也豈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耻之色也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十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彿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吐刀切行人儻儻表驕切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黃氏曰女子不出閭日遊敖文姜之情態如此禮義蕩然矣詩人極其形容疾惡之正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齊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夫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子焉

詩經

名集

詩經

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濼齊人譏之賦猗嗟

申公說曰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濼齊人刺之惟其符德故多言其射技之善云

猗嗟兮射則臧兮

趨踰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願長貌○朱氏曰抑而

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毛氏曰踰巧趨貌

○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

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

少此耳鍾氏曰章章者猗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主

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

清明也○鄭氏曰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

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展誠也姊妹之子

曰甥○朱氏曰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

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

反兮以禦亂兮

毛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孔氏曰善舞

貫中也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

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

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呂氏曰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

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是詩譏

刺之意皆在章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

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幸子曰國制不可不謹也太公為周室元勳

其應揚之才凌厲百代而急于圖治宵衣旰食少

貸柔深厚之意其治齊也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

之業便魚鹽之利至于禮樂法制或有未逮子若

孫因而放恣不軌至哀公荒怠敗遊而變風始作

猶未若南山雄狐所刺者已不免夷王之烹至于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主

襄公委淫無忌人道滅絕而周天王若罔聞方伯

諸侯亦無問罪之師何也夫王雖弱列侯大輔威

命猶在周拜襄公當東遷之後周之禁令且不行

于畿內况能制強齊哉無惑乎馳驅魯道視焉為

禽獸之行也雖然有土之君德政不修而以淫聞

于天下未有獲善終者襄公被殺于公孫無知厥

後莊公亦為推所弑天道惡淫夫豈或真哉設

使太公之治齊如孔子相魯男尚忠信女尚貞節

者耶嗚呼以伯夷尚父之基業而為田和所篡則

廉耻不顧而法制不修之過也而漢氣節六朝文

詞皆上人好尚所致故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既

鳴矣外無幾仇達之章也且桓公中興者誰既

合而詩不概見何賦及攻魯詩始知小白奔莒齊

人慕之賦手風雨滿瀟瀟齊人真得管子為相而作

詩經備攷卷之九上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南陵戴其賓 校刊

魏

鄭氏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尚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古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地理志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邯鄲之於衛也。郡縣志河中有序葛屨。褊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傳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中說曰

孔氏曰 魏是安 褊褊為 衣領

內子。儉不中禮。褊者。怨之。則闕文明矣。

糾糾葛屨。具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切於道之褊。紀力之。好人服之。

毛氏曰。糾糾。猶絲絲也。未氏曰。糾。糾。夏葛屨。冬

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織織也。婦人三月。

廟見。然後執婦功。○鄭氏曰。言女手者。未三月未。

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毛氏曰。要。褌也。褌。領也。

好。人毛鄭云。即女手。服。謂整治。言又使此女治褌。

褌也。朱子解。猶大人言使女縫裳。治褌。褌。大人送。

服。則好。人當從魯傳。指內子也。內子。褊急。廉妾。怨。

之。服。整。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圭

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

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

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

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范氏曰。宛。辟貌。婦至門。夫揖

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爲飾。○蘇

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

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于

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毛氏曰棘。乘也。○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

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剛極言責君無已也。

章子曰自古奸人誤國皆自以為是而拒人之言
一種達迎附會之小人每每詭排議論不以爲正
則笑爲愚賈生所謂可爲痛哭者此也詩人統辭
以勸之曰蓋亦勿思使其低首沉思如許可憂如
詩可懼急改曰猶恐
其疏而故可斥正言哉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困迫而數使制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魯傳開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詩經備攷 卷之六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曰岵
無草木曰岵與毛傳正反

○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上猶尚也。

尚慎之哉欲其忠于職事無罪戾也元城劉
氏曰末二句自怨自憐可以見忠孝之心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子氏曰尤憐愛
少子者婦人之
情無寐無音寐也父尚義母尚恩故曰無寐音無
兼所而不歸也○鍾氏曰猶來
音不敵必之詞慎心所發也

兼所而不歸也○鍾氏曰猶來
音不敵必之詞慎心所發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說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

友歸于農畝。魯傳觀之君子缺四
字大意與申公說同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下云言其國削小民
無所居與詩辭不合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朱氏曰閑閑往來

者自得之貌。有寐獨寤理亂
不聞開中隔人○孔氏曰還兮相呼

詩經備攷 卷之六

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韋氏曰泄泄無所事事之意。逝往而不返之辭。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說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傳
魏之君子缺六字美之○孔叢子引
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文選注張氏曰伐檀
刺賢者不通明正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音貍音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切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實置

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大波

曰種之曰稼歛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

田曰獵胡何也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毛氏曰

素空也

出氏曰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將然于河之干遺物而不其而不同者也

國入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

之曰汝未嘗稼穡不何為而積汝木官狩獵何

為而來汝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觀伐

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

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如

此解不稼四句于胡瞻爾庭方叶若朱氏注云其

志自以為不耕不可得不云云則爾庭二字何所

看耶蓋斥無功受祿者若此不作厲志之語乃通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代檀側猶厓也○蘇氏

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

之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切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漣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韓詩曰淪流而風圓者為困鶉鳥也熟食曰飧

韓詩曰淪流而風圓者為困鶉鳥也熟食曰飧

韓詩曰淪流而風圓者為困鶉鳥也熟食曰飧

韓詩曰淪流而風圓者為困鶉鳥也熟食曰飧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詩經備攷卷之六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關文或是貪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大鼠女無食我黍疾其稅斂

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眷顧我又疾

其不修政也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呂氏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虐克民當去之久

矣姑事之至于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
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
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切毛

毛氏曰苗嘉穀也○鄭氏曰莫我肯勞不肯勞來
我范氏曰不以我為勞也郭外曰郊○廣漢張氏曰碩鼠之
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則人疾之甚而

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本章誰之永號謂我將
去爾而適樂郊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

詩經備攷 卷之六

可見其情也

韋子曰申公云大夫食辰魏人怨之而作是詩假
大服以刺其大夫于義乃順若謂刺其君魏雖最
爾國于亦姬之侯也季札問魏風曰以德輔此則
明上也民仰極愁怨孰敢以大風比也君子必不然
矣此序之

碩鼠三章章八句

南海黃氏曰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
非晉事徐齊稱急與勸徐黃朴亦不同蓋在未被
晉滅之時若直以為晉詩不可也土地陋小徐齊
編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
去其位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詩經備攷卷六終

詩經備攷卷之七

竟陵鍾 樞伯敬
金川蕭調鼎玉鉉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
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
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于燹改為晉侯其
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
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時殺禮以救艱危

詩經備攷 卷之七

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
倬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
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地理志曰河東土地
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
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
蟀山樞蕩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灰
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
念灰生之慮吳札問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
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說蟋蟀，唐人相戒之詩。魯傳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

蟀之詩蓋風之變也。閔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

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

蟋音蟀所律

在堂歲事九精其莫音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氏曰：蟋蟀，蝻也。郭璞曰：今九月在堂，聿遂

詩經備攷 卷之七

除去也。鄭氏曰：是時農功既畢，可以自樂矣。已，甚

康樂職主也。鄭氏曰：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為節也。

瞿瞿然，顧禮義也。朱氏曰：瞿，懼也。○鄭氏曰：荒，廢亂

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

士瞿瞿然。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俱衛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

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

廣為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于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

之

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愴。切無已

太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良士休休。孔氏曰：春官中車云：役車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方箱可兼任器以俱役。休

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愴，過也。憂可憂也。○歐

陽氏曰：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

安也。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

詩經備攷 卷之七

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廣漢張氏曰

人問之，人之情惟其急迫，欲開其胸，則其思

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其胸，則其思

慮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

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無拘迫

之患，樂而無荒，斯能周旋四節，而所愛者必得，則

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而理矣。

○此詩舊說俱以為刺晉僖公，不能以禮自娛，而

朱氏注云：民間宴飲為樂，遂以職思等語，俱作以

荒疾著之類，抑何拘耶？蟋蟀四句，不過指時序，迅

亦詠其時，豈真農家之詩乎？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黃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
于之四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
考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
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享樂以引日一旦荒
而太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
其類不立有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于物能用
之以其節而樂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于政凡所
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曰刺焉

說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傳唐侯曰山有樞
李子曰此詩之情在文辭之外畧于車馬廷內
語選出一班與抑戒修爾車馬灑掃廷內同音
得之小序言之過盡失詩人微旨
宋法以為民間答和之詞又非矣

詩經備考 卷之七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妻方俱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毛氏曰樞莖也郭璞云今爾雅曰榆白粉之皮也
白者○毛氏曰妻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也
名粉○毛氏曰妻亦曳也行必曳之是馬謂之
之驅宛其死矣愉樂也

山有樞音隰有柎女九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
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樞山樞孔氏曰樞似柎色柎也孔氏曰
木而尖柎可灑酒也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
為弓弩輪
山有漆音隰隰有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嘉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朱氏

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

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

愈其激發感動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

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
守也乃此詩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詩經備考 卷之七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昭侯伯文侯子昭侯
于曲沃號為桓叔曲沃也元平封文侯弟成師
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未大于本而得民
心不亂

何待
傳曲沃盛疆口口口賦揚之水

申公說曰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
南海黃氏曰我聞其事乃通國皆知之辭言不敢
以告人者反辭以見意故歷其謀欲昭侯知之雖
不敢言乃深告之也願得魯說之音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音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

歐陽氏曰陽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

何憂焉
毛氏曰
無危則

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
鑿鑿然見於水中爾○毛氏曰鑿鑿鮮明貌○陳氏
鑿然襟領也諸侯緝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
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切素衣朱緇從子于鵠既見君
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緇黼也孔氏曰謂於給之上
素衣朱緇謂日給給名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陸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水生塵○蘇氏曰命桓

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
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
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
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其後
召公子陽生于魯復至于齊國人皆知之而不
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蘇氏曰命謂桓
叔命其徒以舉事將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告人
乃所以深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傳曲沃盛彊○○○○憂之賦椒聊中公說曰

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乘盛彊師
履憂之而作是詩則缺六字可知矣
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乘舊君而
奉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也甚矣聖人易取焉
夫民同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除上之人如
爾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
人臨乎民上樂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
而不強于自治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機疏云朋比也釋文謂

○鄭氏曰一掬之實蕃衍盈升喻桓叔晉君之支
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之子是子也碩謂

壯貌○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

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支別
將遠而無窮也序云子孫將有晉國至桓叔之孫
方末之盛不
為無謂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曰劬方氏曰盈劬者不復篤厚也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
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序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說綱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綱直雷切

毛氏曰綱繆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

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見嫁

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

矣故云不得其時○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

綱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懈近切

詩經備攷卷之七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

而會焉

綱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祭者采者子兮

子兮如此祭者何

李氏曰國語雖三女為祭又曰祭美物也是言美

女也○呂氏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

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

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

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

也男女倘相見其樂當何如曰良人曰祭者蓋互

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此詩人賦

序林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林杜申公說曰林杜君

有林之杜其葉滑滑私教獨行踽踽俱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此音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次焉九

毛氏曰林特生貌杜赤棠也踽踽無所親也○王

氏曰滑滑潤澤也○鄭氏曰比輔也范氏曰毛氏

曰飲助也

有林之杜其葉菁菁音獨行戛戛求營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戛戛無所依也

非以此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

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以他人為可恃

彼行遠之人胡不飲助也蓋深嘆晉君以行道之人

視此荷非兄弟必不相飲也信乎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傳晉大夫賢。口口美之。賦羔裘。申公說曰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

韋子曰。此詩玩本文。畢竟是美其大夫之辭。首句

指其服飾以致相親之意。自我人居居者。從我小

人願安之情。而委曲定其居也。自我人究究者。從

我小人之疾苦。而詳悉究察之也。自我人三字。正

見體恤之周處。曰維子。則我人更無他仰賴。情自

不忍携矣。舊都作刺時。姑存其詞。故以俟後人折

衷焉。

詩經備攷 卷之七

羔裘豹祛。起居自我人居居。無他人。維子之故。

鄭氏曰。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祛。袂

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用使我之衆

色不與民相親。不受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當思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衰。係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去

毛氏曰。衰。猶祛也。○孔氏曰。究究。孫炎云。窮極人

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

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傳魏人苦於征。口口口口賦揚羽。缺文當是役不

申氏說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序揚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大亂五世。君

不知魯傳之薄當

肅肅揚羽。集于苞栩。况禹王事靡盬。不能蓺稷

黍。父母何怙。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肅肅。揚羽聲也。揚之性不樹止。釋文曰。揚

無後集。止也。種。樹。杆也。孫炎曰。物叢生日。苞。○鄭

也。○孔氏曰。相。監。不攻。緻也。攻。牢。不堅。致之意也。

怙。恃也。○鄭氏曰。蓺。樹也。曷。何也。何時使我得其

詩經備攷 卷之七

所哉。孔氏曰。德。德。乎。蒼。天。何。時。使。我。得

肅肅揚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鄭氏曰。極。已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

無已也。

肅肅揚行。戶郎集于苞長。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

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揚羽三章章七句

不疑矣
且疑之
其惟久
其惟久
其惟久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傳曲沃僖弒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

衣中天說曰唐公孫僖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資

韋子曰此詩唐人暴武公驕蹇之狀而設辭以刺

之朱氏云自述其請命之意恐未然小序以爲美

之則大謬矣武公弒君篡國之罪法無可赦者若

云尚知請命爲君美其君操之好亦可美乎自

古跋扈不軌之臣挾天子以逞狂邪聖人之所必

誅而猶存其從惡之詩必不然矣

詩經備攷

卷之七

十一

王氏應麟曰無衣非美晉蓋問周也自僖王命曲

沃爲晉侯而某臣無所忌蓋問王之命晉大夫襲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

子則不成爲君○鄭氏曰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

安故以得命爲安孔氏曰就天子之使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鄭

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

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程氏曰煥煥亦

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

鄭氏曰武公之事曰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之

初潘父執昭侯而迎桓叔桓叔初來而桓叔

叔共立昭侯于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來而桓叔

伯復立孝侯于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來而桓叔

又是不與也及昭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昭侯

先是昭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昭侯

公勝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于小子是爲小子侯

武公四來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勝小子侯

也故後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賄周僖王

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豈以

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

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與唐藩鎮

狀其主帥而代之以生進降節者無異聖人致嚴

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詩經備攷

卷之七

十一

無衣二章章三句

說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晉傳晉文公好

有杜之杜生干道左彼君子兮噉肯適我中心好之

之曷飲食音之

鄭氏曰道左道東也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

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寒也○朱氏曰噉發語辭

作道詩○韋子曰文公歷艱難而復國其心耿耿

恐不足致高賢故以道左杜自喻曰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其好賢之誠切可見矣

置之且無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譏誣不實何
所得乎謂不得事實也張氏榜曰謾人似此之實
項而不能不露千從容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為
止謔之法○毛氏曰采芩細事也首陽由僻也細
事喻小行也○兩辭皆無微也○孔氏曰小行謂小
小之事無微謂幽隱僻僻無微也謔言之起雖
有微正應下徐字審字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
蓋審察其非
可諱來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苦菜也朱氏曰與許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詩經備攷 卷之七 去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芩菜名也○朱氏曰從聽也

呂氏曰采芩采苦采芩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
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溪澗之澗肩受之聽不行
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輟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推
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芩為細事首陽為幽僻孔氏
引而伸之謂諱言之起蘇君數問小事于小人
難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韋子曰謾人之言大可畏哉觀魏陽容太子於
使人誇之又置毒酢中垂涕而來退雖明主未免
敗於况昏淫如獻公乎始聽上焉之謔終惑于聖
德之手遂至殺太子秋三君大亂十六年而後廟
社獲安謔之禍如此為人主者可不深戒

采芩三章章八句
河東柳氏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

所理也有茅茨木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
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怒有昌言
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

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

南黃氏曰晉滅於幽沃其先已見于文侯時矣
以書文侯之命幸之一則曰文侯義和二則曰父往
哉其卑屈依怙之意可見矣大誓未報王靈不震
當如周公爾相朝廷而後其于使號召于外與九
州方伯連帥戮力討賊可也文侯亦應而無立志
不建匡復之策奔逃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自以
為足遠遺文侯歸文侯歸國治世不聞其開罪可
知也夫以周公之忠望而帝崇猶自流言况仇之
不自強乎此成師之所以包載禍心也仇沒未久
其子昭侯已遷于翼日以衰故而曲沃遂獲其宗
國矣武公之後文公稱霸誘而不正召王河陽秦
秋書符以諱之不恭不讓效尤成師故也襄王不

詩經備攷 卷之七 去
綱亦賜文公弓矢則又援文侯之命以為故事矣
周室委靡頹墮而不自振晉國亦岌岌自安而平
戎之後不再扞王于狄厥後播殺三卿則恬愉之
遇也於乎山有樞作迄于采芩豈後有陶唐深思
遠稱之

風

詩經備攷卷之八

竟陵鍾 崑伯敬

金川常調博玉鉉

攷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為鼠之

山堯時有伯翳者實阜陶之子佐禹治水

賜姓曰麻歷夏商與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

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姒秦

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

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

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

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城東至地山在荆岐

終南停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地理

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

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與師修

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

馬田獵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

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

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

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

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

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

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惰浮

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

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

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世為附庸今初得命也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毛氏曰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顛也孔氏曰的白

毛氏曰寺人內小臣也文選寺人掌女官之戒新都

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蘇

氏曰凡此皆入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

也。賦氏曰：未見而寺人傳公，與三代侍御。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切

毛氏曰：阪者曰阪，下濕曰隰。蓋老也。八十曰耄。

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服燕飲，相安樂也。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疆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盡。

詩經備攷 卷之八

毛氏曰：簧笙也。上而見者，取遠非重，而笙居深宮，不接於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侍，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猶笑三代，柄用閹臣，不待流一天下已然矣。史記謂秦公學于寧人，即寺人也。史書之，既學于寧人，以刑餘為用，召以法律為詩書，則豈得以為商鞅，趙高得以致法，終于凶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駟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圍囿之樂焉。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騶也。

駟騶切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

毛氏曰：騶，孔氏曰：阜，大也。言駟騶也。冬狩曰狩。

狩。○孔氏曰：四馬當八轡，言六轡者，以駟馬內轡納之於斂，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獻鹿，豕羣獸。○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鄭氏曰：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五御，三日逐禽左，自左腰拔，括而射之。遂于右，謂為上發，拔，括。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車，鸞音丹，鑣音切，載獫狁。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輶，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毛氏曰：獫狁，田犬也。長豕曰獫，短豕曰狁。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駟騶三章一章四句

王氏曰：張必二弓，如閉，繼，繩，縲，約也。孔氏曰：竹
有副焉，以備取也。一各執
然發納之，張中也。**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

有敘也。

張氏曰：車，每驅，馳，小戎，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
或，錯，而，奉，仲，以，來，武，車，故，勢，故，能，使，泰，伯，有，天，下
其，最，急，之，風，與，三，代，之，溫，桑，故，厚，抑，何，遠，哉，○
山，蘇，氏，賦，曰：泰，民，好，戰，之，心，焉，然，而，未，已，也，是，故
不，可，與，休，息，而，至，于，凶，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
俗，有，好，戰，之，心，哉，說，后，稷，之，稷，猶，則，可，以，知，周，家
上，世，下，年，之，過，其，歷，觀，泰，公，之，使，人，各，各，其，車，用
則，可，以，知，泰，之，傳，詐，二，世，而，不，及，其，期，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錄，來，者，高，矣，
幸，子，曰：秦，人，勇，于，公，戰，其，風，土，然，也，良，將，勁，兵，世
出，從，西，自，秦，沖，以，來，當，為，諸，侯，年，所，藉，藉，者，固，矣，
其，民，勇，敢，向，氣，樂，于，戰，而，婦，人，女，子，亦，知，急，公
義，而，無，押，蹙，之，私，故，後，世，定，都，以，關，中，為，最，平，王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七

畏，秋，之，強，而，輕，以，岐，周，之，地，子，秦，使，得，藉，甲，兵，之
強，不，剛，而，并，六，合，誰，之，罪，哉，故，實，功，者，富，貴，可，推
土，地，必，不，可，假，况，祖，宗，根，本，之，處，乎，燕，雲，不，割，
不，後，深，入，自，撤，藩，也，若，平，王，者，罪，更，在，石，晉，上，矣

小戎三章章十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兼葭。

申公說曰：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

魯傳甚明，不說宋儒何故托于小戎，以為制襄公

不能用周禮也。程曰：賦序俱不能順文直解，強辨

一篇情趣文字，則附于周

禮變俗之說，殊可笑也。

兼葭古語，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

孔氏曰：兼似萑而細，高數尺，葭蘆葦也。○毛氏曰

鄭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逆流。

蒼蒼，盛也。白露凝晨為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逆流。

順流而涉曰逆游。○鄭氏曰：宛，坐見貌。○蘇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逆流。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逆流從

之道阻且躋，逆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毛氏曰：淒淒，猶蒼蒼也。○程氏曰：淒淒，猶乾也。○湄，水

隙也。○蘇氏曰：水，隙也。○坻，小渚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逆流從

之道阻且右，逆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八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右，出其右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

至也。○小渚曰沚。

韋子曰：周末君子，惡秦人尚詐力而賤仁義，故隱

於水濱，不受其汚雨，倘亦巢許夷齊之流歟，使人

置之不得從之，莫繇死在水中，渺不可即，嗚呼，真

高士矣。

兼葭三章章八句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申公曰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此秦

其君之辭傳云矜說云祝二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切

毛氏曰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一名太一西京賦

條槲梅柟也孔氏曰槲部莫○朱氏曰君子指

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

諸侯狐裘以楊之上藻曰錦衣狐渥厚漬也顏色

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九

大以與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

必有令德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

君之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詩考不忘

毛氏曰紀基也堂罪道平如堂也朱氏曰紀山之

寬平處也○紀惟氏注作紀云終南之旁有紀山

字當作紀○袁宇記堂即畢原○鄭氏曰畢終南

之道○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

將將佩玉聲也詩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

長久而安寧也

韋子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雍州之重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車氏曰穆公葬穆公者至百七十人忍于殺人哉魏

也故片刺穆公傳利康公所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十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康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

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鄭氏曰特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王氏曰特○鄭氏曰人百其

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言氏曰防防為防木○鍾氏懼曰誰者若為不知之詞悲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虎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禦當也王氏曰言能禦其非自先世而然矣至穆公從戎者衆

良但無過嗚呼夷俗亂華殆不止此明主以中國之法治之惡可反用其法哉

詩經備攷 卷之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傳缺八字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鴝疾飛貌晨風鶉也陸機曰鴝似鶉青黃色

鬱積也北林林名也○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欽欽下解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

晨風三章章六句

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呂氏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加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公遇賢始勤終怠此魯說也

山有苞櫟陸機曰櫟有六駁切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機云秦人謂梓櫟為櫟

○陸氏疏曰駁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學造視似駁馬故謂之駁○程氏曰櫟山之所有也而詩經備攷 卷之八

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六駁亦然六見盛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櫟音隰有樹槎音達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棟唐棟也榘赤羅也釋文云赤羅今榘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呂氏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此詩是賢人見棄刺其終不如始也朱子以為婦人之辭何耶

此冠率
風見矣
公勸助
王以著
則國之
本也

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中

幸子曰據傳則此詩作于襄公初承王命伐戎之時乃周人之詩也周地後歸于秦故列之秦風曰

王于與師猶已然而言蘇子謂其民猶思周之盛時亦未見嘗傳爾若序云判用兵去本文遠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毛子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

毛氏曰袍補古典也孔氏曰純著新編名爲袍鄭氏

曰怨耦曰仇○朱氏曰秦俗强悍樂于戰鬪故其

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

蓋以王于與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

懽愛之心足以相歿如此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與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發衣近污垢戰車戟常也○毛氏曰作

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

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

而爲比間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旅之衆其所

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非一日之積矣岐豐

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與師則非從其君之私

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舉也

幸子曰幽王陷沒周之大誓臣子所當隊不

者奈平王柔懦弗克振起當時天下之大不聞討

賊者固知中國之無人矣獨此詩奮然而訂借作

猶有忠義慷慨之風惜也周不能用以伐罪而

徒委之秦秦功高而周勢益弱矣聖人著此于風

亦大復讐之義也噫宋高秦情俱未讀此詩乎

無衣三章章六句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三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按穆公發兵

康公作無疑傳誤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渭水名秦是時

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毛

氏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董氏曰人君之車曰路

皆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曰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

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

贈之厚也。

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謂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今孤之役，怨欲害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晉詩此篇次于晨風，故申公云：權輿與前篇同義，傳缺入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

輿。

毛氏曰：夏，大也。○新都楊氏曰：字書，夏屋，大俎也。

屋既建，山巖崇，自勳集，為是。

詩經備攷 卷之八

五

○蘇氏曰：渠渠，深廣也。言君始於我，厚愛禮會，大

其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黃氏曰：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方曰簠，圓曰簋。○朱氏曰：四簋

禮食之盛也。

章子曰：善夫，毋生之言曰：先王所以禮吾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觀秦

則將廢詩書，任法律，而貽禍不可言。陵夷至于始

嗚呼！尊卑敬士，周曆之所以久長也。秦簡賢賤士

速以得乎。

權輿二章章五句

與中國會盟，然始焉與晉相親，既更韓原之戰，

未幾晉秦交惡，逃相攻，秦亦自彭衙至于河

無宰歲，秦亦未嘗得志于晉，觀厲公奔之，

相絕秦之言，可見矣。至秦未幾，秦公復霸，

諸侯之來，賦秦于成林，是秦不復振，秦之所以

莫能勝其舉者，晉之力能引其命也。夫晉處城

西，雖有從焉，形勢之要，所蔽東諸侯之國，秦界處

雁，謂韓原中國之處，而天下之益，于此別焉。是

勢足以攻秦，而秦之所惡，莫晉若也。自三家分

重以魏晉，魏晉往，秦失河西，秦始得以兼食山東，

井天下，世儒往往怪六國不能堅守，合從之約，遂

為秦有，臣則謂秦之所以能非諸侯者，原于三家

之分晉也。向使晉國不分，以全力制秦，秦豈能

晉而井天下哉。○李氏曰：鄭風，都曼，齊風，開

形諸聲音也。秦獨大于諸國，其

詩經備攷 卷之八

夫

詩經備攷卷之九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帝調陽玉鉉

攷訂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皞處焉氏之墟帝舜之胃有虞

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

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

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

陳與鄭氏其為二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

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方外東

詩經備攷 卷之九

不及明豬音孟諸爾雅宋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

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

之變風作矣○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

史巫故其俗巫覡嚴氏曰按周禮有巫覡之官相

胡公棄方大姬治師之地也後封于陳大姬當靜

俗中世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唐氏曰

出於大姬益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

王澤充塞其善者為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

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
善者因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羗
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
度亦理勢然也

說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陳賦七字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他今宛丘之上今洵音有情今而無望今

毛氏曰子大夫也鄭氏曰子湯蕩也四方高中央

下曰宛丘○呂氏曰湯雖訓蕩與淫蕩不同洵有

情今而無望今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音值其鷺羽

毛氏曰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氏

是也嚴氏曰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音值其鷺羽

毛氏曰益謂之雀音今之五益也翺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俗之所行男女乘

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音宛丘之榭音子仲之子婆娑音其

下

毛氏曰粉白榆也。榘，扞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張氏曰：婆娑，得過市也。遊於市井中。

殺且于差切佳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殺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

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且期於國南

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

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以為

好之意

詩經備攷 卷之九

殺且于逝越以醜音邁視爾如菽補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邁行也。鄭氏曰越於醜總也。孔

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毛氏曰菽莩

茅也。椒芬香也。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

視爾之顏色如莩茅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

交情好也正不邪環

數氏曰朱氏以此詩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

人勸于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于禮義者矣聖人何

取而著之為經使天下後世誦之耶故凡刺詩

正是誦責之詩非用與之意也此詩不結其麻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說衡門君子樂隱之詩傳陳之扶六字

序衡門誘僂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死詩解是隱君子自樂無求之詩若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音泌音之洋洋可以樂饑

毛氏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

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重語曰齊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宜

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

矣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

詩經備攷 卷之九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韓詩外傳曰子夏請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犬

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千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

光明明燦燦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

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深

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飲夫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嬖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

門之與笑歌昭昭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幸與

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遠行而無流連危亡之禍者其德則宜義士亦歸賢妃正女夙警戒以成其德則宜王之妻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切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音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蘇氏曰於池中桑麻使漚使之晤遇也蘇氏曰晤○蘇氏曰陳君荒淫無

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

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華其暴如

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范

詩經備攷卷之九五

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類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范氏曰

管以為履

幸子曰人君深居官禁接見士大夫時少與妃嬪相處時多故其言易入其感化亦漸漬而無形詩人思得淑姬與君晤言蓋見大廷之諫受不

如開闢之笑語也朱子強作淫詞有何意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

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泂泂音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毛氏曰泂泂然盛貌○鄭氏曰楊葉泂泂三月中也喻時晚也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

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

見起與曰東門之楊則其葉泂泂矣昏以為期而

明星煌煌矣

東門之楊其葉泂泂音昏以為期明星晳晳之世

泂泂猶濯濯也泂泂茂密貌晳晳大白也

此詩朱子傳解亦從序說不審何見又誤作男女自詞也玩本文昏姻失時親迎而女不至為是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詩經備攷卷之九六

於萬民焉鄭氏曰不義者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口口泄治刺之賦墓門中公說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責備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賦述之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

誰肯然矣

毛氏曰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開希行生此棘

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

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與佗才不善

宜得賢師良傳以道義輔正之○鄭氏曰已猶去

也誰肯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

也誰肯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

也誰肯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

鄭氏曰
至千前
刑之意
乃思其
也

難鄭氏曰知而不之去音難
墓門有梅有鴉別翠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
不顧顏倒思子

毛氏曰鴉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鴉一名臭
翠集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下

善後章言有梅深谷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
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
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歌以
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常思我言

呂氏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
許維備攷卷之九

故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
傳痛培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鴉萃
止言佗之性實本非惡為師傳所累也左傳載佗
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
愚者陳侯不許卒見僕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
和遣佗往鄭蒞盟佗與鄭伯盟歌如忘沒伯料其
不免致其歲月纒數年爾而盡惑變壞如是此詩
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防有鵲巢愛讒賦也宜公多信讒君子愛懼焉

孔氏曰
防音防
木音防
丘音防
生音防
葉音防
公音防
人音防

傳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愛之賦防有鵲巢申公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子愛
防有鵲巢其音有旨茗其音誰佛其音子美其音心焉切其音

毛氏曰防邑也丘也程氏曰起土為防以高

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君能
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佛謂講張迂迴誣

詩經備攷卷之九
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于美心所賢者愛讒

賢善也從傳說則于美內子指其
中唐有甕音印有旨鵲音誰佛于美音心焉切音

毛氏曰中庭也唐堂塗也程氏曰中唐堂下
汗則不甕甕甕也鵲綬草也陸氏曰鵲五音

音鵲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感義
與貝錦同○程氏曰音言美也惕惕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四句
防有鵲巢二章四句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也。

說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傳朋友說六字

此是男悅女之詞若云在位何所據乎傳以爲朋友相期亦妙但恐陳俗少此良友爾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

七小兮

毛氏曰與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

氏曰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

也

月出皓兮佼人懌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懌好也○朱氏曰慍受

詩經備夜卷之九

愛思也○王氏曰慍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舒兮勞心慘兮

朱氏云當作燥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朱氏

曰天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脫胎於此詩爾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

傳陳靈公如夏氏口口口之賦株林左傳陳靈公與

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鄭氏曰

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

淫佚之行○王氏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

反覆言之疾之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孔氏曰國人問靈公初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

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舍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不過三五惟女戎之禍最長三代亦已然矣蓋美

詩經備夜卷之九

楚人誅徵舒之日當懸姬首于棠街楚與魯者之

誅之甘言以誨之而乃自爲棠中之謀其速爾也

更其矣以淫婦之故而適于晉且使其子殺

吳中殺以禍楚令宗社不獲安巫臣罪固不容死

淫人未有不殺身也國者若陳靈公其極惡最下

有國者可不深戒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傳陳殺其大夫泄冶口口傷之賦澤陂

中公說曰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與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左傳靈公

思感傷

彼澤之陂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音傷

寐無為涕音涕泗音泗滂音滂沱音沱

毛氏曰陂澤障也音障也○鄭氏曰蒲柔滑之物音滑

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

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

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音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卷

寐無為中心愉愉音愉

毛氏曰蘭蘭也卷好貌愉愉猶怙怙也

詩經備考卷之九

彼澤之陂有蒲音蒲菡音菡首音首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毛氏曰菡菡荷華也儼矜莊貌音儼

也傳云陳殺泄冶君子傷之玩末二句亦似以此

終陳風見忠並殺而淫邪恣固安得不淫乎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京口孫蔭昌 攷訂

檜

鄭氏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城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漆洧之間祝融氏

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音處

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

國北鄰於音鄰也音鄰

詩經備攷卷之九

屬之○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先

譜檜事然後譜鄭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風次於末宜哉

說羔裘鄭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音憂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音絮

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

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也君不
能強於
政治而
道遠也
則則則
事雖不
可免不
可必行
去國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勞心忉忉，謂勞心也。

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

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曰：使

通而又形明，出入游，有所持之詞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詩經傳次 卷之九

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色潤澤如脂膏

之，則有光曜。鄭氏曰：悼，猶哀傷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素冠，為父為君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麻也。君子傷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至期而練，至禫而除

也。練，後常服。棘，急也。朱氏曰：哀。樂樂，瘠貌。博博，憂勞

也。鄭氏曰：喪禮既訖，祭而猶冠素，則時人皆無三

冠。急丁哀戚之入，形貌樂樂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

氏曰：樂樂，既既祥後，悲慕未平，憂骨立說。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九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韞，蔽膝也。以韋為之。韞從裳色。素衣素裳

則素韞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

歸矣。○同歸，歸于禮教之中，不拘定喪禮一端。如

○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與之子契，所謂志同道合也。

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若

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見于夫子，援琴而鼓，切

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

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引

詩經傳次 卷之九

者之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不

先王制以節人子之哀也。豈賢者之所可輕乎。女

人之泣，賢者不肯。丈夫女子所同然也。生盡其力，死盡

其思，雖百年不能釋，何三年之足限哉。後世欲施

於短喪乎。詩人所以庶幾其一見爾。

素冠三章章三句

傳：邵人困於賦役而作。

申公說曰：莫楚，邵人困於賦役而作。

厲有莫切。楚，倚切。可，離切。其枝，天切。沃沃

毛氏曰：莫楚，鈹音弋也。郭璞云：今，猗，離，柔順也。天

舊詩印
楚訓作
華

少也。○朱氏曰：沃沃，光澤貌。○呂氏曰：長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於長則引蔓於艸上，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為喻。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朱氏曰：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黃氏佐曰：有家有室，人之所以異於物也。婉言人不如物，俾為人上者聞之而覺悟焉。此風人之義也。

也。○此本因于賦，役不堪勞苦之詞，傳說為是。小序以為我其君之淫恣，謬甚。東萊從之，何哉。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方且而思周道焉。

說：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傳節之君子，快四字義同。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今顧瞻周道，中心怛怛。傷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毛氏曰：發，發也。風，傷也。疾驅，疾驅也。軒，輕也。不，不也。傷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傷也。

誰能亨。魚，漑也。之，釜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好音。

毛氏曰：漑，漑也。釜，釜屬。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知烹魚，則知治民矣。○鄭氏曰：槍，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朱氏曰：誰能亨魚乎。

有則我願為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

慰勞之，以好音。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瞻也。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奉化宋之奎 校刊

曹

鄭氏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蒗澤之野昔堯常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詩經備攷 卷之九

七

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曹郡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陳氏曰檜於東周之始也曹亾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思正故以國風繼之程氏曰檜曹懼於危亾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詩緯曰曹處季冬之位土地勁險其祭清以遠

序 蜉蝣刺奢也

大云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故 昭公室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俱無明據

說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閱之而作傳狀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程氏曰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毛氏曰與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郭璞曰蜉蝣

喻昭公之朝皆小人也徒整飭其衣裳不知君臣

死亾無日如渠略然程氏曰蜉蝣朝生而暮死

程氏曰采采華飾○毛氏曰息止也

詩經備攷 卷之九

蜉蝣掘切末勿閱音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程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言其掘地而出形容

鮮閱也程氏曰掘閱升鄭氏曰麻衣深衣說猶舍

息也○毛氏曰如雪言鮮潔○呂氏曰曹之賢者

見其君危亾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

吾憂吾君危亾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

乎蓋欲如楚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

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閱之如亾國

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陳氏曰有法則倫無法則奢倫則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其欲而

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其欲而

自傳小人得志則其區第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
類而共其憂哉○李子曰小人恬淡工作注巧以
惑君心衣裳其一端爾凡窮奢極靡等必覆於
代之若享祿長久者多歸德也
朱子以爲玩細娛尚愛廣漫

蜉蝣三章章四句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說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傳缺

彼候人兮何帶戈與祿都外彼其記之子三百赤芾

音弗○沒帶氏集注作緹緹未也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則官候人

詩經備攷卷之九一命緹芾黜切於科珩音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

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

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

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程氏曰其公遠

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遠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

耳彼候人者使荷戈受以守疆場乃其宜也如彼

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至下三百之多所以刺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毛氏曰鵜澤澤也鵜水鳥也故名澤澤梁水

中之鰲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

而食今乃逸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
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
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毛氏曰味喙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

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歐陽氏曰媾媾也

好之義也不遂其媾者媾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

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萃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

女斯儻音今蔚音今南山朝隲子今婉兮變力轉兮季

詩經備攷卷之九毛氏曰蒼蔚雲與貌程氏曰蒼蔚草木南山曹南

山隲升雲也人象多而氣散也婉少貌變好

貌○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儻窮於室小

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朱氏曰季女婉變

反儻困言窮者守道而反儻也

享子曰小人朋比氣散易至脆物君子孤而不

人作儻雖字貞不字而妒之者衆矣勃隲之

人儻與勢必窮結注困不容立其困窮

困宜也日聯儻儻惟儻儻斯不免其儻下

說鵜鳩曹叔爲政有虞居人美之而作是詩

傳曹叔懷鐸口口口口口口之賦鵜鳩賦文與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鳩，結鞠也。李氏曰：爾雅以爲結鞠也。每章詠淑人君子，歎美不置，則曹叔之用心均平專一。可知矣。胡不萬年，祝其國祚之久，非誇考之謂也。凡有國家者，可不務結心于一哉。

鄭氏曰：淑，善也。○魯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廣漢張

氏曰：如結云者，實而不他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其弁伊騏。音其孔氏曰：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

去，母常不移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

帶川素絲，有雜色飾焉。○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

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騏謂弁色如其馬之文也。○朱氏曰：其帶伊

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注：騏，伊騏也。

不忒，正是四國。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

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鳴鳩在桑，其子在榛。爾中切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朱氏曰：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按曹二十五君，無足以當此者。或後人思振鐸之賢，以風其子孫也。但是美其君之詞，序乃爲刺非也。每章詠淑人君子，歎美不置，則曹叔之用心均平專一。可知矣。胡不萬年，祝其國祚之久，非誇考之謂也。凡有國家者，可不務結心于一哉。

鳴鳩四章章四句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說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傳：曹之君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圭

列彼下泉，浸彼苞蘘。音我寤歎，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列，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蘘，童梁。得水而病也。○王氏曰：苞，叢生也。○鄭氏曰：愾，歎息之意。寤，覺也。○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

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

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毛氏曰：蕭，蒿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菁。昔愾我勞，念彼可憐。

朱氏曰：菁，筮草也。

凡凡音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鄭氏曰：伯勞，去之。

毛氏曰：凡凡，美貌。邠伯、邠侯也。鄭氏曰：邠，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程氏曰：邠，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凡凡然矣。

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邠伯

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韋子曰：有五，則紀綱肅

而膏澤流。大國不敢憑陵，小國所以安也。無王，則

羣雄縱恣，蠶食小國。其虐不止於寒泉浸州而已

者，安得不寤歎而思明王乎。

詩經備攷 卷之九

程子曰：易制之為卦也。諸陽消，則已盡，尚有上九

一爻尚存，如頌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陽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孔氏疏曰：鄭衛淫辟，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亂

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槍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

變風之大略也。

詩經備攷 卷之九下終

詩經備攷 卷之十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鼎玉鉉

攷訂

幽

鄭氏譜曰：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

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

太康時失其官守，窺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

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

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

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大王雖有事難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

避流言，出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憂念民事，至

苦之功，以比敘已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

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國變風焉。○地理志：昔后

稷封豳，公劉處幽，大王徙岐，文王作鄆，武王治彘

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

衣食之本甚備。○元城劉氏曰：幽風者，名之為幽

實周公詩也。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

不得列為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

不之魯也，何不編之於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

此篇木
宜王文
定叙之

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

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

繫。故因附之幽也。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幽風何

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誹。其能正乎。成王

終。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

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夫

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

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范氏

曰。幽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

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

次之以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

以盛者。繇周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人所以為無窮也。○武城王氏曰。幽風雖繫於國

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

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

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

綴於七月之後。以其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故謂

之風。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之風

不同也。王仲淹以為變風。既失之固。且勸王亦未

敢諫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誹。尤為無理。左氏有周

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君相

誹乎。南游黃氏曰。幽者岐豐之基也。幽不先二南

此篇
宜王文
定叙之

相屬。與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及正。十五國

風。以是始終之。則制極斯復。而為治世矣。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繇。致王業之艱難也。中。公。說。曰。此。風。周

傳。邠風。陳農政也。公。陳。農。政。之。詩。

程氏曰。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

之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王氏曰。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艸木之化。以知天

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

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此七月之

詩經備攷 卷之十

義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

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

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

孔子曰。於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孔。叢。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辟。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儲。彼南畝。田。至。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左。傳。張。耀。曰。火。星。中。而

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火。退。也。季。夏。六。月。黃。昏。大。星。中。大。星。退。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程氏曰。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

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

○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

○毛氏曰：一之日，周正月也。厥發，風寒也。

也。悲慘，冬日寒風驟至，其聲似之。二之日，庚正月也。

也。驟烈，氣寒也。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結而為冰。鄭氏曰：得毛布也。

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

○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邦始修耒耜也。

四之日，周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儲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

詩經備攷 卷之十

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圃，教民用備

其早晚，各自勤勉，以勸事業。故同我婦子，及嗟。○

我婦子，此述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

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

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

之本，則著寒之候。張氏曰：則人處事有預，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養

之候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懿，筐也。深筐也。微行，

也。

糖下徑也。朱氏曰：○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

宜稱桑。○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所

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

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程氏曰：再言春日遲

遲，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

蓋所以為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

行也。孔氏曰：公羊傳說，梁王姬之館，云于羣公

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朱氏曰：殆及公

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蟋蟀居宇，采芣苢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以伐遠揚，猗猗之葉。彼女采之，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毛氏曰：亂為萑，葦為葦。似葦而小，豫畜萑葦，可以

為曲也。月令注云：曲，蕪也。○程氏曰：當蠶長之

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斫，亦預備其

器具也。○毛氏曰：斫，方恐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

孔氏曰：遠，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

揚起者，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

曰猗。○鄭氏曰：女采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采而

采之。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毛氏曰：芣苢，百勞

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孔氏曰：芣苢，玄，黑而有

此因在
下也
情由土
之所施
者可見
矣

庚氏曰
秀莖者
物成之
初鳴蟬
之漸

赤也。朱深縹也。陽明也。祭服玄。程氏曰：言染為

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

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

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萸。音五月鳴蜩。徒彫切八月其穫。戶郭切十月隕

九稂。音一之日于貉。戶各切取彼狐貉，為公子裘。二之

日其同。載績。子管切武功言私其縱。音獻豸。音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萸，艸也。爾雅云：木謂之

落也。說文：皮葉落。鄭氏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詩經備文 卷之十

候物成自秀萸始。○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

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孔氏曰：孟冬已

習兵，俱出田也。程氏曰：謂會不用仲冬，亦幽地晚

寒也。○毛氏曰：績，繼功事也。豕一歲曰縱，三歲曰

豸。孔氏曰：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豸，

其上也。無已也。

五月斯蠶，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

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

熏鼠，塞向，墜戶，

謂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

處。謂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

攷工記曰：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

也。陸機疏曰：斯螽，蝗類，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

股，而振羽。○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

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

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毛氏曰：穹，窮室，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

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篋戶。○孔氏曰：蟲既近

詩經備文 卷之十

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

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改歲者，以仲冬

寒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呂氏曰：而詩陳先公風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割麋，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毛氏曰：鬱，楛屬。薺，蓼也。○朱氏曰：葵，菜名。藿，

也。○毛氏曰：割，擊也。春酒，凍醪也。謂令介，助也。

至春釀而為酒，眉壽，毫眉也。○鄭氏曰：介，助也。

毛氏曰：壺瓠也。孔氏曰：謂出瓠可食者。張氏曰：取瓜瓠皮去其肉，為瓠之海。

拾也。直麻子也。孔氏曰：取麻實以供食也。樛，惡木也。○程

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蕓已下，果蔬棗酒，皆為養老

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為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

夫。○朱氏曰：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直

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平聲，稷音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徒刀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獲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八

名為稼。鄭文云：禾之秀實者。○毛氏曰：後熟曰重

先熟曰穆。○孔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

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書

禾，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言所

之備。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范氏

曰：官功，公室之役也。○毛氏曰：宵，夜綯紼也。鄭氏曰：夜作綯索以待用。乘，升也。屋，蓋也。○鄭氏曰：晝

急也。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樛，種也。○范氏

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

始播種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愛勸樂

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功陰，四之日其

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淞音音。朋酒斯饗，

日殺羔羊，躋于美切。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切。萬壽無疆。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水于山林。周禮：人

有二月，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韓詩說曰：冰

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孔氏曰：鄭氏曰：古者日

在北陸。陸道也。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朱氏曰：蚤，早朝也。韭，菜名。○孔氏

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

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朱氏曰：肅霜，氣肅而霜

降也。○毛氏曰：淞場，功畢入也。朱氏曰：淞，事畢兩

樽曰朋。○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稱舉也

○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張氏曰：民忠愛其

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

祝之萬壽。○呂氏曰：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

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鄭氏

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書氏曰十二月陽氣尚盛于是擊水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所以微陽熱于息滅於是開水而頌之達火出而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實食喪祭因也致其用焉以順時氣也○蘇氏曰古者燠水發水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此譬如火之著于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雖伏而未發其盛在下則始起水于地中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事始起水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水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衰浴水無不及是以冬無意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至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也○長寧周氏洪說曰幽風之詩說者皆謂幽乃夏之別國故周公述幽俗之事以夏正為言不加曆數之紀三代一故何必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幽風不然何故他詩之時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六月日在鶉西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十

流火至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為初易之義呂氏不察而謂三正通下之俗周特來而送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未有天記其時月者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則改歲以十月為改歲又何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然則改歲云者蓋感發乘烈之候將至天且既寒也人此室處于以禦感發乘烈之寒爾○真氏曰張氏人侍經述言周公之書成王見于詩有如七月見于書者知必法之也其在於此其難與小人依帝王所傳之心法而情一執中此其論最為懇至或謂帝王之心法而情一執中此其建極緝熙教民不知七月之為何者可以胎合之曰所具無逸聖學之始也其所以加諸嚴氏敬入疑命之大經也帝王之心法而情一執中此其子謂之上道也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日陳而已凡感物節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深為之謀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魯氏曰
魯氏以
居東為
也東征非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鴟鴞魯氏曰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諸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木之萌也商人見或弟及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親餽故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也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則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耶且請之固未必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矣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十

韋子曰此詩作於流言始播之日幼主之疑方橫國人之譏滋沸故公避居東國作此以遺王成王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乃知流言之罪人命公東征史記云周公卒成王命與師東伐是也書傳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將何所伐乎二年方知為管蔡故有東征之語大誥首云王若曰明出自王命也兄弟骨肉之間非奉王命而遽與師則公之罪與管蔡何差朱子拘泥孔

氏傳疏謂既滅武庚，誅管叔而成王之疑猶未釋，乃作詩遺王，嘻，罪人既得，反叛已平，成王復何疑哉？若流言方興，公即征伐，是益重幼主之疑，而予天下以口實也。周公決不鹵莽至此，其曰既取無毀云者，公見武庚藉二叔以倡亂，是取我懿親而為寇讐，知二叔之不保，而冀王室之無恙，欲王為之備耳。至于東土以寧，諸侯咸服，何必更為嘵嘵之鳴耶？

鴟尺之鴟切鴟干嬌切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詩經備文 卷之十

毛氏曰：鴟鴞，鴟鴞，郭璞曰：鴟，類也。日氏曰：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氏曰：重言

鴟鴞者，丁寧之也。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程氏曰：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其母更毀我室，室

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育子之道，可憫也。今乃取之，其毒甚矣。○呂氏曰：言我恩愛勤苦，育

養此子，誠可憫也。周公謂管蔡為子者，為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朱氏曰：桑，桑根也。○鄭氏曰：綱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爛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為

安，自防，謂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孔氏曰：王

事，謂王政，此大功至，而難而其下民，故後言不可不

過絕，以全周室。○朱氏曰：拮据，拮据，謂以手拘持草

也。○鄭氏曰：拮据，拮据，謂以手拘持草也。○朱氏曰：拮据，拮据，謂以手拘持草也。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子羽譙譙，子尾條條。○朱氏曰：條，條也。○鄭氏曰：條，條也。

播，子維音嘒嘒。○朱氏曰：嘒，嘒也。○鄭氏曰：嘒，嘒也。

毛氏曰：譙譙，殺也。條條，條也。○鄭氏曰：譙譙，殺也。

懼也。○鄭氏曰：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為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散，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
堙。音送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推瓜苦。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鶴，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堙，壘塚也。將陰雨則穴。○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洒灑掃拚也。類篇曰：掃，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粟薪之上。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于堅木。言繫之固。以此君子久留滯不還。如苦瓜而繫堅木也。○呂氏曰：婦

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粟薪。因感其夫久絕繫於外。歎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新補楊氏曰：蒸，麻借也。蒸，當訓為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粟薪耳。○釋文曰：韓詩栗作麥。衆薪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合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駉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傳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毛氏曰：黃白曰皇駉。白曰駉。詩曰：之子于歸。皇駉其馬。縵，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

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縵。縵，結也。注：縵也。○新補也。士昏。親親。縵，婦之褱。縵者，解其結也。舊以縵為縵。誤。又以結縵為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矣。

九十其儀。言多也。○程氏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駉。有文彩也。親結其縵。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程氏曰：完言其完師而歸。無外此之患也。思謂念其歸。勞思其室。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今叙其情。問其勤勞。則民皆喜悅。而忘其勞苦。○嚴氏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杜杜勞還役也。序言大夫美之。非也。○韋子曰：兵者毒民于水

地也。人情誰不樂。父母妻子之權聚。不得已而冒霜雪。犯鋒刃之疾。而不悔者。上有以威殺之也。不則適成厥辜。且曠足行伍。奮臂而稱亂。况三軍之衆乎。東山之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故卒無脫巾反戈之患。觀秦之所以連亾。周之所以長久。有天下者。慎無罷敵爪牙。致其情怨。而不可救哉。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七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

說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傳曰：人缺三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者也。

者也。

不四 國於 及而 匡之 何是 我人 我人 亦亦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年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盥曰斧，斨，民之用也。說文曰：斨，斨也。四國，

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方也。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

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

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

我人也，豈不大哉！○齊詩作四國是匡。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奇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哀切

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斨，吡，化也。○朱氏曰：嘉，善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六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在羞哀切

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斨，道，固也。○鄭氏曰：道，飲也。朱氏

之也。○范氏曰：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服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戈矛，無專言斨者。斨者，斧斨，乃西民所用，以抹系者，又斨為

斨，屬木屬，以類言之，皆非兵器矣。周、公、泰、王、

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之，計未嘗從，率于

戰陣，惟行師有除道，無尊之，斨斨之用，為多，豈

常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

為我，民乃哀，於之，周公之德，如天地，豈不大哉！

破斧三章章六句

序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傳 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

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呂氏曰：觀金

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

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

不可無公。下章言欲公之歸，亦無難，似無刺意。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鄭氏曰：克，能也。媒者，能通二

姓之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踐，踐切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九

鄭氏曰：則，法也。觀，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

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毛氏曰：踐，行列貌。○

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

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

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 九罭美周公也。傳 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章子曰：此是公將歸，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俱倦

倦，願留之詞。朱氏曰：只云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俱倦

九罭，于通之魚鱸，魚鱸，我觀之子，袞，衣，繡裳。

公之服也
周公乃不愧上
公之服也

毛氏曰九罭綬罍。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鄭氏曰九罭之網乃後釋文曰衣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器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通之。歐陽氏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大魚反在九罭小罭。因言我觀之子衣衣細象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處。

鄭氏曰鴻大鳥也。不宜循渚。喻周公今處東都失其所也。歐陽氏曰云鴻鴻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翔于雲際而留渚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下渚渚陸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

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信處。今當復其位。不得留也。公歸無所朱氏解云。豈無所乎。亦謂陸子重禮往也。云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也。恐不然。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詩經備攷 卷之十

手

吳之

毛氏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歐陽氏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鄭氏曰東都之人欲周公留。故願無以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歐陽氏曰詩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程子以此章為周人祈反周

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程子以此章為周人祈反周

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

公誠切之意。於文義不合。仍從傳說為是。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千魯魯人睹其德。

容而作。是詩。

狼跋。其胡載。其尾公孫。碩膚。赤舄。音几。

孔氏曰。狼之老者。領下垂胡。朱氏曰。胡。領下懸肉也。毛氏曰。跋。躑躅也。躑也。老狼有胡。進則躑其胡。退則跲其尾。

○鄭氏曰。公周公也。孫之言。遜遁也。○程氏曰。孫者。避而不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朱氏曰。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

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善。觀聖人矣。朱氏曰。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公不使議加之口。得以加夫公之忠聖。可見其愛公之深。故公之至。而

其立言亦

有法矣

狼定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言不可瑕疵也。

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

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隘于辨。奔前致後，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危困者，以其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亦易几也。唯其處也，憂憂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湯湯焉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嚴氏曰：變風迄幽，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周南召南，邠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鄘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于唐，而罕幽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韋子曰：東山諸篇，魯詩也。魯之有頌，借矣。頌者，古功德于神明，信公志業未就而贊其功德，足以宣宗廟而被管絃于堂。魯頌僅僅風雨焉，得而編為音風，差慰人意。又疑季札觀樂，何無魯風。致詩諸國人，美偉公之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詩經備攷卷之十

卷之十

至

頌，魯詩故不列于風矣。孔子刪定，不敢違天。王之命，且先君之美，亦何忍削而降之。然其體裁，因應次幽風之後，程子謂頌之有貴，生於不足，豈其然哉。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問玉鉉

攷訂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繇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一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此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若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

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

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

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

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

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

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

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

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

其弟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

亦過矣○詩傳曰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享有小

正焉宣王中興而小正積焉○朱氏曰正小雅燕

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

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新都楊氏曰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

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葑以下治

外亦豈小哉華谷嚴氏云雅之大小特以韻之不

同爾蓋役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變也明白正大

直言其事雅之變也統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

手風之體者為雅之小雅也小雅之體者為雅之

抵家寥寥其篇首多奇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

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宮大雅之辭蓋兼有風之體

開闢與國風異然不同此之小雅亦自不作矣至

于變雅亦然矣小雅中多有雅體多而風體少此

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雖體言多此與意亦與雅世

吻吻鹿鳴食野之蒿呼毛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

雅之矣言雖變雅國風小雅而不言其謙大雅見

鹿鳴之什孔氏曰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然則什伍

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

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篇為一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說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詩鹿鳴伐木青莢匪采

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

吻吻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程氏曰吻吻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

詩經備文卷之十一

樂也○毛氏曰苹萍也鄭氏曰鹿得萍吻吻然鳴

而相呼○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毛氏曰

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

鄭氏曰承猶奉也○朱氏曰將行也周行大道也

○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

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也示我以道矣嚴氏曰

下交而為奉于鹿鳴詩詩之詞注云鹿鳴君

與臣下及四方賓客之樂也詩不言羣臣惟言

嘉賓總謂羣臣為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

現者序所謂盡心謂也告燕地上下之情不通

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

民不悅他則切君子是則是做胡教切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故去刃也孫炎云荆楚之昭明也儀禮注曰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鄭氏曰孔甚也○毛氏曰悅愉也左傳作不悅是則是做言可法做也敖遊也○宏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

倫薄而君子所當則做也○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裕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 四 嘒嘒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音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琴草也湛樂之久宴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疏義曰首章所以燕享如此欲其示我則行也二章燕享而又敖遊焉尤欲其示我則行也三章必以燕樂其心則又欲其示我則行也○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禮之以食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如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不知則說音矣

程氏曰同狂之義則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不知則悅矣七不知下之勢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不知則說音矣

程氏曰同狂之義則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不知則悅矣七不知下之勢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

壯之義廢則四牡勞使臣之勤也申公說曰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四牡駢駢音非周道倭於危切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程氏曰倭遲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思而後義後遲韓詩作懷爽

詩經備攷 卷之十 五 四牡駢駢嘒嘒馬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嘒嘒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駮山陰陸氏曰今之駮馬最耐勞苦○李氏曰遑駮駮踞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入可知矣疏義曰駮駮言動靜不遑啓處

翩翩者騅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典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騅夫不也郭璞云今鶉也程氏曰雖翩翩能飛之物或飛或下集於所

也

也

也

也

也

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致不違將父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愛其愛。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音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柯橄起音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音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毋來諗。音

毛氏曰。駉。驟貌。說文。驟。馬疾步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而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外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乃為之探其情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庶勞而誅歌之。孔子曰。盡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此其見之矣。○王氏曰。詩。羣臣則士之報禮。范氏曰。父不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父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不愛其君者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六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章善惡。詩。周。我。君。遣。使。于。天。下。下。國。蒙。被。華。

傳煌華。遣使臣也。申公說曰。煌。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詩。之。意。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車。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

濕曰。隰。○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

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

其光華。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為國光于外。爾于原隰者。其道所經也。

毛氏曰。駉駉。衆多之貌。程氏曰。駉。駉。征夫。行人也。

○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七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良選所以資使臣之行也。○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程氏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華陽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洽而能正君者也。○折節楊氏曰。載馳載驅。謂十日。古者。國君。諸侯。之。問。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張氏曰。訪。謂。有。求。善。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如。考。中。度。如。謀。及。應。人。物。上。之。也。

教是以有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志氣衰落。

要量度取中是也。詢有究問之。考如詢于八虞。詢于弱是也。

我馬維駟。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和柔也。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均調也。程氏曰：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

疏義曰：所以詎謀度詢者，以有靡及之心而然也。

○臯子曰：天下國家，事繁責重，非可以憊心殫氣。勉凡左右先後之臣，禮樂兵農度刑之司，何事易及。何人能及。自以為及，所缺實多。所以先王遺篋。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八

必使之諷諫度詢，周知天下之故，以廣天子之視聽。而後樂嚴盡撤，庶積成熙。夫豈細故哉。叔孫穆子曰：皇華，君使使臣，每懷靡及。敢不拜教。為人臣者，當服膺斯語矣。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氏曰：文武之際，固無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言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言其死喪，則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言其死喪，則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言其死喪，則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與也。常棣，棣也。孔氏曰：此與唐棣異。木，兩雅故別稱。毛傳以爲常棣。

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象多而相和，雖盛而不淫，盛而有光，華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程氏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

○程氏曰：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萃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歐陽氏曰：聯在原，則廣野，衆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攷哀訓，聚如程氏之說，是矣。宋子以解為屬，哀聚，屬泥死喪，不知詩義，上下各開說也。

脊令，今音。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毛氏曰：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程氏曰：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足也。

原缺第十葉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言我不顧念也。宋氏曰：寧使其毛氏曰：微無也。祭

鮮明貌。孔氏曰：祭然掃酒其圓曰簋。天子八簋。○

孔氏曰：牡，肥犛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程氏

曰：既有肥犛，當以召諸父，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

不至也。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寧其不來，不可使

我有不厚之罪。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豈必

自責而不責于人也。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

我蹲蹲，舞我迨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古

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范氏曰：先

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程氏曰：籩豆成列，

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疎遠。宋氏曰：籩豆在也。○毛氏曰：餱

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餱在也。○程氏曰：湑，酒也。

釋文曰：與左傳傳酒同義。○鄭氏曰：酤，買也。○李

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

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

之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飲餱相誼，責故君

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意則

禮之不以有無為辭也。泰之以

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

韋子曰：此王者燕親族故舊之詩，情志慷慨，盡握

手道故之禮，如尋常朋友然，絕無堂階尊嚴之氣。

周之異輪所以轉國千數百年也。鄭義曰：文武之

道始於為難，玩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與朋友之

必於矣，然皇漢祖神何忍耶。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詩六章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程氏曰：思惠問物君之天下也，歸美于

天之結，福禱之厚，蒙被

臣民，歸君德之所致也。

說：天保，大臣視頌天子之詩。傳：天保，大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去

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爾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古

毛氏曰：固，堅。俾，使。除，開也。○鄭氏曰：單，盡也。○

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

不受福，則得之地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

莫不應正中言。○程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

單厚多益之意。○朱氏曰：除，舊而去之。○朱

氏曰：庶，衆也。○如義其多如法也。

天保定爾，俾爾遐福，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

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開人氏曰：戢，與。窮，同。盡也。殺善也。○毛氏

曰：警，盡也。疏義曰：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處而皆

之。○鄭氏曰：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

如日且不足也。○書傳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不足也。歐陽氏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百福又曰降福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終日不足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陸，則岡阜曰陵，爲山之高者，陸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鄭氏曰：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言其盛也。

吉獨爲備。尺志：是用孝享。禴，音禴，祠也。烝，音烝，嘗也。于公先王。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五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氏曰：吉善獨潔也。王氏曰：吉言諷日，擇士之德，善言齋戒潔滌之禁。

酒令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注：三祠之言，食禴，新菜可禴，膏新穀，進品物也。○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暨也。道：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毛氏曰：君先君也。卜，予也。○鄭氏曰：君曰卜爾者，尸報

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

黃氏佐曰：使其長爲天地。○疏義曰：此言祖宗降山川之主，率其民物之符。○疏義曰：此言祖宗降

福之故，必述設詞以祝之，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

徵之言也。

神之弔矣。詒，音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者矣。此之謂也。詒，遺也。○

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

言則而象之。黃氏佐曰：人君統天下以爲治，則兼言奉茶二句，自民行之。○謝氏曰：不澆薄，不巧詐，渾然如太古之民，是謂質。日用飲食，是其質實，非即是質。○疏義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六

毛氏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黃氏佐曰：只向盈何明之意，呂氏有進無退之說。

毛氏曰：壽，虧也。○鄭氏曰：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程氏曰：無不承其鹿鹿物而不脫，如松柏之茂而固不承其鹿鹿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典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傳采薇勞師也

傳以此詩列于六月車工諸篇之問為宣王中與續小正之詩

申公說曰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

申子曰采薇出車毛鄭以為文王受封之命命將出師以禦獫狁天子與王專討謬矣朱子疑之改

為周王造是第文王雖得專征伐未顯然躋天子位也安得連云自天子所天丁命我耶若武王成

康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周之世無伐獫狁是夷事即周文王時昆夷侵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七

子也明指周宣王而宋儒迂曲回護皆未見詩

傳爾申公先于毛韓必非臆揣者子故信傳說為

是也○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

故征獫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獫狁平

采薇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

家玃音狁允音之故不遑啓居靡旒之故

毛氏曰薇菜作始生也○鄭氏曰重言采薇者丁

寧歸期也莫晚也歲晚之時乃得歸又丁寧歸期

定其心也○毛氏曰玃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

今匈奴也靡無追服啓跪也○朱氏曰叙其勤苦

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氏曰毒民不繇其

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愛心烈烈

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毛氏曰柔始生也○鄭氏曰烈烈愛貌載則也則

饑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

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

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鄭氏曰剛謂少堅忍時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

無陽故名此月為陽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

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長

樂劉氏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

死而不敢顧其親也○朱氏曰此見士之竭力致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要發出奮不顧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

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言君子所處，小人從

而動也。鄭氏曰：腓當作此。言或車者將。毛氏曰：翼

翼，閑也。程氏曰：行則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

也。孔氏曰：釋器云：有線者謂之弓。無線者謂之弭

也。然則弭者弓箭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

也。紛與結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解紛也。弭

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不為解而設。但用物取

用，以引，必須骨。若勢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

服也。戒，警勅軍事也。孔，甚棘。急也。○程氏曰：整練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充

其車甲，修治其器械，日為戒備。玃狁之事甚急，故

也。黃氏曰：待之以不可勝備，以不可測終日

也。若對敵然者，此者蓋以儉狃之難，甚急，恃利而

能濟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方難行

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

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

勤勞之甚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

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歸思之切。心如飢渴，其傷

悲甚矣。人莫知也。嚴氏曰：道遠而前，言莫知。○毛氏

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此皆

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

怨，雖愛而能勵矣。

韋子曰：戰危，事臨事而無格，格之心必敗。故詩人

於此，故定居，豈不日戒，所以警惕其心也。雖成，不

主，豈不勞情，莫測，心不可弛，操是心以禦邊，則三

呼，世周之所

以中興也。

序出車，勞將帥也。鄭氏曰：遂將率及成後

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厚也。禮記

曰：馬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美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二

傳出車，勞將帥也。

說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玃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籀美之賦也。文漢書云：宣王與師征伐，詩人美

采薇出車為宣

王之詩，蓋審矣。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

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

鄭氏曰：自從也。謂以王命召已，使為將率也。○程

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

曰：棘，急也。○程氏曰：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事

之急不敢寧也

黃氏仿曰重起事不可不敏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旒矣彼旒

旒旒斯胡不旆旆音佩憂心悄悄音小僕夫況瘁音幸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毛氏曰龜蛇曰旒旒干

旒鳥隼曰旒旆旆旒垂貌○程氏曰于郊行矣旆

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鄭氏曰況茲也將率

旆受命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程

氏曰旆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

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王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猘猘于襄

毛氏曰方朔方近猘猘之國也范氏曰往城于方

非取猘猘之地而城之也彭彭四馬貌蘇氏曰彭彭壯盛也交龍為旂央

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程氏曰此指元帥

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主言城而勝猘猘

禦戎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擊為先

呂氏曰一章言車徒始集于郊故股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裝載馳其器悉于車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治兵之時衆車備列于郊此車亦出師以建旆各事整飭戎容既備然無諱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天子言行三軍亦日歸事而懼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旆威靈氣發赫然動人二章之戒懼三章

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持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

落而釋為塗泥簡書戒命也到氏曰謂王命載之

是春凍始釋也鄭氏曰征伐猘猘因伐西戎至春凍始

釋而來反孔氏曰今我來思來反則方之豎長樂

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猘猘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

北而西不遑起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在道時

也采薇之所謂來在道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王

嘒嘒草蟲趨趨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胡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諸侯

聞南仲旣征猘猘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

阜螽之間草蟲焉君子乃南仲也降下也○程氏

曰此復言兵出而衆和為一方所僣望南仲之功

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

是也○朱氏曰薄之為言聊也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音音舍庚啗啗音音采芣芣

前執訊音音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猘猘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喟喟然和鳴，采繁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鄭氏曰：醜，衆也，執其可問所獲之衆以歸，當獻之也。○毛氏曰：夷，平也。賦曰：夷，平也。而歸豈不樂哉？詠其而作之功，辭於然顯大，而嚴稅之，思遂自此不也。○吳氏曰：道曰：一章受命，戒警，入後，事，三章，威怒奮揚，出征時也。四章，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悅樂，故其樂也。○終，非但盡人之情，抑且當手義理，詩人之善言如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杜，勞還役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三

傳杜，勞戍也。

說杜，勞還戍之詩。

有杜之杜，有皖。

華切

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與也，皖，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

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鄭氏曰：嗣，續也。

續，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為一歲，也。○范

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作者之思也。

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為甚。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車

切。四牡瘠瘠，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暮矣。○毛氏曰：檀車，役車也。

憚憚，敝貌，瘠瘠，罷貌。○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

母之憂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

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疏義曰：前三章雖有下

情也。○釋文作檀車，張張同，檀。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五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居切

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來，我念之

憂心甚病。○毛氏曰：逝，往。○劉氏曰：期逝者，謂恤憂

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曰：

會卜筮之言，皆曰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

范氏曰：以下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為也。出車勞

率，故美其功。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已之心

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

也。

程氏曰
有當有
之意

毛氏曰：饒，餽也。郭璞曰：或作饒。

魚麗于罾，饒，餽也。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饒，餽也。郭璞曰：饒，今饒類。白魚也。蘇別名饒。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張氏曰：嘉者，陳之樽俎，皆珍羞也。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呂氏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

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言借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有及時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

詩經備攷 卷十一

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

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

曲全也。○呂氏曰：有，即所謂借也。物雖盛多而借

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

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務雖盛不能

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太統未集，武王伐方，改定

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此周
王燕大臣之詩，太平君子，衍說專指成王，便非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剛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山陰陸氏曰：嘉魚

孔泉出于丙穴。○黃氏曰：周都西北，以南方之

王肅曰：烝，衆也。○毛氏曰：罩，籠也。李惠曰：

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也

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

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

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

詩經備攷 卷十二

故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毛氏曰：汕，櫟也。李延曰：汕，以櫟取魚也。衍樂

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撿之

如汕。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淮南子：罩者

南有嘉木，甘瓠之實。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呂氏曰：膠木下垂，以與君瓠之甘者，以與賢。南有

膠木，甘瓠之實，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毛氏

曰：瓠，蔓也。董氏曰：瓠，以得鄭氏曰：綏，安也。

詩經
卷十二
四

翩翩者雛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氏曰雛壹宿之鳥鄭氏曰一宿者一獻李氏曰

賢者羣然如雛之來集也始則多方勤求之終則

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思語辭也又思既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四

說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傳與天保同大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曰夫須涉萊草也○

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因大多賢才程氏曰

毛氏曰基本也○孔氏曰無期竟也○呂氏

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

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

也范氏曰善則賢則天下頌之其川不賢則天下

也加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

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

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程氏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以濟用與君子

為邦家之光榮○鄭氏曰光明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程氏曰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

不已言令聞無窮○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

見稱頌也

詩經備攷 卷十二 五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檉也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

盛也程氏曰栲杻木之高者蓋山之高與君子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黃髮

只君子保艾五卷爾後

毛氏曰栲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棟

梓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耆老也保艾

如浮垢艾養保安也程氏曰栲枳木之尤高者

後世故云

夢寐於
心
爲
天
下
以
爲
典

序 蕭澤及四海也
蕭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傳云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六 彼蕭斯零露漙漙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
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六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我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真壽考不忘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我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真壽考不忘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我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真壽考不忘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我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真壽考不忘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輸其情意無間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我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
真壽考不忘

光仍
光仍
光仍

毛氏曰漙漙露蕃貌龍龍也鄭氏曰爲龍爲光
及已真差也○疏義曰其德不爽則勅戒之辭考不忘長久而安寧也
德施之謂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考不忘長久而安寧也呂氏曰四海諸侯遠近大
天子之德無有差與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于
見而頌美之辭玩爲龍爲光宜見宜弟仍當從
傳說天子燕諸侯美其德而因寓勸勉之意爾
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呂氏曰天子之
而宜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言之諸侯既被天子
之燕樂於是視頌之川庶幾天子宜見宜弟無不
詩經備攷 卷十二 七
親睦有令善之德等而且樂乎○黃氏佐曰豈弟
當依輔氏作嘉其樂易之德就燕時見之宜見宜
弟如不以庶奪嫡不以尊代宗之意有豈弟之德
而能宜其兄弟則有令善而無瑕疵矣豈不壽而
且樂乎此
訓不悖傳

夢彼蕭斯零露漙漙切既見君子條條音革冲冲
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條條也音律首也冲冲垂飾貌
在賦曰和在鑿曰音律首也冲冲垂飾貌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詩○鄭氏曰攸所也音律首也冲冲垂飾貌
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音律首也冲冲垂飾貌
焉矣上下相通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夢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所以示慈惠。○左傳：齊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直切。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與也。湛，湛露也。盛，盛陽也。晞，乾也。厭厭，安也。程氏曰：足意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濼宗也。

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也。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曉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飲酒至夜者，所以申燕私，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詩經傳文 卷十二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毛氏曰：豐，茂也。盛者以與，謂諸侯之也。○鄭氏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

王恩被諸侯爾。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令德矣。○程氏曰：杞棘，不低屈飲酒而不用於酒，則可謂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孔氏曰：顯允，明信也。○鄭氏曰：令，善也。○程氏曰：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惠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桐椅，高大之木，與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程氏曰：言大國之君，承王惠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孔氏曰：言其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曾氏曰：前

詩經傳文 卷十二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氏曰：諸侯賜弓，說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范氏曰：先王如天下諸侯之下，可無長，均焉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程氏曰：彤弓，小而奕之制，天子之政，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則諸夏衰矣。○孔氏曰：謂專征者，知四夷入邊，臣子暴戾，不容待報，皆其德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彤弓既設，一初饗之。起音。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之鍾鼓既設，一初饗之。

毛氏曰形弓朱弓也。孔氏曰形弓漆之色亦絳引漆之也。黑賜弓赤一而黑七

以赤為重耳。弨弛貌。○李氏曰言者語辭。○王氏曰受

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毛氏曰賜賜也。○鄭氏曰一朝猶早朝。大飲賓曰

饗。劉氏曰行饗必與。言氏曰天子賜有功

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

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

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

也。○形弓召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我有嘉賓中

詩釋傳攷 卷十一 十

心貺之言其誠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

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昇之未嘗有逆爾顧

惜之意也。

形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

朱氏曰載抗之也。王氏曰其載弓也。抗毛氏曰喜

樂也。右勸也。孔氏曰謂設樂禮勸其功

形弓召兮受言蔡切之。我有嘉賓中心好聲之。鍾

鼓既設一朝辭切之。

毛氏曰蔡縮也。釋文曰辭報也。○鄭氏曰薛猶厚

也勸也。孔氏曰毛傳辭報也。言為樂以報其功也。

孔子曰於形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氏曰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賦湛露

及形弓不辭又不吝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

賦湛露則天子當賜諸侯則王下王燕樂之於是乎

而賦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枚引矢

千以覺報燕今歸之形弓一形矢百枚引矢

大禮以自取反也。言天子以爲孫載也。

李氏曰賦形弓也。言天子以爲孫載也。

先君子守官之功也。故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幸子日賞功則世之大禮當賦功則天下激勸

吝者不賞則天下解體益一事乖舛而治亂服

分于其間矣。可不慎歟。詩曰中心貺之一朝

饗之得敬勵之道矣。嗚呼漢高亦負德哉。

形弓三章章六句 士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因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

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

以成也。故曰菁菁者

說菁莪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傳皆所以

陳氏曰小雅二十七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莪

之計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與

菁菁者莪。五句。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典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中也。大

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莪然。

范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范氏曰養天

之長有微章。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之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張氏榜曰我心為社稷喜為蒼生喜非聲音笑貌之為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賜我百朋得祿多也孔氏曰五貝者漢書貨

不成貝為五也貝中以相與志以大貝壯貝公貝小貝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朱氏曰見之而喜如

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經備攷 卷十二 三

毛氏曰楊木為舟○黃氏曰載沉載浮言舟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氏曰休者休休然○

疏義曰心既安定其喜可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蘇氏曰毛公推攷什首子以為非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

序南陔古京孝子相戒以養大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下縣中黍南陔白華華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時俱在耳篇第當在子此禮賦國及秦之世如於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孔氏曰此三篇

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攝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遺戰國及秦而片

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得有此篇必有其辭所以必者良辭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聞歌魚豷笙由庚歌而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遺世亂而亡之○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縣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孔氏曰言

詩經備攷 卷十二 三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南陔次五曰南

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蘇庚崇丘尚仍

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因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籥詠

以下六篇有聲無辭故云笙和而吹乎○劉氏曰南陔

儀禮鄉飲酒燕禮皆以笙和而吹乎○劉氏曰南陔

則有聲而無辭明矣

韋子曰南陔六篇既為笙歌其有聲而無辭復何
 疑哉東萊以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南陔以下
 豈不可與笙和歌不知樂有有辭者有無辭者古
 今一也。蘇唐鳳雛七曲推之漢魏而上若此頗多
 況太古之于鳴乎。近世琴譜如梅花三弄水龍吟
 孤猿嘯之類必欲強綴以文反不調矣。毛公改什
 固非古。朱子以白華彤弓為什首於義未當。攷魯
 傳續小正自六月分。申公說自六月至車牽為小
 正續。鄭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
 雅。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是先王之變小雅。予故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古

總附六篇於此而以六月為什之首以復魯詩之
 舊。宣王中興光復文武之業雖少康武丁之列何
 加焉。其詩續正小雅惡乎變惡乎變耶
 魚麗之什七篇六篇無辭凡三十章一百三十
 八句
 詩經備攷卷十二終

詩經備攷卷十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小正續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按魯傳六月至車牽為小

以續正經也 按鍾至都人士為小正傳蓋自昭穆

迄幽平公鄭士女之作附錄于後雖美刺錯殊然

皆出于好惡之公而不偏其性情之正亦足傳于

後世故曰傳也 毛公作序始分正雅變雅未聞孔

子有是說也 予故從

六月之什 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 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

弟缺矣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

采芣廢則征伐缺矣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杖杜廢

則師衆缺矣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 南陔廢則孝友

缺矣 白華廢則廉耻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

庚廢則陰陽失其道 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

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 南山有

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 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 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

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傳六月北伐也鄭氏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與美宣王之北伐也。

申公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傷物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

鄭氏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其等有五孔氏曰春官甲僕掌戎路之倭廣車注云戎路下在軍所乘廣車輅之倭輅車所用油調之車也所用車所用射敵自敵隱之車也輅車所用馬也孔氏曰傷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既傷者

詩經備攷卷十三

而有節也○毛氏曰服戎服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黃氏曰匡正是正華夷之大分不使夷狄得以侵中國意

比去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凡大車毛馬而頌之凡軍車物馬而頌之注云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此物音比同力之物則

謂句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王氏曰騤騤馬強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

常服韋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

比去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凡大車毛馬而頌之凡軍車物馬而頌之注云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此物音比同力之物則

謂句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王氏曰騤騤馬強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也

常服韋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也

王曰今女出征獫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

比去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凡大車毛馬而頌之凡軍車物馬而頌之注云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此物音比同力之物則

法也蘇氏曰既凡其物而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教閱有素也○毛氏

曰師行三十里漢詁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鄭氏曰王曰今

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朱

氏曰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

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王容切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武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顛大貌奏為朱氏訓膚大公

詩經備攷卷十三

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鄭氏曰言將帥之德也鄭氏曰

服事也○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獫狁匪茹如陳切整居焦穫音胡老切侵鎬音胡老切及方至于涇

陽音胡老切織音胡老切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音胡老切以先啓行

鄭氏曰匪非茹度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漢書千里之鎬猶以為遠獫狁之

來侵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侵至涇水之北言

其大恣也織音胡老切織也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織毛氏曰鳥

織音胡老切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音胡老切以先啓行

鄭氏曰匪非茹度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

毛氏曰焦獲周地接于獫狁者○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漢書千里之鎬猶以為遠獫狁之

來侵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獲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音胡老切織也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織毛氏曰鳥

章銷華鳥為章也。孔氏曰銷置也華急也白旃繼

旗者中央鮮明貌元大也。詩章句曰元大

乘謂車機輪馬被甲衝拒之。王氏曰軍前曰啓

上蓋有劔戟名曰前軍之車。

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送鋒也

兵法兵無送鋒曰北○朱氏曰言獵猶不自度量

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

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滅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韋子曰兵無送鋒曰北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蓋必

謂練精熟其長技萃為一卒臨陣視敵擊取而

善用之或先薄之以挫其銳或隱伏之以擊其惰

未有不待志者庸帥不知選鋒往往以卒千數痛

擊平原曠野元戎快馬為先山谷險隘輕騎精卒

為先長江大海樓船戰艦為先顧用之若何爾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四

戎車既安如輕音如軒四牡既佶其乙既佶且閑薄

伐獵猶至于大音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鄭

氏曰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

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孔氏曰四牡既壯至于太

原毛氏曰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此特大

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

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文

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為

法也。漢侯王八口西城傳穆王西征犬戎逐戎尸

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蓋自穆王遷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
僅能驅之出境而已○漢龍門當開宣王時徐
後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既之而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魚鼈膾切音鯉候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鄭氏曰吉甫既伐獵猶而歸天

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毛氏曰御進也

○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魚

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毛氏

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

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

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

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

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

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吉甫為

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

而適其心則功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

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

不問何職謹勝敵哉

治之備四章言獵猶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

有備車馬安閒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

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

消矣

章子曰：誠定邊疆，易輔養君，則功多而志息，易易滋之。臣朝夕勤王心，而納于善，則功多而志息，易易滋。雖武之虞，范文子不欲戰，勝不為無見也。其言曰：而內憂不可舉，似宜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所以充復文武之境，而致中興也。惜厥治不暇，意所與處者非其人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宜王南征也

傳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宜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畝，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六

車有奭，方輶，魚服，鉤膺，鞶革。

毛氏曰：芑，菜也。陸璣曰：芑，菜似苦菜也。朱氏曰：即

程氏曰：薄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

方叔卿士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于扞也。○程

氏曰：師干，猶今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鄭氏

曰：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蘇

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毛氏曰：真，赤貌。○

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篔為之蔽飾。○鄭氏曰：弗

之言蔽也。魚服，矢服也。○毛氏曰：鉤膺，樊纓也。○

鄭氏曰：鞶革，轡首垂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

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瑯瑯，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瑯瑯珩，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

龍為旂，龜蛇為旒。程氏曰：旂，旒也。○毛氏曰：軼，長轂

之軛也。朱而約之，朱而約之謂以錯衡，文

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瑯瑯聲也。朱氏曰：鈴在

馬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朱氏曰：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毛

氏曰：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瑯瑯聲也。○蘇

詩經備攷 卷十三 七

也。三命，蕙珩也。○朱氏曰：蕙，如蕙之色。○程氏曰：

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黃氏曰：方叔

車馬服之，間有以尊人之觀，其勝敵也必矣。

○曹氏曰：芾，佩非軍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

叔克壯其猶，如吳起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

入因，此乃啓行之日服。○武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

就，非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氏曰：隼，急疾之

鳥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

世不止
意謂勇
兼得可
正矣謝
故曰克
壯也

也委於也亦集於其所○程氏曰言隼之急疾亦
隼於所止以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毛

氏曰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氏曰鉦也

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

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

告之也○毛氏曰鞠告也○孔氏曰顯允明信也

○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

長幼也○釋文曰出爲治兵尚威武○鄭氏曰戰止將

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程氏曰其伐鼓也淵淵

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八

蝨切 爾蠻荆大邦爲警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切 嘽嘽焯焯切 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蝨動也○郭璞曰蝨動爲惡不遜也 蠻荆荆

州之蠻也○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

元大也○鄭氏曰猶謀也○朱氏曰言方叔雖 毛氏

曰嘽嘽衆也焯焯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 郭璞

謂霹靂 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

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之詩 魏六以討而定 采芑以威而服也○
疏義曰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蠻狁非顯允之力
叔無以威蠻狁若美將帥而宣王中興之意寓焉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說車工宣王大闕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籍美之 傳車

亦如宣王之命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切 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同齊也 氏曰齊齊其馬力也 宗廟

詩經備攷 卷十三 九

齊毫尚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龐龐充實也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劉氏曰大司馬中

田謂獵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

云謂其聲之聲故知維數者為有聲也朱氏曰數車

徒者其聲蓋謂馬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詳而

見其靜治也孔氏曰既選車徒言當建立旄於

車而設旄牛尾於旄之首○毛氏曰放地名○孔

氏曰當往搏取禽獸於放地也孔氏曰放地之下

皆可以設伏所謂東有市草仰此地也宜王之往

東都以為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

自可先為戒其以待命同畢而田獵也

駕疾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音弗金馬音昔會同有繹

朱氏曰奕奕速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

詩維備攷卷十三

金馬馬達樓也孔氏曰加金為馬故謂之金馬天

達樓者自馬黑馬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赤馬

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樓言樓之最上達者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殷衆也十二歲則六服盡朝

○朱氏曰釋陳列聯屬之貌曹氏曰自夷屬以後

今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

侯皆感其德復來朝會其儀物之盛乎威之嚴如

決拾既飲次引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東萊音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着于右手大

得○程氏曰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

○毛氏曰柴積也○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

之言獲多也鄭氏曰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舍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於寄不失其馳舍拾矢如破

程氏曰不倚不偏不失馳中範也○朱氏曰馳馳

驅之法也○鄭氏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

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曰向日四牡既

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

良其善所以美之良其善所以美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音茅不盈

詩維備攷卷十三

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毛氏曰言不謹

謹也程氏曰詠○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

今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朱氏曰

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康氏曰

而無餘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程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鄭氏曰

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康氏曰宣王

大成也言功業無盈無遺憾也○鄭氏曰大成謂致太平也

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永徽以下治外而宣王中其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奇政事之不修而政事然務以振夷狄之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為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下其修政事積矣狄則前乎此矣東郭洛邑也公營之而天子合諸侯焉陳氏曰洛邑天下之中豐鎬四游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棟形勢處上深謀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徽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中公說曰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

大阜從其羣醜伯既禱丁老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

鄭氏曰戊剛日也劉氏曰田之毛氏曰伯馬祖也

此氏曰馬祖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牧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祖冬祭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牡牝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鄭氏曰醜衆也田而

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孔氏曰言車中馬健故得歷險從禽又曰為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麀鹿麀麀漆沮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

擇也鹿牝曰麀麀麀衆多也○鄭氏曰同聚也○

天子之所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即此是也故孔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音禮侯侯音士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祁爾雅

毛氏曰祁大也鄭氏曰祁當作慶慶化也則德

德行則侯侯獸三日羣二日友○朱氏曰從王者

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

事以樂天子也黃氏曰鹿符之禮王者親親踏

既張我弓既拔我矢發彼小豝音豝豝音豝此大兕徐履

以御賓客且以酌醕

朱氏曰發發矢也豕豝曰豝○毛氏曰豝壹發而

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氏曰賓客謂諸侯也

酌醲酌而醴羣臣以為俎實也。

呂氏曰車文吉日皆以鬼特為言何也蓋鬼神之禮所以見王賦之使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則焉故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矣○疏義曰即服告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因及北吉日則不忘所守而特行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詩經傳笺卷十三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蘇氏

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

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朱氏曰之子

流民相謂也征行也○歐陽氏曰宣王遣其臣四出

勞遠自來奔走於外而勞其體也○毛氏曰劬勞病

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老無妻曰鰥偏喪曰

寡○呂氏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

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

長卿利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勤于野不取違字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具示以天子哀憫為務也此本賦陽氏說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

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

安定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

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墻垣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此勸萬民之辭女今

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經傳笺卷十三

毛氏曰未得所安集則嗃嗃然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

而勞來之也宣示也○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

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呂氏曰此非以不知

為愠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

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

黃氏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者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

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

謂王名懷柔遠人流民喜之未嘗離指為宣王之詩不必用中興語是詩也其使

鴻鴈三章章六句

禮文宗
在地曰
坤執之
曰燿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氏曰：美者，美其能白。有鷄人之官，凡四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其。宜而問夜早晚。○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于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所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

傳庭燎勤政也。○申公說曰：庭燹，宣王勤政，史籀美之。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孔氏曰：其語辭。鄭氏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

詩經備攷 卷十三 夫

也。新鄭楊氏曰：渠音遠。毛氏曰：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聲。○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燿，則其光散也。

黃氏曰：當以夜如何其一句貫下。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皆謂言今已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朱氏曰：晰晰，小明也。

○毛氏曰：嘒嘒，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始則稍遠，程氏曰：艾向盡也。嘒嘒，車鈴會聚聲。

夜如何其夜鄉。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

旂音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今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

朝禮別色始入。黃氏曰：此詩夜以漸而曉，燎以勤告不安於寢之意。

也。俱一時屢問如此。列女傳曰：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德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好奢必窮，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嬖子起，嬖子生亂，當懲其辜，敢請嬖子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與周室之業，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韋子曰：再以克勤造夏，湯用昧爽日昃，自古帝王典治，撥亂未有不惕揚勤勞者。宣王納姜后之諫，奮然而早朝晏罷，非中興之主哉。惜其不能終初如一爾，蓋勤政非務有求待旦之名而已，必用正人，行正道，孜孜焉，雖日不足而後百度更新，四夷來王也，不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與恒舞酣歌者，何異哉。予願人主之恒勤而有節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汚水念亂也。

序汚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汙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汙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諸侯春更見日宗。孔氏曰：駢然而疾者，彼飛隼欲飛則

見天子日朝。孔氏曰：駢然而疾者，彼飛隼欲飛則

蹟者放
比行之
法度也

飛欲止則止。○朱氏曰：誰獨無父母，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鍾氏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者，語後可思可辨。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黃氏佐曰：不蹟，如無罪無辜，機

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偽也。○毛氏曰：懲，止也。○朱氏曰：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

於人而卒反諸己也。鍾氏曰：敬，字深也。此詩傳云：念亂蓋在位君子，憂人亂而謂友也。毛鄭沈朝宗二字，遂以為諸侯不朝而親王以恩德懷之，皆繫歐陽蘇呂曲為之說，蓋偏矣。朱子未見魯傳而貽合其流，吾故從之。

序：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

傳：鶴鳴，所以修身也。章子曰：好善惡惡，察察用賢，治天下之大綱，所以修身亦不外是。周臣以此誨王，可謂忠告，得諷諫之體矣。作此者，其張仲吉甫之流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孔氏曰：鶴者，善鳴之鳥。陸璣云：鶴，形狀大如鸞，長有蒼色者，淮南子亦云：鶴，知青翼，高三尺，多純白，或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

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毛氏曰：籜，落也。呂氏曰：落，錯

石也可以琢玉。釋文曰：錯，礪石也。呂氏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楛，今江南人謂之穀，其皮以為布，又持以攻錯也。程氏曰：與善人處，未必成與，不善

近習之地，易蔽主明，當穴疎退之士，可砥君德。此大臣所以倦倦誨王也。末章反覆，誨意殊益，幻矣。不止有釋而惡木益當剪除，錯猶經難，合而攻則裨益定多矣。喻人君不可不謹幾察理，用君子而遠小人也。易曰：納

自牖，是詩庶幾焉。

序：鶴鳴，二章章九句。

武城下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召二公於成康之初，皆以詰爾戎兵，張皇六師為言。正恐守文之主，溺於宴安，忽忘武備，馴至陵夷，以借禍亂耳。况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傾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昆，雖諸上君道有所未盡，而兵革不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

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賦昭德
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
意故詩人喜而詳賦其美而序又明其復古之功
正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達於事變而慎其舊
俗者也東萊云云不足以盡
先王之善而發詩人之意

六月之什八篇三十三章二百二十五句

詩經備攷卷十三終

詩經備攷卷十三

詩經備攷卷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鴨玉鉉

祈父之什毛傳自此篇至我行其野皆云刺宣王

白駒非刺王乃燕窩而雷之耳

序祈父刺宣王也

鄭氏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

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范氏曰讀詩至於疾楚未嘗不歎去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諷之諷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則刺之刺之而不可則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答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詩經備攷卷十四

祈父音甫子王之瓜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氏曰時人以其職

若曉斯父謂河馬也○鄭氏曰予我轉移也此勇

力之士責司馬之辭我乃王之瓜牙瓜牙之士當

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

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毛

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廢職羗戎為敗通鑑

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

齊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王征申戎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音抵

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馬右虎賁旅賁皆來學王之左右所謂瓜牙者也

李氏曰瓜士瓜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瘞

毛氏曰亶誠也尸陳也○劉氏曰熱食曰饗○王氏

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呂氏曰請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

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未章復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瘞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征役

之役司馬獨下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

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致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

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違歸句踐尚

能辨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

幸于曰司馬掌六軍專九代以正邦國職甚重矣

得其人則軍旅整練捷伐奮揚苟非其人布置乖

詩經傳攷卷十四

外軍心離怨貽禍封疆矣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

司馬克盡厥職是以常武美之祈父繼之不聰變

古故衛士怨之如此無怪其屢致敗

禘也○有天下者可不慎選樞臣哉

祈父三章章四句

說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傳鹿鳴伐

柔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也○孔氏曰在後曰轉謂○鄭氏曰永久也愛之欲

留之○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道邇遊息也○呂

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

今夕而已道邇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

客於斯亦將去

皎皎白駒賁音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

游勉爾遁思

詩經傳攷卷十四

毛氏曰賁飾也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語助不

為義也○朱氏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

去意也○新都楊氏曰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以爾

期矣何如怡然處爾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

者訓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吝不吝也○按此訓逸

豫無期則爾慎慎勉二句向未當朱氏云豈可過

於逸游決於遁思而不我顧於美得矣世勉

不宜訓毋決當云勉為我顧而毋決於遁爾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音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逝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逝空

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

人之美則如玉也。朱氏曰：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賢者既遠避矣。

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

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鍾氏曰：避心即遠心也。詩

句：避心二字不勞註矣。○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遵

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避心。雖勉其遵而

庶幾其來又矣。

朱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適適於焉嘉客斯人

也何人也蓋嘉客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適

適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

嘆其所處非其地也三章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

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于是與賢者決別慎爾優

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適也勉爾遵思者言

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四章疑其遠忘世

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避心雖勉其音同

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詩經備家 卷十四 四

白駒四章章六句

傳民適異國。□□□賦黃鳥。

申公說曰：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

序黃鳥刺宣王也。魯傳：此篇於王風則非宣王之詩矣。朱子：雖未見傳或本之申氏兄弟之困，以為棄婦怨其夫之詞，不通。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疏義：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已。○毛氏曰：穀善，則不相恤矣。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善，則不相恤矣。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

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

不久於此而將歸矣。○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

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

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遷定安集之時

矣。據魯傳，此篇當是幽平時詩。東萊此論未免拘于小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

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詩經備家 卷十四 五

黃鳥黃鳥，無集于榭，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氏曰：處，居也。黃氏曰：不可與處，則不相顧矣。

黃鳥三章章七句

傳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魯傳：此篇亦列王風，豈刺宣王之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疏義：蔽芾，木貌。樛，曲也。昏姻，親也。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引氏曰
從是木
也故著
訓葉在
枝條始
生

毛氏曰：樗，惡木也。○爾雅曰：婦之父母，士之父母，相謂為昏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勅六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毛氏曰：蓬，惡菜也。勅氏曰：牛蓬也。陸乘云：今人謂之牛蓬。復，反也。○

王氏曰：蓬，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蓬之不如也。就宿，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思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六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陸機曰：菑一名藟。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蘇氏曰：

特匹也。成，依論語作誠。○王氏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歐陽氏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氏以為室家相去之詩，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其詩有歲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也。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與衰撥亂而征北伐，則六月采芣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固富人樂，廢職皆修，則車攻鴻臚，斯干無羊是也。故慎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以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則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序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芣，汧水日規，鶴鳴曰：芣，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初父爾其有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必歲然。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下皆然。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知大功盛德之謂，雖有小過，不免譏刺耳。○

詩經備攷 卷十四

七

韋子曰：宣王承厲王之亂，勵精幹蠱，修車馬，選師徒，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故境，誠中興天子哉。其詩有美有箴，有諷，所刺者僅初父一篇耳。至若白駒，則留賢也。黃鳥，我行其野，皆傳編於王風，明乎疎遷之初之詩，而以誣宣王，則不倫矣。歐陽公論是正前賢之非，故特載之。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歐於斯哭於斯，秉國族于斯，謂之善頌禱祝者。是矣。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備明矣。

傳斯干，落窺官也。

申公說曰：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

秩秩乙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內氏
曰毛訓
我於於
民樂於
有常以
斯于之
有常之
是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千淵也淵對鄭注云千幽幽
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山鎮京之陽終南山也
○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宣王作室後臨水前面
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
○歐陽氏曰猶鄭訓爲圓爲謀蓋言兄弟相親好
無疑慮而謀爾輔氏曰天子諸侯雖立朱氏曰兄
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所謂聚國族於斯
者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

詩經傳文 卷十四

八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
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
路寢羣室皆作之也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
南戶在東者西戶耳○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
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
祖者故築其宮室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劉向傳
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孔氏曰云厲王之亂
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雖
在西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廟
小狹小可知幸于日居處二句要見似續意居處
似其陟降上下笑語似其津與便游○張氏榜曰
居就朝廷以聽治言處就宮室以安身言
笑說豫有協琴情意語漢江有集象思意

前代氏
注作格

約之閣闕音各椽音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音去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音切

毛氏曰約束也閣闕猶歷歷也○鄭氏曰約謂縮
板也歷然○蘇氏曰閣闕上下相乘也椽謂楹土
也孔氏曰椽謂楹土者取土投之板中楹使均平
力勤力而椽也既投土於板以椽之橐橐然用
則橐橐固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鄭氏曰寢
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朱氏曰
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王氏曰言上下○毛氏
曰芋大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
大也孔氏曰稱號云宮室既成
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

詩經傳文 卷十四

九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子西

毛氏曰如人之跂踈翼爾孔氏曰言宮室之制如
歐陽氏曰棘義當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
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踈顧也○
鄭氏曰伊洛而南晝贊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李
爲文鳥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
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
直也其踈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
孔氏曰斯者斯也言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
躋阿之勢似鳥飛也

居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寔

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有覺高大也○鄭氏曰覺直

也○孔氏曰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噲噲猶

快快也○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正謂

正寢寔謂室之與交也○歐陽氏曰晝夜寬

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湯氏曰噲噲其正所謂

寢室也○古者故於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

下寢官上寢徒檢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

詩經備攷卷十四

夢維何維熊維羆切維虺切維蛇切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

竹葦曰簟○孔氏曰簟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

與風與也○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能熊之獸

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蘇氏曰寢室時當有

此室之後發於夢光而開子孫之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曰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孔

氏曰古聖人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明其法天人所為

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董氏曰大人占之與

重其重難謂大人占之可也熊羆在山陽之祥

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范

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

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

熊羆居陽為男子之祥虺蛇居陰為女子之祥

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王氏曰人

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

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半圭

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氏曰女以象者

詩經備攷卷十四

玩以珣者欲其北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效奉臣職王謂云無生

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王氏曰

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

之璋者璋半圭也○孔氏曰嗶嗶者聲大也○鄭氏

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

之內宜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

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王氏曰其並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褕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毛氏曰褕褕也○孔氏曰

孔氏曰

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輔氏曰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

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顯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管築之狀至於風雨除鳥鼠故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聖其外則雄壯軒窗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斃言其既處也六章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斃言其既處也六章下皆頌禱之辭○黃氏佐曰首章言居室之美而頌其知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言居室之美而頌其子

詩經備齊

卷十四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傳無羊考牧也孔氏曰宣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申公說曰無羊宣王考牧史稱美之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爾羊來思其角濇濇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毛氏曰黃牛黑唇曰犉○歐陽氏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濇濇然也王氏曰濇濇然也羊以善解為動其耳濕濕然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鄭氏曰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詩經備齊

卷十四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爾牧來思何去毛氏曰訛動也○鄭氏曰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毛氏曰何揭也襄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也○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候糧從牛

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焉孔氏曰祭禮之牲常用五方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承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鄭氏曰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

韓氏曰
不平謂
何問得
甚者
字也
而子
事何於

薦音瘞不何 張亂弘多民言無嘉音切莫懲音切

毛氏曰猗長也○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

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

謂何猶云何也○毛氏曰薦重音切弘大也○王

氏曰薦瘞者非氣之所生曰方薦瘞以言其薦瘞

之未艾○李氏曰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

無嘉蓋為民無言但怨謫耳○毛氏曰憯曾也

○鄭氏曰懲止也○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

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夫

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謫譏其上然尹氏曾不

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師維周之氏音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

是毗音比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均平也孔氏曰尹氏為太師之官是

居維衡之任○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劉氏

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呂氏曰空我師如

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口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

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

而告之曰昊天不弔不宜如是之空我師疏義曰

干政曰切黃氏曰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干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音切姻亞則無廡音切仕

張氏曰仕猶事○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

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

毛氏曰殆危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鄭氏曰婿

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朱氏曰

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

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夫

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

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昊天不備音切降此鞠音切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扁音切俾民心闕音切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備均也○朱氏曰鞠窮訥亂也○鄭氏曰

戾乖也扁至也○毛氏曰闕息夷易違去也疏義曰

也○朱氏曰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

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

三音勿
四君子
拾玉則
此君子
亦當指
王中來
說校考
考為佳

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夫為政不平以召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
○呂氏曰：鞠誦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惡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罪，而民之惡怒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詩經備攷。卷十四。六。之。

鄭氏曰：定，止式用也。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言月日益甚也。○陳氏曰：不愆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毛氏曰：病酒曰醒，成平也。鄭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注。今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不諱王出也。○呂氏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

乎。何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王之專任尹氏也。誰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鴛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陽氏曰：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呂氏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韓詩薛氏章句曰：萬民顛顛，仰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亦如相齶矣。詩經備攷。卷十四。九。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夷，悅也。其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醕酢也。○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吳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

并其
僕斯矣
校氏見
刑罰也
及無辜
並其僕
從亦不
死也

憂心惴惴音念我無祿民之無辜音并音去其臣僕哀我人斯音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惴惴憂意也王氏曰惴惴陳氏曰無祿猶言不幸也

○鄭氏曰辜罪也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朱氏曰古者以罪人為臣僕囚圜所

同為臣歐陽氏曰大夫懼惡思去其位也見人

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

○孔氏曰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

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詩經備攷 卷十四 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平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疏義

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疏義

危夢夢不明也爾雅曰夢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

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蘇氏

曰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者不知

此天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中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

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歐陽氏

曰此言

象說之
世不終
信也
身以
夢言其
人不受
長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

何也○毛氏曰故老召之訊問也○鄭氏曰侮慢

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

祥之甚孔氏曰既不能止訛言而愛好詭辭其信

之謂言其不尚道德海慢長老也毛氏曰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

聖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

詩經備攷 卷十四 三
訊之占夢則其迷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

聖而上下同德如鳥雌雄無以相別也○子思言

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存辭然焉君

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亦自以為是而上大夫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

謂而君則亦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福之則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踏音維

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音蜴音倫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躡累足也說文曰倫

道脊理也○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

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嚴氏曰不敢不曲身也

地必無壓陷身處亂世禍出其所號呼而為此

言者又皆有倫理王氏曰號呼而出斯言者哀今

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毛氏曰

蚴蚴也蚴蚴之態也○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

六章詩曰彼不詳之君子豈不殆哉

之非亦明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詩經備攷 卷十四

鄭氏曰阪田崎嶇堉堉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

○毛氏曰抗動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抗我者君

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

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手

阪田之中而風雨以抗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

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蘇氏曰方其求我以

為法也如恐失我爾○鄭氏曰既得我執爾我其

禮待警警然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蘇

氏曰曾不力用我也胡氏曰抗有能傾頓挂之意

盡道以勸勞之事之意郭璞曰皆假慢賢者

心之愛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切方昭之

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切毛似音威呼號之

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

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

為燎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

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

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時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如淫婦知其必滅

周也採魯傳云西周喪敗申公云周室喪亂其

為東遷後之作可知况當幽王○歐陽氏曰上七

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

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

詩經備攷 卷十四

終其永懷又窘求切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

爾載將七羊切伯助子

毛氏曰窘困也○鄭氏曰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

棄輔喻遠賢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孔

口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將請伯長也○鄭氏曰

人將杖於輔以防輔車也輸墮也乘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

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日爲淫

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

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

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

及矣呂氏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援不能已

千無至於領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真音于爾輔音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貞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幅也○鄭氏

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歐陽

氏曰也其無棄爾輔而益其幅又顧其僕使不覆

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

詩經備攷卷十四 主

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李氏曰不棄爾輔

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

五乃終然踰于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

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

喻張氏將車象賢即吾僕所以功力也輔喻已用

之賢僕喻樂用之賢○終踰絕險會是不意以陽

公慈于路俱作欲救之之辭朱于直以為終難踰

魚在于沼之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憂

心慘慘七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感

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于衰亂之朝鄭

氏曰其潛伏於淵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毛氏

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感而困之如此故君

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憂愁之至也大

劉氏曰魚雖然潛伏于深淵亦為網罟者所獲士

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嚴氏曰君子

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

之行虐政而

獨今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鄰近云旋也○李氏曰小人有肯酒

詩經備攷卷十四 主

嘉穀和洽其鄰里孔氏曰時權臣與其親戚周旋

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燕雀處堂突決棟焚而母

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乃

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毛氏曰慙慙

然痛也王氏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

其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愛

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

此此彼有屋蔽蔽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

是椽音卓音哥音矣富人哀此惻獨

毛氏曰此此小也蔽蔽陋也○鄭氏曰穀祿也後

書作速速方較注云謂○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

曰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凡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長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凶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者歸天子不用善人也賦善也○古傳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

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未嘗書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辰同於士文伯曰詩

詩經備攷 卷十四

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減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請於日月之災○詩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緣也臣也小人也皆於前地指與靈惑王心而敗政事故諷見於天也

燄燄下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舉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切莫懲

毛氏曰燄燄震電貌震雷也鄭氏曰雷電過常而燄失序不安不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萃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惟曾懲

止也內語周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固必安山川崩崩川竭必竭之徵是歲三川竭疑即此時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童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政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俱衛維趣馬橋音矩維師氏豔音音妻嬭音音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厥橋皆氏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宋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膳夫上士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

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

詩經備攷 卷十四

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孔氏曰師氏掌國得失之事司朝即國也

○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嬭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

妻嬭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嬭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李氏曰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于內則其勢熾結不可解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將屋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鄭氏曰女

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

孔氏曰
行若水
名譽者
名譽者
名譽者

公孫內
皇文封
公孫內
公孫內

初明也
初明也

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撤毀我牆屋
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為汙萊乎毛氏曰下則我殘
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
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何氏曰三代之
及庶民如盤庚逐般登厥民而告之故詩人曰初
為我作不即我謀或曰終其田宅以為池圃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宜侯多藏去不愆
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毛氏曰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
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鄭氏曰專權足
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飲之臣言不知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圭

厭也愬者心不欲自強之辭爾雅曰愬言盡將舊
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陳氏曰擇多藏之
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工漢登帝時又
西園有三公之錢在由王時此錢歸之向矣
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黃氏曰以
鼂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譏口鼂鼂五刀下
民之孽音匪降自天音奪奪音背背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詩人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
自謂勞音勞眾多貌陳氏曰無罪猶且見毛氏曰
尊猶尊尊音尊猶尊音尊也亦重也職主也○陳氏
曰尊聚談也音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

憎疾也用如此小六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
也蘇氏曰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音昧四方有羨音餘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愛也里居瘁病也羨餘也○鄭氏曰
逸逸豫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僥餘我獨居此
○王氏曰徹通也朱氏曰不通以言其窮也其窮
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不
敢傲我友自逸有獨盡職未公其同
天受感悟若相意不徒安於命而已
許氏曰詩人謂天災地變之交見內有褒姒之邪
變外有皇父之貪殘牽引惡類相為表裏與劫禍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圭
之木皇父罪之魁以致流離破
壞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以刺之
之傲與與者天愛人君故敬見以譴告之亦如慈
父之試其子也谷永曰明王正五事建大中則日
月理于上庶徵序于下書傳所紀足擊已若不修
道則君微焉孫傳曰皇之不極時則有日月亂行
如北詩所云亦可畏哉幽王淫溺棄姬寵任皇父
寵任皇父是私人並進威福備矣左右卿士皆
為之膳膳民俾然無忌率陰凝結陽道衰微故
發陽臣專君妾婦乘夫之咎况當正陽之月乎地
道修明則百川流暢河海安瀾備當失綱乃
溢為患所謂下有其萌而後變見于上者非平
然銷彌之法亦在人若一身兩見矣而謂改行修
德則凶禍必及如幽王二世是也若其真不知
官聞治而天下之亂息矣慎選左右左右正而百
僚無邪頌矣任忠亮正直之士以總百官則吏民

政虐而民被其澤矣。民心既悅，天象昭回，有何災異。故曰：應天以濟，不以濟下。民且不可欺，而况於天子。漢成哀時，日食地震，滿地皆見者，詎重賢而滿地也。周大夫所刺，夫豈輕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王室播遷，大口口口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劉氏讀詩，有雨無極，序云：雨無極，正大。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極，傷表揆，八字與傳義合。

申公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之臣閔之而作。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常。浩浩昊，胡老。天不駿，峻音。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音。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詩經備攷 卷十四 詩 三

無罪，淪胥。以鋪。朱氏曰：駁長也。鄭氏曰：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毛氏曰：殺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饑。○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胥，相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之生物，浩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鄭氏曰：言王不恤民，天既迅。

鄭氏曰：言王不恤民，天既迅。烈威虐于常，心惟修省，庶可以回天。

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舍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弗慮弗圖，以下指王亦有理。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

孔氏曰：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氏曰：戾，定也。勸，勞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孔氏曰：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傲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一體，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刑善，而王反出為惡，言其惡所以當凶也。○王氏曰：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已成也。○既滅，如王氏說，作其道已滅，乃無礙。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想之。

詩經備攷 卷十四 詩 三

相與即
各致意
胡不者
詞

不退不
連說
未為不
可

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凡百君子謂衆在位

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俊君子呼天而告之曰

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志

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愛之則又告其羣臣使

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

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蘇氏曰各敬爾

夙夜朝夕不使其流於放肆也○鍾氏曰君子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音我誓音御憊憊切日瘁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潛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誓御侍御

詩經傳攷 卷十四 美

也國語曰居瘁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

曰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

能恤而安之曾我誓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憊

憊然日以憂病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

用此事以告王者黃氏佐曰聽言則答言逢迎為

則退畏禍而去之也於敬身之義何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御音可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毛氏曰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瘁病也不能言

言之拙也孔氏曰可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難欲

善之又曰言之○毛氏曰御可也可矣世所謂能

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蘇氏曰言之忠者世

之所謂不能言也於中心非徒出諸口舌也常可

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

巧好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

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使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

歎之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

詩經傳攷 卷十四 美

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者王

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

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

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范氏曰君子閱周之將亾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

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幽王駿亂大夫

朝思而呼之謂口爾可遷居于王都去者不肯曰

子未有室家語鼠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為辭也○死

如范氏說覺愛○王氏曰鼠思憂思也○毛氏曰

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其出言舉皆疾之。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而海黃氏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尤甚于上三章也。蓋徒責之而不言。時世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于不近人情者。而彼猶得引有辭矣。惟責之至此。以為吾非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遷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怨乎。○綠章曰。蘇氏曰。詩傳云。王室播遷。云云。合之。詩文。周宗既滅。靡所不至。則必非未然而之詞。謂爾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部也。若止以其去而召之。來則曰。遷曰。歸。皆可。何為以遷為辭乎。蘇氏以為屬王流。或即以蘇為王都。疑乃流放之地。從來

詩經備攷 卷十四 夫 不聞稱都何如東都。王城之明白可據也。韋氏曰。此詩魯傳云。王室播遷。大夫去之。申公亦謂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者。替御之臣。問之而後。則周宗既滅。即幽王已執之後。人民離散。擾擾無歸。故云靡所不至也。不必曰。護作周室之法。度亦不必解云。因將滅。必如是。則謂爾遷于王都。明是招林舊臣。遷于王城。而有託言無室而不來者。故詰之曰。爾昔奔出。誰為爾作室。而今患無室。家哉。子故取萬氏之說。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新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十四終

詩經備攷卷十五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五鉉 攷訂

小旻之什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雅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閔。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善也。

序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說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傳大缺四字。賦小旻。朱氏集傳本申說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朱氏曰。旻。幽遠之意。爾雅曰。秋。毛氏曰。敷。布也。回。邪。通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邛。病也。嚴氏曰。旻。天以仁。閔為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猶邪辟。不知更待何時而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過豈可緩乎。宜用而反用。是非混淆。從違倒置。若天亦之鑒然也。○黃氏曰。遠。善。從。惡。為邪辟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

詩經備攷 卷十五

淪淪 淪淪 亦孔之哀 謀之其臧 則具是逐謀之

俱者
王與小
人俱依
謀不誠
自斷也
一側行
朱氏指
下人非

不滅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詛訛言相詆也對向確曰

而從邪謀欲欲相是而背君子來小在位

故其詩曰欲欲說說亦孔之哀○孔氏曰王不用

善臣又棄職事謂雅曰滄滄說君臣並皆昏亂故

云謀之有善者君臣俱於是背違之謀之其不善

者君臣俱於是就依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

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鄭氏曰底至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卜筮數而資龜龜厭之不復告其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二

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

為不成○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謀事者衆詢

詢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當其咎責

者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退步何以異乎蘇氏曰此章言謀之非其

會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于道

路之事如沈慶之言辨當問以機當問其是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

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濟于成

毛氏曰古昔曰先民朱氏曰古程法經常猶道通

近也○鄭氏曰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

無者成
無德賢
愚之謂
於成也

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

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

得遂成也○毛氏曰潰遂也孔氏曰古人之法是

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韋子曰

先民即指先公先王如文謀武烈是也○韋子曰

通行之大道治國平天下之經也○程程是欲小祖

宗法度匪經是受亂古法之意衰亂之世多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

或艾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靡大也孔氏曰

○詩詩作靡靡猶無幾何也○毛氏曰人有通聖

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

者有治理者○孔氏曰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

何用小人乎○朱氏曰淪胥相也○蘇氏曰雖

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

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

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於者從

之而行苟不疏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

已孔氏曰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

○孔氏曰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

不致暴虎不敢馮馮音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三

毛氏曰徒涉曰馮河馮陵也徒搏曰暴虎○鄭氏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不知富畏慎小

人能危亾也○毛氏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

深淵恐墜也如履薄水恐陷也○朱氏曰衆人之

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

喪國亾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

君子曰國事者最忌爭項而昧遠欲謀論清

節而不敢斷也蓋國家大計惟忠貞沉毅之士可

與而推至於保保衆人無讓而後設必不可用也

上亦察其與謀者何如人其人果憂國忠士明

察何與小人俱依違而誤大事耶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四

說鳴鳩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詩故曰非

列上也兄弟相戒之辭與魯傳說同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宛小貌○陸氏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

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歐陽氏曰謂此鳩雖

之志而下不自勉奮奮會鳩之不知以墜孔氏

其先王之業故三念昔先人謂思宜王也

曰夜地而闇至且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蘇氏曰二人文武也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

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呂氏曰念昔先人開周室

其人純謂文王武王也○歐陽氏東萊皆從

卒氣不吝依傳說先人二人俱指父母焉愛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齊氏曰克勝也○孔氏曰聖者通也

大德先謙是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

醉猶能溫溫字藉自持以勝朱氏曰所謂○劉氏曰

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毛氏曰又復也○鄭氏曰今女君臣各敬慎威

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王氏曰言各則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五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毛氏曰中原中也楊氏曰野菽藿也孔氏曰

菽之類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楊氏曰古人

取之似蠶之細腰者曰蒲盧鄭氏曰蒲盧取桑蟲

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

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

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解頤

其所以能先人也教其子所以學其身也物之

在外也猶可承而有之况性善本吾身所有手物

不假也猶可負而化之况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

本固者乎為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兩得矣

新解楊氏曰中原有救庶民向能承之以養其
于秦國有靈探義亦能負之以養其于夫養其子
者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民改物向爾今王有子
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計何哉皆依毛
鄭作判王解也不若朱子傳云戒之以不惟獨善
其身又當教其于使為善也方是兄弟相戒之意
去彼脊令音去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鄭氏曰題之為
言視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
止息適征皆行也音行訓行並與易兼征同當言進日
進言進力處○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
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
詩經備次 卷十五 六

休息東方朔云王所以日夜學擊敏行今日月之
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
辱於先王云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徒典切寒宜岸宜獄握
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毛氏曰桑扈
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
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郭璞云俗呼青雀脂曲食
○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可哀哉我窮盡瘁財
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從

書曰
不其
不其
不其

何能得生○蘇氏曰岸亦獄也岸轉詩作岸注云
廷曰獄與岸音同音岸○劉氏曰穀善也○朱氏曰言握
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端小心如臨于谷戰戰
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
恐墮也歐陽氏曰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
臨也此音臨○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
恐懼○歐陽氏曰此二章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
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

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韋子曰刑以禁暴懲惡聖人恒慎之至於填寡而
人用毒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極怨積怨國
所以不可為也賢人君子安得不戰兢兢乎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宛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曰太子謂宜
之讓放逐宜登其傳親訓太子知其無罪問其見
逐故作此詩以刺王不言小鳥曰小宛者弁樂也
而樂故曰小宛

傳尹伯奇音甫口口後母鄭大夫問之賦小宛中允
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鄭大夫作此詩以說其父
古甫○趙氏孟子注云小宛小雅之篇伯奇之詩
弁音甫彼鸞隊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弁音甫彼鸞隊斯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離氏曰
二
子妙鳥
詳所
而
也

離音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愛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弁樂也朱氏曰飛魯卑居雅鳥也爾雅曰

養雁愛也○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

見棄於父母曾魯斯之不如也○孔氏曰太子既

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曰我有何罪乎問天云我

罪維如何乎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之辭也

跖跖徒歷周道鞠音為茂草我心憂傷怒音焉如擣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九

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音如疾首

毛氏曰跖跖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怒

思擣心疾也孔氏曰怒焉悲悶○鄭氏曰不脫冠

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朱氏曰精神憤耗至

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愛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疾

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

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

絕行人實生茂草但取茂草之時王雖無道非路

維桑與梓音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

干毛下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音

音

音

朱氏曰桑梓二木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蘇氏曰見

植猶不敢不敬况於父母之無不藉依哉○孔氏曰屬者父子天性相

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氏

日離○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裏心腹也

○毛氏曰辰時也○鄭氏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

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殺日何謂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

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宛音彼柳斯鳴蜩音嘒嘒音有漙音漙音萑音淠音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九

淠音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宛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漙

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

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

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

也遑暇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

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雉之朝雉音尚求其雌音

彼壞音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音

音

音

墳木仍
指連子
之然得
為安

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鳩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爾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又鳥獸之不如。

毛氏曰：壞，痲也。謂傷病也。○鄭氏曰：蘇氏曰：鹿走而雷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羣者，觀之不可去，其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其愛如此而王安然莫加也。

相去彼投兔尚或先，去之行有死人尚或墜。○君

子乘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墜，路塚也。○孔氏曰：墜者埋

詩經傳文 卷十五 十

乘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追逐而

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鄭氏

而違之，乃或墜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

有故也。○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

死人之不如，則其乘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

也。○高氏曰：當讀此詩至君子乘心維其忍之，亦竊

之過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釋傳而釋則所謂

君子信讒如或隕，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紀矣。析薪拖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鄭氏曰：辭，放讒也。如讒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究，察也。○毛氏曰：伐木者，倚其巔

析薪者，隨其理也。○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安路之

拖，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安挫折之，以言

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毛氏曰：佗，加

也。○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

理。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矣。舍

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

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詩經傳文 卷十五 十一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鄭氏曰：浚，深也。泉，深也。耳屬於垣，言無所不至也。

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毛氏曰：浚，深也。○鄭氏曰：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也。○孔氏曰：窮，高極深也。耳屬於垣，以言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朱氏曰：王卒以褒

奴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東萊呂氏曰：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

聞之，將刺於好上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發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人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

三爾者，蓋惟木亂之所歸生，言語以為帶也。

小弁之詩毛氏以為幽王放太子宜咎太子之傅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鄭大夫問之而作詩以諷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申公說云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無罪無辜亂如此無音吳

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詩經備攷 卷十五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

陽氏曰大夫傷遭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

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

之世天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李

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實畏謹無

罪也朱氏曰謹審也此自

亂之初生謂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遘音專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

鄭氏曰諍不信也朱氏曰信始○毛氏曰涵容也

此即卷十五

○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遘疾沮止也祉

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

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

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遘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遘

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

子益病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播動君子人

聞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猶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

出於誠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疑○嚴氏曰亂

讒賊之口猶不斷之意者聞奉任之門也凡聞人

之言當辨白其是非今忠說不分是以邪正混淆

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韋子曰優柔不斷忠佞

不分則讒邪得以肆其長此不悟大亂無已時矣

故社以納忠諫怒以除佞伎于方不易之道也為

人君者其三復于斯○韓義曰容不當容則讒來

而遘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益亂若喜怒以遇惡

生亂則讒無從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音上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音音匪其止共音音維王之功音音

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氏

曰屢數也盜謂小人也凡氏曰說者小○毛氏曰

餒進也音音○鄭氏曰平病也○王

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何隙抵巇以同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朱氏曰然此語人不能供其職事徒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音寐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音忮音度之躍躍音兔遇犬獲之

毛氏曰奕奕大貌○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王氏曰莫定也○毛氏曰兔兔狡兔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之狡兔通大則能獲之遇犬者言兔逢犬則獲也○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五

付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朱氏曰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嚴氏曰

更知何言更有狡兔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知何言更有狡兔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知何言更有狡兔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

在音榮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敬音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顏之厚矣

毛氏曰在榮柔意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敬之者

謂往來行道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蛇蛇乃舒遲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繇心也歐陽氏曰讒人能言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如此于文

如笙簧然碩不知耻其顏厚矣呂氏曰善人易播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道之言者如風過耳心焉當敬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視其言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家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虺音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五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奉力也○孔氏曰既無奉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

○鄭氏曰職主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虺之疾人情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毛氏曰許

猶謀將大也○呂氏曰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艱難其持心甚嚴如逝之也梁魚梁也

梁氏曰○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

從暴公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語已也明矣歐陽氏曰彼何也

也伊誰云從維暴之言是從亦有見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詩經備攷卷十五

鄭氏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

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

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

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

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孫炎曰陳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

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視

女之身乎女今不入我門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

察之辭張氏榜曰天以照察言聰明明威無隱不獨人縱可欺獨不畏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祇支攪我我心支音攪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朱氏曰言其往

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祇適也何近之我梁

適亂我心使我疑女○歐陽氏曰不自北不自南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似謂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音爾車壹者之

詩經備攷卷十五

來云何其盱况于切

鄭氏曰違暇亟疾也○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云非誤也

云非誤也○呂氏曰謂女行之急乎何為

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女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

而脂車也○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

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朱氏曰何不壹來見我如何使我望女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新支切也

毛氏曰易說也○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丘

氏曰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今還而不入

經 67-347

謂不諳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

曰不為諳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何不壹來

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氏曰亦以見諳諳

伯氏吹壘音仲氏吹篴也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

三物以詛劄助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

和如壘篴毛氏曰上日壘竹曰篴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

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

之毛氏曰三物犬豕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

詩經備攷卷十五

為鬼為蜮音則不可得有覩土與面目視人罔極也

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潛水作

影則發之或曰言沙射影也孔氏曰說文

人皮膚其瘡如疥是也覩姑也孔氏曰說文

姑音西見人之貌反側不正直也○鄭氏曰奸

猶善也○歐陽氏曰女隱匿形迹能使我不可見不

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女今乃

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

得不知女之諳我乎上氏曰諳諳諳以絕之

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諳之

此詩用
字法
此詩用
字法

王氏曰暴公為刺十而諳蘇公不忠於其君人焉

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紀之其絕之

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詩也示以

於其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我知

諳我則我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蘇公之

推恐其便合也○鍾氏曰暴公是蘇公故交故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

寺人亦奄人又音侍○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

詩經備攷卷十五

說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

此詩傳幽王缺六

妻音今斐音今成是貝錦彼諳人者亦已大音甚

毛氏曰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喻

也錦文如貝繇妻今斐今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

甚之者言為禍痛深疾之之辭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諳人者誰適音與謀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諳人者誰適音與謀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諳人者誰適音與謀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諳人者誰適音與謀

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諳人者誰適音與謀

毛氏曰哆大貌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

之名。○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南箕箕星

也。○鄭氏曰箕四星也。然哆狹而舌廣。○陳氏曰南箕

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

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妻斐張大以成之爾。

○朱氏曰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闕也。

緝緝切。翩翩音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嚴氏曰緝緝如

鳥之飛相與經營。李氏曰此言譖人之意惟欲譖

人爾無他營為也。○王氏曰不慎爾言聽者有時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三

而悟謂爾不信矣。嚴氏曰虛言無實有時欺

捷捷幡幡音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陳氏曰捷捷儂利貌。幡幡反覆貌。○嚴氏曰女能

諧人人亦能諧女其禍將遷及女矣。董氏曰使上

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氏曰好好喜說

將安得罪也。○蘇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

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黃氏曰未二

面扶其手此蓋說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

北方寒涼而不毛吳昊天也。鄭氏曰作與吳

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

也不食不受言譖讒之人物所共惡也。孔子曰好

惡者如來信而信不實而

楊園之道猗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鄭氏曰欲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三

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譖人欲譖大臣故

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孔氏曰天音序

詩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劉氏曰譖人罔

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

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

大夫果多以譖廢者。傳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

無謂之可同矣今也亦傷於譖則疎遠者可知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

章六句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僕朋友口口口口之賦谷風申公案曰朋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
昔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
之變也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厚其人倫則
建厥極人皆之所以風夜者也故朋友道絕則
家廢之義不行矣樂之義下則人不會其言極
歸其自極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將安將樂音女轉棄子

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
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將且也恐懼喻遭
厄難勤苦之事也○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

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已厚也○毛氏曰將安將樂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三

女轉棄子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
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

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
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要切將恐將懼寘音予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子曰釋天云焚輪風
謂之頽扶搖謂之森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王氏曰風之扇物
則德義相高○鄭氏曰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

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五同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危切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
不死葉萎枝者○鄭氏曰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

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
奈何思我大德思我小怨乎
予曰交遊之不終不識大小故也陳餘張耳正
為不誼大計所以凶終苟識其大者明利害審成
敗去惡而思小怨變之所以不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序 蓼莪 刺幽王也 民人勞苦 孝子不得終養 爾
詩經傳攷 卷十五 三

中然說曰蓼莪王室昏亂 讒邪肆行 其大夫七位
沒而不得其所者 孝子痛傷 而作是詩 傳缺十二
字 上有思字 下存母字 似是孝子
行役而哀思 不得養其父母 爾

勞 蓼莪者我音匪我伊蒿毛切哀哀父母 生我劬

毛氏曰興也 蓼莪長大貌 ○嚴氏曰 始生為我 長
大為蒿 為我猶可食 為蒿則無用 此孝子自怨其

身之辭也 呂氏曰 蓼蒿不能報天地之生 有猶人
言寸草心 報 鄭氏曰 哀哀者 恨不得終養 父母 報
得三春暉

其生長已之苦

蓼莪者我 匪我伊蒿 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似醉切

術惟畢
至門
窮人
所疑

毛氏曰：鷓鴣去刃切也。陸機疏曰：鄭氏曰：瘁，病也。

餅音平之罄苦定切矣。維音雷之耻。鮮音上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器大，罄，盡也。○朱氏曰：餅以泄之

器以畜之，二者交相賴也。餅取給於器，親仰給於

子，理相似也。○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

從役，其生不如死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劉

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

歸投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我，長音上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鄭氏曰：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

○孔氏曰：拊，拊循也。○朱氏曰：畜，亦

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

懷抱也。○黃氏曰：鞠，本其孕我之時而言。孔氏疏曰：

是文，音謂孔氏謂之也。長者，調和滋養，望其長大也。

顧也。○朱氏曰：顧，又顧及覆不能舍是也。腹，謂

大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颯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

苦見役，颯，南山則烈烈然。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

之可畏也。颯，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穀

養也。○孔氏曰：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

常辭。○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

南山律律，颯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率樅之謂也。○毛氏曰：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鄭氏曰：卒，終也。

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朱氏曰：晉王衷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

在役所不得見之賦，陽公讓其過泥。玩鮮民之生

非恨詞，實悲痛之語。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鄭氏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口口賦小東。

有饑音音，有棘音音。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音音言願之，潛音音焉出

毛氏曰興也饑滿簋貌飧然食也採長貌

七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砥謂礪石也

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

其平也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君子則行其道小

人則供其役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毛氏

曰聰反顧也世過而去矣從今願觀之

小東大東行直也柚音透其空糾糾九音葛葛屨九音具可以

履霜能佻佻徒彫切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切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音救

詩經備攷

卷十五

五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蘇氏曰自周

也說文曰杵持緯者也○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

受經也○毛氏曰空盡也鄭氏曰小亦於東大亦於

絲麻耳今盡杵柚不作也○蘇氏曰董氏曰糾糾

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杵柚空矣○朱氏曰佻輕薄不

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朱氏曰佻輕薄不

柰勞苦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王氏曰公

曰疚病也○朱氏曰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

其勞使我心愛而病也

有冽漙漙音洗泉無浸稊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漙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鄭氏曰既伐而析之以為薪不欲使

洗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周之

賦歛極盡之極盡之則困病亦猶是也尚庶幾也

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蘇氏

曰析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其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

安之

詩經備攷

五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齊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氏曰東人譚人也朱氏曰東人來勤也西人京

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氏曰職主也東人勞苦

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

甚也○毛氏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人也孔氏曰卑賤之屬是試

用於百官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

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人亦衣熊羆之裘而私

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

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翰翰胡犬，佩璫音送，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音企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翰翰，玉貌。朱氏曰：翰，瑞也。鄭氏曰：佩璫，佩之。

翰翰然，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河關括

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河精上

者，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鄭

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

名，在漢旁。孫毓曰：織女，三

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

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

辰，每辰為肆，星之行天，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

終始故七，即

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

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翰然之佩，而西人曾不

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

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

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音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戶即

毛氏曰：皖，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也。

孔氏曰：服箱，箱也。且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

星為長庚。庚，續也。長庚，謂日之明。夕在酉，所以續日之

長。挾畢貌。孔氏曰：上言挾長貌，此畢所以掩飛也。

○朱氏曰：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

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

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

我嘗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朱氏曰：

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揖

酒漿，維南有箕，載翁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朱氏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毛氏

曰：挹，斟也。○鄭氏曰：翁，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舌似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天

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兩，二為舌。雖然而舌廣

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雖有斗，

不能為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

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

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

而見困，甚怨之辭也。鍾氏曰：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

望之明處歸然耳。

牽子曰：人主之取於民，不可無制也。無制則難給，

不給則取厲而民離矣。或者謂冠或水早相乘，不

得厚取於民，不知制有限之脂，供無窮之用，猶

塞川源而為潢汙，其涸無日矣。古之聖王，薄賦歛

廣畜積，以備水旱，不幸罹災，是以相恤。即卒然

有急，不棄渡括于民，而師獨前飽，是操何術哉。賦

役均而用度節... 謂取盡錫... 俾人之辭... 之怨雖有冠戎水旱亦無患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說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此詩傳賦文

役玩我日構禍盡瘁以仕寧莫我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李氏曰

四月六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何為使我當此亂

詩經傳文卷十五

世乎疏義曰四月暑方來必以六月而去暑去有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

歸爰家語作奚朱氏傳作奚

毛氏曰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鄭氏曰具

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丘氏曰離離散

也○毛氏曰瘼病適之也疏義曰肅殺用威何物

安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粟烈也發發疾貌李氏曰幽王虐

烈烈然而虐風朱氏曰善也民莫不善而我獨

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穢其

言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民猶嘉卉

也今若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繇也

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朱氏

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

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也漢也○朱氏曰紀

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

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

瘁病也有譴有也黃氏曰經帶包絡有不忍

匪鴉音匪鴉音翰飛戾天匪鱗音匪鱗切潛逃于

淵

毛氏曰鴉鴉也李氏曰石以爲鴉之鴉則無戾

漢說文曰鴉鴉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言鴉

也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薇隰有杞棗音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氏曰杞枸櫞也棗赤棘也○鄭氏曰此言草木

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

愬之蘇氏曰棗或作美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

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家語子曰問于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

之不一則民不從近而求遠三者之間一也而夫子應

而賜人以政曰政在節財魯君有

明故曰政在論臣夫制之謂才德狹民有離心

詩經備攷 卷廿五 三

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殊

矣詩不云乎喪亂既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

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其惟王之中此傷我臣

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

者政之所欲也同乎哉

君子曰幽王之世亂政日滋小人得肆其殘賊上

日我日構禍者方正近俗日罹罪罟欲高飛遠走

何可得哉維以告哀恐懼之甚不敢盡言之辭也

詩經備攷卷十五終

詩經備攷卷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 攷訂

金川帚調鼎玉鉉

北山之什

說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音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

盥音憂我父母

詩經備攷 卷十六

李氏曰杞枸櫞也○毛氏曰偕偕強壯貌士子有

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監不

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

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朱氏曰言以王事而貽

親憂也

溥音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

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曰許濱涯溥皆水

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郊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

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崇是四畔近水之

處言率土之濱乘其賢勞也獨使我從事於役自

苦之辭。○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朱氏公選曰。大夫指執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為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以我為賢而勞之乎。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齊同。謝氏曰。經。經營。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營。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詩經備攷 卷十六 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音掌。

毛氏曰。叫號呼召也。朱氏曰。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朱氏曰。言事煩勞。不暇為容也。○李氏曰。有栖遲於家而偃仰者。或湛都南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鄭氏曰。咎。猶罪過也。○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

優游也。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為。以彼為賢。則國事待我。而我為賢。則國事待我。我為賢。則國事待我。我為賢。則國事待我。○鍾氏曰。或慘慘。畏咎。此句之苦。又深於他數語。○朱氏曰。是詩乃行役大夫之怨。怨執政者之偏。偏而己。獨勞於王事。故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斥以爲刺。由王失詩人委宛之意。矣。故主魯說。而置序於後。以見刺王之說。未安也。嗚呼。有國家者。至使臣。子慘慘然。畏咎。視。師濟之。盛何如哉。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車。大夫。見。謂。害。自。悔。與。小。人。並。○。政。魯。傳。此。篇。列。于。王。風。當。是。大。夫。誤。信。小。人。悔。而。賦。此。時。不。可。考。已。傳大夫。口口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三
中。公。說。曰。無。將。大。車。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朱。氏。以。爲。行。役。勞。苦。之。作。誤。矣。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底。劉氏。謂。當。作。底。與。齊。同。鄭氏曰。將。猶。扶。進。也。祇。適。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輔氏曰。進。有。王。事。之。期。程。退。有。家。事。之。多。端。故。曰。百。憂。○毛氏曰。底。病。也。孔氏曰。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與。後。之。君。也。子。無。得。扶。進。小。人。適。自。受。累。於。已。○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古。迫。切。鄭氏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朱氏曰。

冥冥昏晦也。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

能出也。鍾氏曰：類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

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即沉字意。衛風如有隱

無將大車。維塵雖音今無思百憂。祇自重音今

鄭氏曰：雖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

為物所累則重而遲。韋子日用人之際不謹戒

於前而徒悔於後無益也。况小人多險詐不得志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允野。二月初

許經備攷

卷十六

四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矣。苦念彼共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

毛氏曰：允野。遠荒之地。蘇氏曰：允。初吉。朔日也。

鄭氏曰：征行。徂往也。二月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

冬寒矣。尚未得歸。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朱

氏曰：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毛氏曰：罟。網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

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

鍾氏曰
易云者
難定之
許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與。○鄭氏曰：孔甚庶衆也。

○毛氏曰：憚。勞也。鄭氏曰：勞。我不暇。言。○朱氏

曰：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

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

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於六曷云其還。政事愈感。千六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

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毛氏曰：興。煖也。感。促也。戚。憂也。○鄭氏曰：念。猶益

也。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五

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朱氏曰

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此歲暮而

猶不得歸。又自咎其自爲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

出宿於外也。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音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音

鄭氏曰：恒。常也。○朱氏曰：君子。亦指其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鄭氏曰：式。用穀善也。丘氏曰：○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

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

鍾氏曰
三五不
於女圖
亂時親
勉以共
濟正從
一念憂
出之心

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

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

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

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

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

言之也。張氏榜曰：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

也。○韋子曰：靖如靖獻之靖，各欲自盡也。共者，共

其職業，有慶恭之意，與不可訓助，只是與正直之

人共事同寅，協恭是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詩經備攷 卷十六 六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鄭氏曰：身克正，則所與同，非正，雖是而內外大小莫非

正人。發政布令，同有不賦，而神有不欣悅者乎？不

則偷合苟容，賊民誤國，神且殛之。惡能邀式穀景

福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吝。按正人則小往

大來，天地交而為泰，比匪人，則大往小來，天地不

交而為否，正直邪曲之繫于國，運如此。鬼神之聰明也，至矣，爾福豈或與乎哉？

傳昭王南口口口口大夫憂之賦鼓鐘

申公說曰：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

憂傷而作是詩。孔氏曰：鄭於中候撰河紀注云：昭

王時，詩無鈔。○以陽氏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旁考

詩書史記無有，東巡之事，無絲淮上而作樂也。

序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孔氏曰：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禹貢曰：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文曰：將將，聲也。

湯湯，流盛也。○鄭氏曰：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

儀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尤甚，淑善也。○李氏曰：言今思古之善人君子，念

而信之，未嘗忘也。○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

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玩久而忘反，則為昭王可知。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七

鼓鐘喑喑，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毛氏曰：喑喑，猶將將。湑湑，猶湯湯。蘇氏曰：湑，邪

也。○王氏曰：湑湑，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

回，亦思古也。黃氏依曰：不回，即

鼓鐘伐磬。高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毛氏曰：磬，大鼓也。周禮：鼓人以磬鼓鼓。注云：三洲，淮

上地。蘇氏曰：言水落而州見也。妯，動也。猶若也。○

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

也 功也 也

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若今之失所也。董氏曰：用於淮上，其地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受其苦。若之氣貫金石，人陶匏故聞之者，受其傷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攸。不僭切。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先擊金以奏諸樂也。

○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曰：琴瑟為堂上，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為堂上。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蘇氏詩經備攷 卷十六

曰雅二雅南二南。○朱氏曰：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黃氏佐曰：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有節所謂數如也。○蘇氏曰：豈其樂非古歟，樂則

是而人則非也。韋子曰：籥子云：治國家而弭人民，在乎絲桐之調，非琴也。聲音之遠，原與治通古者，天子省風以作樂，豈為耳目之娛歟？蓋政和則物利，物利則嘉成。於是乎陰陽協風雨，時而國家已大治矣。昭王不圖其本，而遊遊遠方，鼓鐘淮上，久而忘反，與恒舞酣歌何別？無怪其南征而不反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申公說曰：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

南即二 而之詩 奏之樂 所觀舞 南蓋亦 二南之 詩也宋 臨以 名先有 詩即先 有樂即

也 舞詩云

詩。此明是周王秋成薦剌，因燕及宗族之詩，當以申氏說為正。序以為剌幽王，君子思古，則作華外甚矣。朱子雖知其誤，而解作公卿力農，奉祀之詞，亦未妥也。篇中如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永錫爾極，時萬時德，小大稽首，使君壽考等語，豈頌美公卿者乎？毛序因夫而未傳，亦非也。故特正之。
楚楚者茨，徐谷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棘貌，抽除也。○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草子，有三角刺，禮記注曰：楚，蒺藜，茨當為蒺藜，作茨者，誤人誤也。與與翼翼，番廩貌。○毛氏曰：露積曰廩。○鄭氏曰：介言盈，庚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

詩經備攷 卷十六

獻介助景大也。○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

濟濟跄跄，言有容也。鄭氏曰：有容，言亨，飪之也。肆，陳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有解制其皮者，有蒸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毛氏曰：禘，門內也。○鄭氏曰：孔，甚也，明備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牛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毛

見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升天子
之禮
能者
之禮

詩經
卷十六

詩經
卷十六

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大也君也○朱氏曰
神保蓋尸之嘉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君臣恪勤各司其
職祭祀之事甚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歆
饗之故令孝孫有慶報之以大福使孝孫得萬年
之壽無有疆境也

執爨七亂踏踏七界為俎孔碩或燔音或炙切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隣交錯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燔燔燔燔也孔氏曰祭之禮燔燔以
詩經備攷

詩經備攷 卷十六

十

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肥
碩美者君婦謂后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
至也孔氏曰蘇后能清靜焉敬故能為豆謂內羞
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朱氏曰賓客使助祭
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隣也○鄭氏曰始主人
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臨至
旅而爵交錯以福孔氏曰東西為錯卒盡也○毛氏
曰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朱氏曰得宜也格來酢報山坊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水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起
是以教敬也特酒在室限酒在堂澄酒在下子民

不注也尸飲三象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
肉其宗族以飲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
乎上詩云禮樂卒度笑語卒獲○東萊呂氏曰為
一事誤矣燔燔燔燔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
坊記之言燔燔燔燔之祭祀洋洋其可燔乎朱
我孔燔切而善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魯孝孫必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
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燔乾貌朱氏曰燔燔也○鄭氏曰式法朱氏曰莫
無愆過徂往也○毛氏曰善其事曰工朱氏曰善
齊子也○釋文曰必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
也○毛氏曰幾期式法也○王肅曰齊整也執事

詩經備攷 卷十六

詩經備攷 卷十六

十

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毛氏曰稷疾
敕固也蘇氏曰○鄭氏曰永長極中也陳氏曰中
所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蘇
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芬潔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其多如法
豐足不之少也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眾善之極
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孔氏曰此即報以介
福之事永錫爾極即嘏辭之略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
往位堂下西面祝於是告尸以利成毛氏曰致告

具皆也皇君也毛氏曰致告載之言則也神醉而尸謨

釋文曰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孔氏曰鳴鐘

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鄭氏曰廢去也

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氏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

受獻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

矣鐘鼓之音聲既告飛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

之人言祭畢也利成者少年注云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其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祭

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入於寢而

奏之○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朱氏曰於祭既受

受後禱而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小大猶

如此者
祭畢大
宗族
心若何
以得

長幼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于禮

茲得其時維君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孔

曰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

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

內盡志外盡物○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

廢長

孔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

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明致力於神

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建羣

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舊

從朱傳作公卿有田祿者之奉祭受福如許牽強

滯礙仍依古訓為周天子重農祀祖無宗族之詩

則所云景福萬壽錫

極綏祿一了然矣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詩經備攷 卷十六

說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傳南山云云皆

序云勸農王不能修成王之業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甸之六十四井

井甸六十四井也酌酌擊碎貌孔氏曰擊碎其

南矣其遂南人於溝則畝東矣王蜀理天下物

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音芬益之以瀦音霖既優既渥鳥字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小雨曰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

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雪欲盛而說文曰漫澤多也黃氏佐曰漫有餘

疆場音切翼翼黍稷或或於六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

我尸賓壽考萬年必音毛氏曰場畔也○孔氏曰翼翼然閒整○毛氏曰

或或茂盛貌○鄭氏曰欽稅曰穡界予也○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

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恭布廣野或或成文也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

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黃氏曰界我

中田有廡音問疆場有瓜是剝邦角是瀝居獻之皇

祖會孫壽考受天之祐音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廡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漢書食貨志瓜毛氏曰剝瓜為瀝也

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疏義曰地無遺利祭祭以清酒從以騂音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骨音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鄭氏曰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孔氏曰謂故謂之納亨○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鄭氏曰毛以告純也管脂膏也血以告殺骨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

合馨香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蕤其膏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

是烝是享必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

○孔氏曰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疏

曰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祭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界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嘗苾芬而祀事始成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報以介福焉無疆自王者言方說得去朱晦庵何所見而俱作公卿之詞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說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傳南山

田皆所以勸農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

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

止烝我髦士

毛氏曰俾明貌○孔氏曰甫大也○張氏曰一成

詩經傳攷

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

舊粟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雖本

也○鄭氏曰農人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

而茂盛○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

髦俊也○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呂氏曰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

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

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

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

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

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孔氏曰齊言

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毛氏曰社后土也

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其工氏之謂社也

其社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祭四方歲備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

也句在東觀禮后土在西南祭成於西在西北

是也此祀在秋而並言四方蓋秋成穀功則總祭

社為於祀其儀用純黑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

詩經傳攷卷十六

也○鄭氏曰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

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嗇章注云田祖始

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嗇稷謂

之先嗇○周禮嗇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

樂用豳鼓以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

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春天子

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

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左傳曰秋無苦雨歲曰害物則為苦

迎介助穀養也毛氏曰言介助也鄭氏曰御稼我當以養士女也

夫計矣黃氏佐曰蓋一時之祭而祈報之意具焉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干彼南畝。田畯音至喜。攘切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吠以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鄭氏曰田畯司耆今之耆夫也○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

詩經傳攷 卷十六

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繇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音如坻音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葉者也茨屋蓋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北氏曰梁謂水一橫橋橋得容○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韓氏曰如坻則

亦則絕高者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朱氏曰箱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呂氏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以介福萬壽無疆必是頌美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音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音耜載南畝播厥音○北庭且碩曾孫是若

詩經傳攷 卷十六

者也○朱氏曰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孔氏曰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若順也嚴氏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種其種亦是防其具修耒耜且田器也○既方既皂才老既堅既好不稂音不莠音去其螟音及蟊音無害我田穉音田祖有神秉畀音炎音

毛氏曰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氏曰實未堅口阜稂童梁也釋文曰童稂似苗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滕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穉幼禾也○孔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毛氏曰

有滄音滄萋萋與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音郭穉音穉此有不歛穧音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伊寡婦之利音利春秋俱作淩淩

是

毛氏曰滄雲與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滄淩萬物萋

萋雲行貌祈祈徐也新都楊氏曰漢無極山碑與雲字後或改兩耳○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其

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五穀大成民所收刈力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穧系此處有不收歛之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三

曰氏曰 來南方 則用時 性來北 方則用 樂性略 樂二方 以備時 也

穧束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摺拾之以自利也長樂劉氏曰穧謂穗之低小者穧謂束傳之所折亂秉獲之所不逮者皆穧也穧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於家享其遺利○宋氏曰此見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穧寡共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黃氏曰此與農夫望雨之辭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曰精意以享禋也孔氏曰宗伯職祀天乃稱之神有配天之時此祭禋五祀而言禋者此五官雖不配天亦以禋言之○毛氏曰騂牛也○鄭氏曰王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三

陰祀用黝牲○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歛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禮祀以為報○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蘇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子由此訓得之

重農為務儉而樸勤苦而不怨與馬上得天下者異矣西詩魯傳次七月之後則為周初盛王勸農於鼓鐘後諫作刺幽王反甚朱子知其非而訓為公卿力農之詞豈其然哉千百世而下詩音不至

吾家自扶陽後世宗之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傳曰程
下者無
所不立

華葉並茂喻賢材美盛也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
相繼而○鄭氏曰觀見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
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
宜矣

裳裳者華音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黃也○蘇

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其文采如華之盛

也疏義曰和順旅中與華外交際之頃○韋子

曰有章非僅威儀文采而已○韋子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三

也○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音乘其四

路六轡沃若

孔氏曰既以黃色與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此反

與○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

朱氏曰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

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

無不似其所有也張氏抄曰宜者大小常變各適

言其時措之妙如此似之云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毛傳

已失詩次未考序稍更之益誤矣如此二篇與桑

文表連貫快不

章十日子請讀詩傳而諷訓之所以王百雅樂之

有倫也孔子言其公曰凡為天下四象有九經自

矣當非政有與其初會燕享所詠歌者諒不外是

孔氏弟子編次風雅以是為序意亦淵矣自毛詩

行而三家齊後之學者尊信而不悟其錯予詩得

而辨之七月與芟芣諸詩幽雅也以七月一篇合

為傷今思古語知皆周家勸農之詩乎白駒留賢

之作傳曰以燕賢也而謬作刺宣王鼓鍾昭王之

詩經備攷 卷十六 三五

南山天保俱訓遠樂傳曰所以燕王至如魚麗嘉魚

報王于敬大臣之義合矣常華桑扈采芣魚藻俱

得非懷諸侯之義乎不特此也谷風朋友相怨鳴

而謂文王之時家父桓王之臣而作幽王之世其

乎錯如此鳥足盡信之手試披魯傳則尊賢視親

敬大臣體羣臣下庶民采芣人懷諸侯然有叙

非非雅之正耶性決修身未百工二詩以鶴鳴當

取謂風雅頌各得其所藉是以見周道之正維率

之原猶言一班庶不為

老生由說所誣而已

心經備攷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帝調曲玉鉉

次訂

桑扈之什

傳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申公說曰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鄭氏曰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毛氏曰鶯

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鄭氏曰竊脂飛而

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祜福也○

天祜不輕降受者言其有承受之基所可樂者此

也蘇氏曰古之君子樂循禮義鄭氏曰王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首出於身者欲有

也屏蔽也蘇氏曰樂循禮義○朱氏曰言其能為

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音不難音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舍人曰幹所以當○鄭氏曰辟君

也德外能捍蔽四表內能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

莫不法象之○毛氏曰憲法也不戢戢也不難難

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

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曹氏

難則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也而禍隨其後矣

○大抵功高權重者易驕故須謙而禍隨其後矣

兕觥古橫切其觥音肯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觥角上曲貌肯美

也思語辭也蘇氏曰肯酒之稱而兕交際之間

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呂氏曰

者上下交也情意暢時最易念肆觀灌夫使酒罵

詩經備攷

卷十七

桑扈四章章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與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

孔氏曰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

云罟小而柄長謂之畢○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

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疏義曰鴛鴦于飛既

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

也毛氏謂于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取之以時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欲也。在梁，人無害禽之心。亦不疑於人也。○古氏曰：梁，鱗梁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黃氏曰：左，其之義。自然而張也。君子之

乘馬在廐，教摧莖之秣。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氏曰：摧莖也。秣，粟也。釋文曰：摧，馮也。艾，養也。鄭氏

乃予之穀，受用也。明于愛國，用自奉養之。神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黃氏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黃氏曰：安，如恭己以受萬國之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南海黃氏曰：福祿，人君所固有者。人臣視君亦惟欲其享此於萬年耳。故重萬年上。

鴛鴦四章章四句

傳：頍，音燕親戚也。

申公說曰：頍，弁。此燕王族之詩也。序云：諸公刺幽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

君子，愛心奕奕。亦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毛氏曰：與也。頍，弁貌。說文云：頍，弁也。弁者冠

之大者，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御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

下通服之。故知是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言嘉，皆美也。言

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無他

言至親。○毛氏曰：鳥，寄生也。女蘿，兔絲。松蘿也。釋

曰：在草曰兔絲，在水曰松蘿。陸璣云：兔絲，蔓連

於王，譬如鳥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愛，見則

恨。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在而茂，松柏頹而凶。以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兄弟具來，鳥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愛心忡忡。

丙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

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鄭氏曰：具，猶皆也。○毛

氏曰：忡忡，憂盛滿也。臧，善也。張氏曰：天子之親，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伊臯。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

相見。藥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

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

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凡

云：陽之導氣為霰，陰之薄氣為雪。霰之氣在雨

水則溫，陰為陰，薄而霄之，不相入，則搏為霰也。

盛陰之氣在雨，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霄之，

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與雪所

薄而霄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先集聚而搏為

小霰，後成大雪。是雪漸也。○韓詩：霰，雲也。朱

氏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此老至則將死之徵，

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此與常隸同，是燕兄弟親戚之詩。蓋周道親親，惟

恐疎遠而不得盡其歡，故未見則憂，既見則悅。又

慮來日之無多，而及時以燕樂，不違願

其他。故曰：維宴也。毛公列于變雅，何歎。

類弁三章，章十二句。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五

傳：車牽樂親，新昏也。

說曰：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

詩。毛氏自註：鐘至青燭，皆謂刺幽王，不通甚矣。如

刺王何耶？曰：若然，何不與關雎並列？曰：關雎作

於西伯時，車牽作于宣王時，風雅之不同，以此。

間關車之牽，音兮，思變，力免，委女逝兮，匪饑匪渴，德

音來括，音雖無好，音上友，音式，音燕，音且，音喜。

毛氏曰：間關，設轄也。董氏曰：按說文，轄，也。故謂

之關，又曰：車聲也。車聲而

鄭氏曰：平林，木茂則平林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

譽，好去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

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鵲，微小於鵲，走而且鳴。曰鵲

之美，辰，時也。言故以爲與，上言德音，問其有是德

也。此言今德，見其實有是德也。○黃氏曰：辰，訓時

昏，謂之以時也。來教，是贊內治意。譽，祭也。韓奕注。

○鄭氏曰：射，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音式，音歌，音且，音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嘉如

此，雖無旨酒，嘉殺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

所不能自己。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以已爲主，故

云：雖無好友，此以彼。○庶幾，冀幸之詞。式，歌且舞

爲十故云。已，身無德。○庶幾，冀幸之詞。式，歌且舞

心和意暢，不能已。

陟彼高岡，析薪其柞，析薪其柞，其葉湑兮，鮮

我親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湑，茂盛也。○鄭氏曰：鮮，

善，朱氏曰：親，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與昏姻，善

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輪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

德，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適。

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貌之不足也魯馬曰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毛氏曰慰安也○朱氏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詩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賢女之德而瞻仰之如高山之不可及大行之不易也易以孔子讀此而贊曰詩之好仁如此朱氏只作典意則景仰之義何居嗚呼請詩須達辭外之意况辭中之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七

車牽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申公說曰厲王之世而作也厲也幽也皆不可知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又何據

營營青蠅係仍止于樊音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樊藩

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汗白以

為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鄭氏

呂氏曰青蠅止于樊

明氏曰青蠅止于樊

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

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陳氏曰讒言多辭持心傾險而後入嚴氏曰蠅能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汗白為黑如讒人之誣蠅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

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青蠅集於樊籬若不必惡

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汗几席不但止樊

而已喻讒人為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諷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為藩也○鄭氏曰極猶已也○

李氏曰四國四方也○漢書注曰讒言無極則四

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諷人罔極構切我二人

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已與聽者

為二人○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

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嚴氏曰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張氏曰構者合二人而構煽之他的可惡正在合處分故四國之亂所以致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禮記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道乙切邊豆有楚般月交核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

抗音浪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

祈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丘氏曰左右

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秩有序也楚列貌散

豆實也核加邊也孔氏曰核是總名此文散核與

為旅陳也○鄭氏曰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偕齊

一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國君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九

此言鍾鼓既設者以天子官操階階妨射位故改

射故知將○朱氏曰舉醕舉所奠之酬爵也○毛

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鄭氏

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

亦張而也○孔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鄭氏

三耦于室西注云比○鄭氏曰獻猶奏也既比衆

耦乃誘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

也可與注皮侯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

其正謂者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

之解也射者與其耦拾發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

求爵女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禮禮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禮者所以明

長幼之序也○張氏曰射禮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愈發如此其飲酒所以正風儀也宰至於亂哉

○呂氏曰核大則儀節不詳射則三日張大侯然不繫

下下與與射則儀節不詳射則三日張大侯然不繫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亦行切烈祖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

日樂各奏爾能賓執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

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謂氏曰籥舞

也言文則武見矣言鄭氏曰烝進衍樂烈美日烈

至鼓則入音矣

詩經備攷

禮記卷之九

卷十七

十

柔也孔氏曰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孔

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毛氏曰壬大也○丘

氏曰林衆也○鄭氏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

福也湛樂也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

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對董氏曰仇匹室人有室

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

也時中者也○蘇氏曰時薦之以時物也嚴氏曰

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為大射此章言既祭之燕

故因燕而射為燕射也○王氏曰其湛日樂各奏

爾能則于室又射矣賓執手仇室人入又酌賓主

詩經備攷

按上章言射飲。此章言祭飲。不應復叙射也。以奏能手仇為射。射猶可。室人入又本祭尸加爵。而謂入射又敬。則不通矣。室人豈共射之人。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鄭氏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餼。而小人之態出。○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

旅餼而小人之態出。○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

王氏曰。僂僂。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忸忸。媿媿也。秩。常也。○朱氏曰。此言凡飲酒。

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嗷號呼謹。呶也。僂僂。舞不能自正也。鄭氏曰。郵。過側傾也。俄。傾貌。○

毛氏曰。僂僂。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伐其德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詩經傳疏 卷十七 十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戒。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急。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蒙。三爵不識。矧政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

鄭氏曰。俾。使。從也。使。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矧。况。又。復也。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况能復飲乎。

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罷。油。油。以。退。○。東。萊。若。氏。曰。淳。于。髡。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罷。

詩經傳疏 卷十七 十二

池。御。史。書。之。此。古。人。君。燕。飲。之。制。或。立。之。監。即。執。法。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歐。陽。氏。曰。勿。無。若。禁。止。之。辭。也。其。曰。式。勿。從。謂。無。再。大。急。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于。大。慢。情。也。○。長。樂。劉。氏。曰。大。急。者。謂。酒。于。酒。荒。于。色。悖。于。禮。濟。于。義。皆。大。解。于。數。及。者。○。劉。氏。從。序。刺。幽。王。言。之。過。激。然。息。字。是。醉。者。病。根。大。息。

則。不。止。喪。儀。喪。德。矣。○。韋。子。曰。古。人。制。酒。為。祭。祀。燕。射。不。得。已。也。故。將。祭。必。射。以。選。士。將。射。先。行。燕。禮。亦。禁。慎。矣。豈。為。人。豪。故。具。乎。不。敢。崇。飲。商。之。所。以。王。也。沉。而。喪。儀。射。之。所以。長。也。武。王。監。紂。之。大。故。以。酒。誥。戒。康。叔。為。子。孫。慮。長。遠。矣。衛。公。感。幽。王。之。亂。而。作。賓。筵。雖。設。辭。以。自。敕。亦。以。戒。當。時。之。君。臣。俾。知。飲。之。善。如。此。其。不。善。如。彼。豈。富。飲。加。節。而。不。為。狂。秦。所。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傳。鴛。鴦。魚。燕。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朱傳

魚在在藻有頒音其首王在在鎬音豈音樂飲酒

鄭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頒大首貌鄭氏曰魚

猶人之依明王也而何用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

則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

信其著見○說文曰鎬武王所都○鄭氏曰豈亦

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

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黃氏曰惟其

大居重則禮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使子業備安中外未一事有是耶

魚在在藻有莘音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飽滿無虞則戲于水

而悅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三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

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傳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申公說曰諸侯先采

人朝天子錫養之詩

國語曰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音之筐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

予之路車乘音馬又何予之玄衮音及黼音

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菹毛氏曰

待君子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菹然而不可

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子故當有以

厚錫予之也○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

也○蘇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

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哉詩人取其

賜予之至厚者爾○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

也黃氏曰雖無予之四句全路以賜同姓而獎

自公以下隨其等而降殺黼文刺其裳自大夫人而

上隨其等而加隆○張氏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

賜衣服以別官階也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厥音沸音檻音泉言采其芹音君子來朝言觀其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四

旂其旂淠淠音鸞聲嘒嘒音載駟音君子

所屆音

毛氏曰厥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鄭氏曰芹菜

也可以為菹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毛氏曰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

聲之細則無故馳驅故也

○劉氏曰屆至也

赤芾音在股音邪幅音在下彼交匪紆音天子所予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偪束也○

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惟氣
惟才
惟德
惟能

子乎
便明
之說

謂之鞶以韋為之。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
曰邪樂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毛氏曰紆緩也。氏
膝也行膝者言行而紆束之○毛氏曰紆緩也。
申重也。○朱氏曰言諸侯服此帶幅見于天子恭
敬齊遯不敢紆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
也。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願其身詩曰彼
交匪舒天子所予○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
尊而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衣裘及黼
是也古者發人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
專而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惟此紆所以
左亦寵命不則志偽器當難欲申以福祿而不能
維柞切之枝其葉蓬蓬切步公樂只君子殿切多見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便左右亦是率從
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音便辨治也荀子備效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五

只君子福祿臝首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毛氏曰紆律音也。繼緩也。孫炎曰律大索也李廌
舟者郭璞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氏曰楊木之舟
日緩繫也○朱氏曰紆律音也。繼緩也。孫炎曰律大索也李廌
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紆繫其綏以制行之○歐陽
陽氏曰紆繼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
揆也臝厚也。○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
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以
而巳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朱氏
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無樂矣
日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信義勝諸侯
優游而不迫或云諸侯之來優游而無勉強則其
為天子之所揆而福祿之所賜然矣後意為是
此天子無諸侯而錫以命服之詩序以為刺幽
王也矣孔氏又引舉火事實之與詩文益不合故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六

采菽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說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
漢杜勣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
戚而不見殊說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
驛驛思管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毛氏曰與也驛驛調和也荀氏曰許慎作解驛角
字當○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歐陽
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

則外反而去以喻九族王若親之以恩則附若不
以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鄭氏曰胥相也胥
肉之親無相疎遠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戶教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不親骨肉則天下

之人皆知之見汝之教令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必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蘇氏曰此正利王

此令兄弟綽綽卓音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愈音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

詩經備攷 卷十七

○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

之故欲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王氏

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

於人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

至於已斯已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毛氏曰

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厚求安

而身愈危○蘇氏曰一方者私也所見非大道也

已斯已也

老馬反為駒音不顧其後如食宜餽音如酌孔取

鄭氏曰 兄弟相 遠於下 受爵不 讓于上 則怨怒 則各相 怨於一 方受爵 不讓專 利而有 之也

毛氏曰餽飽也○歐陽氏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
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其後人辨其非也其所

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飽足而已孔

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言老者以老者是王

者所宜貴言老馬反為駒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

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白顧其後已至年老而

之遇已亦將然王之不恕故天下飲之○呂氏曰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使老而虐之使慢老者焉能

長少而不知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語如

食者但知稱其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

加斟酌也○孔疏依毛鄭以為刺王慢老也朱傳

從歐陽公以為讒佞取寵也呂東萊又以為小人

慢老快意而不知斟酌不若指讒佞乃合詩旨

毋教孫叔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鄭氏曰毋禁辭○毛氏曰孫後屬陸氏疏曰孫猶

詩經備攷 卷十七

道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所自能不

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節骨內為不善於上以倡

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善而王又益之以

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善者不可脫矣故

陳篇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

微猷○歐陽氏曰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

而為之矣○呂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

非繇外樂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大雅
即化曰
消者迅
詞也喻
王若親
親遠位
斯滅矣

雨雪瀼瀼音見見音現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音驕

孔氏曰瀼瀼雪盛貌○毛氏曰見日氣也鄭氏曰

盛瀼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王氏

曰雨雪瀼瀼見音現曰消者管之君子自昭明德以

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劉向說曰君子道長小

雨雪瀼瀼見音現非消王肅曰婁敷也○歐陽氏

曰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

族而自為驕傲也呂氏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

也○莫肯下遺二句如此訓亦是朱傳從張氏謂

字似未當

許經備攷 卷十七 九

雨雪浮浮見音現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愛

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毛

氏曰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

鄭氏曰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化之我

用是為大憂也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

東萊呂氏曰一章戒王無信讓儀而遺九族二章

言王尚遠之非徒王族之兄弟也民皆將相病已

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虐其尊老而不顧

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乖俗薄王

又從而導之猶教稼升木以全所宜其易也因而

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遠於教者導之以惡既易如

此况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焉乎七章

言聖俗為惡宗族乖離其勢難如雨雪瀼瀼之可

畏王尚遠之非徒王族之兄弟也民皆將相病已

後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

所以不降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

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根也八章中言其易

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蠻髦而不之恤則

望于詩人之所憂也

韋子曰親親之道恩有之義制之而已或者御

繼之以忍忍何及乎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

建規成以爲屏翰其後柔天下也惟是恩不容義

不悅以匡救列辟使其輻輳而歸命於天子所以

長久而不亂者此也漢帝不識此義而徒益其驕

恣七國之誅戮豈與秦之季世乎故周之自懿德

也得其道柔練之軟作失其道前弓之怨與非朝

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力云者制之以義而已矣

序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傳屬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苑柳

申公說曰苑柳屬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音切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有苑然茂

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欲庶幾欲就之止息乎喻

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愛今不然上

帝者愬之也○毛氏曰躡蹠躡近也○歐陽氏曰

靖安也孔氏曰詩者踐履之名故躡蹠言王

踐履也故上履蹠蹠皆以上帝蹠蹠

國語曰
上帝其
神無百
祭也朱
氏從之

居以凶
於如此
訓方切
文多比
朱氏從

王廉近釋詁又言王者踐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
往近之若自往近之必將得罪所以不欲親王也
○未氏曰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

所欲以求于我極求之盡也

有苑者桀不尚憫音音焉上帝甚蹈無自察音音焉俾子

靖之後子邁焉

毛氏曰憫息也察病也○李氏曰邁往也○歐陽

氏曰後子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葛子靖
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

詩經備攷 卷十七

三

至於天耳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

不知其所屈○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

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

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

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居以凶矜即角弓

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獻攸居政事

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備攷 卷十七終

詩經備攷卷十八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耒調鼎玉鉉

攷訂

都人士之什

傳君子懷口口口口賦都人士

說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

美而傷今之不如若賦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都邑之士近政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十

化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也○朱氏曰黃黃狐裘

色也編衣注云黃衣則狐裘大端之服也孔氏曰

冬則取濕祿而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陳氏

曰周錫京也黃氏佐曰謂之彼都人士則非此都

頌○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

如此其德可知○此章雖不垂德放左傳卷子襄

十問萬民所望也則彼都人士之有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音音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

不見兮我心不說陸氏曰云大須涉都人之士以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氏曰云大須涉都人之士以

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毛氏曰緇撮緇

望是欲
觀之在
音如此
兩個也
則無矣

布冠也。孔氏曰：草笠野人之服。前秦則冬所衣。此其弊也。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言之。撮是小撮持而已。○呂氏曰：君子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

○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鄭氏曰：其性情密之。本末無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

○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克耳瑋，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毛氏曰：瑋，美石也。鄭氏曰：言以美石為瑋，瑋亦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局如結矣。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二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是鄭氏曰：蠶，毒蟲也。說文：長尾為蠶。尾末，撻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禮，欲髮無冠，而有曲者，謂之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黃氏佐

之邁，與西風，與于四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鄭氏曰：伊，辭也。旗，枝，旗揚起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吁望也。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三

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芣。申公說曰：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終朝采芣，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毛氏曰：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掬。○鄭氏曰：綠，王芣也。郭氏曰：芣，靡也。董氏曰：楚辭曰：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氏曰：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朱氏曰：沐，盥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禴。

此詩，伊，思也。想家如，此可。

此詩，伊，思也。想家如，此可。

鄭氏曰藍深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故毛氏曰

衣蔽前謂之襜李廷日○鄭氏曰期至五月而歸

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朱氏曰詹與瞻同五

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

劉氏曰既期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

久也尚且望而憂之久况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言言輶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輶其

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輶中也○鄭氏曰綸釣

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緝給也則綸是○丘氏曰言

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于輶中往釣我則為之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四

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

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怨象其

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音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

也○董氏曰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

使觀者樂也黃氏佐曰此詩二章分上思之深

不與之俱也○序以為幽王之時多怨曠詩人刺

之○故魯傳此篇在王風評阮詩詞故風體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傳黍苗城中也○山公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

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

芄芄音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鄭氏曰宣

王使召伯管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悠

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之○蘇氏曰召公之勞

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

我任音我輦音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鄭氏曰管謝轉運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

車者有牽犂牛者孔氏曰秋官罪隸云凡封國

助因以牛助轉徙也牽犂者此牛在輓之外不在

輓中故別牽犂之地官牛人注云牽犂在輓外輓

也牛集猶戍也朱氏曰管謝之

辭也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鄭氏曰步行曰徒召伯管謝邑其士卒有步行者

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管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朱氏曰

之功工役

就規畫言烈烈勇於進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山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其知職分者也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六

王爾至召公告成而王心始寧其為天下之心不亦切耶

黍苗五章章四句

說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傳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音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孔

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張氏曰其樂如何言形容莫盡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音烏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氏曰沃柔也○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澤如膏之沃也張氏曰云何不樂所謂惡可已也

隰氏曰此詩是作樂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雖為葉之茂沃言葉之色純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君子素有德音矣今一見之允矣名實相符而

同結不

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丘

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

許經備攷

卷十八

而已也朱氏曰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遐而存之入也

菁莪隰桑皆周初天子燕士之詩魯傳載于正小雅當矣毛本何故錯於此序亦以為刺幽王且云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謬戾甚矣

隰桑四章章四句

傳申后賦白華

說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

白華菅音音今白茅束今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道

然成室家也○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

○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

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
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朱氏
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
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循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程氏曰天步時運也猶如

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

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循是

道也試陽氏曰白雲於彼菅茅皆覆露之而無所

獨棄我也○鄭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滌流貌○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

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漑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友

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樵彼桑薪音昂烘切火東于音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朱氏曰○毛氏曰桑薪宜

以養人者也印我烘燎也燂音桂音施音也孔氏曰桂者

上然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也○歐陽氏曰樵彼桑

薪印烘于音燂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任而為

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桑薪薪之善者

也反以燎于音桂竈用音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也

也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維
彼王之崇大而所為如此所以實傷我心言之子
是人也言碩人皆言其居
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七到視我邁邁

朱氏曰懔懔憂貌說文云恐不申亦作王氏曰邁邁然

遠我而不顧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丘氏曰如幽王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

掩也試陽氏曰言王后為念王寵褒姒而遠我則

嘗慄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

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九

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鶯禿鶯也○孔氏曰梁魚梁也鄭氏曰鶯

而今在梁鶯潔白而反在○蘇氏曰鶯鶯皆以魚

為食然鶴之於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

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

譬之養鶯而棄鶴也疏義曰實勞易也處非

鶯鶯在梁載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載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孔氏曰左

與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思惟相好以成匡耦

鄭氏曰夫婦之道亦以義相下以成家道○章

子曰欲其立則雌雄相依不失其侶右尊而左卑

載左翼以讓右也○詩之人女下於男廢下於嫡俱

有自飲讓石之義故以為與。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雖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抵兮。
扁音福。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抵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登石，登上車之石也。病也。○蘇氏曰：扁，卑貌。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禮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收也。

如妾止當在下而為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王者立綱常之極，詩經備攷

其尊如天，今寵妾而自卑，體統壞而綱常墜，故憂之而使我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傳曰：王之時大夫避口口口口賦絲蠻

之而作是詩

片絲蠻，微臣判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職，不肯

時國亂，禮廢，思薄，大不念小，身不恤股，故刺之。

食之，效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絲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丘阿，曲阿也。○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

後車以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也止于丘阿，不得已而止也。道之云遠，勞又不得止矣。我勞如何者，自傷其勞，而望援于人，也。知何者，則語困頓，亦不能形容其勞也。此感微嘆息之詞，莫作乞憐酸語。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效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經備攷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效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辛子曰：此雖大夫失位，流離感慨之詩，若作士人嗷嗷不遇，如寒越扣門之歌，汗明前說之說，意味更永，畏不能趨，不能極，極，極也。後車載之，不必云車敗命我，如涓涓之載，向父，中車之載，越石，與其振振，並登得與而大用之也。

絲蠻三章章八句

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傳傳列此於正小雅亦周初燕飲之樂歌序云刺由王棄禮而不能行玩詩辭無刺意故知其誤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王氏曰嘗其行否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鄭氏曰斯首也○斯字近○新鄭楊氏曰鮮白之鮮說為斯也○毛氏曰毛曰炮加火曰燔○

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黃氏佐曰燔葉以為羞不必謂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三

德實厚而已矣○王者與臣下情意易隔設言薄之物亦必酌而獻之乃見情意稠摶處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來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也○孔氏曰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酌者飲以醕之實而先自飲以醕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說曰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日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皆崇峻列傷人之足謂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

其高峻峭拔非舉稼則不可以登今五穀之路莫不如此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開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日悠遠乎所以勝降之勞珍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三

莫保生還故不逸于朝野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歷何時可盡也○朱氏曰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涉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日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皆崇峻列傷人之足謂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

其高峻峭拔非舉稼則不可以登今五穀之路莫不如此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開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日悠遠乎所以勝降之勞珍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三

莫保生還故不逸于朝野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歷何時可盡也○朱氏曰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涉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

日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皆崇峻列傷人之足謂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

其高峻峭拔非舉稼則不可以登今五穀之路莫不如此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開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日悠遠乎所以勝降之勞珍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

詩經備攷 卷十八 三

莫保生還故不逸于朝野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歷何時可盡也○朱氏曰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毛氏曰：月離陰星則

雨。孔氏曰：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雨。陰星之白。故謂之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詩經備攷 卷十八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傳 王室亂人不可生賦君之華申公說曰君之華景

序 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君修之華芸音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君陵君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陵君之

其色黃而衰矣。○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孔氏曰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

之憂愁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君之華其葉青青音青知我如此不知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

見其葉耳。○丘氏曰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

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音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罍曲梁也鄭氏曰罍

也羸癯反首大而身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罍

皆不久也此以興死亡將至也。○朱氏曰言饑饉

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

哉。○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

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君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傳 何草不黃申公說曰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君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傳 何草不黃申公說曰何草不黃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

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行者觀物而思故云草皆黃

天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實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思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疾

春矣人所以思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勞苦休息之時也

之甚○丘氏曰將亦行也○毛氏曰言萬民無不

從役義曰此草怨國之多事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亂世氣象數言盡之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切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

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去

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謝氏曰先王以民

如大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曠空也○朱氏曰率循也言

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

暇也孔氏曰此中各有車馬

有芘音庇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切土板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芘毛尾長貌○毛氏曰棧單役車也○孔

氏曰狐本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我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當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

乎嚴氏曰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從其所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

與也兩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悉苦甚矣而兩王曾不之惜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示

也與示之德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夾添鄭氏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

雅然則以藝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以六月采芣為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

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春河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又曰小雅猶言其詩與正未至澤房

大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為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

詩經備攷 卷十八 十七

有別也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

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感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于

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馬庭燎之美宣王崇高烝民之美宣

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文宣王遷厲王之後南王遷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

其序因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

詩經備攷卷十九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甫 調鼎玉鉉

大雅

傳周公制口口口口會朝受口口口有大正焉

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

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口口口

德以訓成王也洞酌卷阿口口口王也

走作禮樂用之次四字是釐陳戒而次三字是公逆先次四字是召公訓戒也

文王之什

詩經備攷卷十九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河雅符瑞皆謂之受命以其後世制基之王雖無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同之曰中候我唐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御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中候雖師謀云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仰云至蟠銘之水曰尚鈞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望之曰歐陽氏曰周自上古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與周者不言受命稱上也也新文宋氏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奉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其有天下乎今文王之功而巳漢儒或於誠

子變

詩經備攷卷十九

攷始有赤雀升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攷元珠不知所謂天之心而巳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天之所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善所謂天之心者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耳豈必赤雀升書而稱王改元哉心鬼氏曰歐公詳詩所得此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者以周公易河圖洛書為妖妄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生民玄鳥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攷學推之太詳流入漢書而後之君子亦矯枉張正舉從而空之以為上善公每述之流經此作亂使漢不失德宗遂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武成曰天降時雨而命于時曰假哉天命夫新者稱始之辭也則前日之德可知矣時者適可之義也則前日之不可可知矣後者極大之名也則前日之小可知矣既曰受命則天必奪其符如赤雀升書之祥人必有其事如稱王改元之舉然後受命之義昭著而詩人從而歌詠之史氏從而稱述之亦雀升書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愚竊謂此書生之見非可以議於天人合一之說帝王所賦之徵也古之帝王其受命於天猶臣之受命於君也今世大小臣工必得朝廷詔符印而後可以行事否則仍耳况王者之興代天理物者臨萬邦何等大事使天不出瑞應以警動之則不惟天下之人不肯心悅誠服推尊受戴而其人無所憑恃亦必不敢萌非分之望以取天下之誅也鄭康成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是與受命也鄭康成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是與受命也鄭康成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是與受命也

歌聲民
曰言其
王在上
而下
也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謂新卽時也。○黃氏注曰：受命指今日子孫之有天下言，則公以明今日之有天下，皆由於文王之德耳。受命者受天眷顧之命，時雖三分有二，而曆數已歸之矣。指文王受命何如。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其德不顯，顯也。不顯，顯也。不顯，顯也。時時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謂新卽時也。○黃氏注曰：受命指今日子孫之有天下言，則公以明今日之有天下，皆由於文王之德耳。受命者受天眷顧之命，時雖三分有二，而曆數已歸之矣。指文王受命何如。

鄭氏曰
善也
其善聲聞無

毛氏曰：壹，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其善聲聞無已時也。○毛氏曰：哉，載也。左傳：陳錫鞶，以至於令。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壹，壹，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壹，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不惟如此而已。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韋子曰：文王小心翼與，日乾猶勉，勉不已也。豈但乾不已，雖德已純，岸已登，而人見其若有所勉哉。○孔氏曰：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不則難免也。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衆多士。文王以寧。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思辭也。○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濟，盛貌。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也。而文王之天下，亦因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朱氏曰：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朱氏曰：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之孫子其麗力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深遠之意孔氏曰於歎美之

辭○王氏曰緝績也○蘇氏曰熙光也○朱氏曰

緝績熙明亦不巳之意○蘇氏曰假大也○毛氏

曰應數也○孔氏曰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

於一億而已○鄭氏曰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

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歐陽氏

曰大哉天命商之孫子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

為周諸侯孔氏曰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附姓

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

詩經備攷卷十九五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雅將于京厥作裸

將常服黼音甫王音許之蓋臣無念爾祖

歐陽氏曰昔也為商之蕃屏而今也為周諸侯繇

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子之天所予

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也○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膚美也敏

疾也裸灌也將行也○朱氏曰酌而送之也京

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黻

不問皆以學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進也

黼為衣也學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進也

無念念也朱氏曰念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孔氏

曰爾祖文王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

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於是呼王之蓋臣而

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漢劉向漢書曰孔子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

毛氏曰聿述漢書述修厥德○永長也鄭氏曰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六

德常言當配天命○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

大也○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

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

之難保矣○呂氏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

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疏義曰修

敬而已承配命則敬無間斷亦可至于文王之稱

命之不易無退於易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義善也○孔氏曰常布明其善聲聞

於天下詩曰美問不遠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無念爾祖率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

毛氏曰聿述漢書述修厥德○永長也鄭氏曰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六

德常言當配天命○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

大也○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

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

之難保矣○呂氏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

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疏義曰修

敬而已承配命則敬無間斷亦可至于文王之稱

命之不易無退於易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義善也○孔氏曰常布明其善聲聞

於天下詩曰美問不遠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著此義不令昏聩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度也。載事也。刑法乎。信也。○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荷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黃氏曰：上天之載，其中心也。乎人心有以得天春矣。○呂氏曰：宣聖義，則所謂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真也。又慮及滿之與王，自天者自彼與息，雖然可誠也。

朱氏曰：此詩於天人之際，與亡之理，下字反覆至不切矣。故立之學宮，前以爲天子，後以爲天子。侯朝會之禮，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禮，特舉其一端而論耳。然首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于章言，今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他求義亦勉於此而已矣。

詩經備攷

卷十九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說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誦嗣王。傳：昔周公述祖德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音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音適使不挾四方

朱氏曰：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毛氏曰：忱信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也。○朱氏曰：伏誦

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鄭氏曰：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明明者明而文明無一不可對上帝對天下文之續然昭事其之統統永濟是也。赫赫有禍福不與意不易云者正以明明之不易也。

詩經備攷

卷十九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嬪婦也。書曰：嬪于京。乃

日京周國之地名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毛氏曰：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氏曰：身重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慎貌昭明也。○聿春秋繁露作允。○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黃氏曰：佐日

朱氏曰
去存也

衣而天
下定也

朱氏曰
唐揚將
擊其
猛也

法觀武王誓師之辭何嘗有徒賦
詩人設詞以見樂心之鼓動耳
牧野洋洋檀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
所戰之處牧野之地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庶
積木之兵車煌煌然駟騶又駕騶騶之牡馬彭彭
然皆○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
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武王

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
清明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張氏曰
至此方見以德之明者為天下之明方是明明在
下○有紂之濁亂所以有武之清明若殷不失德

詩經傳攷卷十九
周何自而與于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
難謀斯不易難王也嗣王得不懼而修德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序縣文王之典本縣大王也

說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絲絲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
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毛氏曰絲絲不絕貌瓜瓞也瓞瓜小也
別名者近木之瓜也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
朱氏曰自從土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
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孔氏曰
漆沮二水在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

云周原沮古公幽公也古言人也亶父字
焉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許氏曰復重窟也○孔
氏曰覆之與穴俱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
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未則復

大周帝營之冑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
大故以瓜瓞况之絲絲則言雖弱而不絕也○孔氏
劉始遷於幽此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幽斯
能訓幽有官館也而此言未有室家者以文王在
岐而與上本大王初來之事嘆美在岐新立故
言在幽未有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既姜
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
西水滸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鄭氏曰及於
與其大姜之賢知也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
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林氏曰于岐下
國相土宜有未遠乃借姜女以胥宇已有與國規
奉美必及姜女者姜女賢知其謀識必有贊助處

周原膺膺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日止日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于曰原膺
膺美也董菜也○郭氏曰即茶苦菜也○蒲田鄭氏
曰飴飴也○鄭氏曰其所生菜雖有苦性○毛氏曰

此地將可居○毛氏曰

其氏曰
有定議
乃以
先乃心
入而後
下也

契開也。漢書注云契開也詩曰契我龜而歸

出其光非謂鄭氏曰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

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則又從矣時是茲

此也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

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

於茲也曰將命其臣以土功之時也○黃氏佐

曰築室而凡祖祠朝市可以次第而作上下各安

止其所矣。

通慰適止。適左適右。適疆適理。適宣適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朱氏曰止居也。○蘇氏曰左右

詩經傳攷 卷十九

東西列之也。○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長樂劉氏

經界則田可理正○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

狹也。朱氏曰宜布散而居朱氏曰周徧也。○毛氏

曰爰於也。○甫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

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

也。陸氏曰凡言適者疆事之詞也。就其安養之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也。六版

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俾使也。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定人

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

朱氏曰
正也

市之類繩者管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

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劉氏曰其繩則直於

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

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

後。○鄭氏曰廟成則嚴顯翼翼然。孫氏曰此

先宗廟蓋尊祖之意

其繩以下主作廟言。

揀之。陔陔。仍度。待洛。之薨薨。呼引。築之登登。削屨

馮馮。悉百堵皆與。馨鼓弗勝。音

說文曰揀乘土於器也。○毛氏曰陔陔衆也。○鄭

氏曰度猶投也。○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

如轟之聲則

詩經傳攷 卷十九

其聲之。毛氏曰登登用力也。董氏曰登登則蘇氏

曰削屨重復削治也。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

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版為堵。李

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興起也。○毛氏

曰馨大鼓也。長一丈二尺。○鄭氏曰百堵同時起

馨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以馨鼓役事。○

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王氏曰百堵皆興則管

功馨鼓之節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即切

韓氏曰
二門立
而大社
遠立大
社立而
大衆飲
行廟家
之勢至
足勢勃
不可與
天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位高大王之正門曰應

門將將嚴正也孔氏曰明堂位云臯門天子應門冢土大

社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祭禮之名○迺立者奮然創始之

詞規模雖草創與王之等威已辨矣南齊書曰

謂乎外應者居此以應治也是謂乎內○朱氏曰

天子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子亦天子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

肆不殄口美厥愠去聲亦不隕韻厥問作棧音拔矣

行道允土外矣混音夷駘音矣維其喙音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蘇氏曰殄絕

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也○朱氏曰問問通謂

聲譽也○鄭氏曰柞檟也木也檟也郭璞曰檟小

刺音如耳瑜紫亦可食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

允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毛氏曰駘突也

說文云駘○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

如此○朱氏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

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

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大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

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

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

詩經傳攷

卷十九

五

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東漢

日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

不殄絕所懼之夷狄亦不隕墜其聘問之禮重以

王季文王蓄之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于王業光

大而不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蔥蔥輪蹄輻輳則昆

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

理也此章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

王而終於文王耳○顧氏曰維其維字言不暇他

謀也○鄭箋訓問爲聘問舊

多從之不若作聲問爲妥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

先登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走通

朱氏曰虞芮二國名○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

訟也○毛氏曰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

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

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上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

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

十餘國○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誠獄者不之討而

王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

舉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氏曰予詩人自

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亦繇有疏

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

奏使人歸趨之呂氏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

可卽以爲受命。太抵天命。就人心上見。先儒以虞
尚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陳氏所謂人心所
歸。卽天命所在是也。○歐陽氏曰。如斯
斯。張發不可禦也。○章子曰。四有若歸。重文王
運之隆起如此。子則謂文王能有若而臣耳。蓋用
得其人。則德意旁勸。而人心歸附。天命所以集焉
也。不然。猶棄忠良。何以能驟然生耶。
海虞陸氏曰。此詩只要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
卒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
此。卽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
以見祖宗貽謀之遠也。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
業。人法所必不可不知者。

緜九章章六句

序械樸文王能官人也。

說械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七

芄芄音械樸。薪之標。音之濟濟。上辟。音王。左右趨
切。七喻之。

毛氏曰。與也。芄芄。木盛貌。械。白桺也。樸。枹木也。鄭

曰。白桺。相樸屬。而生者。被條。芄芄然。○孔氏曰。孫
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樸。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連
相附著。○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芄芄然。械
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樵。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

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
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韋子曰。薪之。取材之廣也。

必如歐陽公。謂方得文王能官人意。若時說物盛
爲人所所。則無味矣。趨者。盛德感人。爭趨而不能

已也。○賈誼新書曰。古之人其謹於所
近乎。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濟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奉璋。我。璋。我。士攸宜。

毛氏曰。半璋曰璋。鄭氏曰。璋。贊也。祭禮之禮。王裸
我。我。盛壯也。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

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璋。其判在
內。亦有趨向之意。○張氏曰。宜。言得其相事之宜。○

陸氏曰。須重文王能得士以助祭上。

泚泚彼涇舟。泚。徒。楫。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泚。舟行貌。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
日。楫。○鄭氏曰。丞。衆也。于。往。邁。行也。○毛氏曰。天

子六軍。○孔氏曰。軍之。前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王
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陳氏曰。周王有所行

邁。則六師汲汲然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朱氏曰。
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歐陽氏曰。以見王所

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
其事也。○顧氏曰。于。邁。泛言。古者。君行師從。自是常

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
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及。有
爭先恐後之意。

倬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
津也。劉炫謂是天漢

士言作
祭禮
化人
引以
解矣

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必賢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

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淫人矣。呂氏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魏氏曰：於作碎，詰云：主華相帶如琴絃，亦可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鄭氏曰：焉，鴟之類，遐，遠也。朱氏曰：○蘇氏曰：焉，飛

戾天，魚躍于淵，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焉之在下無力，及至平上，聳身

直翅而已，然後知焉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孰之

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呂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主

氏曰：作人之盛，至於如焉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

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黃氏曰：○鄭氏曰：與君子飛躍與

作人，蓋言焉魚適其性於上下，而各得其所，與文王成其化於天下，而莫測其妙，民日遷善而莫知其然也。○豈弟，有春風和氣，意遐不作人，和氣蒸洽，自然不變也。

清酒既載，騂牲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清酒，祭祀之酒。○鄭氏曰：既載，謂已在

尊中也。○孔氏曰：騂牲，赤牲之牲也。○朱氏曰：備

全具也。左傳曰：秦牲以告曰：陳碩肥膻，謂其畜之

其三年不害也。○鄭氏曰：介，助景大也。○呂氏曰：先

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才，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以報祀。○朱氏曰：人君為人神之主，文王有

百姓也，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所謂則於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

盛者，乃人煥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毛

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

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煥

燎而除其旁草，以興得福者，乃樂易君子也。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故多獲福。○黃氏曰

裕其德而然相之，如思或啓行武翼之意，蓋惟仁人為能享帝，而天神格惟孝子為能享親，而人鬼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主

神故以此不必以福言。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鄭氏曰：施者，謂依

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葛藟之狀。○鄭氏曰：施者，謂依

緣木之條幹，不回，謂無回邪他道也。○鄭氏曰：葛藟

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韋子曰：文王之德，穆穆難窮，僅想其樂易而已。蓋德盛者，稜岸俱化，飲人以和，所以致樂樂化

一世者此也。○程氏曰：荷天福，樂神受景福。何莫非是耶？詩人所以反覆咏歌其豈弟也。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說曰：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傳同

朱氏曰

頌曰

思齊音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也。
嗣徽許音則百斯男。

毛氏曰：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姜，周文王之妃也。京室，京師也。○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妣，文王之妃也。○鄭氏曰：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歐陽氏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衆多。○朱氏曰：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婦，當盡此道者大。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

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醮子而命之。以兩相承，我宗事，易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嗣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妣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妣，此周之所以與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也。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醮子而命之。以兩相承，我宗事，易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嗣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妣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妣，此周之所以與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左傳：齊侯之妻，衛姜也。

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於詩者。○亦可見其多也。○嚴氏曰：此詩於齊姜文王之聖前，章專美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姜文王之聖前，王之母，謂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姜文王之聖前，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為周京之婦，下能訓法於婦，使大妣繼其美，而不知忌也。大妣嗣徽音，任之賢故大妣繼其美，而不知忌也。大妣嗣徽音，致也。如仁者必有後，意○文王之聖故不結人助先言大任之賢見其盛德有本也。○朱氏曰：大任女傳載始於文王之成德，辭大任可知。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毛氏曰：宗公，宗神也。孔氏曰：宗神，先公也。張氏曰：宗神，先公也。張氏曰：宗神，先公也。宗神也。公，是宗廟未追王，故稱公。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朱氏曰：適妻，猶言寡也。御，迎也。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呂氏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黃氏曰：文王備純一粹黑之德，而無同稱之妻，行凡體諸身，而措諸事者，有以克當先公之遺德也。○朱氏曰：先公時是也。語詞也。謂神無有或怨恫者，刑于三句，皆言其德之所施，御解迎也。疏義云：迎之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也。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人相接是也。

誰誰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氏曰：誰，誰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敦同，厭也。毛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敦同，厭也。○歐陽氏曰：保守，肅然而敬，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朱氏曰：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字見詩，謂之宜也。兩亦字，至誠無息也。皆謂其心之實畏，如天之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地

於盡善亦伴是戒謹而加保守之功

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章子曰雖離肅肅兩言盡文之德矣首章思齊肅

之所自也思猶離之所本也次章惠于宗公三句

化及邦國者亦臨亦保則肅離之純熟而無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切不瑕不瑕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呂氏曰戎疾大患難

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

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

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毛氏

曰烈業歐陽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

陽氏曰式法也言事雖未嘗開舉必中法也又不

待教諫而入於善毛氏謂性與天合者是也孔氏

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孔氏

入於道則惟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李氏曰

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

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陸氏曰德妙於純自然不

張氏曰不暇是蒙難而正志其德之盛大無所

肆缺意○亦式從心不踰也亦入不言而論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音譽髦斯士

孔氏曰文王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

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皆有所造為言

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李氏曰古之

則有德小子則有造○朱氏曰蓋繇其德純亦不

已故令此士皆有譽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乎作人所以

積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

無教孔子之詩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于虞夏

其稱堯舜禹皋陶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

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黃氏佐曰德者大化之

其成物者成已之驗文王之德必至於作人然後

為至○嚴氏曰此章

言平誠為能化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說皇矣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二十六

崇之事賦也傳同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切上帝耆音之憎

其式廓音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鄭氏曰臨視也○程氏曰臨視天

下有赫赫威明也○毛氏曰莫定也亦曰口乃監

之定國未民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彼夏

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

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耆致

也頌詩耆定商功謂商成定也憎字與增同天命

亦通 嚴氏曰 侵向阮 阮疆而 侵密稱 春秋書 公室自 奪也

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 言文王自阮疆而 去伐密也 ○鄭氏曰 陟登也 ○毛氏曰 矢陳也 ○ 鄭氏曰 大陵曰阿 度 鮮善也 方猶鄉也 ○毛氏 曰 將側也 ○蘇氏曰 文王既克密須 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 所謂程邑是歟 前清黃氏曰 上章得 之 此侵是入 彼之地 而侵之 知果入其地 而後止 在京與湯之不 震不動 而法在山 陵有水 澤故 特言陵泉 以其皆險 阻而可恃也 ○張氏傍曰 七 我字是王 師無 敵及客 爲王之 恩所 歸也 王者 親 然 諸方 有建 極有地 結紲 之思 所歸 於也 王者 親 民 有所 孔通 之情 所歸 切也 ○精氏曰 文王之 兵 侵密 乃遠 曰我 陵我 阿云 降 直理 正威 靈氣 似 莫敢 敵者 所謂 帝王 之道 出 萬全 者也 程邑 在岐 山 之南 渭水 之側 爲 萬邦 之所 趨向 下民 之所 歸往

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 居岐之陽 在 渭之將 萬邦之方 下民之王

程氏曰 依馮也 朱氏曰 京 周國 呂氏曰 文王 駐兵 於國 都 以爲 三軍 之鎮 故曰 依 安 貌 依 安 貌 依 安 貌 依 安 貌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十一

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 言文王自阮疆而 去伐密也 ○鄭氏曰 陟登也 ○毛氏曰 矢陳也 ○ 鄭氏曰 大陵曰阿 度 鮮善也 方猶鄉也 ○毛氏 曰 將側也 ○蘇氏曰 文王既克密須 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 所謂程邑是歟 前清黃氏曰 上章得 之 此侵是入 彼之地 而侵之 知果入其地 而後止 在京與湯之不 震不動 而法在山 陵有水 澤故 特言陵泉 以其皆險 阻而可恃也 ○張氏傍曰 七 我字是王 師無 敵及客 爲王之 恩所 歸也 王者 親 然 諸方 有建 極有地 結紲 之思 所歸 於也 王者 親 民 有所 孔通 之情 所歸 切也 ○精氏曰 文王之 兵 侵密 乃遠 曰我 陵我 阿云 降 直理 正威 靈氣 似 莫敢 敵者 所謂 帝王 之道 出 萬全 者也 程邑 在岐 山 之南 渭水 之側 爲 萬邦 之所 趨向 下民 之所 歸往

帝謂文王 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 不饑 不知 順帝之則 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 同爾兄弟 以 爾鈞 與爾臨衝 以伐崇墉

朱氏曰 懷眷念也 明德 文王之明德也 ○程氏曰 夏大也 ○毛氏曰 革 更也 ○歐陽氏曰 天謂文王 我懷爾明德 深遠 不外爲聲形 又不大爲變革 使 人不識 不知 如天使 人不見 其所爲 蒙德 而不自 知 ○程氏曰 民繇之 而不知 日遷善 而不知 爲之 者 是不識 不知 而順 夫天理 也 此聖人之神化 非 文王孰能及之 ○不識 不知 二句 時說 俱依 朱傳 指 文王 若然 一木 僅無 爲人 耳 矣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十一

以能詢仇 伐崇哉 故錄 程氏 ○鄭氏曰 詢 謀也 怨 耦曰仇 正氏曰 仇 毛氏曰 鉤 鉤梯也 所以 鉤引 上城者 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 梯 倚城 相鉤引 而 者 從 傍 衝突 之稱 臨衝 俱是 車也 墉 城也 ○呂氏 曰 此言 文王 德不 形而 功無 迹 與天 同體 而已 雖 與兵 以伐 崇 莫非 順帝 則而 非我也 東萊 呂氏 曰 音 與 笑 貌 也 夏 以 革 謂 修 大 與 變 革 也 不 大 則 不 事 外 飾 矣 不 長 則 不 縱 私 意 矣 無 飾 無 飾 無 飾 無 飾 明 德 之 實 也 ○顧 氏 曰 不 大 不 長 是 渾 然 無 跡 非 謂 猶 有 聲 色 夏 革 但 不 大 不 長 而 已

臨衝閑閑 崇墉言言 執訊 信 進 進 攸 斲 切 安 安 是 類 是 禡 音 是 致 是 附 四 方 以 無 侮 臨 衝 弗 弗 弗 崇 墉

類是禡 音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 臨衝弗弗 弗崇墉

伐。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開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

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程氏曰：

連連屬續之狀。○毛氏曰：攸所也。誠獲也。不服者

殺而厥其左耳曰誠。○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類祭祭天也。禡祭日。禡祭馬。上祭也。○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菲

菲，彊盛也。○王氏曰：伐伐壯也。○程氏曰：肆謂縱

攻也。○毛氏曰：忽滅也。○程氏曰：崇侯逃惡當文

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

訊生獲者也。誠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

輕肆殺戮也。故於誠也。安安然審重。又為類禡之

祭。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

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也。又以其罪惡以著

逆順之理。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而猶不服

於是力攻之。崇乃伐伐堅拒守。是其惡終不革也。

於是肆伐之。絕滅之。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

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王

功之成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教。崇也。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孽。而崇自服也。曰執誠。

絕忽。必嘗列陳而戰矣。崇戰而不敵。然後乃降耳。

○鄭氏曰：崇侯虎，伐密，密無道，罪尤大。崇侯之
罪在密人上，故於密但按之，而於崇則伐之。
抑何鄙耶？○安成劉氏曰：首兩章，稱帝者三，解天
者一，可見天之命太王矣。然而太王之所以得乎
天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四，可
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言帝者一，而帝
之所以命文王者，亦於其功求其所以然者。則
又以前天之眷命有加，而無其及至，尚罪賢盛而天
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韋氏曰：周
家世德相承，天乃眷顧之，世德何在，安民而已。安
民之皆天使之也。所
謂求民之莫者如此。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詩經備攷

卷十九

三

鳥獸昆蟲焉。鄭氏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象

書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者，不遇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

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贊說也。

說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周

公述之訓嗣王賦也。前傳同

庶民子來。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宋氏曰：言其條

然而成如神鄭氏曰：文王度經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眾民築

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作主於望氣而後降其

神龜非事也○亦官視夜掌十師之法以聽

謂日先氣也○後除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

日月合也○謂日月者無先也○叙者雲有次叙

日也○防也○想氣有所似也○冠冠也○謂氣貫

存靈臺之上觀之○公年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

文○初作此臺不過以望辰觀時因庶民來成之

王在靈囿又應鹿攸伏應鹿濯濯切白鳥驚

詩經備攷卷十九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應牝也○朱氏曰伏

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周中應鹿攸伏安其所

物也○毛氏曰濯濯娛遊也○朱氏曰駘駘肥澤也

朱氏曰駘駘肥澤也○孔氏曰沼池也○初滿也○鄒氏

曰應鹿之在囿不知為囿亦知在於山林魚鱉之

在沼不知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

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魚鱉豈能及此○朱氏曰

應灑灑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驚者飛鳴自適也

於初灑灑者魚鱉則潛今初而灑灑者皆於仁而自

送也○薛氏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

鱉○嚴氏曰鴻其鳥獸魚鱉之美者皆民歡樂之

之辭文王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

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樂鹿魚鱉一語

道盡詩意○觀物之各得其所
如此則文上之民無失所可知
虞音業維樅音賁鼓維鏞庸於音論鼓鐘於樂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樅崇牙也

鄭氏曰虞也樅也所以縣鐘也設大板於上刻

為虞然則懸鐘者兩端有樅木其上置大版謂

直立者為虞謂橫者為樅也其懸鐘之虞又

謂之業刻取捷業如鑄齒也其懸鐘之虞又以

采色為大牙其狀隆隆然謂之崇牙樅崇牙之

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靡以節觀者曰璧

詩經備攷卷十九

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所以無患者物不大於事民不大

於臣臣不大於君各有倫理自應以鼓為節

東萊呂氏曰或疑靈臺之詩似靈池免與民同

樂胡為以伴雍學投勸入之彼蓋未深考三代人

君與士大夫其視游宴之贊御任行之屬無所

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二事哉○朱氏曰古人

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有以射

以為習樂之所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射不

者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游觀

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羅音鼓逢逢音曠音暇音奏公

毛氏曰鼉魚屬陸氏疏曰形似蜃蛤四足長丈餘其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鼙鼓之聲矇瞍

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

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辭也賦氏

言鐘鼓雖雅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

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絕之詞也

疏義曰首章言民被文王之德而趨車赴功如此

則文王之愛民之心遂矣可樂也二章言鳥獸魚鼈

於節節而日有善作之者則文王教民之心遂矣

可樂也○章子曰詩人稟寫民情見文王之可樂

如此抑知甲服康功不遑暇食者文王

手益必與民同樂而後能樂其樂也

詩經傳文 卷十九 三十七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毛本作五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次魯傳大雅有大武而無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

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呂氏曰下者繼上之緒也下武之繼

表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朱氏曰在天既降

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

謂鎬京也○朱氏曰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

也豐城朱氏曰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

德王之受世德之相承有以基於其於而後聖

於始而武成之於終故足以配苟無以成先

以武定天配先王之神哉○嚴氏曰人知武王

武非其得已此詩首章試察別武王之心先

於獨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其在天者先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

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詩經傳文 卷十九 三十八

氏曰三后之孚著於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

王者之信大王王季德若論心法何難配合惟是

修和服事勢事機多不洽處故必作而求之

者振起不特夫先德乃能成

遠乎天命言事殊德合天下信之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三后之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季成美則下土以爲

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亦維繼其

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

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孚而民則之也孝子曰誠

一人如何則得亦則其法而緣分則各盡天下

之孝皆武之孝也故曰大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毛氏曰一人天承也

謂武王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

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

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嚴氏曰天下媚愛武

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言武王承有孝思昭

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顧氏曰昭哉嗣服孝加

百姓刑四海則繼先之事明著天下非止一身一

家之孝故曰昭○嗣服在達孝上見武王心事無

不可對天下示于孫者故謂之昭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

詩經備攷卷十九 五九

鄭氏曰茲此也漢碑作朱氏曰來後世也○陳氏

曰許語助也○朱氏曰繩繼也○毛氏曰武述也

○鄭氏曰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

之言也黃氏佐曰昭字就武王說其求德配命

而繼先之道先明洞達如青天白日之下

可掩人所共知而共見也末世能繼其述以其求

世德者求于已永配命者配於已則道在是而天

命亦在是矣真字特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四

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陳氏曰天且福

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又

之謂蓋孝德通神明昭後世則人心固結自然歸

也此二章見武王配京之乘垂于無窮

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

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

爲之本耳○下武依魯傳作大武方通武之配三

后者求世德耳德胡以求求諸孝思也後世繼其

孝思修德以維四方昭服以逐天祐何患無佐哉

下武六章章四句

說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傳同

序文王有聲繼代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代

功也○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代者又兼

言其武功也○按此詩武功僅一言耳定都

建學追孝論謀皆非武事惡可蔽以繼代哉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詩經備攷卷十九 四九

鄭氏曰適述沈約曰自也遵也○朱氏駿大也所

述者謂大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毛氏

曰烝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德述大其先人之聲

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吉此文

王之所以爲君也○通訓述釋言文於詩辭似不

合說文曰吹求厥寧吹與率同沈約曰循也述也

述也推也以詩義攷之當是述義○黃氏佐曰聲

字還自還聲後看聲文王之心本欲安民故不得

已還聲也言文王伐崇遷豐故有聲矣蓋其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約龜而卜之宅

居也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

○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

君也蓋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

武王之遷鎬京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

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

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

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在也哉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武王烝哉輔氏曰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翼敬也○陳氏曰詒遺也○

詩經備攷卷十九

孔氏曰燕安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萊况武王豈

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

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安其敬事之子孫

朱氏曰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元暉曰昭謀

不外建學作邑二事○張氏曰克君謹言昭謀之

遠要說到安民上○韋子曰豈不者見武王不徒

業而已也

朱氏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其工

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

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鼎玉鉉

攷訂

生民之什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說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

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共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許全攸介攸止載震與慎載夙載

詩經備攷卷二十

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初始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

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為高

辛氏之世妃克能也○孔氏曰傳云精以享曰禋

禋祀祀郊禘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禘焉

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鄭氏曰弗之言

以弓禘以弓矢于郊禘之前

後音也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

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毛氏曰履

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迹彼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

將事齊敏也歆馨介大震動夙早育長也○朱氏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謂之

曰夙爾也。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育，養也。孔氏

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猷醉醴酒飲之。於郊，非之庭

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

執弓矢，莫其所生為男也。○眉山蘇氏洵曰：毛公

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衣之說。履帝武為從高辛

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

矣。其矣遷之以不詳証聖人也。或曰：然則伊何以

棄曰：稷之生無節，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

莊公宿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則有然者也。○蘇

氏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

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嚴氏曰：首章述姜嫄

禱而生后稷也。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天帝本無

迹，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履帝武，言洋洋乎如

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又云：凡詩書言天

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節無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張氏曰：誕發語辭。○毛氏曰：彌終也。鄭氏曰：終人

彌終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鄭氏曰：達，羊子

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氏曰：圻副皆裂也。禮記

天子制，凡者，攝也。○毛氏曰：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

康也。鄭氏曰：寧，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

曰：天既祐，今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

有神靈也。○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行爨，爨實

單。實，言實也。爨，爨也。路，路也。○蘇氏曰：覆，蓋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蘇氏曰：覆，蓋

翼，藉，呱，泣聲也。○毛氏曰：單，長，訂，大。○陳氏曰：載

路，滿路也。黃氏曰：言隨所率而無不見其見

之也。履，遷焉，復與之也。蓋，至，越，聲，變，故，之，久，氣，息

宜，奄，奄，矣，然，鳥，去，無，依，而，呱，也。其，聲，猶，單，言，而，載

路，焉，何，其，與，耶。○新安，胡氏曰：米，微，小，人，所，勝，程

子，日，勝，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意，者，牛

羊，見，稷，以，足，趾，遮，死，地，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

氣，所，在，人，不，能，為，也。鳥，覆，之，者，護，寒，氣，之，上，道。

詩經備攷 卷二十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

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行爨，爨實

單。實，言實也。爨，爨也。路，路也。○蘇氏曰：覆，蓋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蘇氏曰：覆，蓋

翼，藉，呱，泣聲也。○毛氏曰：單，長，訂，大。○陳氏曰：載

路，滿路也。黃氏曰：言隨所率而無不見其見

之也。履，遷焉，復與之也。蓋，至，越，聲，變，故，之，久，氣，息

宜，奄，奄，矣，然，鳥，去，無，依，而，呱，也。其，聲，猶，單，言，而，載

路，焉，何，其，與，耶。○新安，胡氏曰：米，微，小，人，所，勝，程

子，日，勝，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意，者，牛

羊，見，稷，以，足，趾，遮，死，地，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

氣，所，在，人，不，能，為，也。鳥，覆，之，者，護，寒，氣，之，上，道。

贈天地
生於之
不及之
有相和
之道

為見時其地好種種府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殺者稼穡之民皆法之。美國之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疑作曉。曰小兒有知。役作詞。禾木也。詩曰禾穎穰穰。○黃氏佐曰。蛟發言。其氣象輪偉。如所謂漸然見頭角之意。

誕后稷之穉。有相去之道。第音。厥豐草種去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上聲。實衰切。實發實秀。實堅實好。聲切。實粟。即有邵台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蘇氏曰。殺也。○朱氏曰。方房也。苞甲而未折也。此清其種也。種布種也。○毛氏曰。衰長也。發盡發也。鄭氏曰。發時也。呂氏曰。秀始穉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四

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穎垂末也。實繁穎。粟其實粟栗然。蘇氏曰。粟。邵姜嫄之園也。○鄭氏曰。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張氏曰。有相之道。當合鄭箋。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相之道。當合鄭箋。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朱氏曰。后稷之穉如此。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邵。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蘇氏曰。詩言成熟之難。非一日所能致。或前而不秀。或秀而不實。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穉如此。○黃氏佐曰。自後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之助。所致。此稷已為農師而飲民之事。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先祀。

毛氏曰。恒。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今之白粟。皆好穀也。恒。徧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曰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稷王人。問昔者上天神。與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別送以與。答曰。天雖至神。自十及今。未聞下殺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所謂誕降嘉種。猶書所謂。後降。播種。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獲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王氏曰。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五

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陸城朱氏曰。稷之。獨以祀。稷。稷。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注祭。則宗廟。奉神之說。皆始於此矣。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籛。或蹂。或蹂。之。雙。雙。之。浮。浮。載。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載。載。燔。燔。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扞也。白也。孔氏曰。謂扞。或籛。籛者。或蹂。蹂者。對氏曰。釋。釋。浙米也。雙。雙。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謂云。溼溼。浙也。浮。浮。氣也。孫。鄭氏曰。惟。思也。矣。曰。溼。溼。浙米。經。浮。浮。之。氣。鄭氏曰。惟。思也。

○毛氏曰。先莫而後蕤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

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

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

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王人又

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毛氏曰尊爵也

鄭氏曰醕用肉多於肝○毛氏曰臠雨也○

鄭氏曰臠雨也○毛氏曰臠雨也○

朱氏曰言侍御欲飲會歌樂之盛也

敦○弓既堅四鍤○既既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詩經備攷 卷二十

毛氏曰敦弓○謝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雖是

子云天子彫弓請侯彤弓大夫黑弓○爾雅曰金

鍤翦羽謂之鍤○孔氏曰四矢皆輕重均亭故言

四鍤既鈞○鄭氏曰舍之言釋也○丘氏曰均徧

也謂四鍤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為賢○孔氏曰既

句是引滿時也○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

个言已挾四鍤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

故搢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朱氏曰如樹如手就樹之言

貫革而堅正也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

中為雋以不侮為德○呂氏曰此章鄭氏以為為燕

射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庶其登壽

考而介景福也○臣莫敢與君抗禮○此曾孫維主

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疏義曰既得老壽

矣又以其善道自相引翼庇以享其福○介其福焉

文兄者老而為之肆筵設几○對斗新壽抑何復焉

云莫運俱通不虛矣○疏義曰終繼之日以翼引以翼

修長為朋翰所謂依好德而後考終命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氏分爲七章鄭氏

說既醉王族與燕禽行葦之詩○同前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恩惠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介助

晉德海
明而後
景運光
郭氏始
有述焉

景大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

以德黃氏作日介謂景福與前篇以介不同以介是求以敬之介爾則後自賜之耳萬年只是

既醉以酒，爾毅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朱氏曰：毅，俎實也。○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

○鄭氏曰：昭，光也。○孔氏曰：天又光大於王，此之以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毛氏曰：朗明也

○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毛氏曰：假

始也。○鄭氏曰：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

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

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

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嘏

以明頌禱之實也。○黃氏曰：自既醉以酒，至嘏

其告維何，筮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筮豆之物潔清而美。○長樂劉氏曰：謂言其

○蘇氏曰：攝，檢也。○蘇氏曰：攝，檢也。

○孔氏曰：又問公尸以善言告者何所為乎，蘇祭

儀，當神之意，故以善言告王也。○禮器曰：遵豆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孔氏

有嗣子之孝，舉莫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不替也。○曹氏曰：祭義以為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

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國語類也者，不承前哲之

之謂也。○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

君子居之，則天命凝，宗之錫，錫有在，不必用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十

毛氏承
上卷之
云臣之
感儀祭
傳云汝
之威儀
始主告
不替其
長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二

僕則潔清而美，助者又相攝斂而佐助之，善於威

儀，當神之意，故以善言告王也。○禮器曰：遵豆之

特牲曰：遵豆之薦，水士之品也。○四時之和氣也。○郊

多量，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黃氏曰：自自此注

君子不匱，先言其祭，祀內盡禮外盡物。

○朱氏曰：德，美也。一法以為錫類之辭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孔氏

謂時，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義曰：終

氏曰：祭祀之終，有嗣來奠，所以

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類

善也。○呂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

有嗣子之孝，舉莫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不替也。○曹氏曰：祭義以為

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

也。○此威儀甚得其時也。○上攝以威儀，助祭者之敬

以誦其進也。○敬以愉，已微而退，齊敬之色不絕於

奉先者也。○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

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嗣子飲奠

在旅酬之後，其誠易竭，不匱為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

爾雅曰：官中巷謂之壺。○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

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國語類也者，不承前哲之

之謂也。○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

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官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

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張氏曰：室家之壺

君子居之，則天命凝，宗之錫，錫有在，不必用

無外 虞意 其胤維何 天被爾祿 君子萬年 景命有僕

鄭氏曰天覆被女以祿位○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

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安成劉氏曰此章連錫祥之

錫之祥而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服者必

其僕維何爾女士爾女士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子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謂

生淑媛使為之妃從隨也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隨之謂傳世也孫子指歸焉天子貢

有以故之不然民將盼然表視而不能平治又

安能獨樂乎○幸子曰既醉祝君而曰昭明有

高朗令終可謂善頌精矣蓋酒醉君子孫人所自

之聰明高崇之知遠察微曉之狀昭明高朗以承

入龍命聖臨萬方是以祭罔休思治化光顯垂於

既醉八章章四句 說鬼鷺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傳同

鬼鷺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燕飲福祿來為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毛氏曰沙水旁也○說文曰宜所安也嚴氏曰

樂之鄭氏曰為猶助也顧氏曰宜者克稱是燕

鬼鷺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思汝爾殺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止也孔氏曰水中處止也○鄭氏曰滑

酒之沛者也黃氏佐曰處安樂也

鬼鷺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

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淶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宗尊也○莆田鄭

氏曰干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臺音公尸來止熏熏詩云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齊山絕水也鄭氏曰臺之言門也○馬援

流峽山間兩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

○鄭氏曰艱難也黃氏佐曰熏熏訓和悅蓋非若

釋時而言對前祭時看故曰後九重殊遇有加

鳧鷖五章章六句

說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傳同

序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十四

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牟南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鄭氏曰顯光也○毛氏曰中

重也○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

保之右之命之而又中重之也豐城朱氏曰嘉樂

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德之可嘉可樂

為美也受祿于天自其已然言之也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自其無窮者言之也○輔氏曰顯顯是明

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

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切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

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

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

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劉氏曰舊章先王

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于祿而得百福故

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通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

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彭氏曰君之福祿莫

賢則不足以膺昇付至於遠越法成非所以為福

矣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劉氏曰不

愆則無作聰明亂舊章之過不愆則常行舊章志

事之心○陸氏化烈曰敬者德之聚有幽深玄遠

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克有盛大宜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十五

四方之綱

毛氏曰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歐陽氏曰言王

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

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鄭氏曰

白羣匹羣類也蘇氏曰從衆之狀而已不自為是

四方之綱不可依歐陽氏若然一養尊無事之士

人則其德盛矣惟德動天所以受無疆之福也於

已密則有為出治之本用賢公則有為輔治之功

此所以政刑修明禮樂振興而天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音

位民之攸暨計

董氏曰綱為統紀為目。○毛氏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暨息也。○朱氏曰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鄭箋燕訓燕飲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息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以休息也。朱氏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

詩經備攷 卷二十

綱即綱之口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而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綱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黃氏曰上章抑抑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綱紀不立雖強而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綱之禍視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顯乎。○黃氏佐曰之綱二句本修德用賢說綱紀則民安臣得以從容佐理而已。○韋子曰君心稍懈則綱紀不張政多叢勝民必有不得其所者民安由不解來不解者修德用賢始終如一也。

韋子曰書云維天聰明維聖時憲意天之顯也顯顯者顯而又顯光明純粹與天同昭故足以綱紀四方使百姓得其所無作怨惡使百辟卿士類以安雖然不可恃也苟一有懈則昏庸不顯而民下保於命申之哉。

假樂四章章六句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鄭氏曰公劉召康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不宣不宣生動物物助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德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盛稱事之甚勤以慰其遠蓋召公之志也。

為公劉匪居匪康迺場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餽餽于橐音他于囊音郎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董氏曰場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宋氏曰餽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董氏曰無底曰囊。鄭氏曰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于盾也。戈勾矛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也。鄭氏曰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山謂氏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為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以忘也。○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商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歸於為民之心可見矣。○黃氏佐曰匪居匪康者公劉在西戎也。○思輯用光重思字伏慮或荒之日無念不在夜應神皆思以輯和人民而光國家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鄭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獻音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璫音容刀音

毛氏曰胥相宜徧也○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

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毛氏曰獻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釋山云獻山郭璞曰

朱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上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璫孔氏曰璫名珠容刀言公劉帶此

詩經備攷卷二十 大

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呂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獻降原

其勞如此視其所佩服則維玉及璫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

民也歟劉氏曰此章之應繁順宜民之居也下章相土皆為民也若民居不安則君之居亦不可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觀音于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

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曹氏曰漢朝那縣隋改原州百泉溇毛氏曰溇大觀見也○鄭氏曰山脊

曰岡○朱氏曰京高丘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其後因以所都為京師○鄭氏曰時是也○毛氏

曰廬寄也鄭氏曰廬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

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

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幽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

詩經備攷卷二十 大

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說也鄭氏曰原惟廣必覽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此下觀者審也京惟高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觀其流峙之形向背之宜此上觀者審也○張氏曰四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音濟濟音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

之宗之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宋氏曰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樂之踰踰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容之盛也俾使也○孔氏曰公劉則使人

為之設筵為之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

為之設筵為之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

攝官小
司製云
斥起徒
役無過
案一人
八其於
為其本
前案
前案
前案
前案

依几矣曹羣也朱氏曰羣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

也孔氏曰曹禮當意大半以飲宰此惟用豕者秋也

故殺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氏曰宗尊也羣臣

君之尊之猶在邠也○東萊曰邠之君食之飲之

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

之為君久矣此曰君之者言公劉豈獨其民上則

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益如此也○黃

氏佐曰國家草創之初不為之君宗則饗燕難保

其不亂故異姓者公劉為君以統之同姓者公劉

為宗以統之怡然誦然之中而有秩然然然者在

也○韋子曰開國之初羣臣並起艱難情意欲洽

而禮法若不嚴爾為之君宗則立國之機定而土

下相安矣亦見厚民處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去其陰陽觀其流泉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其軍三單音丹度音托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

允荒鄭氏曰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

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毛氏曰考於

方也○朱氏曰景以正四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

泉潤澤所及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三單

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

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新女王氏曰大國三

什一之法以儲粟周○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

家軍制法皆起此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

大國
之
心
也

出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高岡以相

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

野人定其軍賦與其稅法於是又度山西之田以

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既景三句俱指四

同景正田賦之方向也同望田勢之高下也相陰

陽以謀寒暖使五穀各適其宜觀流泉以定溝洫

使灌溉各順所趨定三單之制不悉民以為兵也

行九一之稅不竭民以奉上也皆舊說不可易者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迺

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音

鞠音之卽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朱氏曰亂舟之鍛石

也○鄭氏曰所以為鍛質也孔氏曰質澗也言鍛金

也之時須石為槌故取之厲者磨刃切之名言取

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皇澗名也迺鄉也過澗名

也○朱氏曰止居基定也○鄭氏曰人數日益多

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澗水之

外曰鞠班固曰豈中谷芮水出豈北東入澗詩芮

東入澗芮鞠○朱氏曰此章總叙其始終也言其

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

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

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迺澗者其止居

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鞠而居之幽地日以廣

矣。○呂氏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卽風氣日開，民編

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

於此矣。黃氏佐曰：芮鞫之卽則民和而

韋子曰：人士來事，務求民安，民心不安，勅必有憐
况遷徙乎。蓋有輯和之思，必有輯和之實，而後民
不忍舍，故發之如歸，且而樂也。不則盤庚遷歌
輯用光，果否。無
輯易言遷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聖天親布

說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傳洞酌卷阿也。

洞酌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飲餼。前云餼，尺志

詩經備攷 卷二十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餼，饌也。孔氏曰：說文

也。餼，飯流氣也。然則蒸米
謂之餼，餅必餼而熟之。餼，酒食也。樂以強教之

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傳氏曰：道

不可飲，然著之大器，澄淨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
之於此，尚有可用也。○張氏曰：以無源之水，猶資民

用，與有德之主，豈不為民依。挹彼注茲，彼茲二字
宜玩。君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近民，而呼吸

相通，休戚與共，安得不為民之父母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鬢，祭器。孔氏曰：司分鬢云：鬢，時也

南海黃氏曰：攸歸有所歸也。
歸與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

攸暨。

毛氏曰：漑，清也。孔氏曰：漑亦是洗名。鄭氏曰：暨，息

也。暨，氏曰：攸暨，乃沐浴安
左傳曰：雅有洞酌，昭忠信也。鄭氏亦云：流潦水之

薄者，挹之注之，而可以沃餼，意以有忠信之德，齊
潔之誠，以薦之故也。然則流潦可以饋餼，以有挹

泚之誠，君子為民父母，以有豈弟之德也。豈弟愛
民之心也。實心愛民，自
然平易，同民之好惡矣。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說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

此以進戒。傳同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卷，曲也。飄風，迴風也。○鄭氏曰：大陵曰阿。

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

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

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
而商，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

則亦如。○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毛氏曰：矢

陳也。呂氏曰：此章共賦此與三義，其作詩之由，當
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

爾者二
其也約
云益也
其也約
其也約
其也約
其也約
其也約
其也約

寒阿飄風而與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
此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黃氏法曰夫音要合下文如云或較陳而直言
或風萍而引紛或意須在言外古人意思含蓄不
可明說○陸氏化照曰失音與送歌相與許多意
思尚說不出只以欲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
伴判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在蘇切矣

朱氏曰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
毛氏曰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王氏曰彌者充
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
似其先君矣○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行
可謂伴與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于甲

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
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朱氏曰言使爾
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豐城朱氏曰作
休當閑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
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
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
勤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磨
王心而欲勤之○彌爾性合下修德用賢二意
若云使爾厚賦穀保合太和以考終命也
爾土宇版音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版大也朱氏曰或曰版當作蘇氏曰章著
也陸氏曰版章幾句要荒悼○李氏曰成王承文
也然分明無或侵陵秦亂意

經

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大矣○呂氏曰
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之主而已大
子者百神之主也荷以逸欲虧其性之主而已大
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
戒之也黃氏法曰版章甚厚已為天地山川鬼神
而為百神之主也○陸氏曰主則使主祭乃
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孔氏曰主則使主祭乃
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孔氏曰主則使主祭乃
爾受命長矣弗音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于甲

鄭氏曰弗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
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成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所
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
致之乎其意蓋在中矣
有馮音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蘇氏曰
有馮在側朱氏曰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
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鄭氏曰則法也○

顧氏曰
為則有
師道意
為道意

東萊呂氏曰。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

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

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

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君子命。媚于庶人。

顧頌切。印印。五。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氏曰。顧頌。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體貌則顧頌。然故顧頌志氣則印印。

曰。令善也。人間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綱者能張眾目也。輔氏曰。顧頌印印。體貌之尊嚴。

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為綱。繫天下歸於一人。猶眾祀屬於一綱耳。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集于止。藹藹其德。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據字見
士季存
不三推
任是之
使命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集于止。藹藹其德。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翯翯。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

多也。○鄭氏曰。媚。愛也。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蘇氏曰。藹藹。衆也。○陳氏曰。吉士。即前章之吉士也。

鳳凰于飛。翯翯其羽。亦集于止。藹藹其德。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蘇氏曰。亦。傳于庶人。謂無擾之。○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至。而以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之意。

鄭氏曰。鳳凰鳴于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視可集止。喻賢者翔而後集。梧桐生者。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蘇氏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蘇氏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鄭氏曰。鳳凰鳴于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視可集止。喻賢者翔而後集。梧桐生者。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非徒... 無以... 其冠... 上而... 無以... 其冠... 上而... 無以... 其冠... 上而...

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若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

定矣。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隨之也。此蓋人地也。書所謂面從背誑，所謂面諛也。苟喜其

甘言而信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專重者，往往樂於然。而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也。今戒用事者，無縱詭隨，則可以諱防無良之人，用邇止其寇虐。此理甚明，可痛

其不與明也。呂氏曰：一言而衆服，口惟子言而莫不達，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具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諱無良而邇寇虐也。小人不能明，苟有而不遇，其爲惡無所不極也。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遠望其太平也。庶幾小康，則民勞甚矣。而後四方然，所以惠綏者，皆有他。其在朝廷

之上，無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其言定矣。書言柔遠能邇，必曰難，上人言柔遠能邇，而必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十一
日諱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張氏曰：亦字與危字相應，有冀其加意輯寧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逯。音無縱詭隨以謹愾，音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逯，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愾，猶猶謹

諱也。○朱氏曰：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黃氏曰：無棄爾者，諱其始事也。○毛氏曰：休，息也。黃氏曰：欲其益求所以盡職以禁小人，而安中國耳。惟與云去，小人以安民之功，終必繼其始，所謂無棄爾勞也。○顧氏曰：遠小人，則民聚而中國惠而天下治安，故有以成王之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所以... 王也... 近... 指... 當... 爲...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惡，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朱氏曰：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李氏曰：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

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呂氏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黃氏曰：人看蓋其所擅者，所議論必有莫求師，後到則大猷親近之，特以究所盛而措之民也。○張氏曰：惟慎儀以親賢，則向寅倫奉之有賴，輔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惡而安民者在是。○顧氏曰：此言小人之蟻結朋黨之衆，必合衆君子方可以勝之。故戒而後可以

民亦勞止，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

大 毛氏曰：惕，息泄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元，戎式用也。弘，猶廣也。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黃氏曰：憂泄二字最重，蓋恐民怨不釋，則禍也。日廣也。○顧氏曰：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言。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言所爲甚廣。大則去小人，以安民，若不吝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大諫

鄭氏曰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李氏曰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總總小人之固執其君者也○朱氏曰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疏義曰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愛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顧氏曰王欲玉女以能去姦安民有不放輕視不於小用意○嚴氏曰詩言無良惜愀固極醜辱極極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說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序收凡伯刺厲王也
說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傳缺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音出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鄭氏曰卒瘁病也話善言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
蓋無良之人一拂要地內懷詐以謀主并扶威儀以虐民擅利擅害極惡窮凶反正亂常而不知忌雖小廉亦為所敗况厲王之世乎人主苟知其姦一變而用方正有德之士以去乎姦酒乎貴則民之愁怨息而憔悴漸矣夫史雍之頌曰近于民遠于佞此詩曰近有德無佞隨隨皆千古不易之法也

鄭氏曰猶謀也為謀不能遠罔不知禍之將至○毛氏曰管管無所依亶誠也○鄭氏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哉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惟其謀猶如此我是用大諫也顧氏曰天以安民為心反其常道故曰板此二句見天變必人有以責之○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俾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味詩意信然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音亦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蘇氏曰難蹶難泄也泄猶沓沓也○鄭氏曰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毛氏曰輯和洽介擇說莫定也朱氏曰天方難難則人當憂懼也方飲助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何能立於人之朝哉願類覆之意泄泄意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類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也○嚴氏曰舊說辭為王者出令然辭經意上下皆切責察友戒之言首章言同寮出言不然而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言以言論之問宜相和協謂爾來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非智可以措民於安耳○陸氏曰辭非徒令乃朝臣余謀爾切廟說國計者輯訓稱謂不拂與情辭謂可以通眾志此是為猶念頭故民之燕喜以介履者以定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蘇氏曰難蹶難泄也泄猶沓沓也○鄭氏曰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毛氏曰輯和洽介擇說莫定也朱氏曰天方難難則人當憂懼也方飲助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何能立於人之朝哉願類覆之意泄泄意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類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也○嚴氏曰舊說辭為王者出令然辭經意上下皆切責察友戒之言首章言同寮出言不然而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言以言論之問宜相和協謂爾來友和同商議庶幾合謀非智可以措民於安耳○陸氏曰辭非徒令乃朝臣余謀爾切廟說國計者輯訓稱謂不拂與情辭謂可以通眾志此是為猶念頭故民之燕喜以介履者以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驚駭。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毛氏曰。僚。官也。○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

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鄭氏曰。及。爾同僚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毛氏曰。驚駭。猶警替也。孔

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

之賢者。○王氏曰。芻蕘。自大之意。自大而不孫。不

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韋子曰。天下事。廣深博。訪諸處。有蔽况。芻蕘。拒言

乎。從來小人。誤國。皆由自滿。便諫。言者。雖痛切。亦

笑而却之。所以天變不

可。則而國步亦治。汨矣。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蹇蹇。匪

我言耄。爾用愛譴。多將煽煽。不可救藥。

毛氏曰。譴。譴然喜樂。朱氏曰。譴。灌灌。猶欵欵也。蹇

蹇。蹇貌。李氏曰。說文。蹇。八十曰耄。煽煽。然熾盛也。

李氏曰。說文。蹇。八十曰耄。煽煽。然熾盛也。

精。煽。大熱貌。○蘇氏曰。言天方將為虐。安得以為

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駢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

憂為戲爾。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王氏曰。列子云。曾不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十四

天之方憐。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憐。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李氏曰。屈也。甲

然。則夸毗者。便辟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按。體柔

只。屈毗字。不如宋氏傳。大言以夸之。誇。言以毗之

。其。乃。備。二。字。分。不。開。○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逃

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鄭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

毛氏曰。殿屎。呻吟也。葵。文。作。茂。無資。財也。○鄭氏

曰。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揆度其然者。

又責以賦斂。空虛無財。以其其事。窮困如此。曾不

肯惠施。以賜贖眾民。言無恩也。○黃氏曰。言。則驕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三五

以喪其威儀也。善人載尸。亦小人使之。莫敢探心

有所畏。故莫敢度其所為也。○輔氏曰。夫。小人

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

吟也。○陸氏曰。欲惠我師。必須善人。善人用事。如

何容得夸毗。○茂資。如毛。鄭解。義

甚。願。朱子。何故。訓。作。滅。也。容。嗟。耶。

天之厲民。如壘。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

無曰。益。厲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偶者亦不難
因開之易而導之方不可也○呂氏曰亂雖極矣
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黃氏佐曰此詩雖其同列
抑亦有啓其告王之意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俾斯長

毛氏曰介善也○朱氏曰介大也○藩屏也垣牆也
介善之名亦屏蔽之義也○朱氏曰大邦強國也屏

樹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介人善人也大
師大眾也○大宗巨室也○宗子同姓也○李氏曰王

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敦者苟懷之以德則無
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

詩經傳文卷二十

之○左傳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朱氏曰言是六
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

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
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呂氏曰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大
邪論道之資治亂持危之道故維翰大邦居則足

以相守出則足以禦敵故維垣強國地廣兵強可
爲保障故維屏大邦助國之舊人所倚重足以聯

屬衆心故維翰大邦助國之舊人所倚重足以聯
心替而禦外侮故維城○修德乃君之事輔之者
臣也故以無罪無得責備同列蓋云維城之重如
此慎無使德薄親離而致藩垣屏翰之壞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氏曰渝變
也及與也○毛氏曰王登且明游行衍溢也○朱氏

之○鄭氏曰昊天在上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
相從可不慎乎○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

悴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曰
監在茲者乎○黃氏佐曰上文化民輔君等無非所

出入之際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俱曰明日且
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
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

詩經傳文卷二十

板八章章八句
韋子曰傳說云木從繩則直後從練則聖是以古
之聖王慎選左右使之朝夕納諫以輔德格非而

又懸鐘鼓設鞀以廣直言之路恒恐蒙愆詬謫
而不自知也○厲王惡聞其過乃使衛巫監謫告者

殺之當其時道路以目故詩人不收正告極諫者
民分板二詩託以戒儆友而俱曰是用大諫則其

受國恤民之詩託以戒儆友而俱曰是用大諫則其
也○唯手聞唯唯不問諍譎簡子受之所以與也退

諍諍謂之諍上無問謂之諍爲人君者不能虛擲
受諫至使忠直之臣託詞以隱刺其暗弊何如耶

言和顏色而受之若宜公之載晉文侯之
懸琴猶不失爲令主惜厲王之不悟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蕩之什

傳召穆公諫口賦蕩關文是厲

申公說曰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下文天下蕩蕩無綱紀

歐陽氏曰序云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

道知其必凶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

遠思文王之興也凡言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

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

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

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意如此者多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天生烝

民其命匪誑音靡不有初音鮮音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毛氏曰辟君也○李氏

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

○鄭氏曰多辟又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毛

氏曰誑誠也朱氏曰○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

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

而呼天之辭也○朱氏曰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

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

二解字

如是解

其頌朱

傳以疾

威多僻

俱指天

不切詩

情且難

齊下句

解之如此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為而若天實為

鮮善是人之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善豈

天賦予以惡哉○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鮮克

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

亦善也要其終而觀之厲王則自暴自棄於多僻

也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而自為是匪諶

也則其蕩蕩者固自若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

知為怨天尤人而非天實有是也○黃氏佐曰詩

人將言厲王之惡故先言此以明天發世亂皆人

為不善所致須臾

厲王說但須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音侯音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音德女與是力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辭蓋陳厲王之失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諭爾

毛氏曰咨嗟也鄭氏曰厲王弭謗不敢斥言王之

彊禦彊梁禦善也謝氏曰禦如禦人○朱氏曰彊

禦暴虐之臣也掎克聚斂之臣也○毛氏曰服服

政事也愆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皆彊禦掎

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與而任之

何哉○呂氏曰力言任之之堅也豐城朱氏曰厲

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

培克之人在位謂以之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在

服謂以之任公卿百執事之任也培克也培克也

朱氏曰
反也
注
卷二十一

舊止等語豈亦自謂耶。朱子抑未見申說耶。董氏引侯包之言。又何疎略也。按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則為刺時之作無疑。至行年九十五。而猶使人日誦於側。蓋初以戒人而晚以之自警也。此與賓筵同列小雅。毛公雜入大雅。又何見乎。
歐陽氏曰。武公作詩刺王。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歸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泛論哲人。思人。則以自警也。詩終篇汎論之語多。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叅。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云。隅。廉也。孔氏曰。或儀靜密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七

必嚴正也。王氏曰。德警則宮城也。儀警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

則習陷為愚矣。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謂衆人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

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為愚入者。自戾其性爾。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惟與思。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者。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黃氏曰。凡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皆可謂之哲。靡哲不愚。即無威儀而見其愚也。○顧氏曰。歸重末二句。見修德君子。當慎儀以復其常也。

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於過惡。為愚入者。自戾其性爾。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惟與思。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者。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黃氏曰。凡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皆可謂之哲。靡哲不愚。即無威儀而見其愚也。○顧氏曰。歸重末二句。見修德君子。當慎儀以復其常也。

人君之德也。行也。人君之德也。行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去四國順之。許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

號令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朱氏曰。遠。謀

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

拮告也。歐陽氏曰。二章亦此言。莫強於人。乃以一

四國服從矣。○者。為君天下者也。○蘇氏曰。人

謀以定政命。遠聞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致其

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

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既大而謀以

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

其所筭。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許謨定命。遠。猶

辰告。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

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黃氏曰。在日。順之。許

遠。是也。謨。自稱。願。說。所以立一代之模範也。命

告。自號。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也。政令。行。德。之

辰告。威儀。德之符也。○陸氏曰。道。德。只。在。許。定。遠

辰告。慎。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即。人。道。競。德。行

白。歐。陽。氏。曰。二。章。亦。此。言。莫。強。於。人。乃。以。一。四。國。服。從。矣。○。者。為。君。天。下。者。也。○。蘇。氏。曰。人。謀。以。定。政。命。遠。聞。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致。其。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筭。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黃。氏。曰。在。日。順。之。許。遠。是。也。謨。自。稱。願。說。所。以。立。一。代。之。模。範。也。命。告。自。號。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也。政。令。行。德。之。符。也。○。陸。氏。曰。道。德。只。在。許。定。遠。辰。告。威。儀。德。之。符。也。○。陸。氏。曰。道。德。只。在。許。定。遠。辰。告。慎。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即。人。道。競。德。行。

竟也。○推人。人字。鄭箋訓賢人。言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亦通。但四方訓之說不去。朱氏釋為人。道亦無歸着時說云。如父子之親之類。益迂矣。陸羽明以道德暗切下文。甚當。然則道德非兩件。訂定遠辰。敬慎。即盡人之道。而德行已竟矣。

其在於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明刑。

鄭氏曰。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以傾敗其德。○歐陽氏曰。顛覆。德荒湛于酒者。指時事以刺王也。○毛氏曰。紹繼。朱氏曰。謂所共執刑法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天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朱氏曰。敷求先王。廣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九
先王所行之道也。○王氏曰。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黃氏佐曰。亂政。則與許謀二句相反。而治人失其道。日覆德。則與敬慎相反。而修己失其道。○歐陽氏曰。一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章于日。其在於今。四句。明指當時之君。不知修德。慎儀。而惟荒湛于酒。朱子以為武公自言今日之事。所為大不情矣。武公為卿士。未聞有迷亂湛酒之事。觀賓筵之三四章。當時必有此敗德亂政之人。序云。刺幽王。未知果否。而以為自言所為。必不然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酒在婦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音蠻方。鄭氏曰。肆。故今也。王為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

此章其地其民之亂立之動初所清也

歐陽氏

之。朱氏曰。弗尚。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就虛竭。皆引之以亾。○毛氏曰。淪。率也。朱氏曰。淪。酒灑。章表也。邊。遠也。○李氏曰。酒。婦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當時沈荒於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朱氏曰。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

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朱氏曰。此承上章而言。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防備如此。然後近而吾民有所備。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黃氏佐曰。夙興夜寐。與他處不同。此言與必以夙。寐必以夜也。維民之章。使也。○陸氏曰。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寢興。酒掃。有一段動。屬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於此。○韋子曰。夙興。有宵衣待旦意。夜寐。有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十
俱於無事之日。為有事之防。蓋以戒不虞而備蠻方。所謂訂謀遠敵也。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歐陽氏曰。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乃以防非意之事也。○鄭氏曰。柔。安嘉善

也。

破口
由言者
也
山已言
之也
孔氏曰
字者以
們為
持也

也。○毛氏曰。玷。缺也。蘇氏曰。天子苟內失其民心。則將有不虞之憂。外復其羨。則將有不虞之憂。夫君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周氏云。生養

猶可磨鏡而平。若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不可改。為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宜慎之。周氏曰。言行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作酬。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朱氏曰。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作酬。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

毛氏曰。莫無捫持也。○鄭氏曰。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人無持我舌者。而自恣也。

教令一往。其過誤可得而已乎。孔氏曰。言往則不可復收。故須慎之。

○朱氏曰。讎。答也。○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小子。幼穉之稱。故為庶民子弟。○鄭氏曰。惠順也。○嚴氏曰。繩。繩。如繩之牽連而不絕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

也。○毛氏曰。玷。缺也。蘇氏曰。天子苟內失其民心。則將有不虞之憂。外復其羨。則將有不虞之憂。夫君子之於天下。猶天之於萬物也。周氏云。生養

無到不
致方維
不測者
攝攝法

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黃氏曰。國君言語中之人。禍福繫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音神。神之格思。不可度。人思。矧可射。音思。

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柔。安。遐。遠也。○毛氏曰。西北隅。謂之屋漏。兩雅曰。屋漏。當室

氏曰。顯。明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毛氏曰。格。至也。○呂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矧。况。射。厭也。○朱氏曰。視。爾。友。於。君子之

和柔爾之顏色。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鄭氏曰。是。不。遠。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呂氏曰。此章戒王以内外交修也。韓氏曰。輯。柔。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愆。謂。有。過。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愆。謂。有。過。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

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

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慎。恐。懼。工。夫。屋。漏。也。

人言舉
動斷家
休養調
善政必
德賦而
後可
詞也

鮮上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不賸不賊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神惠臣民傳於子孫法於天下豈但欲儀已哉
也○韋子曰屋漏暗昧之地以形心之耿然不
是觀不聞之地薛方山謂就存養工夫說者此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滅善必嘉美毛氏
為善則民鄭氏曰止容止也○毛氏曰僭差也○

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
則未有不可以為法者○毛氏曰童羊之無角者

也虹潰也○呂氏曰俾臧俾嘉欲其君進德之善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十三

也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按桃報李必然之理
彼小人口導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亦悖是猶童

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
至傾覆者實此曹耳豐城朱氏曰不勝則於事無

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
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黃氏傳曰方言為德即謂以為則何也曰如此則
德之誠嘉在不期然而然矣人如何而不法之哉

到公言此特以明人君趨向之機所係甚大而端
木聲源當力為之計耳○嚴氏曰虹謂切惑也如
燥燥不可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
二便字存必求其盡善盡美意
任音 任 染柔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

心 孫云在
陳承意

鄭氏曰柔忍之木在染然人則被之絃以為弓○

毛氏曰緝被也朱氏曰緝綸也彼温温寬柔也

張氏曰染和之木乃弓之質話言古之善言也○鄭

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

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

同○朱氏曰言人心不同愚知相越之遠也西山

曰温者和易之意祭室者以基為固修身者以敬

為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

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温恭所以為德之

基者以其能受善言也話言不外修己治人之言

順者不作聰明不取違悖之意愚人反以為僭則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十四

不順矣○韋子曰學士大夫未有不曾受善言而
立德之基者况國君乎易曰謙受益滿招損欲修

德須先去客氣客氣去
心自虛而能受也

於音 乎小子未知臧否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音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朱氏曰所以喻假令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嚴氏曰學問之道患在

自滿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聞而晚成者乎黃

後漢書

曰宜有期而乃不知者必其自盈也○毛氏曰莫晚也○呂氏曰武公之於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為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祝爾夢夢我心慘慘切海爾諄諄切聽我藐藐切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切

毛氏曰夢夢亂也朱氏曰不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之藐藐然忽略○毛氏曰藐藐詩經備攷

然不入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為教之也覆以我為虐之也○毛氏曰耄老也呂氏曰既耄非謂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歐陽氏曰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諄諄諄四句云君暗于上臣憂于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孔昭指廟不咸言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律回遘音其德俾民大棘

毛氏曰舊久也朱氏曰舊也○歐陽氏曰所告爾者非我矣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不至於大悔也○朱氏曰言天運方艱難將喪厥國矣我

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蘇氏曰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顧氏曰舊止如修已治人之事

於困急而無告也即明刑也取譬不遠即吳天不知矣○黃氏作曰此詩當至八章分上皆示以當

欲其聽言者亦是聽上修德末四章孔氏曰神詩衛武公所作雖志在勸王亦所以自警戒已身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儆敬於國曰自卯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

亦以自警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其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以此知韋氏之言為得其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案亦以自

許經備攷 卷二十一 末

來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韋子曰人臣事主聰明齊聖則將順不巳庶歌以揚其休不幸而昏暴荒蕩則匡救不違諷諫以補

其事則風而巳武公衛之侯也其詩若于一人國與且賓筵曰漸過抑成曰自警當與洪與俱載衛

風何居而入二雅乎劉公瑾謂公作二詩或為衛

士在朝其體製音節有合於大小雅然則東山黍離諸篇豈不合於雅歟放武公即位宣王三

十六年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其入弔王謀出諫侯度當幽王之世居多二詩皆心手王案但武公學問沉風慎慎謹言之人不欲直斥幽王而諷台其辭若以自悔自警而實刺王之過與其改治也記

雅之詩並列於雅宜矣魯詩俱入小雅毛詩分雅誤於大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序柔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周也。字良夫。

說柔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傳：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卒兄填，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苑，茂貌。甸，言陰均也。朱氏曰：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毛氏曰：痼病也。○鄭氏曰：殄，絕也。○朱氏曰：倉卒，與恰悅同。悲，閔之意也。○

毛氏曰：填，久也。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卒，鄭氏曰：倬，明大貌。○孔氏曰：苑，然而茂者，彼柔也。其葉稚而柔濡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及其將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
而采之。其枝葉剝然而稀疎，則病此下所息之民矣。歐陽氏曰：以柔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得蔭其下故也。○蘇氏曰：君子愛之不絕於心，

四牡騤騤，音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音民靡有黎，具禍以燼。音切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旒。龜蛇，曰旒。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

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鄭氏曰：具，猶俱也。

災餘曰燼。孔氏曰：燼是無燭之燼也。○毛氏曰：燼，陽氏曰：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

曰步，行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張氏曰：口無故而與帥，民見車馬旌旗，四國定而亂，民安也。今則不然，民盡則國運之急促可知。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朱氏曰：蔑，天不我養也。○毛氏曰：疑，定也。○安靜之義，故為定也。○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欲止則不知所安，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辭也。○君子實維四句，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強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輔氏曰：居無所定，則往則無以避患也。○顧氏曰：君子力在位者，言亂不生於君子者，蓋禍亂辭君子力在位者，言所願陷以激成也。○韋氏曰：在位君子，苟實心圖維，化其爭心，何厲階之有。

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音音孔棘我圍。音音自西徂也。瘠，病也。○孔氏曰：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也瘠，病也。○孔氏曰：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歸，故憂心慙慙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不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往東無所安定而

居處是逢天怒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

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邊

垂言勞甚也黃氏從曰西徂東二句當解必是

死心之憂故曰孔棘我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直角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慈慎也○鄭氏曰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

削恤亦憂也○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

毛氏曰濯所以救熱也○鄭氏曰手持熱物之用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濯謂治園之道當用賢者淑善胥相及與也王肅

今之政其何能但君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

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

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

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

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陸氏曰為謀為

之甚之故慎於謀而適以長亂○鄭氏曰謀不得

其道則泛然謀誠不得其道則退然謀是不足成

則賢者退處而小人進用○陸氏曰此而起矣○陸

氏曰序爵是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意重存擇相上

如彼邇音風亦孔之僂音民有肅心葬音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邇僂僂也孔氏曰也者風也人義

短氣也○鄭氏曰肅進逮及也○蘇氏曰君子視

厲王之亂悶然如邇風之人嗚而不能息雖有欲

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李氏曰

然之心本無急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於是退

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李氏

是稼穡言不敢輕民力也其當是時也仕進之憂

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

而無患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華子曰此章近皆從蘇氏訓固然第賢人憂國當

電勉以匡救好稼穡以代食而痛幸其好恐尚伯

不若是忍耳舊說謂民有進善之心王不用而則

小人又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

功者食穡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穡則政難好義若

未洽姑姜德之民有肅心葬云不逮言賢人欲讓

積力民代食稼穡之艱難王當愛惜是稼穡而

有功於民者乃與代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

稼穡為國家根本當重之而代食者必賢人惟

好小人則不無覆餗之患矣蓋承

上序爵而論以慎授祿也姑附之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音賊稼穡卒痒音哀恫

中國具贅音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鄭氏曰天下

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蠹食苗根曰

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瘁病也悵

痛也○毛氏曰贅屬朱氏曰言危也秦伏傳曰荒

虛也穹蒼蒼天王氏曰穹言色也○朱氏善曰上章言

稼穡以代祿食則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

蠹賊稼穡卒瘁則中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

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維至德順民之君李氏

道之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徧謀於眾又考

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內能

則宣謀之於眾臧善也○朱氏曰彼順理之君所

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

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

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呂氏曰善惡出於天

易見也不明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天下

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其肺腸不與人同不

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黃氏佐曰天下之安

危在相能用賢則民受其福此所以尊仰也○

孔氏曰 性即洗 守其誠 聖人之 貌

朋友無 其相贈 而不與 以善此 退亦窮 也

顧氏曰前四句正謀與茲之得其道者秉持公心
以周徧謀度正所以考其相考有辨之明意慎
有用之審意獨言相者舉重而言能擇一相則所
用無不賢矣自獨二句與上惠君相反卒狂亦與
瞻仰相反所以不能守爵而使君子不敢進者也
○鍾氏曰畢竟歸重用人用人歸於擇相此深知
亂本者也○知亂本歸於小人則擇
瞻彼中林性性其鹿朋友已讎不胥以殺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性性眾多也○鄭氏曰讎不信也胥相也

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耦行性性然眾多今羣臣

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鹿之不如○毛氏曰

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王肅曰進不遇明君

退不遇良臣維以窮也○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

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曹氏曰鹿性善羣

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陸氏化照曰朋友以在

位之人言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蓋進既忌而

不是進退兩難此正為無明君容此讒佞在朝耳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聖人所視而

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胡之言何也○朱氏曰聖人

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

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君子之言，灼有所見，而不言，言必中。欲百里，借以形其遠。凡禍之未形，無不預察。夫畏忌，指賢諍之。時道路以目，故亦難。以直諫也。使臣畏忌，而不敢言，欲國人之毋畔得乎。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會

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

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朱氏曰：忍，王反

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孔氏曰：

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此惡行。○朱氏曰：民不

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呂氏曰：民豈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于

然既遭亂，傍徨無依，是以反食其亂而不愛其亂。將陷於荼毒，亦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也。

大風有隧，有音送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

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繇其性。朱氏

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作起，式用，征，行也。○蘇氏曰：垢，穢

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

穢。○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輔氏曰：作，起也。良人

不順，則違道。持理之人，其所行惟隱若汗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所行，必光明高潔。小人之所為所行，必隱暗汗穢也。○嚴氏曰：大風，俱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

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克實之象。小人無

可指摘，彼不願之小人，乃攻以內汗之事。蓋其立

附會後世事，中垢，仍是小人之常也。○嚴氏此解，未免

之征，謂攻君子以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鄭氏曰：類，等夷也。朱氏曰：敗類，猶言圯族也。對答也。○蘇氏曰：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

所繇敗也。○鄭氏曰：貪惡之人，道聽言則應答之，

見誦言則寘卧如醉。孔氏曰：貪人之識不能鑒遠，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于

詩書之言，則眼附如醉。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

樂，惟恐臥。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

皆如醉然也。○聽言二句，朱氏注云：以王或能聽

我之言而對之，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如醉，對

者答也。未有告語而云對者，且自言如醉，與下文

作爾歌相反，必非芮伯之言，故不若舊說為安。

朱氏曰：繇，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耗也。○

此言大風之起有道，貪人之敗善類，亦有繇，以王

之用之也。我以王能聽言而巽語之，則託辭以應

對，即誦法言以規諍之。又如醉而不悟，蓋信用貪

人，故拒言而不受耳。於是歎曰：王不用其良，而反

使我憂之，至於悖耗何耶。賈氏曰：王室其將平乎。夫榮

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榮公也。鄭商伯之妻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張氏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陰，覆也。○鄭氏曰：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既往陰，覆女謂告之。女反

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張氏曰：下之，謂也。反謂予來，相恐也。赫，作恐赫亦通。呂氏曰：厲王之朝，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黃氏曰：小人為惡不悛，禍將及之。君子教戒之者。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所以教藥之也。故曰陰女。○陸氏曰：國存則小人亦在覆庇之中，豈不是莠女。民之罔極，職涼音亮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音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諒信也。范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勝，言至酷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繇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辟者，亦繇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黃氏曰：此言繇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賦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有盜賊之者，於理不可。反背我而大罵詈。陳氏曰：我薄告之，而見雖曰此惡政非我所為，我知女實為之。已作言矣。

女所為之歌。○朱氏曰：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也。涼曰：不可按貪暴之人，無為信之時，若謂與君子約信，恐君子亦不與之約也。不若

孔氏疏：為長，但諫王當易為告友。○東萊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二十五
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告深數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益其君，向背用舍，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災，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由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言先入也。十三章言治亂皆有所由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言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僚末，皆托為僚友相告之辭。然始則嗾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嚴，終則暴其情狀而充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也。○章子曰：此詩刺厲王，厲王用小人以病民，病民奈何。用貪人以聚斂，中外隔絕，小人以病民也。○冠民征役，靡有休息，所以然者，王不能序爵也。○爵不序，故小人用事。君子治道，食祿者皆繇賦，用舍繇例，違眾志而惡忠言也。芮伯告以憂恤，諱以序爵，引古聖人惠君以為鑑，豈迂闊而難從哉。惟

經 67-439

秉心無競，咨謀周備，慎擇其相而已。契天下安危，係於輔相，相臣賢則能察遠，防微無恤，民艱扶持，善類所行，必光明，惡類所為，必不利於民，而亂豈患不夷乎？既而知王不可正告，姑告朋友曰：庶其聽予言，而改圖乎？爾雖欲辭其咎，予已作歌，闢於天下矣。以誦工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也。

說雲漢宜王憂旱史籍美之

傳多

孔氏曰：必本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悔文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志，遇災而益愛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呂氏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十七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在見。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平

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朱氏曰：言其光

隨天而轉也。鄭氏曰：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觀天河，望其候焉。辜，罪也。王憂旱而嗟嘆云。○毛氏曰：薦，重。

孔氏曰：釋言云：荐，再也。釋天云：薦，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蘇氏曰：禮，國之內

○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孔氏曰：于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觀天，瞻望兩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曰：於乎，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不求而祭之者，又無愛於此三牲，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見聽祐助者，而使旱災若此也。鄭氏曰：王曰於乎，他不能自己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於乎，何辜今之人，是引罪自責而悲斯民之無辜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十八

瘞亦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教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說文曰：蟲，蟲，旱氣也。孔氏曰：蘊，蒸氣，隆是雷，

說文曰：旱，熱也。人，也。鄭氏曰：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莫其禮，瘞其物。凡氏曰：莫，謂置之於地，深，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神，神之於地，深，謂埋之於土，禮，神之於土，謂食牲玉之屬。

宗尊也。○鄭氏曰：莫，瘞天地之神，無不尊敬之言，徧至也。教，敗也。○毛氏曰：丁，當也。○王氏曰：在官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

城業老
得應之
水在此

於帝又不顧我。○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

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曹氏

者：膠氣之蓄積也。膠者，陽氣之質也。蟲者，日積

積聚之氣，蒸炎而病人也。○黃氏曰：郊官上

下，各有莫殘靡神，不宗兼奉神而責下文，但言后

稷上帝，輔氏謂舉尊親以該之，是也。○我躬有

故曰：舉此修大祀，故曰宗。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疏：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切。

毛氏曰：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早

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兢兢然業

業然，有如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言也。周之衆民有

死亾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言又饑病也。○孔氏曰：

子然，孤獨之貌。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漏。既

之言，故知謂饑病也。言死者已死，存者蘇氏曰：天

將不復使我有遺餘。○孔氏曰：如此，則不於我

胡為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舊謂

朱子注云：無右臂，則不我遺。疏云：不使我民有

道雷，注謂使我亦不見遺。朱子未見以文善辭，以

辭善說為是。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如連。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于。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

曰：早既不可卻止，熱氣太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

庇蔭處。○朱氏曰：無所，衆民之命。近將死亾。○大命

止，民近會無所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

辟，卿士也。○孔氏曰：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雲雲，百辟

○歐陽氏曰：胡寧忍于，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

先祖爾。○輔氏曰：上卓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言我

突矣。云：我無所者，言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

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

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安成

劉氏曰：玩忍之一詞，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

心憚且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

寧俾我逝。○音純。

毛氏曰：滌滌，旱也。山無木，川無水。○王瓜曰：山枯川

魃，旱神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尺，袒身而

一，名旱母。惓，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憚，猶畏

也。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焚燎然。王心

又畏此熱氣，如灼於火。○蘇氏曰：所以祈旱者至

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

我逝去，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病也
天何病我
以旱
曾不知為
疾所失而
致此害
則王之自
反也至矣
○孔氏曰
祈年月令
孟春祈
穀於上帝
孟冬祈來
年於天宗
是也祭四
方與社
即以社以
方是也○
鄭氏曰虞
度也天曾
不度知
我心肅事
明神如是
宜不恨怒
於我○
毛氏曰我
何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手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殄音我。以旱。慥七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祗不莫。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避去。又以避患非人主之義。
故龜勉不去。以求濟斷難。畏不敢也。○鄭氏曰。瘡

病也。天何病我。以旱。曾不知為疾所失。而致此害。
則王之自反也。至矣。○孔氏曰。祈年月令。孟春祈

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
即以社以方是也。○鄭氏曰。虞度也。天曾不度知

我心。肅事明神如是。宜不恨怒於我。○毛氏曰。我何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手

繇常遭此旱也。○鄭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
之始。辨先祈穀於上帝。春祈已。願百穀之堅實。秋

報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暮也。○鄭氏曰。
龜勉句。承上。逐去言。蓋云我之一身。係天下之重

責。無可委。去無所之。有龜勉畏懼。而不暇去者。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哉。庶正。疚哉。冢宰。廵七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
云如何里。

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四年祿餼
不足也。○孔氏曰。散無綱紀者。祿餼不充。皆因於

也。鞫。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朱氏曰。冢
宰。又眾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

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毛氏曰。歲凶。年殺不
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

止不能也。○朱氏曰。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別救。有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

之愛何。○釋文。里本作廕。爾雅作暹。釋詁云。暹。憂也。
○唐荆川曰。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亦可。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羸。音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手

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眾星貌。○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瞻望

仰視於昊天。惟見有嘒然光明之眾星。未有雨微。
○毛氏曰。假。至也。○呂氏曰。昭。明也。羸。餘也。所以

事神者。無餘矣。○王肅曰。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關
私羸者。以民近死。必當。○朱氏曰。羸。臣竭其精誠。

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凶將近。
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者。而修

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
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又仰天而訴
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

之日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氏曰：不敢斥言，不敢必云爾。○句曲張氏曰：長樂正安，安民說。臣以安民為心，而昭格。蓋人事以要安民說。安民安則非獨君安而諸臣亦可以釋拘疾之勞矣。易惠其寧，有不敢絕望。又若不敢期必之意。○朱氏善曰：余讀雲漢詩，見宣王有祀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虞，恭以事神而神享之，則但以恤民而民復之，蓋降之氣消，豐積之功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之一念基之也。○韋子曰：人主愛民心切，自是遇災憂懼，然未有如宣王之皇皇不自保者也。詩中如寧丁我躬，寧憚城遷，天若聞之，亦必惻然。至篇終不敢自必而勉率臣以昭假，可謂憂恤之至矣。易惠其寧，與文王如傷求寧之心同，有此心，何天變之不可回耶。

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雲漢八章章十句

詩經補注 卷二十一

褒賞申伯焉。說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

傳多闕文朱氏集傳本此

崧音高維嶽同峻音極于天維嶽降祉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切戶且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駢駿大極至也。○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鄭氏曰：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

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氏曰：不敢斥言，不敢必云爾。○句曲張氏曰：長樂正安，安民說。臣以安民為心，而昭格。蓋人事以要安民說。安民安則非獨君安而諸臣亦可以釋拘疾之勞矣。易惠其寧，有不敢絕望。又若不敢期必之意。○朱氏善曰：余讀雲漢詩，見宣王有祀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虞，恭以事神而神享之，則但以恤民而民復之，蓋降之氣消，豐積之功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之一念基之也。○韋子曰：人主愛民心切，自是遇災憂懼，然未有如宣王之皇皇不自保者也。詩中如寧丁我躬，寧憚城遷，天若聞之，亦必惻然。至篇終不敢自必而勉率臣以昭假，可謂憂恤之至矣。易惠其寧，與文王如傷求寧之心同，有此心，何天變之不可回耶。

新經記 山南外

孔氏曰 嶽嶽

為周楨幹之臣。李氏曰：皆為周室之屏翰。○王氏曰：蕃言扞蔽。宜言敷播。○蘇氏曰：蔽其忠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孔氏曰：經與羣書多云五嶽，此傳唯言四嶽者，以堯之建官立四伯，土四時四方之岳，其云五嶽者，即此四嶽與嶽高而五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許四岳國為侯，伯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此詩所言維嶽降神，亦總謂四岳不備，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于孫耳。○呂氏曰：甫申意者，昔宣王時賢諸侯。○輔氏曰：申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於謝，功業之盛，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

詩經補注 卷二十一 三四

也。黃氏曰：翰有支持植立之意。蕃有扞衛防閑說。蕃言能保障侯國，就總領于外說。四方以民言宜者，經營而宣王之德澤也。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此正改封於謝之本。○自古聖賢多是山川靈氣所生，嶽降之言，非誇誕也。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鄭氏曰：登，勉也。績，繼式法也。申伯登登然勉於德，以賢入為卿士，佐王有功，又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時改大其邑，使為諸侯，故云然。○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嚴氏曰：宛，謝城在棘陽。召伯，召虎也。○毛氏曰：登，成也。○

申謝其地相近。召伯，召虎也。○毛氏曰：登，成也。○

召伯微申伯土疆以峙其棖式邁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申伯於是而信行王氏曰言信之

數而疑於行餞送行飲酒也○毛氏曰郟地名孔

之不果故也餞送行飲酒也○毛氏曰郟地名孔

日郟於漢屬右扶風在鎭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

鎭京之東南自鎭京適申塗不經郟時宣王蓋省

視岐周故餞之於郟○曹氏曰郟近岐周先王之

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

而餞○孔氏曰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

於郟○孔氏曰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

申伯於是誠實歸之言其不得顧戀也○鄭氏曰

棖糧式用邁速也○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

命召伯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峙具其

糧食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申伯之

行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日微申伯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十七

日微申伯土疆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

人以其峙其棖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

浹綜理微密蓋如此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孔氏曰謂在路之時有此威

言身之有勇故云請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

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總言其行

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朱氏曰

憲法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女有

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黃氏佐

土於外而安王朝於內故曰良翰○蘇氏曰

未可重望上見宣王非以謂其私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切此萬邦聞於四國吉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鄭氏曰揉順也○孔氏曰此章總歎其美言申伯

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

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無聞達於四方之國

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毛氏曰吉甫尹吉甫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三十八

蜀人物志尹吉甫江陽鄭氏曰碩大也吉甫為此

誦也其詩之意甚美大○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

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

○蘇氏曰肆極也○毛氏曰贈增也孔氏曰崔氏

云增蓋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更復自強

不患以增德行也鄭氏曰贈者送之今以爲樂如室

則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於四

方之侯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蘇氏

曰揉者強者治以剛弱者撫以柔也德業隆開俱

耳此皆本其在朝為卿士時言即首章翰蓋宣意

也孔氏謂其體製之恢弘規模之廣大有係於

天下國家也肆好者謂其音節之妙聲氣之和聞

經 67 - 445

然則人德之方其可知矣。○謝氏曰：至不節，則不吐。此強之寬仁之勇，所謂柔嘉維則者也。
韓詩外傳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說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也。○謝氏曰：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仲山甫之謂矣。○方山甫曰：不侮不慢，皆就上言。蓋扶弱制強，莫非事也。○陸氏曰：不茹不吐，皆就中言。德在我，不隨人。○宋也。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德，則不能耳。○孝子曰：大臣匪躬，均國必扶。持德良勇，除姦暴，乃足以總自官而均四海。若畏強而苟，則則相矣。

人亦有言德輔山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道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舉之。○孔氏曰：表記，剛仁之為器也。○毛氏曰：道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則德當重矣。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四三

而云輕如毛者，言在人身體，則不為重也。○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我吉蔽，故情然不知。非如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衮職者，不敢斥王也。○毛氏曰：衮見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補也。○朱氏曰：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以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於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今山甫能舉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至於王職有闕，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

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嚴氏曰：此推其德足以格君也。○張氏曰：補之是能格心。○沈氏曰：補之是能格心。○沈氏曰：補之是能格心。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鄭氏曰：祖者，將行祀軼之祭也。○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四厚飲馬之貌。○王肅曰：仲山甫雖有柔，知之德猶自謂無及。○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馬聲。○孔氏曰：馬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四四

故言鏘鏘。○毛氏曰：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薄姑，故城在今齊縣東北。○古臨菑也。○薄姑氏之國。○臨菑，今青州臨菑縣。○孔氏曰：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往築城。

之國，謂使之城齊也。○陸氏曰：每懷靡及，為城備四牡發駢，八鸞皆皆。○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駢駢，猶彭彭也。皆皆，猶鏘鏘也。邁，疾也。○孔氏曰：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發駢然壯健，八鸞之聲皆皆然而鳴。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則人欲其早歸也。○朱氏曰：式邁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鄭氏曰：穆和也。○宋氏曰：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

深長也。

之性情。如清風長養萬物然。○毛氏曰：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益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遺歸，所以安其心也。頤氏曰：誦之所以美亦因山航之譽，即上廢及之德，以慰其心，述其德業。許氏曰：城濟乃所優為，而以自慰也。之大率主于德耳。八章之誦，凡言仲山甫十有二於所愛者，則喜舉其名而道之，然則尹吉甫固可謂善言而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朱氏曰：看丞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處詩多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授教養得許多人。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四十五

烝民八章章八句

序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梁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

說 韓奕 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程氏曰：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夫豈以是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至於屬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親諸侯，况能錫命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况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為可美，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天下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

奕 奕 亦梁山維禹甸莫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

命之。緝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翰不庭方，以佐戎辟。

毛氏曰：奕奕，大也。○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望，祭也。孔氏曰：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見高大也。山大者謂之鎮，故梁山為韓國之重鎮也。

毛氏曰：甸，治也。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鄭氏曰：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戎猶女也，朕，我也。○朱氏曰：緝，繼，虔，敬，易，改，翰，正也。鄭氏曰：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女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無得棄我之命而不用，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懈怠，恭於女職，以助女君，此王命辭之略也。輔氏曰：夜匪懈，勤也。虔，共，爾位，敬也。勤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翰，不庭方，或辟，言我既信托於汝，則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以幹正之也。○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敵王之像也。○頤氏曰：幹，不庭，二句，不專言征伐，作中興意。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弗錯衡，玄衮亦裼。○音鈞

膚鑣，音錫。羊，音郭。鞞，音弘。淺，音淺。鞞，音鞞。革，音革。金，音金。厄，音厄。

毛氏曰：修，長。大，觀。見也。孔氏曰：以其所執之犬，走入行覲禮，而見於王。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四十六

原缺第四十七、四十八葉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許許大也。甫南然大也。嘆嘆然衆也。猶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羣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

也。○蘇氏曰。譽樂也。補氏曰。此章言燕安。姑則安之。○蘇氏曰。譽樂也。能為其女擇所居也。而陽韓之川澤。許許大也。故遂言勸歸。甫南澤而人自無百態。有猶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燕慶既公。居韓姑。燕與者。言似燕韓姑之有。此善居。則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蘇氏曰。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相親。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巨所贊頌也。○東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早九

東呂氏曰。古者任選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存其中矣。靡國不刊。特言法。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塿實壑。實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王肅曰。燕北燕國。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首為同室。王命以燕衆城之。○朱氏曰。如召伯管謝。山而城。齊於秋諸侯城。都楚丘之類。○木經注。潁鄆方城縣有韓侯城。○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未知是否。

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使其復先朝之舊。○鄭氏曰。實塿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鄭氏曰。籍稅也。韓侯今復舊治。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飲是賦。稅使如故。常

○毛氏曰。貔。猛獸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而文黑。熊大於熊。貔言。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而文黑。熊大於熊。貔言。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而文黑。熊大於熊。貔言。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

圍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東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郭城楚丘城。綠陵城。北之類。皆合諸侯之。而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於城。律。因常政也。○南齊書。氏曰。此詩本為之。於城。命歸。因而作。故於首尾兩舉之。抑是詩也。君臣朋友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見。學者觀之。亦可。以興矣。按諸侯之封。主雖曰傳之。先君。實有受之。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早九

天子夫何成。康既沒。此禮遂廢。始言荒服。不朝於穆王之時。繼而親禮大壞。於夷王之際。遂廢以廢矣。宣王中興。詩人畏服無敢不稟命者。韓侯之朝。因出於忠愛之誠。亦宣王有以教之也。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說。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籍美之。而作是詩。傳存漢平二。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浮浮。

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浮浮。

兩言臣 有言臣 百王命 善與人 之師則 矣 陸氏曰 經管來 招揚發 遠推而 厥濟說

西貢蟻冢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
 三壘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前漢與江
 合而東流也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別江
 之南魯山在揚州之境也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
 皆南之夷也若淮水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水
 此淮浦省此淮浦是淮水之夷也若在淮浦則
 徐上非關命將率道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孔
 曰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蘇氏曰行者
 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言月命也
 ○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旗兵至竟境而期戰
 地其日出車建旗又不自安舒主為來伐討淮夷
 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孔氏曰言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辛一
 其肅將王命所以克勝也輔氏曰其志專其氣
 江漢湯湯音商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毛氏曰洸洸武貌孔氏曰言王於江漢湯湯然洸
 之征伐者使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
 營四方之國使告功於王蘇氏曰送經營其旁國
 王肅志剛復北伐獮狁南征蠻貊至於常武江漢
 而夷之若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
 之功告成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言
 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安定時無有叛戾
 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輔氏曰四方既

平定所謂柔遠能避也時雖有爭王心載寧又見
 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則王心之不安也
 宣王之心為安危王心親治亂以爲休戚故四方
 視平則王國庶定矣時雖有爭則王心載寧矣
 江漢之游音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鄭氏曰許水涯也○毛氏曰召虎召穆公也○朱
 氏曰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鄭氏曰疾病棘急
 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虎闢四方之侵地而治
 其疆界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
 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于南海而止李氏曰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辛一
 海此以見復文 呂氏曰淮夷在南海故極其遠而言
 武之境土也
 之曰至于南海黃氏佐曰王命召虎蓋於江漢之
 功告時召公尚在江漢之游故放書再命之○蘇
 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逆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
 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
 功于江漢之游王因命召虎徹法而即行疆理賦稅之
 法疑于病民且疑於急迫矣非疾也非棘也蓋什
 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
 來取中焉耳召公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
 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張氏曰蘇
 有開拓其侵地而使之使平意非徒其草萊治
 其荒蕪也四方侵地即近淮夷之地為所
 侵者其疆界亦為所亂故使之徹法以治之
 王命召虎來甸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戶旦無曰
 予小子召公是似肇音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服從化則後乎。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其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大雅之末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
則修德使之漸厚。感化懷德。而畏威。斯取矣。之長策也。宜王奮然中興。命將捷伐。宣務武哉。除民之而。繼先烈。不得不爾也。召穆公遠見長慮。當功業告成。今聞方著之日。而視君以矢。文德洽四國。豈後世功臣名將所能及乎。以此而經。四方之所以平也。以此而揚休。王心之所以寧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為

戒然。孔氏曰。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詳云美其有常。氏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

說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賦也。朱氏傳多本。申公說。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泰。祖。大師。皇父。音。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毛氏曰。赫赫然盛也。明明然祭也。鄭氏曰。卿士。大將也。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孔氏曰。士。南仲者。於太祖之廟。使南仲。鄭氏曰。使之。命。為大師者。皇父。使之。蓋。南仲。鄭氏曰。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甲之事。孔氏曰。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又戒懼而處之。朱氏曰。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
不。安。故。其。言。如。此。○韋。子。曰。出。車。采。芣。皆。宣。王。之。詩。則。南。仲。為。宣。王。時。大。將。明。矣。若。謂。命。將。止。當。一。人。則。下。文。命。伯。休。父。又。何。說。耶。蓋。天。子。自。將。與。命。將。授。帥。不。同。六。軍。之。眾。領。之。不。止。一。將。而。南。仲。其。元。帥。皇。父。其。監。軍。休。父。其。司。馬。布。陣。者。也。鄭。康。成。錯。認。為。一。人。朱。考。亭。宗。之。反。以。南。仲。為。文。王。時。武。臣。攷。文。王。之。世。何。嘗。有。南。仲。好。字。耶。從。來。贖。贖。故。持。為。辨。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鄭氏曰。尹氏。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後。父。而。為。司。馬。氏。奉。昭。注。云。程。國。伯。休。父。名。也。故。父。前。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職。云。之。事。持。云。命。之。知。往。前。未。為。此。官。始。命。之。也。○鄭

原缺第五十七葉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如虢音虎鋪音。敦淮漬音。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鄭氏曰。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孔氏曰。言嚴威之可懼也。○朱氏曰。進鼓而進。

之也。○毛氏曰。虎之自怒。虢然埤雅曰。剛如虢。虢而怒之也。朱氏曰。鋪布也。敦厚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毛氏曰。漬。漑仍就也。○朱氏曰。截。

截然不可犯之貌。釋詁云。仍。仍也。仍。有不勞作之意。○朱氏曰。截。王旅。○毛氏曰。如飛如輪。如江如溪。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八

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擊如輪。孔氏曰。疾如擊如輪。擊者擊也。輪是飛。苞本也。○鄭氏曰。江漢。

以喻盛大也。山木以喻不可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李氏曰。絲絲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鄭氏曰。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毛氏曰。

濯大也。林陵。顧氏曰。數如字。不作喻說。乃形容之也。兵思寡弱。如江如溪。六師衆而擊較集也。靜欲其翕。則如山之苞。特重而下。不可動。動欲其開。則如川之流。海涵而不可禦。其行際整齊。左右司局。相顧不可。則絕。則絲絲然。其行際整齊。左右司局。相顧不可。則絕。則翼翼然。奇正互發。無與知其謀。則不可。戰勝攻取。勇無與。其力則不克。以此大征。徐國。所以戰而服也。○宣王振積衰之氣。自將大征。其無敵之勢如此。濯。有先於夷氣而蕩平之意。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孔氏曰。猶謀也。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孔氏曰。王之謀慮。信而誠實。朱氏曰。鄭氏曰。兵雖臨之。守信自實。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毛氏曰。來庭。來王庭也。○鄭氏曰。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

武成則戒。驥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曹氏曰。宣王也。至千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歸之。同徐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五八

方來同。則。○黃氏曰。若只兵威而服。則為師旅之功。今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豈非天子之功乎。王道所以服其心。兵威所以奪其氣。詩人恐王以為兵威之功。故曰。歸於王道之大。而不獨以兵威蓋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

亦若上篇卒章。言天其文德也。亦若上篇卒章。言天其文德也。

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曰。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而不知。宜。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曰。不。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戰。于。弋。而。蔡。弓。矢。未。結。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墮也。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曹氏曰：凡伯作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懷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也。

說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傳缺五字，朱氏集傳釋括此。

瞻印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與塵同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鄭氏曰：瘵，病也。鄭氏曰：屈，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與民皆勞病，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毛氏曰：罪罟，設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李

罪以為罟，瘵，愈也。○王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之之。

鄭氏曰：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毛氏曰：收，拘收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音梟為鴟音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也。○朱氏曰：梟，多謀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于外事則傾敗人之國。○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雖多，而無教誨之益。○鄭氏曰：女色而巳，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蘇氏曰：官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害，從朱氏解。

鄭氏曰：鞠窮也。○毛氏曰：言忒變也。○鄭氏曰：謙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懸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說，伎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謙是人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二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朱氏曰：婦人能以其習辨詐無常，既以謙妾合始，而終或不變，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口是問足為愚乎。○謙始竟背，近皆從朱傳，細玩李氏說亦有理。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亾，邦國殄瘁。

毛氏曰：刺，責富。福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忘，而忌君子之正王者。蘇氏曰：王有秋寵任婦，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人皆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所以滅也。

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諫之，則國之殄瘁宜矣。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臣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李三

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亾則身必亾，賢人亾則國必危，身如厥絕，病危也。○天何以刺，二句，設問，必危，身如厥絕，病危也。○天何以刺，○李氏曰：賢人為國損幹，推及善人，則損幹，國安得不危。○言此見人主當愛惜賢人，以延國祚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亾，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亾，心之悲矣。

毛氏曰：優，渥也。○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鄭氏曰：天降罪，優多於前也。○鄭氏曰：幾，近也。○毛氏曰：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黃氏曰：指降亂而言也。然有善人以輔之，猶足以回天意。今也人之云亾，則邦國之殄瘁必矣。君子所以憂不巳也。○顧氏曰：優者，紛至蕩之，意者，兼彰禍迫之意。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李三

感必沸，音楹切。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楹，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木泉從，感沸出。下上出曰涌泉。貌涌泉之源所繇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毛氏曰：藐藐，大貌。朱氏曰：高遠貌。鞏，固也。○呂氏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詩經傳攷 卷二十一 李三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朱氏曰：泉水澆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六四

說召旻幽王邇刑人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困卒荒 鄭氏曰疾猶急也 朱氏曰篤厚卒盡也

盡流移 毛氏曰圍垂也 鄭氏曰荒虛也 國中

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孔氏曰以唐政也 安

天降罪罟 蠹賊內訌 昏椽 昏椽皆奄人也 昏

毛氏曰：江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蠹賊以潰其內。

其官名椽椽毀陰者也 孔氏曰：天官關人注云：關

曰：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皆潰潰然維邪是行 朱氏曰：靖治 毛氏曰：夷

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胡氏曰：夫戎之害在外小人

我位孔貶 曾不知其玷 兢兢業業 孔填不寧

毛氏曰：臯臯頑不知道也 訛訛窳不供事也

朱氏曰：填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

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

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

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小人之所以見用者
若能望遠始能用人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直七如我音此邦
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潰當直水中浮草也詩

也枯草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

澤如樹上之棲直王氏曰民蕩折離散無潰亂也

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如者言民如旱再云

草又如此見其枯槁之極喻工無思之私也願

政所如空民如草之遇旱不遂其茂如彼直

之棲木而不滿其澤也此皆作用小人所致

不自替職兄音斯引

毛氏曰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鄭氏曰時今

時也茲此也是富今茲之政君子在彼也疏疏也

謂糲米也○朱氏曰糲則精也○毛氏曰替廢死

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女小人何不自廢

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亂乎責之也米米之

十米之糲糲九糲○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元粟率五十糲

米三十糲二十七言米糲細故致益少此明糲粗

於糲故○朱氏曰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疾也而

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李六

疏與糲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使我

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引長而不能自己也詩

不知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或則小人肆放日

為糲糲謂之精謂如於精疏新糲矣是小人而

之小人胡不自替其分也答註一下也彼為肆行

而不自替自己也○輔氏曰愴

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斯斯害

矣職兄兄音斯弘不裁我躬

毛氏曰頰音崖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鄭氏曰頰

當作濱音崖音猶外也池水之溢音繇外灌焉音泉者中水

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蘇氏曰池之竭繇外之

不入泉之竭繇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

從起而今不云然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

有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

王之身乎○朱氏曰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

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而海

曰禍亂有所從起蘇王任用小人故也小人用也

至於傾軋流內而居閉為之卒荒其為言誠廣也

則奸惡愈肆其禍滋蔓其害必廣弘者憂益甚不

止於引長矣小人用事致亂君子必蒙其禍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國百里今也日感音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李一

國百里於焉千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毛氏曰辟闕蹙促也朱氏曰曰辟國百里者

服從之國曰百里也又言文王之化自此而南

歸周者四十餘國今幽王之時促國蓋大或內

外畔也○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

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

人而亂任用一乘而效駭大異因嘆今世雖亂豈

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定字陳氏曰此詩及

前篇末皆有卒卒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效過而無

恭皇而此詩望其效剛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

猶可矣危猶可安也

宜至有夫戎之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五句三章七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

化之盛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幽雅

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也必有思于二公乎

○安成劉氏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復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乳極思

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豐城宋氏曰厲

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

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漸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淵陽玉鉉

周頌

鄭氏語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

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

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

之謂容於是和樂與焉頌聲乃作文王受命武王

代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

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民既息嘉瑞畢

然後為太平德洽也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

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頌

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已有頌矣故周禮大司

樂六詩六曰頌史傳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

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

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

動感事已盡之矣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寂不廢雅

不言明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蘇氏曰周頌皆

有所施于禮樂益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

而不用者也○宋氏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

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與

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

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作

韋子曰先儒以容解頌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攷韻

書云頌者容也歌也誦也則頌聲之作乃誦揚其

君父之功德而歌之郊廟山川祭祀燕饗之間其

用大矣周頌昌明與麗得誦揚登告之體而頌古

與灑靈恐不盡出王考市嘗則靡然矣何所謂何所告乎後世磨崖勒石益多慙德矣

清廟之什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華文

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

朱氏曰書稱工在新邑丞祭成文王擊牛武王

書大傳曰周公曰歌清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然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

越一唱而三嘆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請經傳攷卷二十一

毛氏曰於歎辭也穆美朱氏曰謝深遠也肅敬雝

和相助也助祭之公卿諸侯也○鄭氏曰濟濟之

衆士朱氏曰濟濟祭也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

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配順其素如在生存

駿大也朱氏曰大諸侯與衆士俱奔走而在廟中

助祭○王氏曰秉文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

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於是文王之德

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可謂承

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清廟者祭

廟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

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節不然而以書傳云於
見文王者傲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
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陳氏曰肅肅
之德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
之德然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在
王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嚴氏曰對越在
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嚴氏曰對越在
之事謂敏于起事也○呂氏曰成王祭主也周公
及助祭之諸侯皆監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
人凡有事者皆宜也○朱氏曰肅顯相多士莫不秉
之也相輔辭公天子稱曰肅顯相多士莫不秉
肅然生祭之意也○朱氏曰肅顯相多士莫不秉
肅然生祭之意也○朱氏曰肅顯相多士莫不秉
肅然生祭之意也○朱氏曰肅顯相多士莫不秉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
則未及太平而崩今致太平將欲作樂制禮故以
太平告于文王○蘇氏曰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
德之教也
說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傳止存天之二
維天之命於焉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
以溢音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
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
道亦不已總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請經傳攷卷二十一
三

王氏曰不顯乃所以甚言其顯也。疏義曰文王之

德難於形容故

曰溢。溢溢之言也。朱氏曰溢。假辭之轉也。鄭氏

受之。○朱氏曰收。受駿。大惠。順也。○鄭氏曰曾。猶

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言文王之神將何

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朱氏曰言文王之神將何

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之而不怠也。○朱氏曰言

純亦不已。謂德之純美而行之不止也。○朱氏曰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言以嘉美之道德與我其聚欲之見大順我

文王之義也。○呂氏曰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

之則不怠。所謂行者因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

之則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為句言已樂後

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道之辭也。○陳氏曰

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下配地。無窮之德。不

是也。○朱氏曰。後王又當篤之。而不怠。○朱氏曰。後

之。後王又大順之。便見厚矣。其中亦有變通廣大

不能變通廣大。惡在其大順篤厚耶。○若

序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

舞。其樂曰象舞。成二十九年。曾為季札舞之。彼

也。簡。舞。曲。名。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王。之。樂。舞。也。

舞。之。樂。舞。曲。名。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王。之。樂。舞。也。

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舞。內。則。十。三。學。舞。句。武

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舞。也。○積。渠。張。氏。曰。武

說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傳多

惟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因。迄。音。用。有。成。維。周。之。禋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毛氏曰。此。清。明。而

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毛氏曰。肇。始。禋。祀。也。○朱氏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大祀文。迄。至。禋。祥。也。○蘇氏曰。迄。于。周。呂氏曰。周。公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

帝始於此也。○蘇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緝。則。終。久

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以。昭。後。人。故。自

也。祥。者。吉。之。先。見。也。○輔氏曰。不。以。符。瑞。為。祥。而

以。典。法。為。禋。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

精神也。○朱氏曰。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此。即。文

王之德之純意。朱氏曰。加。所。當。三。字。意。在。此。句。之

見。文。典。之。善。矣。○若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蘇氏曰。武。王。崩。成。王

安之。○朱氏曰：康安也。○鄭氏曰：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薛氏傳曰：彼百姓歸文王者，皆口

彼道險阻，可往歸矣。易道易行，故

而人不難。○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

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岐周之人世載其夷。

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厥氏曰：作者，造立之言

也。遷岐非不得已，而周以

爲之也。○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太王

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

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對矣。子

孫固宜世保守之而不失也。○黃氏作曰：康之

謂經持，豈固難不專就安民言。然孟子言文王

居岐，耕者九一，住者世祿，云云，推而化及於昆夷

德，彼于諸侯，正以安此岐山於不替也。○陸氏曰

彼且二句，要入太王上承天命，下啓文謀，意自

夷之行若道，路平易，有何意味。當依薛氏章句

詩經備攷 卷二十二 八

韋子曰：此祭岐山之詩。岐山爲興王之地。天作以

授我周，惟太王承天意以開創于前。文王修德敷

政，以奠安于後。於是岐乃有平易之道，爲萬民之

所歸。往此山故爲我周之鎮，而子若孫所當世世

保之者也。保之奈何，亦如太王之遷岐，文王之治

岐安民而已。

天作一章七句

說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傳缺

羊陽范氏，鎮曰：此樂備所謂康王之時，頌李作於

下，與同亦謂成康及而頌聲聲言自成康之後，不

之於下

未喪曰

彼有見於頌也。○賈誼新書引叔向曰：二后文王

武王，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

德不終，故稱昊天。○周語曰：道成王之

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成王不敢廢

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有言也。密寧也。○

安宋氏曰：此詩詳攷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

成王之後，祀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言成王及成康，皆

詩經備攷 卷二十二 九

氏曰：基始宥，寬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

○毛氏曰：緝，明熙光。肆，故靖和也。蘇氏曰：單厥心

心，故能○朱氏曰：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

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不敢康寧，而其夙夜

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

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

所受之命也。薛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皆如此

亦惟盡此心而已。○陸氏曰：承而承之，繼而廣之，此

有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繼光，明之業，則所以其上

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

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增

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黃

氏佐日夙夜有維日不足之意夙夜基命以用功
能繼其業而後其心乃盡也○張氏曰成命猶言
定命一定無改移意○二后受之德夫在夙夜
敢康恐失此命也○顏氏曰有密工夫在夙夜
基命內精然足繼緒先業無質而增光前烈意
單心是繼述祖父之心○碑竭而無遺留此乃本上
修德保命而嘆美其能守業而盡心也○故今即就
成王時言請字見無異文武之成和永清也○韋
子曰不敢康戒謙就業之意天行乾惕亦不敢康
之義所其無違正不敢康之心成王所以基命而
光業者常存此不敢康之心則存此心乃足承藉
天命猶恍焉成命且勸務矣焉能
安靖至於今哉故曰與天合德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以文王配而祀之○即字釋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謂大

詩經傳

卷二十二

十一

明堂也

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程氏曰前物本乎天人不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於形於帝而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
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
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
盡其志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
即帝也郊而口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後復配焉后
稷遠矣配稷于郊所以尊稷也明堂而口帝所以
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
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
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方伊嘏切維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神

饗其德而右助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

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宋氏曰右

在饗之右○毛氏曰刑法典常也○鄭氏曰靖治

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

施政于天下○劉氏曰詩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

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既佑時

是也○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

當夙與夜寐疊疊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我其

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

意乎○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

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四句言祀天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四句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

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

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

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

王也天與文王一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典安靖

典儀式刑焉以之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

者有其素矣今將是牛羊則此錫福之文王豈不

隆而右乎我其嘏之疑信皆辭之文王所以疑

信皆辭之而不敬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詩經傳
卷二十二
十一

夏一名樊謂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二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謂執競也

序執競祀武王也華陽范氏傳曰祀武王而後

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傳存執競二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嗶嗶磬筦將將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無競競也烈業也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言重慎也

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祭終而飲福耳上言

於天故詩人皆言之德則有是命不顯之君命非出

不顯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大此不顯之德無遠

不察也此獨言成康不及武王者以武王功烈最

著不用贊言成康顯德則不容不也○顧氏曰

鐘鼓音大易屬故貴和磬筦音清難合故貴集要

人上功德講○張氏曰執競德也而頌無競之功

上節是皇功也而頌不顯之德蓋刺樂不言功則

子孫不知創業之難守或不歸德則子孫不知保

其重而言也朱氏善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在

學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此詩序以為祀武王而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

按詩辭有武王成康字必昭王時以成康配享

武王之樂章也周禮注云祭

執競一章十四句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傳止何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孔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文言有文德也

○鄭氏曰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

饑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天下之人無不於女

崇之過。此詩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后稷之中也。遺我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播養斯民。無此疆界之別。遂使人倫常道。得陳于中。罔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福。後為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嫌矣。○觀左傳。則極云。民生厚。而德正。引詩。亦我黍稷。吳氏曰。爾極。則極。謂中。亦是。朱氏訓。作至。反。我矣。○吳氏曰。思文。是贊詞。要得。或成。補。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律。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及。民。物。與。天。無。二。

思文一章八句周禮注呂氏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詩經傳文

卷二十一

七

燕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變始于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成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惠。樂可見矣。

說臣工祭先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音嗟

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於皇來

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音乞用康年命我衆人痔音時

乃錢音鉶鉶音鉶奄觀銜音艾艾音艾

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公公家也

○鄭氏曰咨謀茹度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

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

公事王既賜爾成法音賜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

定之○呂覽注云保介副也音保保介副也音保

曰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時春已向暮農事不

可緩也○孔氏曰汝歸當何求於民惟求其勤力

於農耳○毛氏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

曰急其教農趨時也音急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視其土

地或闕○朱氏曰於皇歎美之詞音於於皇來牟

麥也音麥趙岐孟于注云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

也○呂氏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

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鄭氏曰迄至也○毛

氏曰康樂也庠具錢鈔音鈔錢鈔音鈔錢鈔音鈔

穫也音穫孔氏曰說文云銜獲禾短鎌也管子云農

器朱氏曰衆人甸徒也艾穫也○王氏曰戒使

命衆人各庠乃錢鉶以治田奄忽之間則觀銜艾

矣音矣輔氏曰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

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成

法如鄉運用貢法而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而入

家同井之類咨茹謂意出於天子未咨未度務使

不悖於法可行於久不可視為文具也○嚴氏曰

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顧氏曰。或謂。不即是。或農官。維暮句最重。下許多反覆。皆欲其不失時耳。如何是問詞。維暮以下。總是審天時以盡人事。不必割說。遂用康年。見麥熟而稻。即繼之時。易如此。不可不及時以治。新命也。皆成詞。非欲動意。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噫嘻。泰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是與。○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時求音雨而成其穀。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等經陳。故作者因禘祭而述其禮也。○朱氏曰。詩。成王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韓氏曰。詩。是說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觀此。則輔之說不為無。○朱氏曰。詩。是說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王氏曰。噫嘻。歎辭。○朱氏曰。昭。明。○鄭氏曰。假。至也。播。猶種也。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疾也。發。伐也。朱氏曰。駿。亦大服事也。使民大耕發其私田。○毛氏曰。私。民田也。萬耦同時來也。○孔氏曰。終。竟也。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農夫自勅終已境界。故言三十里也。○鄭氏曰。周禮曰。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里。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鄭氏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耦。二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言其職。既以再未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地六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私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農夫。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

幸子曰。王之大事在民。民之大事在農。不可不丞務而預圖也。管子云。舍廉實而知禮節。未食足而知榮。農未有民。耕藉而可以爲治者。是以古之聖王。祇嚴監農。亦或耕藉。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可從省民。太師監之。不敢泄泄也。其或農曰。震雷出滂土。不備聖祥。在司寇。故民莫不震動。恭于農。

日服其幹。不懈於侯。當其時。載獲濟濟。倉庚充實。即有水旱之災。不至易于骸骨。流離而填溝壑矣。不特此也。凡作姦而稱亂者。皆游手率末之人。若盡驅而歸農。則勞其筋骨而靡駭心。安其田里而無異志。周家幸國。所以長久者。知重農也。請臣工噫嘻之章。益見王者勤戒之嚴。勤皇皇恐。失時焉。後世王食者不辨五穀。視視土勤農爲瑣事。勤情不積。功罪不覈。游手逐末者多。於而欲之。夫故失時不而民且狼顧。再歲不入。四方騷然矣。不幸而兵旱並臻。天下大屈。然後謀權議屯。豈有及乎。古人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治國之長家也。人生胡不亟務而預圖之哉。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朱氏曰。朱氏曰。先代之後。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言其職。既以再未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地六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私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農夫。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朱氏曰。朱氏曰。先代之後。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言其職。既以再未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地六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私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農夫。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

日服其幹。不懈於侯。當其時。載獲濟濟。倉庚充實。即有水旱之災。不至易于骸骨。流離而填溝壑矣。不特此也。凡作姦而稱亂者。皆游手率末之人。若盡驅而歸農。則勞其筋骨而靡駭心。安其田里而無異志。周家幸國。所以長久者。知重農也。請臣工噫嘻之章。益見王者勤戒之嚴。勤皇皇恐。失時焉。後世王食者不辨五穀。視視土勤農爲瑣事。勤情不積。功罪不覈。游手逐末者多。於而欲之。夫故失時不而民且狼顧。再歲不入。四方騷然矣。不幸而兵旱並臻。天下大屈。然後謀權議屯。豈有及乎。古人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治國之長家也。人生胡不亟務而預圖之哉。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朱氏曰。朱氏曰。先代之後。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言其職。既以再未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地六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私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農夫。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朱氏曰。朱氏曰。先代之後。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瑞言其職。既以再未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今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地六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次公。主私之讓于下也。○黃氏曰。佐曰。率農夫。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

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振鷺音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

惡在此無敷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王氏曰西

故曰西雝○薛氏章句曰西雝又王之雍也

二王之後○鄭氏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

之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

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

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蘇氏曰然猶庶

詩經傳攷 卷二十二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黃氏佐曰夙

有相為循環之意譽泛就其平日說彼此字正應

夙夜字蓋德之成於人者有廣狹之殊則譽之加

於已有不齊之異既無往而不得乎人心庶幾能

無時而不保善譽矣○此詩乃燕勞先代之臣之

辭也公說其也振鷺一句本

是與健朱注以為賦則差矣

振鷺一章八句

說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力切萬億及秬音履為

酒為醴音烝絜界音祖妣音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豐大鄭氏曰豐年稌稻也王氏曰豐年者

也孔氏曰經言高廩則稌之高在於稌也稌言

可以兼米粟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

○鄭氏曰烝進界予也○毛氏曰皆徧也氏曰此

詩集傳神字指田禮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人之

多而得以供祭禮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

祭之功其神焉○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

無所不備者上帝之力也

豐年一章七句

詩經傳攷 卷二十二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禮

樂而奏之○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

詩入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傳存

替合二字餘缺文中申公說同序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應田縣

厥聲肅誰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音瞽也以為樂官業大

也所以飾物為縣也捷業如鋸齒音者為虞

者如鋸齒音以飾物為縣也捷業如鋸齒音者為虞

云擊鐘之木振者名虞音用木同

考索曰 尺四寸 塗也 二十七 謂焉 此樂作 陽也以 陰取成 之樂止 於也以 陽數成 之因天 地自然 之理也

也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

於兩端樹羽橫入於虞其樹之上加以大板則等

商也以其形卷然得掛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

置羽者置之於桐虞之上則漢制言為龍頭又顧

日銜雙下有旄牛尾周人書稱焉應小鞀也田大

鼓也鄭氏曰田當作鞀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

鼓小者謂之應應既是小田宜為大也明堂位云

夏后氏之足鼓人懸鼓周人懸鼓故云縣鼓也

鼓所特言鞀小鼓也孔氏曰春官小師注云鞀如

自擊也○朱氏曰磬石磬也○孔氏曰祝用木則圍

亦用木臯陶謨云合止祝敔注云祝狀如漆蒲中

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鄭氏曰既備乃奏謂樂

井上刻之所以止鼓者注云祝狀如漆蒲中

詩經備攷 卷二十二 三

作也簫編小竹管郭璞云蕭大者編二十三管小

鳳管如篴併而吹之孔氏曰併而吹之謂並吹兩

併而吹之釋樂云大管謂之簫孔氏曰備舉作

李延曰聲高大故曰簫聲高也孔氏曰備舉作

之嗶嗶然和集其聲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

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鄭氏曰我客二

王之後也孔氏曰於特我客適來至此與聞此樂

工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猶言我客者以二

言虞實在位蓋尤以是為盛耳朱氏曰觀視也

成樂闋也李氏曰成而奏焉成謂之成

南海黃氏曰在周之庭即廟也業度與登臺同

但彼是懸鐘鼓此是懸鼓琴注曰小師釋也

曹氏曰 水觀狀 火觀狀 無厭殺 也

之所出以虛為本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聲

實圍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已嗶嗶和也嗶嗶和也

嗶嗶和也嗶嗶和也嗶嗶和也嗶嗶和也嗶嗶和也

○顧氏曰嗶嗶和也嗶嗶和也嗶嗶和也嗶嗶和也

上二句來要本功德說然後謂之嗶嗶和也嗶嗶和也

祖功宗德與其精神然合上說嗶嗶和也嗶嗶和也

用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宜難為觀而今觀之

忘德則樂之盛美可知

有替一章十三句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鮓也郭氏曰冬魚之性定

謂於宗廟也孔氏曰月令季春薦鮓於寢廟季

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

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冬言薦春云

獻者皆謂于孫獻進于先祖其義一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二 三

猗於宜與漆沮七余潛有多魚有鱣有鮓音

鱣音常鯉音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潛糝也孔氏曰釋器云糝謂之漆孫炎曰

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故隱○鄭氏

曰鱣大鯉也鮓鮓也釋文曰漆魚池音岑○鄭氏

介助景大也介鮓似鮓而小色青鮓今黃頰魚是

也魚之大而有力解鮓者○水草注云大首方尾

背青黑無鱗多涎陸氏曰鮓魚之貴者鮓唯三

形依而長若性浮白也○方氏怒曰王

者之於鮓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

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毛氏曰子孫之祭其先

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出

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木之意
○張氏曰多魚致享要得薦其時物以達孝敬之
忱意○景福須闕說

潛一章六句

序 雖大音祖也鄭氏曰詩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祭也
於禘大祖謂文王○孔氏曰祭法禘亦宗廟之禘也大祭五年若禘一則合祭祭之
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禘尚大
祭禘大可知禮記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者聖人
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制禮樂
之大祖謂文王者以徑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繼
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身非天子不得言繼后也
大祖謂祖之大者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
祖也此祭文王於禮當禘而經云克昌厥後詩
書不諱故無嫌耳庶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說雝成王祀文武之詩

音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于中
此詩序云禘大祖同非朱子疑之改為武王祭文
王之詩似矣更有疑焉既云假哉皇考於子孝子
又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何其複而無次耶中
說云成王祀文武則曉然可信矣然則皇考者武
王烈考者文王猶云大文也當以魯詩說為正

有來雝雝 同雅 至止肅肅相聲去聲 維辟音 公天子穆穆於

薦廣牡 相于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宜哲維人

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廣大

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廣牡碩大肥膺之謂也

○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

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于之祀
也於歎辭肆陳假大也毛氏曰假嘉也鄭氏曰皇
考文王也考武王也 綏安也孝子自稱也宣通哲

知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

之德○毛氏曰燕安也○鄭氏曰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未氏曰能安人以及於天 又能昌大其子孫繁多也安助

以壽考多與福祿烈光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

也○毛氏曰文母大妣也○鄭氏曰乃見右助於

光明之考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祖父曰 與文母之德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于五
東萊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
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

時推其得禘之孫禘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
皇考武王後于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

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

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德而文

王而辛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子之頌曰於武

王而辛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子之頌曰於武

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黃氏佐曰

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黃氏佐曰

穆穆謂其容之玄遠幽深有至敬無形至和無聲

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

也○明于理也安人承上二句來蓋天以安民為心

於德則昌後生於德則昌後生於德則昌後生於德則昌後生

功烈言文自其文德言
章之論當矣第抑小序禘祖之說尚有未妥姑依

新鄭楊
氏曰
以今
形

禮文訓之言諸侯之來助祭皆能離離肅肅為大
牲以相予祀事合天下之誠致以未祀大哉皇考
庶其綏濟思成以慰孝子之心予知非必有以發
我也蓋先王無宜維後乃文武克盡君道安人
以格皇天用能昌大我後嗣故今我君詩助以
多祉非烈考文王之佑不及此夫既榮佑助於烈
考文王亦必佑於文母
已予小子敢忘所自哉

雖一章十六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說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傳止存其見二
字除缺文朱氏

本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倬倬章
有鶴上音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三六

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

于純嘏叶音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鄭氏曰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求法度文

章以歸治其國家曹氏曰操慶官刑吏以制萬國

章鄭氏曰交龍為旂毛氏曰龍旂陽陽言有

文章也朱氏曰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有音聲鄭氏曰倬倬章鄭氏曰倬倬章

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

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

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李氏曰思語辭也皇美

也美哉多福之如此是天子之享其福也鄭氏

曰俾使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朱氏曰言孝

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

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

之辭猶烈文之意也朱氏舊本云以多福發諸侯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三七

有烈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子之禮

既大且多之福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

以致之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繼以明之至于純

嘏也黃氏曰作曰歲事來辟自是常制王者有威

王天下嘗有法度之領而諸侯世守之矣胡至此

復有稟受不知諸侯凡有一政一事皆當請命于

土若齊桓公專封而不請於王便是不稟受法度

者故春秋書曰城楚卒享自王者言要見諸侯助

獲壽以保祐即謂之多福即謂之純嘏就諸侯

致之言俾我自明之言猶云諸侯之純嘏就諸侯

之也張氏曰昭明也福本光明的惟以壽享福

全而無一之不備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

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也。○孔氏曰：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因而為此歌焉。

說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傳缺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鄭氏曰：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孔氏曰：言我代之客，殊異，以尊大之。毛氏曰：殷尚白。○朱氏曰：亦語辭也。蘇氏曰：亦仍也。○毛氏曰：妻且敬慎貌。○孔氏曰：言仍殷之舊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六

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釋云：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

鄭氏曰：繫，絆也。○毛氏曰：欲繫其馬而留之。○孔氏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鄭氏曰：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

神與之福，又甚易也。劉氏曰：有德而神降之，其福非濫威也。蓋濫威，則國之初已與之矣。何必此詩，謂法既用天子禮樂，則我之錫于汝亦主大且易，蓋非先代之後，欲錫之以福，或有所難，又不取過，今汝若此，吾常待以容禮，與乎列國之諸侯，則降福不亦甚易而大哉。○陸氏曰：仍從鄭說，則先列降之為是。○賈氏佐白：妻且自

微子說，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意。○疏義曰：有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聖。○什邠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少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南軒蓋泥淫字，故以威福主論，其實等威之大，未為不是，仍舊可。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代詩之書，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說武大武一成之歌。傳多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切，劉著指定爾功。

鄭氏曰：皇，君也。蘇氏曰：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功，業言其疆也。毛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過止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

毛氏曰：劉，殺者，致也。○孔氏曰：以致安定，汝之大功。下謂曰：致定其大。

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焉。○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其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見其伐暴之義，於過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歸定，而大業之所歸成也。

武功一章七句

序子曰天道生德而履之。况兵為凶器，惡可恣用。所止者，楚語曰：止戈為武。又曰：武者禁暴戢兵。安民和衆者也。知武為安民和衆，則好殺屠賊，不可謂武矣。古者成湯德及禽獸，四方切侯，後之望周文王澤及枯骨，六州與孔週之儔，然則聖人之所以大服天下者，不在武明矣。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實本於文王之德，故克殷，齊河散馬，歸牛，戎奉刑，秦弓矢，所以體天心而恤民命也。周公作樂，明武王之功，所以致定而功惟其過，則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殷運劉致定，兩功惟其過，則允文文王以定也。烈之所以無競也。或曰：天下雖安，思戰必危。非飲曰：司馬法詳言之矣。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不獲，權出於戰，殺人殺人，殺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三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青調陽玉鉉

攷訂

閔予小子之什

序閔予小子。衛王朝於廟也。鄭氏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

朝於廟也。○孔氏曰：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或當然也。

說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傳多缺文。○四篇此及訪落敬之甚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音於鳥乎皇考。永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遭，武王崩，家道

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毛氏曰：疚，病也。

匡衡曰：笑氣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鄭氏曰：陟降，上下也。

○朱氏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

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鄭氏曰：夙

早敬，慎也。○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於乎，君王

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忘也。○朱氏曰：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若如字

惟其慈
遠而難
及所以
勉之以
勉之而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勉之其

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于終身慕親之
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怒則著
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
王者有如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亦惟致敬以
不忘乎此心武王之達孝所以無愧於文王而
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作曰一言闕字便
遺家不造嫌其在武王○鄭氏曰一言闕字便
心未固說便見得遺嫌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
降庭止非但懸空想念正是善繼善述處惟念之
切是以即所行者法之常若見之此皆一敬所為
也夙夜即承世意○陸氏曰不忘全在思字上
惟所思想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閔子小子一章十二句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說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傳只存朝于二字
餘缺文朱傳本此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訪子落止率時昭考於烏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蒸將

子就之繼猶判渙維子小子不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鄭氏曰成王始即政日以承聖

之事率循時是悠遠也○朱氏曰艾如夜未艾

之艾釋詩云○鄭氏曰未有艾言遠不可及也○

毛氏曰判分渙散也○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黃氏

天子以四海為家多○王氏曰不堪家多難者自

以為幼稚不堪王室多難也○鄭氏曰紹繼也輔

日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朱氏曰

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

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王氏曰保其身無危凶之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

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繇作也

○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

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慎武

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未先後矣○豐城

朱氏曰成王咨訪羣臣以幸武王之德再三致其

仰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

降厥家而巳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

師法於此紹之則上賴皇考之休即以保明其身

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

道岐之或可及就之或可合而家之難可以勝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說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傳多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子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音時仔音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曰顯見朱氏曰顯明士事也○鄭氏曰監視

也○歐陽氏曰命不易哉者言受命而王甚艱難

也左傳注云○朱氏曰將進也○歐陽氏曰但

當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光明○鄭氏

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

之祭祀賓客。○毛氏曰：飴，芬香也。椒，猶飴也。孔氏

無所不洽也。○鄭氏曰：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於

國家有榮譽，享安也。○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

冠禮祝曰：永享胡考。○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

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其養耆老

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毛氏曰：且此也，振自也。朱

曰：振，○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

有斯豐年，其所繇來遠矣。○李氏曰：所繇來久，非遠

來，皆如土之所謂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也。○李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也。○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申公說曰：良耜與載芟同意。傳缺

髮髮是側良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

瞻女。音載瞻及笄。音其饒伊黍其笠。音伊糾。音其

其縛。音斯趙。音徒了以薊。音音茶蓼。音丁茶蓼朽止黍稷

茂止。穫之控控。音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音如

牝有抹。音求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璞曰：髮髮，嚴利也。○孔氏曰：釋訓云：髮髮，耜也。○

鄭氏曰：良，善也。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

也。筐，笥也。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

趙刺也。○孔氏曰：縛，是鋤類。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九

也。○說文曰：薊，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

曰：蓼，是穢草，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茶，陸

穢，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閭，故並來水陸穢草。控

控，穫聲也。栗，粟衆多也。○朱氏曰：積，墉，城也。○朱氏

曰：櫛，理髮器，言密也。○鄭氏曰：草穢，既除而禾稼

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

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孔氏曰：所積聚

之穢草，其比迫，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李

氏曰：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

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

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毛氏曰：黃牛，黑唇

曰稔。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抹角貌。朱氏曰。抹。曲貌。○

毛氏曰。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蘇氏曰。典

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南海黃氏曰。夏。郭璞曰。嚴利。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威之謂。其轉。斯。趙。當。玩。一。斯。字。此。形。容。耘。田。之。狀。族。人。輩。作。相。助。疏。義。曰。華。作。者。同。輩。共。作。也。寧。止。接。盈。止。來。家。洽。人。足。之。休。也。疏。義。曰。民。富。而。安。天。下。之。福。豐。年。之。所。賜。如。此。祭。祀。亦。只。泛。音。然。觀。殺。特。壯。句。則。因。之。祭。也。當。就。天。子。言。

良邦一章二十三句

胡氏曰。載。良。邦。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因。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入。之。富。或。為。酒。禮。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牲。壯。以。酬。以。續。此。皆。田。家。勤。苦。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朱氏曰。或。疑。思。文。臣。工。詩。經。備。攷。卷。之。二十三。

序。絲衣。釋賓尸也。
鄭氏曰。釋。又。祭。也。天。子。諸。侯。也。釋。同。日。周。日。釋。商。謂。之。形。

說。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紆。字。浮。切。載弁。休。俛。俛。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龜。鼎。及。龜。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紆。潔鮮貌。孔氏曰。釋。弁。之。服。為。衣。故。云。釋。夫。○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

於士士服也。孔氏曰。士。冠。禮。有。爵。弁。服。紳。衣。注。云。也。絲。衣。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也。毛氏曰。俛。俛。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門。塾。之。基。也。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大。鼎。謂。之。飛。小。鼎。謂。之。龜。釋。器。外。以。小。及。大。也。大鼎謂之飛。小鼎謂之龜。釋。器。經。大。者。謂。之。飛。爾。雅。○鄭氏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曰。鼎。爾。雅。上。謂。之。龜。鄭氏曰。使士升門堂。視壺

濯簋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冪。告祭禮之次也。繹之旅士。用兕觥。○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謹。謹。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孔氏曰。爵。弁。之。服。去。衣。種。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曹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段氏曰。告。濯。具。濯。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濯。省。爵。也。○黃氏曰。告。濯。具。濯。器。也。告。充。省。牲。也。告。冠。兕。觥。二。句。所。謂。獻。酬。之。禮。也。胡。考。之。禘。主。士。說。

許經備攷 卷之二十三

絲衣一章九句

序。酌。告成。大武也。毛氏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始。成。告。之。而。已。○嚴氏曰。說。者。多。以。酌。即。是。勺。然。勺。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果。為。勺。舞。之。樂。章。當。連。成。王。繼。承。之。事。今。止。連。武。王。用。兵。創。業。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勺。舞。言。成。王。則。酌。武。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言。武。王。初。則。酌。武。則。酌。酌。其。時。措。之。宜。也。朱氏曰。酌。及。賚。儀。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前。夜。云。耳。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

始成告之而已。○嚴氏曰。說者多。以酌即。是。勺。然。勺。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果。為。勺。舞。之。樂。章。當。連。成。王。繼。承。之。事。今。止。連。武。王。用。兵。創。業。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勺。舞。言。成。王。則。酌。武。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言。武。王。初。則。酌。武。則。酌。酌。其。時。措。之。宜。也。朱氏曰。酌。及。賚。儀。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前。夜。云。耳。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

公余氏 謝為甲 不若仍 習助 詩經 卷二十一

說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謂詩以春秋通

大武之次列于武之後甚高

於鳥鏢灼音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躋躋音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氏曰於歎辭鏢盛也○歐陽氏曰於鏢王師者

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

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

○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

純光矣然光也則天下無不助之者○鄭氏曰龍

也○毛氏曰躋躋武貌造為也公事也○鄭氏曰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允信也○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

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朱氏曰其所以嗣

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疏義曰一有用武者

則如武王耳○嚴氏曰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

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非有心于得

天下也況而時人無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王

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躋躋然武王之至公是

美是用嗣給以傳之後世實錄武王之至公是以

信服於衆也○黃氏曰此章言武王之師能酌

其時後人寵受此王之功所嗣之者亦惟法其

附時先儒有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

豈有代商之意躋躋有仁人無敵意師之是也

未二句承用武說但于孫有天下未有專為武王

故又就武而廣之用武之平亦在其中矣○武王

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也○顏氏曰王造下字重

非君侯家四下觀字正從王造見子
躋躋者以此功本於齊侯有為也
韋子曰時者可謂可見可隱不可逆從古聖人皆
為時用而不能違者也違之則私矣武王事商之
心與文王無異奈時至于紂蒙昧已極雖欲長守
其弊而不可得矣時至大晦必有天光如晝夜之
相循也武王能循養於大晦之日是以彼助於
大光之時天下皆欲盡于時而不自知所謂公也
後人寵承此躋躋之造載用其時將何所嗣乎實
惟師其公而已公乎時而不私乃能受躋躋之造
也造者謂天錫業
之造故云躋躋也
酌一章八句不足以為武倅天違時不足以成
功頌所
序頌武類也桓武志也吳氏曰桓武志也或以
多如此○孔疏云桓者以武之志
故取桓字各篇則此句皆片說矣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一 三
茲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音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昭于天皇以間音去之
鄭氏曰緩安也○孔氏曰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
○鄭氏曰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天下○毛
氏曰間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
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
桓桓保有其邦李氏曰士與熊羆用之四方無不
服以定厥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
武之不可廢也王氏曰師之所處則野生焉大軍

萬邦。慶豐年。則其為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天
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輔氏曰。
後焉。邦者。武王之志也。先志也。慶豐年。上天之嘉應
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志也。慶豐年。上天之嘉應
者。天命之無厭也。和相武王。而天亦無厭也。○豐
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急。後天而奉天時也。○豐
城。朱氏曰。履獲豐年。則以人心和于天。時應于
上也。武王有桓桓之德。故于多士。則保而有之。任
而用之。於四方。焉。益天子以定。于厥家。此其德所
以安。定于四方。而後有以定。于厥家。此其德所
乎。周道。乃昭見于天。故用美道。代商也。○王肅曰。於
宋儒。謂解之切。○黃氏。佐曰。緩萬邦。要於他。除暴
救民。豐生。只是召陰陽之和。意。保。有。二。字。有。保。全
功。臣之意。厥土。疑。即。伐。商。功。臣。大。子。以。四。海。為。家。
定。四。方。正。所。以。定。其。家。也。於。昭。者。昭。格。之。意。謂。武
王。用。賢。治。如。此。故。德。昭。于。天。充。配。上。帝。而。君。公
下。以。代。商。也。此。詩。說。者。以。為。大。武。之。六。章。則。周。公
殺。伐。之。功。而。獨。敘。其。用。賢。治。之。事。何。哉。曰。此。聖
人。之。所。謂。武。也。○韋。子。曰。定。亂。以。武。保。治。以。賢。雖
有。堯。舜。之。仁。而。服。賊。不。備。百。職。空。虛。則。恩。澤。不。流。
政。事。必。廢。矣。故。明。君。皇。皇。擇。賢。治。以。求。四。方。之
安。定。是。以。舉。生。象。麻。彌。字。韋。因。此。詩。保。有。厥。士。三
句。非。獨。詳。全。功。臣。而。已。也。士。亦。多。途。矣。或。以。德。選
武。以。才。舉。或。以。言。揚。或。優。治。賦。或。長。軍。旅。隨。器。任
使。布。列。四。方。則。必。能。戰。暴。安。民。民。安。而。家。定。矣。
如。是。則。上。天。求。瘼。之。心。已。慰。而。代。商。不。亦。宜。乎。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西

桓一章九句

序齊。來代。大封於廟也。齊子也。言所以錫子善人也。
孔氏曰。經無齊字。序又說其名。若之意。齊子也。言
所以錫子善德之人。故名曰齊。廟。謂文王廟也。齊
說齊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春秋傳
大武之三。魯詩則以為大武之二。宋儒疑也。
詩有武王字。不知大武之樂。皆周公所作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思。我徂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音釋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時。是也。釋。尋

釋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王

日。大。齊。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朱氏曰。文王之

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文王之

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經文原是我

武王自謂也。朱子。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

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齊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

定。又以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

之。於。美。辭。釋。思。尋。釋。而。思。念。之。也。欲。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

德而不怠也。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詩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十五

齊一章六句。鍾氏曰。敷。時。繹。思。又。曰。於。釋。思

人。民。視。之。義。故。曰。若。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以。土。地

也。○南海黃氏。佐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也。周。惟。用。之。而。享。八。百。年。有。道。之。長。詩。意。蓋。曰

此。周。之。命。也。非。文。王。武。王。二。人。之。命。也。其。所。從

來。遠。矣。自。秦。郡。縣。置。而。長。法。遂。不。可。復。據。子。日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豈。其。然。歟。○雖。然。使。後

世。不。郡。縣。而。行。封。建。恐。藩。鎮。之。疆。道。不。獨。唐。為。然。也。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此述巡守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曹氏曰說文云旋也象舟之旋今名篇曰般取旋旋之義巡守而通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於鳥皇時周陟其高山隋上果山喬嶽允猶翕音河

敷天之下哀果侯切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毛氏曰高山四嶽也孔氏

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遊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不言焉又曰岳必高山四岳也隋山山之隋隋小者也郭璞曰山

翕合也朱氏曰河善泛濫今謂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孔氏曰

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

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鄭氏曰望秩于山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去

川小山及高嶽皆次序祭之○蘇氏曰循道也翕

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

有功於民是以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

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

矣○按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未言及朝會也

效天之下哀時之對孔疏云備天下之山川皆聚

其神於是配而祭之則王氏之說近是朱考亭以

爲朝諸侯而答其意於上文載爲二矣且其時

遇也般勺桓也皆大武六成之樂改若謂朝諸侯

於方岳而類新王之政則與昭有周式序在位

奚別乎恐周公未必盡若此况經

文絕無朝會之意學者當細索之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

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備於事神受命之始不得

河重在上不重翕河只是取道於此新周四

○韋子曰聖人之制祭也取法於天地焉管於鬼

神而節之以禮義母容濫也取法於天地焉管於鬼

四方之山川陵谷能出雲與雨猶祀之况岳濟乎

然則省而祭告則可無德而封禪則不可故虞舜

望山川福羣神而不害其治秦王漢帝作郵時祠

陳寬登泰山禪梁父郊五帝祀秦一祠汾陰幸侯

氏而靡救乎亂位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神其吐

之乎般之詩亦柴望大告之意非馳情盤旋者也

哀時之對云者衆百神而對越之固般廟之義也

苟不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子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爲能贊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終

去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終

詩經備攷 卷二十三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攷訂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云少昊位。從部。曲阜縣。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

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

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淮夷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二十年新作南門

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曰成王以周公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下東其詩至魯至頌其功樂

周室之禮是以行父請焉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今史克作頌則魯禮也其作在周之不陳其詩文公之時因篇皆史克所作也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歐陽氏曰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不存之乎故曰勸爾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朱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

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不存之乎故曰勸爾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朱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漢書謂
肥法者
已有多
此多種
比公之
學處則
聖也

象時之色補弓云及黃驛曰黃孔氏曰驛者非也

諸侯六開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驂馬

孔氏曰開謂馬之所生有張衛之志四種按按人

六馬之屬種戎齊道馬為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

在祀典戎謂朝祀戎乘為良馬在代所乘為戎馬

天子具有五路故當六馬詩茨車雖異馬皆四種

魯以同姓勳說有今路以下四當全路乘路共驛

良馬戎路為戎馬而路為彭彭有力有容也朱氏

田馬驂馬於宮中之設

貌王氏曰鄭氏曰坳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

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臧善也朱氏曰思無

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孔氏曰依公所思衆多

是政物業微以見其者大其思之所及者廣博也

詩經備家卷二十四

騶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

有駟以車任任有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駟黃白雜毛曰駟氏曰駟

也此二駟者皆云雜毛是皆有二種之毛相間雜也

赤黃曰駟孔氏曰駟人言駟用駟言駟

日駟也孔氏曰駟命駟命駟命駟任任有力也

才多材也朱氏曰王任任思之久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

有騶以車釋釋有思無期

毛氏曰青驪驪曰驪詳矣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

今之連白馬黑鬣力輒曰駟氏駟馬引德記曰駟后

謂馬之赤身黑鬣曰駟氏曰駟是赤身黑鬣

駟黑身白鬣曰雜按雜與駟同駟馬故赤身黑鬣

朱氏曰釋不絕貌也黃氏曰駟鄭氏曰駟厭也

日謂任重故遠則有止息也

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

有魚以車祛祛起考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黑身之形白雜毛曰

駟邪漢曰形赤也蒙骨曰駟孔氏曰說文曰

詩經備家卷二十四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

行也藍田呂氏曰信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

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駁思無邪馬之所以

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寒淵騶牝牡三千

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効皆若此然

非獨牧馬而已黃氏曰朱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

無期見其遠無駁無邪駟有無欲速無見小利

之意蓋思出于正則邪之天下而皆難通之萬世

而可行此亦見得遠處張氏曰天下萬事萬化

起于君心思端于君心明馬政舉以致盛如此

駟四章章八句

傳僖公口口口克頌之賦有駉

說曰有駉燕飲而頌禱之辭

有威儀爾之徒無文雅在公明明君子有毅二語
似知治國之道餘皆燕飲頌禱之詞帶說為是

有駉必音有駉駉彼乘音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音醉言舞于胥樂今

毛氏曰駉馬肥強貌孔氏曰此駉然肥強者彼所

以升高致遠也鄭氏曰夙早也言時

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

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朱氏曰明○毛氏曰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七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朱氏曰鷺羣羽舞者所稱

咽咽鼓節也孔氏曰咽與淵同鼓節之深長也○

蘇氏曰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東萊曰

駉有駉與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樂臣

盡其忠者莫不在其中矣孔氏曰有駉有

其臣自早建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修明其

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道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

者皆修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然深長其醉者或

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曹氏

曰辨治人多在燕上講恐太拘古之賢君賢臣未

嘗一日而忘治難燕飲之間亦必辨之方不罷于

燕如大家并謂之燕相與辨論者非治道乎孔

疏云君臣間親其明德義夫豈僅酒也恐史克不

若是淺陋故取御筵歌馮公曹陸山之說惟能條

鳴其職所以可樂而頌以美之也醉言舞估臣其

武謂君前不當舞魯侯與天子不同兩君燕會其

然後何疑哉

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

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今

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

餘惠孔氏曰昔禮朝朝朝夕不當常在君前今開

臣當燕有餘今以無事之故朱氏曰鷺于飛舞

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

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黃氏曰在公明

或不通於醉而歸是成之以樂也然一於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八

以樂也此非正言然樂舉不可不知甘酒嗜音

五子所以歌太康也德將無醉武王所以誥康叔

地魯人一則曰明明一則曰言歸

可謂酒以成禮不羣以淫者矣

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今

毛氏曰青驪曰駟孫奕曰色青黑之間歲其有豐

年也鄭氏曰穀善詒也其君富且有後也臣願

孔氏曰從今以為始歲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

感之也君子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

及於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此治道得矣復

何為哉若自此年發當承子孫相承力於為善無

無福之休也孔氏曰言字切魯侯身上遺也

魯侯於
津水之
上後門
以名諸
耳後之
耳

年而繼於後則有以雷國用而歸民生善道而
於後則有以雷國用而歸民生善道而
飲而及此一時相樂不亦休耶○公飲酒國家開
侯可以交情也歲歲有年民安國富而有善以
臣子孫世世繁盛此樂長久矣有發有字重
臣因燕以飲於酒乃可樂耳此詩無可取惟自
今以始歲其有若于有發有字重
二語頌不怠規可謂善頌善禱矣

有騶三章章九句

序津水頌僖公能修津宮也

傳僖公賦捷于太廟史克曰賦津水

申公詁曰津宮僖公作津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

禱之辭朱考亭亦云此燕飲落成之詩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九

思樂津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旂旂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津水津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津宮

水者魯東門以南通水北通也○朱氏曰文

公建宮於上四水以名宮也○王氏曰思發語辭

觀之采其芹也○孔氏曰魯侯之來津宮意在觀化

○毛氏曰戾來止至也○孔氏曰我觀其

車之所建之旂則旂旂然有法度○朱氏曰其

旂旂也

其旂也

則噦噦然有聲○朱氏曰噦言其車服得宜行

節也○鄭氏曰遵行也○李氏曰國人無長幼皆

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鄭氏曰言此

人樂見之○孔氏曰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

為魯侯者以其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自稱其君

而作詩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魯人功

也○朱氏曰此詩學行禮樂橋門而觀聽意

思樂津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踳踳其

馬踳踳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敘

孔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踳踳言強盛也

○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至津宮

而笑語非有所怒是有所教化也○朱氏曰

笑洪範所謂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蘇氏

曰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黃氏佐曰載色載

笑見魯侯不以尊賢而簡傲於卑賤宛然家人之

子之相親伊敘即在匪怒時看○張氏曰其音昭

崇備重道之音只在濫津上發揮蓋駕臨時雍實

為曠儀故聲音如此昭彰也書言敬敷五教在寬

而成就者多也○

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津水也樂僖公之賢而人才

類以長育咸熙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

者在僖公○兩篇於芹藻也樂則惡可已觀其旂則

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于魯人哉○載色

可見矣○魯自桓莊以衰季較廢弛已久

思樂津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津飲酒既飲肯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菲。鳧葵也。鄭小同曰。江南人名。之薄菜。生陵澤中。鄭氏曰。在

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已飲

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禮曰。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亦君

德清明。政治修整。於難義始備。○毛氏曰。屈。收。氏

服也。醜。衆也。○孔氏曰。大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

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衆民。○蘇氏曰。僖公與

其羣臣飲酒於泮宮。飲酒或落成之燕。鄭箋以。為行邪飲酒之禮。則於矣。

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也。

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願長道。羣衆有不。服乎。觀此。則長道不必拘定。禮教信義。凡君身所為。合乎君國子民之道。皆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順者。順道而行。不違背也。既順乎道。政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十一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祜。

孔氏曰。穆穆然美者是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慎

其威儀。內外皆善。維下民之所法則也。○鄭氏曰。

則法也。○朱氏曰。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

公也。靡不有孝。信僖公之孝無所不至也。○輔氏

曰。此章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

福。威儀者。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禮曰。內明。其

德也。祖以烈。稱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

聖民曰 敬以明 之也

文式之德。以昭假之。則能盡大猷述之。依而稱自
我。致矣。蓋聖人之詞也。○黃氏曰。發。明。發。演。二
致。字。重。致。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破。儀。欲。動。容。周
族。中。體。也。報。民。之。則。法。其。德。與。德。也。文。武。兼。資。所
不。徒。為。粉。飾。之。具。充。武。不。徒。為。權。兵。之。觀。皆。言。其
○韋。子。曰。君。之。所。以。為。明。於。天。下。昭。移。乎。庶。祖。其
惟。德。乎。德。源。清。明。而。暴。棄。開。昏。故。力。夫。在。政。事。則。長
向。交。修。即。明。明。德。之。謂。也。蘇。氏。曰。是。指。之。政。事。則。長
○一。德。也。又。云。克。廣。德。心。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馘。虎。切。馘。問。如。阜。陶。在。泮。獻。因。

鄭氏曰。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孔

氏曰。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十一

○鄭氏曰。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

之。而。取。馘。善。也。囚。所。虜。獲。者。○孔。氏。曰。言。托。馘。則

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

人。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

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友。則。禮。先。○朱。氏。曰。

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擬。此。詩。之。妄。蓋。未

管。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其。有。是。功。耳。司。馬。氏

成。賦。猗。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毛。體。義。而。後。受

功。也。○李。氏。曰。古。者。建。學。委。材。在。此。飲。酒。在。此。受

風。化。多。矣。○顧。氏。曰。魯。人。因。淮。夷。世。為。魯。患。故。願

其。服。淮。夷。因。魯。侯。亦。泮。宮。又。根。修。泮。而。願。其。有。是

之德。○氏曰。飲服。須本崇文中。高

濟濟上聲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彼東南。烝烝

皇皇。不吳音。不揚。不告于讒。內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

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鄭氏曰。征

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桓桓

容。其往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昭。昭。以狄為遠

則此狄亦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

謂淮夷。烝烝。猶進進也。釋訓云。烝烝。作

來服也。毛氏曰。皇皇。美也。朱

氏曰。烝烝。皇皇。盛也。吳。謹也。○王氏曰。不

戰也。朱氏曰。不吳。不揚。不告于讒。和也。○鄭氏曰。訕

詭辭備攻。卷二十四

也。○孔氏曰。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回還也。不

有告子官司爭訟之事者。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戰

功而已。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

惟其心廣。故有征伐。有遠。遠。淮夷之功。○顧氏曰

多士。兼將帥士卒。言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惟

不能推廣之。或為利害所奪。或為身家所害。而

能達耳。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不告二句。和以獻功

皆克廣德心之所致也。○黃氏佐曰。能廣其德。心

則視國猶家。視人猶己。何功之不成。而又何功之

可爭。得此等人。以服淮夷。亦重在願君能得此大

告于訕。則能

角弓其觶。求音京矢其攸。色。留戎車孔博。徒御無駭。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鄭氏曰。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觶

日。五十。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搜。孔氏曰。其兵車

甚博。大。朱氏曰。博。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

事。無厭倦也。朱氏曰。無駭。孔氏曰。既克淮夷。而淮

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鄭氏曰。式。用。猶謀也。

用。堅固。女軍謀。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輔氏曰。此章。顧其器。故修。其。卒。乘。競。勸。既。勝。淮

夷。其。善。而。無。有。違。命。者。未。又。致。戒。以。為。苟。能。審

固。其。謀。敵。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顧氏曰。固爾

猶。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攝。審。不。可。窺。意。卒。獲。則。不

特一時而已。凡弓。其。不。曲。而。知。之。故。以。觶。言。矢。勁

者。聲。必。疾。所以。賞。其。搜。也。○卒。獲。指。後。日。言。方。見

頌。禱。之。意。蓋。淮。夷。世。為。

翮。彼。飛。鵠。切。集。于。泮。林。食。我。桑。黼。音。懷。我。好。音。懼

彼。淮。夷。來。獻。其。琛。切。元。龜。象。齒。大。賂。音。南。金。

毛氏曰。翮。飛貌。鵠。惡聲之鳥也。黼。桑實也。○鄭氏

曰。言鴉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黼。故

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李氏

淮夷。慕。泮

宮。之。化。也。○朱氏曰。懼。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

舍。人。口。美。元。龜。尺。二。寸。食。貨。志。元。龜。不。得。為。賈。賂。遺。也。南

謂。荆。揚。也。○鄭氏曰。大。猶。廣。也。荆。揚。之。州。貢。金。三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鄭氏曰

此爾爾界而厥功繼禹矣。不然水上懸平河以為民川哉。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

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屈音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音王曰叔父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實始斷商說文云實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寔盛

之繇故曰大王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七

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鄭氏曰屈陲虞度也

也。○朱氏曰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孔氏

曰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

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

樂戰反勸武王云無貳無虞上天臨視汝矣言民

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決戰也。○鄭氏曰敦治

旅衆咸同也。○朱氏曰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

周公亦與焉。○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

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音使為君於魯謂

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

以為我周家之輔說文曰實始翦商非謂大王

之時而大王實基王迹乃爾商之所從始爾。○

氏曰無貳無虞一有虞心他慮便與天為二不

以致天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計乃

所以為周家計矣。○黃氏休曰致天猶云奉天之

命以行事也。屈為窮極當云致商之天命窮極敦

商之輔在與國同休上方見報功意。

鄭氏曰庭芳曰愚謂詩至太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

後之論者不能不以辭宮意也。太王恭當祖甲之

時後一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歲以前尚

其有賢子孫於以望其國祚之縣共豈有一毫親

制室人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武之言曾謂太王之

賢及不違之手楊氏讀曰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

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翦商解云福也蓋謂

大王始受福於商而人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安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享祀不

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是饗

鄭氏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

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

附庸孔氏曰是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山川附

庸則是以賜王制云名山出於澤不封又說

其毛而忽之也。哉，謂切肉。曲禮注云：「哉，切肉是也。」

○毛氏曰：「羹，大羹，創羹也。」孔氏曰：「特牲注云：大羹，也。創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羹，則羹，謂盛之，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有虞氏以槁夏，大房，半體之俎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

黃氏曰：「風，永，是無兼文武二舞言，包聲在內，故音六句對舞舞一，句以禮備樂和說，要見用天子禮樂意，孝孫有慶，俾爾熾以下，皆孝孫之慶也。熾，與大字畧同，且有方與未艾氣象，感乃壽之休美處，不虧不崩，是無後奪之禍，不震不騰，是無驚動之憂。」

張氏曰：「三壽，便有宅成誦，誦，意作壽者，志同道合，以相導，前，後，與左示也。岡，陵，或謂得人輔導，則壽而昌，壽而威者，自是保之於無窮，謂福也，亦不妨。」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

胄朱綬，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國，公，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

晉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坊記云：『制國一乘，過千乘，則地雖廣。』

朱英，矛飾也。滕，繩也。英，蓋絲繩，而朱染之，以為矛之飾也。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言二矛裝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中，以絲束之，重弓重於轡中也。」

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

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萬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

毛氏曰：「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

孔氏曰：「朱綬，綴也。以朱綬綴之，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增增，者，朱綬，甲有文章，謂虎，以貝為飾，說文：『增，增，云：綬，綴也。』」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

黃氏曰：「風，永，是無兼文武二舞言，包聲在內，故音六句對舞舞一，句以禮備樂和說，要見用天子禮樂意，孝孫有慶，俾爾熾以下，皆孝孫之慶也。熾，與大字畧同，且有方與未艾氣象，感乃壽之休美處，不虧不崩，是無後奪之禍，不震不騰，是無驚動之憂。」

張氏曰：「三壽，便有宅成誦，誦，意作壽者，志同道合，以相導，前，後，與左示也。岡，陵，或謂得人輔導，則壽而昌，壽而威者，自是保之於無窮，謂福也，亦不妨。」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

胄朱綬，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詩經備攷卷之二十四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叔 韋 茂季實 訂正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帝馨次妃吞鴛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按神契曰堯知天命而賜姓于氏是堯賜之姓而

下後世有中宗者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孔氏曰高也善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却其衰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也小乙崩武丁立要喪三年居內廬柱棺不言政事

不敢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

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左傳曰陶唐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封紂兄微子啓為宋

公代武庚為商後史記世家云武王克殷利微子

域在禹貢徐州泗濱汎及豫州盟諸之野宋之封

四頌而自後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

富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孔子世家云宋公弗父何

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

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

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

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繇得商頌曰

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曰商頌五篇自是商

鄭為講困商而又序宋也歐陽氏曰古詩三百

也子紂之不德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

三也周禮大商祖之德曰須具矣周謂子紂之不

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惡

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知之

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子紂

傳宋公孫正□□□□□□□□
正字下當是考父餘
缺文是得頌于用意

那烈祖祀成湯也○申公說曰那祀成湯之樂歌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曰禮樂廢壞者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
之曲折詳是散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八
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亦商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釋文云正考父宋湫公之曾孫孔子七
世祖○孔氏穎達曰成康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
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
於宜與余那切乃河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

我烈祖湯孫秦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庸

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詩經備文 卷二十四 三

鼓有數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

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

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孔氏曰詩人美湯功業
而狀之曰猗與湯之功亦

甚多而能制作茂樂○王氏曰鄭氏曰置讀曰植
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鄭氏曰置讀曰植

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鞀與鼓也亦官小
陳也

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擡之傍耳還自擊○孔氏曰
鞀又解鞀亦稱植之意鞀雖不植以木貫而提之
亦植○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禮記曰
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不得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
小者上制曰天子鞀子伯男鞀則以鞀將之注云
鞀所以節樂是○鄭氏曰奏鼓堂下之樂也其聲

樂成亦鞀也

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毛氏曰衍樂也

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

之時王爾○朱氏曰秦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

○歐陽氏曰綏安也○鄭氏曰安我所思而成之

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所居思其所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
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

有也而生於思故謂之思成○王氏曰淵淵深也

以言其聞之遠○毛氏曰嘒嘒然和也朱氏曰○
鄭氏曰磬玉磬也之清者也堂下諸縣與諸管

詩經備文 卷二十四 三

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

平也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
聲言與堂上穆穆美也○王氏曰依我磬
之樂諧也穆穆美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敦敦

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朱氏曰奕奕
然有次序也夷說也○鄭氏

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

不說懌乎言說懌也○國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毛氏曰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朱氏曰言恭敬

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蘇氏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

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敬之道。乃受之於先古也。言恭敬之道不可忘也。將奉也。言湯其尚顧子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

者。庶幾其顧之也。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疾。皆舜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云湯孫奏假者。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訓假為升是也。其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盛美之辭。不應自稱盛美以誇其先祖也。辛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為鞀鼓。而鞀所以先奏鼓者也。播鼗而鼓從詩經傳云。卷二十四。三十一。

之。中聲以發焉。○疏義曰。鼓為衆音之主。管則樂難諧。而八音之中。管猶難諧。今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管聲相諧如此。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美矣。○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按我思成。始為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肅鼓之致然而成。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由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俾者矣。○顧字有與望之意。孝孫之心。不敢必祖之格。故以祖孫誼望之。

那一章二十二句

傳那烈祖祀成湯也。中說曰。烈

那。烈祖。祀成湯也。中說曰。烈那。與上篇同。○鄭氏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烈祖也。○朱氏云。此詩朱見為祀中宗。序不欲

連章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若不欲遺之故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酏。齊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嘗。湯孫之將。毛氏曰。秩。常申重也。○鄭氏曰。祜。福也。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孔氏曰。既載。祀之王也。○毛氏曰。酏。酒。齊。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酌以裸獻。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思。神靈來至。我之所思。則用成。王顧曰。先朝賜我。上篇。我所以所思而成。○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之人。謂神來格賜我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和也。○歐陽氏曰。和。此美之人。○毛氏曰。醜。總假大也。○朱氏曰。醜。戒。慎其事也。○毛氏曰。醜。總假大也。○朱氏曰。醜。同。○歐陽氏曰。醜。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朱氏曰。醜。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軼。轂飾也。○孔氏曰。約。長。約之也。鸞。在轡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諸侯來

詩經傳云。卷二十四。三十一。

朱氏云。此詩朱見為祀中宗。序不欲

助祭者乘象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

然和○歐陽氏曰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

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朱氏曰言我受命

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

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庶幾祖考來格而享

其祭報之以福故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

所奉也○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

也○呂氏曰及爾斯所謂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

所其後蓋未艾所謂申錫無疆也○豐城朱氏曰

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

申錫於無疆爾後人得以奉烈祖之祭者即其福

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力載而

在樽末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下思而

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美定則薦熟之時也既

成既手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事誠意之存乎

人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先王之受命大

得天人之助也諸侯國之歡心以事我先王所謂

命溥將大意云諸侯之來助祭如此則我受命於

天而享有尊富非溥將其何能此○陸氏曰烈宗

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本其功德說前就有天下

言有秋自然無疆奏假就進和羹說非格之謂行

就諸侯言選

提天子作注

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說玄鳥此亦禘祀之詩傳缺四字

庄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

德與殷武同為時祀也○孔氏曰毛未必以此為禘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糝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

海來假格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

何荷

毛氏曰玄鳥也○釋文云玄鳥燕也一名春分玄

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

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

至而生焉○孔氏曰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

玄鳥至之日有祀郊禱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

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也天之

生契將令于天下故記其祈禱之時美其得天之

命○楊氏慎曰玄鳥者謂下之候鳥也意者簡狄

降者神之貴芒芒大貌○鄭氏曰古帝天也天帝

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李氏曰

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也○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

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

宋氏曰
武王曰
後世亦
稱也
建龍旂者
十乘奉承
黍稷而進
之

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毛氏曰：九有九州也。

○鄭氏曰：覆有九州，為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

受天命，不懈殆者，在高宗之孫子。孔氏曰：商之先

是也。此詩頌高宗，而美高宗孫子者，言高宗受命，成

之功，武王受命，成其宗孫子之業，亦是高宗之美。○

蘇氏曰：其後世也。子孫無高宗之孫子，有武功

有王德者，無所不勝。○武王曰：武王孫子，皆作頌之

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所謂武王皆指湯耳。○

有武功，有王德，云云，此非所以稱德體守文之君

多矣。何疑湯之後，交龍為旂，糝黍稷也。乃有諸侯

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毛氏曰：龍旂十

之耳。○毛氏曰：畿疆也。○孔氏曰：邦畿之內，地方

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然後始有彼四海。○鄭氏曰

夏之根本，于畿之內，人心安止。○鄭氏曰：假至也

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鄭氏曰：假至也

祁祁衆多也。○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蘇氏

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

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曰：祁祁於此，宜擔負之。○

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蘇氏曰：德美

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到荷天之百祿，謂成湯

至高宗以後也。○豐城朱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非止一國也。商之先

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王孫子，猶

得其類，其類不勝，故武王孫子，莫不承其車馬，奉是黍稷

其武無所不勝，故武王孫子，莫不承其車馬，奉是黍稷

網政事之派，舉皆是。○蘇氏曰：其武無所不勝，此

日王受命，有制，疆域則無限，始中而能制外，如

謂受命，非但湯宜，而武丁孫子亦宜，與天保無

不宜，一而此詩，自武丁孫子以上，二節，推言前王

開一代之命，以下三節，詳言後王，承一代之命，此

祭宗廟之樂也。故自其祖宗功德之盛，言之。○陸氏

實重在湯，蓋天下始有於湯，故每言之。○陸氏

日：君德以剛為主，故曰：武湯。曰：武王，湯之武，皆

武德在勝，字上，有起，故曰：武湯。曰：武王，湯之武，皆

不救，急也。○蘇氏曰：武湯，湯之武，皆武德在勝，字上，有起，故曰：武湯。曰：武王，湯之武，皆

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蓋

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蓋

不亦甚乎。○蘇氏曰：於前取而吞之，則其喪心，亦

巨人之時，應然在地，走而避之，不暇，折然踐之，何

姜嫄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以詩有天命，何

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敬款而言，吁此遷求詩之通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記，亦禱之侯，蘇氏

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說，又起於信

遷矣。甚矣遷之，以不辨，証聖人也。

詩經傳攷

卷二十四

三十一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

鄭氏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

天也。○蘇氏曰：王肅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商也。○蘇氏曰：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

魯曰
分土
地以
九州

作
文曰

國是疆幅音韻既長有娥音方將帝立于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久也○朱氏曰言商

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音

也○鄭氏曰隕當作圓謂周也孔氏曰幅如布帛

諸夏毛氏曰諸夏為外王廣大其境界之時○毛

氏曰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有娥

大之時天為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

契而後生有商國也○嚴氏曰前深濬明哲之

德者祖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與王之祥矣蓋自洪

水茫茫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

詩經傳文卷二十四

皆盡其疆界各正其守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

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娥氏之國方大而天為之立

其子簡狄使之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

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黃氏佐曰詳以

四方也先見者言○下土方敷治水之功於水土之

外大國是疆生

商謂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去土烈烈海外有截切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玄者撥治也○蘇氏

曰桓武也契之為人武而能治○朱氏曰達通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

曰履蹈也毛氏曰履禮也鄭氏曰○王氏曰率履

此類
非

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朱氏曰言契能循禮不

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

契孫也毛氏曰相土烈烈威也○鄭氏曰截

整齊也○王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齊而治孔氏曰○鄭氏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

鄭氏曰
李詩前
王詩輔
佐成湯
以成王
道也

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只師之序也。鄭氏曰韋顧彭姓也。而昆吾皆巴

之昆吾夏桀。姓也。三國而于矣。然湯先伐韋顧。克

則同時誅也。歐陽氏曰：達生長也。謂此三孽莫

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陸氏曰：有

看益以聖敬而未天，伐某不敬也。如火二句

根有度，說益以戒懼為奮揚，理宜氣壯，故感靈如

此。○時說初伐韋，後伐顧，次伐昆吾，夏桀所

改圖也。及其終不復也。然後前集之師以快人神

之節，不謂先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則非後世

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舉行政計之意矣。亦是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

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

伊尹也。○毛氏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阿衡氏曰

半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孔氏

曰：成湯佐命之臣，惟伊尹耳。伊是其氏，尹是也。阿

衡則其官名也。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疏義

曰：允信也。猶後世言真主也。○實字正應允字。蓋

言湯為真天子，尹為真

保衛其配享也。宜矣。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德，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序殷武祀高宗也。傳同

中。公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

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焉

高宗而祀之。

彼殷武奮伐荆楚，架音入其阻。哀音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捷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架，深也。

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孔氏曰：聚荆

之族，俘虜其士眾也。呂氏曰：架入其阻，哀荆之族

而保聚，如勾踐

後服，而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豐城

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

疾，亂夷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舉王綱于

宗是矣。○蘇氏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

謂此殷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

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維女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羗莫敢

說未可非也。

說未可非也。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曰。氏羗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

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

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不來朝

曰此商之常禮也。王氏曰。謂四夷事。況於女荆楚

曷敢不至哉。孔氏曰。氏羗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

黃楚之義。○疏義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請稼

穡匪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衆也。來辟。猶來

詩經備攷 卷二十四

王也。○蘇氏曰。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

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子稼穡匪

懈。庶可以免咎矣。○朱氏曰。言荆楚既平。而諸侯

畏服也。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

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豐城朱氏曰

觀勿予禍適之辭。乃其兢兢戒懼。所以奉王命保

天命。而君國于民之本也。○勿予

封建厥福。

朱氏曰。豎視。嚴威也。○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

刑不濫也。封。大也。○鄭氏曰。還。暇也。○朱氏曰。天

野上天
言秋曰
于國左
命為天
傳法云
于是也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

民。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違

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

而中興也。鄭氏曰。大立其福。謂命湯七十里。王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注人。刑濫。則懼及貴

人。本引此項云云。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此美高宗

實畏民者。所以畏天也。○顧氏曰。不敢怠違。即不

濫不濫。便是益。益。謂益皆起於怠違也。命于下國。即

是大建其福。無四夷朝諸侯。天下之福。皆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朱氏曰。翼翼。整敕貌。○鄭

氏曰。極。中也。○孔氏曰。赫赫乎顯盛者。其政教之

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如神靈也。商王得壽考。且

又安寧。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以保我後嗣。株

顧氏曰。商邑翼翼。百度修明。庶政整飾。而國勢改

觀也。四方之極。兼歸往取正。二意。聲靈就上。順注

服諸侯。朝耕齊。濯濯無異。往日也。要重能保上。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是斷。是遷。方斲。是虔

松栢音有挺。丑連。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今

毛氏曰。九九。易直也。○孔氏曰。言其易而調直也。

原九。又作厚。樂業。樹也。然則九九。乃樂劑之而戒九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
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
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
惺等所可置議也况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牖十五卷

〔明〕錢天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牖十五

卷》提要

叙詩牖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
為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
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
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

序一

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
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
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
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漈稽
而晦翁角也嗟呼晦翁之說行

世不識毛氏詩矣况三家乎予
嘗縱按家藏本同於異古今說
詩家可一之數也自魯申培公
愛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
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本二

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
兄子游卿以詩愛元帝幸賢事
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
賞以詩授表帝由是魯詩有業
氏學又有韋氏學又後漢武榮

治魯詩韋君章句為武氏學先
是楚元王之受詩浮丘伯次詩
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
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為傳號
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

本三

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
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
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解
酉午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辰
父為酉采芑為午大明為亥而

詩緯汎應括又云大明在亥為
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
巳為火始鴻鴈在中為金始即
類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危之說
其後有臣衡蕭望之之學至伏

序四

黠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
省之定為二十萬之故北州又
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以
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
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

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
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
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
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子杜

序五

穆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
祖受韓詩注神之時未得毛傳
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
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
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
克傳魯人孫仲子孟仲子傳根
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
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序六

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
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
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
為之序三傳而為徐敖賈長卿
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

主作毛詩義陸璣作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
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
其後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
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

序七

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
執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勰
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岸焯焯
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
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淮復點

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
 外又有翟詩為翟醜四世所傳
 又紫詩為秦朝請業遵所誦世
 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
 逵父徽有齊魯韓詩與毛氏同
 序
 與梁崔靈恩采三象本為集註
 宋董道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
 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博采諸
 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
 十六卷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

卷又戴溪續讀詩記三卷其力
 辨毛鄭之失者為歐陽修詩本
 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
 以待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
 一之者為蘓轍詩解二十卷其
 序
 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為鄭
 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晦翁
 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為詩集
 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
 也其名以其說行者成伯璵有

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
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
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
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
有毛詩補音鄭厚有古詩音辨

本十

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
詩摠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
應麟有詩攷王栢亦有詩攷王
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
草木鳥獸譜宋咸有正紀外義

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
解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
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詩傳黃
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
宗道有讀書臆說王居正有詩

本十一

辨學數茅知澂有周詩義揚明
澂有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
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詩說高
斯得者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
附錄纂高頤有集解傳陳經有

謝枋得有詩傳注疏元則有許	微韓博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	說劉應登有訓注陳煥有詩傳	有說略時少章有詩大義詩齋	公詩解方道處有詩紀余端禮	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有朱	傳有補詩訓錢時有詩學叢見	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	構義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燾有	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
--------------	--------------	--------------	--------------	--------------	--------------	--------------	--------------	--------------	--------------

卷十二

雅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指藝梁	則有朱善之解顧楊文恪之選	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	詩經發揮雷光遠之詩義指南	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揚舟之	集吳澂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顏	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	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櫟	之詩傳疏義黃舜祖之國風小	雅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
--------------	--------------	--------------	--------------	--------------	--------------	--------------	--------------	--------------	--------------

卷十三

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
 演疏潘文定之輯說陳濟之詩
 傳通經其他終之不可勝紀蓋
 予家所藏於漢志得四百一十
 六卷焉於隋志得三十九部四
 序十四
 百四十二卷焉於唐志得二千
 五家三十一部五百三十二卷
 焉於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
 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
 合得四百七十卷焉於宋中興

志得五十三卷六十四部以百
 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
 焉於國朝則方編索之未能觀
 縷也乃今為吾友錢公永收盡
 矣公永博學眇識於書靡所不
 序十五
 窺其侯儲富其蒐獵廣其擷撰
 與其裁鑿精其眼光毒其心力
 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
 十百家未理之禁結束鑿之渾
 沌未經人解之令壺齟老而爬

之別之梳之扶之品今日始出
於紙上嘗自言得子夏詩說皆
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
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目記
直足使晦翁咋舌予以是益詫

存本

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
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於魏代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猶亡
予謂毛詩經晦翁手而亡之今
公亦詩牖出不重存晦翁存毛

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視衛
宏而彌子反其功豈在鄭孔下
哉予方歛彙予家所藏都為一
冊裁以先世所密檢為越詩而
今更請奉公亦為楚詩與魯齊

存本

韓毛並峙而公亦其許我否
東海友人留仙馮元颺撰



詩牖叙

今之爲詩者曰吾非唐之詩而漢魏之詩也吾又非漢魏之詩而三百篇之詩也且亡論漢魏卽青蓮摩詰諸名家其感懷寄

自叙

一

興之作可以一人一端盡乎十九首暨古樂府諸什詮而釋之者亡慮數十家而呆滯膚陋之病層見叠出如楚騷離奇恍惚變風雲而後鬼神者且可按圖

索刻舟求乎聖門卜子夏能時

舉軼詩端木穎敏且溟滓然弟之今讀詩傳詩序二編則同時受業者其指歸次第已截然不同而欲執三家以裁毛鄭執東

自叙

二

萊穎濱諸人以繩紫陽是以徵笑羽也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不殊也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

字櫛句比如瞻牛食草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輦有爲輦笑有爲笑不着訓解而平地涵泳唵哦上

自叙

三

下程朱固已得讀詩之法故曰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

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既已與先子折衷亦不敢盡是已見嗣邁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璜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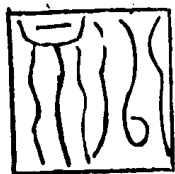
自叙

四

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天啓乙丑穀雨日錢天錫題於

吳關署中



詩補國風卷之一

竟陵 公水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撰

文張鏡青選

蕙水 兩廣馮允颺

兩坡馮允颺

全校

國風

鄭譜曰文王作邑于豐乃命岐周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化允漢故獨錄之屬之太師言二公之化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一

一

謂此為風之正經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幽之風變政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倫番福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蕙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也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今詩次第也周召

邶鄘檜曹魏秦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此今詩次第也周召

蘇頌演曰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

之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

魏之詩作于既滅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

鄘魏于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

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叙以衛

也而魏詩不為晉何也叙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

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

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

三章而三稱晉官為非晉而何季子觀樂于魯至于歌

魏曰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

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為晉矣非亡國之

詩也至于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檜之非十四國之類

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為檜耳非幽人

之詩也非幽人之詩而言幽之風故繫之幽雖繫之幽

而非幽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

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

既歌齊而繼之以幽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

詩補國風

二

序云后妃之德也。又云閔雖與得泚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寇。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閔之義也。

詩故云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婦德莫大于不妬。太初能求外女于窮寇。側隱之間。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德何以加焉。雖從毛德。為類。此鳥驚而善漁。每得隕澤。限法。既盤。雲際。哀鳴求類。而后下集焉。非有別之謂。

二。郝仲興曰。符萊思服。言其內官修德。泚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

詩。國風。

卷之一

五

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則具備。黻纁衣服。酒醴粢盛。孝。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恒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寤寐求賢。恐宗廟乏人。中饋闕事。君寵偏睡。而胤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

韓氏曰。詩人言。雉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虞。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閔。說泚女。正容儀。以刺時。魯詩曰。佩王晏鳴。關雎嘆之。

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韻。王伯厚曰。近世說詩者。以閔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起。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葛覃

此詩以治葛為主。初夏之景。輕、點過。緜。緜。成。而女工。畫。纁。舉。歸。家。故。歸。寧。父。母。句。急。我。轉。緜。緜。未。成。何。暇。為此。而終無歡心也。

首節追叙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以黃鳥形葛。生景象。不必說定。動女工之思。后妃原無日不念女工也。二節。要寫他勤勞愛惜。意為字若十。今說得辛苦。便是懶婦。

詩。國風。

卷之一

六

當商為緜。給之時。而預期其無歡。則愛惜在物者。有限。愛惜在心者。無已矣。

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緜。給。無。關。非。服。既。成。而即澣濯之也。但其中亦有服之無歡。意在。徐。玄。扈。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塞。言。尾。也。或。云。薄。是。略。施。其。功。不為過飾。則薄言采之。是略采。薄言往愬。是畧耶。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維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諒歌其勞苦。此寔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

忘織維之事。則驕矜放恣。何有而生。故請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請休其繁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子貢傳。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據此。則似因歸寧而追叙之。蓋后妃以女工為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則情則殊覺其成。可幸耳。

卷耳

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僕痛。俱意中妄成之旋。妄滅之緣。統統絃息之稱。以繁奪之。彌以生率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念之所設皆假也。安得以不思哉。所謂思之。徐云。采卷耳而未滿頃筐。正宜采也。而心忽念其君子。便爾都無意。猶生之周行者。仍真之周行矣。若說手為情奪。便采之不盈。便是呆話。采物周行之上。亦托以望君子也。非謂有所事。則可以忘念也。

二三章言不得見之于周。行庶幾。憂高以望。采卷耳。望白雲。思親舍之意。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說往投之。太着象。

徐云。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刹。即是菩提。如此詩。閨情用之得正。便是善教化。厚風俗。稍一邪僻。便有許多傷教害義之事。

楊用修云。陟岡等語。皆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塗。若后世云。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序云。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卷之二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蘇氏曰。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特求賢。實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為後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為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名無以濟也。此解甚妙。真后妃內助之大者。笑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又

五采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聘。呂伯恭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惟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群臣矣。室有懸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

詩經國風

卷之一

九

樛木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葛藟之藟也。進而藟。又進而縈。此時而妾不嫌于掩嫡。嫡不怒其逼尊。難之難者也。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毛氏曰。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名藟之類也。陸玑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蔡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累之。而不取其木。亦得自蔽也。吻。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也。二語具賦。比興三義。朱

子曰。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詳。自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後將成三字。各貼興意。總是一無動搖。意將則從。履于其躬。試得其旋之元吉。求見衆妾。常侍房。惟得沾余慶意。

翁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皦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續說。不妬忌。則嫡妾進御所生。皆后妃之子孫。故衆多。思齊傳云。太姘十子。衆妾則宜百子者是也。三章無淺深。宜字重看。宜是已然。事亦祝頌也。后妃恩養衆妾。若邪而翼之者。然故取義于羽云。說翁斯即是。

詩經國風

卷之一

十

樛木

說后妃隱。不道破。而今說詩者。類云翁斯特一羽族之微耳。便差。集者棲也。與聚字微不同。呂氏曰。翁斯始化。其羽說。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然。然有聲。既飛。復欲羽揖。然而衆。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繩。是胎生不絕。蟄。即蟄虫之蟄。伏藏。盤聚意。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更會蓄。枕天。之子于歸。白頭。重。遠。發。方。得。體。被。化。意。未。得。顯。言。以。傷。王。民。歸。之。風。孝。不。衰。于。舅。姑。教。不。違。于。夫。子。慈。

不遺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媾以時。意此豈可以家喻戶曉哉。道行於上。俗美于下矣。是所謂風也。

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垂爭之風。始于閨門。至于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婚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免置

詩歸國風

卷之一

十一

此詩一節深一節重。旨在多才推武夫可配公侯。多才意已隱。想見言外。全在虛意。韓旋見高紂之三窟。雖營而周網之恢。不瀉萬民之如燬。已極而求寧之屏翰森羅。

干城借以形容其可用。却非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

好仇言君臣相敵體之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及其詞而曰好仇。詩家播弄處。一說有王者必有名世。有君必有臣。此以類相投。有漢高必有韓彭。有晉文必有狐趙。須知聖人二類人方得。

腹心若但言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此所謂同心同德者。情投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花也。

三殿俱以求寧觀成。奔走禦侮。點極見公侯一生惟衛民而奠之安。故下干城等語。非無謂也。詩人從旁嘆美。非為國家惜人才。非為斯人嘆淪落乎。敘述而核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詩故云。文治于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相與從。寧置獨以銷磨其壯心為耳。

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也。

詩歸國風

卷之一

十二

蘇氏曰。肅敬也。世未嘗患無武。夫擇其善。不知教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公侯干城也。施天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免置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君子之慢。故施天曰致。而免置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菜首

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食斯唯言不妬忌。若菜首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妻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除却平。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隨其地而遇之。隨

其采之多而處置之無心自適之狀俱可想見
吳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此文字之妙蓋則
云細憚婦人之辭非天下康熙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
守而無征伐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
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固宜為文王之世周
南之化也

漢廣

此詩三章一意只反覆咏嘆其不可求喬木翹楚皆取
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水見凜不可犯也端莊以容貌
言靜一以情性言此正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詩情

卷之一

十三

之感無介于容儀雖松之意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
敬深憇之意自消故曰不可求正是深言其德非謂欲
求之而不可得也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粗
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不可得而求也

于歸預道之詞末四句反覆申咏只嘆羨無已之意
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為秣馬便無趣江漢之咏不
異首章只說信乎其不可求不可方也則叠咏之意宛
然若欲悅非出自詩人語氣顧仲恭曰言秣其馬蓋
言謙不敢言其遠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

序曰漢廣德廣可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王伯厚曰文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
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
楚也

故墳

呢兒女語恩怨相溺汝父母孔通處亦不重德是勞
極別久之中生出一番慰籍遷棄從如燬字來念王
政暴雷恐有不測等情首章之鋪敘皆根于此周在
西北汝旁在極南而云孔通者人遠而澤近也

詩情

卷之一

十四

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雅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
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高之方伯與高室係民心
而惟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園婦人能憫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
興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麟趾

以麟屬公以趾屬子吁嗟麟兮都在公身上再三嘆
下二章做此

序曰闕雉之應也。闕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雅表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郝云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於禽獸。麒麟之異於走獸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雖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虫。不踐生草。不祥居。不信行。不入陷。寡故曰聖瑞。服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闕雉化行若兆夫之子。免置野人。崇首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有瑞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為文王后妃

詩麟圖風 卷之一 十五

之子孫。以麟此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帝強。周南十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事矣。序說不可改也。

召南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采蘋。則若夫人有令德。草虫采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觀之朝而庶位。挺羔羊之節。觀之野而閭巷。懷甘棠之思。嫡溥小星之恩。妾安江沱之水。雖僻遠之地。蒸庶之家。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標有梅之女子。至如野有死麕。誘之而不動。厭浥行露。訟之而不從。風化所從來遠矣。故德之何彼。德矣者。是淫

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為。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草木群生。皆得以茂對。咸若。而文王之化。流被于南國者。真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信哉。

鵲巢

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拙是鳩之好處。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之子不言德。正欲借鳩以見之。百兩侯禮之常。禮以德重。方見其成。者大婚之禮告成也。非成送迎之禮也。蘇淵曰。方者居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鄭氏曰。滿者

詩麟圖風 卷之一 十六

衆媵姪姊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蘇氏曰。說雖無害。而鳩非鳴鳩也。

詩故云。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姊俱來也。猶闕雉之求淑女也。

采蘋

詩故云。祭有丞有禴。丞以荐品物。禴以荐新味。南國歲味。莫先于蘋。孟春始芽。香脆可珍。采而荐之。理或然也。誠敬則在采字。用字。僮。祈。上見得。箋曰。于以猶

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
董其事即是躬親。繫以艾，白蒿也。非水產。沼池之曲者
止即池中之止。猶云采繫于沼之止也。爾雅曰：小洲曰
渚。小渚曰止。孔氏曰：湖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
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
備則俱備。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
鸞刀羞濟，夫人荐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朱章頊見與公侯合款意，婦無專成故也。儻，有所以
儻之也。祈，有所以留之也。皆因被而見其人。每二句
意相連而重上句下特言其時以足上意耳。正與公侯

詩牘 國風 卷之一 十七
之詞：屬，陶，遂，合款。孔氏疏云：被之儻，是
祭而視既濯饋饗之時。

草蟲

通章是感物而思，俱一時事，以未見而憂作主。名既三
句擬議之詞，若曰：今猶未見也。如之何不憂乎。陸氏
云：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一曰草蟲鳴于上風，負螽
鳴于下風，而風化。朱子云：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為感。
又阜螽曰藝，草蟲謂之負藝，錄亦取阜螽子呢而成。
己子。詩故云：草蟲靖，寒蟻之德名。張衡大火流，草
蟲鳴，是阜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澁秋候也。采葍，微

春候也。秋澁而往。春暮未還。道理悠遠。吉凶莫卜。故
不能不憂。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
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
焉，所以養廉恥也。

采蘋

通詩精神。在有齊季女，上前面疊，說來采而盛，而
湘，而莫，而德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教之少女
耳。夫謂之曰主，則采之必親，治之必當，莫之必預，皆主

者事。不專在薦時言。宗室之祭，有薦，有主之者，太
夫也。燔炙之荐，相之者賓客也。若薦豆則大宗之婦。
大夫之始，相，相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若諸
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續說：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
象，治絲繭，織紵，紉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
漿，盥豆，醴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循
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

之事以為法度也

甘棠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此云召伯當作於武王之世。而係之召南者。或巡行在文王之日歟。疏曰。得自南國。故係之。

說觀物思人者。非說思其人。故愛其樹者亦淺。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陳季方曰。辟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為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

詩補國風

卷之一

十九

原所以當愛也。

行露

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世獨自盟。義不污禁。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女從也。誰謂何以有意味。勿說得死。然亦不必就他人言。只以詩人口氣發之。總之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素我之不出何也。不自取辱。則訟獄自可聽之。雀交不一。雉交不再。角音鹿。嘴之銳而鈎者。凡鷲鳥皆有之。雀有

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墻。則事之可疑而亦理之易明者也。自訴自暴白也。非訴于召伯。

徐氏曰。此等自守自訴之言。都是作詩者代為之言。以

疑其貞信之節耳。非寔是女郎所作。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鄭。夫禮不備

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

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

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

序曰。召伯聽訟也。哀亂之俗。徵貞信之教。與強暴之男

不得侵陵貞女也。

詩補國風

卷之一

二十

蘇氏曰。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

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

羔羊之皮

素則不華。五則不侈。即是節儉。正直似在委蛇上一層。

益惟其不愧。不怍。所以從容自得。委蛇。儼一身舉動言

就出公門行步時見之。說此詩只須順文摹寫。不作推

原。縫中突兀謂之純。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

總。

書畢命曰。茲敷庶士。帝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

淫於誇。將由惡終。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早服。道

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

蔡測曰：舊說羔裘燕居之服也。既曰燕居，則在私居。乃又自公而退，食何也？按羔羊卿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服則在公矣。非燕居也。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其德如羔羊也。

疏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類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群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詩：羔羊也。

蘇氏曰：夫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為鵲巢之功致也。

詩故云：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此宜羔裘而羊裘，知其能儉，服而自遠，知其能節。

人不自然，賢者特甚。着一節儉于胸中，微不露於大廷，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殷其雷

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

與意在字違，字數字莫違，字相反，應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逞，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振，信厚，見非輕佻浮薄的人，上為朝廷老實幹事，下能睦爾室家。公甸之託不負，五日之期不移，可望其發畢事而旋歸也。

徐云：古者成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序云勸以義也。

標有梅

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其春夏之交，意却一節緊一節，蓋懼之甚，不覺詞之深耳。迨字雖違，恐晚全要得自守意，莫作急于從人語氣。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七分三子，豎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慮盡而始咏也。懼辱話頭，冷然言外，鄰云：朱子謂懼有強暴之汗，非也。王道本人情，雖切而不為，且還就文王之教也。

說者謂是時人情薄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弱者思得而托以畢世，蓋南國桑扈之淫靡，從前風俗。

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且上古
朴。衷。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蓄。而。外。作。張。顏。此。之
謂。真。廉。恥。也。然。考。詩。說。以。為。女。父。搢。婿。之。詩。更。妙。

嗟彼小星

二章一意。只述其事。言其志。而夫人之賢自見。不必云
夫人如何不妬。在已如何感恩。看實命不同。寔字見他
貼然。尊奉。非引造物。以自寬也。后為太陰之象。而妾特
借余光以自照。故取象于小星。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昴
指西方之宿。詩人所見。只一時。非兼昏旦二時而言也。
風夜在公。見雖朝夕奔走。而常得近君也。實命不同。只

詩。論。因。風

不卷之一

二十三

重妾自安其上。不得與夫人相較量。君相能造命。
眾妾之命。獨非夫人所造乎。命之不同。在天。而今日之
進御。又邀其幸于人。誠可欣藉矣。

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姪婦六人。兩上而
御。當三夕。兩膝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遍。內則
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謂妻避女君之御日也。若朱博
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
至。且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珮于房中。告
去。若膝妾。則深自謹飭。雖得當夕。猶不敢即安。故必曰
肅。曰宵。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按禮

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子。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
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
自時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象妾
疑即女御也。進御于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
當夕。余綱。是君所寢大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襦。以進
于君。是其職也。但使值女君之妬忌。則惟欲循其分。以
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幸。

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蘇氏曰。三心也。五噶也。正月噶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

詩。論。因。風

不卷之一

二十四

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叙進御于君。所猶小星之
從心噶也。
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
眾妾明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
貴者。夫人姪婦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
以夫人之姪婦為總室。明其貴也。何休云。無子立右媵
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

韓矣。箋獨言婦。舉其貴者。是姪婦貴於媵之義。
江有記
悔而相安。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左媵行時大喜。過望

而遙相擬議之詞。其嘯也歌，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得其所處而樂而歌矣，不必認申上二節。此句大有趣味。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謂江有池也。禮諸侯之媵，八歲媵，十五從媵，廿外事，若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

序曰：羨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媵不以其媵倍數，媵過勞而無怨，媵亦悔過也。野有死麕

屬性淫而善奔，詩曰：鹿斯之奔。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與詩構因風。不卷之一。二十五

意言不潔之物，尚以潔束之。女子懷春，乃情之正，可以非禮誘之手。如玉不以色言，其貞潔之操，瑩然如玉耳。要者一舒字，淫慾之人，全是輕狂暴戾，細心思量，妄想自息。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悅動非禮相凌，則狗吠。

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據此則以末章謂詩人托為女子之言，更覺合拍。郝云：死麕，死鹿，醜詆之辭也。言死麕則狗最惡之矣。如朱說：女罵于室，犬吠于門，因賦此詩，何樂說哉。

子貢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女氏謂女之父母。

何彼穠矣

通詩重和敬，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以此。以唐棣與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威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禕衣為上，榆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勒面績德，服則榆翟也。肅雍，只是範我馳駘，和鸞有節意。南子以車聲而知適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辨之，轍則王姬之

詩構因風。不卷之一。二十六

車，宜有肅雍之慶矣。唐棣之華，一樹生二萼，以羨夫婦如云並蒂芙蓉耳。

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婦也。以梳與李與男女之稱，由王姬能降而有卑也。以絲與緝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柔以相承也。

鄭夾祿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註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

子貢傳：齊襄公結婚于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蘇氏曰：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闕，

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為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龜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古當時一統也至于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為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為文王之詩哉此議甚是郝仲興亦主此意

騶虞

草木禽獸不過舉一以例其餘仁恩及物只是博節愛

請讀國風

不卷之一

三五

養非以和召和之謂仁心自然即含蓄其中故下宜以騶虞指而嘆之不作推原不言民而言物見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牽出仁民字樣來方得其旨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化被文王之化則庶類繁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王伯厚曰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卻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

矣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此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樂序魚鹿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樂解順新語云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鹿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請讀國風

不卷之一

詩補國風卷之二

竟陵 公永鏡天錫纂著 男伯及錢 璜 編

文張鏡青選 兩虞馮元颺 全校

邶鄘衛

譜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象變風，乃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

按：疏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子伋立。卒，子完立。是為桓公。弟州吁弑之。州吁誅宣公，晉立。卒，惠公朔。

詩補國風

不卷之二

立。卒，懿公赤立。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詩俱以之為次。

崔仲昆云：夫子存錄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禮始冠昏。卓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禮滅人之國，春妹不許也。或曰：邶并十邑而不介者，何也？曰：思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以示罰也。朱壽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率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

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康之誅，仲尼所不

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崔云：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母，其成衛之滯

風，鶉奔先室，中著其所以亡木，亦為啟者，其所以存者，桓之功也。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介，屬邶鄘，衛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柏舟

怨婦棄才，古今同况。即依朱子以為婦人之詩，初未有

不得于夫字樣。柏舟內實外固，匪石匪席之心，內之貞也。威儀二句，外之固也。至于兄弟莫援，群小見侮，皆是

詩補國風

不卷之二

飄泊的景象，與汎彼中流，相關應情。二章將隱憂情形明，畫出。

首二句，着一亦字，含愁無限。人心切于憂，便只于憂之一路，分明婦人之憂家隱向人說不出來。加一抑字，無限悽愴。

婦人豈有以兄弟為務之理。一逢字，家妙。正是逢遭其窮之意。于言外想其無聊之致可也。

婦人以心事夫者也。以容事夫者也。展轉尋索，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非揚已也。威儀不在儀容上講，以舉

止中規中矩言。

憂心稍一。一章如此不堪情形。怎禁得提上心頭。總得便耐其心。操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迭更也。是更易之更。不是更代之更。煩寃心煩而屈抑也。曠既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于義而不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之意。

荀子曰。為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而修省。

黃葵峰云。此詩當從序說。首章上不得于君也。次章下不得于僚類也。三章內不失乎己也。四章外不理于口也。五章仍歸在憂君也。

不卷之二

三

蘇氏曰。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相為舟。而不以載。使與衆物。皆汎于流而已。烈不仁必于仁人。今烈之于不仁。此烈所以為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焉。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正義曰。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黃云。同姓之臣。義無可去。安于今之所當盡而已。故曰不能奮飛。即箕子戒不顧行。遜之意也。

朱子改為婦人之詩。不過據列女傳耳。然劉向疏引此詩曰。小人成群。斯足畏也。朱子註亦曰。衛之仁人見怒于群小。不自相矛盾耶。

綠衣

章句只重夫婦之變。前以表裏喻幽顯。次以上下喻尊卑。要只憂其嫡妾失常。名分倒置。不必推到老國。郝云。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陸羽明曰。綠惟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嬖之。此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

詩補風 不卷之二 四
自此下寒風之締結。蓋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未蓋嫉妬由。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說。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也。後思古人。根己之過。時來。蓋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伴字與實字。遙相呼應。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此意本之蠶測。得之嗟。夫不能以德而刑妻。婦不能以德而相夫。但求自澆。而心之苦哉。

莊姜不獨豪傑。真是聖賢。遇文王。便為后妃矣。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姜上僭夫人之位，而作是詩也。王伯厚曰：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莊。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于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不入，以為入宗廟，廷燎以為不設，雖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送送

郝云：送，雀春來秋去，以此別離。送，依人為享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嬌，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此。不言夫死，子絀，國破人亡，而託興燕、關山寥落。

詩歸國風

木卷之二

五

隻影孤飛，淒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繳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唯鳩逐隊而飛，鶴巢相向而宿，惟燕居則相向，飛則相背。之子之歸，若矣。送其婦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自悲。而州吁方阻兵安忍，痛哭之不可，則有泣而已。初別時至，涕淚如雨，已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以失。此持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此謂寔勞我心也。實字正見許多愁苦，有不言者，非亦為一戴也。并下章亦從別離，凄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單提任字，便見感念固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傷今悼昔，筆端難

盡蓋以柏舟之棄婦而送，莫不之。寡妻言念先姑，當有愀然不禁者，豈徒述其勉已之勤哉。故講求章全要言外，嗚咽。

日月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詞也。胡能二句，一說斯人之不古，處也。何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德音是言，詞即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沒好說話，耳。畜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誤我一生。意。

詩歸國風

木卷之二

六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姑，以致困窮之詩也。蘇氏曰：莊姜，賢妃也。莊公惑于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舍我而逝，不沒其故處乎。雖然，舍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為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碯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甕，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終風

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雖則晦霧

于下，瞠則掩瞠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也。之雷殊無零期矣。以此莊公之狂惑有加而無已也。

碩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笑燕之傲而已。惠然肯來即碩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

癡態酷肖。勿泥註。但又有三字。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瞠之陰。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此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也。

序曰。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詩。瞻。國。風。卷之三。

蘇氏曰。風。羅。噓。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郝云。朱子改為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衣。日。月。而莊姜蓋溫惠婦人。無恚怒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母憂子。則為賢母。謂婦怨夫。則傷于念矣。毛說是也。

擊鼓。左氏隱公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消出奔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瑒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

為主。傲也。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郝云。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夫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為無義。則所失多矣。

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

然味矣。朱註。不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劉氏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若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爰居節。一說。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于林之下。蓋預為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此即所謂尸膏草野也。如此說。更于死亡有情。不必推言必死也。死生契濶。約誓渾成。語言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帝說便滯。執手二句。即纏繞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說下。須領其憂危情。

詩。瞻。國。風。卷之三。

為主。傲也。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郝云。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象。曰師貞。夫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為無義。則所失多矣。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然味矣。朱註。不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劉氏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若此。身犯大逆。眾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爰居節。一說。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于林之下。蓋預為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此即所謂尸膏草野也。如此說。更于死亡有情。不必推言必死也。死生契濶。約誓渾成。語言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帝說便滯。執手二句。即纏繞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說下。須領其憂危情。

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之。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榘

一篇俱是善懷，不必如程子之訓，以末章為勉以正也。阻不但是風塵伊阻，物我相猜相岐，便有許多睽隔，自詒二字，家可思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故以不伎求望之註從後談得廣，不止說從軍。

展矣二句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哉，心耳根上伊阻，舍下保身。瞻彼日月，瞻字緊關思字，蓋眼見

日月，非沉明晦，而不見君子，千端萬緒，齊上心來。我思

詩情 國風

卷之二

九

豈不悠哉，不止思從後之久。道之云遠二句，止是其思

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

各自善，自然相及。

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蘇氏曰：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雉經之象于閭，故曰不

伎不求，何用不滅，以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為

并刺其淫亂，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匏有苦葉

一章以禮義立案，刺淫之義，見于次章而未嘗直指其

人。三章陳說古義，末章借喻之意，又出朋友一倫，凜然

砥柱中流，扶柱綱常之義。

匏方告，未可為腰舟，喻婚約未定也。濟方淺，未可

徑渡，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此時而猶禮以行，是係屬淺

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

濟盈謂不濡軌，雉鳴反求其牡，真天壤反常之事，而淫

亂者不自知其不可也。不知鴈以貴別，旭以貴始，古禮

如此，其不苟也。六禮在先，送女在後，古人如此，其不驟

也。是以寧不應招，而甘須我友者，非獨守深焉淺揭之

詩情 國風

卷之二

十

常亦以避濡執求牡之請耳。何人之不三思也哉。詩中

多以水為喻，蓋取淫之義云。

首二章上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配說。尚

未有比喻在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佩之，腰以渡水，埤

雅曰：長而瘦，小曰匏，短頸大腹。曰匏，國語：苦匏不材，于

人共濟而已。爾雅：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下為屬，膝膝

以下為揭，麻有深涉，是水之淺而不可涉者。下則就可

涉之中，又有淺淺，渡水不裸體，故着裹衣而渡，謂之屬，

裹衣褲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裹裳而已。男女當度

禮義之可否，只泛論其理，以起刺之。端尚未着淫者

身上不然彼淫者惟有不涉而已焉有淺淺可量乎者
兩則字皆非實語見濟後正則不可輕涉意

濟之盈雞之鳴只立此兩言以為濡執求權之案非即
以此為常理也雞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

曰周書有牝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可以言牝雞
亦可以言牡雞女見求非其類乎且比意只以非偶相

求為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若以雞鳴比女
之懷春則是詩兼亦刺女矣意必不然車輪廣狹高下

皆于軌即車頭之端貫轂者所謂轆頭也中庸以在地
者言故云轍迹看一軌字正見禮義之度

詩經國風

卷之二

十一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名婚禮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雁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六禮惟納

徵用幣餘皆用雁惟親迎以昏餘皆以旦雁取其和亦
貴其耦旭取其明允重其始妻歸及霜降之後冰泮之

前陽往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
末章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若以

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要知正意只
在印須我友上韓詩曰招聲也

序曰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夫人夷姜宣公
父姜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詩傳云鴆苦濟淺未可渡也今日淺則吾屬之淺則
揭之不問水之淺深惟知欲渡也喻宣公之不顧禮義

也濟盈不濡軌喻宣公惟知縱欲不自知其汚惡也
鳴求其牡喻夷姜宣公不知羞恥也鳴雁章言士之娶

妻猶循禮如此而况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招
亦有夷姜誨淫之意

谷風

此詩大畧以頹色之衰德音之善為主夫重色所以棄

已有德所以悲淚其止正德音莫違而詳見于第三
章以哉御窮則不能同死矣由于既阻我德也不宜有

怒起下有沈有潰來同心起下以哉御窮以來德音起下
治家動勞來同克起下既生既有哉窮不閑來三說宴

爾新婚又伊余來暨新舊情形有許多微而顧戀致
陰陽之和氣嗟則為風濡則為雨非風而致然谷風

至陰陽和故言以陰以雨龜勉兩相忍辭之詞力所不
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龜勉龜勉同心有要

之于久意德音即照下治家動生等事同死二字有許
多悽惋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矣

見棄之苦以荼刑之此比與他處不同須以物形已明
比為是見已之苦甚于荼也如兄如弟正以形已之太

比為是見已之苦甚于荼也如兄如弟正以形已之太

苦不要補不見恤意味更後 王伯厚曰茶有三誰謂

茶苦、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薄茶、蓼、陸草也。

漫、其止說得修潔可憐母逝四句。蓋身所經理觸念

難忘。旋又自嘆自絕。情事低回。不堪多讀。東漢書玄妻

與夫書曰。水不厭新。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即

此意。此已引治家之端。羅景倫曰。太白去婦詞云。憶

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

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忍

恨決絕之辭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母廢

我筍。我躬不閱。寔恤我後。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

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

也。恤隣亦治家餘事。皆就相夫說。

賈誼傳。一二指情。師古曰。情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

勤勞而痛之也。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垂

絕之時。藉以祛痼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于子毒。

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不可不忍。夫婦義

當倍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沈水滄也。其勇

如之。水之漬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漬。語

拜。非言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

苦之事。令彼廢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也。末二句。回頭

一顧。許多悲涼。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

豈能常盛不衰。我不獨情景淒絕。亦有危動新語意。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

式微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微君之故者。非怨之也。激其

君以有為也。中露言不見。泥也。泥中言不見。極也。俱

借字。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于此而不

見救。援不如歸去。圖自力之計也。怨衛之意。於然。

詩。微。國風。卷之二。十四

徐徽玄曰。考黎國在今路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

山西。意泥中亦必有說。然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

邊關遂有不夜城焉。知後人不以詩名其地。耶。若真以

地當之。詩言微于無味。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蘇氏曰。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納

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于其微

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

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為不自歸乎。

朱克非曰。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旋丘河廣。作于衛者

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

施丘

一章恠之。二章殺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武微處

困而思奮。施丘責人而不刺。

施丘之多草木者也。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

興。上何字。有驚訝之意。下何字。有迫切之意。多日之云。

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急。兩設

疑端。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違啓居不俟。終日何若是

之處。且久執。王守溪曰。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

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

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

如此。

言葛又言表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蒙茸二字。想

見窮途之苦。按開州有施丘。在衛之東。黎在衛西。既云

容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乃詩人設

為話頭。以起微諷之意。本說他不諫。已情之切至。而但

云不與我同心。若將謂忘國之憂。恢復之念。原不在他

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豈真有與有以哉。

頊尾。即形容流離之狀。流離鳥名。巢類。少好而長醜。生

則漂散。故以為名。頊尾則謹。倫之意。充耳瑱也。瑱

卷之二

十六

詩國風

卷之二

十六

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豈得安然不救。猶有激其未救

之意。一說哀當作衣。哀之哀。言哀如充耳之垂。不

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不能修

方伯連率之職。黎之任子。以責于衛也。

正義曰。衛為州伯。當修連帥之職。王制曰。五國以為屬

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有正。二

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

郝云。衛之先本救伯。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

世皆稱伯。

蘇子由曰。衛侯辭時為州伯。施丘之葛。其節雖甚濶

也。然而無以其濶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

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

柰何久而不救哉。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

侯也。以為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于衛而

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為患

黎與衛共之。流離巢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

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

知其將為己患也。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簡兮

前三章諧笑發舒傍若無人，夫章忽動美人之思，俾遊
依迴，簡字攝起通章神情，莫說通西方明主，必在奔
之先後之列，當此衛事凌夷，如何放此人閒散，方將照
錫爵，恰是舞之始終，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
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
處，豈疎遠而不御乎？故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
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
顏色氣稟，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
思也。惟所思在美人，而貽宥欲往，賸底無人安得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
者也。

卷之二

十七

泉水

從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若不設一設計，猜疑便覺
情淺，至於篇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者，從之託以自
寫其悲怨公耳。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
必不忍說破。
首章亦字廉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
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千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
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魏詩邢侯

之姨，想由姊妹之親，復結姻好，故衛女嫁于邢。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有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于婦
故云：不至于有害云耳。呂云：自怨之詞，大是。蘇氏
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為而不許哉？
蕭雅：婦異出，同曰肥泉。寫憂不作絕意之詞，看蓋于
映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從是靡日不思心腸，安得
二字，是解徑之妙者。出遊，即是歸寧，勿作別解。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聞衛之破也，賦泉水。續說：桓姬宋
詩：賦曰：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

卷之二

十八

北門

通詩一難字，是以盡之。北門，只嘆所遇之窮，切不宜明
說亂世暗君，歸之于天，正見不得已之情。非樂天知命
之說。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求車，賤
求求貢賦之類。政事以本國之事言，如刑名兵甲財賦
軍國大小內外上下盟會之類。室人交誼，承貧寒來，唯
北門之出，故窮困至此，假使立明盛之朝，而與明君察
相，共敷盛治，則忠信重祿，豈至有艱而不知哉？然則三
戕字當何如說？曰：此處使見北風，同歸朝，無共事故專

責于武矣

序曰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風雪孤鳥愁慘怪異 朱子曰孤鳥之比不但指一物

而言凡厲政惡俗天災地變皆是

序曰刺雪也衛國並為威管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

去焉 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

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

以地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 劉氏曰嗜風瘴疾也霏

雪落急也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率輩辭意益迫

詩歸 劉氏

卷之二

十九

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孤乎莫黑者匪鳥乎以

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雷

禍難將及于人矣 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

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雷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

孤赤而為黑也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

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

特恻韻耳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狀首言城隅末言

自夜蓋不特相逐于城隅亦相從于野矣

序曰刺時也衛若無道夫人無德兩言靜女似重幽貞
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其潔白
之物也白茅無咎似非淫佚之事毛鄭張呂諸家之說
必有所據

新臺

序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

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泚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

郝云蘧條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腫

腫之狀舊解蘧條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

不能俯者之疾鮮善也潔也澆也濁流貌不珍痼疾不

詩歸 國風

卷之二

十二

瘳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願頤病僂之狀古它它字通

其形願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二子乘舟

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

之作是詩也 汎其景是模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

相上下以見願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

復見矣痛其往而不返也

旅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

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

其說諸君納惠公黔牟奔周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

不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蒙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派妻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惟席之禍一至此耶。是以知詩首闕惟聖人之意。後遠矣。

洪容齋曰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庶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湏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譜兄又能代為使者。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虛之。此決無之事。特春秋好事者為之耳。

詩補圖風

卷之二

二十一

柏舟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詩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與意以舟必不可以去水。與女必不可以他適。柏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髮彼兩髦。如古詩云。結髮為夫婦之意。內則注云。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髻。夾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髻。三髻也。喪大記。脫髦。註。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著。兩邊明人之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之。死靡他。其義猶顯。至于一念邪思。名誓死靡。

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

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揚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揚有茨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續說。春秋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悉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詩補圖風

卷之二

二十二

碑雅。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一名茨。爾雅。茨。旱草也。歲歌。早蒺藜先生。小爾雅。上淫曰悉。下淫曰報。

君子偕老

嚴坦升云。詩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泐一語。而刺之上。意自見。顧人。不見答于莊公。而但言大夫。夙退無使。若勞猗。嗟不言。不能閑母。而但言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

君子偕老。一句是素。夫人有是德。方稱是服也。委佗。山河之容。根偕老之德。來見與輕佻。妖冶者有異。象服。

即下之翟衣展衣也。翟，綸翟闕翟，皆祭服。故曰胡天胡帝也。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也。其之言非它人，乃夫人之翟與展也。

副笄珞。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然。展衣以從王祭祀，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綸形。服之以桑葉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髮服之以見王者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爾。勅當耳，其下以純懸，填是也。編次則無衡笄，又笄飾之冢盛者。

詩庸 四又

卷之二

二十三

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珞，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翟衣。按王后六服：禕衣一，綸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祿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繡為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倍曰鞞。青，五色皆倍曰綸。禕衣，畫鞞。綸翟，畫綸。闕翟，刻而不畫。其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綸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綸翟。闕翟，無禕衣也。

毛氏曰：展衣，以丹穀為衣。孫毓因之曰：禕衣，赤綸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

云：瑤，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色當瑤，不歸毛矣。馮嗣宗曰：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於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為一云。

桑中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出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桑中，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

正義曰：言沫，鄉唐而生，衛都淫所主故也。

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益言，雖長而忘禮也。姜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也。

詩庸 四又

卷之二

二十四

郝云：沫，鄉唐而生，衛都淫所主故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益言，雖長而忘禮也。姜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也。云妹土，變沫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曰：妹，天也。不交萬物，不與君子，以永終知微。妹之象也。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宕也。茶，淫曰宕。來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對蔓菁也。義取于體賤其藜也。對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為刺。

鴉之奔奔

舊以為刺公子頌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為惠公之諷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頌宣姜。至生齊子。哉。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墻有茨。借老不及惠者。怨其幼也。此必長而後入之時。國人見其怙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為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為見刺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為為弟。然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開也。若作刺子頌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鶉之奔奔。兩雉相見。必盛氣而鬪。惡亂其匹也。鶉之奔奔。孕不以形接。故曰。鶉性不淫。

詩補圖風

卷之二

二十五

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詩云。鶉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才中。

定之方中

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墾邑。齊桓公。獲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於丘。始建城市。而管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此詩以管建為主。極重。匪直也。人。二句。前面無限事。都是塞洞之心。做出都是為人計也。至是。為政則動民之餘也。詩作于文公季年。而首章述叙其管建。次章原結。

三章要終。然不平說。

管建不常。種植不著。即此是秉心塞洞了。何也。春夏桑田。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定星方中。則農夫暇矣。始作宮室。而又撥日以審地勢。此四句。一串下來。其順天時。處即下稅桑田之心。其深日處。即下望景觀卜。以期民安。物阜之心。且因管建以禱。而計及禮樂。即期富庶。以興文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非待末章始見秉心之善。種植管建中一事。殊謂衛之琴瑟。宜待此樹之成。亦非他務未達。先興禮樂之說。然。必見得興象起。故先國和民。預為計者不淺矣。

詩補圖風

卷之二

二十六

非彼虛三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看。要看楚丘可興禮樂之大邦。振富庶之大效。畢竟從虛以望之。而因及于堂也。望此大勢。果可以建國居民了。而其間有大山及高丘。可依以立國者。又景之以正方面焉。此亦用表。但人之巢。上屬一室。此屬一國。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孰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降就下。虛言。非從山上下來。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桑。驗其土宜。言字。即本章滅字。與下章富庶。皆在其中。不以終焉。允城為言也。隱。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王介甫曰：上既言城市宮室，于是言其政事。蓋人若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瑞應，而曰降而
應物，謂之靈雨，因靈雨而稅桑田，此為國家根本之慮。
萬民衣食之謀，不比於餘太平，苟且目前者，故以塞澗
接下，垂心，不是空、操心，謂從盡此舉，心即秉于此事
也。一篇大有，于收嚴輕、點出，所以為妙。三千作實事，
不作預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是。

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劉云：夏
正十月，建亥之月，定星昏當南方之午位，此成周以後
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成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

詩麟圖

卷之二

二十七

時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揆日，周禮匠人曰：水地以攝置，以繩視縣，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於土，中之景，故之極
星，以定朝夕，或云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中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以此為楚
丘揆日之法，不知此乃伏羲察宇宙之中，如周公營洛，乃
得用之，楚丘倉卒還都，不過審一方之方位而已，安能

此
綴練

一章賦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衛以淫亂致亡，故
當破滅之餘，人心多懲，創往事，文公轉移之速如此。
劉安成曰：紅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映兩
氣則生，以水映日，成青紅之暈，月令孟冬之月，紅
藏不見，紅不收，藏婦不專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婚姻正始之禮，註不顧此而冒行，即不顧此正禮也，
或謂女子終當適人，不久在家者非，在人曰信，在天
曰命，失守身之節，即昧天理之正，一氣說來，不是推原

詩麟圖

卷之二

二十八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
不齒也。魯申公曰：綴練，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識
之，詩傳考補，春秋之時，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
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都之妓者，皆此人也，其
一則鄭大夫公孫開，山有扶蘇，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
韓詩傳曰：綴練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
子為君父隱蔽，故言莫敢指。李太白詩：漢祖呂氏，食
其在傍，秦皇父后，毒氣淫荒，綴練作昏，遂掩太陽，正與
詩合。鄧潛谷曰：陰陽和而雨，過曰淫，紅見而止，若

天以戒淫為

相眾

禮以反為文。曰上者謙抑退損之意。閔尹子曰：聖人師拱眾制禮。爾雅翼：眾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眾。詩義或取諸此。

序曰：判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判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于旄

詩人得于劉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耳。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內，蓋車馬旌旗自是常飾，惟忽見于

詩精國風

卷之二

三十

郊原之間，所以可羨耳。何以是詩人擬議之謂，反不重。妹子身上，總見這等禮遇，賢者不知如何報答，要得踴躍贊嘆之意。曰郊曰都曰城，雖是交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廬意。鄭氏曰：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皆注旄為。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二之字皆指于旄言。鳥隼為旗，畫鳥隼為飾，以其注旄于于首，謂之干旄，以其折憂程之羽，以為綏，謂之干旌，其寔皆旗也。隼象其勇，鳥象其捷。徐云：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駟，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

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古以善道也。

載駝

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

說者只謂歸唁不得，而自寫其無聊之况，駝馬登丘，行野，憂跋涉，怨許人，皆非寔情，然以控于大邦，二語證之。

詩精國風

卷之二

三十

許為婚姻之國，不能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毛傳得之。歸唁內有控大邦以圖恢復意，只未說出。人情惟亟欲到，每覺其後，故曰悠，然驅而復，然非真驅矣。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女子二句，自相起伏。猶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各字正與善字應，不可泥定歸唁之一節。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歸途涉秦，亦是設言，總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花，則為

今年夏尚未聞隣邦救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百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擊畫如致書遣人類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心中所懷何以云不如我而之我上云象釋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

蘇氏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于文公之下王之免爰桓公之詩也而列于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于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徑列載馳于後

詩庸 國風

卷之二

三十一

所以盡事之變 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淇澳

三章有進盛尊徽成就之別無淺深皆就武公已成之德而贊之也竹虛中鵬節清修有文植中之君子也故以為典有匪只呼過之辭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則倒矣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刊也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此與大學不同彼重精密此重道益大學以切磋琢磨為用功故以瑟調為德之中存赫喧

為德之外著而此即以切磋琢磨為德之進益故瑟調赫喧俱為德容之著俱在心神吐露上不設重武公不重民心

充耳二句只依本不說便是贊他尊嚴便舍德上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朱傳見其二字極得自正是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抑威儀惟德之隅瑟調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相別

金錫由于人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于天成故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寔武公俱自工夫上來只復其本體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

詩庸 國風

卷之二

三十二

廢前言如切磋琢磨是何等工夫後言如金錫圭璧是何等造詣詩人可謂善于形容此所謂無競之道有覺之德宜造于不借不賤俾臧俾嘉了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寬綽此便是自如故即重較以嘆之善戲謔善字便是中節故言不為雷以足之不作而層較與軼皆車上橫木而較又在軼之上無事而立別憑較致敬則俯而憑軼仰士之車上較而下較憑軼則容覆而肅憑較則容泰而舒老子云重為輕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語重較也 徐云或以首

章猶有主敬意至此方化于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效而效則瑟間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誼如孔子時而

啞者乎

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非王易也淇獨產竹與武

公特稟異氣而生也

為君子也

郝云綠竹綠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某竹小雅云

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濕礪一名木賊可以攪洗垢膩磨

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

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

詩補 國風 卷之二 三十三

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狐子決河薪柴少下

淇園之竹為捷又寇恂傳代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此

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通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

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筥皆取諸荆揚州

貢條蕩荊州貢箇籟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

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漢去衛武公時垂八百年苟

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盡化為烏有也傳註說

久即真多此類難與耳食士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

竹為衛物恐未然耳

考槃

一章其志堅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浚澗阿陸德是一

處想其他而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

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

涼寂寞之境也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

成乎隱也碩人之寬不要多下一轉獨寐而寤獨寤而

言一而又歌一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

樂也獨寐寤言無酬對也獨寤寤歌亦應和也獨寤寤

宿並無驚破其寤寐者矣永字有終其身之意弗過者

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漱流枕石無復他願 軸雖盤桓

不行而就其中從容自如即胸次之寬可想弗告者非

詩補 國風 卷之二 三十四

但不以告人太自形容不出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避世之士無悶于世 記云事

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于排優之流邦桀事于執爨之

職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序曰刺於公也 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

子辨之愚謂即賢者之不樂仕于朝而退處山谷若將

窮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即刺也

碩人

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

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適國之人情抑亦矣

又推而至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不矣。詩人倫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俗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適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謗矣。况其美又不止此乎。疑惟咨嗟詞愈緩。而刺莊公之狂惑愈添矣。

通詩不思其反。盡之其反。覆皆由耽字來。此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悔也。托而謀。而許。而送。而期。至而思其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矣。德

詩闕 國風 卷之五 三十五

非在我之有愆。朱子註中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桑白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易虎視耽。注耽下而專也。耽于酒。即濡首不知。耽于色。即展耽不顧。三歲亦就中。指其艱難之時言之。淇水二句。叙致悲涼。與以車還賄時。首何等逞風光。今何等煞風景。罔極二句。承上

怨恨來。再數其過。是通篇主意。以罔極之人。而待此淫奔之婦。勤勞困苦。則相依。生理甫遂。即相棄。此其常也。何論始時。謀約之言。兄弟之笑。不亦明說。使意味。其岸阻。泮。凡事皆有到頭處。反復即二三也。觀從角之語。則此女未奔而奔。時常見棄。則奔未久而已。哀落矣。人情反覆。容貌不常。何必至老始交。且玩自戒。徂爾四句。語氣迫切。而即接以士也。罔極。可見還是未老而棄。故至老成怨。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非獨眠之逐。此婦也。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

詩闕 國風 卷之五 三十六

以計籠人。何等驕倨。他者。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淒涼。真可謂曲盡人情矣。然豈惟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而不寤。掉臂之態。徒勞勒門之。歲亦可少戒也夫。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卷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為美。反正刺淫。決也。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恍然真身於淇水泉源之間。檜楫松舟之

上矣。總是自嘆，而自恨之意寓其中。可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泉源之委在左，洪水之源在右。

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芄蘭

本不柝末服不旗，衷此興意也。沈括曰：芄蘭生英，支出葉間，垂之如鐫狀。瞿星卿曰：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童子佩鐫亦非寔語。已是詩之上辭。能不我知，分明言其才能不足為我所知也。說者俱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三十七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鐫。能射御者佩鞬。容即容與之容，遂即直遂之遂。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黃氏佐曰：序刺

惠公，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徐云：悻字重，還是無智而以為有知，無甲而以為可甲，蓋痴傲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

河廣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舍臆不語，凄婉悲涼。

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往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抗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為世子，言即位非也。讀詩

伯兮

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三十八

鄭康成以為桓五年，衛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但鄭在衛南，不得曰之東矣。大約是宣公時詩，其事則不可知。

序曰：刺詩也。君子于役，過時而不反，當以此為正。

執爨，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即其事也。執爨前驅，當從婦人，想見上發揮。

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呂東萊曰：膏所

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註云：潘，鬻米汁，可

以沐頭，展喜以膏沐勞，孫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傳云女為悅己者容。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也。至于願言心痛，乃若

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
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覺情深。養生論。合款。
蠲息。萱草忘憂。兩物也。朱子謂一物。再考。

有狐

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為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
民也。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正義曰。蒙之
配。猶女之配男。近岸危處曰厲。一曰涉水自帶以
上曰厲。魯申公曰。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
水而傷之。鄧潛谷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淇梁之側。
詩補國風 卷之二 二十九

木瓜

此詩賦體。而云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
真以此二物相報也。四句俱作比。正意言外見。
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齊。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為衛人思之。故厚報之。而作
是詩也。

郝云。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
造之恩。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
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

賦刑。書名。刪詩。存木瓜。思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
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而投良厚。詩言爪牙者。見往
來之禮。薄施猶厚報。况如齊者。衛無以報。而奈何身死
遂伐之。事辭甚明。朱子改為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
好成古人之惡者也。倘謂序說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
乎。

季思云。校者平居不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
之與國。姜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
氏。衛人所以感恩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左傳昭一年。晉韓宣子聘于衛。侯享之。比宮文子賦

詩補國風

卷之二

四一

淇奧。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詩補國風卷之三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鏡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爾棫馮元颺

王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臼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為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時詩緝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

疏曰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于雅者何也曰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為風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黍離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

黍離

序曰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蓋為黍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周遷洛邑岐周故地蓋以封黍不應鞠為黍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宗

室之黍黍也亦非元城三見之說接如醉如噎是憫

宗周而不露一字憫宗周意只是黍黍上感慨自有無

限深情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

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

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

感夫

子貢傳曰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雅尹伯封

適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既太師正雅頌因魯

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

詩補國風

卷之三

雅政化不足以被辟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

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

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而則降王于國風非孔

子也

鄭夾際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

亡然漢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

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

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

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

非有定義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錫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鄧潛谷曰：二南西都，邠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徑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邠鄘衛為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於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傷，傷來日也。

詩補 國風

卷之三

三

也。難棲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能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苟字下得悽惋。

詩故云：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牲之勞，入有杜魚，鹿之遊，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改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草虫穀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象傷之憂。

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著註中大夫字，見得荒野之貽戚，四牡之載駸，北山之獨質，皆是鞅掌國事，義不容辭者。

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

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陽，陶，俱純心說，心之和，發而為聲容之和也。其樂只且亦，就作樂上，咏嘆只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並不消說。教非別設舞位，即所舞之地，即其位也。

詩補 國風

卷之三

四

魯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之而作謔。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今身遠害而已。程子云：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蘇氏曰：人若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郝云：房人，君小寢之房，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旌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間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詩篇，合作于堂上，何得

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
舞位，記所謂綴兆是也。若從朱
執黃執翻由房由教殊亦無謂。

揚之水

詩意思慮即是其怨處，不明言殺非十職，而但言思室
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成子母家，周人怨思
焉。

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
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彼其之子，周人謂它

詩補圖風

卷之三

五

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
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較朱似勝。

魯申公曰：揚之水，荆子討申侯，絀幽王之罪，伐申，侵甫
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愚使楚記曰：南陽，古申伯國，故有屈申城云。周時荆宛
并韓，皆近京師，韓并臨晉，以制狄，宛衛武關，以制楚，大

雅狩著其詩，申後為楚所滅，宛而有呂城，甫即呂也。幽
王欲易太子而求之，申繻與西戎方德申呂申呂方強

陳愛太子，故揚之水之二章，有成甫之歌，而傳註謂以
申故并成之，亦太踈矣。國語曰：申呂羅衰，齊許猶在。

中谷有雉

雉一名充蔚，一名菴蘭，能旱草也。遇人之艱難，遇人
之不濟，皆是悲其窮厄，無相原意。何嗟及矣，只是窮困
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無安命意。

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餓饉，室家相棄，爾
免爰。

周禮六贊，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百罹
不專指免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疏云：魯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戰

詩補圖風

卷之三

六

于縞葛，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嚴云：免喻鄭人
縱恣自如，而無可奈何也。雉喻周人力戰，為王受禍也。

愚玩詩詞，蓋新罹禍亂，憤怒悲傷之極，不自知其言之
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奸良顛倒，則其詞似過于

厲，所謂忠厚和平者，安在也。似當以序為正。羅氏願
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鬪死，亦其性然也。魯

申公曰：有免，趙鞅殺長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孔氏
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臂以捕鳥獸，使轉

相解也。
郝云：按春秋傳，鄭在公，敗王師于縞葛，此霸者無王之

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霸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霸，春秋始于詩止。以此後儒言春秋尊霸，失免爰之意矣。

葛藟

此詩以嘆已之窮為主，責人意輕，與終遠字相應。蓋繇是長蔓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許白雲曰：葛藟本生于山谷，在河之滸，非其所依，以興已之失所也。岸上而平夷，而下為水洿，滸入若唇也。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為左傳曰：詩懽國風。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

采芣

姚承菴曰：芣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呂東萊曰：芣為綿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什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三秋即孟秋仲秋季，註云不止三月者，只在情之轉後上說。序曰：懼諂也。毛鄭俱云：采芣喻人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以大事使出，采艾喻以急事使出。一說彼謂君

也。葛性善攀附，蕭艾至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睚近之也。小人本好諂，君又睚近之，則易諂，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問容乃。楚詞以蕭艾為小人，亦此意。

大車

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瞻男女之訟為。此詩以畏字為主，但不須摘破政刑字面。蘇氏曰：韋衣子男之本也，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為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天子之詩懽國風。大夫四命，服視子男。丘中有麻。

貽我珮玖，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牽于兩情，故貽之珮玖，以結寃慙，有致有情。若作奠詞，殊無意味。且上二章有將其字，而此章直以珮玖終之，有睹物思人之意，之子不即來，而又非不來者，揣擬留連，可以惡。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留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避則能使說堉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于留之文。毛云：子國

子嗟之父，莫云言子國者，其世賢也。疏云：毛時言藉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示曰彼美，人兮乎。

按周公之洛，治產業，勸工商，遂什二為務，玩黍離以下諸詩，大抵迫盛憂傷之詞。夫入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也。朱子以大車二詩為淫詩，意既疑之，而諸說作別解者，亦未能豁然擊節，闕疑可也。

鄭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莊公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

詩情 國風

卷之三

九

一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疊子儀，昭公立，未逾年奔，隸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弒子疊立。子疊殺子儀立，己又殺子儀，而幼厲公，厲公沒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躒立，詩以為次。

鄭詩廿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宋儒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則誤釋於鄭聲一語耳。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為詩，被諸管絃為聲，鄭聲好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詩乎。

緇衣

詩人毅勁篤厚之情，反漫道之衣食居處，皆日用尋常。

依一德，真是家人父子之情味，其語意勁之而若不能勁，即勁矣。猶若未勁者，故曰好賢如緇衣。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貼，而德自想見，不必明說。敷化促武，及衣被等語，考工記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緋，七入為緇，天子之御，既朝而退，擇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不曰衣之新，而曰敝，可想見其口

既意中摸擬之情。遠館授祭，亦同此意，都非實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諸曹治事之處，還周人遠館而還也。周之東也，鄭高是依武公以藩服而入佐王室，則

詩情 國風

卷之三

十

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繫，周人所當供億者也。大戎之變，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史其鼎，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至莊公不職，周人界號，公政，至取禾中肩，而緇衣之好替矣。

將仲子

詩故云：公志在除段，欲其積累累殺，而後勳，鄭人知之，實矣。故托為公推祭仲之詞，若謂公不愛段，獨不畏父母手，蓋諷諫也。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亦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為。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

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

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

故因其言而記之。毛氏不知其諱，其叙此詩以為小不

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

族，以謀兄弟，譬如瑜里而析杞也。王伯厚曰：杞有三

無，并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

苞杞，言采其杞，隱有杞橫，袍襪也。呂云：詞雖拒而意

則與之如侍人，際祖告昭公以去季氏，公執戈以懼之。

詩篇 卷之三 十一
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

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孝于叔，而不能已于姜氏者，可見矣。至曰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于宗族國人之議論耳，豈真愛段哉。

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序曰：刺莊公也。叔慶于京，偃甲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

歸之。

郝云：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米子因謂國人

愛段而作，非也。莊公偃甲兵遊蕩，比肥祥小，無賢父兄之

教，以陷于大違。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

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

以為國人羨段，意索然矣。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于田是出狩，在數是行狩，因田而在

詩篇 卷之三 十二
數也。如組如舞，此在道之時，與下螿控不同。五御之法

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釋文禽獸居之曰螿，火烈具

不，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材勇各句皆有傷汝專指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上襄雁行，只叙其性獵時如此，非御之善也。螿者，驛馬使禽，曲折有法，如螿形然，所謂逐禽左是也。控者，馬行方速，過敵而射，止之即止，隨所制控也。縱者，舍後而往矢不傾邪也。拔乃矢樹弦，虛矢樹弦，而舍之以去，故曰縱送者，既張而發，勇力有餘，若送矢然，故曰送。

而服不進而後兩驂不進而前此田馬之間只制度形
象如此無御之善意在數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田事
將畢時矣馬逐發罕覆矢也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
解牛提刀而立為之躊躇四顧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
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矣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郝云二詩並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
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
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于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
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

詩情 國風

卷之三

十三

序曰刺莊公左氏曰識夫教六經之旨一也

呂東萊曰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不載段之輕淺如
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
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正其
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
其恩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
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清人

此篇全責文公不善將將在彭有爰居爰廢無敵可禦
意焉不衝突故駟介旁上牙不刺敵故二牙重矣皆虛

設故事無聊賴景象翔翔兼兵將言馬以不戰閉而武
英以久懸而散陶上只駟介言勿指人說左無死按
之志右無奮擊之思中軍無惟懼連籌之志此豈獨將
之過哉則將之罪也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
之不能使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
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
文公退之不以道先國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閔公三年冬狄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
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

詩情 國風

卷之三

十四

羔裘

三章宜以鄭國時事影發為佳舍命者一舍字人惟僑
寓其中便有多遷彼直憑之為舍便是安身住足之所
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司直者一司字如司命司馬
之謂非一邦賴之以為主也凡其一舉動一操持標
正且自守不避權貴不避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覺
後培正氣挽頹風此正危言危行不毀方瓦合者也不
專指諫諍言牙以德言非以文言他充養既粹一段精
光外露耿上龍光在望足以潤色皇猷圭璋治道故曰
彥以鄭俗之靡而得斯人振之以鄭俗之陋而得斯

人之故。徒然煥然如此。二邦字亦重看。

古訓云。素絲以英。則五純三英。其義寔同。但古用五

而后用三。制各異耳。非有奢儉之別。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為續說鄭有。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風。故刺之。

導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嚴云。鄭注。叔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

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寔故。不寔好。以先公之義。諷之。莫

其少留也。

詩。周風。不卷之三。十五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于莊公。氣象一變。左

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

詩人非徒勉君子。遲其行也。感于事變。而懷其舊。惜

女曰雞鳴

通詩俱將然事。俱雞鳴時語。夫婦相敬。以風興。不留色

也。雞鳴昧旦。雖想像之詞。亦有德于無聲。視于無形。意

興字有振迅意。翱翔有急速意。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而

爭其得時也。治生之事。非一。此如花鳥雁一事。而餘

亦意會。不獨為飲酒之故而已。

弋獵亦是男子一事。然即此一事。不如人。則他事之廢

退。可知與于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借老本夫婦常

約。飲酒相樂。亦夫婦常事。然室家之懈。情偷生。雖不

協者。雖飲酒。豈可得哉。正就和中。與之中。祭他。傲。揚。念。頭

凡物在手。曰御。要看莫不二字。見閨門一團太和。不宜

在琴瑟上。舉。寫。好。出于靜。其。好。不。淫。矣。

三知字不可遺。要點出婦人汲汲之本心。賢士所砥礪

者。諒不以繒繳相陳。馳騁弋獵相娛樂。則不可不思。不

以來之。來字不重。人來重。我致其來。下順好。張此說去

若冰子之來。何以致其贈。順有莫送于心。意。凡。廣。人。物

詩。周風。不卷之三。十六

謂之問。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于貢。好之者。好其善也。

彼以善施。故有報。此德是激勵他去。親賢見。得婦人女

子也。汲汲。要。欣。附。賢。豪。况。有。夫。夫。氣。者。安。可。不。思。不。以

招致英雄。觀數箇字。來之等之字。便見取友在己。不

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山濤之婦。自比于負羈之妻。

欲觀狐趙。而言阮籍守正。當以識度相友。

序曰。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于瓊瑤。言德容于將。言德音。各以其類也。揚用修

曰。治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

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一顏，瓊瑤之佩，不謂婢作夫人。嵐披荷葉，舉止羞遊鳥，亦開雅乎。司馬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開雅甚都，則開雅與都當是二義。神女賦，婉若遊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鳥，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一說翔翔，車中衣服，迎風輕飄之貌。序曰刺忽也，疏云鄭人刺忽辭婚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朱子謂忽辭昏，未為不正，即其大國，亦以勢孤援寡，未有可刺之罪，序特以孟姜二字附之耳。

山有扶蘇

詩經國風

卷之三

十七

扶蘇已得而欲，木厭之詞，揮兮未得而急，欲得之辭。狡童已絕而又欲，別圖之詞，寒裳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序曰刺忽也，砥美非美然。

呂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隄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狂且為，則昭公而美非美可知矣。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隄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若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蘇氏曰：毛詩之教，以為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

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爾，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惑之也。忽之為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于齊，夫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之生于隄，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為潔而害于國，乃砥謂狂耳。

獲兮

詩經國風

卷之三

十八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感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曠，揮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按呂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爾能保則我，其和女要女矣。然而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郝云：讀其詩，凄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亦無重援，內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寡友共濟，所謂

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終也。

後子曲曰。此更懼之辭。非倡和之意也。木槁則其澤俱風。以至而預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狡童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推臣擅命也。朱子辨序曰。昭公鄭國之君。安得以狡童目之。且其人柔懦。陳澧不可謂狡。即位已壯。不可謂童。張七澤曰。箕子亦以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十九

狡童目其君矣。紂豈童稚之年耶。

嚴大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詩故云。突與雍糾為謀。以殺祭仲。糾洩謀于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則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攷。

褻蒙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疏云。國人思逐突而定忽也。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涉濤。往告難也。言他人者。先卿蘇晉宋衛後之荆楚。鄧潛

褻蒙欲君求衆。自助也。褻蒙涉濤。奇與子同。豈無他人。博謀而廣慮。狂童之狂甚矣。慮必及君。蓋危之。詞中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教以狡童目為。郝云。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標而終有鄭國。忽孤立。故終以死。當時為突黨者。不獨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為突望諸侯之辭。人情險熾。如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為先。繼世者。人心為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為有國者。殷鑒甚遠。

此聖人皆存之。以見垂統者。貽謀為先。繼世者。人心為本。鄭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累世。其為有國者。殷鑒甚遠。

丰

專指之曰子。泛指之曰叔伯。前不自說。後固自新。情蕩極矣。姚承菴曰。始悔其不送。不待也。故言自今蒙戴。或指侯有駕于者。即與同行。非竟無其人之說。

詩補國風

卷之三

十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傳曰。男女之際。迫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處在坂。

傳曰。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

易竊取粟人所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

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新行粟杜預云行粟表道樹

風雨

妻、暗、極道其時之無聊也。既見君子作預擬之詞更渙一層

序曰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徐士輒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

喙爭曉之意黃葵峰曰士君子當昏亂之時舉世波

瀉風靡而以得見中立不交之君子為喜凡有感時憂

世之心者未有無是思也安得以邪心觀之則亦安往

而非邪哉

子衿

序曰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疏云學校不

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辭。徐

子先曰此詩朱子謂其辭儂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

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其說。毛氏曰青衿青領也

學子之衣服。程子曰縱我不往謂往教強詰也。鄧

潛谷曰桃達無儀學其某矣故不見而合之誤焉

楊之水

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公而作是詩

呂東萊曰無信人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

穆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是

心向之者乃暗于情偽不知研倚故提耳以告之也

按忽與子臺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

出其東門

此重匪戒思存不重末二句也蓋此人以禮義自開叔

伯之交和蔓草之從淫不勝厭惡痛恨之極其思何為

詩論國風

卷之三

二十一

勤此正砥柱中流的念頭不可說我自有一妻子在何以

思此也一聊字有意編衣茶巾雖不比衣錦裝衣佩玉

將者而戒之樂聊寄之戒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况

如雲者我樂我自樂也與娛同樂也雲狀其倚麗可觀

茶狀其輕白可愛。孔氏曰如茶乃茅草秀出之穗吳

王夫差黃河之會素甲白羽之輝望之如茶

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人民思保

其室家焉。如雲如茶指棄女也兵革喪亂之後喪服

者多故曰如茶。歸云時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曰

聊樂我員

野有蔓草

遠我願，女子自道也。借滅通男女言之。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安男子也。邂逅即得所欲，何其盛之易也。淫可知矣。

草蔓行淫之地，露溥行淫之時，或曰仲春之候。

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大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驥賦：野有蔓草。子大林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

詩譜 國風

卷之三

二十三

鄧潛谷曰：野有蔓草，美也。昔夫子嘗賦之以美于桑子矣。曰：清揚婉也。遠我願也。解束帛贈焉。

溱洧

首四句本是賦，又以起下二句為興。溱、洧二字，妙風俗。通云：溱者，潔也。杜篤板，賦云：正威祈禱，周禮女巫掌歲時，以法除疾病。蔡邕云：被于水濱，凡言後者，社也。以為祈禱社也。后世修禊如此。且往觀乎，情意留連，勺藥一名可離，又名江離，故相別者以此為贈。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騷蕩，風俗淫佚。于此可見。序曰：刺亂也。鄧潛谷曰：溱洧，刺淫也。淫始于觀遊，禮

蔡邕女無。覺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

齊

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懿王使烹為齊之變風始作。疏曰：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祗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詩以之為次。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交也。

詩譜 國風

卷之三

二十四

雞鳴

通詩美賢妃，只在叙事上耳。開目擊，總是明作之助。而鮑色廢禮之恨，尤可憐。古宵衣之箴，一節緊一節。首二章，頌體會其衽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故一觸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感然告矣。繩聲月光，皆極形容其警畏之詞。非必以似也。朝字，虛說不指殿陛，故註云：會朝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一說各下二句，乃賢妃自為模擬之詞。末章甘字，與憎字可味。說到濃情，可憎益見明作可愛。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盈朝昌，極是

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詞婉而切。

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珮而去，故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珮于房中。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急政，故陳賢妃相儆戒之道，以刺之。朱子即以爲賢妃之錄，未是。

子之還兮

通重警人一邊，還保等字，俱指技藝之美說。每章相應，淺便捷之外見者也。昌便捷之具，備者也。疏曰：釋獸

詩補圖風

卷之三

二十五

云：狼，壯獠，北狼，其子微絕，有力迅，陸機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捷猛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云：狼膾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在狼裘，是也。

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爲之好焉。

呂東萊云：燕以遊佃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見于肩睫之間，然其神者，淡矣。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郝云：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

之所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此詩人誤爲新婦之言，無俟著前一節，便是刺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純，則以素絲，而加于纁之瑱，則以瓊華之石，純謂懸瑱之纁，用標采線織之。

朱子曰：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徐子先曰：瓊華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秀瑩瑩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

禮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送后，魯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無不親迎也。此特卿大夫以下之事耳，而國君可知已。故序曰：刺時也。或云：何以知非國君之事，按純，君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故知卿大夫以下事。

詩補圖風

卷之三

二十六

呂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燕之風俗曰：侯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劉柔鞋重遠，異齊，五味異和，器

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

也。

東方之日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毛氏曰：君明于上，若日也；臣察于下，若月也。室在寢

內，閨在門內。

郝云：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為衰。朱子改為男女淫奔，自作非也。

東方未明

詩作于哀厲，急改之時，失之晏處恒多，獨舉其早言之。

極有含蓄，前自公召之下面，頌繁找一句，况有失之暮

而不可必者，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詩補 國風

大卷之三

二十七

三十四

別色為晨，未別色為夜。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

掌其職為，以未章為司晨者之過。若君為其所誤者，

更浚婉。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于朝。

南山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

而去之。

詩詞前刺襄，後刺桓，意則以襄為主。蓋魯桓祗兄自三

有危心，為結婚于齊，歸田于鄆，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

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

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棄之，故于淫其妹，以桓

之中法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既得其正，而不

能窮止者，何哉？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

魯桓，恥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屨有纏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

結為纓，之垂者為綏，此必隼方可對結。釋文東西

耕曰：衡南北耕曰：從。

同田

通詩以戒躐等為主，未言循序，正見不必躐等也。田字

詩補 國風

大卷之三

二十八

三十四

思字內含急遠意。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

然下手時，須一步，餘一步，着寔做始得。童子總聚其

髮以為兩角，如非字之形，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

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

夫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故云：公嘗師于晉，止

殺鄆子，置鞶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鄆矣。又

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

子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若何能有成乎。

總角而弁，綠縶之踰也。

盧令

廬黑也。世稱韓廬。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廬。

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箋曰：鬻讀當作權，勇壯也。

救筍

重一救字。鮐鯁，皆魚之可制者。東海之魚名曰鮐，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連。埤雅：鯁字從與，失水則死，弱魚也。鯁謂之鮐，頭大而鱗細，魚之不美者。里語曰：網魚

得鯁不如啖筍。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二十九

五

子曰：不能也。先儒崔說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名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

挾宗國以愚其子，箝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執，何有于子之廢？故狩，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

王姬之昏，僕、馬、甘棣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者，痛父沒，號泣于

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碯之臣，幸其小

安，忘其大怨，悲夫。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郝云：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朱子改

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筍可制魚子之子，母猶曰弗克，夫不制其妻

則同救筍矣。故救筍刺夫而猶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

此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矚目之地。駟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為其所不忍為，又志得意滿，略無羞惡之心。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

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渾厚之旨歟。發夕，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登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三十

五

行不能待旦也。較註似妙。薄，見欲至之速，車聲之疾，駭群聽也。車飾之美，係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

曰發夕，豈弟等皆極其醜類，無恥之狀。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云。

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云。

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云。

此詩每刺勤儉。知其未并于晉以前也。

葛屨

魏之福急非一人。此人之福非一事。舉一以見之。若謂
縫裳之女所作則固矣。詩以刺福急為主。儉者福急相
因。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此當儉者也。冬用夏
屨。一似可以履霜者。此與宜听宜獄一例。笄曰。女未三
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未三
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未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
運止。非不安舒。運讓。非不有節。服飾。非不貴盛。而中心
福急。表裏不相符。所以可刺也。福心。須寬說。而縫裳
在。其中。

卷之三

三十三

蘓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
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
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翰云。寬裕者。其派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小而福急
若此。何以傳世。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感于惠
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一年之間耳。
詩故云。曰左辟。曰象褊。貴者飾也。曰葛屨。知服之非其
時也。曰要褊。知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履夏屨。女執婦
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

序曰。刺福也。魏地陞陞。其民穡。巧趁利。其君儉。番福急
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

是以儼容言。如英言。俊逸閒雅。如華可愛。如玉。言慎密
溫潤。如玉可寶。皆自著于外者言之。而局量褊淺。規模
狹隘。則其中可刺也。公路等官。貴人通稱。
蘓子由曰。冰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
也。涉冰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不宜
為也。春秋傳曰。晉處公立。始置卿之造。以為公族。其
庶子為公行。道肩請以括為公族。而肩為駟車。駟車。戎
車之倅也。肩庶子也。而為駟車。則駟車公行也。然則公
路公行一也。

卷之三

三十四

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渠驥。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
鄉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張七澤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
來桑采莫。正與公儼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
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彼其鄙
薄之詞。
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郝云。不敬
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

園有桃

政以經理國家，莫安生民。內園富強，外杜侵伐。兇魏以
河洛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而憂，而
徒以怡堂屠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日，長慮却顧者。
安得不思而憂也。此詩重一憂字。憂根思來，歌謠中。就
有諷刺時事，借以諷切在位。如作宵衣旰食，卹模猷三十
字之類。故下「已」以「子」曰「二」字。應他，不然，徒自悶「憂于
中」此人何為知他憂國，且曰「彼人是也」下驕字。正根歌
謠字。見以歌謠打動朝廷，莫菲君相，便見倨慢無禮。脾
脫世界氣象。彼人兼君相者，是字以安常襲故，無事更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三十五

張以病國，不好喜，以病民。此小國所宜，子曰「子室指
歌謠言，誰字指議已者言，勿思字須重發，以核克親
以憂度曲，此與意也。疏義以出納相對為興，未是。一
說與意與前篇同，亦與之類賦者也。所云園小無政，只
是安于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
以為報，園較以為食是也。故以為與耳。心之憂矣，以下
凡六轉，反復悽愴衰世之風。嚴華谷曰：桃可以為核，
而不可以為報。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迫于陋。詩人以
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寔以為報。其者，將然
之詞，言其必至于此憂之詞也。六果桃為下，棘酸

棗也。此指穢棘而言，皆果寔之賦者。無政以維國勢，
可憂也。用匪人以亂國是可憂也。行國帶歌謠不足
說來，難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一行去。周禮本
行國說。
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盡，不能用
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通詩重父母上，不與兄五者，兄養父母者也，不直言已
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詞旨浚婉。念已祝已，俱
根瞻望來。本文只一氣貫下，不可斷。孝子不登高，不履
危，正是慎意。夙夜必偕者，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
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上。夙夜必偕，見
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為侶也。止謂心彼而不思歸也。
與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敵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按序說，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
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

詩補國風

卷之三

三十六

十畝之間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詩歸國風卷之四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爾賡馮元颺

唐

譜曰唐光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
燮改為晉侯當周共和晉僖公時唐之變風乃作

疏曰召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
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生靖侯宜臼宜臼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僖侯司徒司徒生猷侯籍生穆侯費王自曲沃徙絳

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

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弟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

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弑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弑

子鄂侯邵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

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

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

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三年卒子猷公諱諸立今

詩以之為代

穆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為此克之舊而

非晉德所及也

卓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

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其子燮父嗣

改封為晉則晉之為唐也文武茅土之誓矣成侯徙曲

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變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

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仇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子

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自鄂侯入春秋而鄂侯

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

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

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

詩歸國風 卷之四

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

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寔也故夫子傷之惡之不稱

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書虞師晉師滅下

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

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

治春秋以周天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顯也治詩

以先王之風教夫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

三章開說意則漸浚外較居深憂較外深瞿動于思

繼緯

三章開說意則漸浚外較居深憂較外深瞿動于思

蹶則見于為矣休則安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
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咨嗟及時為樂正見過時
則職業復生矣已有不盡驚慌無已太康與荒字相應
康則荒矣職思見思皆吾職也居者終歲之農事也不
必兼狩獵桑柘思居無荒一申意不作兩層瞿字從目
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既在心上看良士句借言
歌其似之耳非法也余意連似字亦不明說更在
外註餘也是居中之謀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
皆是若說思慮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
若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 每章重職思句而好樂無

詩 卷之四 三 四

荒二句只是上意非着力說各章相應 役車葛箱則
載任器以供役收納未稼亦用此車
序曰刺晉僖公也徐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閱之歎其及
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克之遺風焉
郝云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徐不中禮以蟋蟀比擬
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
月歲畢是大錯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家
宴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以歲之中朝
廷有會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

以時用以禮為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既
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桎梏是墨
道也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
賦而能進樂盈而能及中和之道忠臣弼諧之語里巷
歌曲為得有此未于改為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
禮夫民間行樂無關於政教則亦不足以為風列國矣
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幽
厲以前之作其爽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
乎今盡斥為無據不知又何所據也
接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意殊不
詩 卷之四 不卷之四 四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意 問多憂則覺
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幽處獨愁慕遠則
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忙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
一名寔有二義
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
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其民散曰時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呂東萊曰呂祿棄軍其姑呂頌悉出珍玉寶器設堂下
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嚴云信公病在鄙陋故蟋蟀欲開府之昭公死已迫
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激發之使知戒懼
郝云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雖自守所謂亡
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寔慘
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為解蟋蟀之憂豈不迂乎
揚之水

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不國以封沃 賦強昭公微弱
詩歸 國風 不卷之四 五

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作此詩者乃少沃之黨如鄭人
歸段之意非舉國人也 觀不取晉人句可見不然沃之
傾晉豈待武公哉
詩首在一從字素絲也以素絲為中衣即朝服祭服之
衷衣以丹朱為緣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即一旦黃
袍加身之意謀自上出謂之命
郝云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美之突之逐怒也國人先去
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為刺而聖人皆存
之所以為萬世長民者哉
嚴華谷曰時沃有暴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符為用

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
謀使公聞之而蚤為之備也 若真欲從沃則此詩不
作可也亦反聲之于詩使采風者聽之以諷其君矣安
在其為匿之也設為惡密正所以洩告昭公也 又曰

莊子既指桓叔則上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
使也 又曰異時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之
桓叔敗還曲沃晉人乃立昭侯子孝侯平誅潘父此可
以見國人之心矣 徐云晉人之于曲沃三弑君而三
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後以武公勢已漸大不得已
而從之耳安得昭侯之初遽使歸沃哉詩明告而不怙
詩歸 國風 不卷之四 六

悲夫
椒聊
枏之性芬香而少寔今壹椒之寔蕃衍盈升非其常也
與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日成于桓矣 俾雅美
莖氣好上枏氣好下 詩譬沃以支子受邑其馨香下達
將盛大也 遠條只鮑桓叔之強少與未艾或云沃
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
未之盛不為無謂 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焰之無比
也且為名氣勢凌厚鞏固之意 戰國策木實繁者枝
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巨者卑

其主。此詩之旨。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故季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曰：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

綢繆

新折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鄭氏曰：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見

詩情國風

卷之四

七

在天，則三月未是不得其時。若毛氏以三星為參，則正當十月霜降送女，冰泮殺止，則十月正婚始也。曷得曰過乎？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此則心星也。注忽見字，在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如此良人何，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唐詩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婚姻名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期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扶社

鳴、眾、能情義上說，非形影孤单之謂，豈無他人二句，只當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碍下文不如我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為自傷也。比有眷戀意，似有扶持意。

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猶若無兄弟，將為沃所并耳。詩故云：衰侯之時，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徑庭之田。于是徑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率為曲沃所執。徑庭之田，乃衰侯之弟所所有者，故以扶社相訖者諷之。呂東萊曰：杜雅特

詩情國風

卷之四

八

三十八

生其葉，清蓋言晉公室枝葉凋落，曾社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助蓋後晚，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其不如同父也。瞿星卿曰：胡不口氣，分明只嗟嘆之言，其胡不見親助也。

羔裘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云：居，傲狠無相親之意，寃苛察也。言汝如是不恤我，豈無他人之可往乎。以子之故舊而不悉去耳。傳曰：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居上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完猶居上也。完當是未
盡瑣屑不能寬大之意。一說居上以定民之居言。完
完以完民之病苦言。子貢傳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
羔裘。

鵝羽

鵝羽連蹄樹止則為苦。凡掛業生者皆謂之苞。范氏
曰思得休息以及其常厭亂之甚也。

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子下投。投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按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
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

詩補國風

卷之四

九

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
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
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

無衣

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
耳。其言一也。嚴華谷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以晉
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人發兵
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
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
于翼。晉人又立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

都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

莊伯伐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

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是為

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

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

也。家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僖王受賂命為諸侯。晉人

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彼其請命于天子。豈真

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晉臣

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旌節者。無異。無衣

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詩補國風

卷之四

十

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

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

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

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

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

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晉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

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以

朱者漸矣。

王伯厚曰。自僖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臣怨而忘。威烈

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

之命出爾反爾也。

武公之初執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仲立得二晉又

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則周雖微而名不

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

然矣。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其目中豈

嘗有王執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偃塞者

蓋誅其意非必昭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為天理未盡滅

小序以為姜武公皆非也。

有秋之杜

詩贈國風

卷之四

十一

道左則僻道周則迂。嗟肯適我此心惟恐賢人弃也。

大凡望之即至者其心猶未切惟驚疑顧慮是中心

萬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然不拘在勢力

寡弱上論也。曷飲食之不承寡弱是中心好之處

我望之語非絕意之詞若作無自而得飲食便無趣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棄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

輔焉。

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

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寒也興者喻

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

特生之杜然。

箋曰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詩說曰杜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

葛生

前嘆生離後真死合。徐子先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

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韵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

婚媾交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誓有永畢之志矣嗚

嗚之情隱然枕衾榮爛符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

旦夜長難旦日夜緊頂獨旦字來百歲緊頂日夜

字來

詩贈國風

卷之四

十一

家庭空想則頃刻為長羈旅逗留則百歲為短此不是

絕望于生前正是後望他歸而為萬不得已之詞耳頃

婉轉為得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

采苓

苓生于隰詩生于圃若生于田皆非山中之物而曰藟

曰下曰東原可指喻諄口之善狀也

陸曰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諧焉采苓

則因人所甘采苦則因人所苦毛傳首陽山名而註

云首山之南也。夫謂山南之顛為可，而謂山南之東可，手苟亦無信。詩人指謔言不足信也。無然自聽之者，言也。輔云：說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唯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可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謔之法也。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曲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謔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寔天下之名言也。

序曰：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謔焉。
詩屬國風
不卷之四
十五

譜曰：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于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及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疏曰：非子之曾孫為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緄公任好立。卒，子榮立。是為哀公。詩以哀

為次。

詩傳曰：魏唐先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多。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又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嚮盡矣。車隣其隘勝也，世道與衰非降之機，在是歟。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假周魯之漢，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秦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蹶。手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漢，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

詩，大都派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奮勵激昂，已有招八州而舉六王之舉。周王而秦興，夫子已發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寔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車鄰
此秦襄公始為諸侯時詩，要得初見，誇羨意。白顛蓋名馬，騂騶，盜驪，赤兔，的盧之類。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樂者，樂國勢之隆，君威之盛，使見有人心動進的意思。並坐，非與君並坐也。作國人自家言，鼓瑟處，頃安發

拊解彈箏擊缶而呼鳥。秦人之舊習。今亦宜改弦易聲。道于中國優柔之趣。既見君子下。正緊補氣象新而國勢赫。此非獨一人之幸。亦吾人之幸也。其老至其公。俱國人身上說。即扶杖往觀。莫須史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之意。車馬侍御。如此改觀矣。及其說見。又與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未見而侍衛之森嚴。即日。聞聲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與中國雄傑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勉。各即。秦能邑。待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夫子錄詩人之令。以冠秦風。知亡秦者寺人也。

詩情 國風 卷之四 十五

子貢傳曰。襄公伐我。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故詩人美之。六感只帶在馬上說。不以御言。有岐豈之士。故有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掩羣之地。蓋北國者。天子所御。幸。辰壯孔碩。雖見禽獸之多。以占氣運之感。還重翼。跌之儀上。舍後。還指公親射言。人游而馬間。車輕而犬。健。寫一畢狩光景。一說載。檢于。轡。以欲其。遊。字不從犬也。田犬。無短喙者。

徐云。古者。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仍秦之陋。非先王之道也。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畢。園圍之樂焉。詩故云。識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嬖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不可知矣。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識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即國人之風尚如此。而說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小戎

兵車在前。落行者。元戎。其次小戎。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鈞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兵車之軫。以馳突。攻擊為事。故從其便。取便利也。鞞。即鞞也。車之遠近。以鞞為主。而卑前。兩服馬。一在鞞左。一在鞞右。其制。不曲。則服。若。不展。故穹。然如屋之梁。以便服之進退。分為五處。用皮鞞。之。游。環。鞞。環也。游。服。馬。之。背。而。貫。鞞。之。外。總。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鞞。之。有。鞞。鞞。以。革。為。之。首。屬。于。鞞。尾。屬。于。鞞。著。服。馬。之。外。鞞。以。止。鞞。之。入。陰。揜。鞞。也。在。鞞。前。鞞。上。鞞。環。附。馬。使。鞞。引。之。行。也。陰。板。之。上。鞞。鞞。有。鞞。曰。鞞。鞞。之。以。鞞。鞞。上。先。處。有。文。彩。之。茵。車。鞞。當。心。有。鞞。

音情 國風 卷之四 十六

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較長于大車欲其穩也。駕
我騏驎句是馬之異駕字又屬車一逸亂我心曲。就別
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淒涼光景。温
其如玉以平日德性言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
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
肩狹而車廣一肩不足為衛故令載之非止防其破毀
也與二牙重弓意不同。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駮馬逼
于脅駮內轡不傾卒挽故繫之。駮駮內轡也不可當
陰鞞之鞞彼乃引車之鞞此是控駮之轡也。此句所主
在鞞所重在蓋不重制駮上。

詩補 國風

卷之四

十七

馬被輕甲而無受駕橫奔之虞車上建公矛之鏃底
則以金鑿之取其堅也。千大者為肩中者為伐故不畫
龍而画鳥羽也。張以藏弓虎皮為之肩以馭馬鏃金飾
之二弓以俗折壞而交鞞之竹閉以繫弓而緹約之
曲礼進戈者前其鏃進矛戟者前其鏃。鏃底曰鏃平底
曰鏃。周礼云弓弩曰鏃。地則鏃于弓裏俗損傷也以
竹為之。
序曰美襄公也。俗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松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董蔭

蕪陵景色蕭索淒涼使人感傷。兼可想秦人悲歌黃氣
所謂二字意中之人難向人說在水一方想像擬議之
詞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
皆不可得哉。知此意者連水亦是借語點出中央亦明
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并不在中間。宛然字家
可玩味。坻小止也。能過水使遲流故名坻。道阻且
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看。曰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
曰且右者水勢渺茫而難值。
徐傲弦曰秦俗强悍既非桑間濮上之懷私又不可謂
猶衣袂杜之好賢則所謂懷人者果何人而求之果何

詩補 國風

卷之四

十八

為也。意者同袍借作之念。並坐鼓簧之習。不能忘而有
車鄰駟職之意與又何其言之婉而切也。嗟夫何地無
賢何地無好賢之人。况秦故豐鎬故墟安知非隰桑歎
葉之遺乎。是又不可盡殺之矣。唐荆川曰秦時風俗
為聲利不驅雖豪傑名且側足于寺人嬖子間而不知
愧。乃有遺世獨立澹乎淡澹之外若斯者。豈所謂一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與。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
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乃并其姓名
而外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

露為霜時之變也。薰葭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
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遂流曰：遡泗，順流曰：遡游。
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詩說：薰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

詩為襄公初命為諸侯，作無疑，至止句，亦重言逐戎之
後，然封之功，奄有岐豐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為秦鎮也。
此不比遊觀覽勝者。紀曰：錦衣狐白裘，謂白狐裘而諸
侯在朝之服，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在國則不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十九

服之。在國視朝及交鄰國，知此為歸而告廟見之也。黻
不備裳，猶言衣裳而綉以黻也。其寔黻在裳，不在衣也。
頤如陸丹，頤之移也。佩玉將，佩之改也。壽考不忘，
只願其久居君位。嚴華谷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
天保祝召，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岐地
名山，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
名山，多材木，見雍州之為上，稷陶臣耳。語曰：山居
千穽萬楸，其人與千戶侯等。
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
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

兵伐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我，侵
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
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
岐豐之地。

呂東萊曰：燕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
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
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
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
不遷也。

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頭服，大夫美之。
詩歸國風

卷之四

十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疏義曰：車鄰，駟職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
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
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黃鳥

黃氏佐曰：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
且暴人，所常采，禁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
以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詩作于已殉之後，故稱穆
公，百夫，心與人百其身相照。徐玄扈曰：應劭云：秦穆
公與群臣飲酒，酹公曰：生於此樂，死於此哀，于是卷息

仲行鐵虎許諫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不死良已微君為往後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公不為無罪也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于懷臨危端非其本心也夫名有所迫而不獲已爾東坡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蓋至此而其論始定

詩歸國風

卷之四

二五

晨風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疾坤雅云鷦去來有時孔氏曰木皮青曰駮遠望似駮馬胡謂之駮駮之言六據所見而言只不疑便是忘曰多者以時之久言也如何如何亦不你疑詞宜言不當忘已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疏曰此穆公舊臣所作呂東萊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與二詩見之趙氏曰賢者之欲仕于大國猶晨風之欲止于北林

無衣

讀其詩有市恩結死意然要者與子同三字共此一王共此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抑是詩也有壯氣而無懼心蘊子所請秦人好戰之心置然而未有已者乎然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以移周鼎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多也同仇如云敵王所愾云爾不必定指復仇說說文戰有枝兵也晁錯曰兩陣相近平地茂草可前可後此長戰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謝疊山曰曲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正天下之大義為己任乃知岐豐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已降尚異于列國也秦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有勝兵非幸也

詩歸國風

卷之四

二五

晨風

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沈仲容曰鄭以為康公平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王于興師則曰修我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不與同欲而與同怨故刺之

渭陽

重一送字。贈者將其送之情。而思者感其送之感。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悠哉思句。會蓄酸楚。

董氏曰。中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現者。美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玕璫。瑤瑤之屬。

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之。

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續說。按春秋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蒸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我。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公十五年。秦晉之戰。穆公獲晉侯。以歸。夫人為之請。即此秦姬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受。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權輿。

詩重禮意上。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在。

與。億安也。供其匱乏而安之也。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與始。故借以言始字意。孔氏云。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四簋。蓋燕食非禮食也。

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陳。諸曰。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蔡。淫無度。國人傷而刺之。變風始作。

雖曰。胡公媯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于僖公。孝立。蔡子武。公靈立。卒于夷公。說立。卒弟平公。靈立。卒于文公。圍立。卒長子厲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父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父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以好女誘。聚厲公。躍立。是為利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卒弟杵立。是為宣公。卒于穆公。歆立。卒于共公。朔立。卒于靈公。平國立。詩託于此。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受已極。詩託于此。下于秦夷之也。徐儻曰。陳今在開封府陳州。蔡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因諸詩而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

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

者春秋時陳服于楚。一說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由大姬與。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止也。

宛丘

詩以刺蕩為主。蕩兮內。就舍下鼓舞。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鷺羽。此商書所為恒舞也。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孔氏曰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又曰。樽酒簋二用缶。然則缶是毛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曹氏曰。秦王嘗為蘭初如擊缶矣。揚博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鼓。

諷

卷之四

二十五

東門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柳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以貴族猶然。何責于小民。娑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穀且無陰雲風雨也。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此四句一時事。勿令約會往會。穀且于遊。名是一時口氣。勿泥註又字以為異日之事。枌。見手授也。

一說原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黃氏佐曰。殷湯制官刑。傲于有侯。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終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而終以亡國。信哉。

序曰。疾亂也。也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嚴華谷曰。此詩不用首序疾亂之說。謂淫者自言如此。味不積其麻。正誦責之辭。非相樂之辭。

衡門

諷

卷之四

二十六

此詩若在居處。食色上發意。便不是高隱。然居處食色中。汨沒許多人品。可以豈必四字。正素外不顧外。

陸農師曰。里語云。海鯉伊魴。貴于牛羊。言路以淺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作是詩以誘掖之也。嚴云。一章言小國。足以有為。二三章喻不必大國。而後可以有為也。

東門之池

水徑法。陳城東門內有池。上水東西七十步。至清潔而不耗竭。中有故台。處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也。可以

見人上可往無禁止也。渥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無害也。姬貴姓被美附之貴女。因世族之英。閨房之秀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無不可為。是之謂深風也。

陸師農曰。紆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歲種。孔氏曰。渥漬也。漸漬之使柔。悉管者。已渥之名。未渥則但名為茅也。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淋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

詩。國風。卷之四。十七。

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渥麻。漸漬而不自知也。東門之楊。

此詩疑慮之意。反復道之。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鄭氏曰。楊葉祥。三月中也。喻時晚也。

蒨華谷曰。親迎以婚為期。星大明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

墓門

此詩全是誨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在顛倒。思子一向重

一己字。慮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誰昔已然傷之也。顛倒思子。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

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為。

此詩知佗之立謀已成。而猶未動于惡。冀其聞言而改

悔之詞。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妨道。無不斯之理。鴉草樹。無不彈之理。喻佗之弒。送終必見及也。夫

也。造此不良之謀。自以為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無不知之。知之宜已之矣。而不已者。其惡已稔。非朝夕

之故也。詩。國風。卷之四。十七。

而爾不顧。它日能無顛倒。思子言也。此本詩故。而小通之。特不用其無良師傳云。耳。朱子舊註曰。陳佗文

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

呂氏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而徐思佗言。

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泣盟。佗與鄭伯盟。歎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故其歲月。終數年爾。而盡感多壞如是。此詩

人之所傷也。

蘇氏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

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名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鴉皆為佗之師傳。其序此詩名曰。佗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失之矣。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

卷之四

子九

序曰。憂諱賊也。宣公多信諛。君子憂懼焉。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成。則有中唐有甍。人罕致之。則成其美。卯有白鵲。又莫成之。則成其文。毛詩正義曰。防多樹木。故鵲性巢焉。卯丘地美。故有若生焉。以言宣公信諛。故諛人巢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不巢。換謂註。與諛同。書云。諛張為刃。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埤雅云。鵲本鳥名。名鵲鳥。咽下有鵲如鵲。具五色。因小草似鵲。故取意焉。子貢傳。靈公聽諛。因泄治。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華云。鵲巢積累。喻諛之漸積。若草延蔓。喻諛之浸廣。靈公積累之意。鵲巢積累。以成文。猶諛言交積。以成惑也。

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卯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月出

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佗人。蓋男思女之詞也。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臨也。僚。美好之意。慟。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懷受。煩擾而悲苦也。天昭。糾縻而急迫也。悄。愁德也。愴。動搖之意。慘。悲也。歸云。佗人僚。舒窈糾兮。當月出時想見之。毛云。舒。舒之。窈。窈之。僚。僚之。舒窈糾兮。當月出時想見之。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

卷之四

子九

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胡為株林。株林。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遣株林。從夏南。微詞也。既。乘馬。又乘駒。非一牲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蔽云。設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為之。隱曰。匪。遣株林。從夏南。乃它有可往耳。然。駕我乘馬。則。從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

不可得矣。依違其詞，而說之者切矣。

朱堂城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

澤陂

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如弟四誘，飽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澤，水之鍾也。謂障水之岸也。荷芙蓉，其花為齒蓓，其寔蓮，其根未開曰齒蓓，已發曰芙蓉。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

詩補國風

入卷之四

三十一

傷高

魯申公曰：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闕睢之風，則薰為桃天之匹，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淫為淇水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詩補國風卷之四

詩補國風卷之五

竟陵 公永鏡天錫纂著 男伯夏鏡 續 編

文張鏡青選

蕙水 爾賡馮元麗

爾賡馮元麗

全校

檜

檜，曹、蕞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識焉，而夫子何存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沒，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頌，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

詩補國風

卷之五

十

三十一

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累苦道遠之君，素冠衣他孝之子，羨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

與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

譜曰：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為檜子姪姓。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變風始作。

詩傳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也。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號

檜為大號叔... 檜仲恃險皆有驕侈急慢之心亦之
以貪冒皆可滅也檜之為檜可知矣。

羔裘

嚴云羔裘白狐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但檜
國之微迫于孫國之間正當浚思遠慮求為自強之計
乃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以待亡也。又云
在堂塊然在堂而已。又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
衣禹惡水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
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細味此詩檜君所
以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詩騷國風

卷之五

二

三四三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
衣服道遠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

祥者廿四箇月也禫則廿七箇月此服闋之時舉一禮
祭方除此服則三年之喪于此為終本題棘人樂句
冢重情與服稱哀毀骨立之狀如此即此是天理民彝
良心發見處故下同歸于禮欲與之如一也。三章全看
庶見二字一直滾下不宜于勞心上添一不得見來聊
與子上不得添一若得見之來。
歸云君子恥獨行修喪之詞。

按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注成一人
也此從鄭說也。毛傳以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未
見其不能三年也。

李氏曰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三年之喪十有三
月而練。

呂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記朝
服練冠之文其說誤矣惟不三年所以嗟傷不見既
練之冠若除喪之槁冠雖使與喪其除之衣服是冠
鞞太古殺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鞞鄭云古者漁佃而食
因衣其皮先之殺前後之殺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

詩騷國風

卷之五

三

三十一

存其殺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帶鞞之制一也。但尊卑
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玉藻鞞制云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帶形如
同。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莠楚

不說苦而苦楚不可堪。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呂氏曰天如厥草惟天之夫謂莠楚始生之時也。原有
莠楚倚難之法柔弱草莠蓋如人之多恣者矣。反思始

齒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

顧瞻周道一語。低徊欲絕。西歸未暇。美到周道。自此渡。與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誰者。未定之意。將者。將然之詞。徐士彰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古。而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者。何其婉而切也。不必沾沾。在好音上發。

兼大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于人者。淺矣。

卷之五

四

二四二

鄒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鄒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而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而小國惡有天子。而小國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眾慮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曹

曹風之錄。何其甚有似于檜也。綽綽之楚。哀吾生之。須臾猶羨楚之猗。猶有生之不幸。候人之赤帶徒榮。鳴鳩之君子永棄。其視羔裘之美。水服素冠之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固宜下泉之咏。繼匪風而作也。與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變風乃作。雖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

綽綽

陸羽明曰。不言其死。而反羨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

卷之五

五

二四二

徐子先曰。玩細志遠。詩人本欲為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名相與。從容開論。然後外翼乳化。今舍其舊而新是。豈即可謂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

振閱孔疏。謂此蟲土裡化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解閱字。終未快心。及讀管子。振閱得玉。乃知閱與穴通。言始有振。綽綽甲下有小。明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呂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茅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魯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畧然歸，依歸君當于何依歸乎？言有死亡之難，將無所就，往候人。

此專刺用小人，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每章被其之子處，着實發一段信用意思。曹小國大夫止應五人，本詩補因風。卷之五。六。三五四。

不常有三百，况小人乎？然三百只是極道其濫之意。郭景純曰：即此見勢熾炙手，妖氛布濩，何異于南山之蒼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椹楠松柏，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萼草藤蘿，根枝交附，雲氣因而蔽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婉孌象羗也。季女象貞也。末二句，要着自保守道字。

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鼓，則其徒也。

郭景純曰：鶉鴒好群飛，沉水食魚。陸元恪曰：鶉鴒長

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共行水令竭，故曰洵河。沈仲容曰：鶉于魚動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愚，猶之于無功受祿也。嫌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得意曰遂。

鶉鴒

四章興起各開說，是狀君子之用心也。唯君子之心一故儀一，而近以彰著于一身，遠以感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及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凡言儀一者，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則詩補。卷之五。七。

而無奇表回適之象，便是非終始一節，謂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首章以心為主，不用占外知內之說，如此則反重儀上矣。結者操而不合，疑聚不放逸之謂，心之收斂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解而為二也。儀之一正，是其心之結，處凡人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如結全要着，一如守益心本虛靈神應如結者，正是真元不散，非是執帶不通乎化遠而表正，大格之一如結也。

次章帶與弁就儀一，中抽出一端言之，帶必緣弁必駢

次章帶與弁就儀一，中抽出一端言之，帶必緣弁必駢

固見有常度合帶井之色相稱尤見有常度伊絲處不可周朴素等語觀註有襟色可見

三章其儀不忒廣言之緊根心之結來正是四國不重感化只重我足以正四國也回在朝修靡之習羊在野

奇衰之風

末章胡不萬年不重壽考只重表正之文見國家不可一日無表正之君子則君子豈得一日不蒙胡考之休且母二爾心毋搖爾情即此可以久視長生此萬年之命脉原結于如結之精神豈其邀福于天而潛與天之我佑縱或百年有盡而無盡之心法不朽四國聞風者

蕭勝國風

卷之五

八

親炙者未有不興起者也曾有此君子而未聞刑于赤帝之列所謂婉孌斯飢者其即斯人也耶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詩故云美公子一城之一其德也思按左氏負芻虜而子臧不肯君曹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仕鄒大夫帶用素絲并用蒸玉帶伊栎并伊馭著于臧之後也終始守其所嘗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他人多移在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

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忒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條而惜乎其不肯君也此詩故未揚之意也

下泉

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六國備方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無王則六國肆凌弱暴寡之謀而小國倍困况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嘆于周京也。三章悼念末章思古也

蕭勝國風

卷之五

九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頭上安頭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惟其陵夷所以小國失所君子何日得置於懷惟寐則稍忘耳一寐則懷然發矣有王者紀綱法度出於朝廷大不淨凌小強不淨凌弱也勞則又有浩恩滋澤而弱小受其庇矣邠伯邠侯為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衣曰畢原鄭邠文之昭也詩緝云寨寨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成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何

耶。曹固可罪。而又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愧木衣矣。輔云。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尚觀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于齊桓之後。無復觀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

郝云。風至曹而王遂熄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邠伯勞之。無明王。為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止春秋作。

詩譜 國風

卷之五

十一

朱克非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休也不入于。周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邠。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邠。且公所食邑。在曲岐之間。邠者。公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范氏曰。邠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以邠。反之于周公。而法至。以意。妙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詩緯曰。變風訖幽。及周之初。世道不終。劣也。齊邠秦魏。陳檜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挈幽以終之。蓋一從聖人之手。而自趨深矣。

文申子曰。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幽風之化。思周公也。

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典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邠民之咏。則邠非風而何。

七月

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預而已。預之事。以授衣舉趾。盡之。春而衣。秋而績。冬而狩。七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七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無日不履。其衰草木昆虫。無物不驚。其哀田廬廊廡。無事不關。其心且今歲。而擬來歲之務。事雖而蕪。事始之謀。往彈其孝。老蒼其慈。悲喜蕩如。勤儉嚴然。君忘其尊。而親民。忘其年。而近君。上下樂業。宇宙太和。此邠風之所以為厚。而為王業之本也。欽。護七月一篇。橫橫度化。無所不可。如首章為衣食之預。而二月合下。初。又為男服事乎農。女服事乎桑。合下。同歸為治。田以悅乎。且治。委以念乎。親。二之合。四為衣。楊

詩譜 國風

卷之五

十一

之倚而二之合三又為發續之動且女心之慈見事小
 惡親之意公子之獻見忠不後君之意春日載陽始春
 下女桑為無歲不刀乎衣如心在帶為方事須預其
 其三之合四為桑時衣績而伏上之衣感時狩獵而供
 上之褐四之合五為下有忠上之義老有慈幼之仁四
 更合六是下不忘上見其忠老不違幼不先老見其
 愛五月合下為公子求則以獻裝獻表立說載玄合下
 獻研于公文以忠愛無已立說五之合六為老幼相舍
 以廣愛少長異時以明禮德律合下肩壽為老者感表
 而念幼壯者感時而念老六之合七是飲食連單檢之
 詩解 卷之五 十二
 耳。表事極受勤之至七之合八是為己之事極其勤為
 君之事極其預七月食瓜如合下百穀是克儉克勤之
 兼盡如合下菽麥見徐利與利之兼收如合下木稼人
 見去圃為場之有漸我稼既同如合下菜蔬為動于民
 事息于公校合下斯饗為畢三時之勞享一日之澤其
 言之詳倫周密如此。
 首章朱堂賦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以豫備為貴必
 言七月者三陰之月陰氣始成於是豫為禦寒之備三
 陽之月陽氣始成於是預為治田之備若寒至而後寒
 衣飢至而後求食計七晚矣。曹氏曰公劉正當夏秋

所用者夏正也。鄭氏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
 寒先著火而在。鄧潛谷曰火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
 而暑退。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
 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
 六月而法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
 流此時上達邠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
 上既重投衣二字一之日四句是未燃事正見衣之不
 可不投本久投字于字舉字同字儘字至字見其長幼
 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服事之意。卒歲中非待念
 小民之衣褐公念及公上之裳裘至喜中非但為祿入
 詩解 卷之五 十三
 之有供太喜士女之有穀必合一詩而言方見摠挈之
 意以十一月為一之日不見周人以建子為正朔之意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不寒上止言衣而
 下兼言褐者九月衣已足矣十一月以後非褐不煖故
 也無衣無褐須說女不服事于內男不服事于外。范
 氏曰何以卒歲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許南台曰
 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
 日言月陰而日陽此聖人扶陽抑陰意也。揚升菴曰
 說文威羌大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威栗冬日寒風驟
 發其聲似之栗烈謂氣寒栗冽使人戰栗也。沈仲容

曰訪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感粟

二章再提起被水見治蚕不可不急。埤雅倉庚知方。鳴

鳴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鳴。載陽五句

采桑。遲。二句采桑而中間點綴情景。玩執懿筐。遵微

行。可想其勞求博采之勤。玩采桑。祀。可想見官時貴

家大族都邑士女無不力于采桑。孔氏曰。張衡西京

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過春。則四體舒

泰。覺晝之稍長。徐玄扈曰。女心二句。不過因治桑而

慕。擬一時情事如此。至于公子鑿乎園中。貴家力于桑

桑。反是言外之意。此言目下適有此事。見益不可不志

詩論 國風 卷之五 十四

於。楚事非感時也。毛公言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又

是一意。徐云。蚕之未出者。以蠶鬻而沃之。則易出。今

養蚕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蚕。朱註謂蚕生未齊。未

可食。桑故以蠶啖之。意未嘗自睹此事。故特以意解之。

耳。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蚕。則衣食之本立矣。昏

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三章。今歲蚕事已成。而預備來歲之用。至來歲而採桑

蠶。發。復。往。往。歲之功。上于蚕。而采桑。采桑。此。蚕。事。之。始。

此。于。桑。而。採。取。葉。取。此。蚕。事。之。成。重。在。取。取。不。重。在。采。桑。

意。在。蓄。之。月。并。續。其。麻。則。一。月。兩。事。也。蚕。月。四。句。此。鳴

鳴二句對看。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後始

觀。此。章。言。蚕。績。士。章。言。稼。穡。俱。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

謂。終。而。復。始。者。也。程。子。曰。蚕。月。當。蚕。長。之。月。也。計。歲

之。一。季。晚。不。可。指。定。幾。月。

詩。中。所。叙。日。月。雖。參。差。不。齊。而。無。月。不。備。惟。缺。三。月。乃

春。月。條。系。正。三。月。之。候。桑。桑。乃。桑。葉。之。嫩。者。女。桑。乃。桑

樹。之。小。者。桑。稱。女。猶。今。云。女。媪。也。鳴。以。夏。至。來。冬。至。去

五。月。始。鳴。舉。七。月。者。應。秋。氣。之。物。也。則。報。芳。歇。而。麻。熟

矣。離。騷。云。恐。鶉。鳴。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獻。蒙。不

敢。言。公。而。託。言。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勿。泥。禦。寒

詩論 國風 卷之五 十五

將。為。視。朝。視。朔。燕。服。備。服。之。用。也。忠。愛。鶉。然。却。不。是。感

思。高。報。此。四。章。總。是。為。衣。之。事。大。際。見。桑。青。而。麻

又。興。今。歲。未。竟。而。來。歲。已。預。求。桑。桑。米。葉。皆。得。蚕。時。事

也。蚕。月。四。句。則。蚕。肥。時。事。也。中。間。以。七。月。流。火。八。月

著。蓄。者。正。見。轉。時。而。八。月。在。堅。可。伐。又。是。來。歲。蚕。工。之

始。事。矣。况。當。蚕。月。而。可。不。汲。乎。猶。說。作。來。歲。治。蚕。之

月。又。勢。平。順。可。從。但。玩。詩。詞。似。失。却。蚕。盛。時。一。段。又。接

下。鳴。鳴。或。待。竹。雉。之。今。歲。乎。未。歲。乎。今。姑。而。存。之。

四。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于。冬。而。萌。于。夏。郊。民

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此。與。下。章。時。昆。虫

韓氏謂此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但觀之則有次序
序者得詩人之意矣未寔未熟非學不務故曰割壘性
變生披蔓斬之故曰斷藜羹藿食原是農夫之常食壘
苴茶不是邠民儉處

七查許農事之始終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而即念邑
居之當備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功之當始此意如轉環
龍蟠相似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又始彼其心曷嘗
頃刻忘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
語深得詩人之旨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黍自
以五月麥自以四月至十月而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皆

詩補 臣風

卷之五

十八

舉之矣故總之曰稼稼既同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茅以覆屋索以編茅上面穹室熏鼠已有此意此廢費
一玉字晝夜兼為正見其亟但語是相成須從上一氣
貫下方與始播百穀相承接去徐云稼既同而始乘
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必為農也上重一播字下
重一播字要形容他一段閔、望、惟恐後時之意說
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中若老若幼行當畢
力于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蓋春耕之時農
夫又出就田間之宅不暇在邑不得云有妨播谷之事
此可想見一時憂勤之意又可忘見他日力穡之風

末章見非亟趨冰飲何以備君之禮非速畢場功何以
致君之享皆邠民預期如此又見二之日不獨備武功
又有歲冰飲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宴
享解陽一節皆是係于職分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農
夫信無一刻之暇也中、只急于取冰之意徐云孔既
言冲上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前註云冲、猶衝、

與此公相似既義訓和却非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即
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歲之也曹氏曰十二月陽氣
高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
微陽戾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頒之速火出而畢賦所以

詩補 國風

卷之五

十九

節其也也風人於歲天地之道在此而賓食喪祭因以
致其用焉耳表元峯曰獻羔祭豕皆為飲冰而祭司寒
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法頒之鄭氏曰上章格
寒故此章備暑后殺先公禮教倫也范氏曰備寒所以
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惡故先之所以
急民也霜降而後冰可收場事可畢故當時而相
戒便合飲酒飲公之意在斯黎斯字宜玩速字毛氏
曰肅、縮也霜降而後縮萬物歸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
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然非
三代之時安得比風俗也要見歲時伏臘豈不能烹羊

炮羔。羊酒自勞。而登堂以進。萬年之壽。是進。蒙進。表所
不。能。善。者。悉。吐。其。忠。悃。于。杯。酒。間。也。何。忠。愛。至。此。哉。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開。一。叙
過。而。動。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藉。難。也。

鳩鴉

詩。重。王。室。上。以。無。豎。戕。室。一。句。為。主。蓋。倡。亂。于。時。而。四
方。騷。動。流。言。于。國。而。衆。志。多。疑。王。室。搖。矣。此。時。罪。人。已
得。而。王。心。未。釋。則。王。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始。而
詩。肅。國。風。卷。之。五

而。言。曰。今。女。下。民。敢。侮。予。者。不。指。武。庚。說。正。恐。百。姓
緣。而。生。心。也。曰。風。雨。所。漂。搖。者。蓋。以。新。造。之。家。違。誘。張
之。禍。多。少。毀。壞。多。少。風。波。夫。予。之。室。家。王。之。室。家。也。王
實。有。此。室。家。而。不。釋。然。于。綢。繆。室。家。之。人。予。不。足。惜。而
王。不。可。念。哉。甘。惟。梓。吾。身。可。言。也。付。漂。搖。于。主。上。不
可。言。也。此。公。說。意。也。請。戶。二。字。有。味。此。衆。之。通。隙。虛
虞。心。是。蕭。牆。肘。腋。之。間。官。府。城。衛。之。交。豈。意。至。親。骨。肉
柔。隙。而。搗。穴。使。綢。繆。不。足。恃。哉。咄。之。鳴。搗。為。室。家。非
以。自。明。其。心。跡。也。玩。一。維。字。見。得。苦。心。苦。力。別。無。可。以
自。幼。者。

鳩鴉呼武庚也。取字作君子以貨取。字者。二叔墜其
術中也。思勤不見他焉。柴心事。申言取子之焉。無非甚
野室之尤毒也。范氏曰。公葛不拜政。則禍亂將作。而毀
周室矣。曰無豎戕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次承不可豎室。來重一造。字桑土。釋文。韓詩作杜。方言
東齊謂根曰杜。今此二句。只庶幾無患之詞。若作實說。
便於翹。漂搖處不通。要見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
下民之侮。安保其必無。安得汲。綢繆也。
拮据言于口。並作而將。荼蒿租。則所作之事。正與桑土
之撤。相為循。而使請戶之綢繆者。充足有餘也。卒瘡

詩。肅。國。風。卷。之。五。二。十。一
承。上。未。提。根。上。章。造。字。來。曰。子。未。有。室。家。有。味。嘗。初。不
利。孺。子。之。訪。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特。表。出。未。有。室。家
見。得。我。平。日。之。吐。哺。握。髮。固。結。人。心。祈。永。天。命。祇。以。王
室。之。未。集。豈。為。身。謀。而。預。云。不。利。也。大。抵。人。情。所。自。利
在。一。身。我。拮。据。卒。瘡。不。利。殊。甚。豈。有。不。圖。身。之。利。而。預
利。孺。子。者。哉。徐。云。五。箇。子。字。可。玩。步。七。子。也。病。六。子
也。惟。予。而。已。總。可。他。饒。者。為。子。室。故。也。上。四。子。字。匪。躬
之。義。下。一。子。字。體。圖。之。忠。

末章于羽二句。承上二章。未風而句。正與陰雨相應。
而下民之侮。在其中。竟。上。處。統。承。一。章。若。曰。綢。繆。于

太平無事之意。謂二句在途之景。見孳生俱有生意。雖靡室靡家。而鈴鐺無虞矣。敦字六字。俱堪尋味。若直作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古之用車。止則為營。故士卒宿于車下。

二章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果贏二句。見芟夷者無人伊威。以下見洒掃者無人熠燿。句只承叮嚀句來。本草伊威。多在下濕處。常惹着鼠背。故名鼠負。鹿性善驚。廬舍無人。故任其游處。不可畏也。以畏字逼出懷字。猶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雖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淒涼業集。意念排遣不開。不可

詩滿四風

卷之五

二十四

係我之懷思而已。人多說父母妻子聚于斯。而不得不憶。便是呆語。

三章軍士自感于鶴聲。而諒婦當此時。不嘆于室。俱是愛雨其涼。生發許多光景。洒掃一句。與上面果贏六句。極有情況照應。見得三年在外。道等荒涼。婦恐益動征人之感。於是剪刈其果。歲除其伊威。并除其蟪蛄。叮嚀無虞。免之。廬室內無熠燿之形。此不婦人倚闥望至之常守掃。華門以致歡笑相迎之意。幸至兩字重。見他闊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然若期。乃見故園風物。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况其室家乎。此即末章所云舊

者也。舍夫婦之相見。而言見衣粟。又不言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久。無限離合感慨。喜幸不足。以。末章雖極鋪張。而無窮意。却在其舊句。其新孔嘉。不以九十皇。故為嘉。當初自羽從軍之時。靡人不檢。以為同。閑無未括之期。庶士切操。操之慨。而不意今日之遠別相違。久離忽合。于考于考。如祭者何。此孔嘉之意。末句回應上章。收拾殆盡。而意致迴環。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後以我征幸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情說。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周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以王命東征。三年而返。歸焉。

卷之五

二十五

破斧。破斧。斯。裝。點。一。勞。字。周。公。東。征。四。句。俱。就。周。公。心。上。說。皇。者。匡。其。反。側。使。歸。于。正。夫。莫。來。于。四。國。人。心。之。不。三。而。公。直。欲。盡。匡。而。正。之。莫。若。包。四。國。于。覆。載。之。中。而

無一毫身家之念。非我人之大而何。征者，已也。各欲正己也。彼雖自外於周，王公一視同仁，不念疾之乃衣矜之。勤恭儉惻，若父兄之愛子弟，真所謂哀我人斯也。嘉本叱來，休本通來，蓋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私，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無不蒙其惠，豈不是休。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為祈，薪之具，錡鉢為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地，失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幸完，皆是實錄。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誘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

詩屬國風卷之五 二十六 公之為以是。謀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為

伐柯

詩作于既見，只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矣。首章不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也。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于已違而成禮，則媒名無所待矣。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歸云：公之東也。朝廷有人左右之者，則君臣之交合。

蘇氏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用，公不可得也。

郝云：朱子改為周公居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白帶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宗祀名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擇，而知所以迎公之禮，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是也。奚以慰其既明也。奚以喜既不以蒙難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贊其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見而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尚無序，必將以是詩為婚禮而作矣。

詩屬國風卷之五 二十七 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尚無序，必將以是詩為婚禮而作矣。

九罭

以公之忠聖而爵，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而曰我觀之子，衣繡裳，見公不復游于端枿，而顧周旋于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者。其曰於汝信處信宿，見而相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迎者。雖晉公之意，係於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尚雅，縷母謂之九罭，蓋云謂魚之所入有九罭。成觀之子二句，想見舉首加額，相顧諄諄之狀。悍雅。

鴻之為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又曰：雁多羣而鴻寡侶。嚴華谷曰：公歸則朝廷有以慶之，必不久而汝東土也。所以諷朝廷也。一鄧潛谷曰：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陸，非其地也。何可久稽公也。

末章只模寫東人愛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不及計也。無以與使，一氣疊說。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云：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

朱子改為周公居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

詩歸國風 卷之五 二十八

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為憂，而以東人見公為喜。其于

君子立言大義，近見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

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

狼跋其胡

詩美公之履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聞耳。負辰臨朝，上為宗社，下為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竟以是得疑諒，舍曰不辨，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嚴云：凡人度利害之變，則舉社不安其常，惧者或至于喪履。甚者或至于折屐，亦厲几。詩人亦善于觀聖者矣。德

音不瑕，不重人之譽公，只重公之履此，不改其常，故忽損于美譽。

朱子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

胡舉向上，胡向上則尾處至地。

沈仲容曰：狼善頽，益多應之物，眩于利害，則跋馬變馬。

固其所也。

朱子曰：如魯昭公，分明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公孫于

齊，如其自出云耳。不曾說昭公出齊，聖人也只將如此

說。鄭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安也。

曰：公孫頽，履赤舄几，可以見聖人履變之度。周公東

詩歸國風 卷之五 二十九

行四圍是望，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

詩歸小雅卷之六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振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燕享嘉賓。朝覲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後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以為變云。然秦伯於焉。皆咏召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一

伯之管謝鴻雁。管漢皆咏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益難言之矣。

黃氏從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於孔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為次序。故二雅有文武成康。而以屬宣。為平繼其後。風亦然。

鄧謙谷曰。古後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茲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雅大何也。曰君先。速下則下。君先。速上。天先。手地。君先。手臣。其義一也。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音。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謏誦史。諫士。傅氏語。燕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教。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正見。君臣交接。間。不以形迹拘。而以肝膽披。也。人至於好我。示我。則報忌去。慈惠通。其樂可知。皆是有道。其設宴之意。如此耳。反覆此詩。藹然有推心置腹意。歸重乞言。未免認客作主。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二

毛氏曰。鹿得萍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郝仲輿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群鹿之象。鹿陽物也。生於山。草為芩。甘草。生於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感者。感也。故曰山上。感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象。鹿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行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登歌之者也。視民不眺。君子是則是。倣。俱重。君子身上。說視字。二是字。俱重。正見他平日有許多德行。形為德範。則有不

言皆令德之吐也。

劉寧之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教如其命數，比之燕禮為盛。

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之歟。

鄧潛谷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樂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徐傲曰：朱子以鹿鳴詩為工歌，清廟之詩為升歌。詩歸小雅。入卷之六。三。

蓋工歌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聞而歌之也。升歌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聞之，而獨歌之也。潘筮江曰：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享，肄業亦及之。

鄉飲酒注：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戒，以吾道。又有明德可則，做也。四牡采其忠孝之志也。皇華采其歌咨謀於賢者也。

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淡急輕嘉賓，得盡其心矣。

王伯厚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鶴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閔昨刺時作諷也。

四牡

此王者代使臣之詩，故其言私情，獨重。然求以盡忠，自然不得盡孝。公義亦垂之矣。前四章言披其情，以懷

詩歸小雅。入卷之六。

臣道，有是情也。末章朱駿則臣所未必有者，故曰：邦云：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故以此，惟曰：牡，男子經營四方，故以四牡比。而懷歸處，俱會思親，意，監亦監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懷，故訓不堅固為監。曰：傷悲，見心徒自若，不敢言歸也。陸農所曰：駱馬最耐勞苦。古者庫地，故有跪有坐，跪則練身，居則坐也。三章不違將父，四章不違將母，正是傷悲處，物猶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表其感，深矣。至謂翩翩不知，思詩人未以此意。至傳注祝鳩者，故主教民。

才章再提出使之事。起下作歇意。將母來諭。使知臣子之艱難耳。望恤意落一層。

徐玄扈曰。四杜來微出車杖杜。時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今勞其人而反託為其人之言。其道其明。發之懷。化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諭。又甚而曰莫知我來。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黼房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腹。感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因想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觀滄間。

詩歸小雅 卷之六 六

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假令四杜杖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有不定為次。後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有無從辨矣。

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 皇華靡及。看一懷字。下面謀謀度詢。正每懷二字。而發露處。看每章我馬二句。即是說。二字光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銜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

之職甚重。故必勤於心而敏於事。乃能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安得不每懷靡及。

郝云。達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左氏傳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杜預曰。咨善。問善道也。咨事。問政事也。咨難。問患難也。咨禮。問禮宜也。咨詢問親戚之義也。

姚承菴曰。四杜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初也。

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 徐傲曰。通詩以莫如兄弟為主。今人善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而死喪。此却把死喪在首。自患難而安樂。事愈輕。時愈暇。而兄弟之情愈重。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者。瞭然可睹矣。

常棣取鄂。然外見者何也。曰未發者。光合而未章。內向者。棧隱而未露。故以外見之光。與兄弟之力。結為莫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解。允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功。此始言兄弟之常而歸氣抑揚之間。已有感嘆不盡之意。鄭氏曰：承華者郭，不當作拊。郭是承華者也。郭足得華之光明，則郭、然盛。孔氏曰：常標華以覆郭。郭以承華。郭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徐云：常標，江南呼為麥李，一樹生二萼，兩相麗，故稱。與取兄弟同生之意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標比兄弟乎？
 通詩皆自急而緩之詞，死喪原隰，只宜作一事看。言朋友正以形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通，如父母在，不可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趨。

詩精小雅

卷之六

七

向之待我，及不如外人。此其心見，謂實然。故其怨氣不可解。試當閉牆外侮時，將爭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
 五章承上，樓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所謂氣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雖有字，并朱註中視字，俱可味。
 六七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看，便了此旨。問華有為厚之人，友於之受，未必不少，移於妻子，故說到此處，見不特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亦似不如。正發莫如之旨。
 究圖不是懸空思想，直是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且如詩精小雅
 卷之六
 八
 大藏於灰，聞忽不見。若能尋得，光焰自在。豈其然乎？問詞也。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要琴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照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完有推極到底意，尚有斟酌較量意，其肯一也。
 焦弱侯云：不音岳，華不注山，吳興有源不溪，皆音岳。訂正古文云：况也，蒸也。注作發語辭，發語辭非也。古人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况者，交好之情况也。丞者，憤氣之。憐積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况。是况也。真能用情也。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鬱蒸。是蒸也。匪不反兵之響也。其可以興也。

也。左傳曰：秦伯歸其節，書曰：子則弑我，汝皆是子也。

鄭云：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為不仁，故於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情，慘然不忍言矣。

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作此詩而歌以親之也。

詩歸小雅 卷之六 九

伐木

通章見友之不可不求也。求字最妙，如使民如承大祭，一般民而曰承是居尊者，反加承順王者之尊，如天為臣者求榮顯，求富貴，求利達，只曉得下情求上，不知友生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懷德者不求則不我，親有裨臂而去，誰與為助，安得不下一求字，是忘勢分，絕嫌惡曲為順承，如下而連字，無遠字，委曲綢繆，總完一求。

首章伐木興鳥鳴句，亦云：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賢如為室，求木故以伐木喻，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

王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喻鳥之求友，集眾呼群之謂求友，只是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須以成德終和且平者，天地交而成泰也。特托神言之曰：終有焉，年一日意，恐發友之當求便了。

二章酒殽掃洒八簋俱，一件事連者，慮有寬弛遲慢之罪，而急欲致其親，臨其愛意，玩通字是適然不來，必無不來之理，此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於朋友有疏薄之咎也，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詩歸小雅 卷之六 十

不章無遠，不重兄弟，重我親兄弟，不必使之遠也，此遠字極有味，無論挾勢分而驕為遠，即情意稍不貫徹，志趣稍不相接，如下文燕必拘禮節，會必俟定期，皆是遠字，極有味，直是汲汲，無時不在心上，意連用五我字，詞意諱焉，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周禮王與諸侯，燕皆十二，公食大夫，禮用六簋，天子及言八簋者，毛云：據持族人設食之禮，言耳，又簋八則，燕豆倍之，此天子燕禮之數也。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宗族之仁者，劉寧之曰：以筐曰醜，以篚曰滌，即今酢酒也，今人用布帛。

為祭。古則屬茅草包聚之。左傳：爵貢苞茅不入，王祭不
供。以備酒是也。丘瓊谷曰：古者人君之燕，有因祭
而飲，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中庸：燕毛序齒，坊記
：因其酒食，受其宗族，以教民睦。是祭畢而燕。皇華所歌
：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追我暇矣。飲此清矣，則是
因閒暇而會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
搢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食三老五更，禮示敬
故王親舞，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
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寤，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詩：小雅

天保

卷之六

十一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定之。
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
郝云：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
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
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諄誦，如後世群臣矯飾以誣其君。
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以仁也。曰：多益，以
損也。曰：我穀，以盡善也。曰：孝，以承先也。曰：實，以
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俗所以為天
保也。

保，安俱以君身國祚言，命不於常，故曰保。厥位惟危，故
曰安。保安，便亦孔之固。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蓋造化
無全德，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
衰倚伏之機，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除開
也。即蓋教開與之意。
我穀二句，一正一反。蘇氏曰：我，福也。穀，祿也。將使之
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
：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且
不足矣。唯日不足，是福多日少，極狀其不倦之意。若說
日，與之，不以為足，便是呆語。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二

單厚多益，我穀，宜，所謂以莫不興也。蘇氏曰：興，作也。
萬物無不作而盛者。徐士彰曰：川是活的，只看方至
二字，便見進感意。山是塊然一物，必曰山曰阜曰岡陵。
方見積小高大。此詩人善行文處。
未言福而先言祭者，起末二句，神福意也。姚承菴曰：
卜字不作，期字解，蓋九人所疑受，皆自平日所為卜之
孝享如此，即為壽可卜矣。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
享也，其享也，以熟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
樂為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二，故曰嘗。
冬則物衆，其享也，蒸物具焉，故曰烝。

人君以天下為家。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嚴云淳實則近德。機巧則近賊。民皆質實無偽。是民之德。君無德。民有德。莫非君德。故曰偏為爾德。黃佐曰。助爾為德。是群助之助。非補助之助。鄭景望曰。時乃罔不交。允升於大猷。成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自謂應受多福。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足乎。正與五章意合。

末章是願祝無已。意有餘而言不足之意。就蓋說明。只曰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即。蓋駁。上進之義。徐云。或者不知誰何之詞。

詩譜小雅

卷之六

十三

鄧玄谷曰。天保以上尊賢親。敬大臣。體群臣。雅道具矣。乃推轂而遣帥。歸而飲至。散軍而勞旅。成將之以燕饗樂歌。故能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過其曆有以也。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王伯厚曰。詩緯舍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既歷。曰。辛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德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中。金始也。異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蒨即顯。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丑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采薇

適章皆預道之詞。首雖敘其情。而觀以義為多。至於歸則公義畢矣。故獨本其情言之。蓋出而激之以義。則人思奮。歸而憫之以情。則人忘勞。言之曲中如此。彭廬陵曰。止言道成後。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士大夫以體國為心。有不待勉者。小民之愚。或以為上之若我。不可無辭以道之。

詩譜小雅

卷之六

十四

而故字。見非得已之師。通章俱本此意。微稅內侵。中國義不可以偏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違。居此章不違。故居是不違。於家三章不違。故居是不違。於邊。北秋畏暑耐寒。而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自作而柔而劓。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寔則一時事。戍成未定。不必注未至戍所。只言戍事未已。正吾人戮力同心之時。皆見公義重而私念輕也。感暑非無陰。故曰。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防。故十月而薺麥生。特以微。

陽始胎故名陽月不來是誓不與虜俱生意箋云來猶反也據家曰來沈運岡曰言情處委曲悲傷言義處慷慨激烈自是動人上章國事為重而家為輕下章王事為重而身為輕皆所以教之也

四五章雖分屬戰守其寔成事以固圍為主原非出車外夷所謂以戰為守則守可固也徐倣弦曰彼爾二

章此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

不復觀矣沈仲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車之利大矣車

詩小雅

卷之六

十五

小東曰對敵有車車馳敵有輕車橫陣有廣車負重有輜車惟路乃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辨諸侯方乘路車

此必將帥命數相等也豈敢定居要有養成蓄銳意不說攻戰說見得朝廷宵旰萬姓履劉不敢負朝廷負百姓則豈敢偷情乎非謂不敢恃其車馬之威也戎役備

遠矣夫嘗與虜戰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意遣戍而兼言君子將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徐云讀

君子所依二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房宿為口寔几於

懲噎廢殮矣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腓也進而部

任頽為捍禦之資退而營衛頽為歸宿之地腓足胫也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孔氏曰

捍者弓鞘之名弛之則反曲陸元格曰魚皮雖乾燥為弓鞞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日字重

看即此兩暮之內宜無日不然怠情偷安無果敢之氣則謂之定居疎忽慢敵無敵謹之心則謂之不戒

昔我往矣四句薛方山曰重雨雪之勞上蓋出車退下懷歸故所重在久此起下傷悲故所重在勞

徐云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淡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車而不悔也

詩小雅

卷之六

十六

莫知只說歸途說

箋云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主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觀

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出車

此章全重一城字勞戍重私情勞帥重偉績

吳師道曰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

後說集故其樂也。有終或述將帥之詞或述室家之詞。或為詩人之詞。蓋相錯而成者。

徐云。闕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曰天子命我。只言其承命之難。不是師出有名。此與天子命我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中簡命之重也。左傳。某人將上軍。某人將下軍。某人為右。可見古之御者。寔與將軍比肩。此詩所謂僕夫。非與卒伍等也。觀次章僕夫况瘁。則可見矣。多難是秋。高馬肥。易於南牧。意與六月不同。速則邊防。可固。緩則邊儆。可虞。

詩補小雅

卷之六

十七

二章當以統前軍有旗說。則下彼旒旒斯不倣費詞。而自明白。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此詩旒旒旂旂互陳。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兵家先陽。取象熟火。鳥集曰。旗示勇從也。兵家後陰。取象鱗甲。龜蛇曰。旒示威武也。郝云。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朱雀。南方色赤。星也。旒。飛揚。重。在統象上。不專取其象。爰心情。語意仍歸重將說。呂氏曰。古者出師。以象禮慶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夫子

言臨事而懼。此意也。

奮揚。戒懼。來其寔。戒懼。與奮揚。非兩時。憂危。足感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眾。矣。城字。是守衛意。出車。二句。是飭具。天子。二句。是令眾。皆奮揚之事。而令眾。輕重。天子命我。二句。全重振作士氣。此章傳命。與首章不同。前欲其急。於行。以歌其嚴於守。兼訓除作已然翁。四章。全末。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意。宛然。言外。益觀於黍稷。穎方華。而雪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於嘒。草蟲。蠶。阜。而閨閫之憂。思。可想。觀於春日。遲。與卉木。倉庚。采繁之盛。而斧鉞之精。彩。亦可想。見。

詩補小雅

卷之六

十八

詩人之善於立言。突出。西戎。無以摹寫。徐儆。弦曰。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曰。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戎。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詞。或。曰。西。戎。之。伐。果。無。此。事。序。何。以。言。西。有。昆。夷。北。有。獫狁。曰。北。秋。天。驕。自。古。為。患。文。王。之。時。昆。夷。駝。矣。則。西。戎。間。雖。優。畧。為。患。亦。微。擬。於。獫狁。小。大。迥。別。高。仲。既。為。大。將。自。宜。兼。靖。二。陸。而。室。家。爰。其。不。至。展。轉。精。度。便。疑。移。師。西。指。二。義。要。不。相。妨。若。作。寔。有。是。事。便。是。痴。人。說。夢。也。

景物如此而奏凱此時乃見可樂要見春和景明宇宙
雍熙時南仲西遊也徐徽瓘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
詩道帥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入
說難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戮一人不知古人文章
有褒美之體核寔之體春秋之文核寔之體也故每據
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
此等宜活看于藜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于夷自
凱還之後其功在天下要知一個春景征人思婦離合
悲歡有許多變態

輔潛卷曰首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
詩補小雅 卷之六 十九

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殲仇於夷而已固不貴于畧地
屠城喋血與尸之事也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殲
仇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與
左傳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
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
序曰勞還率也

杖柱
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恩蓋舉人情中之
萬至處以慰勞之杖柱有寔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果

戍之時也其詩美之今年二月春莫之候至家之日也
三四章皆將歸而望之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徃
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散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
不遠入於車馬知之多恤所指者廣卜筮借止思極而
靡所不為也曰不遠其詞疑曰適止則決矣
徐云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先龜而後卜今卜
筮借止見甚情之不得已也又云絲解也卜有兆解筮
有占辭皆曰絲

序曰勞還役也
南陔
詩補小雅 卷之六 二十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劉須溪曰雅
詩之入秋者今皆在八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
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矣東晉補亡
之無謂履華谷謂本無其詞則無由有其義今序說
具存必其後亡之然序說之附會多矣恐其言亦未必
可盡信

鄧潛谷曰雅道格於上孝德達於下然後萬物盛多故
魚鹿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時以訓詁為辭定出後人之附

孟先儒所以因此而併報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此詩以為燕享通用之樂非通用於上下也如鹿鳴之賓客曰於皇華之使曰棠棣之兄弟朋友皆有專屬此則可通用者耳六章皆是燕禮之盛首三章極盛已有曲全意在下面即此申贊之耳五章詳委方見其優之至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道主人以饗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詞者漢書載客散驪駒主人留客與膏歸亦此意曲溥周匝魚之入其中者無得而脫後世

詩譜小雅

卷之六

二十一

魚麗之陣取義於此君子有酒猶今人云設酒也言酒而備在其中

後三章乃重嘆多肯有三字前者一且字後者一維字想見詩人意所重慶考或博取以求充故患不嘉肯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備有或梯經以取魚故患不時謂之曲全正以全其多肯有也

序曰美焉物盛多能俗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沁內采薇以下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焉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

毛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

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萎斧斤不入山林射祭獸然後殺獮狝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耐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麇不郊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畧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重水不涸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是宴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與南陔等篇同義朱

詩譜小雅

卷之六

二十二

子亦以為笙詩無詞故引御飲酒魚禮曰開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朱子云問代也言一歌一吹也按疏云問歌者堂上與堂下應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為升歌而以由庚三詩為下管耳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序之次

嘉魚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通詩只重我去樂嘉賓上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本文二有字與註二必字相應正是他盡

誠處樂衍提一意綏與票應取情意緣網之義卿飲酒

曰窮以我安

毛氏曰雖壹宿之鳥鄭氏曰言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惠然肯來也

穆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無人未嘗以深遠為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

為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又云魚非有求於水而人則取之以為賢者亦如是

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過樛木也未嘗不繫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

詩勝小雅

卷之六

二十三

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又云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樛木之為常懷其親來而不去

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

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蒸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

士可得而留也

疏曰釋器云管謂之罩以竹為之李巡曰管編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管也魚竹則以荆故謂之楚

變曰釋器云標謂之山李巡曰以薄魚也

南山有臺

通詩以美德祝壽開說然玩詩詞首三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

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見有是德且將膺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

矣下二章曰遐不作不眉壽遐不作不黃耇美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父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或曰保

父爾後非德也曰保父亦有羽翼之通寓焉亦德也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

詩勝小雅

卷之六

二十四

謂盛世之雅也

蔣氏曰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旬叢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為邦

家之基內則能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眾聽餘慶反於後人亦未有不由此者也故

為萬壽言之

左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君臣宴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故小雅音義以前多上下報施之詞

此詩五章。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菜也。附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栳也。枸椽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耆。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徐云。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歡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著既壽。新燕賓之道盡矣。

麥蕭

王者有燕有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殺於俎。與之共

詩。小雅。卷之六。二十五

食以示慈惠。麥蕭。思靈。味。詩之不。婚。殷。復。形。方。饗。詩也。故曰一朝。

章。開說俱重。既見君子。四字。戒心之寫。以既見而寫之。故燕飲洽笑。語通而君子之恭。慶即在此。為龍為光。以既見而即為我之龍。我之光也。不奕不奕。此龍光之德也。長有此龍光之令德。自然壽考不忘矣。孔燕。豈弟。以既見而知也。由孔燕而度其在國。由宜兄宜弟而信其壽。豈無兩層。儉華和。為以既見而見之也。沖。雖。便是其德。處。萬福。即首章之譽。處而寬言之耳。此詩所謂德。時。候。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之。有。雖。鋪。張。而。未

嘗無節制之意。即致終而未嘗無勸戒之旨。此之謂成世之君臣也。姚承菴曰。諸侯朝於天子。名分森嚴。惟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溫語以逮下。是以諸侯始得有譽。天子致勤接下之意。庶幾少慰也。徐云。譽。慶之譽。訓作聲譽。則立意造言。俱屬未妥。禮。詳。奕。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始魚得水。樂而且安也。荆川曰。燕。笑。語。則。此。無。所。起。彼。無。所。畏。精。始。不。作。而。心。之。安。樂。可知。未能說到保祿位上。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

詩。小雅。卷之六。二十六

序曰。麥蕭。澤及四海也。毛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

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邇云。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蕭。蓬蒿。生澤藪。為不盈。大。靈。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廣。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通。成。存。謂。澤。加。於。四。海。禮。之。謂。也。豈。飲。澗。乎。和。為。京。山。程。云。和。金。口。才。不。為。在。街。上。和。在。城。上。街。車。前。橫。木。駕。馬。之。執。也。草。前。橫。板。手。所。憑。也。馬。動。則。鳴。鳴。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宋。子。在。鑿。曰。焉。

從毛氏曰，其寔不在鑣也。鄭云：戎車駕在鑣，乘車駕在衛。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化，化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為光，見能照臨下國曰龍字，不作寵字解。

湛露

詩重君燕臣上，雖上見君之盡情，下見臣之盡禮，而要之令德，令儀正所以善其君之燕也。諸侯來朝以早則致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蓼蕭湛露皆以露起興。

蕭蕭小雅

卷之六

二十七

張叔起曰：君之燕臣，第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於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固不祇畏，又有以善其燕，豈與淡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存氏稱酒以成禮，不惟以淫，周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于淫，諸侯有焉。

孔氏曰：君留而盡私恩，故言私。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於太廟，享食則於禘廟，燕而在寢，稱相親也。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深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儆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

殿之制，亦足盡情之意。祀梓中寔，皆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燕禮註：無庭燎，故大燭而已。此見古有夜飲之禮也。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友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鄧潛谷曰：燕主示慈惠，琴蕭之吟語，湛露之殿，慈惠至矣，而卒歸之德不與也。中，雖也。令德令儀也。和而節矣。令儀，宴禮賓醉比而坐，取其薦脯以降，秦陔夏取所執，持觴小雅。

蕭蕭小雅

卷之六

二十八

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霑遂出，亦令儀之一也。

詩歸小雅卷之七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爾賡馮元颺

彤弓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陵弱夫并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庶則諸夏衰

詩歸小雅

卷之七

一

詩意重嘉賓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專征伐之重任者方得受焉。箴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為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為恩。箴內正舍說意重中心二字凡內殺其臣而外率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者皆非中心之賜也一朝饗之亦重與得其人之意凡賜弓矢以享禮行之註中重字誠達字皆是說詩斷意。王者賜弓必彤弓一彤矢百。旅言矢千。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又曰燕或至於夜享行於朝禮成而罷左氏鄭享趙孟禮終乃燕是其驗也。按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敬俎豆盛于食燕禮之大者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按饗既實事則右醕亦當作實事者註右勸也尊也箴云右侑通左氏王享禮命之宥註云以幣物助勸也又禮云致享以酬幣別親矢右即侑幣也醕即獻酢醕之醕或疑享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獻醕按享有醕幣則有醕爵可知是醕即醕爵也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

詩歸小雅 卷之七 二

令陳正則杜之外內乳鳥獸行則滅之潘勗九錫文以君祀驟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孔氏曰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矢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為重耳

詩歸小雅

卷之七

二

重與君子意前三章意已足矣而復益以末章蓋徒言其喜而不及其思雖是盡一時之歡而猶未罄生平之願也故云然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情

乃其所以燕之也

漢食貨志以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言五種

之貝其中二枚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通解曰易順之象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之有道

也大有之六五曰厥孚交如言下賢之貴信也菁莪之

燕真意猶如可謂得養賢之道矣

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郝云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

曰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進于王曰進士論定而後官

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以菁莪興者

詩小雅

卷之七

三

莪生澤藪香莪可食以為普通於神明以供楨升其于

郊廟百祀故此賢材

六月

詩離莪吉甫要重宣王命將以成中興上

前三章皆一時互見以形行師之妙首章莪是用急了

次章急中有寬從容應敵不至失次三章寬中又嚴瀆

一氣滾下境變心不變安行心不安不畏敵不輕敵不

以蹙進喪功不以縱恣取敗武之善經也

戎車陳戎車有五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也戎路王

在軍兩乘也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車革獨

赫也隱蔽之車輕車馳敵之車常服戰時方服故戴

之鄭云子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匡扶冠履之

分也定莫中外之疆也此物二句便見中興氣象開

是以法開之如同旌旗耳聽金鼓之類古者師行日

三十里不失常度也嚴翼是行師之本所謂成克受

者濟敵解怠者吉也焦獲鎬方涇陽太原舊俱未有

的考本云焦獲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

太原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獵魏在其東北則入

周要路常在此矣然劉向云千里之鎬則非可知

存之以俟知輿地者毛氏曰夏后氏鈎章先正也

詩小雅

卷之七

四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王云軍前曰放軍後

曰殿放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馬四十四甲

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章句云車有大戎十

乘謂車綬綸馬披甲衛執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

車織文二句舊以前軍後軍對看馮嗣宗曰旂軍前

大旗建于元戎之上孔氏云云軍行之次旂最在先非

繼旂之旂也王伯厚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後漢西

域傳穆王西征大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褒訪荒服不朝

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我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

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

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
深。鄰山之既。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
猶西晉也。王重不及拜戎不勝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
說之。徐云。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能協人
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又云。文武維后
天子神聖之德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策也。而又有
文武之吉甫。為焉邪式。則所以佐天子。匡王國。端有賴
矣。

未章中有二燕。舊說通作公燕。燕喜說。得大中外泰寧
疆場無事。亦是大臣之福。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為重。無
詩。小雅。卷之七。

將相相成意。喬君求曰。徽既既平。而有孝友之士。雍
容組豆。綏責人文。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也。

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此廢則君臣
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
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
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鵑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
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
則耆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
則賢者不。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
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為物失其道。理

矣。蒙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
諸夏哀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序言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沒小雅
也。

采芑

序曰。宣王南征也。陳止齋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
作。六月之詞。迥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
而服也。章小東曰。六月作于詩人。故君臣皆與焉。采
芑為軍士之詞。則但知有將帥而已。

郝云。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
詩。小雅。卷之七。

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齋持勞頓之苦。故以為言。軍
法。掠民間一草。有禁。豈真有踐踏民田之事乎。王伯
厚曰。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豈水有芑。草也。維糜維
芑。白梁粟也。禮記引豈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孔
子曰。當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菜田也。郭
璞曰。初耕也。反草為災。天子六軍。法當用車七百五
十乘。其言三千者。箋云。宣王乘亂。義卒盡起。王氏謂兵
有先聲。後實者。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能一。如數哉。
試。如五步六步之節。七伐八伐之方。無不閉習是也。
徐做。弦曰。路車。蓋象路。輿路。車之朱色。中車。所謂象

路朱是也。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鞅而騰之為黑也。無所謂顛然之朱矣。方叔不乘單車者以革路臨陣所乘也。孔氏曰中車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廣其纓也。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以皆當馬胸故詩人總其詞曰膺耳。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魯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而已。司馬法國容不入軍。容不入國。朱傳軍容字本此。服命服如吳越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敵。白虎通云革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詩補小雅 卷之七

七

黃朱以別純朱也。繫組貫珠而以玉為之者珩也。蔥以別黝珩也。玉藻云一命緼鞞黝珩非謂方叔止三命也。集之急疾亦集于所止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化言云鳥反哺仁也。集憫胎義也。其性有物有縱如此。澤非集乃迅速之鳥。又鷹之搏物不能無失。獨集百發百中故從集。禮說試字是試于進退之節。疏云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又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已又云治兵則勿賤在前。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治兵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勿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凌常

法也。淵淵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也。闕。取其齊一。退而猶若對敵也。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穀梁傳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徐云方叔元老如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是也。壯字正對元老。字籍。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祉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方叔一鷹而為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也。再駕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者也。魚服。舊解與采薇同。愚按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不當獨言矢服也。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可以飾車也。似當從之。

詩補小雅 卷之七

八

車改。序曰宣王渡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渡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車攻之詩則為田獵而作。篇內言既攻既同既好既飲既詢既同既駕俱覲。法度修飭有夙備之意。徐云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養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穀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

畫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當時不是會同燕樂，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未朝之通稱，如菑中稱于苗，豈必定是仲夏？又云駕言行狩，此豈又是仲冬也？車攻馬同，見天子中興，百廢惟新，田賦濶，馬政修，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故徂東之舉，所以渡曠典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內。舍會同田獵意在行狩，指往東都所為之事，甫草註以為甫田，沈無田曰即下章教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是也。一說甫草，槩言之，教甫草中之地，又甫大也，行狩分明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

詩論小雅

卷之七

九

漢官威儀意，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而乃以會同間之，漢云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奕指在東都之郊言，及其會同於斯，立等兩階，尊卑貴賤，又見陳列而繼屬，聽之昔之怠玩者，今皆整肅矣。一同字一助字俱重，縮左臂，拾其衣袖，以利矜，故曰拾。決與拾相比，曰攸，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人心之協，助我舉，猶下章志率左右以燕天子意。射御之精，亦根人心，兢兢來，正見射夫之同，而助我舉樂者，每類此也。

詩論小雅

卷之七

十

以天下有事。則錫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於西。錫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文。故設都於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晁氏曰。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夫子弗錄。得非岐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毛氏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縹緲旃以為門。裘纏盾以為楸。間容控馭而入。繫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遵也。赤芾金冑。諸侯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為臣故也。天官

蕭庸小雅

卷之七

十一

屨人注云。履有三等。赤芾為上。冕服之芾也。下有白芾。黑芾。無金鳥之文。故云飾以金也。按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充。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寡又。五并儀。逐水曲。逐水屈曲。不墜水也。過君表。指經旃以為門。間容控馭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充。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通見其鏃。白矢。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刺。然也。寡又。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并儀。四矢貫鏃。如并也。孔氏曰。面傷。當面射之。踐毛。與剪毛同。謂在旁而逆射。

之。兩者皆嫌誅降之意。故不敵。不成禽。惡其害勿小也。腰。脅後解前肉也。膈。肩前也。此中心死。向鮮潔為上。幾。遠。右耳本者。遠心。死稍遲。肉微惡為次。殺。解股外也。脰。水腫。腰左右。屈肉處。死最遲。由惡為下。殺。又云。諸侯未朝者。先令習射于澤。官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吉日

車攻狩于東都。吉日狩于而都。所重亦在收拾人心耳。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識。如。吸于有洛。五子作歌。

蕭庸小雅

卷之七

十一

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胡康侯曰。或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既好孔阜。從然相求。獸之所同。四句。語意宛轉。言禽獸繁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從從禽也。以進逐其獲。故曰從。沈無回曰。

添沮非洛水也。二水在幽地。東流乃過周。故錄傳曰。周原添沮之閒也。

儻。二句形容多意。如盡見百物改觀。非復昔日之凋耗也。燕天子不物。就獲禽言。頌以中興大氣象。說是合天下人心。復曠古王制意。

御賓客見天子。速下之典。亦有收拾人心。君臣喜起之意。與蓼蕭湛露之燕同。且以酌醴者。按享為盛。禮醴味甜於齋。惟王饗諸侯。則設醴。亦不忘古禮之重也。

上之心。供上之燕。人心何等鼓舞。固有所以致之矣。車攻之詩。終于頒禽。吉日之詩。終于酌醴。王者之田獵。詩。小雅。卷之七。十五。

非自為逸遊計。亦非自為口腹計也。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徽。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箋曰。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教。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為是務。

此詩苦而得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哀樂之變。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四時與民避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書曰。白露之月。鴻鴈。

來。鴻雁不來。遠人特畔。王介甫曰。勞者勞之。耒耜耒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經寡即矜人也。世亂民散。舉目無非此輩。不必謂就其中。又惟經寡之可哀也。

百堵。言築室之多。累五版。凡一丈。以高言。按五版而為堵。以撞言。究者。幸慶之詞。安宅。有室家。晉慶。經寡完聚。意。禽經曰。雉上有丈。鷄上有尺。注言飛而上也。雉上欲文。故計丈曰雉。

鴻鴈哀鳴。是痛定思痛。不勝悲楚。淮南子曰。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頌歌其事。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詩。小雅。卷之七。十四。

四句。感慨絕異。彼說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垂重不知。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感哲人處。暗指宣王。要有喜的意思。

庭燎。三章俱一時事。而一節際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不必作初問再問三問看。夫就所聞所見。不過是懸度。而據其汲皇之心。則儼然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屬精之旨。

徐云。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着一確字。便非玄解。一直。

下方得無模擬之情。庭燎者，樹之於庭，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在門內曰庭燎。釋文在地為燎，執之曰燭。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僖天子也。天子庭燎用百，朝禮別色始入。

序曰：羨宣王也，因以箴之。

詩故云：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珥，以貽姜后之作乎？果爾，是刺矣。何以曰美，因以箴之也。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于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于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以所

詩小雅

十五

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遂止。雖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馮水

此章念亂之法，獨有一敬始而憂及父母，終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之所以善念亂也。說言繁與，謂人于罪苦，亂孰大于此者，故憂亂憂諫，非兩意。誰無父母，意含蓄能動人，所謂以情喻之者。不蹟即詠言之人，拂天理之公，而備天下之亂也，不為

一已慮而為父母慮，故不可弭忘如此。中于世謂之詛言，中于人謂之說言。數字堅義，要說得遠大，不止為一身須於世道上有關係。此二句正言其能止諱之故，而窮其亂本耳。

序曰：規，宣王也。郝云：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者

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五信說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為民間相語，非也。詩為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諫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諫親諸侯，以終

詩小雅

十六

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

鶴鳴

此章有平者，有以下章作疊上語，而不必講者，其說何如？曰：看經有倒看法，有借字法，有疊承法，有推深法，有疊滾法，有追敘法，有寓言法，有聯續法。鶴鳴二章，推深法也。前淺疊承，有無限妙處，又是寓言，正意當在言外見。鶴鳴夜鳴，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聲，八九十里，雖蒼蒼下，園有近習，意山有既遠，意而村

禮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粗直可憎大抵人君所憎者多君子所愛者多小人故教之如此

序曰海宣王也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歸云鶴鳴言賢者身隱而名著魚潛言出沒有所淺

溪可求權藉言美惡得所攻王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

鄭氏曰魚之性寒則處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昏亂則隱治平則出

毛氏曰石可以琢玉衆賢用帶則可以治國

詩故云鶴性嗜魚善量進止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

詩歸小雅 卷之七 十七

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

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皋魚潛在淵喻殺伐之志

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又云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

沔水乎抑料民太原之日乎詩道廣博私通不可以序

禁之類如此

祈父

此詩殺之非職是戕上之術為不忠殺之非法不體下

情為不仁

周禮太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嚴華谷曰宣王料

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出禁禦以從軍責祈父責宣王也

鄭氏曰典義戎戰于二宮而賦之時 孔氏曰鳥用

爪獸用牙以防衛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常居止擊

較之下今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遠成而又無休時

是無底止轉字最可味 董氏曰虎賁曰掌先後王而

逆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易曰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序曰刺宣王也

皎白駒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任賢使能既年忘心

一主小人乘間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

詩歸小雅 卷之七 十八

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

留也

朝夕非永也於不可留之人而朝夕永矣逍遙見不

敢以微務擾之嘉賓見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箋曰願其來而得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黃白色

不去便是素爾公爾侯遠像無期見朝廷之上從容

論道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 嚴道隱者之樂遁思隱者

之心曰慎曰勉見非其志也此二句承上文素舍廊廟

之優游而就岩穴便有一番選擇謹慎的念頭不成其

為優游矣故曰慎爾愛游舍市朝之大隱也 山林便

有一番勉強念頭故曰勉爾適思想見留賢之甚。

生芻二句目極行跡隱然半采在望末二句真情纏綿

間者淒絕音名是不得已而望其聲聞相通慰我離索

後未拜榮長往之夫每以怒然故叮字之正是眷戀之

極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莽而譚當世在賢者為出位

之謀矣詩人豈敢以是望之

揚用修云宋義有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

別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與期矣職思其憂豫與期矣

何如怡然履順慎哉爾之優游確矣不板勉哉尔之道

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又深歎

詩歸小雅卷之七十九

黃鳥

三章一意善道即患難相賙恤之道不可與處言強凌

弱眾暴寡也不戒肯毅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

明猶冀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首言

邠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蓋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

親者焉故木之散從木散善之散從禾未之有身

故者皆稱粟

序曰刺宣王也惠幾詩為民適異國將王哉之民適異

國乎抑侯國之民適王哉乎

詩故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失之于王室者
及其辱年政息礼衰窮困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是詩理
或然歎

我行其野

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

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赴官厭貧與喜

新忽故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詞益怒而意

益深矣

序曰刺宣王也詩故云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

姓也婚姻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嚴云周之盛時

詩歸小雅卷之七十九

以關睦任卸教民其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行野之

斯干

凡人築室保吾兄弟於斯借吾祖妣于斯安吾身于斯

傳吾子孫于斯故曰式相好無相猜曰似續曰故崇攸

隣彼寧又曰男子女子之祥也

陳氏曰干潤也猶圖也潤水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出

幽入之而益速既言官室之盛如此而又言其下之固

上之密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無相圖是以居

之而安也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

臨南山在遠而可望故曰面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謂
厲王之亂百廢廢墜官室亦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
乃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居處嘆語就述
者本身說居就朝廷言處就官閭言笑語通內外言居
處似祖妣之上下陟降笑語似祖妣之津渙優游
亦室以治垣為先舉版築之工見堂宇牢密也風雨除
鳥巢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堂堂室有甚尊大只
為王者居之便尊無二上勢無兩大
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作辟喻說君子升斯堂以朝萬
國以馭四夷故曰攸躋 爾雅伊洛而南雒素積五朱

詩歸小雅

卷之七

十

皆倫成章曰章

董氏曰古者相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以冥為陰
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室西南曰奧東南
曰突 楊升菴曰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通故夢各以其類
至先王置宮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如此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熊羆虺蛇俱耳目心思不及則朕兆之異可知 周禮
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占夢
皆屬焉占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群臣之吉夢於王
末二章俱見古人祭豫教之法 王氏曰男子不衣之
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美之圭而美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
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 以他日衣
冕之榮貴之珪璋之治比之不可用 寢之地卑之也
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意 有非焉家之索也有儀
焉國之傾也女為玉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
陽之類作此詩者其有哲婦艷妻之憂乎 朱子曰在
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

詩歸小雅

卷之七

十一

而孟氏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節 慕酒漿 養舅姑 縫
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為臣子也
詩故云周禮赤璋以禮南方美璋南面之象也又云
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褻之并手足而
裹之示無外務也
序曰宣王考室也 詩故云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
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
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
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

又懲姬已亡殷之事也。前漢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邾云禮廟成則升屋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詞。

無羊

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敎而歎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物謂牛馬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問庶人之富則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波一章便開天下國家之大

詩經

卷之十

廿三

其象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降飲寢則并牛羊之動止閑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維惇三十維物又模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之在望至于牧人之何簞笠負銀狼取薪蒸搏禽獸皆為之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曠城叢林之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于言外三章乃言麾之以賦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婉然在目若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善于狀物如此可謂詩中有畫

詩故云爾雅牛之屬黑肩曰惇黑背曰柁黑耳曰犛黑

腹曰收黑脚曰柁今獨舉一惇至于九十餘可推矣三十維物則柁犛收柁之物也周人尚駢物至三十駢其倍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維以維別群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者須緩馳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羣不孕必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後矜不讓曰矜矜競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其說更妙故特錄之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倍膄咸有也

詩經

卷之七

廿四

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徐云豐年要說到宣王身上似中興氣象非復向之茂庶有黎稼穡卒瘁也徐士彰曰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泉而魚則為豐年生聚不繁旗何所統故夢旌而旗則為人眾傳曰除陽和則人眾多矣箋曰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眾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

序曰考牧也詩故與前篇俱以為成王時事詩其說無據按呂東萊曰斯于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

刺詩之沒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息於政。然中興大德。豈可以足而掩。故取此二篇以終之。

詩小雅

詩小雅卷之八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瑛 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爾廢馮元颯

爾致馮元颯

節南山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此詩不平二字。是一篇綱領。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平也。惟不平。其流禍必至。空哉。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然尹氏所以得肆其奸者。寔由君心之邪。以啟之。

詩小雅

卷之八

故曰。武說。爾心以畜萬邦。篇中言天者。天者。言民者。六益。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小人雖有平其心而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憊於此而庶幾其回心易慮也。

民之視師。尹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與舊說小異。不敢戲。揮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益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後以沮人。譏論者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必多。國既奉新。孰曰不然。既字。卒字。最可味。聲未長。未滿於山谷。其平可知。師尹則專是。高峻耳。乃

至天怒人怨而不恤。則尹氏之泄。其此為甚矣。
前既云師尹而三章復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
皆不當不平者也。王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臣。朝廷
以尊官為臣。者安危存亡所出也。曰國均。見非平
其心者不能棄。猶稱百揆宰衡之意。當時民言無嘉。人
心不相維係。相離頹頹。天子裁于孤立。援維係而此
輔之。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曰。人類將滅。甚言之
也。
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苛。而不用其至意。如姬媵仕。有用
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其實弗躬親。便是委政。小人意
也。
詩庸小雅 卷之八 二
重用一人。一庵問者。謀之衆。仕者。試之事。此皆平心事也。
蹟。如姬媵尹以親。腫而置之高位者。
不平之禍。歸天。四天之責。歸人。民心悅。則天意得矣。何
以曰。至也。蓋弗躬弗親。事安能保其究竟。弗問弗仕。
人安能窮其底。裏是。不及其至也。故以如。屈進之。闕如
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夷。觀前章曰。不敢
戲談。又曰。民言無嘉。則上必有威氣。威嚴。以錘民之口。
者。而下亦。嚴。怒。宿。怒。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
而民亦。盡。反。其。平日之。惡。怒。矣。而。如。字。不。除。想。望。
前云。憂。心。如。使。如。炎。使。之。乍。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此。云。

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以亂之又生言也。誰秉國成
然問之詞。萃字有終不改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為小人
者也。只是樹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唯用其
既好。以致亂耳。觀不自為政可見。
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其一時所為。皆排擊報復之事。君
子即欲引身求退。謫責隨之。戮辱及之。是以瞻四方而
頓覺其狹也。
小人叵測。怒易轉喜。則喜易轉怒。吳蕩平頤白之世。盡
化為回。遇險怪之風。君子所以益傍徨而無所往耳。
吳天不平。即天降愆德之意。故王不寧。則不但俾民不
寧而已。只此一語。無限悲號呼籲之意。
詩庸小雅 卷之八 王
正王心。是格君心之非。意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說者化
其前日之惡。鍾云。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
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
此。
項氏云。幽王時為亂者。皆宜王時政家。率犬戎以攻幽
王者。崧高之中伯也。為趙馬以亂者。皆奕之駭父也。
為卿士而貪殘虐政者。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皆武之皇
父尹氏也。曰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
知人才惟上所。用唐之。張。矩。即。情。之。佞。人。魏。之。華。歆。即。

漢之名臣也

劉安成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葬桓王八年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非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疑此或東遷後詩據此詩說彼謂幽王之詩者又不可盡信矣

王伯厚曰古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古甫易為父孟子難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詩庸小雅卷之八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謂刺春秋之所談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攬漢三馬食曹之禍

正月
序曰大夫判幽王也 二變雅者一時時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為纏綿悱惻登見借出刺譏懲創反資錯綜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脈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詞率合也如此詩則以女寵為主惟君心盡惑故用小人而致亂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張叔起曰自古未有亂言繁興而國家不至敗亡者

蓋其虛偽反覆之說使人清于是非而眩于末實正其榮心志惑奸黨並進而不知其類云亡而不知非國殄瘁戒由此故所以識微之君子傷焉

孔氏謂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純陽之月也 箋曰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人以為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政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以陰召陰亦有引逐下文小人女色意 鼠病在穴人莫之知正是已獨憂之意 念我獨兮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

辨庸小雅卷之八

殺謂之暑則考惡可知考害苗之草考言害正之言專是政欺善類黃鼓君心喪黑為白指鹿為馬之意不必無論事 有侮所謂一國之人皆狂及以不狂者為狂也 一說指訛言中傷說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以為憂動與衆違使侮自不免矣

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殺之國兵以為臣僕郝鹿野曰受祿不謂食祿謂逃災禍之困享生人之樂也 禽經云鳥向啼背柄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易合亦易散也故借鳥言 一說云周之興也存鳥流王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將復見于誰之屋

也。此義似迂。

方。政。正。詔。言。所。為。既。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淫。人。而。降。之。罰。必。矣。蘇。氏。曰。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斃。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敵。為。皂。隸。亦。猶。是。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福。禍。所。從。生。也。

謂。山。四。向。蓋。指。其。平。日。駕。張。翻。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名。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微。祥。之。意。二。句。一。串。者。具。曰。予。聖。詩。庸。小。雅。卷。之。八。六。

心。實。俱。禍。謬。為。大。言。也。鳥。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辯。也。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知。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遇。時。恐。不。終。其。命。焉。然。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正。義。云。曲。脊。而。歌。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累。足。以。畏。喻。已。恐。陷。在。位。之。網。羅。也。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則。無。倫。脊。之。在。背。有。條。理。故。借。以。為。理。箋。曰。危。錫。之。性。見。人。則。走。今。人。即。說。言。之。人。危。場。即。說。言。之。禍。

蘇。氏。曰。君。子。任。于。亂。世。而。困。于。群。小。譬。如。特。苗。之。生。于。阪。田。如。恐。弟。勝。者。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樣。也。不。是。求。為。脩。己。治。人。之。則。執。我。仇。是。苦。求。我。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子。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仇。滅。如。不。我。克。傳。曰。仇。之。猶。誓。也。箋。曰。王。之。始。求。于。我。如。恐。不。得。我。言。其。謹。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然。亦。不。尚。我。在。位。之。功。力。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就。照。着。末。句。前。七。章。皆。憂。說。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詭。皆。由。于。此。滅。周。是。未。然。事。姚。云。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褒。姒。以。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霜。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屢。字。有。旁。招。俊。人。之。意。

王。氏。續。詩。記。曰。既。輸。尔。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後。三。章。總。見。小。人。以。其。變。亂。之。言。盡。惑。君。心。以。其。說。誘。之。詞。携。貳。良。善。以。其。朋。比。之。術。呼。引。黨。類。因。政。日。昏。窮。民。受。禍。尚。可。言。哉。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小。人。官。

詩。庸。小。雅。卷。之。八。七。

則民必貪。自然之理。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曰：土圍城浦，我獨南行，困吾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曰：研矣富人，衆此悍獨，使民至此，蓋甚可憐矣。

詩故云：天天，蔡邕引作天，與桃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極喪之也。又云：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子，衆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之宗周，褒如滅之，是非並后，匹嫡榮枯異等，哀痛慘傷者，能為是言乎？申侯與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訖言，亦孔之將。

詩小雅

卷之八

八

十月之交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大木繁興，從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去，重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大意是刺王用皇父，召災異而傷已，獨滯其毒也。怨皇甫正所以刺王也。者不用其良，不可見。

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山川震岐山崩，詩蓋作于營而之日，而進論災異之，而自召，非必以日食之

日作也。記此再詳之。釋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復蘇生。十月建亥，六陰用事。

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曉朔之間，是其月為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寅卯屬木，而單開之卯，為陰木，是其日又為純陰，此日而食，則群陰擅令，微陽不能獨存，故配之。劉安成曰：日月以常度論，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一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耳。郝云：按天地之

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陽光既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

詩小雅

卷之八

九

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魏天子則禮早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及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疊合，日為月揜，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青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為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道，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少，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盈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權，臣竊君柄，以不臣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為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

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為變。而月食為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書云。厥罰常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宜日月皆凶。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捕見於天。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威強。侵蔽陽明。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也。女謂也。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捕於日月之灾乎。故言不用其良為召灾之本。嚴華谷曰。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灾為祥。日月皆凶。而四國無政。郭林宗所謂詩。小雅。卷之八。十一。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捕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慎也。食與徵不同。上以陰陽之本体較之。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之。唐陸守曰。陰陽反背。必有不善之事。特未知應在何事。何人耳。如此者。于本文何字有味。且合警懼之旨。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後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心驚惕曰。懼。創改為懲。易曰。海雷。

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惜懲之謂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番。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周禮。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師氏掌以嫩詔王。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並言之。詩人稱太如。則曰。汴女。稱褒似。則曰。艷妻。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艷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蠱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哉。皇父之罪。擢髮難數。即以今營向一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看來皇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詩。小雅。卷之八。十一。故曰。豈曰不時。曰子不戢。曰孔聖。夫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為不足畏。人言為不足恤。君子未必勝已。小人未必害事。而恣欲妄行。有不可言者。王伯厚曰。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子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矣。言乎。禮曰。汙其官而濫焉。田廩生草。謂之菜。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鎭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鄉。而置三有事者。蓋借比于列國之諸侯矣。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一老。只是舊在王室之臣。揮有非一人之詞。如漢徒富家以寔五。

陵意。王伯厚曰：擇三有事，豈侯多藏，貪墨之臣。為盡賊。小東大東，扞抽共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正所謂珍寶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羣邪之宗。

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諛虐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為此言。導沓背憤，曲盡當日情狀。幽王之時，民豈有羨逸者，特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皆善言求苦之情者也。不敢劾我友自逸，有悲天閔人，尚冀王心一悟意。

詩小雅

卷之八

十二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不顯，七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祥，泰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厥父之後，為顯，維維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給，周焉得不替乎。而無正。

通詩責難散，而詞旨嗟嘆，體諒宛轉，曲折若有真其必反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詩者亦諒意于其君，而厚望于其臣之詞，全篇重各敬爾身，自大意云。吳天降災，將有異姓之禍，然天之禍，三人曰：夷方且。

象之日，乃諸臣托名餽饋，是避諱奸，固無其人。誰與共理。養天成人，事雖不足以回王心，而王之不滅為惡，獨非臣責乎。法言不信，惡不知其兩稅，駕矣。夫人臣事明主，不可不敬身也。事僻主，尤不可不敬身也。今雖居焉，莫肯風夜焉，朝夕焉，是不相畏也。將不長天乎，獨不見時事耶。戎成而王不退矣，鐵成而王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替御若斯之瘁乎。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凡百君子，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棘且，殆矣。人既不能為巧言，天不忍躬受瘁，則有聽答諧退耳。既不敢得罪天。

詩小雅

卷之八

十三

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情，詩人若曰：我豈不知之，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甚大故，而思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斯之痛也。即曰：無室家，而昔一室家也，今一室家也，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尚冀其遷王都，以輔王室，忠厚之至也。元氣廣大為吳天，仁德則下為吳天，各以義類歸怨之耳。舍謂置之於死，伏謂明正其罪。周宗既滅，故為危詞，與赫、宗周二句意同。蘇氏曰：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廢曰：武滅，與下辟言戎成等句，雖

責王而寔挽重群臣身上

徐云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有請自獻於先王

王臣寒以自盡其意不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

為人尚可諉之於己其出於自為將安諉乎敬身者

及難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供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

正見身之當敬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弁

魚人已天人兩層王之不信則許於天曰不敬則

惕之以天皆首章呼天之意

或成二句輕點王之玩寇樂禍見當以此訊王也憐

日瘁即上所謂我勳見轅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

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十四

二句想是莫肯用訊善形容中臣遇亂容身畏罪

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一辟言亦何由上聞

降仲常曰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体其情之痛

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

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

匪舌見由乘之言訥焉如不出於口恰似用力以出

益憂危之詞其勢甚艱正與巧言如流反對 瞿昆湖

曰忠言及哀以其獲罪佞言等矣為其廢休俱見於

徐傲強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廢休不責其失口於人

也亦云可使惟曰怨及門穴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人

之忠厚如此言之難任之難都為王人一邊說 且

道在道關係甚大不專在道言一邊上期得君而又下

碩公議故進退至於兩難若只在道求合則亦末之難

矣

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 孔氏曰人涕必因悲聲而出

若血出則不由聲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無言不疾只足上之語非另有一等畏禍之人也且明

是畏禍然必蒙上無家為解方見渾融

序曰而無正大夫刺幽王也而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十五

蕪氏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

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兩此野

以為兩無正也而毛公不達序以為兩自上下者也衆

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又曰王流於豳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

呼之謂女今可遭王都謂亂也

小旻

此以謀猶回適為主而歸咎王之不斷中間極陳亂世

謀夫之象滄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

智而讓過。哀哉。童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而謀。猷
回。通章內具字有群然相和意。嚴字多字。聰字爭字。想
是不斷意。不斷則善類敗而喪亡至矣。

洪範曰。汝則有大穀。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蓋彼之所謀者。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一
人而已。如舜之好問好察。有弊之執。兩端在也。安有聚
訟盈庭。可以集事者乎。

謀猶之謀。屬王。謀猷之謀。屬臣。不從。覆用。屬王。謀論曰
謀。由是見之。就為曰。猶。滅。即下文具五事之善。合於先
民。夫經可以福國庇民者。不滅。即下文爭。幾末之言。而

詩。小雅。卷之八。十六
靈政害民者。邛言其壞國是。基禍敗。謀猷甚為可病。非
憂之而甚病之說。

喻。誣。不是。而是。背非。摠是。黨同伐異。陽與陰排。渡
為自全之計。蓋惟上有如是之君。所以小人務於阿比。

收其所同。而排其所異。還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
人。定然。版主。誤國。豈不可哀。兩具字。全從。論。生。來。已。

成。一。雷。同。世。界。國。雖。不。亡。不。可。得。矣。王。之。不。從。覆。用。正
由。小。人。先。立。一。從。連。之。機。以。黃。鼓。於。君。側。也。
謀。必。見。於。行。王。能。專。斷。乎。上。則。下。有。任。事。之。人。起。而。執
事。滅。得。見。其。功。而。不。滅。無。所。逃。其。罪。今。謀。夫。孔。多。

文。滅。得。見。其。功。而。不。滅。無。所。逃。其。罪。今。謀。夫。孔。多。

則無所措成。散漫無紀。何以集事。蓋謀論不聞利害。則
人各得一說。事波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小人
誤國。往往持兩端如此。鄭子駟曰。請從楚。非也。任其
往。又如衛殺孔達。以說於晉。此皆所謂執其外者。孔
氏曰。謀人之國。上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先民。即古聖賢。謀猶所自出。夫過如仁義。孔樂等。即謀
猶所在也。聽則感。爭則不決。想見相持之意。聽在上。爭
在下。其是。分。開。不。得。即。上。盈。庭。不。集。之。意。迎。言。即。不。滅
之。謀。而。是。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觴。角。矣。上。只。說
得。謀。之。真。定。尚。未。及。所。以。為。謀。者。此。乃。傷。其。為。謀。之。誤

詩。小雅。卷之八。十七
集室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純墨。此大猷也。

菴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則愚者
可賴。以皆濟焉。廢而不用。而使羸者墮之於上。則相與
皆敗。無能為矣。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人。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解之者曰。

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
大。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
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釋文。靡。靡。韓詩。作。靡。靡。橋。無
幾。何。也。

幾。何。也。

喪亡之禍。即隱於不能斷。以從善之中。故曰無形。
左傳昭元年。晉樂王緡曰。小人之卒章。吾從之。注。義取
非惟暴布馮河之可畏也。不敵小人。亦危殆。王緡從漸
義。故不敢譏諫公子固。

徐徵曰。朝廷之謀。謀國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
大起。使公卿以下。謀議。故治河之謀。不決。遂致滔天之
患。蓋缺之謀。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
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謀之者非一日。而卒至敗壞
蕃之歎。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
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

詩譜小雅

卷之八

十八

詩故云。所謂謀。亦燕中后。登衰如廢宜。白。主伯服事耳。

理或然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

通章敬慎。是主身基本。日用應酬。萬方千變。從此一念
做出。無所不善。正所謂不涸之倉。不匱之府。若謹像教
子。只是外頭一枝一節工夫。那比得本章。元。本。苞
厚無窮也。

念先人有努力求至之意。陸農師曰。鳴鳩小物。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於天。絕

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明發乃事。為思念之始。曰
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即回章之夙夜也。只言懷二
人。而求無辱之意。言外自見。秦伯賦。鳴鳩。引小宛之
首章。

觀之德。非而齊。庸思之德。睿而通。明克。則勝不止。勝乎
酒。是足以自勝。意。溫而曰。克。有定力在內。非柔恭已也。
一醉日富。形容沉酒之人。漸。沉酒之意。其初僅。需。足
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像雖在外。而致則由衷。不
可說。者。做外面工夫。大抵。廢。亂。世。者。像。景。要。緊。觀。南
容。以言行免刑。戒。可見。天命。指。國家。大命。說。去。不。凌。來

詩譜小雅

卷之八

十九

言國將危。非修身無以自免也。亦有。訊。及時。王。意在。
身者。親之。遺。子者。親之。後。救。可。公共。而非。采。吳。收。也。物
可。变化。而非。負。莫。得。也。教。者。不。離。教。字。用。我。之。教。而。使
之。似。益。以。身。教。非。以。言。教。也。楊。子。雲。曰。綏。鈴。之。子。種
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朱。豐。城。曰。綏
羸。自有。細。邪。如。果。寄。蟻。於。身。久。則。蟻。於。盡。枯。其。外。日
益。長。大。乃。為。蠹。處。之。形。穴。竅。而。出。黃。東。發。曰。如。雞。抱
子。爰。之。而。始。生。非。即。以。綏。鈴。之。子。為。子。

過。訓。勇。往。力。行。之。意。出。書。象。陶。道。種。德。征。訓。行。之。吉。也
亦。進。不。已。之。意。出。易。拔。茅。茹。以。其。彙。征。易。曰。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鄭乾齋曰、遠征二字、皆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强為善之意、自昭然言外、正小註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味一生字、稟稟生死、開頭無限、驚惶下面、岸做戰兢、正相應、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棄危不食粟、非應也、疏正義曰、桑危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因以名、箋云、無向而循場、咏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劉安成曰、字書行、一作駢、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行、宜岸宜獄、二宜字、悲慘可掬、謹像教子、特人事之常、至非意之適、無妄之灾人之意思、已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二十

窮直頃問之神耳、然卒取法於溫恭、小心其他、趨避之術、亦非其志、慮所及也、即屈原卜居之意、心緒倉皇、莫知解免、

溫恭是諛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臨木雖危、猶有木之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之可藉、若冰則全無憑依、其想俱甚、甚見已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上面修為工夫、皆此敬慎之心為之、非至此始知敬慎、亦只是一憂老意、非必謂此足以自救也、

徐云、易復之六四、獨復、利之六三、利之無咎、恭愛難、險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刑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

可謂無之矣、

鍾云、此詩與沔水同音、而說得詳至、首言父母、意甚濃、情甚正、詞甚苦、即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意、次章以淡字、念人、不忘父母、然不外一敬字、便是親友敬矣、注脚、益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獨處亂世為然、而亂世為甚、然可見處亂無他、苟免之道、亦只是守身事親、身事親之事而已、末一章、模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

李曰、刺幽王也、嚴云、刺王不能自強、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結其先也、李云、先人、宣王也、舊詩瞻小雅 不卷之八 二十

云、二人、謂文武也、歸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宣王之所以興也、嚴云、宣王承衰亂之沒、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鄭云、非生中原、非有主也、喻王業無常家也、蒲蘆負秦、豈姬而成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今焉有以吾道誨民者、是蒲蘆將得而子也、嚴氏則云、幽王無太子、宜曰、故刺之、亦近、

徐云、此詩發明悲怨之意、三淡至切、畢志極深、為詩于

迴鏡心刻骨，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復全珠長辭，銅龍永絕，猶能懷一望君之一情也。

鸞斯之群食，婦飛一似人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故以興。沈仲容曰：鴉鳥，本草謂之慈鴉，似鳥而小，多群飛。馮嗣宗曰：以吳地所產驗之，慈鳥即反哺者。二何字，自審之詞，云如之何，註安之而已，亦非也。若云將何處置，然耶穎之詞，非惡絕之詞。

周道之跡，一棄置則榛蕪，父子之親，一隔絕則憂傷，此詩情小雅。入卷之八。二十

興意也。性見。畏時黍離景象以下六句，極述憂傷之若。蓋疾痛之深，不自知其詞之錯亂反復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物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回時之朝宗，覲過車轍馬蹄，蹂踐如掌。然為平也。今之諸侯無遠來者，故盡生茂草。雄乘二語，反身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靡靡匪父，靡依匪母，見已之不忍忘親也。不屬不離，自語親之詞。鄭氏曰：辰，謂六物之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也。

以網依茂柳，萑葦依深淵，興意方順。若說柳與淵猶能容，便多一轉，譬彼舟流，以被逐而無所歸也。莫謂假寐永嘆，雖假寐猶將不眠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註今昔字可刪。

鹿之奔言急難也，雉之雊猶人合也。沈仲容曰：雉感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徐云：壞木無枝，即般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繫於親，無復生人之樂。寧莫之知。注云：人莫之知，非也。寧字是怪嘆。毛氏曰：堙路塚也。左氏云：道堙相望，忍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字者，非殘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詩情小雅。入卷之八。二十

王之秉心，維恐則諛，言何所不入，故遂以信說接之。若曰：推原其恐，由於信諛，或曰：離間王心，由於諛人，皆與無易由言相碍。蓋諛者之言，雖巧必視吾骨向之離而入之。若愛子之心，誠堅則於諛言亦必加察矣。王曾不加惠愛而諛言之入，迷不從，容察其是非，非作一氣說，不惠不舒，只是上語，正見秉心之恐處。凡飲酒一賦一酹，往而必返，至醉爵則受而不反矣。不舒究，正直受意，倚如倚角之倚，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施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亦而解，全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出王之遜宜曰。

本由感滿。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
倚矣。析薪地矣。皆孝子之言也。嚴華谷曰。左傳諸戎
倚之。註云。倚其足。是後漢章也。

業以信誠見廢。而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惟任意而
發。故曰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雖有所左右。遂
得顛倒。其旨致有今日之事。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
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
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小弁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
言語以為階也。不舒究。聽言也。耳屬於垣。出言也。口為
禍福之門。徐士彰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曰

詩購小雅

卷之八

二十四

不得於父。而有小弁之詠。屈原不得於君。而有離騷之
作。一篇之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
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
固無人考。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於
句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於
君父。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
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鄧潛然曰。小弁正月之應也。王嬖女禍嫡。信說而繁刑。
頤家行獄。禍中於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
姚承菴曰。宜曰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上着一歸字。

可味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邠云。篇首以鸛斯比。鸛斯鴉鳥也。鳥孝鳥能。及鸛斯似
鳥而不知反哺。小弁好群飛。宜曰為世子。依母歸中。以
譬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北鸛斯。詠
之。賢傳之言也。愚勿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殺父。而
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之仁何也。謂詩可
觀。小弁則失之乎。毛謂詩道性情。小弁為詩。則親而
為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此疑頓釋。蓋信毛
公之於詩。深也。

詩購小雅

卷之八

二十五

通詩俱是刺。王聽說。生亂。君子信諛。一句盡之。而借始
既誣。則王之病根也。以下言諛人之心。不難知。言不難
辨。本不難除。須以他人有心。二句作主。知其心。則能辨
其言。而除之矣。篇內有用賢一意。而關鍵在去諛。此
頤言正言之可社者也。詩人辨自己之罪。猶輕而寬愛
天下之亂。諛人僻之於口。則乳甘之可嗜。辟之於物
則羹兔之莫測。辟之於耳。則笙簧之可聽。
亂如此。慎者。喜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受害方大也。
曰已威。曰泰。慎。皆已事之辭。猶余。人言。了。不可。誤。如

意。兩字惟身。惟其毒。反。覆。致。害。之。詞。

借始既幽。古今亂本。福寫入微。陳氏云。小人以不根之

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別。白。遂致並首於胸次。而幽

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或疑。猜忌之心。不能不

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或者性。以為有驗。則居然可

信矣。祉。福也。賢人進。則福祉集。二如字。與二逆字

見轉移之機。在王一反手間耳。

作會而畔。作誓而疑。寧有君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

起者。夫盟可背。亦可寒也。以此持君子。則忠言豈能入

批。詩歸小雅。卷之八。二十六

諱人素問。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故曰盜。諷者。厭

飲之意。姚承春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心事。若只

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互

一念一事。無非敬之廟將。方可當此二字。

作之自君子。見惟王。蓋制。莫之有聖。人見惟聖。蓋倫。

變曰秩。即是莫字。他人有心。即孔。艱之心。排陷善良。

偷美固柄。令人不可測識。做下文以狡兇影之。過字看

力。見未遇君子。故得恣肆。姚榮選之。明情偽。立辨矣。

桑木樹之行。言數之以度。直事理不同為異。一說東萊

曰。善人易搖。而難立。獲之當如獲草木。諫言易入。而難

忘。聽之當如聽竹路之言。同。竹。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

集也。數字。不當作辨字。曰數。則辨不足言矣。蛇。正。形

碩。言出口。老度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

回互。故曰。出自口矣。若巧言。夾。亂。雖文飾其情。誇張其

詞。如黃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慙。負。怛。怩。之意。君子

鑒。貌。辨。色。望。景。揣。情。毫。髮。不。爽。故。曰。心。能。辨。之。

大。都。亂。世。小。人。多。有。乘。推。握。勢。憑。藉。寵。靈。枝。葉。扶。疎。盤

結。根。據。入。主。假。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見。五

任。用。之。過。也。亂。如。此。快。誠。非。降。自。天。矣。

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始

黃。肅。小。雅。卷。之。八。二十七

王莽之誦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於

通。動。引。徑。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亦。不。知。其。偽。又。或

有。奉。勇。如。羿。羿。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慕。子

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時。可。患。也。今。諱。人。之

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在。諱。人。也。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諫。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

序曰。燕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燕公。故燕公作

是詩以絕之。通詩只以極反側一言盡之。應其心。孔

艱句。孔艱內。即含下文。始厚今薄。故天問人。蹤跡之絕

私。鬼域之。情狀。下文特段。委曲以申其意。耳。蓋。人。之。入。難。施。而。目。所。以。蔽。形。匿。迹。若。被。播。之。入。於。心。無。愧。明日。張。膽。無。不。可。渡。見。也。是以。屢。欲。其。一。來。則。彼。羞。誠。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諒。排。排。之。罪。不。言。自。顯。以。此。相。責。語。刺。心。針。見。血。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徒。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蘇。公。不。明。言。已。之。無。罪。而。但。曰。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又。曰。墮。虎。如。貫。諒。不。我。知。蓋。就。其。情。以。窮。之。也。章。中。胡。逆。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鍾。云。寓。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個。詩。歸。小。雅。卷。之。八。二十

負友心。慙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其。其。於。射。希。有。北。之。技。也。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歎。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樞。封。蘇。忿。生。以。溫。為。同。寇。則。蘇。國。在。溫。春。秋。特。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諛。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世。本。云。暴。辛。公。作。頃。蘇。成。公。作。荒。蘇。周。古。詩。考。云。古。有。頃。荒。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頃。蘇。成。公。善。荒。按。若。以。

暴。善。頃。蘇。善。荒。此。詩。之。言。有。何。意。味。也。此。詩。而。傳。會。之。蘇。氏。亦。弗。淺。考。直。以。意。斷。耳。孔。氏。曰。祖。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將。作。三。軍。盟。諸。傳。聞。詛。諸。五。父。之。僭。定。六。年。既。遂。陽。序。盟。國。人。於。臺。社。詛。諸。五。父。之。僭。郝。云。春。秋。莊。公。十。八。年。有。城。狄。一。名。短。狄。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入。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入。成。瘡。疥。者。名。舍。沙。洪。範。五。行。傳。絨。如。蠶。三。足。生。南。於。江。淮。水。皆。有。之。卷。伯。詩。歸。小。雅。卷。之。八。二十九

序。曰。刺。幽。王。也。奇。人。傷。於。諛。故。作。是。詩。按。奇。人。即。巷。伯。官。中。永。老。之。長。也。掌。官。中。之。後。或。用。在。人。為。之。然。受。諛。之。事。不。可。考。矣。詩。被。痛。而。作。故。及。履。哀。傷。或。怨。或。訴。皆。淡。惡。諛。人。之。詞。篇。然。一。敬。字。總。是。發。明。憂。說。畏。懼。小。心。之。旨。亦。未。敢。謂。故。遠。以。免。諛。也。要。非。哆。侈。極。是。無。形。影。之。詞。言。諛。人。者。必。說。成。一。片。錦。方。聲。動。得。人。必。做。成。一。個。其。方。聲。揚。得。人。乃。其。所。為。俱。劈。空。造。出。特。策。号。斐。号。哆。号。侈。号。以。成。之。者。也。貞。文。似。以。為。諛。言。無。定。之。

喻。

鄭氏曰：說入集作已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邠云：禹貢厥篚織貝，比無是事，而羅織如生成也。其東方蒼龍之宿，秋夏見於南方，凡占星皆於昏旦南中。故曰南箕。惟說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驟張之，故言其詭。

緝，如麻之績，績績而不已，翻，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緝，雖口舌聲，含得緝入之罪，而言有條理在，往來，即說往說來之意。信，上寔也，不是聽信之信。

詩小雅 不卷之八 三十
既，則及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惡是深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令人曰也。頃，仔細，亦有時輪著女耳。

好，猶揚，草，猶條，視者，察視，別白之，然，鑒別，驕人，正所以憫恤勞人也。一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不過也。禍，福意下一層。

上之求新於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於天，以王之不德，後有異者，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還其所生之慶，不言死而致死之也。

早，益高，賤可益貴，告君子以敬者，不重致望於人，正見已之被禍為甚，烈意。

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諫，如蘇公，小臣傷於諫，如寺人孟子，上下其得免乎。

記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如巷伯，則爵不墮而民怨，刑不試而民服。

谷風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為。春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迴風，後上下曰迴，迴風力薄，不能上井。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寔於懷，棄如遺，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墮諸淵也。

詩小雅 卷之八 三十一
谷風，世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故以興。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小任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寔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張仲起曰：友道之絕，未有不起於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蓋自怨生也。序以為刺幽王，夫使在上有伐木之和平，則人，為於友義，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誰。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

也。厚其入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風夜者也。是故

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合。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逸其不君。臣得以逆其不臣。至於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為恥也。

參義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朱子曰：此始揭明。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憂哉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哀之二句，一篇之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幼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痛生者本其氣也。如萬物資生之生，鞠我者成其形也。拊

詩小雅

本卷之八

三十二

者，拊循之謂，防其驚畏，畜謂節其起居，時其飲食，鞠畜皆訓養而義寔不同。鞠是胎養，畜是乳養，長如商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齊如雞之執郊，煦姬而煥休之也。頌謂旋視，護謂旋視之不厭也。履者，懷抱於腹間也。今北方人猶置子於履是也。齊云：君之恩，拊，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拊，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詩小雅卷之九

竟陵 公永錢 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鉞青選

慈水 南齊馮元颺 全校

爾從馮元颺

大東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馬。通詩自佩韞以上，叙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汲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履說到怨之、履從不能助東人。履說到及助西人，履皆是虛空中生出

詩小雅

本卷之九

一

議論其情似癡，其態若狂。從橫变幻不可端倪。搃之天象何能助人而望之情之無所于托也。天象何能仇人而憾之。思之無所于極也。無非因役傷財，一片苦心所致。既無望于天，息我者，休賴有君上也。所以冀而嘆也。有儀二句串說。禮記曰：蓋盛黍稷，喪祭七用，系吉祭及賓客之七則用棘。古者祭祀享食必依解其肉之胖，故須七載之謂出之于野，非之于俎也。儀則不平。棟則不直。故取以為平直之典。如砥如矢，雖就周道言，意則含蓄。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閔，道路無限。百姓悅

之相將速來視道如矢如砥之謂也。君子所履二句。正言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沿途小民莫不致踵肘膝樂觀盛典也。潛然出涕所謂望城欲哭之狀。

傷財困役。正是東人受病之故。葛屨履霜冬裘之不倫。可知公子性來小人之疲于奔命可知。

以獲薪尚不可說與勞人豈不可衣。後即以興意相形。倒說憚人不專力役。凡微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周報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沒獲薪之故也。

詩小雅

卷之九

子

此章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款款之詞出之層疊耳。不作兩截。

職勞章正見不怠之事。賦役不均不用分析。一相形自見。蔡、衣服何如。扞抽其空。懸懸是裘。必非葛屨履霜。百條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入則舉其貴。西人則舉其賤。此際迴環不知正有。如許快望。左傳同官為僚。揚升卷曰。察小總同官為僚。亦指齊署同總為義。毛氏曰。是試用于百官也。

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取盡錫銖用如泥沙氣象。要知酒與佩亦在供億之外。因西人需索不已。出于無可

奈何。不然東人耳。蔡瑣不給。何有于同衣服。且不完。何有于佩。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似酒之薄者。注漢與服志云。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我兵不息。解去徒佩。尚其條遂以為表章。詩曰。鞶佩璲是也。後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絞。漢承秦制。因而弗改。加之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為大佩。銜牙。雙璲。皆以白玉。

天漢以下。是窮迫無聊之詞。不言日月之光。而言雲。夫者。謂其不能下。鑑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謂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曰。織女三星野。是

之。之。而。成。三角。又曰。織之用。棉。一。未。一。去。是。反。報。成。章。今。八。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則。有。西。無。東。不。能。交。報。而。成。章。也。鄭氏曰。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孔氏曰。肆。謂。止。舍。度。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隨。天。行。七。次。也。鄭云。故。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而。西。見。德。是。望。其。續。日。使。長。意。天文志云。畢。三。星。如。耳。然。特。其。名。也。故。曰。載。施。之。行。

董氏曰。箕。其。璲。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洪。而。舌。廣。故。曰。翁。斗。四。星。為。斗。三。

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甄正義曰：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

嚴云：首章言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蓋中之珍，錄然而滿。其野有棘木之七，採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砥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

詩補小雅

卷之九

四

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頌之而出涕耳。嚴云：小東大東，言賦歛小亦于東，大亦于東。

四月

通詩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天札之象。徐云：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愷樂者過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夏則苦其焦灼也，秋則病其凋瘵也，冬則傷其凜烈也，蓋感時之亂，故過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有終歲不澤自寬者矣。

首三章，正見禍亂日增長意。四月維夏，直至六月。

而身始祖，中間三個月，赫：災，云我無所，正是苦之病人，就影起忍字出來。先祖匪人，以我為匪人也，須會意，延得一說，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久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蘇氏曰：夏既相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沒，民被其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速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言其必至于是也。

韓詩傳曰：匪變也，俱變而黃也。亂離瘼矣，遭亂離之苦，勿作憂之而病說。

民莫不載，自傷之詞也。

詩補小雅

卷之九

五

材全其美，而人化為惡，此與意也。尤，還作殘賊之尤，莫知者，只是上之昏迷不察，而信用有加耳。正與下文莫我有相應。楚辭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蓋，亂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我日構禍，不謂舉手挂網，維動足觸穢穿，欲解脫而不能也。

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語正相應。

匪鶉四句，見不獨義無可逃，且見避之無益，與其遠

歸之意不同。

宋言惟以告哀見此外不敢他及味其語氣想當時之亂有使人憐之不敢言意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鄧潛谷曰周衰楚最先叛盡漢陽諸姬豈四月所由作與

蘇氏曰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故思得王者以紀諸侯猶江漢之紀衆水又云幽王之亂匪錫

奮而高飛匪鱗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薇蕨甘杞

概以免于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

詩庸小雅 卷之九 六

其身也 歲歲之生則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艷陽我獨

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頃更之歡矣

北山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役事而不得養

其父歟焉 通詩為役使不均而作首言借士子括

盡未老方將等意朝夕從事括盡瘁鞅掌等意憂我

父母只是念子勤勞非以缺養也

博天四句正可想出不均的意

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曰嘉我鮮戒若以之為知已者

然終禁以區畫造作言然言外要見未老方將非我一

人之意

法三章兩言之正使人之自察有告勞意非怨懟之

詞

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

感靡所騁恨其人衰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感情

異故設辭不同

毛氏曰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足力也

此言方剛言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

姚承菴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

可御矣德攬國事公然故曰鞅掌

詩庸小雅 卷之九 七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行役者進而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

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不一而

足故曰百憂然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不敢思可

傷也已 車在塵中不可見與人在憂中不能出 耿

耿小明也謂一事關心則惟此一處獨明也 多憂損

志多思傷神故曰自累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 嚴云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

進則諸害君子如人推輓六車大車既進則塵汚于人

詩云：「君子憐之也。」郝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悔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憊不前，誤國傾事，所以可憂。

小明

通詩是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亂世之未派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廢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若云大夫有不平之情，而因勞思逸，大非其心矣。末以詩歸小雅。

卷之九

八

自免之道戒之，蓋慶亂世，事暗君，外有無限之黨，藥內有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愈感，我事孔庶，一則曰請共前位，疆圍之勞，臣獨力，固無以自勝，廊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効，故一則曰念我獨兮，一則曰正直是與，悲已念人，大半憂在國家，已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邀之于神，有慶不能自保之意，萬里孤臣，全仗僚友。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如雨耳。總是竹者居者，互相感傷之意，此

詩連僚畏讒，故以微詞隱諷，共人即下文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事之人，蓋反詞也。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

身獨事衆，正載離寒暑之由，玩獨字，便見非衆之所與，而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

巖巖之時，入方收拾，而我獨拊拊，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此句固無自咎遠去意，尤無義命自安意。只開閒說，有一段徘徊愁思光景。此所以念共人而出宿也。譴怒妄加，刑法反覆，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罟言蓋踈，逝之佳，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

詩歸小雅

卷之九

九

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慶共爾，共之靖，共，正是無安慶，親正直使得以行其志，正是請共前位之事。式穀景福，亦即作恒安慶上看。王伯厚曰：神之聽之，於和耳，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斥曰：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鄭潛谷曰：世亂則考聖有技，必真之艱，度技之煩劇，甚而托託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古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

子貢傳曰：幽王出居于瀛賦，小明。

歐陽氏曰鄭謂名為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相其
政事于胡明在下在大雅則謂之大明明上天在
小雅則謂之小明不聞詩義。

鼓鐘

按天子非巡狩不行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
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後也未必無朝會而
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備禮
瑞徽望祭告之典與秦政時廣先法一軌所以為刺
樂之不備而不根于德之不四何以稱焉

揚、滑、三洲見作樂之久意做人君子暗指文武成
詩篇小雅 卷之九 十一

康懷久不忘只說懷其人而不言懷之所在合意味
無窮直令人棲神千載之上

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四只理以御情同遊于逸周濫
于樂意

憂信于心為之始故曰始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隱三德出樂是人非其同音堂
上堂下八音克諧也樂章有詩樂容有舞音律分明疾
徐有節而謂不備也陶遠則曰鄭箋以雅為舞舞南
為夷舞為翟舞三舞皆不備是朱子以雅為二雅南
為二南不知所謂二雅兼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

歐陽永叔曰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
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曰徐夷並與蓋自成王時徐戎及
淮夷已皆不為臣宣王時常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
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在王時而其害不明初無幽王
東至淮上之事明矣嚴華谷曰幽王東巡不徑見然
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徑以見者詩即史也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淫四國傷賦
伐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而後
故鐘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為聖人
惻怛斯世而欲己其亂也如此

楚茨

詩篇小雅 卷之九

十一

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以致之此公
卿必力田以奉祭也首章包括下意逐章總是一致
此詩自有次序祝祭于枋是初八祭求神之時特牲索
祭祀于枋是也絮爾牛羊割烹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
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安侑者是迎尸以八拜
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安尸使安坐是也肝
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
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
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逸酌以獻賓

是也。孔熯不慙，是三獻之後。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嚴徹是送尸，以法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法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首四句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以祭神言，委情專以獻尸言。獻尸，即以獻神也。安，初迎尸時拜以安之也。少牢云詩，肅小雅卷之九十二

祝，說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不言答拜，遂坐。陳祥道曰：漢定詔于堂，然法延主于與尸坐其北，主人拜安尸而奠爵，米焉。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則合于神，情勸也。少牢云：尸告饒，祝獨備曰：皇尸未實，備尸又食，主人不言拜，備尸又三飯，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異也。齊人踰，主祭與祭皆有此孝，故所發繫牛羊，親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利全其體，烹熟其味，治牲也。肆陳于俎，將進于廟，獻牲也。疏曰：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則六牲各有司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散，注云：腥謂解解而腥之，即割也。熟謂解體而爛之，即烹也。周禮內饗掌割烹之事，烹人掌供鬻錢，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爨，烹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醢，陳其俎，實之牲體，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又小子職掌祭祀羞羊肆，羊散肉豆，周禮大祝掌六祀之詞，以事鬼神，祭于枋者，豨豸以為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特求之，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郊特牲曰：在祭祀于主，索祭祀于枋，鄭曰：正祭于堂，擇祭于枋，擇祭之枋，在廟門外，正祭之枋，在廟門內，儀文魚至，倫也，典則昭晰，著也。神無形，故曰皇，即如在其上之意，尸有象，故曰饗，即嗜其飲食之意，二句提以神為主。此章重祀事，凡戰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享神從獻，尸旅酬，有次第，執爨孔云：饗爨以爨，由康爨以炊，米少牢云：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康爨在饗爨之北，為俎，謂載牲體于俎，孔碩言牲體之肥膾也。燔炙，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特牲云：主人獻尸云：凡

詩肅小雅卷之九十二

述妻稱君婦，妻曰女君，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邊，是后

主供遺豆。由后能清靜萬敬。故能為豆甚多。若爾雖不
恭則不能也。有司做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備主人
主婦皆右之。司士羞房羞于尸。備主人主婦皆左之。禮
云。三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選則糗餌粉養。其豆
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
也。米在右陰也。庶羞。內在左陽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
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有二十品。則內
羞亦多矣。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曰錯。
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
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禪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
詩。小雅。卷之九。十一。
又自飲再酌飲賓。真解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禪。酬
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
卒禪。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酌飲賓及眾兄弟。交
錯以編。皆如初儀。祭饗。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
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
以齒。卒度卒獲。不言從獻之初。而乃言獻酬之事者。蓋
旅酬時舒氣解頰。不復如向之嚴肅也。到此而終。無失
禮。喧嘩。後前之敬可知矣。神保是格。與下神保是享。蓋
如是。而后可致神之未格。未享也。語意通重在此。下慶
福俱不重。此與上章即享祀安侑也。祭飲而曰饗。

語者古者于旅也。語禮也。
孔燠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觀下文。則此為欲福受
昨時也。通前奉祭之誠敬。而以此格之。見格神之由。極
有闕鎖。致告致神意也。孝孫以下皆敬詞。齊者。截然不
亂。獲者。敏于趨事。匡者。不邪。中規中矩。勅者。不忽。執玉
捧盈。嚴云。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人君能建其有極
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言天誘其衷也。
交神明之終。即逮羣下之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事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闕。戒訓為
告。即告終之意。發二既字。上但登之位。是孝孫主祭時
詩。小雅。卷之九。十一。
酌尸之位。此但位之位。是階階上面。即未祭時分列
之位。神無言。故曰致。尸有言。故曰傳。尸在門外。則疑于
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疏云。祭儀云。樂以迎
來。衣以送。送。笄云。神女歸者。歸于天也。儀。禮。主人
之祖。佐食。之。尸。祖。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祖。則有
司。徹而歸。祝及兄弟。眾賓之。祖。則皆自徹而出。拜賓
于門。小。文。歸賓。祖。而不敢。法。所以尊賓也。主人
以酢。祖。豆。遺。之。力。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
祝。豆。邊。及。姑。姊。妹。之。祖。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也。
為。嗣。宗。曰。尸。出。入。祭。肆。夏。天子之禮也。考之儀禮。大射。

公卿即席，恭肆夏，則天子畿內公卿得奏，亦未可知。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異樂器同也。法祿對前既受福而言，神嗜六句，抑揚者，正分疏前祿後祿順者，順于理，時者，遠其時，盡承既順且時言，勿替引之，就祀典說，此意搃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又就此處補完，遂無

幾微滲漏，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二舉，至恩旁洽，太和流行，實

詩燭小雅 卷之九 十六
為受福之本，非備設也。

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嚴云：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

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修，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

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蘇云：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詞也。下三章，故

郝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維五

祀，不密失業。公劉古公，疆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氏作，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宗周，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墜，乃歌黍離。皆推本農事，不忘先業也。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稷盛爪植，犧牲初

先後而以黍稷為主，正義曰：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

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

詩燭小雅 卷之九 十七
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原隰，土生

百穀原隰之功，于人尤大。田，即經營經理之事，井田原

先王所定，公卿特世守之，未嘗有所徑畫也。周禮百

畝為夫，問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

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

洫上有塗，十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會有道，萬夫有

之也。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遵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之入溝。非東即南。故云南東其畝。但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始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畝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于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澮洫塗遂徑。皆為理矣。馮嗣宗曰。古之治田者。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東者。謂之東畝。其在南者。謂之南畝。故曰南東其畝。朱傳畝。塋也。塋即今之田。非必其中之高處也。古有遂溝洫。詩。小雅。卷之九。十一。澮川以通水之流。有徑。吟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切不。開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防水之丘。計必不。廣。彼卻充欲使齊盡東其畝。久何疑于晉之戎車乎。而。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又曰。或謂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未必然。竊意人道貴陽。賤陰。故只云南東。如陶潛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曠是畝。亦可云在。西也。

曰。俗云。糧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語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雨雪。連調如此。優餘裕也。遲。浸漬也。雷。滋潤也。是充滿也。俱以土膏之饒。洽言。生成百穀中。要見。案。盛。俎。豆。於是乎在。方見薦宗廟之意。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項上兩章來。而上兩章。意。直至此章始完。獻尸。即以安以備是也。獻賓。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不指尸酌酢賓。獻。賓。也。以為神也。詩。小雅。卷之九。十一。秋祭。亦。豕。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不。宜。與。黍。稷。對。說。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野。也。春。夏。居。秋。冬。去。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蔬。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亦。主。在。黍。稷。而。犧。牲。從。之。一。蒸。一。芬。一。正。黍。稷。惟。馨。之。謂。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迎。牲。也。執。其。鳧。刀。三。句。是。用。牲。于。庭。也。是。蒸。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朱。子。曰。天。池。陰。陽。之。氣。交。合。成。人。蒸。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而。謂。魂。升。下。体。漸。冷。而。謂。魄。降。所。以。祭。祀。煉。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

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備。以陰氣求之。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毛氏曰。駢牲。周尚赤也。騶刀。以有騶者。言割中節也。毛以昔地也。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孔氏曰。騶。即鈴也。刀。銀有鈴。其聲中節。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麇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麇。猶係也。牛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詩。小雅。卷之九。十一。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騶刀之貴。其義也。聲和而法斷也。取血在牲之先。取膏在割之後。皆宰夫事也。此時猶未燂。止以血。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血膏以上。既濟逆牲事也。苾芬以上。既奠非臭事也。合之所謂孔明也。烝享。即薦熟之謂。兼黍稷在內。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只用以求神也。序曰。刺此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朱子謂魯孫。古者事神之稱。不必專指成王。然詩以魯孫田之。配維禹甸之。又下文受天之

祐。及清酒駢牲之禮。謂非王者之事不可。序云。未必無。鄧潛谷曰。信南山。思古農政也。南田。郝云。此詩叙述之詞。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先後。總是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見得神不可不祭。而祭神亦以為農也。唯其為勸。故于或耘或耔。黍稷薿之。時髦士於。是乎。豈社。方田祖之。祭于。是乎。舉。左右。自否之。味。于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於是乎。卜。農夫之。慶。於是乎。歸。三。渡。詩詞。可想見其旨焉。詩。小雅。卷之九。十一。首章可見賦歛之常。周給之仁。巡視之勞。勸相之勤。重自古有年。句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氣象原非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立說。今遠三句。正有年之兆也。箋曰。倉廩有餘。民得賒世。取食之。所以行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又曰。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耕閒。則于。介舍。及。止息之。慶。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祈報皆一時事。即盛夏青苗祭也。而祈意較重。顯功于農。即歸神之功。溥惠于下。即溥神之惠。孔氏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祀而祭之。曲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殊名而實同也。戡田既滅，應黍稷，說報者報此祈者祈此也。祈甘雨，正以大藟之苗也。孔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

卷之九

十一

民者以祈穀實是夏原有祭也。若必秋成報賽，則秋穀已實矣，何事于祈。曾孫來止，即首章之今遠南畝，又提起言之。以者，曾孫以之也。不重，婦子操左右，嘗否，不但是上下相親，亦有甘苦相同之意。不怒，根善有來，克敏，自不怒中來，蓋和悅之中而鼓舞感激之道存焉。太見髦士能休勸勞意。茨梁城京，此秋收時公私遠近之入，非曾孫之利，乃前既曰農夫之慶，而此復曰農夫之慶，見其以農夫始終也。是所以勸也。常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祝

其年歲之謂。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愚謂一成之田，可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間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恭而教之也。天下豈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復見，故反覆叙致，不能自已焉。

六田

此篇之所重者，在若曾孫，而究竟曾孫之所以若者，非農夫能若之也。蓋農夫之能為者，不過既種既戒，叔載南畝，使至庭頌止耳。不能使虫之必去也，不能使澤

卷之九

十一

之及時也。今以虫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故遂言報賽之事，為景福之祈。上章則曰農夫之慶，而此章必歸德于上耳。田大則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頌禱種，箋云：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備耒耜，具田器。既俗，就今冬言，乃事，就耒耜言，單耜二句，連相承法也。庭是不奉曲，頌是不依，小凡教士女，充國用，于是乎在，所以豐年為順，曾孫之欲，若如其意之謂也。苗生盛，則苗害不可不除，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要其成功言，然宜輕透，只喚起苗害當除上。方房也。

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以在米外若鎡甲也。由
祖之去虫害根君御田祖來。孔氏曰食禾心為曠言
其奸實主難知也。食禾業者言假貸無厭故曰曠。食禾
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
故曰蠹。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虫蠹。自古早蝗雖是相因然而澤無時可少若說苗害既除
所以望雨便多窒碍。天將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濕潤
淨浸萬物不須根君祈甘雨來。兩我公田不重先公
後私只兩澤以次均沾意。不獲稗五句皆緣置稔之

詩篇小雅

卷之九

十四

皆孫四句與甫田不同。彼是勸農夫之勤此則謝君上
之心。彼是耘耔之時此則收歛之時也。一耕一獲皆來
親視此方是知小民之依歸重祭而受福上。裡祀四方
蓋以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虫之力。上天典兩之功亦四
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賽禱之。朱子曰賽者報豐
禱者祈景福。凡祭四方求青南赤西白北黑。景福
不外田祿意。
姚承菴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荐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共
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荐也。

序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
郝云幽王時田野荒蕪人民離散犬戎蚕食漸逼豈錫
不救年而化為黍稷此大田詩所由作也。
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故及王政之所本
而受之以邠雅明變之可正也。

終

詩篇小雅

卷之九

九

詩補小雅卷之十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續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簡齋馮元魁

全校

兩發馮元魁

瞻彼洛矣

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為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通詩關鍵在一作字安不忘危安乃可久者一保字福祿如也現前治安之福也萬年

詩補小雅

卷之十

家邦則久安長治之道也

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援天下之推而都六合之上游是以起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豈水東注觀高貢所利貢道此意可見君子至止見錫京之止非不可以那居而必朝會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就人心歸附天下治安上說作字不是訓錄諱諱此大司馬之法也只是天子親御戎服自然張皇震疊而能潛消天下不軌之心
次章若于至止下要補福祿意

三章福祿亦指會同說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疏云赫輪是蔽膝之衣合常為之以黃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蔽士無蔽名謂之赫輪玉藻云一命緼鞶珣則士亦言鞶矣彼註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鞶耳士正名赫輪也鄭氏以君子為諸侯世子未除

長士服入見者必因此也毛云天子玉璫而珣珣諸侯璫珠而瑒瑒大夫錄珠而瑒瑒士瑒珠而瑒瑒璣璣璣璣也黃金謂之璣其美者謂之璣璣璣璣璣也白金

美者謂之璣璣璣璣而不及璣用其甲以飾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馬

詩補小雅 卷之十

郝云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固有不暇成康既沒周道寢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漢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嫡庶不區父子相傾賞罰備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

而思先烈也周京密迹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諷太子中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

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楊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

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也幽失政而大東鐘鼓作失

經 67-656

諸侯矣。周且東遷。六師虛備。機衛犯矣。故受之以賸。洛
侯不朝矣。即朝不戰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
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賸。洛棠華桑扈。篤
審明上下之有交也。刑窮而反。閔窮而通。風終于邠。雅
復之邠。其義一也。

裳之者華

此篇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意。文章與威儀。皆中藏而
發。應以末章作主。

裳。相承而光顯。君臣相得而益章。此其意也。洛邑
朝而之子觀。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斯求治之心。故
詩篇小雅

卷之十

三

傾倒無面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
乎人者。便舍下威儀本德在內。

芒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有章就著之交際者皆是如
浩露之豈弟。麥蕭之觀光。采芡之匪紆。桑扈之藩屏。
六轡沃若。不見升車攬轡間。有節有度。便是飭儀謹度
處。

左宜右有。只借以形容無所不可之意。處之各管為宜
出之不窮。為有末二句。所謂表裏相符者也。
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說論並進。
桑賢者之類。能功臣之世焉。

郝云。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
官。否則世祿。幽王之世。女謁內嬖。望父家伯。澤小教。第
而者。舊如家父。萬伯等。皆不得違用。世家子孫。或有為
人所傾服。而不得譽。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
不得顯用。故末章追頌先王功德。似諷其子孫。而諷王
所用之非人也。

王伯厚曰。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
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
人。歷幽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
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孝。純之。荀。何。江

詩篇小雅

卷之十

四

左之凋儉。唐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桑扈

此燕詩也。燕時所見者。重一個匪教。戰。雅。之心。則匪教
之切于平日。樂齊之度。則匪教之所形也。匪教。雖主敬
言。惟敬。能。和。正。是一。既。可。愛。可。樂。慶。故。曰。君子。樂。登。天
祐。之。受。萬。邦。之。屏。皆。以。是。也。

屏者捍衛之。勿使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戰者
收斂之意。難者畏慎之意。見其在國。在朝。只是此一點
匪教之心。故功雖高。終不驕。情雖通。終不肆也。裳。賦
曰。兕。善。觸。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角。為。之。裳。曰。兕。觥。前

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此者。其罰爵徒蘇，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無教自滋也。

記曰：無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上下竭力盡能以立，以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序曰：刺幽王也。若臣上下動無礼文焉。

鴛鴦 鴛鴦通章重萬年上，蓋天子不難于福祿而難于悠久。惟萬年則足以享此福祿矣。前取興鴛鴦，後取興乘馬，愛之至也。

鴛鴦 鴛鴦匹鳥，弋者每獲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考之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故常載其左翼，乃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上章且字自福祿就說，言以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

艾字按字，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寧其身，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也。斯芻曰：權銅粟曰秣，乘馬為人而養，亦人所安，故以取興。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也。

嚴云：先王之時，入澤設爵皆有時。殺胎覆粟則有禁，合

國掩岸，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特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

鄭氏曰：我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于之粟。愛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于福祿也。

解云：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粟，鳥亂于上，剝膚取之，而刈菅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亂。故詩入思古明王，而托鳥獸以比也。

類弁 既未章詞有末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不從小序，則

或于伐木行芻之篇矣。故始為情至之語，以款之。終為危迫之語，以動之。前重為難二句，後重此喪二句。

音言與燕者，其弁類然。是賦，伊何，又起下二句為興也。孔氏曰：爵弁，士祭服，常弁，即戎冠，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用。孔氏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儀禮，男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淮南子：免絲無

而生。茯苓抽。兔係死。萬籬附松栢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結其勢。必有與國同休戚者。鄰氏云。女蘿兔絲。喻諸公非自為尊。託王之尊。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無所薄。炳。即楚詞所謂憑心也。天倫之樂。既叙天下事。孰有善于此者。故曰有戚。

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發粒如木。大戴禮陰氣勝。凝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同意。

序曰。刺幽王也。暴及無親。不能與樂同姓。親睦九族。孤詩。小雅。卷之十。七

特將亡。故作是詩也。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因王不與樂同姓。藉以為詞。而告以敗亡之戒。非欲王燕樂之也。

郝云。未動以危言。而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教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頻弁之謂也。

車牽。此詩燕樂新婚。樞重德音。未括一語。思而迎者。迎以德也。見而耐者。耐以德也。

德音以相內助。理陰教言。果其來也。則窈窕泝女。君子好述。固不在好友之下矣。模擬樂事之詞。要見追慕。婚姻以時。故曰辰。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碩女以德故大。箋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為喻。人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羨新婚之極。而無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妻以配已。助德非較德也。故望其如此。孔氏曰。人燕飲。欲與賢者同之。若非賢德。則不樂矣。上言雖無好友。以已為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詩。小雅。卷之十。八

義曰。共牢而食。合盃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之義。心寫。即好爾無射。飲食歌舞等意。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懈心。懈心。即釋飢渴之望。遂燕樂之情也。此之謂蕙叙始終。黃東發曰。景行大路。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王孝經序云。有景行先哲之詩。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虛字。遂有景慕之說。皆始于明皇之誤。

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宴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在燕禮上下通用之樂興。

通用之樂興。

沈仲容曰：禮云：嫁禮不質，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婦安得有燕耶？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謀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崔仲危曰：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真其改德于賢女耳。嚴云：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更求淑女以配王，則度之甚矣。此樂彼者，所以惡此也。詩人羨淑女而不羨旨酒嘉穀，則今日不安其飲食之節可知。言無與而猶歌舞，則今日非無端之痛疾可知。

青蛇

青蛇小雅

卷之十

九

蛇有二種，蒼蛇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蛇則善點汚人物，變白為黑者也。雖其營往來尚止于拱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上，其言不可不慎也。首章之「重」在言「言」二字，後章之「重」在止字，云「豈弟者有優容，不斷之意，諫言之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故耳。」
交亂四圍，明諫之疎，禍遠播，我二人明諫之兆，端微蓋諫之始。先構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圍，故詩窮本以刺不。欲王杜其聽之端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絕能汚白為黑，如聽人之惡，善類絕去，復還如小人之為，造難還，故以取喻。

傳曰：言止于禁，欲外之令造物也。
前漢昌邑王傳曰：王夢青蛇之矢，積而階來，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青蛇、止于禁，豈弟君子，無信諫言，陛下左右，諛人衆多，如是青蛇惡矣，註惡即矢也。
詩說又云：青蛇，厲王之世，諛言繁，君子憂之而作，宥之初筵。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此詩也。飲酒悔過，朱子本詩也，今從之。

青蛇小雅

卷之十

十

通章重句，俾太急，一句飲酒者，常始治而終亂，正坐不知此耳。故極醉者之狀，而終因以戒之。
先三將射，必先行燕孔，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後，後后張侯及子，既耦，然後拾鼓求勝，孔即詳明，人心勉勸，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其中未射將射，既射，只疊「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而後飲也。賓，如同馬司射，三耦，象耦皆是，肅敬齊一，而不喪德喪儀，故曰「孔」，既設將改懸也。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卿射禮，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還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則改矣。大射不

言改懸者諸侯與日行禮三而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註舉耦拾發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儀禮曰卒射司射命設堂弟子奉堂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升酌奠于堂上不勝者進取解少退立卒解進奠于堂下註云堂形似豆而卑折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鐘鼓既設只重設不重遷

奉祭事不甚重下面祭飲上徐云純敬以上主人

獻尸也奏廟能以上子孫獻尸也奏廟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獻肉俱有尸酢之爵即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飲在祭後也秉盞而舞與笙鼓相應以相切宋德著之聲容故可相通而相感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法也第故曰洽禮有不至非論于卑即八于節故惟至而法有至有林蓋以既至為主而以至林二字足之非形容既至之實錫福句輕與祭者有子孫焉皆與于進事此解獻尸各展其能及尸酢飲飲通卒其爵此是子孫之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者有賓客焉賓手執酒將以獻尸室人乃賓客中所使令佐饌食者必為賓

加滿其爵非自獻尸也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單就賓客言賓獻尸而尸飲乎二尸酢賓而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也

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洽常卒乎亂劉安成曰酒非有過飲者常至于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飲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也慎始如終而已豈必廢而後免酒禍哉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敬者反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於傲慢而無節故必曰溫其恭反上抑上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言周欲中規折飲中雖擬而言議而動也至幅雖欲顧禮不可得矣

載說載飲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儀首容之不直也欺人是傍若無人儀是不知人事禮是極盡醉者之狀既醉以下是嘆悔之詞孔嘉一句實見其不可不令儀耳且嘆而且戒之也反恥以上設法以防之或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乃叮嚀以戒之也提是防醉者之過監察其惡失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或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淳于棼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徐云式勿毋俾都

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
視。心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
實話。全在摹寫。意况上着神。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
而妄言之。得罪于人。尤甚。故復以言語為戒。山無草
木。曰童山。故致羊而無角。曰童豨。王蔭云。君子之飲
酒也。受一爵而洒如也。二爵而言。斯禮已。三爵而油
滿已退。

禮恭豕為禮。非以為禍也。而欲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倚酒禍也。

詩小雅

卷之十

十三

徐云。衛致姬也。廢叔。衛始封之君也。故徐沈過。而武之
意念深矣。賓楚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歟。夫武
王誥康叔。木以禁其飲也。而反曰。既朕致用酒。曰。飲食
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
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倚
酒者。豈自有在。非必乎孝恭羞者。燕射祭享。而一切
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
次懲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傳曰。林君也。箋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詩。廣所獻之禮。
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之徇至。得萬國

之心。此從序刺幽王說。

魚藻

此詩不從小序。較天保猶為渾厚矣。首言樂飲。末言安
居。提要見治安氣象。而以在鎬為一篇骨子。見其一入
御極而業不偏安也。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食。猶吾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
萍藻生焉。魚養于此。衆流唼波。數見其首。致掉其尾。
言得所也。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
下也。那居。即汗與優游之慶耳。不止以飲酒說。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詩小雅

卷之十

十四

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嚴云。水深則魚樂。今淺水
生藻。而魚在焉。既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于近岸之蒲。
柳。又淺矣。猶言魚在于沼。不匪克樂。喻民之促窘迫也。
全此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將至
者。然民失其所。而王樂獨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
鳥獸。豈能樂哉。法序以在鎬字。遂以為思武王。不知在
藻之有危意也。

采菽
通詩以彼交匪行一句為主見齊予之宜也

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異姓象路樊
纓七就是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衮以錫上公及黼

以徧列侯是也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
威涕七句序其來朝之儀而末一句則驗其至也須見

侯度整飾有喜幸意正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入覲獨言赤芾和幅者蓋覲君將以行礼芾為膝微謹

拜跪也幅以束胆利趨跚也毛云諸侯赤芾和幅
幅也而自幅束也鄭云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

詩屬小雅
芾其他服謂之鞞以芾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有羊帶博二寸腰本曰股和幅如今

行勝也幅束其頸自膝至足故曰在下今之布機是和
幅之遺制匪行向最重由外面看透他心事不專指

儀度說箋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也以禮樂之乃
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

鬼謀也
敝邦蒙福根匪行來三軍之法曰敝鎮重之義也

平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搃見威儀整齊志所謂
迨琢其旅也譯本諸侯上

天子葵之言天子態度諸侯之心而忠赤受知于君也

優游見非出於畏威懼罪勉强不得已之意亦見不
獨在朝能敬在道必敬矣此與便左右勿皆用意點

綱題外生波言外極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
序曰刺幽王也雖優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札故微會

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矣孔云即舉火戲諸
侯事也

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歉然如此而誠不動
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又云所以待彼者厚則匪行

之交應矣是臣下之忠敬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
行天子所予

詩屬小雅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諛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杜郵曰人情思深者其發雖愛至者其求

詳夫感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所為作也篇
中相怨相瘡之兄弟即諛佞之兄弟也必窺王有猜薄

之際而中之故歸之於君子有微猷爾無昏遠也一諛
人而喻之曰老馬喻之曰孫喻之曰塗曰雨雪可謂飛

容殆盡
郝云詠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為刺時赤色彫于周人

郝云詠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為刺時赤色彫于周人

而高以貴戚也。角謂也。以此不睦。子居強之物。以比
王驕亢也。角手張之則來。一犯便去。兄弟婚姻。親之
則近。一疎便遠。言皆有包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
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漆也。此言角子益別
有角子。如今北狄所用者。犯則休反。若不泄樂。不復任
用也。

下三章。柳揚說重。王化上人性無常。惟上所賦。衛叔
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况弟兄
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道不無出於過誤。吾惟以慈
念攝之。惟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介以
請。請小雅。卷之十。十七。

豈不少假借。杖以遞來。吾以遞往。情散而不屬。竊而
目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氣屬鬼。皆
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言悼。有裕交相為齋。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真可謂熟于人情者于世故者也。悼。有
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若彼此造相責
望。已自緊急迫狹。豈不交相為齋。
兄弟相遠。根于愛。愛不深。不親。親則怨。怨則疏。
之大。抵小人之體。不可一。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官。頌
危。操梓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一語。千古小
結局如此。

老馬章形容受爵不謙意。殆盡。凡不當力而事進不止
未有不敗亡者。如食宜儉。如爵孔取。正諷以知止意。雖
然。民性雖薄。而轉移之柄。豈在他人哉。故下文欲其以
徽猷教之。

劉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
友。此之謂徽猷。

蘇氏曰。雪消于見。親言王族之相怨。毒王尚有意。後之
不釋然解矣。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喻
柳之遠如此。

驕者遠。兄弟婚姻之本。玩悼。有裕。正驕之反。豈豎
請。請小雅。卷之十。十八。

謂以夷狄之道待之也。就九族不親。倫紀敗壞。上講
詩故云。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

錢云。爵酒爵也。嚴云。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田
此。謹夫是也。坊記云。觴酒且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及願。恐其失路也。
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

禮大傳曰。人道親。是故有上治下治。治之道。是故
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若此詩所刺。周之宗盟。安在
乎。

苑柳

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凌子極焉，後子適焉，所謂甚踰也。易子靖之靖字，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無有梗化，亦所以靖王室也。至曰居以凶矜，則有與之畏禍，不能自靖之意。

郝云：揚之垂者曰柳，倭也。柔脆之木，喪車公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喪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彖曰：剝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名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

詩小雅

卷之十

十九

都人士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明德歸一。傷今不覩見古人也。舊說為思文武成時，非也。玩詩詞，似是及見都人之盛者。詩故以為厲王流穢，文物墜失，詩人想見昔日都邑之盛，而作是詩，理似近之。蓋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於衣服。王都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王端好素履，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此屬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膏首炫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各章以彼都人士呼起，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若中

言臺笠，猶撮，綢直如髮，有村庄下里意。言充耳，瑋寶，言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祿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狐裘黃，是言當日服飾之盛，所以可

思者，全在不改有章四字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焉。各章即不止言此，而莫非此意也。行歸就今日說，萬民所望，不今日道想之詞，當日不知也。言昔時之莫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於周，再觀昔日

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望乃快睹，意望在彼，則厭在此。可知。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提

詩小雅

卷之十

十

都人士

前求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猶布冠制小，故言撮，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鮮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媾相，言汾王之甥，是媾與周室為婚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媾，其子孫必蕃。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媾，明為舊姓，以此知尹氏有昏媾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傳屬帶之垂者，疏昭四年，左傳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黃尾言黃尾自毒也故以為螫其
尾獲然似婦人髮束曲上卷然也禮飲法無髮而有曲
者以長者畫皆然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髮傍不可飾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 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
有餘不曰人之可羨而曰髮則有換當時之寬舒今其
之迫促俱可想見

采綠

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模擬也方采綠
而思髮之為曲則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為比大
約言之報子等總是無往不與之俱皆意中事所謂詩
詩屬小雅 卷之十 十一

中景也

徐云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毫無事實古人
借情等况大都若此

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鄭云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
家室廢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
情爾

黍苗

自古興大事務大衆行者鮮不告勞名無不切懷婦之

想者此詩而言哉行既集蓋云婦執若有欣然竣役之
意見當時由物為無功于周而宣王封之勞民動怨怨
謂必而不免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 德重召伯勞
之一句下章請功之成王心之寧皆本于此 替之謂
匡畫董治之也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成功包城也官
室廣廟門社等原隰泉流下文復抽出言之耳 謝功
莫大于禮理相其原隰因高而高因下而下使皆可因
只是辨土宜意泉流就溝洫言實確慨也夫疆理中事
既平既清則賦稅有出旱澇有備而富國足民宣王賢
賢親之念用是慰矣故曰王心則寧 周禮稻入掌

詩屬小雅 卷之十 十二

稼下地以澆高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澆瀉水

此仲容曰黍苗與茲高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要作于

行役士庶茲高鋪叙宏闊作于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

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之侯享之范宣子為

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

膏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敵邑

序曰刺幽王也 不能齊潤天下 卿士不能備召伯之職

焉 辰云兼言替謝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管謝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焉

也。三章平淮也。肅。二句皆謝也。烈。上二句平淮也。謝有微田王之事。准有微疆土之事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指皆謝言之。存以備攷。

限秦

通焉俱是喜之上詞。其樂何如。是難名其狀。見其非尋常之樂意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德音孔膠。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退不謂與與中心戴之。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象。長轉諷誦如見其人。

詩論小雅

卷之十

三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郝云。桑喪也。桑可為衣。喪其衣德也。隕下濕。比賢者處側陋也。

白華菅兮

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伐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若夫婦離隔之小者。不知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上欲其深思而得之也。鼓鐘于宮。二句。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氏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篤壽非獨比有常。唯推一德。死不

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為比。扁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娶失節之婦者。是已失節之意。許南台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黃東發曰。露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菅茅。當是履露之露。非雨露之露。徐敏彥曰。灑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鑄水。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灑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何以解。孔氏曰。無釜之灶。其上澁火謂之烘。陸農師曰。鷺不能渡水。終日停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楊升菴曰。信天翁。其性食魚。而不能捕魚。箋曰。飲左翼

詩論小雅

卷之十

廿四

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掩左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必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良善也。王無咎曰。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毛氏曰。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綿蠻

卷之十

廿四

提是無可奈何。而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此詩比休。與碩鼠米芘一例。其初托言于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飲之食之。望其周邨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該車載之。欲其振發已也。

陳衍之曰鄭箋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乃以微
賤謂士恐只民之困于財力而妻焉者也或泥後車之
載作干進之言噫干進非熱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
則亦不得為賢矣

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同使以保息六藝萬民三曰
窮四曰鄙貧五曰窶疾豈有如綿蠻詩人所思者乎可
以觀世度矣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飽食
教載之故作是詩

魯申公曰綿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宿之主人
詩屬小雅 卷之十 五

之而作是詩

詩故云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
出車杖柱所由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役征者則憚道遠
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蘇葉免首而已禮意衰薄
世道可知矣

蘇葉

此詩見且不必佳蘇教不必異候會疎而禮勤物薄而
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取工而指主人故曰君
子

徐士章曰豈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

恭聖賢薄以燕賓者蘇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益可用
享

鄭氏曰凡治免之宜鮮者毛魚之孫者皮之乾者燔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燕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暮饌
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古者蔬以羹羹未聞徒羹蘇葉者禮有免羹免臨不聞
用首者表世荒簡景象如此

漸之石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
征役人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詩屬小雅 卷之十 其

曰漸之者見所履之路石皆嶺利傷人之足刺馬之蹇
不可以踐履而且高峻峭拔非蘇葉不可登也今五漢

之路莫不如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畫者山
間之重々相間遠不可及豕白頭知從前之苦雨矣月
離畢則又將雨之驗也人情勞苦如此何能制勝環
所謂智慮廣而憂患專也

蘇氏曰承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承則居陸駭則

涉水故承之進而涉水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
則否故畢之至于涉泥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
又以武臨之是以俱而深謀阻兵以自故勢之相激其

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遠他矣。使武人征之。而尚何以及其他哉。蓋名知殊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甚也。別是一說。存以廣耳目。

若之華

序曰。大夫憫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憫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故作是詩也。

若柔脆之草。其黃其青。搃無多時。此周將亡也。詩故云。羊豮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雷。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飢饉。而我馬是生馬。

詩經小雅

卷之十

十七

何草不黃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何日不行。盡民力也。何人不殄。盡民情也。

輔氏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殺使之繁。數征行之。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

為矣。此豨離降為圍風而雅亡也。

序以為幽王征伐不息之詞。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當即舉火召諸侯師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曰機

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彫敝。不可見矣。魯申公後以為桓王之世。代滕薛唐祀諸國。連歲不怠。周人苦之。而作

小雅

卷之十

十七

詩庸大雅卷之十一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全校

文王

通詩歸重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四章之敬。則其德之寔也。篇中反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德。所以受命。後王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卷以念祖為言。丁寧鑒毅。亦是揚以念祖也。他日成王曰。敬迓天

卷之十一

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渝。其于敬天法祖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章首四句。以德受命之大意。已盡。下四句。不過詠勸之辭。首四句。意串中二句。申首四句。重德上。命因德而受者耳。既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到文王格天之神。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見周之所造。無非文王也。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不靈。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遠。當其時。舊邦未必在。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者。方應其期之謂也。陟降左右。是文

德與天合一處。蘇氏曰。陟降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天奉若。與天如一故也。

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今聞猶不已。正是

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于周。而

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陳錫。俱根疊。

來。蓋周公告王。欲其着力修德。非但求之窮。冥恍惚。而

已盡。即勉。須以純一不已。貼他。以下六句。總是一

個陳錫。須重講。福文王福。孫子正所以報文王也。周士

孫子之輔。故併及之。不顯。亦重修德上。

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

大雅

卷之十一

二

故世之不顯。當兼周士本身。與其孫子言。猶是謀王斷

國內順外威之猶。翼。即不敢怠荒意。君臣一德。故能

照載代終。以克長世。其顯何如。生此二句。亦見天今之

有在。聖化造就。意輕。惟有此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

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禎。以寧。只在治道上看。若論

文王無逸之衷。到底不寧。蓋臣道代終。而求寧。觀成有

所藉。尚安有不寧也者。總承翼。來。徐微弦曰。文王

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期。生於

文王之國。商不得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

是臣也。反覆言多士之為周禎。見情德不可無藉也。

有欲當時君臣文微意

穆、章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虞凡人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萬其者有之。緝如緝麻之緝。光明者。敬之本體。繼續之使其常惺。即所謂不已其敬也。神之所以昭。聞之所以不已。商之所以廢。周之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下之修德。脩此敬也。永言配命。緝熙此敬也。假我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天命耳。服事也。用也。言服行其職也。曲禮曰。艾服官政。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三

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今服于周。所謂平常也。常服黼。雖是禮尊先代。而就中寔寓微意。兼云。浴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准於地。故謂裸。毛氏曰。嗥。殺冠也。夏曰。收。周曰。冕。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是一篇呼喚精神。虛前。後人意。俱得此提麗。

無念爾祖。四句。總一念字。蓋修德以永配命。乃其實念。處也。修德只是一敬。永言配命。只是一緝熙敬止。而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徐玄扈曰。註中兩自字。極妙。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修。命曰自配。故福亦曰自求。自

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殺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覺凜凜。呂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權。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末章。是法文王。即所以法天。總是天與文王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殺紂之自絕于天。以織德彰聞之故。宣昭義問。此所以無過爾躬也。文之令聞不已。本聲、穆、來。後王之宣昭義問。亦由修德永命。來不在聲聞上。着工夫也。有虞殺自天語意。連下。不屬。鑒。衆上說。非。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儀刑二句。不辭。庸。大雅。卷之十一。叮嚀。反。覆之意。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四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古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威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曾子語禪讓之事。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

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

大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按此詩二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漢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通章以明、赫、整到不易惟王而以會朝清明與明。明相呼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正與赫之命相貫通。虞武之上帝臨女正與赫之命相貫通。紂以此失。武以此得。天人相與之迅。祖宗勦業之難。天位可易據。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五

而四方可易扶哉故曰不易維王。

明者明而又明也。即如武王伐紂尚有仁不孝之。議若非念頭上打疊得乾淨此心靖世安民之念。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冀永濟之烈。故論一人念、常明論一代世、常明。故曰明、在下少。有不明命便不能常赫矣。難忱不易一申說末二句証。以毅亡之事全重使字使者天使之也。天有推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孔氏曰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沒立為后生受。故為正適。

迨本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婦家言之曰來嫁就夫家言之曰嬪。維德之。行。德順則柔彼此克稱者有相頡頏之意。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以取之也。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六

惟翼、而始能不回也。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明德。文曰。寧懷多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有嘿、招來、惓、眷。禱之意。陳氏曰觀其懷多福。受方圓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慮無一念不允。惕。人心、體何等小。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栗、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四五六章。歸重武王。一氣滾到篤生句。全以天字貫到。底。有命既果亦一閉目。惟命集不可無承命之人。故武。王不可不生。惟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作之合也。

兩在字亦見。天意有在之意。天命必有兩歟。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視之久而著。顧之深。固不輕集也。鳥止為集。有審定之意。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現天之妹。若與天為伯仲然。在有純一之德。上見妹。少女。易允少女曰歸妹。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倒叙法也。要者一祥字。光字。紫承首句。來。郝仲興曰。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既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名謂納徵也。鄭氏曰。欲其昭示後世。敬婚禮也。

詩牘大雅

卷之十一

七

太任母而太姒婦。故曰緝生。文王而又生武王。故曰篤。有和順意。蘇氏曰。兵者陰謀逞德也。而曰夔。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侯興者。兵之勢也。收野之師。刑虛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上帝臨女。此誤為衆心勸詞。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而非武王之得已也。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黑。郝云。赤馬白腹曰驪。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以為一代之制。曰夔。伐。復曰肆。伐。變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惟德。

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蘇氏曰。肆。紂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武城。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塗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响。形聲之相應。豈苟然而已哉。

詩牘大雅

卷之十一

八

通詩歷叙前世之艱難。見守成業者不可不思耳。瓜瓞興至。綴生止。歸云。民之初生。與綴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尚質。成大有興起之勢。故曰文王。綴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叙太王獨詳者。正欲知創業之難也。絲。二字不可忽。惟。綿。不絕。乃能致之。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乃能致此。如今日華夷一統。天命維新。是個大統局。又孰非草昧之初。莫延不絕之所致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民之始生也。

不窳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造也。中微漫振若初生者然。陶復陶穴，俱自民間說。陶窳窳，復重窳，謂窳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窳者。一說古者窳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穴，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朱公還曰：夾皇邇過，雖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立地，所不能無耳。

來朝四句，見太王舉動光明，當問闕去國，而必相土，擇居規模宏遠，種皆與王之池。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淨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

詩經大雅

卷之十一

九

周原膺，若天造地設，以待太王者，所以神人協謀，邑居可定。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藉之于卜筮。衛文遷楚丘，始曰望景觀，後曰卜云其吉，是也。

周禮春官董氏掌共燧契以待卜事。注：契，灼龜之木。去喪禮曰：楚燔置于燧，在龜東，楚燔即契也。卜者以楚燔之木，燒之于燧，燧之上，火既然，執之以灼龜。

樹止左右，居民也。宜訟疆理，授田也。總是執事末二句，只重一周字一說，宜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可宜。畝，導不失厥地之

藝，則田原可宜。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後復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室家，兼廟室門社，但載主而行，必先安其先靈，故首及作廟。易羊及渙之義，皆以王假有廟為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携之術。

周禮鼗鼓以鼓役事。傳云：魯人之皋，者，後也。役事以勿亟為義，故以鼗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以鼗。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

詩經大雅

卷之十一

十

即之以鼗而不止。

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天子有皋門者，則皋門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云云。家土，築土為垣，植木為主，設墻而不屋，所以適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宜。公云：宜者，祭社之名。爾雅曰：以兵高戰危，慮有負鼓，祭之，求為宜，故謂之宜。春秋傳曰：脣宜社之內。自太王說到文王，歷敘世業，述部王季一段，木枝道通。

中間兼有此意。持不明言耳。太王始基王迹。其內修外
據。有許多作用在。厥問正宜恢拓說。犬羊之性。不
真。其愠何足以累我哉。迨中原勢盛。而胡運遂衰。正由
世德薰蒸。以致如此。蘇氏曰。古公之徙于岐周。其心
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姑與之為
無憾。而及其開暇。以修其政令。凡所以為國者。既已備
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矣。

厥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之意。在威靈氣焰上看。蘇
氏曰。太王肇基王迹。至于文王其始。猶國于岐山之下。
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國于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于豐。其地既廣。
其所服從之國。久矣。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
于西南而已。未能及于東北。虞尚質成。而東北既集矣。
允言受命。必言天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而
成。故後王。俾思以用賢也。然予曰。四句不甚重。只嘆文
王得人之盛耳。若歸功四臣。便不得模擬之旨。
歐陽永升曰。初項太王遷岐。後乃曰虞尚質。厥成。文王
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一也。家是文之高致。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棧樸

疏義曰。此詩亦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
故也。早麓思齊。皆此意。文德在勉。上看出濟。正
勉。所流露而壽考則盛德中久道也。通詩俱就人
心上摹寫聖德。

前三章見文德為人。所趨。獨言祀戎者。以國家大事在
祀典。戎奉祀易。行師易畏。此文當式。於家重。而人
心之易于渙散者。故以此舉似。非在衣之趨。止此二事
也。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作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
行裸事。非獨一人也。淫舟象楫。即胡越同舟之意。略
無勉強。六師趨文王。亦是中心悅而誠服也。按水曰。權
又謂之楫。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二

天象大而成其文。典君德久而成其化。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黃佐曰。縣液平析木之津。昭回乎東
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沒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為
章也。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
追琢就是文。金玉就是質。勉。是綱紀所在。重發勉。
為得。疏義曰。從而舉之。使皆有繫謂之綱。詳而理之。

使皆有所屬。謂之紀。皆是連比之意。而綱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語錄云。四方在他。像索內。牽着便動。序曰。文王能官人也。

嚴云。薪。類喻文王養人才。或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材也。崔云。文王作人。外則使其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其有質。曰。金玉其相。

郝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免。且。野。人。皆為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壹。一。區。別。程。量。德。攬。群。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邊。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類。祭。祀。之。材。也。禮。煙。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三

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群。神。月。令。季。冬。取。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新。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此。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裸。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為。本。恒。情。協。共。莫。如。同。舟。淫。舟。以。比。共。濟。天。文。莫。著。於。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旱麓

通詩歸重文德。豈弟君子。一句。家。重。蓋。天。地。福。祿。種。上。本。適。和。順。之。氣。不。凝。成。故。嚴。厲。乖。戾。便。有。許。多。慈。慘。出。

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氣。聚。此。豈。弟。也。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和。穆。在。國。則。恬。胃。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以。旱。麓。榛。楛。比。者。人。之。承。福。猶。物。承。天。早。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為。君。子。干。祿。之。比。榛。楛。可以。供。邊。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置。錫。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衷。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論。險。衷。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四

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次。章。要。認。註。中。必。字。三。章。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邪。其。昌。然。後。為。福。也。全。重。豈。弟。上。雷。霆。一。發。潛。底。震。動。此。之。作。未。免。動。乎。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此下舉得神獲福所以終于祿豈弟之業也享祀內重
發豈弟之德惟馨之意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說
慝也嘉粟旨酒言其有嘉德也勞者得為善之利不
虛作德之勤也求福不遠即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
正也

序曰受祿也周之先祿也修后獲公劉之業太王季
申以百福于祿也

郝云文王以下諸詩雖皆咏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
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
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五

治諸臣故序曰德官人五篇言祀神于祿降福也

受祿

思齊

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通章以純字為主文王之德不外一敬一與和并遂而
亦臨么保則和敬之無時不運也

郝云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
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釋
患而存神適化之道也

二南之化始于宮辟序于祖考達于家邦故首言毋妻

之賢和敬藹于閨門而培植後也次言宗公之惠和敬
序于鬼神而感通遠也次言德純雖爾遭大難而不變
次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醞釀于爾雍之
無射而造端于齊媪之徽音者哉噫此其所以可咏
思齊婦德端莊也思媪婦道和順也即此便是爾雍張
本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說春秋傳曰管蔡邲霍魯衛
毛聃邴雍曹滕畢原豐郈文之昭也文之昭十六并伯
邑考武王為十八人亦可見其多矣

神之怨恫微而難知非仁孝通乎志意不能人曰家難
而國易使毫厘有愧于隱微冥妻未易刑也况兄弟與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六

家邦乎舉二端而幽明之理盡是矣俱重文王身上但
感德自然全不費力惠有藹然相決意刑有截然相爾
意施德于下曰惠文之敬止惠鮮其德武追孝有出于
先人想望之外若加之惠者也罔怨恫亦從心精懇契
說閨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作法纖毫無愧隱微之
間若有微刑在側者然妻子之宜與兄弟之和原自相
關故曰至御者迎而治之若庖丁治牛迎刃而解矣若
子以一國為家故曰家邦
爾雍自是文王本體特於宮廟派露耳臨與保則皆常
人之心以形容之妙在二亦字

少上夢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故曰不瑕。學古有獲。行
詩則聖便非性生。故不專藉于此。太頌既而亦字。
德以已成言。造以用功言。無歎即肅雍臨保意。所謂純
亦不已也。

張升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為功用之全。故
檄撰早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此
東萊所謂聖人派澤萬世者。莫大乎作人。所以續天地
生之大德也。有哉言矣。

皇矣

全篇大旨。在求民之莫然。莫民者。必明。德之君能之。

詩補注

不卷之十一

十七

故叙太王曰帝。還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
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者。帝者其山。帝慶其心。帝
謂文王。德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君人者。必
明。德于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不負上天立
君之意。

太王遷岐。殺于畏狄。不知春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
地也。王季受讓。殺于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
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
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登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重看。下二國字。四國字。兩字。

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頌字。俱與登觀應。二國說。夏商
夏為桀無疑。而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也。言商而以
夏配言之。猶於高麗中而及甫也。究度是尋莫民之君。
尚未着太王說。

太王遷岐之事。重帝還明德句。作屏桀舉一以例其類。
關耳。莫民之德。豈專在此。且此亦人物漸盛所致也。漸
以開關。則昆夷自遜矣。昆夷適即于開國裏見之。帝還
乃作屏以前事。申夷句。輕粘帝還句說。厥配句。帶言之
與帝夷不平。以太王之賢。無姜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
天意耳。作屏修平。去甚死而存其生。落關樣別。去無

詩補注

不卷之十一

十九

用而存有用。皆推亡固存。栽培傾覆之理。所謂受命
既固者。見天命不輕與人。既已昇之。尚迴翔顧視。無非
求民之莫而已。受命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
業。是解經活處。天主厥妣。不專是理陰教之說。會作
對以生王季之意。

帝省三句。不甚重。不過欲自太王。說到王季上去。然我
味帝省句。而謂難謀不易。于此信之。惟木枝道通。乃能
體求莫之心。而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也。本
是為君作邦。反以為邦作對。同心四句。正言季之德。而
為天作對之意。言同心。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

則讓不避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無意無必。忘爾忘
哉。其于天顯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即堯舜禹之授
受。其意亦只如此。張叔翹曰。按王季之友愛其兄者。
不拘。于形迹間。故曰因心。萬慶錫光。正所以成因心
之愛也。

帝度帝躬。猶云天燭其衷也。子貢言天縱。如此意。說
為是。或主受讓一事言。度心故受讓。無吝迹。猶音故受
讓。無間言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
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編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十九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徐云。王季上承太王。下開
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
德而已。又云。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曰無忝。盛德
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曰靡悔。徐傲菴曰。王季以弟
受讓。文王以服事。殺之于文王。而無悔。則其德至矣。
受祉。即受祿無喪。施于孫子。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
重靡悔之德上。

伐密。玩下文以密地作都邑。分明是有所貪利。故先把
文王一點清白的心事說起。看他無畔援。無歆羨。把裡
故關頭。打掃明淨。毫無覲覲貪得之念。達到光潔之極。

此之謂先登道岸。雖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萬周祐
以對天下。即此是登道岸矣。豈畔援歆羨乎。正與莫民
相應。二句亦不平。蓋屬國相侵。昌稱屏翰。周家之威。既
損。則人將恃誰以無恐。故篤之。即所以對之也。篤是篤
厚意。對是仰答意。

依字就心說。與不震不動意同。呂東萊曰。用兵必有
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
在京。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
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
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德根對天下表。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

文王係人心。不關邑之作不作。但昔在岐周。則人心係
于岐周。今在新邑。則人心係于此也。徐傲菴曰。文王
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遷
豐。不言遷程。何與。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言在
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疑此
即是豐。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豐在岐之東南
三百里耳。

伐崇。而又本之天命。見非私仇也。此因文王有德而
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聲色憂華。皆知識之
用帝。則亦非必屏此而空之。第知識不忘。則是而之人。

知誠忘自順而之天耳。要見只在規矩準繩上走。如從心不踰矩之說皆出于無意者。

上帝春生而致附者是仁以則其生全也。上帝秋殺而絕滅者是義以則其肅烈也。而四方句家重正見民已莫意無悔者。王師不暴服其德而不敢應援也。無拂者王師無敵畏其威而不敢畔送也。張七澤曰崇為仇方者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註引史記似只以諧西伯之事目為仇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復仇報怨之舉矣。王藻云聽响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獻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按戰國策魯仲

詩論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文王砥德修改天下二番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怨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諧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亦不言諧而見伐也崇侯諧西伯獨見史記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說耶。序曰美周也天鑒代殷若莫周一世上修德莫若周也說道名以此詩單述文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生也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作對謂文王之言

天命文王之意自太伯之逃王季之嗣之日已定矣。詳言讓國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晦迹于採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后世亦誦三讓于不表耳。

靈臺

此是樂括民樂之詞以為詩。呂氏云或疑靈臺之詩

詩論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叙臺池苑園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靡學校勸入此未嘗深考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替御征行之虐役無兩往而不與後豈極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國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呂東萊曰作臺主于壘氣後使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論精神節宣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箋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不止神速之說。杜預曰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經者度地為基管者植表以識其方位勿使子來只形容民之趨事祭于中心而無所勉此緣平日父母孔道之

恩來非因勿亟之令也。

真西山曰鹿之在園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飛鱗各安其處。此所謂不驚擾也。劉氏云。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役御非少。不驚不逸。而依服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而在字。是擇宵肝之勞。而暢茂對之懷意。

舊謂鐘鼓即懸之簋。葉者非是。蓋簋是懸小鐘。馨。虞。賁。鏞。列于東西序。非置于簋。葉者。於倫者。立號立動。不紊亂也。於樂辟雍。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和氣宣暢。藹然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音樂之可樂也。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闕。復奏必自鼓始。故聞鼓聲而知方奏其事也。要看出民心幸其有此音樂。惟恐其竟之意。魯安海物記云。鼙宵鳴如桴鼓。陸農師曰。鼙。鼙以為鼓。皮堅厚。鼓聲逢。然象鼙之鳴。說通云。攷八音之章。皆以牛。無用鼙者。鼙。象其聲也。故曰逢。姚承菴曰。即一游息中。未必無。曠史進規。御鑄我聲之意。

楚樹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室不過望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櫛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殫

說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職。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飾。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比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泮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名為樂名。

詩譜大雅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揚升菴曰。魯詩解云。辟雍宮名。項曰。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齊雍。則辟雍齊雍西雍。皆宮名也。

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下武

通詩美武王之孝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在武王為求德在于孫為繩武在今日為媚姬在萬年為有伏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徐云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創基主業恢拓前功而

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季求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無非由辭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僕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孔子所於善世述意本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也扶萬世之名教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五

王氏曰太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績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哲字理下求德

之根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慙作奮起

也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慶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觀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故作者以述而善作者也徐云天下人心不過一

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傷也

求孝思而為法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非分所拘也者未成王季下土武與配京嗣服只是一意詩人只要發

司孝以備端故言不一而足連綿說去不必分三四層也嗣服就孝上說不可專就業上講徐云凡人心有私便開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以儆天下之喪典天下志意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不萌悔吝何等說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候化國為能開揚光大而已

猶天人以形容武王之孝正見劍守一道天人一理也呂重昭姬二字在武王前以昭之匪閑後人自為也配

京之孝真可謂萬古無極者矣序曰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履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一

十六

履云下武者見武王之心尚久而不尚武也詩旨只言上

是篇之選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選豈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選錫而稱辟靡武王之文

也此亦微顯闡幽斡旋補救之意有聲以王靈丕振神武奮揚諸侯懷德畏威四方聞風

仰慕暗舍伐崇作豈意適求二句只是現民如傷之心大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于自為者

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感衰與亡之攸判也今文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毫私意

于其間也。故曰克君。

意重作豐。以武功為張本。直從天命說來。見伐崇非為作邑計也。

制度狹小。則功易就。似乎棘歌。故表其心曰。適進來者。

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邦。而

曰順比。自來相承家法。上言受命于天。此言追孝于

前。

四方。就六州人心言。維翰如牆。賴幹以立。一般即鞏密

賴之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是也。勿入諸侯字。徐云。彼

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七

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為

待于武王也。孟子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

王之心。

鄭氏曰。堯時。豈水泛濫。禹治之。使入涓。東注于河。豈已

杰。豈水之西。鎬京在。豈水之東。維辟。無諸侯百姓言

尊之為天子。而政教號令。無不從也。兩言四方。做同。俱

就豈說。然一同于文王。謂作豈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

即豈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

妨也。維翰是得人心。此是一人心。所以發遷鎬之

章意。重遷鎬。辟非乃遷鎬中第一件事。記曰。古之王

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服太子思。只心悅誠服之謂人。知武王之得

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

辟靡為言。黃佐曰。西而昧谷。東而鳴谷。南而明都。北

而幽都。此是四方之極處。又曰。逸周書。豈鎬相去三十

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靡。至武王乃始遷。

維。正之。見叛業之不苟。所以謹其始。言厥孫謀。見垂

裕之不輕。所以慮其終。

孔氏曰。豈水。猶以潤澤生芑菜。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

人為事乎。此興覺有味。曰。燕翼子。以不翼。則不燕也。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十八

徐云。此詩各章。俱說安民。獨此章。詒厥孫謀。乃言武

王為子孫立業。不知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自為也。

輕。若專為子孫計。則后世帝王。若秦始皇之築長城。亦

計之。非不深可謂詒厥孫謀耶。又曰。為萬世之子孫謀。

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序曰。繼伐也。謂武王繼文王伐崇之功。而光大之也。

徐云。周道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

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

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

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

武也。武王然于貽孫以終文也。故曰儲伐。

生民

序曰：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生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生民尊后稷以配天。通詩歸重后稷以天為主。本其受孕降生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是以幼而有志于農，見其性出于天也。長而有功于農，以擊封祀，是久体乎天矣。如此則無負于天生之意，此所以奉配天之際而獲格天之速也。

周人之生，始于后稷，猶曰初生我周云爾。孔氏曰：禮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一 十九

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考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生男也。嚴云：古無巨跡之說，特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藉口為是說。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謀于理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刪之久矣。今依毛以敘為將事，竊敏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謂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毋指之說，合二說而取之，可以為棄矣。孔氏曰：正寢之室在前，燕寢之室在後，例室天次燕寢。

之旁，生子不于夫之正寢，及妻之燕寢，必于側室，不敢當尊也。

不析副而合其体，不蓄容而免其厄，所謂赫厥靈也。徐云：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宰我，庶幾矣。一說：居

賤生子，恠之也。

隘巷七句，搃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于常人。意。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荏苒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開，尚禱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明者。布、等，正見非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一 三十

夫人之種植意。鄭氏曰：岐知意也。崑嶷也。孔氏曰：岐嶷言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為有知之意。以崑嶷為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崑。

有相之道，一句通章，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以此。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穀之性，循種之法，皆所以相之也。背茂嘉穀也。黃、土色，洪範云：土爰稼。

番，五穀色多黃，十實字，皆着力之詞。所謂有相之道也。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封部是報功，不是主姜嫄之祀，然實為下文肇祀張本。

禘種不重教民，重肇祀上，程經康世，就黃茂中抽出以

禘種不重教民，重肇祀上，程經康世，就黃茂中抽出以

為酒醴粢盛之用。后稷既受有節之封，則節之內神外神，皆得主之，而有周之祀，始于此。故曰：肇祀。

載惟而上，是未祭時事，取蕭而下，是方祭時事，取蕭以祭內神，取蕙以祭外神，而內外神，又各有尸，故又取燔烈以獻章中，為饗吉，獨求神獻尸，四項俱要，故得創始。

意出。月令：乃命大首，秋稻必齊，麴孽必時，湛熾必索。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蕪用六物，大首監之，毋有錯貸。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較，蓋封土為山，象以善芻棘，相為神主，既祭以驅車，鞭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較。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較義云：取蕭祭脂，先宗廟也。較，以較，獨羣神也。又曰：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在其中矣。末句重一興字，謂興後日之末歲，以繼后稷今日之生歲，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為生耳。爰謂以先歲之物祀之，將求新歲之豐年，意義頗異，存以備耳目。

鄭氏曰：祀天用瓦豆陶器，頌也。孔子曰：天官醴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蒞醴，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清，不和，饗于登，庶無罪悔，就教民稼穡，上者言天有率育之意，而稷有粒民之德，世：共享其利，而不負于天者，已非一

日見得居，缺之速信，非與壘時之故也。德歸到后，獲身上去。王伯厚曰：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饗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彫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隨志曰：梁天監初，何休之議，齋壘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籙氏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後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泮水之說，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民于是獲粒食，天寔祐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

王親之。天大雷電以風，禾樞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迎周公為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典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鳥，順也。恪宰祀典，罔敢失墜，周人之祭，可謂盡之矣。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一 十一
籙氏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後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泮水之說，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民于是獲粒食，天寔祐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

王親之。天大雷電以風，禾樞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迎周公為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典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鳥，順也。恪宰祀典，罔敢失墜，周人之祭，可謂盡之矣。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通詩未燕而陳設既燕而獻酬飲食為歌嘏為射祝為

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窮所謂殷

勤萬厚也俱根祭來

與意重一勿字設燕重一奠字慈懇萬厚之意於此已

藹然可掬下皆本此意發出 葦之初生其名為葦積

長為蘆長成乃名為葦二方字有意言勿淨如此方得

如此也 兄弟親戚所以薄者只緣相遠而疎若常使

之相近情意浹洽則相與燕樂其于肆筵授几自有不

容已者 禮記曰仲秋養耆老授几杖

爾雅大雅

卷之十一

廿三

鋪陳品物曰筵在前下昭藉者曰席在後六筵在下席

在上設之以席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

几使有所憑據御如陳之量入職之宰夫祝饗在前祝

饗在後俾之使令不之即礼所謂更僕也 釋名醴酒

也宋魯人皆謂汁為醴 周礼醴人掌四豆之實 飲

者人飲和以琴瑟也 徒則擊鼓而不合樂矣

醴醴四句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于

廟者悉入而為及寢之奏

既燕而射此正燕射也只重歡飲意蓋設法以盡歡惟

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四銀既鉤謂矢三序而射之三

序失三序一在前二在後也 孔氏曰射用四矢故稱

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

必親挾 校壺曰卒投司射執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

邊以奇筭告曰某賢于某若干快奇則曰奇鈞左右鈞

孔子曰勝者獲數則曰若干快獲數則曰若干奇

序賓以隆礼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歡勝者皆跪

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皆立踰言者有常爵

是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

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六然也此不對祭畢說

爾雅大雅

卷之十一

廿四

引者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謂在旁扶

持之也 凡壽而神氣倦味于所處急于所行則雖

壽亦不吉故做好德然後考終命此即所謂景福 碑

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礼今此

曾孫作主則以尊事黃者所謂袒割執爵而醴所以為

厚也 禮曰酒所以養老也

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視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筵射曰奔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表序點揚脾而語曰如社孝

窮者蓋好禮不流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慶者半序點又揚輝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衰老勤稱通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一

廿五

詩歸大雅卷之十二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廣馮元颺

全校

爾改馮元颺

既醉

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郝云成王之世周道基隆朝野安定祭祀以時燕饗以

禮君臣相悅臣子頌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

胤祚永昌所以為太平祝頌而需歲規也朱子以為答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一

行葦意義本可相通不必更以為非大意時感恩祝頌

之詞祝意不外祚胤所謂景福者此也所謂昭明此也

所謂令終所謂有併者此也但始於意未申而代公尸

口語以鼓之耳

鄭氏曰王祭宗廟旅酬下編群臣至於算爵故云既醉

在意曰滿謂之飽德福一也自其亨嘉和順者言謂

之景福自其光明盛大者言謂之昭明有顯高朗又自

其昭明者極言之也在今日為善始孫之于久為善終

萬年言其久非祈以壽也總重在有

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黃氏曰昭明有融

高朗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昏墊于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為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朋友敬揖見君臣一德孝子不匱見父子一心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

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名謂之朋友上揖字作助字下揖字是檢揖其身如卒度卒獲之類

孔時就主祭言不跪不數進退陟降時措得宜也

按儀禮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銅羹之南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二

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

酌奠之酒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酌尸

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若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

禮 祭義曰奉符而進其視也慤其行也勉以數又曰

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其存之

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存之色不絕

於面此所謂孔時也

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道遙靈祇之所保綏由其禮物之

盡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

上楚茨類報之意故曰頌室家之壺見禮所聚淵而

遠秘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藜么可醜高明之瞰亦可

懼也那能承得福祉

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之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

歸重君子永命上福而曰被自其數錫言曰僕自其依

附言 孔氏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為附 孫

子無窮之稱直管凌世在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與景

命有僕相應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

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祐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三

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

考終命也而孫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

以致之

免驚

李氏曰釋尋釋前祭煖其酒食以燕之也 徐云釋墳

也明日又祭之名商曰彤周曰緝 陳氏曰謂之又祭

而不謂之享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輔潛菴曰賓尸

者以賓禮燕尸也 黃東發曰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

入為卿大夫者為尸故云公尸 徐微菴曰按楚茨鼓

鐘送尸神保率婦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

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曰

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孔氏曰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後從下漸至

于高不常處也南越志鷗在滌海中隨潮上下頗知

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陸農師曰鷗鳧尾好沒鷗好

浮

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

乎尸也為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

辭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福祿來崇以今日燕飲

言則前日之福今積而高大矣無後難只泛說言今日

詩經大雅卷之十二

福祿之隆可保其永久非言其後日為尸也

廟之尸也故曰宗燕嘗備禮故不言酒殺上祀禮尊故

曰崇五章在壺門也凡釋時於門每歲春夏門尸有專

祭象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飲曰祭禮尤卑故

曰淡

假樂

朱傳謂蒼鳧鷖是也

序曰嘉成王也義公不悖推本其始言之非成王無此

氣象通詩感德祝誦之詞若歸重顯令德等句是規

誨而非祝誦矣公與蒼鳧鷖之旨自相矛盾余謂成世

雖美不忘規只間一敘述而其意自在如首章言可嘉

詩經大雅卷之十二

可樂之君子以顯德受祿於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

五

目子之心揚厲之也保右命即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

之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也子孫又百福

中之最大者耳子孫難其多而千馬億馬子孫難其賢

而穆皇為宜君王馬子孫志其愆忘以壞舊章而率由

馬威儀抑則歲者可則德晉秩則蓄者可則無怨

惡以率羣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如是可謂受無疆之

福長享四方之綱矣然且君德攬以然其臣臣進規以

勗其君都俞之中不忘吁咈此極治之世大平之休也

非人力之所能必也故反覆致意焉

五

五

德何以曰顯言其明而可見也。即洞開重門以照八荒。意若親聖親神使人不可窺測。即不得謂之令矣。只在宜其民人上見。徐士彥曰：宜民政教之善也。宜人舉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是已。

穆、是德之溫恭。皇、是德之粹美。宜字暗與上章宜字相照。徐玄扈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惟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文選云：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即此謂也。姚永菴曰：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最人所難做。故易愆。最人所敬憚。故易忘。箋曰：天子穆、諸侯皇、威

詩譜 大雅 卷之十二 九

王行顯、之令德。得祿百福。其子孫公勤而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言皆相勗以道。

威儀德之隅。德者德之著。抑、秩、德備德之驗。大凡守成之君。必資多賢之助。故并及用賢。須現率由二字。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於英主。祖魁之說。或見憎於自賢。孟子所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如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公可謂得率由之意。受福無疆。言唐不言久。要着一受字。以君德為本。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得人。即是得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

得人天人相同如此。

之網頂上說。燕及即在網紀之中。竭就心言。勿本燕字。來。此是臣子自家忠。蓋不解做賢。乃正其竭心所盡。惟心愛之。故欲其如此。徐儼曰：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依暨。至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欲其愛君。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呂東萊曰：秦誓友邦冢君。酒誥太史友。內使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兼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依暨。蓋皋陶虞歌之意也。

詩譜 大雅 卷之十二 七

後二章舊說俱作王嗣。似未妥。詩人之體。絕而復聯。觸而更起。不規、牽滯文義。况致祝之詞。采毛氏鄭氏俱就王者說為是。

公劉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蘇氏曰：周自后稷始。封于邠。傳至不窋。而失其官。葬于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沒備后稷之業。始居于邠。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猶周公之誅七月也。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

勤稱時之甚傲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台
康公志也。

謝氏曰周家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者
厚之至也。

思輯用光是遷都之志餽糧弓矢俱遷都之備蓋先有
以蓄民之財而后可以用民之力見不輕用其民也。

大抵人處患難而懷安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密失
官窳身戎狄念民之未寧國之未振不肯安於戎狄之

陋而日夕焦勞故匪居匪康不獨在西戎時為然即遷
都依京何非此念其思之深遠如此故武備具而后決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九

遷馬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思輯句不手僻陋在夷
民喘馬恐侵侮之橫加渙散携貳而國勢日以式微

輯而和之正用以光而顯之也方矢三句形容遷國
時聲靈赫奕防衛森嚴本意原不重足兵上按公劉

遷國在去康之後少康之前毛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焉迺字爰方字俱透露為民意

句正胥原之事間以既庶三句只要見邑居未
定時民情已相安如此民安而后居可定也青胥原而

即三曰既一曰迺又曰無永歎見從者如市遷者志勞
少則復降四字正見他上下山原之勞凡夫形勢之高

原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觀其風氣之萃聚然後可
以定都無辨土宜意舟之以玉象文德也為后日珪璋
治化之具舟之以容刀嚴武備也為后日勛定禍亂之

資
遊彼四句與上章相土不同蓋上之相土已自相得此
溥原以定都矣而欲作為邑居又須詳覽其形勢

言、四句見當時陟降多瘁于躬而四方賓旅不通
於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遷多艱利病紛錯則

庶事又當延攬共議所以營室如此其周也曰于時謂
即于此時舉之不待永日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九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畢而後曰落成之燕曲
禮大夫濟、士啜、執豕用執、公、當時物力未豐自

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在後人不思其儉質耳
徐云凡勸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陞森嚴君臣

之介不惠不明特惠堂應九關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
燕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日披榛斬棘沐雨櫛風矣

晉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惠不通特惠介義未明粗率
簡易如溪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擊柱故燕主于辨介

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時獨
言君之宗之各有所重

呂氏曰公劉之為君久矣于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
替屬其民上則皆統在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蓋如
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
界楚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
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為詭護之計猶必立宗馬前乎
此者可知已

孔氏曰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已有故美其能廣長
之也景岡相觀不必相承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
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宜之向岡者察其形勢
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暖得宜遂生成之美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澇之患賦曰田出即未必
如周禮井邑丘甸以出軍或如小司徒云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止故曰三軍不
盡民以為兵也鄭云大國三軍家之副丁為羨卒公
劉遷幽民始徙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也此徒
單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當是重本息民也立三
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名正此
意稅曰田定原隰宜曰故須度徹未必如周禮之百畝
井田自唐虞有之夏商周之損益什一而稅是即徹也
此周家平政徹法之初也度其夕陽二句推廣言之也

不外上文意

帝王世紀公劉徙邑于邠詩稱于邠斯館今新平之東
有幽亭是也也基見不惟君有所都而民亦有所安意
乃理見不惟是國而且以阜民意愛眾是安民之效視
向之屈繁為益加矣爰有是養民之效視向之積倉為
益感矣而終之曰止旅廼家為鞠之即知此時風氣日
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景象周家王業已
已肇于此兩岸對居曰夾一而臨水曰溯
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
雅之不同如此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洞酌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樂有道也
典意以無源之水猶資于用豈有德之后不為民依乎
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仇
我民常哉歸我息乎亦可以背我黨哉俟王自悟而公
不言也
大凡君之與民勢位遠絕惟樂易乃有箇近下愛民的
意思而民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蘇氏曰流潦水之薄也然為挹而注之則可以解
諸言物之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卷阿

卷阿一詩召康公之善于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謀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言之曲而盡也。欲啓之朋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拔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壯之句。言之微而彰也。細味語意。婉轉含蓄。大得諷諫之旨。但不必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篇中彌性句最重。

國家當太平盛際。可樂惟此時。可慮也。惟此時台公從來遊而歌。曰歌而矢。壽雖不言。感哀倚伏之機。而君臣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交傲之意。隱然言外。

洋洋。適遙。閒散之意。如水之泮。如水之矣。形神俱釋。無粘滯。係累。意優游。從容。閒暇。無促迫意。此兩之游也。爾之休也。未必其似先公也。張叔勉曰。穆王承昭王不後之。後車轍馬。編於天下。正可與泮與優游。對照及看。注即孔孟所謂性。彌滿也。滿性之量。必至命無不善。先公前百神主。純嘏常。皆在此內。俾字甚有力。便舍下。備德用賢意。蘇氏曰。取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此舍百神受職意。主者為鬼神依附之謂。

黃佐曰。爾受命長。斷就成王身上說。謂受命之已久也。

或云。層毅自文武。故曰長。恐未是。按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遠謂三宗。後人君。類皆短折。其稱祖甲享

年之永。公唯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滋

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况初即位。為三

武庚所擾。必不暇為卷阿之游。今日泮與優游。第祿爾

康。公可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誌訪落。彷徨恐墜時比

矣。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于卷阿。在周公治

成之後。三十三年也。第祿康。即坐享太平之謂。此正

今日之純嘏。在常保之而已。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三

馮翼孝德。彌性之資。須重到。以引以翼。上四有字。見師

師濟。是以待用之意。通解曰。名公成。成王於詩則

曰。憑翼孝德。於書之名。詰則曰。無遺壽考。以用賢。君道

之急也。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

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究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

滋養德性。鎮其疎。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

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

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比。皆此意也。

願印圭璋。聞望。彌性之驗。為則。以教化言。為綱。以政治

言。

徐云鳳凰治世之休徵。賢才國家之利器。鳳凰天下
快睹。賢才周天下治平。故以為興。古樂府云。三時鳳
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恭曰。鳳凰翔兮於紫
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齊樂。予况以
寧。天生吉士以待王。用故曰。王多維字。多字來隨
所用。而能盡職也。言外見特惠。未嘗使未嘗命之意。
明良應召。全在羊。二句上見出。徐微曰。梧桐生
于下濕。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言曰。朝陽梧桐。公
見其材之難得也。故以為比。徐云。車馬而公之下賢。
駕馭人材之缺物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戒德之屋
詩補 大雅 卷之十二 十四

愛無已。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按卷阿以上三詩。皆曰戒也。公劉言締造之艱。不言守
成之不易。洞酌言豈弟為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
卷阿欲成王彌性而先之以播祿壽考。喻之以鳳凰梧
桐。寄悱惻于揚厲。箴篤摯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
如是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費。證之于漢文帝。陸
贄之于唐德宗。其言過于切直。而卒無補于治。或反為
人主之所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蘇氏曰。卷

曲也。風之為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惟曲阿卷。唯
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小人之能得其若
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然其入也有道。惟得樂易
之君子而與之游。彼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
箋曰。大陵卷然而曲。迴風自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
屈曲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
其來也能長養人。二說俱從序。

民勞

序曰。名穆公刺厲王也。厲王之世。衛巫監諺。道路以
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寔刺王也。通詩以禁奸為
詩補 大雅 卷之十二 十五

主。奸禁則民安。奸不禁則民不安。而罔隨之矣。詩人傷
勞民之不可耐。小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
排惻之意。見乎詞外。各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
之。皆此意也。無縱隨。一句。寔重大抵居高位者。多
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必未命先。唯未令
先。語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
肆其悖傲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
結。遂其進德之奸。鬼雷播於下民。而王國由之以壞。故
不徒曰隨。而曰隨。蓋心知其非。而懷諫。而從曲。盡小
人之情態矣。

賈生曰安民可以行義而老民易與為非民勞者老之漸也無能謂明以燭之斷以絕之不姑恤也惟無能則檢束而不敢恣即是謹沮抑而不敢動即是過此林亂之方也即致治之本小人為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為害民生所以斬也

彭氏曰書言柔遠能通而必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迓而必曰謹無良皆是振厥所以有常戒慎之意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優而習之也嘗觀水之制火也以柔克剛之蓄乾也以柔亨如子之習父則携貳親如手之習心則扞格化皆此義也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六

民勞則散故必會聚之慷慨如爭事爭功起釁造孽皆是小人得志之景類然葉氏曰九剛明正大之人無不知小人之當去但慷慨憤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詩人蓋見及此曰無棄者非謂當時真有除奸之勞也

無伴作惡道窮其隱惡 敬慎二句是告以禁奸之本蓋戒禁奸愈伺我君子不自親則小人終不可疎故必敬威儀近有德我之營壘固而後彼之窺睨消也觀下文小子踣則此人必其悔悟自賢者君子安肯為用故以慎儀近德言也

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 奸人從惡其情憤懣不得舒吐故寘發而出之自其一身言謂之心以禁奸之權授之使不得弛便是大 箋云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通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通者乎注言不可不謹極有關係後代如陳蕃事未成而謀先洩王允功未就而志驕非不忠也而反為小人所勝不謹之過也

荒隨之難去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故曰纏結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是也 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七

王女公應就責任言女雖不愛國愛民猶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 張叔魁曰按成王游卷在周公治成之後康王繼之申戒眾官以固邦本其後昭王以降無非窮兵黷武之君民財民力不勝困斃此民勞之所由繼卷阿也與又曰卷阿難感世之詩而游歌寔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自深矣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說曰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 責友戒王總是一路四天

安民總是一事，以出話為猶為切務，以懷德為本計。通詩以四天為主，出話四句，則致變之由也。言不當天，理人心便是不然，而猷則見之行事者，不遠是怡處堂之安，昧久遠之計者也。而其所以不然不遠，則以靡聖管、不寔於置故耳。曹氏曰：管小物也，篋并聖人而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必小。此與皇父孔聖之意同。看得世界無一人足以介懷，故天變不足畏，人窮不足恤，而又不以誠信寔之，故虛偽反覆，欲言則言，欲為則為，不顧其然不然，遠不遠耳。下文曰：寔曰：世曰：曰：曰：曰：曰：皆在此意。當時朝廷之上，剛愎悍逆，不信善類，不顧民隱，唯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畧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猶之不遠，又即於話之不然中見之，是用大諫，見目擊時難，不得不諫也。或以上猶字作經畫下猶字作謀慮看，亦可。

難源俱以天運言，板蕩之天存亡，決於頃刻，豈易處之除，故曰：難天心震動，命祚將轉，運于他人，故曰：厥凡言無然，皆懲往戒來之詞，輯和謂無乖戾，悅懌謂無暴厲，民治民莫便，可上曰：天變曰：朝曰：憚不過一反其不然者，而即收其勅，非難事也。徐云：書云：同寅協恭，和衷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八

我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上監諉以防民，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慎荒之誼，泯矣。此所謂辭，非為辨令，乃是國計廟謨，謀猶議論，而所謂輯懌也。只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順理調劑，至爾哉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為民造福，而洽莫之效，臻難源之天定也。

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也。故三章以不可不聽動之，四章以不聽言之禍懼之，反覆著其不受善言，莫肯寔心，為朝廷做事，正形容其靡聖管、不寔於置之情狀耳。我言維服，就方難方難，不洽不

莫言曰：詢於芻蕘，見大諫不可不聽意。

驕、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下章正是不可救藥處。齊昆，即不然之語也。即指驕、小子言大言夸人，必有詩張凌厲之態，諂言昆人必有適際成施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遫，斯時也。小人之煽張善人之氣結，畏而不信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遠言，即欲不載，得乎此民之所以殿屎而終莫之惠也。

六章乃言導民何也，昏主立於上，而齊昆之小人，鼓煽于下，盡成惡俗矣。有悖逆之心，回有携散之勢，此正欲澄其源也。徐倣曰：天之歸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九

之。虛。實。難。昏。於。秋。而。本。體。猶。在。故。雖。昏。殺。之。極。而。介。然
 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際。之。中。而。其。體。已。洞。然。矣。
 胸。開。通。之。義。宜。暗。故。胸。以。通。明。遠。虎。有。鳴。即。有。和。以。擊
 相。感。之。易。也。圭。璋。有。判。即。有。合。以。勢。相。合。之。易。也。取。携
 有。求。即。有。得。心。手。相。應。之。易。也。携。無。曰。益。蓋。賊。民。於。有
 生。之。初。其。理。已。備。胸。民。於。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
 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以上。化。下。之。易。亦。就。胸。民。上
 者。出。民。之。多。僻。即。不。洽。不。莫。立。僻。即。不。然。不。速。直。作。當
 導。民。以。正。而。戒。王。意。自。在。其。中。矣。
 介。人。章。當。以。懷。德。為。三。德。望。之。重。曰。大。人。經。邦。論。道。而
 新。庸。大。雅。卷。之。十二
 制。變。持。危。者。也。群。心。之。聚。為。大。衆。守。邦。御。敵。者。也。大。邦
 如。方。伯。連。帥。能。保。障。一。方。大。宗。如。世。臣。大。家。足。以。連。屬
 合。衆。植。立。王。室。者。也。懷。如。懷。抱。之。懷。德。即。脩。德。不。忘
 之。謂。懷。氏。曰。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
 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
 之。五。者。之。蔽。有。甚。于。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而。已。
 威。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畏。天。之。意。
 徐。云。天。與。民。一。也。言。安。民。而。終。之。以。敬。天。夫。民。可。虐
 也。天。可。玩。乎。首。章。上。帝。板。下。民。辛。瘁。已。寓。此。意。又。曰

曰。頌。曰。旦。曰。及。廟。開。看。眼。就。是。天。更。無。避。避。處。許。頌
 陽。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為。由。中。達。外。無。違。而。非。吳
 也。道。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
 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朱。子。曰。才。有。此。疏
 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按。彙。之。亂。國。人。圍。之
 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於。南。是。獨。居。而。畏。也
 詩。人。先。見。之。矣。
 蕩
 此。詩。首。言。疾。威。多。辟。已。晴。刺。厲。王。托。言。紂。者。厲。王。之。惡
 略。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
 詩。庸。大。雅。卷。之。十二
 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之。故。德。重。在。不。明。爾。德。本
 實。先。棧。上。似。不。必。過。為。分。析。蓋。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酒。酒。魚。然。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
 意。焉。殷。鑒。二。句。領。此。詩。嘆。嘆。之。神。方。見。竹。詩。者。托。言
 之。意。
 蕩。之。帝。轉。為。疾。威。之。帝。天。亦。有。初。鮮。然。矣。遂。解。之。曰
 天。生。蒸。民。云。云。章。由。未。嘗。怨。天。只。委。蛇。其。刺。王。之。詞
 設。為。文。王。嘆。紂。之。辭。蓋。借。秦。為。諭。也。契。始。封。于。商。協。受
 命。于。亳。殷。故。并。舉。之。曰。殷。商。回。曾。是。惟。託。之。詞。結。克。者
 學。民。而。勝。之。取。其。財。也。八。事。實。閱。氣。化。若。天。生。此。惡。以

害民故云天降至女與是力則又歸到君身上去正見人實致之于天何尤。曾氏曰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義類正彊禦之反獨言彊禦者暴可以濟貪也彊禦之人外威氣以侵人故曰多慙內巧言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頌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女石是也。輔潛卷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誦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

詩曠大雅 卷之十二 十一
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怨謗必將反移在已矣。王伯厚曰盜言孔其寇棟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與漢傳樊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與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魚侯虎狼之狀以傲狠作氣勢暴虐作威聲也此指王

說飲怨以為德即此便是德之不明處。酒爾以酒二句乃其昏德所致正與首章相應人君惟

善射于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還惑其君必益導以荒馳之事故及覆言之。既慙四句德承酌酒而狎小人來見其窮日夜以為樂棄國事而不知也。以容止言語介德酒之流禍也。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舞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初學記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禮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綢繆沸羹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魚侯之君下有詛咒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彊禦格克之臣則其煩促潰決之態誠有若斯所謂海內鼎沸是也。如綢繆是形容怨謗並興如沸羹是形容民情騷動世亂至此大小之國已有必喪之勢此皆上文喪德樂奸所致而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由行者彊禦格克之並用魚侯沈湎之交作也。內羹二句又極言之。毛氏曰不醉而怨

白羹。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異廟以流河曲則羹者怒而自作氣之貌。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遂喜怨生焉意氣動於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極北怨厲王暴虐羣及兇方可畏也。不時猶言厄運。雖無老成人二句乃假設以為辨難

之端一轉極妙。要見商紂之時，比干死矣。而微子之去，可還箕子之奴，可釋商容之醜，可招誰謂其無老成也。

典刑如風德之戒，執中並賢之訓是也。

自方人君危亡其國，皆以諸彥未叛，四夷未起，恃為承平無事，肆然不顧，故言此以儆懼之。本寔先機，即任小

人等事。薛欽軒曰：靈生木中，故葉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難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

之世可觀矣。金仁山曰：周自夷王，政不綱，厲王初

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雖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

監謗而殺言者，卒以流亡，身死于疏，本寔先機，于此可

詩瞻大雅 卷之十二 十四

見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鑒解精神

血脉盡收注于此，駕格絕高，隱然見傷時之意。

沈仲容曰：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疆禁格克在位

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

侯作侯，唯靡局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憂中

國，羣及兇方也。召公凡伯，蒞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

用舊魯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

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無綱

紀文章，故你是詩也。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

醉以言不及為王，而遠思文王之

魯申公詩說：以蕩桑柔，民勞板蕩，瞻仰台，是為大正。傳曰

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

朝會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本體音節

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抑抑 此詩以備德為主，所謂聽言者即聽上備德之言也。

大車成儀，可以領出話工夫，未有顯微無間而言語猶

不柔嘉者也。故章內于威儀，廣二致意，焉為中備已治

人兩項，不必分析，大抵人已無二理，備已治人，非兩事

詩瞻大雅 卷之十二 廿五

如風興夜寐，洒掃庭內，雖指治人說，亦備已中細察工

夫至萬民靡不承，解不為則備已之效，又未嘗不徵諸

民矣。蓋武公有國者也。前而說四方訓，四國順，及迷亂

于政，弗念厥德等語，而末曰喪厥國，俾民大棘，牧之，其

有滌矣。

開口便說抑、兩字抑、者，抑而又抑也。便有樽節退

讓，毫不放肆之意。凡備德之主，必先磨去一畝，矜矜自

賢之心，使此中退，出自下若拙若訥，迺可故曰虛以受

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隱、與後章溫、相照，且其中

無障礙，溫然虛明，亦可謂之哲人也。毛氏曰：隨廉也。

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有德即有儀，儀即是隅，非占外知內之謂。德字包下文無競有聲，與許多備已治人意，愚字在無威儀上見，舉庶人所以甚哲人之當慎也。黃氏佐曰：威儀，所以來極重，故大學指為至善，孟子指為盛德之至，武公初年，或坐不能謹儀之失，至老猶覺有未盡處。又曰：威儀，只就顏色容貌言，乃北宮文子嘗以聲氣可樂，言詒有章，謂之威儀，則以威儀兼言，語似無不可。輔潛菴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及也。觀賓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廿六

無競四句，有體道備德的工夫，競何言強，謂天下之理，談括在入道之中，更無對得他過，覺何言直大，謂此德可以配天地，貫古今，更無曲撓限制，謨命猶告，道德之見於治人者，威儀道德之見於治己者，訂大也，定則不朝，更而夕改，遠久也，辰則不慢，令而致期，敬勝其怠，慎防其疎，舍下文合隱顯無間，不徒在儀上著工夫。看其在于今，見上章所云，皆古人之可為法，則者如數，求先王，告爾舊止，意可想矣，與尚也，言以此為尚也，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德政分，蓋亂政覆德皆湛樂所致也，故下即以厥結揚之，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求者勤

問之，共者執守之，此保厥緒之良法也。

張耕翹曰：以寢興洒掃與車馬戎兵之事為言者，蓋上文迷亂於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談大也。既已迷亂于政，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而談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風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寔，敏則有功，勤則百事集，崇功廣業，皆基於此。夙興是無逸之念，洒掃是慎微之念，備爾四句，以脩字貫重戒字，備即所以為戒，有備無患也，要茲出一段有嚴有翼精神。李氏曰：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如此。

詩歸大雅 卷之十二 廿七

上三句，要看不虞二字，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縱，不知后戒者仇我，有崩解之虞焉，至尊者至危，有禍譎之憂焉，民惟邦本，固邦寧，國有成憲，慎乃無愆，此皆從太平無事中討出一個防微杜漸的念頭來，質即民之質矣，質字蓋虛偽不測，便有反覆之虞，故化之于質也。侯度如禮樂征伐，朝會貢賦之制，要之質人民，乃侯度中取重者，非兩層，慎爾三句，只重無不柔嘉四字，大凡人主操一恭戾恐懼之心，言或至於強拂，儀或至于驕橫，故惟慎敬者得之，如詞氣雍容，而不煩不易氣象，從容而中規中矩是也。下文惠字，輯字，與威嘉字俱互

為照應。徐云慎出語，故威儀，公是去度而謂出乎身，加乎民，世乎遠，而見乎遠者也。

王伯厚曰：衛武公自警曰：慎出語，故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

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括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威儀上章已詳，而此章又獨詳于言語，故集傳久偏于言語一邊，就所重也。白圭特借以深微之，非推原其

言慎之故也。凡言之站，皆由易心，始故承說無易由言，而隨說以謹，詩瞻大雅，卷之十二，廿八。

言之效者，見謹言正非無益之事，何可輕放去。言曰：由言舌曰朕舌有味，張种魁曰：警報一也，或以警無

應違非是，按警酬，古字通用，戰國策：燕厲遺趙王書，屬之警，蘇漢詩傳：不警其功，此二句借德以証言也。惠於

四句，正是無言不警，演重一惠字，大凡人心，即天理，順天理而言，則上可宜人，下可宜民，是可法可傳，不刊之

懿訓也。申敬兩度儀之義，而歸之不愧屋漏，直以儀之所以敬，告之非止檢束其外也。抑、德、臨、二句，精神全副透露。

薛方山曰：屋漏非身之所履，乃心之所存，心曲隱微

之中，自家照自家，慚阻畧無所容，如何可愧。下文特把神明來形容，不可愧之意，非是為鬼神而求其不愧也。

蓋有覺德行，無競維人，本體何時不光潔，何念不懼。若稍有滲漏懶散，便與本體相違，自己神明，必多愧怍。

不愧者，不愧此心之理也。此是慎獨誠意的工夫。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

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亦此意也。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想見古人接賢士大夫，精神吾輩，而當深省。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室

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詩瞻大雅，卷之十二，廿九。

戒嘉舉其德之全體，淋慎不愆，拍其德之一端，名見儀為德，陽處。袁元峯曰：踰理謂僭，害理謂賊，這就是不

戒嘉處。鮮不為則，似與維民之則應，投桃回句，總是反覆以著其必然意。

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以一畏懼，下人氣象行之，所以說箇溫、和、順、謙、沖，正與首章抑、相、應。

基如基址之基，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輔潛菴曰：明道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

長，多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書者為大賢。順德之行，順字極妙，正善與人同，不作怨問之意，舜聞

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也。民各有心，重嘆忍人之遠于哲人。

匪手携之，四句見指點既詳，而提撕又切。此時猶曰：臧否未知，則其受病可識矣。靡盬一語，正所以甚不聽言之責，而進之以溫也。丁奉曰：武公年五十五矣，自稱曰小子，若初為子者，以抱子自儆，若初為父者，上下三章，蓋一以誨之，一以責之，一以懼之也。上重一

昭字，下不忒，正昭之寔，我生靡樂，言當警畏，靡可逸樂自縱，以獲罪于天。止與吳天札昭相闕，曰夢人言顛覆厥德，以致淪亡，有醉生夢死之意，告爾舊止，見非私

見臆說也。大悔就喪國說，當國家未危之時，而先發危亡之論，人必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故曉之曰：取譬不遠，即昊天不忒，句便是。終言回適，正指言其必喪厥國也，而聽言免悔意，已在言外。

劉安成曰：賓楚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為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合於大小雅乎，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之樂，自無相亂矣。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公以自警也。

朱傳據國語，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而又詩中所云，如謹爾侯度，如曰喪厥國，如名業既耄，其為伏驗

甚明，而情詞懇切，公非自儆不至此，且考武公生于宣王末年，不應有刺厲王之作，况稱其君為小子，而亦汝之，公不似武公氣象，故不用小序，但所言關係甚大，而其文可垂，以刺王，若謂爾汝無人臣禮，則天保定爾，受命長，周台未嘗避也。

朱子曰：厲王監謗，暴雷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鄧潛谷曰：王湛酒，故初筮，以戒不斥言，故引而及之，躬自怨責，以感焉。

詩序大雅 卷之十二 三十一

詩歸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振錢青選

慈水

爾登馮元颺

全校

爾枝馮元颺

桑柔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

此詩大意：刺王用小人以病民也。前四章，提見民之遭亂而受病，五章以下，言民所以受病之故，則以王不用賢，夫不能用賢已亂，則賢者必至無以自存，而布列庶

詳請大雅

末之十三

一

位者，皆好說佞矣。何匪往而不窮哉。無惑乎忠言之不信，而生民之受毒也。不知君子小人異趨，王必不宜任用。故進欲諫於君，退欲告於友，而君與友皆莫之聽，則小人之禍遺於民，家有窮已。故民之同極，此人為之也。民之四通，此人為之也。民之未戾，此人為之也。末又極言其情狀之異，蓋斤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亦自不可掩矣。
以桑之始，感駭表比周之昔，陰今替有怨罵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柔道治天下者也。以下文照之，當是相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國，相與愛

養於下國，故曰其下矣。句，將採其剝，分朋起下貪人，剝民財，盡民命，甚楚忘其生，而莫並斬其澤，故曰瘼此下

民，不但征伐之困已也。填，滿也。積也。悲憤滿積於中之

意。歐陽氏曰：他木有枝葉，獨言桑者，以其葉用於人

常見，將采為宮枝也。毛氏曰：劉燦燦而希也。

歷舉征伐之怨詞，以見當時民瘼之寔。亂，即兵革之亂

也。侯國有謂遺之煩，故靡國不厭，為民有危亡之患，故

靡有黎而具糶，以熇二句，一串讀。孔氏曰：災餘曰熇。

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也。國為邦，衛

民為邦本，二者俱病，故曰國步斯頻。

詳請大雅

卷之十三

二

國步，險資，承上說。言國將殄滅，恰似天欲困苦他一般。故言天不弔，將靡而止，疑以征討而不得安也。祖無所往，以其禍而感靡，馳也。士昏禮註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始定之意也。言禍而必言君子無競者，蓋朝廷之上，分門植黨，則爭心起，而劉憤激，豈以成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日秉心，則不特無其行事，曰寔，雖見當時自有致之者矣。屬階階，指王用小人說。錢氏曰：梗，水上浮木，壅水者也。念我土宇，這根國威，民燼來恐，室家不見，保意，周在正，曰自西徂東，無地非亂也。有餓渴勞動之苦，故曰蓬蔦

有鋒鏑死亡之憂故曰孔棘

君子道消誰與靖亂故誨之序爵當時非無爵也智士
決策誰惡人賢者程能於不肖第不序耳說一序字見
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以一己之私
心與也照下文看正是宣猶考慎之意此時此着至要
至切如棘焚然故以執熟喻之一說為謀二句就奸
邊說言今天下特無涂於謀而茲後患者耳若能為謀
以善其終為盛以防其患則亂况將由此斯削矣然維
存心民瘼而序用賢良者得之故遂接以憂恤存爵

王不用賢是以朝野俱病邇風嚮風之人氣咆而不舒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三

往不能喘息形容憂亂之意如此不逮者世亂已極
猶忠莫救也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
便是至樂故曰維好雖說賢不為用却警王當善用之
意

滅我立王亦是必然之意時說謂厲王已流於彘特追
刺之未必然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
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
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
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

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

秉心二句以秉心作主君心公者不為一己而為天下
則萬民之休戚利病無不關切宣即宣昭之宣其澤民
安邦一念曉然宣布於天下與天下共謀之考即三考
黜陟出明之考應試諸君不敢輕於任也此總是一慎
字不特編擇之義呂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
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為善
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
以惑亂也其病在一獨字獨則中為隔而外距堅矣狂
字即下荼毒未戾等意

曹氏曰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四

樂之故取以與不相信乃諸故諧訓不信進則恐其擠
排退又恐謗譖之譏其後是以進退維谷也此本君之
不惠來徐云山谷也室儼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
輒得咎是也窮於進退惴是憂懼畏讒之心而原其
排細不忍退者亦有倦顧其君之意
維此聖人以下悅仰時艱傷忠言之不聞小人
毒復感慨更端而嘆之也聖人只借以形惡人瞻言百
里惟瞻之故言也措未形之禍福不以地言惡人指當
時用事之小人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而先見之言
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宋李沆言

朝廷事變。人君好尚。時王旦不以為然。及澶淵息兵之後。而真宗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約然起矣。王旦始進。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非賸言百里而何。王以威虐箝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斯長忘。可謂誅言之矣。

夫善人國之寶也。而不知其用。忍心民之賊也。而反加顧念。所謂自有肺腸者也。趨避無門。民何得不貪亂乎。亂民起。必有受其毒者。彼將甘心焉。故曰寧為茶毒。

呂東萊曰。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徬徨四顧。無處可依。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將陷於茶毒。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其死也。此說洞見民情。獨其陷於

茶毒之語。似謂。其下文為字差說不去。孔

氏曰。茶若菜毒。蠶蟲皆惡物。故比惡行。姚承菴曰。一。指在位者言。彼民亦有良心。誰肯貪亂而為茶毒。惟上所顧。後者在此一輩人。彼爾富貴功名者。不得不曲從之。蓋非此不可得利也。

言賢奸易辨。見王序爵之當審也。輔潛菴曰。作起也。良人之起而為者。皆用善道。如行已脩察。舉動光明。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中則不明。垢則不潔。典意謂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亦怨王之用之也。賤言則對。是詩人目擊時艱。不勝憤。念

頭。謂言如醉。則除自傷之意也。匪用其良。是通詩居憂語。結上誨爾序爵之意。

朋友。蓋即指上所謂忍心貪人。專陷君子。急者。因王倚若人為腹心。故嗟吟人而嘆之。飛虫二句。只冀其當聽言。非自幸其言之中也。小人為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

往而教導之。不知受多少陰庇。故曰陰女。鄭氏曰。汝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汝之閒者。得誅女也。亦一說。又曰。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

曰。赫亦作赫。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

詩。二章。王告以今日之亂。悉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

善。指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為過。亦小人競力以道之也。民之未戾。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蓋小人詭詐。以取民。竭力以疲民。如盜寇以成民。其究。概成其不利。民至勢窮情急。則亦相率做做。而不自愛。所謂民之

貪亂。寧為茶毒是也。涼曰。三句。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難知。蓋小人伎倆。不過面是背非。背誹面諛。陰陽反覆。如鬼如蜮。上盤惑其主。中交構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

天。喪人怨。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見其能掩主目。而決

不能處柔柔之刺也

大抵此詩之旨，蒞伯世臣，忠憤鬱結，又值監謗之世，故抑則不能，直則不敢，故情自沉綿，不自知其凄婉，文詞詳婉，不自厭其重復，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詩故云為謀為訟，謂謀國者，必密自秘，不訪于衆，嚴云風自大谷而來，喻小人乘虛而至，若主德則明，君子道長，無由至矣。曹云征猶詩也，謂良人作為善言，而小人以曖昧不明之事，誣之使無以自明。箋云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對之，與誦詩書之言，則冥卧如

詩曠大雅

卷之十一

十

醉。歸云霞伴我，情中之事，使彼惡名，所謂敗類也。嚴云涼言刻薄，說言撻禦，盜言貪黷，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趙士會曰：尚事刻薄，而與善道相峙，故為民不利，如不勝也。

雲漢

序曰：美宣王也，以下見註。

雲漢一詩，宣王憂旱而作，則所望于天者，惟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而未有一言及于雨者，則其周章惶懼，惕然靡寧，而惟恐言及於此，正其憂之所以深也。首言備廢祀而無其應也。曹氏曰：漢之在天，似雲非

雲，故曰雲漢。二者雨之精，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大漢

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向西南行，至天樞而沒，其回旋之度如此。王曰：於乎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己，所以謂災祥福之本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亦以求回天意。孔子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曰靡愛。

周禮大宗伯以蒼石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玉禮北方。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四圭有邸，以祀地，報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玉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以祀山川。廟

詩曠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一

難向倍好，謂之璧，注肉身也好，孔也，性用不可盡，故言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連下數字，有號呼瞻戀之意。

次言備常祀而無其應也。臨祭，以熱氣言，莫是安，倘裸缺之類，是玉帛祝冊之類，故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不可作怨望語。蘇說見註中，亦可。

不可推三句，總是悞災不我遺，言身不見於先祖之祀，自此後，正見其不得不悞也。黃氏佐曰：君民一體

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開意在。

赫、矣、教語。視見額天。無路舉日。無依其皇。望救之情如此。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即祭群公。先正之當禮。仲夏。大雩。帝用威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要知此章。不是怨詞。只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自猜自親。如今人疾病。而呼父母一般。

滌、山川三句。一氣說。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快如焚。其猛烈至此。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過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信言當與。不能奮飛。意同。

龜。龜去。見青無可避也。胡寧以下。緩自反之詞。祈年方禘。進言平日之常祭。非早時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農始耕。而祈其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此為有先事之戒。故曰孔。孔。禾稼方登。即祭四方。農事始畢。即祭后土。此為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須玩宜無二字。徐云。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鈞絕相友。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親屬也。王氏曰。人道相友。與言凶慶。皆有紀以合。

之。太甚。財不。以。為。禮。則。無。友。紀。鞠。是。計。慮。之。窮。或。是。形。容。之。病。只。說。得。無。友。紀。意。其。救。早。意。全。在。靡。入。不。周。憂。靡。人。不。周。有。同。心。意。無。不。能。止。有。盡。心。意。徐。微。按。曰。常。情。多。怯。於。所。畏。阻。于。所。難。而。群。臣。則。盡。心。竭。力。必。鞠躬。盡。瘁。而。後。已。新。諸。臣。之。勞。所以。異。天。之。祭。也。鄭。氏。曰。里。憂。也。今。即。作。憂。字。者。

有。嗟。其。屋。與。昭。回。于。天。正。相。應。昭。假。即。祈。求。請。待。之。意。無。施。不。遺。餘。力。也。蘇。氏。曰。以。定。東。正。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呂。惠。其。寧。暗。指。兩。語。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有。味。

解。頤。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故。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德。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脩。外。禱。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喪。而。君。臣。同。處。是。桑。木。而。脩。末。也。不。知。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敝。有。不。可。得。為。者。焉。非。如。後。世。徒。脩。文。具。已。也。呂。氏。云。小。雅。始。於。六。月。義。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嘉。其。

心也。然其心安得有其功哉。

魯申公詩說以雲漢崑崙為漢江漢常武為大正續曰此卷六篇皆宣王詩詩亦秦之會朝以續月石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崑崙

序曰。古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中伯焉。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未章柔忠且直。又友功之本。見中伯所以建蕃翰于

宣之績者。皆以此德而宣王之封非弟展親也。篇中王詩。歸於維。

詩歸

卷之十三

十一

續王命王錫王逋王餞字面。見天子眷注慈勤之意。

原降生之異。並舉南侯者。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申伯之先封于申。入

為王朝卿士。至是改封于謝。所謂加地進律者也。周以王室言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內。則夫輔王室。外則

藩衛。而邦而宣王之德澤于天下。善宣之是維翰中事。俱言其平時在朝輔相之功。為下章封謝。張本。

原三子封謝之意。只重世執其功。與王續之事。作承前啓後之意。相屬。總領諸侯。先世事。故曰續。是武重申伯。為南國諸侯取法上。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申伯屏

翰蕃宣其功已懋。使其子孫可以世守。有垂之不朽。意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

上言其意。此乃寔命之耳。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南服。故

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以此作都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

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

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也。作庸。重建國意。勿只作

城。說制國以經營為先。徹土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

臣。說國以有家為先。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

總為式。是南邦。備言謝功。六起下就國之意。非至此方興工也。申伯之

功。乃營謝之功。獨言城與廟者。保民豎漢國之先務。其

功既成。就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也。孔氏曰。按中車

金路。鈞鑿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

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路車。象馬。即是上文所錫。我筋四句。申說。莫如南土。非

徒以地美人眾有酌全才。擇重地。意錫車。不與分土。平

方行則有儀送之禮。在道則有供億之備。總見王之待中伯無而不用其情。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即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免池辭去。以誠信二字。摸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徐儆曰。餞于郿者。自鎬還中。則塗不經郿。時宣王省政。岐周中伯往辭。故王餞之于郿。既辭。復還于鎬。然後適中。蓋王在岐。則時固留之。在鎬。京時。後留之。故曰王之穀留。疑於行之不果也。徹上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徹上疆。是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路室。路

詩疏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三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亦由以固也。故喜之。或有良翰。應高士是保。文武是。武是南邦。申伯去為南國之武。宜周人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喜。即南土之人喜可知也。蓋申伯在朝。則王朝重而在南。則王朝益重。此周人共慶相謂之詞。不顯三句。勿以親則元舅。賢則文武。分看。重文武全才。為人可法上。與南國是武相應。正見其為良翰。天子以柔道致太平。而中興之文。撥亂反正。必須剛德。

惡德尚剛。而人臣渡必剛。佐之則有大剛。折之則然。一投柔。又有太柔則廢之。獎柔而曰惠。者順也。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說。惟柔惠且直。則柔而不專。於柔斯為中正不偏。仁義並濟。有以柔德故。書詩於宣之績。著而萬邦。操之操者。以操造調停之意。萬邦有靡弱不振者。曲為樹樞。固為操。即操悍不可制者。挫其銳。制其剛。中間牽搭和調。有許多委曲處。置之妙。故曰操。使當時玩愒者。跋扈者。高亢與弱小者。皆一一共成各道。是以美譽著聞。噴。稱賢鄉士。而四國靡不聞之也。聞字根操字來。曹氏曰。公孫弘云。操曲木者不累。顏師

詩疏大雅

卷之十三

十四

古註云。操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徐云。摩弄之使和調也。猶云操弄服掌之上。德業操聞俱相。因而德最重。惟有此德。則有此治功。有此治功。則有此治譽耳。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孔頊者。氣象宏博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總歸重。申伯之德業上。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謬謂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頌且好乎。因親建侯。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注帝心。以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綏一言見之。見錫之遺之。以恭其行者。非止為

一外戚之榮而已。

王伯厚曰：晉謝戎申其薦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平王忘警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為萬世法乎？外戚京政，未有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

燕民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通詩全叙降生之異，德業之隆，而後乃述其城齊之役。

詩闕大雅

卷之十三

十五

然據其贈言之意，則以山甫之德望如此，而出之城齊，其事要不足辨，但以王躬是保者，而使之久出，其心必不自安，故特歌以慰其心耳。張叔翹曰：則者準則之謂，皇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曩書所謂恒性也，以其人，下同，更無改易，故謂之曩。曩而言曩者，真西山所謂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曩然，是也。保茲天子二句最重，生山甫中，要見貞元會合以陶其形，光岳氣完以履其性，時含物則意在，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得鍾氣之祥，是關於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一說：孔子問居，舉維岳降神。

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是天監有周一代之明德，勿粘著宣王身上。毛氏曰：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常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山甫之德，樞是一箇柔嘉。君德以剛為主，而臣道以柔為先，故曰柔嘉儀色德之符，故曰令，敬德之聚，故曰翼。

知行所以崇此德，故曰式曰力，事業所以顯此德，故曰順曰賦。朱子曰：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如山甫令。

詩闕大雅

卷之十三

十六

儀令色，小心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則字，正發嘉字意。

柔者，德性原稟溫和也，柔而嘉美，即所謂柔也。故適中乎天生之物，則令儀，所謂慎簡正也。令色，所謂柔輯而顯也。式者，考其成法而式之也。左準繩，右規矩，意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不同。上兵已能者，下是用力者，是若者，將順其美，謀敵經畫，皆與之契合也。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都，要體認重德上勿直做事業。總領諸侯冢宰之職，蓋冢宰所以統百官，是百辟之長。

明法正典于以矜式百辟也。輔養君德太保之職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何也。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王命王言也。喉舌只是樞要之意非謂口代天言也。沈仲容曰內史即唐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也。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徐儼曰出納是承王命布于庶正而後之于王也。與書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同。一說王言之善者則出而布之王言之不善者則納而復之四方爰哉當着力說乃天子期之如此。徐云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七

頃史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哉想當如此。舉職本德上未肅有付托尊嚴期於必效之意王命宜從言內外出入之命亦在其中將王命謂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無廢格也明滅否謂于諸侯治國之政不眩於憚慝不移于毀譽也保身亦謂之盡職者蓋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見發滿之有道也。徐云明哲保身者見得真故行得當與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朱子曰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到那舍生處又不如如此論今人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的說話。夙夜匪懈正是朝乾夕惕以求無負天子意。各以人言起之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虞茹吐只是借用字如人食物軟則吞隨之硬則吐棄之茹茹吐剛是為柔惡不茹不吐是為柔嘉不侮錄寡有扶弱濟危氣象不畏強禦有禁奸除暴氣象。

舉德謂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自則矣山甫表裡知行之無脩便是舉德之體內外出入之咸宜便是舉德之用爰莫助之句輕只形容其無待於助耳或云助生于不足無不足故莫助何異說夢

詩肅大雅 卷之十三 十六

補闕謂能彌縫贊襄復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說王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說也當時公卿惟說文公諫不藉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爰莫助之嘆七章合八章四句方正言城齊之事既曰補衮職有闕又曰每懷靡及曰式遺其歸殊有深意蓋成齊雖重役豈無陪貳幹畧之可遣必撤全才重望之山甫以董之宣王此舉似失重輕即山甫之意亦無日不以朝廷為急而封疆尚緩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遺歸為樹其心老成憂國兩相照証揚厲之中意寓規諷吉甫之誦真

如清風矣。朱克升曰：宮袒之時，豈馬僕從備矣，而山
商有及之事，君之心若不可以遠行也。

郝云：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由
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屬王中，象商人放之于彘，是
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况齊遠在東隅，境內臣
之，彼亦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
夫子則詩存於春秋之義也。

序曰：尹言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通詩以王命為
重，故先言來朝受命之事。繼言錫予之隆，饋贈之厚，婚

辭牘大雅 卷之十三 十九
娶之榮，皆因王命而并及之者也。首言幹不庭方，是款
其止遠人，末言脩職貢，是款其脩內治，內治脩然，後遠

人服。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舉以士服見王。策命錫車
馬，歸始諸侯，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議不
敬自專也。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

凡王者錫命諸侯，必從其先世說起。要其恪恭侯度，以
無負君親之意。夙夜二句，相承說君之于臣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故告之以朕命不易，命以
幹不庭方者，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自穆王以來。

龍服者不至。天子欲採中興之烈，則幹不庭以佐辟，能
無望於韓侯乎。幹訓為正，還是既以順逆，示以名分，不
專拘征伐言。鄭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先自正而後
正人之意。此侯度中一節，其最大者，故特舉之。

受賜受命，一時兩事，故各推本以別之。周衰，侯不親，
矣。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
典之意，或因介圭乃諸侯封圭，遂謂此章是既命為侯
而以侯服入謝事，不知介圭乃其先世封國時所頒之
圭，始見之時，不以為贊，其何以為信。周官典瑞，五等諸
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遺以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

詩牘大雅 卷之十三 二十
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
冒之，瑁與圭合則無偽。孔氏曰：交龍為旂，一雖同畫
交龍而為之，有善有惡，故曰旂旂，綏即旂竿，所建以為
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鄭氏曰：革節，漆革以為車蔽
今之藩也。孔氏曰：錯置文未為車之衡，又曰：以鏤金
加于馬面，曰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曾

氏曰：以皮為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單，又曰：淺幘，以淺
毛之皮為幘也。幘是蓋覆之名。孔氏曰：金危，以金接
轡之首，如厄蟲然，言纏楹之非一處。疏曰：金路無錫
有鈎，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鈎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錫

者或特賜之愚謂詩人多鋪張之詞不可過泥
顯父之餞王命之也款者菜茹之總名此重王命不在
品物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珠典
也燕胥謂相與燕飲非相樂也

顯父周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
事然詩人亦只錯綜叙之不必編列先後章小東曰
諸侯迎以百兩禮也以此車馬之盛而行親迎之禮何
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諸侯娶以九女禮也娶者一國
而往媵者二國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徐云婚禮
有曲碩男下女也傳曰碩之曲碩道義也祈徐觀也

詩歸

卷之十三

十一

徐言其行動觀言其容飾王氏曰韓侯娶妻何預于
王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為諸侯所卑侮惟宣王任賢
使能然後汾王之場更為樂國賢者所願娶而威儀備
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曰古者任
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
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
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娶之盛其意蓋在于此郝云
王室又安邦國平和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猶二南
之桃夭采芣太平之象可徵
于韓姑歸韓之樂見韓侯封域之美極叙事之妙因出

使而相攸小字與下舍居相應川澤五金極見土之
美慶既令居就相攸時言燕譽則是後日言也國語
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曹氏曰此與碩人率章意同
齊近河韓近山各賦其所育北方以川澤為威

錫命直從先祖說起見今日所錫一循先朝之故典也
此以終前續我祖考意實痛四句言韓之城地不可不
脩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所當
虔恭匪懈者此也又以終前無廢朕命意呂東萊曰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因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三

者無事之辭韓地近蠻而百蠻又強強難服因使韓鎮
而封之為長耳徐云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意
所為禮以戎索是也陳行之曰北之秋以其類之多
故曰百蠻以其種之大曰追頡其所居之北曰北國
非有異也孔氏曰左傳云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
之先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倫城池田畝正
稅法貢土物亦見韓處邊陲此尤其所急意謝疊山
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微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
方慮亦遠矣鄭氏曰韓侯先祖受先王命封為韓侯
居韓城其州不接蠻服後若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

庚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降故入于親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重服進爵之秩秩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兵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進也猶也為儀收而通稱東遷

黃氏曰玩小序至蘇高則曰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至韓奕則曰宣王能錫命諸侯蓋前此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親錫命之典視為贅物其詩曰仲子靖之後予桓為蓋可見矣宣王則身行無來精明一洗衰頹之迹遵父武之道而復之故對中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廿

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宏大雅文武之世不足過也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獫狁南有荆楚東有徐夷故武是南邦以中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大戎自西作為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

江漢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德此惠濟亂命召公平淮夷此詩平淮夷當以經營為主而德澤則自是平淮後事

也此功既成固宜策命以寵異之拜廟而稱頌之也召公是似句有關係寵錫祝頌俱本此意 蔣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來求來

鋪是禮貼行者口氣註中曰字正聲罪致討之詞匪遊匪舒固非急于爭利亦無傲戒不寧意自是人心兢勸如此 方騰宇曰此與既敬既戒一例作成功之本蓋西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耳以其散處潛伏故

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竊據故欲陳兵而討之 陳止齊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曰江漢之游是淮南之夷也若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詩補大雅

卷之十一

廿

之地曰率彼淮浦者此徐土是也非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經營四方即是伐淮夷也經一經營便涵告成想平淮不其費力故王師一至已望其成矣 不曰伐而曰經者者兵家之勝必運籌決策以應其心服其力故也 四方大概寬說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叛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文于疆于理至控南海則豈獨淮夷而已告成馳檄秦捷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

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

或以四方平穩起以王心寧總承悲非言也
式開四句分以遠理于遠于理則召公承命而施德也
也式辟是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微
即微所辟之地重徹土上 疾者不恤民瘼鍊者更鍊
太驟 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賊之後必去其苛政平
其賦歛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微法之事 極柱頭也是
一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同蓋
什一而徹乃周家一定之制 海在淮夷之東南故曰
至於南海侵土盡歸居然文武之舊矣
述王初命之詞正見今日不容以無報也 未自未宣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一 廿五
舉其職也文武四句是本其世功肇敏二句是款以爵
賞總之責以立功耳康公宣布政教六在江漢之間故
曰是似見王旬宣之命固以續祖召公許國之志六以
承家 王伯厚曰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
有克超叛鑿藉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怖焉
呂東萊曰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原烈寔然無聞
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爾圭瓚六句正錫爾社之事錫之圭瓚秬粢以祀先
人則宗廟享之而功光於前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封邑
副子孫保之而業垂于後然必受命岐周者一昭我周

之有世臣一顯召祖之有賢胤也圭瓚秬粢之器物不
適增其秩數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
惟人君不得私也故必告先王而錫之 孔氏曰爵人
掌和爵也以實桑而陳之則當當在陳表祭則在甫
爾雅註尊桑為上桑為下甫居中 尚書日記曰秬粢
與爵不同爵以金香粟煮以和酒者也秬和麴單謂
之秬粢 謝疊山曰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
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先王之賞
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
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心竭力以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一 廿五
報先王之功矣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
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蓋庚亦有此意
第曰天子萬年中有不知何以為報意
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廟受策書也此虎拜稽首是
拜於召公廟揚王休也正用圭瓚等以祝其先之時對
即對越之對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榮君貺也 毛氏
曰考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
勅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天子
為壽是祝辭既勅策命又勅祝詞於其後也令聞不已
本美之詞而富進之意洽是淪肌浹髓之意 宣

五方以武功發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
而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 張叔翹曰洛水當治平而
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曰失文德蓋周之君臣素
講于文武並用之道也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原遠矣非夷難服周
人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
國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言甫北伐北
方旋定維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而之夷又命
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至淮夷平然
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然事而繫之于
宣王大雅之末也

新編大雅 卷之十三 廿七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
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為有美而
有戒也
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當以天子作主故命
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
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首云赫、明、見非若夷屬之委靡闇弱也整六師明

簡教別部伍也脩我戎選車馬精器械也此不過戰之
具非戰之本在戒懼之一心敬戒即有嚴有翌之意
萬全以取勝一怒以安民所以稱王者之師 徐倣弦
曰此詩本伐淮北而曰惠高國者自西而視之也淮北
對淮南而言非在周之北召公征淮南之夷故疆理至
於南海宣王自征淮北之夷故但言者此徐上蓋徐州
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

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 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循有環
視之義省有熟察之意既備而後察之所謂殲厥渠魁
脅送罔治不欲聚及無辜意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
謂備大雅 卷之十三 廿八

故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虜如王金斌平蜀
而師遠還不還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三農
就淮土之人言周禮太宰一曰三農生九穀註疏云上
原下濕平地也 朱子又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 徐
倣弦曰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皆非時雨之師也故
一則曰既敬既戒一則曰不留不虜 孫子云兵聞拙
速未睹乃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
留虜也
宣王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焰是以動
人故曰赫、業、赫業便是有嚴二句重看王舒二句

見無最皇意，驛數旬，反覆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此見王師在道，而先聲奪人處。

奮宇最重，王室積弱，商夷猶夏，非大羽艾之不可。進勇二句，言虎臣之勇亦王之勇也。鋪敘二句，言師旅之勇亦王之勇也。關如虓虎，言將帥之勇，凌于忠毅，非溢而

怒之也，仍就也，不勞餘力之意。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南之夷，散處淮浦者耳。黃氏佐曰：或疑王師已過淮浦而

至徐，不應復屯於淮浦，不知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三 七
淮源而錫京，又在徐之西，與徐必取道於潁，故上曰：率淮浦，有徐也。此所經歷之浦也。此曰：鋪敘淮濱，

截彼淮浦，則就所至徐之淮浦言也。淮浦非一處，亦王旅呼之。言王師威震，有無敵之勢，數如宗，乃形容之詞。兵貴神速，而疾如飛，險則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兵

忌寡弱而衆如江漢，則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靜欲其喻也。如山色而堅不可撼，則欲何以攻，動欲其開也。如川流而銳不可當，則欲何以守。都位連屬，而擊首尾應。衆無紀，行墜營，而行次不亂，是為翼。奇正互發，旁合無常，智者無與，知其謀，故曰：不測戰勝攻取，所向

無敵，勇者無與，角其力，故曰：不克。此所謂萬全之師也。毛氏曰：疾如飛，驚如翰。孔氏曰：鳥飛已疾，

子之愈，鷹鷂之擊，衆鳥也。孫子曰：進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後人發先人至。姚承菴曰：羅征云者，洗滌其污穢，而咸與維新也。

王猶句，此中典之本也。允塞，書註云：誠信而萬寶。統于日所為，與哀撥亂，安內攘外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來庭者，稽首以稱臣。不違者，率心而從順也。未與同，俱要本心。服上說，此皆平日之信實，事之使然。即今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

詩庸大雅 卷之十三 二十
天子之功，王曰：還歸，即武王輯干戈，索弓矢之意。流云：徐未以即春秋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徐，其小豈王時未必能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足殲敵也。又云：即同淮夷，叛魯之徐戎，是明以淮徐為二敵矣。朱子

云：彼淮北徐州之夷也，則以為一矣。玩詩云：率彼淮浦，省此徐王，明是二非一。當時淮徐俱難，而徐猶之徐，強而淮弱，故後章屢言徐方耳。嚴云：王奮棄，征淮也。王旅棄，

移師伐徐也。末章徐服，而天下定也。亦一說。郝云：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遠達終周之世，叛附無常。石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聞荒裔，不

常石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聞荒裔，不

可為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序人之儀曰武不可
重用不恆於及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詞
卒也而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欲替之
忠江漢漢雖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驛印

序曰凡伯刺為王大壞也詩中雖並言婦亦當以寵
褒如為主蓋女誘威故寺人寵婦寺人則正人求女戎
興而外戎來之此定勢也故詩人與人之云亡亦欲其
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吳天以惠民為德惟不忠所以不寧而卒災惟降災所
詩驪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二

以國危而士民皆病作一氣說邦是天子之邦士不安
其位民不樂其生何瘳如之亦賊曰句意亦與刑罰不
當由於任用匪人原非兩事總要歸重刺王上

黷貨淫刑皆以王言成討刑黜之不當信惡滅之為虐
也此人生死之不當惡罪者之為害也正所謂士民其
瘳也 列氏曰女反有之亦之言王削出諸侯及卿大

夫無罪而 徐云左氏桓王取鄆劉為邦之田于鄭而
與鄭人無怨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
取為國之國是伯之宮奪于言也說與居父田而有子

類之難所謂人有田土女復奪之也

婦音乃千古亂本哲夫句提起以形哲婦之奸亦所以
甚幽王之昏狡勉言其美只是形容之辭以慈美而反
為泉鳴見人情厭而惡之如此以下正傾城之實長舌
正典匪教匪誨相應 女后官官其勢常相倚為奸故
曰時維婦寺正人君子之言是以為我教誨若婦寺之

言則彼對以成妖飾巧以亂實為諂為怨而已何教誨
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詞 孔氏曰春人防守門閭親近
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願訪無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
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
厚挾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惑主信而任之罔之滅亡

詩驪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二

多由此作 赫宗周褒如滅之故專言婦人干政之事猶如鞠獄
之鞠推勘窮究之意伐成又鞠人的張本豈曰二句乃
伐成之常態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做如

之如不作喻說 司馬內案中春詔后歸內外命婦治
泰于此却以為答服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
之索此之謂也

天何以刺二句設為詰問之語欲王反而自思耳夷狄
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都
不思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故曰舍爾戎

不思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故曰舍爾戎

狄維予齊忌孟惟之也珍如脉絕瘁如疾危 不爭四

句玩註似另轉一意以答其不能救亂也

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僂者紛至沓來之意然者豈彭

獨迫之意楊子稱參予莫之能違也俗云陰此兇言

近于亡也善人備足以回天而曰人之云亡則邦國殄

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不已也

靡沸檻梁以滌典久為興寧自今矣指初進象如之時

君子見於象先大率如此不自戒先二句有惜其不

能及意貌二句正莫之以改苗也皇祖指文武兼親

賢慎儀去諫遠色說爾後今日以往皆是

詩麟大雅

卷之十三

十三

徐微注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

於嬖妾奄豎更相煽惑如水之有蠶日積月累以瀕于

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戎狄之

禍亦乘之而作矣幽王以褒如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

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為人君者常謹犬戎

常法祖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國何敗亡之有 耶詔

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駭此詩不安已久蓋九年以後所

作

召曼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曼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曼以

別小曼而已

此詩刺王亦以王用小人故也仇僅侵削無不因之以

致者耳此詩及前篇末皆有俟一望治之意

穩重仇僅上末二句正仇僅使然也流者散而之四方

也亡者往為溝中瘠也居則中國被其害兼則邊境罹

其憂此處便含侵削意非至末章始見

燕賊本王所用而歸之於天亦無所歸咎之詞燕賊是

狀其害昏極是狀其人曰適是狀其心術罪若指燕賊

昏極之人言蓋小人得志陰斯民於羅網之中之小人

之害在內燕賊之害極亦在內故曰內訌 毛氏曰訌

詩麟大雅

卷之十三

十四

其體休者即所云刀鋸刑餘之人曰燕賊曰昏極曰

潰曰通皆深惡之詞實靖夷戎罪可見亂非降自天

之意

半錯顛倒正推致亂之由象一頑慢之意頑不知道慢

不共職謀又工為詆毀正多玷缺之人與執業相反

我位即指執業之人言當重上段惟小人用則賢人疎

故下文曰胡不自替執業形容憂時共職之心即下召

公之所謂不尚有備也

亂世未亂國脉日盛而民生憔悴無浸無微生意如陸

草之遇旱。如水草之棲木。皆有枯槁之象。君子以是知
濟亂也。徐玄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旬。正所謂生意已盡也。亂世民
情蕭索枯槁。形容殆盡。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濟。
怒也。小人是用不濟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也。潰
四滴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
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之甚者。為潰。亂之甚者。
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四句。即四方有羨。我獨居憂之意。徐云。時以時
言。茲以地言。俾疏之句。欲其早自引退。以避賢者路也。

詩歸大雅

卷之十三

廿五

小人日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為是言者。蓋絕望
於王。冀得收功於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朱克
升曰。疏米一斗。可得稗米九升。輔潛庵曰。愴悅憂亂
無情緒之意。鄭氏曰。彼賢者祿薄食粗。而此昏杯之
黨。反食精糲。女小人耳。何不自度退。使賢者得進。姚
承菴曰。疏是草。稗是稗。皆不好的物。事。饑饉時。不
得已而食之。看來民疾如此。彼此皆食疏稗。零替可謂
極矣。而王猶恃其富厚。故曰。到此尚不自謂替手。我觀
此光景。不覺至於愴悅引長而不能已也。疏比小人。稗
比君子。似屬強解。而接上維今之疾。亦似不合。書此以

侯明者。上二說俱附錄

玩而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小人誤國其
罪可正。其惡可鋤。唯不以其為階亂。此中便有不可勝
言者。故曰。溥斯害矣。朱子常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
解。只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引是長說。私是濶說。揚見字曰。不裁我躬。亦非壽為
一已慮也。上嘆其害溥耳。須緊連上說。註而憂之曰。可
不用。

舉今昔盛衰之事。以嘆之。意欲其用賢也。說箇召公便
見用賢。說今也。日。感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
講歸大雅

卷之十三

廿六

引而不散可也。到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當時只說
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
無限。蘇氏曰。楚椒舉有言。夏桀為仍之會。有蘇叛之
高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出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皆示諸侯法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而矜之。叛者
九國。由此觀之。關國。以禮戲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
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之功。昔率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
公。烏乎殆哉。
序曰。允伯刺出王大壞也。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也。潘筮江曰：瞻卬召旻二詩，序以為凡伯刺幽王大壞而作。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義

滿遠矣。瞻卬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廢如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

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倡言，則善類暗。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感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旻，豈非

化之哀者，必有思于二公也。朱豐城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出王無道

詩，厲大雅。卷之十三。而平王不復中興，無志，故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秦離

所以降為國風也。鄧潛浴：瞻卬召旻，傷幽王大亂也。靈賦：江胥說也。罪罟

張胥虐也。婦舌長胥聒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上干天和，而鐵錘卒荒。周其士矣。瞻卬誘其格天，召

旻誘其求輔，雅終而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道也。

蘇東坡曰：季札視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其言天人之際

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具辭廣，小雅之變，作于群臣。其

言天人之際，雅苦於怨，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象，莫於凡民云爾。

詩歸周頌卷之十四

竟陵 公永饒 天錫 蔡芳 男伯夏 錢 廣

文張 錢 青 選

慈水 爾 厥 馮 元 處

爾 駿 馮 元 處

全校

周頌

蘇頌頌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為節之先後則詩歸三頌

太 卷 之 十四

不可完矣

郝仲興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谷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於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亟誦則之響以其言太永而聲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以此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為祭祀作而皆以頌頌告於廟故同為頌

序曰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沃言諸居東三年

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祭於歲之樂歌也 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之耳

清廟之頌以人心險阻德見今日之祭非以顯相多士祀文王而以文王祀文王也 所謂事死如事生前王為不忘也 肅雖五句作一句做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蓋新率諸侯以祭靈爽固自肅然何休曰王者貴得天下之惟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充其職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諸詩歸三頌

太 卷 之 十四

疾皆顯相也言顯相肅雖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肅雖便是文德故相承互見言文德之難在宮肅在廟者非特顯相為然而其餘多士無不執行之也肅雖秉德謂身有其德也不專指相祀一節肅雖雖分和敬而敬之從容合禮履即是和肅而不離勉強之敬也合說方是皇之度對越駿奔俱根心說但自神言之則心在傾仰自主言之則心在趨踰不必以駿奔分作事者宛如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也此見聖德在人處總是顯承無射也不重人心之誠上對者相對之謂肅雖秉德以心契心而相恭相合也即作對之

駁奔者步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越事之敏也此有周旋趨踰如將弗及意越於也一說發揚在上之意此祀之于廟則在廟句不宜與上句對無致即粘顯承說德而昭明不昧為顯德而代人恭敬奉持為承有極之為射蓋不顯不昧之誠意而反無射之詞後而順入字說得廣周公之德樂廟中以見天下也凡人改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存廟尚廟即當時可知已

陸羽明曰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此解

詩三項

卷之十四

三

最好蓋不顯不承順頂上文言人心心之見文德無射於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姚承菴曰文王不顯亦顯無射亦射而此云不顯不承順射于人斯即其亦顯亦承之至今存也故中云秉文之德

心射越天地而助祭諸侯下逮庖宰之賦亦皆有字顯若牧其放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公以為首務也治國其如視諸斯乎天下之人心皆放且和安有不太平者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鐘尚附屬朱弦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郝云太平治功成也 頌告成功

詩三項

卷之十四

四

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昭昭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言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為政以德王者之民味上下與天也同味政不本于德皆騷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五民之保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撥文德不顯形容其至此詩贊文德之感而欲其傳之久也不必添出字蓋此單以存諸中者言之曰收曰惠曰萬皆備向上表工夫下而言典方是法耳舉天命文德並言便是贊文德之盛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擬天也不言天道而言天命正指其實理之賦予者據說元亨利貞是也不以

運行言於衆對不顯惟於衆故不巳於衆即不巳者之
默運也惟不顯故他不顯即純者之默存也不巳與純
乃天命文德之實不顯不作豈不顯說在天命則於其
俱寐而混開無端對之不見其始雜之不見其終而不
已如此地在文德則聲色不大知識俱融並無錯雜而
其純如此也他則心法垂於不朽子孫一氣充其無間
陽虛此即是惟我不以祭時言亦不必以意欲行真說
我其故之三句一直看下去德主在翁聚故曰我無洋
渙意無時無廢不與文德相契合絕無一毫扞格即曰
大順世相續便見為厚即作求配命意不必着齊治
詩三頌 卷之十四 五
均平上粗講清廟以人心見祖德此說子孫而歸重祖
德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欲佑之意而自
作不典則繼以為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
謝矣
羅氏曰去聖人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為厚不能守也
又曰頌者成功告神以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
意故此詩曰曾孫萬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
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

不巳。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
我後人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巳也如此。今將以長
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徐玄扈曰。張叔翹
謂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
字義。亦自可通。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溢也。朱氏
曰。盈。溢。彼物也。按此。溢字甚奇。我其故之。與我龍受
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德澤浸被
於我。一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違。
曾孫又當加意為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
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
背。詩三頌 卷之十四 六
相博。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之德。而
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僅統。殊未見明
痛快也。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
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
作樂。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
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
朕昭于刑。乃單父祖德。
維清
上二章言德。此章言典。則心法治法備之矣。如是而乃
可以祀文王也。清是奉行昭布之意。與應樂志同。編

熙而在緝上謂清明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即康岐之政皆精神所流露。筆極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制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用文王之典。安文王之天下。非禎而禎。禎字就在成字上看。出太平有象。方是成功。有成便是禎。不必以四靈畢至語形容之。正見其當清緝熙。序曰。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籥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樂。武王之舞謂之武。時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時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詩三頌。秦之十四。

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句。句。大武也。十五舞象之象。籥也。武而謂之句者。句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是以其國無不備之政。無不備清也。清則其為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始筆祭天地。先為之極焉。迄於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于文王矣。張云。祭禮始大祀文王也。呂云。禎王者祭天之名。周公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筆禮謂以文王配帝。自此始也。

也。

烈文

此即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之樂歌也。通詩是歸功意。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厚如此。

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為國君故稱。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祉福即守成業而致感治。非止以富貴言。無疆言福祉之長久。從音身說。到子孫去。

無封無靡。守先王九賦九式之法也。此二句只引起錫福之功。序者諸侯相傳之次。張叔輒曰。繼序皇之即李詩三頌。秦之十四。

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于孫。為極故有其極。慶言之。疏義謂商使戎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則淺陋甚矣。

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來。道即日用異倫。乃天下共由之路。故泛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御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四方訓。正見其強。百辟刑。正見其顯。與大雅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前王所以不忘。正為道德能維繫人心也。當奉祭廟庭時。對將人心思慕前王。未作謗。使其惕然有感。動慶而戒。勤

勸勉有餘不盡之意。自萬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又有辨。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

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為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任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

詩肅三頌 卷之十四 九

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存之所保也。呂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鄭氏曰。無強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徐氏曰。傳箋以無競為競。不顯為顯。而中庸稱萬民無疆。則是顯。特經文子思未及爾。且經文明言無競不顯。而強謂之競。與顯何也。當當依文辭義。言道在當人。我自盡人道。於世行競之有。而四方訓矣。不令而行也。德本淵微。內自潛。有之有。而。

百辟刑矣。所存者神也。若準以後篇無競維烈。則此言無所競者。人之道。彼言無與競者。武之烈。意有正合。所以誤解者。緣重看維字故也。

天作

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文王在內。與頓處。不必太露。筋骨高山曰天作。而太王太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嚴氏曰。遷岐非時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如投田居民等事。即下所謂彼作此。句最重。康以治岐之政。言康之繫根。彼作笑。說見培植。

詩肅三頌 卷之十四 十

高山之命脉。以固岐周之基。圖意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見地闢民聚為都會之地矣。子孫所指者。速保之重。太王開闢之艱難。戒意不重。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可包皇矣。二章告神之詞。其約乃爾。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郝云。按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祀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於太王。父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

王與湯獨為之。王十三。王與湯造后。後與王。王與湯是也。

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幽。遷焉。則保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二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曰。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傳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太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之。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

詩。曠三頌。卷之十四。十一。尊大之也。常昭云。太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

吳天有成命。此詩頌成王全重一心字。蓋不能康之心。即二后日曼不違。敬朕執競之心。二后以此受命。成王以此保命。宥密。總是形容其心。上外無德。外無命。單厥心者。即彈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文武開創。本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與文武之功也。

宥深靜容。要說得與天命相配。方見憑藉之意。德績光明。已在宥密中。只嘆美一番。徐氏曰。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雖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前。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矣。序曰。郊祀天地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于圜丘。夏至祭地祇于方澤。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致安也。夙夜精德。以為受命之基。蓋未嘗象之亦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宥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宥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劉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上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杜禮樂者。倫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也。

朱子辨序云以國語證之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詩無
疑小序因昊天二字遂曰郊祀天地也。不知古昔聖王
制為祀典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祀地於北其壇壝樂
舞器幣各不同若曰合祭於國丘則古未有此禮若
曰一詩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薦鮪者則詩中言天而
不及地何取以奏之方澤乎斷以朱子為正。

我將

詩旨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
奠天之享說文王右享處可補出天來。若奠天及畏威

諸補三項

卷之十四

十一

保之虞却不必強補文王。通疏自具。為內重在法典
日請上蓋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上帝之心也。文之所
以慈及皇天也。畏天之威。懿先体日監之意。昭昭事之
誠以副其求莫之心耳。
蔡結陶匏商栗祭天子於南郊尊之也。牛羊豕魚鼈鼎俎。祭
帝於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
文王是也。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不敢必
天之右而必之於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
選典請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若不可與倖者焉。

則象育之為德。鉅維給之為式。後畏持之為刑。法典即
所以日請。不作兩層。此是文王求寧親成之本心。故知
感格有素。
須知首節詞氣便樂上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
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靖四方耳。保之名不敢恃為可
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法將以
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之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
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
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

詩論三項

卷之十四

十四

時遠
此章以昊天天子之為主。兩重允王保之句。蓋中六句以
人歸神享。正是昊天天子之作。過脉語正。以今日之時遠
上見于天為于天下為君師。儻政明教方能保子之
之命。俱在時遠之頃。見字尚煥然。一不負寵之四方
之意。
此與時周之命。一樣氣象。乃商之法。最切一。不用
註十二年之說。蓋十二年見周禮。武王時尚未制也。且
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十二年在位也。應天時行。故曰
時遠亦勿認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其字正是。行

天之意不必過設疑處。反覆于天命之靡常。故終之以保命之說。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禮。觀東后。

蔡元。蔡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于下。文神人之主。改教之。宗言向懷舊時義。云。彼商獨非天子耶。豈吾所甚懼也。堪輿此詩。傳神。

二節。承上設問之詞。而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不見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為後。守道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若實作驗之。而知天子哉。則周王之時。詩。三。卷之十四。十

越姑以驗天意何如。而非所謂時周之命矣。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教言。震之。典式序不同。特尚未行。慶賞然陟之典。只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如頌。臣。朔。一律度。備五禮。如五器是也。震疊則大畏小懷。與前玩。惕不同。懷是我去格他。柔是我去安他。河無汎濫。岳無奪崩。便是懷柔。度河岳感格百神可知。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溥天皆王土。故巡狩。所至者皆祭焉。朝會祭。皆自天使。我說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而惟為神人之后。則必為天之子矣。

三節。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有周也。政教兼備。此奉天意以新天下者也。此與上章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若四方百辟。定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予我之命也。明昭有周。只掃除蕩濁。而天下清明。意以新天子之定式。序次諸侯。重在序上。天子者。序之于天。諸侯者。序于天子。戴戡曰。句。重求。德二句。求非講求。乃搜求也。即訪洪範于箕子。求舟書于太公之類。

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徐云曰。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持舊久易。即于新惟德。德可詩。三。卷之十四。十六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德可以振天下。惟新之化。序曰。是守告祭。望也。郝云。法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從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夏大也。敬之上者。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以鐘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韶夏一名。道。納夏一名。其。禮九夏之三也。過。也。集。思。文也。三夏外。有玉夏。昭夏。章夏。齊夏。法夏。陔夏。鷺夏。執。就。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以致治。而

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有以本之。非專藉麻蔭于前人者也。猶是鐘鼓磬管。并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哩。馬。將。馬。此二節。總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成儀反。叙述過。過之詞。所重不在也。

武王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永德。配命。善維。善述。成王夙夜。宥密。康王對揚。光訓。發強。剛毅。是以有執。上便是。競。非。有。不。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徐士彰曰。武王功在守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有者。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取運者。而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十七

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所君。見劍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固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斤。其明有意。蓋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如闡雲霧。而睹青天。此言其大果昭明耳。至柱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倫。纖悉錄。兩必到矣。故曰斤。

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而三后之功德。皆宣播于樂中。神心未有不感格者。此降福所以臻也。樂記曰。鍾鼓鏗。以立號。以立橫。以立武。竹聲濫。

以立會。以聚衆。降福已是。不祝致告之。特威儀反。上。即式禮莫愆之意。反。上。謂反之于始。而如一也。凡頌之體。不獨藉美前人功德。實以興起後世儀刑。但述功德而不及主祭者。稱頌之謂何。此云降福既已簡。而威儀尚爾。反。前王將醉飽以享之。而福祿之未反。未艾也。此方是頌體。醉飽就神言。正神具醉止之時也。

序曰。祀武王也。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滿堂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十八

王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呂涇野所謂成康以未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敬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矣。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于孫之。志也。魯申公曰。執競昭王。禘康王。柱明堂之詩。

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法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備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抑云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鋪張。文義不類。蘇氏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得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於成康之時。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過。即韶

夏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過德元后，康王以漢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

思文

序曰：后稷配天也。生民述事之詞，故詳思文告神之詞，故簡雅頌。殊義則一也。稷一有印之君耳。周人推以配天，恐人疑之，故闢其功曰克配。見非泰竊也。百谷獨舉，未年者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講備三頌。

卷之十四

十九

首種為百穀，絕續之。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也。帝命三句，一直下見稷之于民以粒食，出民於禽獸，皆天心也。克配南郊，誰曰不宜。稷之教稼，但為民立命而功至，陳常于時夏，是又為民立德而宇宙文明矣。故頌之曰思文。經天緯地之謂文，配天即猶倫泰贊之謂言其德之光，破于民物者與天無二也。立字不作粒字解，貽我來牟，自有粒食意在此二句。慈以百谷言，已有偏養意。德大如天，意亦畧盡。下二句見其謂民立命者，皆其為帝立心，所以為極此正以帝命與克配相應。張叔翹曰：貽我來牟，重孕育，不重帝命，蓋舊穀既滋。

新穀未升之際，民非來牟，無以饋食，便有生養不備，康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利，而有稷貽之，則樹藝之教，杜是乎。倫生養之利，杜是乎。周偏天下之民，無復阻飢之患矣。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不見重稷之義矣。此亦一見存之。陳常只在春上看，出陳亦不是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有斟酌。后稷之功止於教稼，編而詩人推揚其美。至曰備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恰象禹契之功，皆稷之功者。然見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受其業，明人倫者，固與成厥功，真可謂善言祖德矣。

詩備三頌

卷之十四

十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吳天有成命當之。

臣工

詩以敬公為主，維暮之春，句最喫緊。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岐田正也。敬爾在公，以農事言，而下即敬公之事，登爾是始，置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章小東曰：成法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與周禮備稼政簡稼器之類，不可真以下節當之。蓋三月治田，初不待于咨度，而上帝之明賜，亦非所謂成法也。成法具矣，而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

有許多調停。憊。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法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保介節。正咨茹之事。大意以乘天時。盡人事。連說不必折看。如何新畬問之也。亦商之也。麥將登而谷繼熟。以天時催人事也。倏忽之間。又見西成。簡乃器。備乃事。以人事赴天時也。是所謂戒也。若多說款之。以故恐非戒意。輔潛菴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

農官之副。莫則陽氣具。蒸土膏。方動。正平秩。東作之時。新畬用力猶難。故首問之。下皆言治新畬之事。只一氣說去。命我衆人二句。正是勸相農夫之事。曹氏曰。凡

詩。三項

卷之十

十一

田一歲曰蕪。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周禮田有蕪。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管子曰。一農一事。必有一鉞一耨一鈹。然後成農。錢鈹也。所以起土。可用於耕。鑄耨也。所以去草。可用於耘。鉞以獲禾。可用於穀。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而助祭。歸而戒以農事。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先王之意。樂可見矣。郝云。朱子改為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項。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項以稼穡。免

禍。論。洛誥。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為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於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為項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為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開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奠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噫嘻

官治農。王者治官。舉里知川。舉川知天下。率爾以下。一氣不斷。重在一率字。大意言欲種必先耕。而耕之必驗

詩。三項

卷之十

十一

茲必協力。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賦義曰。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率乃統率之率。非以身先之也。御。逐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率農夫而大發其私田。蓋必域於萬夫者。布滿郊原之內也。黃氏佐曰。周官一書。設官分職。其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能。亦如大比之興賢。能馬。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事而已。疏義曰。偁

民力者莫如私。私為出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之為一己之私事。則併力齊心。有不期然而然矣。上先民之私。民先上之公。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魯申公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郝云：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使非祭祀樂歌。而何以入於頌。

詩經三頌

卷之十四

十一

振鷺

序曰：二王之後。未助祭也。容之整。譽之永。都是德。若說出德未。便索然。想之一見而喜。更喜其將未之永。無間言。無限春恩。嗟之意。想之曰：在此無致。

辟雖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斯字指鷺之巢。白言尊之曰容。親之曰我。容愛敬。兼至也。容如助祭時進退周旋。皆是。非顏色也。二代之忠質。周室之羽儀。已運下。無教意。為滕國之遺。易起。猜嫉。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無惡無教。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意。待客與待臣。

傳曰：此詩。註中此舉。猶云見在之舉也。宜當說。周化。得人心。上幸其能保。著耳。李迂仲曰：庶幾終譽。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疆。皆此意也。

張叔翹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言其事。故想以為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放。舊尚白。則車馬服御。宜皆縞素。以振鷺。咏之。或亦取潔白之意。與史記武王求禹之波。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又曰：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放。波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徐氏曰。

詩經三頌

卷之十四

十四

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則天下有蕩。上無私氣象。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竟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我家物。而惡附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朱子曰：有此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滕。主與尸賓。皆有獻酬之禮。黃葵峯曰：按正祭時。未有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於尊也。後祭歸賓客之俎。獨而。同姓燕飲。亦未見有二王之後。在想別日燕飲。故歌此。

詩。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重在歸功於神以見其當報意。李

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歲宜黍荆陽之地下濕

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徐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

下無所不熟。孔氏曰毛氏言稌所以歲稔則稌惟歲

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稌米曰稌明堂位米稌則稌之

所容燕米兼粟也。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

以供祭祀又辨五齊之初惟醴酒最醇鄭氏所謂成而

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億柿舉邦歲之廩穀非專

主公家言。烝畀二句。開說進祖妣享獻安侑。論百禮尊

賢養老降福甚備。言大典畢舉。非特食農夫較士女而

已符者治也。

牙克非曰。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郊廟之樂歌。經

文只言烝畀祖妣。未嘗有以社以方等語。不知改本何

以又用小序。

蘇氏曰。豐年載芣。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

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有管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黃葵峯曰此周公制

禮作樂既成。行其禮于宗廟之中。夫合樂而奏之也。

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為始

作樂而已。亦非為釋奠養老也。樂以昭德象功。始成

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

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設樂者。既瞭也。作樂者。替師也。周禮上替四十人。中替

百人。下替六十人。既瞭者和之。替在周庭。所以和音律

感神人者。皆在是。故曰。摠叙其事。

曹云。足鼓以跌承之。楹鼓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奠。虞

謂之縣鼓。毛云。祝控也。罔揭也。考素云。祝方二尺四

寸。陰也。故二十七。鉅。鉅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敷成之。樂

止陰也。以陽敷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祝之制中

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罔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

則歸實也。

王云。蕭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

二寸。簫差象。鳳翼。

肅即徽。如意。雖即他如意。合之即。而。和鳴也。和字

最重。士即是大武之樂。以功成樂作。是。其靈。故曰。先

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于音。樂之內也。末以容之

觀徽神之格。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
樂。後有作者。宜雜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感可
知。提重在和鳴之。是以格祖上。不必言興亡之感。樂
者。家成者也。故曰成。

潛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
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未。則薦鮪。此其樂
秋也。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入原廟。薦新之
意。因此。必魚故重之。獨言鮪。有不忌本之意。潛深慶
也。毛氏訓作。不知鮪。泗之中。如何積。菴之。享祀是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廿七

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

雖

武王克商。歸祀文王。公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故言
諸侯獨。六之於文。聖父聖子也。言文德曰。肅。誰曰
。此之詩。公天子。分明。寫出。文王精神。來。宣。誓。文
武。以。高。後。而。後。人。克。承。先。德。以。右。之。此。之。謂。孝。子。子
。後。內。有。無。限。緝。之。感。焉。故。接。嘆。曰。於。荐。廣。牲。見。其
。集。假。武。之。天。命。者。誰。也。皇。考。也。倭。子。孝。子。內。有。善。德。善
。述。之。思。焉。故。追。美。之。曰。宣。誓。文。武。而。歸。蒸。在。既。右。烈。考

有來至止。侯在廟言。雖。非。勉。強。肅。無。情。容。積。
則。至。和。無。進。至。致。無。文。而。深。遠。莫。測。矣。俱。就。祭。時。說。主
祭。之。人。要。敬。精。神。以。昭。格。自。合。獲。非。因。諸。侯。助。祭。而
天子。無。所。事。也。徐。云。孝。子。主。祀。若。無。一。段。淵。然。默。然
。蓄。乎。默。成。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獲。方。與。神。明。合
德。也。

薦。特。在。助。祭。中。抽。出。一。事。言。顧。大。詔。曰。於。薦。二。句。
。於。天子。進。大。牲。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怪。自
。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禮。九。貢。唯
。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嘗。祭。時。始。進。之
。請。三。頌

卷之十四

廿八

者。天子自有無人牧人等官。牲何不備。而乃取給予諸
。侯。此。已。是。既。右。烈。考。二。句。意。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
。新。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誓。使。是。維。人。文。武。使。是。維。后。不。可。說。推。宣。誓。斯。盡。人
。道。惟。文。武。斯。備。若。德。也。亦。要。說。祭。時。插。寫。為。妙。燕。字。雖
。說。安。氏。說。然。味。詩。詞。圖。說。今。燕。及。可。見。文。德。做。下。撤
。上。燕。後。直。指。武。王。說。昌。後。本。燕。及。未。不。重。後。之。昌。只。重
。所以。報。文。德。之。威。即。陳。錫。哉。周。之。意。倭。我。介。我。蒙。昌。後
。直。下。總。是。推。既。右。烈。考。根。原。來。見。今。之。事。親。者。即。其。所
。以。裕。後。者。也。豈。孝。子。之。盡。孝。已。哉。眉。壽。繁。祉。都。為。一

右字埋根脚。文母雖帶言。其實閔。雖啟化。鑽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序曰。禘太祖也。蘇氏曰。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洽者也。太祖。文王也。或言周人以諦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諦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嚴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劉氏曰。太祖即后稷。朱氏曰。祭

法。周人禘。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學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呂東萊曰。禮不王不

詩屬三頌

卷之十四

十九

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在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

載見

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末。本為未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大意以率見昭考為主。載見。從入觀說起。即有未雍。二句意。章即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稟承于新王之朝。若其中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靈。隱。合着下意。析盡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載前者也。隆雍

金以厄嚮首。故曰有鶴。作三件者。林有烈元。不是載。邇之光。即啟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光。意。保左右之。曰以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蓋合天下之

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尊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與大乎得四表之惟心。其周公之謂乎。眉壽三句。皆孝享中事。此已是純嘏了。不過提出辟公字。以示歸功之。忘重。一按字。俾字。朱氏曰。末二句

蓋均福于諸侯之詞。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郝云。成王五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此即其

詩屬三頌

卷之十四

十九

初立朝諸侯。率以見於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惑于明堂位云。周公負康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強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按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苗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

有容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徐士彰曰。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此蓋受封之後。乃未朝而見于周之祖廟。所謂淫威。即封典也。或云古

者，爵人必於祖廟，故云然。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執酒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而從之人，只從馬關，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且威儀多之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睹光景，只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嚴華谷曰：威儀甚且然，敬慎者，乃其隨行之眾，如救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王之文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其詩三項。卷之十四。十一

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繫之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候之，皆設言也。微子尹益東夏本不可番，之只是愛之。然已既有淫威二句，只是按之，切車則大輪，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淫威如此，必見得是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崇寵，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非自多其所以與也。張叔翹曰：用天子禮樂則沒淫，此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亦白其馬與淫威，駒黃氏佐曰：武王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于宋，見於樂記可考，成王特申命之耳，非至此始封也。

徐云：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亦甚。然如客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蓋三干仞氣象。尚書日記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武庚事，少不能善，後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處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於上，公其行，適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

序曰：泰大武也。此大武之首章，言武王成功之大，而推其功之所由成也。誦武而曰：九文曰：過制武烈之中。詩三項。卷之十四。十二

文德寓焉。何也？人知武王之在干戈，而不知武不貴于用武。若以武定天下，則不定矣。而以武競天下，則不競矣。武以止戈為武，而武王無競之烈，所以勝殷者，不以武也。九文以惠解懷保言，全在不忍發天下之殺械上。看克開三分有二，其命維新是也。武王之受，即是以服事殷的念頭，欲守之不失，但付惡不收，不憚用其杞包之忠，而通以機，求其聖明之念，而達以愛，而一着戎衣，不事刑殺，終不失其九文。三之文，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武不尚武，非武之大者哉。庸殷遺劉，往有以勝殷而止付之殺戮者言，於止戈之意，欠切，不如在武王身

上看。是不必戰勝攻取而定其功。是止已之殺。與止戈有情。當何味之。舊以偃武說亦可。無競之烈與者定之功。俱在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上。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時坐。周召之治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庶民犯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浚。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棄散軍而郊射。左射鋌首。右射賜皮。而貫革之射息也。

詩疏三頌 卷之十四

十三

禘冕播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分明是勝殷過劉者。定廟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殷之殺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詩以繼序為承家之孝。勉教為致孝之本。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成王之風。夜致止敬。即念也。繼序者。繼此心精耳。

閔予三句。見其任大責重如此。喪故遠遺。又如此。有無限悲愴。正是夙夜思慕。兢業源頭。遂以嘆詞接下。永世克孝。即善繼善述。求德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夙夜不忘。皆在心上看。故以念茲承之。陟降者。念念與之。泰合。必非懸空妄想。惟是德志。述事而已。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遂以夙夜敬止承之。此即基命宥密之心。常若皇考之陟降者也。徐云。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詩疏三頌 卷之十四 十四

末二句。推明所以夙夜敬止之心。不曰業而曰序。如上文孝字。念字。敬字。皆一脉相承。無逸的念頭。此序之所由來也。一日思一日當敬。永世思永世當敬。安敢闕于夙夜哉。

訪落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張叔祖曰。以落為始。如以能為治。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達到盡處。邇云。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為落。艾者。刈也。故謂終為艾。徐倣曰。多難。或流以天。今夫。人心未寧。言以

此詩尚未有武庚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
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不然，何多難之有。上下陟
降，即其道之所散殊者。上以道之全体言，故覺其難。下
以家處一節言，故覺其易。蓋言不求道於遠而求道于
近也。然道與事之別，昭庭如臨，百官正萬民之事，昭
家如刑，寡妻至兄弟之事，休即道之資。蓋後人處，保則
有正憑藉而不陷于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不
必以保明分應多難判，渙言。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
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君公亦曰：王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廿五

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落所由
作也。

敬之
詩以敬合天，以聰開敬，而以學開聰。光明之體，即天道
之貞觀也。顯德行之示，正光明之入路也。總不外一敬
字，而借助于羣臣之意，尤為喫緊。
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
由開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說將併照，而至于光明，即
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于人，曰：示我顯德行。夫示
之不顯，非不聰之所能領，而所謂就將併照者，亦或有

似是之記，此成王意也。
首節迷言之體，首句戒其當敬，是一章大頭。腦頭重發
下文，不過發明，不可不敬。天顯故命不易，是一套語。無
曰三句，正是下顯字。成王之意，若曰：羣臣所言當敬之
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

二節只是學一個聰，而復其光明之體，自然能敬矣。示
我顯德行，亦只成就得一個聰字。就是造就，將是精進
併照二字，與文王不同，乃勉然工夫。後一際之明，而聰
得不已。到那萬理明淨地位，此等皆實，有體驗可據
者。故曰：示我顯德行，仔肩。或以國家天下之重任言，或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廿五

即以光明之地，位言。愚謂仔肩，只以天命之去，前擔于
一身言，更真切。陟降二句，言天休事而無日不然也。
一氣說，不作兩層。茲字，正打上士字。
徐幹曰：民之初載，其朦未知。譬如寤在于室，有所求而
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佛
謂之稱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成王之言，併之必
求着實。如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處。此章之敬天
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類如此。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忠

子曰：嗣王求助也。

此乃魯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不懲何惡，語意雖重，志上天下事，未有不相於小者，故以小德名焉。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與廷臣更始之意。其予四句，全為管蔡而發，獨以變生骨肉，故借蜂鳥為詞，以寓痛切之意。此四句已然，非禁止其未然之謂。言莫放予，芥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始則信彼，視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一是輕任，一是輕信，莫予芥蜂，猶云莫云。委也。已詩莫我肯德，莫予云，批皆倒詞也。言無人使蜂整我，乃我自求耳。莫予二字，已見懲後之意。陸農師詩補三項。

卷之十四

廿七

曰：說苑云：鶴鶴巢于青若，繫之以髮，一名穢雀，化轉為鵬。黃氏佐曰：鶴鶴生鵬，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弱巨兮單變虎，不得以文害意。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變又業集也。多難以王，新造言，集夢即指管蔡說受痛深者，痛之猶痛。

劉成安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百工，群叔，汎言則是武王崩後，流言即興，周公避而東居，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以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沈仲容曰：訪落慎始也，所以廢常，小德謹後也，所以廢

載

此與良相皆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脫在言外，玩振古句似屬祈年詩。

芟柞未是耕，蓋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左傳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之，國語所謂擊葉除田是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凍塗釋土膏，助故解散。孔氏曰：待其土氣蒸達，然後耕之，其耕則薄，然耘除根株也。隰新發田也，吟舊田有術路者也，世見無曠土

卷之十四

廿八

意。農主三句，指點出耕之人來，見得盛世之民，不敢滯心舍力，不分內外親疎，思婦二句，分明画出春耕景象，太平氣象，不必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媾，耜耨耒耨，新木為之，到則入土也深。

曰耕而播，而生，而盛，自是曰之漸次，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趨，其庶乎徐云，千耦其耘，絲上其庶，撥朱子，搥訓作去苗間草也，則播厥三節，為申明次節之意，提是既苗而耘，漢鄭氏箋，則以千耦其耘，為既耕而耘，其庶為既苗而耘，前之耘，為反土而除

草木之根株，法之庶為除去苗根之草，第如今人治田，則未予為是，然耘而法播，于今亦間有之，疑此是古法，漢人注疏，必非漫然者也。

獲言在野，積言在場，百禮如禘，將安值，迎神送尸之類。

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曰以洽百禮，上

言收入之多，雖屬民間，而祭祀燕享，俱就國家說，其香

其香，上如飴也，椒其馨，上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類。

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

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設

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李氏曰：卷老之禮，有三老五

更馬，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為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

教天下為人弟者，親冕而提于，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酌，祝饗在前，祝嘏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

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執飲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

孝弟之盡，洋洋乎九州外矣。匪且二句，雖農事盡年

公賦，却是一番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以起振古，振古

自周家開國時言。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

王歲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

借民力治之。又曰：做載當作熾，葛既耘除草木根株，

乃更以利耜熾葛之而後種。

劉夢成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而又謂當與豐

年二殊，蓋據為酒醴界祖妣言也，其亦秋成之祭，為新

于宗廟而歌之典。

良耜

通詩重報賽，宜以末二句為主。

毛氏曰：爰，上猶剛也，舍人曰：爰，耜入地之聲，播厥

二句帶在耕上，說饒伊黍笠伊件，不重質，偷意農夫自

合當如此，何用珍味華飾為，婦服于餉，夫服于報，見舉

家力農意。周語曰：民無縣報，野無與草。笠以蔽日

詩補三句。卷之十四。四十

樂兩，件以繩結之也，鐸，鋤也，鋤也，急疾意。徐士彰

曰：言耨黍，則凡百谷之宜高而實者，得其意，言耨麥，則

凡百谷之宜下而暑者，滋其生，說黍麥而水陸之草可

見，黍麥朽止，乃耘以滋事，不惟除苗之害，亦見耘之有

益于苗也，此不重黍麥，須根用力之功。月令季夏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燥行水，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蕪田疇，可以美土，陸則明曰：積之粟，以

典其地，如柳，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此數多，則

德顯，擇其而不與，粟之則密矣，此說一唯而言，如柳，是

在場堆數密，此如此，以象堆而實，實者，謂以入穀

也。四國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粟如海，無法不熟矣。鄭氏曰：百室者，出必共血而耕，入必共族而居，又有祭酺合饗之禮，百室寧止，見豐成去氣象，有舍哺鼓腹，民富而安，故是天下之福。周人廟祭牲用騂，是純色，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特牲。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毛氏曰：社稷之牛，角尺，特牲中，有黍稷並薦之意，似者踐其趾而不遺，饋者繼其統而不能，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一見神，既之世，獲一欲神休之，永賴意。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四一

張叔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註但言饋先祖以奉祀，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芡云：此詩與豐年相似，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且經文曰：殺時特牲，蓋牲各從其方之色，舉特牲以祭其餘，如大田以其時，蓋之例，則改本之說自可通矣。

特牲云：周禮凡陰祀用騂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也。社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騂牲，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騂以祭社，功社是土神，故用黃色，而仍黑昏也。

潘筮江曰：朱傳以二詩詞意與豐年相似，以為未見有

祈報也。呂涇野云：振古如茲，非祈乎？故特牲而饋，非報乎？蘇子由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動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不知以自奮也。

條衣

鄭氏曰：條，又祭也。天子諸侯曰條，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周曰條，商謂之彤。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

詩三頌

卷之十四

四二

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賓在祭之前夕。蓋于獻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飲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重祭說，不與飲對。

鄭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又曰：雜

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禮有冠弁，帶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

庫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載弁之意，由條之

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饗。饗祭之日，遂齊。齊者，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饗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盥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欲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少陳事，主人即位于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及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後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告潔，彼先視濯。盥豆，次視牲，次舉鼎，然後與此羊牛為次。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盥豆矣。以此知自堂徂基，是告濯具，後羊之牛，是告充。舊與及舊，是舉冢。許庸三項。卷之十四。四三。

既畢，然後亞獻。亞獻至，獻畢。後受爵，如此禮儀甚好。有接饋的意思。今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人大端有節奏。祭云：祭有酬酢，主與尸賓，交相酬酢，是見古人事死如生之意。且森嚴之地，而情意疏通，故曰子孫其德，其德曰樂，故曰禮之用，和為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序曰：禘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云：此祈禘之祭，禘而備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黃，祭衣，先帝，大昊木德之君，司春，祭者，薦衣祈禘也。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禘于北郊，此即禘禘三項。卷之十四。四四。

四皆用祭之餘。有司微云。掃堂設尸。延行禮。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乎。鄭云。禘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也。詩言自堂徂基者。即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俟饋。天子明日饋。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徂徂于門基也。言自羊俎牛。鷓鴣及鷄者。牲皆自堂往門。始祭。牲入先太宰。後少宰。故故于先出。而牛從之。鷓鴣大。以蒸牲體。雞小。以盛和羹。進尸。牲進外。故鷓鴣先出。而牛從之。猶士虞禮。祀者逆。退。復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况既以下。則祝願之辭。那以係衣。載升為助。祭之士。朱傳改為

詩補三項

卷之十四

四五

祭而飲酒。則序言釋奠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罪矣。夫衣食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黍稷惟此一篇。故聖人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不自知其誤也。

酌
舊說武王酌時以成功。非也。頌者。王之所造。一句武王酌業者也。其無範之烈。卷舒乎時。而非同時。為卷舒者也。時何以。以。連卷之而。非與時俱。時何。以。純然。是因武王用六介而純然也。故曰。時伐大商。會朝清明。非與時俱顯者也。一。造字。最有意。前。後。俱。重。武

王上

於樂以氣勢言。即威武奮揚意。不必說到觀兵孟津。八百來會。不專指車車虎賁言。遵者守而不動。養者蓄而未發。句。天命人心。稍可挽回。必欲委曲徐俟。不肯顯然。得車也。惟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炭之心。於是王業昌明。開于天衣一着矣。此之謂主張造化。撐持乾坤。王造。豈易承受者。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正所以嗣之也。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之造。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此見後人之有天下。由于武。其守天下。亦惟武是師也。全重武王。不在

詩補三項

卷之十四

四六

法。人當法上。一說。人君為治。亦須養。不可見小欲。遠師者。師其養也。序曰。告厥大武也。言誦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或曰。酌。勺也。勺即簋也。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桓

舊說首二句。伐暴安民而獲應于天。中六句。用賢而治而德昭于天。末句。提承二意而美之。此非托要意也。天意只在求民之莫。武王伐暴。提為萬邦。而非富天下。及克殷之後。武王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克

必云與後字相應故曰於昭于天夫如是而後可以托

天下也故曰皇以綱之

委豐之應便是天命而在而命之匪懈乃承上起下之

詞即申命用付之意保者信之專而任之重也士說

得廣勿指敦商之士言商周時尚無後世烏盡考藏薄

德不必照疑忌說保于以四方列爵分土也其德即安

民之德昭即昭假之昭

序曰講武類禡也祖武志也朱氏曰祭方人傳楚莊

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車其功其三

詩三頌 卷之十四

白敦時律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俊萬邦屢豐年然則

桓齊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郝云凡

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而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

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

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奏

此詩並頌文武提重我祖維求定一句律思二字有無

限徘徊光景通篇是代武王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

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張叔翹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王之勤言竭

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敦時律思我祖維求定此正

般

此以哀時之歎為主。重朝會上。祭告所及。諸侯畢朝。敦
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說文云。般。旋也。取盤旋之義。
巡狩而偏乎四岳。所謂般旋也。登高以就望也。就。祀上
天。望。祀山。河。墮。山。喬。岳。指一處言。允。猶。俞。河。則。四。岳。皆
偏矣。敦。天。句。中。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相。望。共。新
政。以。起。下。對。字。意。哀。時。之。對。若。虞。典。所。謂。備。五。禮。輯。五
瑞。協。時。日。同。律。度。是。也。聚。而。朝。之。方。岳。要。知。諸。侯。各。朝
于。方。岳。非。盡。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時。周。之。命。者。
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再
詩。三。項。卷。之。十。四。元

提而言令人惕然有警者之意。

序曰。巡守而祭四。數。河。海。也。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
猶。必。望。于。山。川。偏。於。岸。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
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光。周。之。受。命。也。
黃。氏。通。解。曰。王。制。天。子。巡。狩。就。而。望。祀。山。川。親。諸。侯。周
禮。太。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必。以。實。禮。親。邦。國。書
舜。典。所。載。詩。時。邁。既。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
答。人。心。也。法。世。若。作。廊。時。祠。陳。寶。封。泰。山。泮。梁。父。洛。祿
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不。稱。者。嗚。呼。先。王

之意微矣

顧仲恭曰。高山墮山喬岳。只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
謂其旁小山也。喬則其高而大者。謂山頂也。古者巡狩
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此詩所云是
也。或疑周至成王始封泰山。禪社首武王時未太平。不
得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但不刻石紀號。以示後世
耳。若告天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豈可缺乎。自秦皇
漢武以迄封禪之說。遂為儒者笑柄。不知古帝王實有
之也。
大仲子曰。舜一歲遊四岳。因不費而民不勞者。兵衛少
而誅未寡也。後世少兵衛。則不足以防窺伺之奸。寡誅
求。則不足以備羈約之費。如周穆隨陽之遊。可舉矣。然
則奈何。觀風之使。以時四出。而聖天子延訪于上。則不
出戶知天下。其庶幾乎。

詩三項 卷之十四 子

郝云。舊以此為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
遊也。書云。盤于遊吹。嬖嫫物罕。行路之難。天子巡狩。按
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桓。齊并日。亦武樂之一章耳。
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為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
面。北極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適其已。武云。頌成王
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

詩庸魯頌商頌卷之十五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琦 編

文張錢青選

蕙水 爾齊馮元颺 全校

爾孜馮元颺

魯頌

郝云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從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沒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離家臣專祀魯之不法甚于

詩庸三頌

卷之十五

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為作頌興廟樂駟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備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廢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勝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述之事父述之事君嗚呼春秋之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述之事父述之事君嗚呼春秋之

最各矣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遠矣夏商亡有祀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為祀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為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為風歌于廟與歌于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微獨魯八方雖殊而接壤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果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真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

詩庸三頌 卷之十五

篇備辭耳不足以微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采不

如邠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

粲氏曰魯頌之之實也得之矣

駟

考牧園之大政也詩美僖公故以牧事言之薄言累舉

之詞累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非必為馬也

萬事通焉思馬斯賦矣思馬斯賦人心之妙也

鄭氏曰必牧于桐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李氏曰桐之

野水草甚美既不害于農又使馬得其所養馬重駟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園子民泛言下思

下則民服或皆長。不專指小大之象言。

徐士彰曰：要重二致字二允字。允，女言不徒為粉飾之具而已也。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而已也。昭格者與之相契，故周公嘗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嘗守宗訓而作費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靡不且無一遺憾之意，伊祐不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化民與服，安不同上之原，羣醜是行，此道以服之如云，服人以善也。此之民則是我自備之，而民之觀感者自化，所謂道之以德也。敬慎威儀，又是敬明其德之要務。取此章總儀則民公在上文內治一處，允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處，自詩牖三項。

是通篇關鍵。

唯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伯禽始封，爰及于戈，事在費誓。左傳傳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祀。十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以病祀。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與得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一就休言，一就用作言。一說上以工夫言，此以成德言。作，兼振作意。做，服。頤，木宗。文中寓羅武乘直作感化。恐下說不去，焉。四句，正服誰成，重獻功，不重詩人上。王引注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誠，闢也。不降而闕，則誠以其與聞也。書，齊兵曰，果陶鑿夷猶。

夏，冠賊姦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此泉陶之淑問也。多士廣說，不止虎臣之屬，且上有是功，此重有是人，意各有主也。以克廣德，心言之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整暇而後于戈，勝之于廊廟，非勝之于疆場也。德心，句重勇以成功，和以居功，俱本之，使德心不廣，則說事惟恐在前，獻功惟恐在後，又何戰而能勝，而不爭之有。狄，釋文云，遠也。王氏以為，揆過，朱氏以為，狄除，於義皆通。蓋揆而除之，使遠去也。烝，皇，見軍容之盛，重將兵者得入，故多。益善，不吳不揚，德是師律之嚴。李氏

謂，肅三項。曰，人心可謂廣大，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愈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過遠，淮夷之功，烝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按此說，克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誦義也。同。兵，備兵謀，開說，歸重謀上。鄭氏曰，角弓，解然言持弦急心，束矢，被然言勁疾也。徒御，無歡，句重正是克廣德，心，人心競勸也。祀，敬，不逆，有順命而無違命也。卒，獲言其畢竟獲也。遂，就，法，日言方見是祀，頑，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空不可窺，意獲與懷不同。獲者，我周智力以服之，懷者，彼自覺悟而來服也。

獻琛正卒獲之事。而以泮林放之。又收拾到文放上。去不脫作泮本自憬是覺悟往日病鄙病祀附徐附楚之非淮夷之貢。頓珠暨魚。厥篚玄纈。獨荆揚貢齒革。九江納錫大龜。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淮夷其地不出龜蒙。其國不屬荆揚。而貢四方之所有。所以為琛。蘇氏曰。荆揚之貨。其至在齊魯也。由淮而上。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黃東發曰。僖公從齊桓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誇大其功。此魯之所以不競興。

詩三項

卷之十五

九

閔宮

此詩為僖公脩廟而作。首尾言之。真推本魯國所自封。魯廟不由來。其郊祭禮樂之盛。則因廟祀而張皇之。不并重。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由周公室祖觀之。閔宮正屋廟也。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材而築之。加蓋石為是。祭器之事也。廟始于有國。始於有周。始於石。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谷。為后稷之福也。亦有下罔。繫上下降福意。

伴民五句。乃受封教稼事。先聖人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雖舍教民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亦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只偏播於天下之謂。播禹之緒。見平成之烈。全賴粒食以有終意。上段重一降字。是帝命率育下段重一俾字。是粒我蒸民。黃氏佐曰。百福。只就稼穡說。當后稷未生。民不知粒食。及稷生而降嘉種。以粒蒸民。是福一人。即福天下萬世也。其福不亦多乎。故曰百。

大王文武俱不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為下封魯張本。上段重一功字。下段重一虔字。實於剪商言其勢也。

詩三項

卷之十五

十

屆極也。言紂惡。尚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有絲毫變節之意。惟會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形容武王應天應人之意。已盡無二。無虞頂屆字來。即是敦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入。曰咸有其功。即周公已在其內。不必補說。王曰叔父。要見周公輔相意。侯以列爵言。即伯子男。公其下。字以分土言。即七十五里。無與倫為周室輔重。與國咸休。意不專重輔周上。

乃命魯公。即建爾元子事。上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劉安成曰。魯西謂錫之土田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

附庸皆在田制百里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
 匪解是以時致祭而不忘載嘗福樹即匪懈之一也
 不忒禮與物無過差白牡駢剛即不忒之一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駟載衣綈旂十有二旒日月
 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徐云龍旂二
 句斷三郊祭說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旂十有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
 龍旂故疑龍旂為廟祭所建此大謬也即無周禮可據
 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易為不言所建耶又
 詩三頌
 卷之十五
 十一
 曰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徵也且應觀兩漢以
 朱詞賦未變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感
 者每至郊祀則不休詳其文体亦本諸此詩耳
 徐云禮初祖于龍旂以饗帝禮運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來矣詩故曰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
 亦不談其禮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也非成王所賜明矣
 趙士會曰魯以諸侯承天子之祭似覺不宜故曰魯
 曰宜此詩人之微詞也
 明堂位曰夏酌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措天子之

祭也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禘則不嘗惟天子
 之福設于角樹設于鼻預敵其事曰夙戒牲剛以福樹
 所施者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祀魯公則不敢悖
 時王之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未特也
 孔氏曰將成養也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
 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燕牛為尊其形如象形也
 阮詒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象之上蓋為牛
 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
 而為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
 沙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安傳言沙
 詩三頌
 卷之十五
 十二
 即安之字也毛氏司于封人哉羹亦列之堂上典禮曰
 凡進食之禮左豢右載牲肉帶骨曰載純切肉曰載孔
 氏曰大羹者羹肉汁不和銅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
 羹謂太古之羹銅羹謂盛之銅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
 禮記曰進豆之數周公十六魯公十二數以偶陰之義
 也大房之設魚膳之載以三羊膾之蓋以五穀以菁陽
 之義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
 然親戚燕享則有烝烝全烝謂全載牲體載於房
 而折則房烝是半俸可知一說魯禘俎用祝豢則全烝
 非房烝也萬壽老周公八佾魯公六佾俱要見天子禮

樂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于下賦冕而舞六武也升
 素積揚而舞大夏納垂美之樂于太廟以廣管于天下
 若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季公 伴前六句
 獲福壽以保國三壽則保國之助也舊以昌熾二句屬
 身言然熾者氣勢炎人繁祉駢臻也昌有日新月盛意
 常蒸身與國祚壽賦則一身事也有年為壽維祺為賦
 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
 不勝常也 乙干戈無驚擾也 總管即是常之意 此已
 是問陵園作 有三壽以輔之作則有同心一德
 之意所謂義在實敬 卯衣 張向東在賦曰降至
 講廟 三頌 卷之十五 十四

尊以副恭送迎拜于三壽薛宗註三壽三老也 楊升
 菴曰呂氏春秋魯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
 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濛請之有且周公既用禮樂
 何為白其社于白者族之色也魯君臣效宋之郊使有
 以備分討魯者則以宋為解耳
 武功曩上獲福祿微周公皇祖之靈不及此止孝孫有
 慶之可獲者不必待後段方入廟祭有則則有車魯有
 萬井之田則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夜車有千乘則役有
 十萬若其用之是舉因而行也故曰大國三軍而已更
 以魯地考之其實不勝千乘蓋三萬是實說千乘是誇

詞子牙屬車牙在車右弓在車左貝胃而米其饗是一
 件承公棧說 魯東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速而頌
 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倍列于魯伯禽始
 封于魯唯夷徐戎並興故併及數國 伴前八句與上
 段承者有別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之垂裕遠故福遠
 富是年富之富謂來自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故弘之
 意耆老艾養也壽晉與試與三壽作同也以上重一
 朋字是親之親于老臣此重一不字是臣之德用與我
 看壽無害即無有後服之意
 按僖公在位三十二年伐邾者四敗莒者一其四
 請廟 三頌 卷之十五 十四

年伐邾伐陳六年伐鄭伐齊桓也二十八年圍許從晉
 文也凡自主兵者皆小國其大者齊魯也主兵則齊戎狄
 懲荆舒懲應蒙荒大章荒徐完至海邠海戎劉緡南夷
 俱非實事但詩人口中知其事皆耳
 徐宅海邠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者意
 俱重服遠上來同言同心而歸也從向化也若應命也
 承廟祭獲福祿亦故神默相之如此功就服遠上見不
 必擬承是意魯侯順所欲也作遠人順魯侯便錯 孔
 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餘則齊二國皆以
 為望也 又曰僖公之世東方小國見于會盟惟却莒

然祀而已。其餘不見。在經。薛方山曰。按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春秋無徐。徐。冠。魯之書。豈僖公亦有以服之與。沈仲容曰。春秋。書公會戎于濼。胡傳曰。書會戎。試之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反以試僖公笑。

無福不有。乃稱他。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魯人之意在恢復疆土。垂重。漢。常許上。燕喜以下。則開疆拓土之。後備。享家邦之樂也。亦逐句散說。姚承菴曰。肩壽三句。是天以純。城。錫。魯。庚。燕喜而下。則純。城。之。錫。魯。庚。蓋以身享之矣。常許。魯。南。鄙。西。鄙。常見。侵。

詩。燭。三。項。

卷。之。十五。

十五

于。齊。許。見。易。于。鄭。居。字。云。見。復。周。公。之。字。也。曰。邦。同。是。有。則。無。改。在。啟。字。之。初。矣。曹。氏。曰。漢。志。魯。有。薛。縣。而。蓋。嘗。君。食。邑。于。薛。則。當。先。當。魯。僖。公。娶。齊。女。姜。姓。曰。姜。姜。其。毋。風。姓。曰。成。風。會。於。下。以。釋。齊。人。之。討。姜。姜。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黃。陵。句。即。上。肩。壽。保。魯。意。但。上。重。保。字。此。重。壽。之。微。黃。氏。位。曰。入。春。秋。以。未。隱。及。于。鍾。鼎。恒。垂。于。彭。生。般。賊。于。周。宗。周。成。于。卜。斷。我。逆。雖。繼。其。未。久。矣。以。詩。燭。以。壽。考。為。言。公。欲。其。以。履。車。為。戒。耳。沈。仲。容。曰。淮。夷。來。同。規。取。遠。也。唐。常。與。許。規。其。復。故。業。也。宜。大。夫。士。庶。規。

其。修。奉。臣。也。是。即。卷。阿。辰。讓。之。義。汝。漢。註。兗。州。博。城。縣。有。狼。來。山。汝。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舉。松。楸。以。見。他。材。木。舉。路。寢。以。見。一。廟。規。制。新。廟。奕。奕。正。與。闕。宮。實。故。相。應。萬。民。是。若。言。周。公。羣。公。功。德。在。民。故。咸。樂。其。廟。字。之。新。而。若。萬。民。者。則。僖。公。也。

魯。申。公。曰。闕。宮。魯。德。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室。及。考。志。宜。在。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申。公。詩。說。以。闕。宮。有。駟。闕。宮。係。鷓。鴒。東。山。狼。跋。伐。柯。詩。燭。三。項。卷。之。十五。十六

九。戮。破。斧。定。之。方。中。之。法。俱。稱。魯。風。次。召。南。

商。頌。

柳。云。初。契。為。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陝。西。安。府。商。州。十。四。傳。入。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即。今。河。南。府。侵。師。縣。十。九。傳。又。入。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又。徙。居。河。北。都。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為。汲。汲。封。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備。其。禮。樂。奉。其。先。祀。宋。襄。舊。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夫。王。考。南。祭。孔。子。七。世。上。祖。也。詩。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

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祀宋無微夫子傷之嘗曰
丘廢人也聖人每事不忘先而况禮樂乎故詩以商頌
終蓋詩至魯頌而誇詡備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
其所自生也

那

商人尚聲故處稱其樂之盛即德之盛也詩故以為
奏大護以祭是也恭敬即在音樂之中

那與之嘆總該前三節意 歐陽氏曰書曰下管執鼓
蓋自虞夏以來無物常用者 毛氏曰執鼓樂之所成
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注云

詩備三項

卷之十五

十七

執所以即樂也樂成由執也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
聲不淨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 凡樂先播執擊鼓
故首舉之非舉一以例其余也置與奏一時事與既俗
乃奏意同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為執鼓執以兆
奏鼓者也鼎鞀而鼓從之中聲以養為按此則奏鼓簡
簡特已先奏鞀可知矣奏鞀而不言鞀者文也 黃氏
佐以樂記云然法聖人作為執鼓控擗擗此六者德
音之音也然法鍾鼓等瑟以和之于成旋以舞之此
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證此詩首言執鼓之
意而繼與鼓為二物也凡聲皆屬陽商人祭祀尚聲先

求諸陽者也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能何
故以為言奏鼓廢入臭味未成等意 擗也未離牲未殺
故云臭味未成 滌蕩宣揚之意衍自我感格言尚未說
烈祖之未格也 鄭氏曰置讀曰植湯受命伐桀定天
下而作復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
樂執與鼓也雖不植而擗之亦植之類 徐做弦
曰置我執鼓或云小為執大為鼓如此則與二節執鼓
句有句蓋此所置之執鼓即二節謂之之執鼓所奏之
鼓即三節有殺之鼓自不同也

豕假肉入播功德說便有思其笑語等意故祖考格而
按之也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全是精神結聚的重
後字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思成不專在樂而
非樂不足以按之故伐執鼓合管聲以依祭聲然其實
有主祭之湯孫而後厥聲如是其美耳執鼓四句正見
其恭敬者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玉聲清越以
長聲有之畢諸聲則可以人力而下故言奏鞀則和平
此四句便是擗也厥聲下只置出湯孫來心與下湯孫
相應於赫要哉見歸美主祭者

庸鼓二句乃九獻後事要入於祭功德意方見致美之
歎致以清濁而下言美以敬祀疾孫言方祭奏樂之時

鼓鐘既作，各舞於廟，作至是則衆音並發，萬舞畢，陳矣。久不爽，障即一亦字內，合得先祖是聽在。黃氏佐曰：此詩述牲以執，當祭以執，鼓以管以瑟，祭成以膚，鼓萬舞，豈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辭，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尚頌所以簡古，而曾子歌之也。又曰：詩以言禮，魯祭而註稱，管籥，以字從，魯舞來。碑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享先王九獻。自湯孫秦殷，在到嘉賓，火博，此時惟忻，派通，袖人喬悅，全篇一段精誠，去感，后故遂接以自古在昔二條。

詩廟三項 卷之十五 十九

稱先民者，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自三闕之初，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敘其事，不分時與事言。姚冰卷以，雖說商人尚祭，而所以感，格，度，今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為孫秦殷下篇，云殿，殿，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於厥，於，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為秦，殷者，後可想矣。碩字內，有與，與，之意，夫音樂，禮，感，格，秦，雖遠，先祖，雖，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後，我思成，即此可相見。序曰：祀成湯也，繼于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三考，甫。

去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烈祖

烈重有秩，斯祐一句，申錫意層，趕下不必把戰，戰，考，葵，就當作先祐，只平，叙去見得今日，備物，秦，祭，而，蒙，思成之祭，非但秦，殷之孝子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之人心，垂之不替，故約，戰，而，來，烈祖，上，是，戰，承，于，無，窮，故，康，年，錫，是，哉，蒙，烈祖之遺澤，以奉烈祖，是，不，以，我，享，烈祖，而以烈祖享烈祖也，與，宜，哲，維，人，二，節，同，看，使，已，得，奉，祭，祀，已，見，先，祐，所，及，至，于，獲，福，獲，壽，人，同，備，祭，祀，而，致，之，德，歸，重，烈祖上。

詩廟三項 卷之十五 十九

補傳云：言烈祖而云至，以篇卦故也，若同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烈祖要見功德之際，如日濟聖，故，布，昭，聖，武，也，斯，祐，舍，下，天，命，人，心，說，如，方，命，厥，后，存，有，九，有，也，有，秩，自，然，無，疆，中，亦，重，疊，不，已，之，謂，斯，所，只，是，說，今，王，時，即，皆，祐，所，及，也，還，重，成，業，上，備，祀，只，帶，言，之，呂，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于，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清，註，和，美，非，對，待，話，文，法，備，條，只，重，無，言，一，句，未，須，補，有，秩，之，祐，來，載，祐，之，時，美，已，熟，了，但，其，序，先，進，酒，而，法，進，美，是，祭，時，事，不，必，拘，已，獻，未，獻，載，奠，也，該，深，獻，意。

味調腥熟得節。當行禮之時。和羹已備。味已均調。不至
 後時之失。故曰既戒既平。醴假就進。和羹說非假神之
 謂也。無言屬主祭。靡爭屬助祭。但靡爭又本奏假無言
 來。未見非先祐。所及何以事神受福如此。
 約執三句。是就人心上說受命。下又是就天命上說豐
 年。博將所該者。遠此句。過遠詞。王帛來萬國為博。等
 感加羣辟為將。豐年則民安。故以豐年為降康。以心
 曰假。以物曰享。此就方祭時說。至下來假來享。則神來
 歆矣。假享。投天子作主。但助之假享。故曰以申錫無疆。
 詩三項 卷之十五 十一
 則前日之福及于今。降福無疆。則今日之福及于法。
 陸云。頌予二句。與前句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脉
 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
 祐。而將之者也。苟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
 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劉安成曰。頌以美盛德。告成功。皆自歌工以達主祭者
 之意也。自歌工而拍主祭者。則曰前自主祭者自言。則
 曰我。曰予。對先祖則曰湯孫。所拍則一也。
 輔潛菴曰。邪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無祭
 至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邪既祭而後歌。

烈祖與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序曰。祀中宗也。
 玄鳥
 宗廟之樂。並祀羣后。而專以契湯。武丁言者。契生商。湯
 創業。武丁中興。故特重之。實皆天之命也。細味詩詞。
 起伏常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在中興。其
 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明商人之所由始。不其
 重。
 毛傳孔氏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
 其祈禘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從卵之說。蘇老泉楊升
 詩三項 卷之十五 十一
 恭辨之詳矣。生契即生商。亦生民以生。段為生。周人也。
 宅殷者。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殷。殷意。對下武
 字。指天命帝命相對。若古字。始者。言云布昭聖武。長發
 曰武。王載旆。故稱武湯。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
 使人不得割據而移我。也。要。此。亦。亦。亦。亦。
 方命。厥后。隨其所任之方。而命。謂。亦。亦。亦。亦。
 此。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此。只
 重湯受命之固。垂裕之遠。不重武丁賴福上。一說。商
 之先后。受命。不殆者。其在武丁孫子乎。若曰不在武丁。

命不試乎殆矣。此等語意亦妙。鄭氏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為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

武庫不崇，在君心之行。從上講恭默思道，不敢怠慢。此中興之本，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乾，皆是物也。不

在武勇上，在中興之改撥亂及正。非武不撥亂，非二句應方命，應石邦或三句應奄有九有，見人心土地無改

於昔也。王肆雖有制而封域則無外，要見君重取輕，定中國大意，舉謂開廣也。只是天下一統，不得以開闢言。

效周稱哉，唐及稱服。擊字雖僻，係開亦有始字意。詩三頌。卷之十五。廿三。

在再造之功，典開創者等耳。孔氏曰：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顧仲恭曰：

龍跡十乘，鄭箋曰：二王法，典八州伯之大國，若作衆諸侯，解則前時諸侯三千不應止十乘。朱克升曰：前言

已誠，若因其固有而治之，見成湯非以力取也。此云登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之，見湯王之武庫不勝也。

四海來假三句，又疊言土地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成宜全在武德上，說見武丁之受命，非帝前王之餘庇也。百祿縈帶受命說，繼就土地人心上見，勿作兩層。

序曰：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故是詩焉。

長發。此詩禘祭羣廟，以禘替賁。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語，當重成湯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則我祥所為長也。伊尹成有一德，故配享而並頌之。

聰明以作元后，人君之聰明最愚。淺靈故曰禘替祥，即兆字義。從成湯推至契，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只輕

輕引起有城方將意，有城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員者，生商就開王業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舜帝，彼

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前曰玄鳥，此曰玄王，尊之于天也。桓桓不是教，教在寬重之用威之說，當以教人不倦發之。當時混沌之竅未

塞，而頤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撥，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正，皆撥也。桓桓正本逸居無教，來勞來匡，直

之有桓，提撕警覺之不倦，是勵精靡懈之念。即教教五教，敬字不曰小國大國受契之教，而曰受小國六國最

有意，蓋契實以教澤溥育之，下于流水之原，而洋洋莫

有。蓋契實以教澤溥育之，下于流水之原，而洋洋莫

有。蓋契實以教澤溥育之，下于流水之原，而洋洋莫

樂如百姓親五品遜是也。不重小大之國以重我之教。燕而不洗皆由桓來。此便是既我慶率履二句不可作。桓撤之實又推一步。他身教來。然曰率履不越。正是敵以自治。履禮也。即親義序別信。上感下應。景是神。遂所謂是達者如此。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鄭氏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只向化之意。畏威懷德。是也。非納土而為之臣也。

帝命不遠。即于既發有截。上見三代。之興皆積德數百年。蓋受命若斯之難也。即此章帝命不遠。至于湯齊之

卷之三

五

百十

意齊者。只是與天命會。勿露王業字。齊字與致天之居。局字義同。曰齊曰遲。見天命人事會合之妙。故曰聖敬。指見成地位言。不必着相。曰降。恭敬之德。曰升。而不退也。遲。不息之意。終日欽。惟知有對越上帝。只形容其敬之純一。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孔氏曰。分天下為九。虔若規。圓然。故謂九圖。式九圖。有表正萬邦之意。未便實為天子。下正式于九圖之事。此虔尚寬說。小球大球。是輯五瑞。乃入朝時。所執以為信者。小共大共。是貢方物。乃入朝時。所獻以為敬者。徽旅。以一人而取。為諸侯。謂摠押得他。來駿。履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

承載得他起。其受朝貢。即所謂休龍也。正天命之式。圖而為天子。虞。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旋。綴着于條。陶逸則曰。古人取喻恰當。上言政事。文也。

故以徽旅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麗喻。不競三句。是敬以行政。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百祿是道。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德。與何天之龍。應就球副柔。柔。是失。廢天下事。自有當急當緩。當剛當柔的。時節。但不可倚于一偏。故云。為政有休。要于寬嚴強弱間。調停而劑量之。語曰。大絃急者小絃。地。又曰。優游不斷。又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四者不偏。

詩篇三

卷之三

五

百十

而數布自優。矣。商政似尚嚴。詩以優。立論最妙。一說。不字。是一無所着。着相。濟送施等語。便落競球剛柔矣。徐云。震動有聲。與駭意。似屬太過。應悚。有惴。懼。畏。慈。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字。皆未有。人情。所。被。直。蕩。然。無。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魚。改。常。舉。止。失。故。矣。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

同于王

度即聖政也。恭行天討。上帝是祇之心。如火二句。以

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威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

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改。過一氣直下。遂達字在

苞孽上。影借出來。三孽既殄。則小國懷。六國畏。雖苞孽

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有截。不必說到朝貢

徐士彰曰。時說謂湯之伐桀。必以漸。而之蓋與桀之

改。而也。惟桀終于不悛。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見耳

此時湯既伐帝。頭則兵端已啟。有逼主之漸矣。復桀能

改。而湯將置身何地。本文明言苞有三孽。則謂剪其枝

詩。而後斲其本。根未為不可。但此有後改徐戰意。非若

該世行師尚論之謂也。徐云。謂此論未盡。古今形勢

亦自不同。

中葉。只說成湯未興以前言。眾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

不安。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目不惧于非

辜。是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高之中衰

允也。天子如云。真主一般。敬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道

足以興衰。是也。阿倚。衛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

以為官名。阿衡。蕪太保宅。揆之職。與之卿士。而曰降。只

是鄭重之詞。左右本行政用。武伐。暴政。民說。而實字。

紫疊上。猶云寶維伊尹。寶輔佐高王也。

皆覽曰。祖伊尹。世々享商。此可為配享之証。

序曰。大禘也。

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朱克升曰。此及相。上知為大禘之詩。

白虎通曰。位尊。德盛。而及稱。遠謂之神。人之為言。諦也。

序。昭穆。謂父子也。

序曰。祀高宗也。魯中。公曰。孟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

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

高宗中興之功。以代楚為第一。故從此說。到諸侯

畏服上。然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

而曰。極言中興之感也。慈見。當特廟。世祀意。

楚。奮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不及距。意此時積

象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使陵夷而不振矣。

荆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陰阻之

固也。深入三句。正奮伐事。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逆。臣

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今惟搗其巢穴。以震其

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有昔諸葛征夷必渡瀘深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功可垂于後故曰緒徐云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佗擊越又使監孫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攻而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菁夷人據險勇阻鳥舉鱗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不曰功而曰緒見此舉非誇已也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大騷武而用兵曰夷者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十九

氏西漢之別種在丹賊東北廣漠之西其種非一卷出自三苗分寧等州皆其地畢獻方物曰寧一世一見曰玉戚之所謂者廣故曰莫敢氏先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曰商是常已見責楚之義周禮秋官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藩國三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未朝謂之世見國語賓服者享兼服者王時享終王先王之制也有不享則備文有不王則備德序而不至則備行於是有征討之倫有文告之詞征不享告不王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次則近者伏而伺

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侵之也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於天子實天所命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祀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穡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為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穡穡之事亦無民事匪解如土地辟田野治者耕耨欽是也勿予禍遠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穡穡匪解即其底哉可免禍遠者二語有原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詩補三項

卷之十五

十九

民所以服也不借溫就是無急違履不作兩層徐云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着急違便頽廢蕩佚檢點不到履便成借溫矣所以說不敢急違不敢字應嚴字命于下國二句當以荆楚平諸侯服作主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先設舊物而內順治外威嚴福孰加焉故曰大建商邑猶故也百廢備舉比玩愒之時不同故翼然改觀耳史記齊唐人却河東放人都河內周人却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極即萬邦之方意不重取正上說聲是風聲曰赫人夷夏皆誰歆也夷是

威靈曰：濯，庚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建隆一當時，將此擊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未而加之。蓋子清此聲靈之感，與年俱長，且獲原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亦不外諸侯受服，四亥未窮意。
 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凡斬伐曰皮，劉此與魯頌新廟異，彼更新始作也。寢成孔安，就法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若以百世不遷為安，則凡從祀之廟皆不安矣。此立廟分諸廟三項。
 卷之十五
 廿一
 祀乃在親盡當祀之日，非始崩附廟之時。
 劉安成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遂遷其主，而祀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不祀，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祀其主焉。商有三宗，高宗其一也。

詩闕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為程試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颺序，謂其書不但存朱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



ZW 21181866512868